拉康研讨班 · 第六期

欲望及其解释

Le désir et son interprétation

1958—1959

雅克 · 拉康 著
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 译

中文阅读版
2026-10-30

版本说明

本册收录第六期研讨班《欲望及其解释》（Le désir et son interprétation，1958—1959）共27课的现有中文译文，依据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本地源文件整理。版本日期：2026-10-30。

保留正文、正文图示和段下注释；移除建言、独立阅读笔记及其入口。相关知识卡链接保留在对应段落下，联网后可打开在线卡片。电子书正文、图示与公式可离线阅读。

译文覆盖已完成，翻译校订与注释仍在进行。本册为版本快照；后续修订以项目在线版为准。

作者：Jacques Lacan（雅克·拉康）
中文译文及编辑：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贡献者
在线阅读：KotobaRin 言林
项目来源：Lacan Chinese Translation Project

文本来源与对照版本

项目整理和翻译的研讨班原始文本主要来自 Staferla。翻译校订与注释以法语文本见证为主，并按册次和疑难段落参照下列主要版本：

- **法语底本**：Staferla：Le désir et son interprétation；本项目整理、分段与法中对齐所用的主要法语原始文本
- **英语书目参照**：Cormac Gallagher, Desire and its Interpretation；Lacan in Ireland 研讨班英译页面；本次用于核对册次、课年和英文题名；未据此逐段改写

这些版本用于核对疑难句、术语、引文和异文，不取代法语底本；并非每一册或每一段都使用全部版本，具体取舍以段下注释为准。

联系与交流

预约精神分析工作可以添加 分析师工作微信：Yanlin_Char

翻译项目交流qq群：700300644

分析师bilibili账号 言林_Char

项目贡献者创作的中文译文、译注等采用 CC BY 4.0。法文原始材料与第三方图像不因收录而自动纳入此授权。范围以项目 NOTICE 为准。本册仅作内容筛选、链接转换和排版，未改写译文。

目录

第1课 · 1958年11月12日 6
第2课 · 1958年11月19日 65
第3课 · 1958年11月26日 97
第4课 · 1958年12月3日 126
第5课 · 1958年12月10日 156
第6课 · 1958年12月17日 183
第7课 · 1959年1月7日 209
第8课 · 1959年1月14日 244
第9课 · 1959年1月21日 292
第10课 · 1959年1月28日 326
第11课 · 1959年2月4日 359
第12课 · 1959年2月11日 391
第13课 · 1959年3月4日 423
第14课 · 1959年3月11日 445
第15课 · 1959年3月18日 525
第16课 · 1959年4月8日 558
第17课 · 1959年4月15日 585
第18课 · 1959年4月22日 614
第19课 · 1959年4月29日 642
第20课 · 1959年5月13日 671

第21课 · 1959年5月20日 696
第22课 · 1959年5月27日 724
第23课 · 1959年6月3日 752
第24课 · 1959年6月10日 773
第25课 · 1959年6月17日 797
第26课 · 1959年6月24日 827
第27课 · 1959年7月1日 851

第1课 · 1958年11月12日

今年我们要谈的是欲望及其解释。人们说，分析是一种治疗；不妨说，它是一种处置，一种在精神活动的不同层面上施行的精神处置，所涉及的是：

- 首先——这曾是分析经验最初的科学对象——是我们所谓的边缘现象或残余现象：梦、口误、诙谐；去年我已经着重谈过这些，

-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进入这种处置的治疗面向，它还涉及症状——广义的症状：这些症状在主体身上表现为抑制，抑制本身构成症状，并由这些症状维持。

- 此外，它还是一种改变结构的处置，改变那些称作神经症或神经精神病的结构；事实上，弗洛伊德最初正是把后者建构并界定为防御性神经精神病。

精神分析在不同层面上介入并处置这些各不相同的现象性现实，因为它们使欲望卷入其中。弗洛伊德最初正是在欲望这一名目下——把它们当作欲望的表征——把我刚才所说的残余现象、边缘现象把握出来；我们在弗洛伊德思想从头到尾所描述的症状中也看到这一点。如果我们把焦虑的介入当作症状决定作用的关键，那么它之所以构成关键，是因为某种将进入症状运作的活动被情色化了；说得更准确些，也就是被纳入欲望的机制。

最后，就神经精神病而言，“防御”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如果它不是一种防御——防御什么？——防御某种迄今仍不外乎欲望的东西，还能是什么？然而，这套分析理论……

只要指出力比多概念处在这套理论的中心就够了；力比多无非是欲望的精神能量。如果这里谈的是能量，那么它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我过去顺带指出过这一点，请回想一下我从前所用的工厂隐喻，

……为了让能量概念本身得以成立，象征界与实在之间必须形成某些结合。不过，我不想在这里停下来，也不想详加讨论。

……因此，这套分析理论完全建立在力比多概念、建立在欲望的能量之上。

可是近来我们看到，它越来越朝着某种东西定向；支持这一新取向的人自己也十分自觉地阐明了这一点……

至少其中最自觉的人是从费尔贝恩那里借来这一说法的，因为费尔贝恩写下了它，

而且不止一次；他不断加以阐明并写下它，尤其是在题为 Psychoanalytic Studies of the Personality（《人格的精神分析研究》）的文集中。

……现代分析理论改变了弗洛伊德最初赋予它的轴线：正如费尔贝恩所说，力比多对我们而言不再是“pleasure-seeking”（寻求快乐），而是“object-seeking”（寻求对象）。

也就是说，费尔贝恩先生是这一现代倾向最典型的代表。这种倾向把力比多的功能朝向某个仿佛为它预先注定的对象来定向；关于它，我们已经提到过上百次，我也用千百种方式向你们指出了它在分析技术与分析理论中的影响，并且曾多次指出，我认为它会导致一些实践上的偏离，其中某些偏离并非没有危险的后果。

为了让你们今天进入这个问题，我想请你们注意的要点，归根结底就是：在对分析经验的全部操作中，“欲望”这个词本身遭到了遮蔽；而当我们重新引入它时，所造成的印象与其说是更新，不如说是一种置身异地般的陌生感。

我的意思是，与其谈论力比多或生殖器对象，不如谈论生殖器欲望。这样一来，我们或许立刻就会发现：要把下述看法视为不言自明，困难得多——即生殖器欲望及其成熟仅凭自身便蕴含着某种可能性、某种开放，或某种在爱中的充分实现；而从某一种关于力比多成熟的视角看，这种看法似乎已经成了教条。

这种关于力比多成熟的趋向、实现及其意涵，看起来尤其令人惊讶，因为它们竟出现在这样一种学说内部：正是这套学说第一次不仅突出了，而且解释了弗洛伊德归在“爱情生活的贬抑”这一标题下的现象[注1]。也就是说，如果欲望的确仿佛总会随身带着某个份额的爱，那么恰恰、而且十分常见的是：这种爱对人格而言呈现为冲突性的爱，是不肯承认自身的爱，甚至是拒绝向自身承认的爱。

> [注1]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论爱情生活中最普遍的贬低》（1912），载《性生活》，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69 年，第 55—65 页。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也把“欲望”这个词重新引入……

在人们通常所谓的“情感性”“正面或负面的情感”那里，这些词被日常使用着，像是羞羞答答地接近——如果可以这样说——那些仍然有效的力量；这些力量尤其通过

分析关系、通过转移而起作用。

……那么在我看来，仅仅由于使用了这个词，就会产生一种分割，而这种分割本身便具有启明作用。

问题在于弄清楚：转移是否不再由情感性或“正面或负面的情感”构成——这个说法本身含混而遮蔽；还是说，我们面对的是——这里把由某一个人体验到的欲望点名出来——指向分析家的性欲望、攻击性欲望。后一种说法会让我们一眼就看出：这些欲望并不是转移的全部。正因为如此，转移需要由不同于那些对正面或负面情感性的或多或少含混的援引来界定。最后，如果我们说出“欲望”这个词，那么充分使用它所带来的最后一项益处，就是我们会问：“欲望究竟是什么？”

这不是一个我们已经能够、或将能够回答的问题。只不过，若不是我在这里受到那场迫切约会的约束——我可以把它称作我同“经验上的实践需要”的约会——我本来会允许自己就“欲望”一词的意义去询问那些最有资格彰显其用法的人，也就是诗人与哲学家。我不会这样做。首先是因为：

- “欲望”一词的用法，
- 这个词项的传递，
- 以及欲望在诗歌中的功能，

……如果我们把探究推进得足够远，我想，我们会在事后重新遇见这些东西。

如果以下说法是真的……

这也将构成我今年接下来全部展开的内容，

……即主体的处境受到了语言的某种功能、主体同能指的某种关系的深刻标记，被系牢并铆定在那里，那么分析经验——至少我希望如此——会把我们带到这项探索的足够深处，使我们能够始终：

- 或许借助诗歌本身对欲望所作的唤起，
- 并最终更深入地理解诗歌创作的本性，以及它同欲望的关系。

我只想指出：那些困难……

说到底，它们处在遮蔽游戏本身之中；你们将会看到，这场游戏正是我们的经验将向我们揭示之物的根底，

……例如，它们已经显现在这一点上：我们在诗歌中清楚地看到，可以说，欲望同诗歌的关系很难容纳对其对象的描绘。我要说：

- 就此而言，具象诗歌——我几乎要让人想起“美的玫瑰与百合”——总带着某种东西，使它只能在一种奇特的冷峻语域中表达欲望；
- 相反，就这个唤起欲望的问题严格而言，其法则存在于一种奇特地以所谓“玄学诗”面貌出现的诗歌中。

对读英文的人，我这里只举英国文学中玄学派诗人最杰出的代表约翰·多恩[注2]作为参照。你们可以去读他，以便看出：一首著名诗歌在那里所唤起的，恰恰是欲望关系的结构问题。例如《神魂超拔》；仅从标题就已经可以看出它的起点，看出当诗歌寻求并严格地以欲望本身为目标时——至少在抒情层面上——诗意地进入欲望是朝哪个方向展开的。

> [注2] 约翰·多恩：《诗歌》，巴黎：伽利玛出版社“诗歌”丛书，1992 年；原注另附法文译本网页。

诗人在用戏剧行动武装自己时所进行的游戏，无疑能更进一步地使欲望呈现出来；我暂且不谈这一点。这恰恰是我们今年必须重新回到的维度。我现在先向你们预告，因为去年我们已经接近过它：那就是喜剧的方向。

不过，让我们先放下诗人。我在这里提到他们，只是作为一种开篇的提示，也为了告诉你们：稍后我们还会以或多或少分散的方式重新遇见他们。

我想稍微停留在哲学家对欲望所采取的立场上，因为我认为，这一立场极具示范性，恰好标示出这个问题对我们而言所处的位置……

我特意在上面给你们写出了这三个词：“pleasure-seeking”“object-seeking”，

……即它寻求快乐，以及它寻求对象。

自古以来，反思与道德所提出的问题正是如此。我说的是理论道德，是以训诫和规则陈述自身、并在哲学家——据说尤其是伦理学家——的操作中形成的道德；这一点我已经向你们指出过。

顺便请注意，一切可以称作物理主义道德的根基究竟是什么。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词为何具有同样的意义：在中世纪哲学中，人们为何谈论“爱的物理理论”，并且正是把它同“爱的出神理论”对举。一切道德的根基……

至今为止，它在哲学传统中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表达，

……归根结底都回到一种可以称作享乐主义传统的东西上。这种传统在快乐与对象这两个词项之间建立某种等价……

- 在这个意义上，对象是力比多的自然对象；
- 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项善；

……归根结底，也就是把快乐列入主体所寻求的“善”之中，甚至把它列为至善；即使有人拒绝这样做，他们所依据的标准仍然相同。

这种道德上的享乐主义传统，只有当一个人已经如此深地卷入学派内部的对话，以至于再也看不见其中的悖论时，才可能不再令他惊讶。因为归根结底，还有什么比所谓快乐与善的汇合更违背我们可以称作实践理性经验的东西呢？

归根结底，如果仔细考察，比如看看这些问题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占据什么位置，我们会看到什么正在形成？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这一点非常清楚，事态也非常纯粹。

可以肯定，只有在我所谓的“主人伦理”内部，才可能实现快乐与善的这种同一化。这种伦理以一个讨人喜欢的理想为旨归——用节制或不节制这些词来说——也就是主体对于自身习惯的某种掌控。

然而，这套理论化的前后不一极为醒目。你们若重读那些专门涉及快乐之运用的著名段落，就会看到：凡是进入这一道德化视角的东西，无不属于这种掌控的语域，属于一种主人道德的掌控；主人能够规训，能够规训许多东西，尤其是同他的习惯有关的东西，也就是说，同他对自己自我的操持与运用有关的东西。

可是，谈到“欲望”，你们将看到，就连亚里士多德[注3]也不得不承认……

> [注3]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七卷第二章第 1 节，Jean Voilquin 译、序及注，巴黎：Garnier 出版社，1940 年，附希腊文原文；原注另附法文网页。

他十分清醒，也十分清楚这套实践与理论的道德理论化会得出什么结果，

……即 ἐπιθυμία（epithymia），也就是各种欲望，很快便会出现在……

某一界限之外，而这条界限恰恰就是掌控与自我的界限，

……出现在他明确称作兽性的领域中。

各种欲望被放逐出人所特有的领域……

如果人确实同主人的现实相认同的话——

……有时，这甚至是类似倒错的东西。而且亚里士多德在这方面的看法异乎寻常地现代：用我们的词汇来表达，大致可以说，主人不能因此受到评判；这几乎等于说，用我们的词汇而言，不能认定他对此负有责任。

这些文本值得回想。你们若回去阅读，就会从中获得启发。

与这一哲学传统相反，我还是想在这里提到一个人……

在我看来，他是某种东西的先驱。我认为，在弗洛伊德所建立的分析中，就人同自身的某些关系的进展——姑且这样说——与方向而言，这东西是新的，必须被视为新的。

……这个人就是斯宾诺莎[注4]。因为毕竟，我认为正是在他那里——无论如何，他以一种相当非同寻常的强调——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公式：

> [注4] 斯宾诺莎：《伦理学》第三部“情感的定义”，巴黎：Seuil 出版社“Points Essais”丛书，2010 年，拉丁文—法文双语本；原注另附法文网页。

“欲望就是人的本质本身。”

为了不把这个公式的开头同后文割裂开来，我们还要补上：

“只要这一本质是从它的某一种情状出发来构想的，是被构想为由它的任一种情状所决定并支配、从而去做某件事的。”

我们已经可以从这里出发做许多工作，来阐明这个公式中仍然——如果可以这样说——尚未得到揭示的东西。我说“尚未得到揭示”，是因

为我们当然不能从弗洛伊德出发去翻译斯宾诺莎；不过，这仍然非常奇特……

我把它作为一项十分独特的见证交给你们。就我个人而言，我对斯宾诺莎的倾向或许比别人更强一些，而且很早以前我就大量研读过他。

……尽管如此，我并不认为正因为这个缘故，当我从自己的经验出发重读斯宾诺莎时，才觉得参与弗洛伊德经验的人也能够十分自如地进入那位写下 De Servitute humana（《论人的奴役》）[注5]之人的文本；对他而言，全部人类现实都是依照神圣实体的诸属性得到建构和组织的。不过，让我们暂时也放下这个起点——以后仍可回来。

> [注5] 斯宾诺莎：《伦理学》第四部“论人的奴役，或论情感的力量”；原注另附法文网页。

我想给你们举一个容易得多的例子，并以此结束关于我们这个问题的哲学参照。我从你们所能接触到的最容易、甚至最通俗的层面取来这个例子。

请翻开已故的可亲的拉朗德所编《哲学词汇》；我得说，编纂这样的著作始终是……

在这类工作中，也就是编纂一部“词汇”，

……最危险、同时也最富有成果的事情之一，因为语言在一切问题中都占据着如此支配性的地位。可以肯定，只要组织一部“词汇”，总会做出某种富有启示的东西。我们在这里读到：

“欲望（Begerang，Begehrung）……

回想一下欲望在德国哲学层面所阐明的东西，并非毫无用处，

……一种自发而有意识的趋向，朝向你所想象的某个目的。”“因此，欲望以趋向为基础，是趋向的一个特殊而更复杂的情形。另一方面，它与意志或意愿相对立，因为意志或意愿还叠加了：

- 各种趋向至少在一时之间的协调；
- 主体与对象的对立；
- 对自身效力的意识；
- 对实现所欲目的之手段的思考。”

这些提醒很有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一篇意在界定欲望的条目，只用两行把欲望放在它同趋向的关系中定位，之后的全部展开却都关乎意志。《词汇》中关于欲望的话语实际上就缩减成这些，只是又补充了一句：

“最后，依某些哲学家之见，意志还包含一种性质特殊的‘成其为是’（fiat）；它不能还原为各种趋向，并构成自由。”

这最后几行带着某种我说不清的讥讽口吻；看到它出现在这位哲学家作者笔下，颇为醒目。注中又说：

“欲望是试图为自己取得一种已经体验过或想象过的情绪的趋向，是对快乐的自然意志。”（引自罗克）

“自然意志”这个词本身就很值得参照。拉朗德又以个人名义补充道：

“这个定义显得过于狭窄，因为它没有充分顾及某些趋向先于相应情绪而存在。欲望似乎在本质上是对某种行动或状态的欲望，而并非在所有情形下都必须表象这个目的的情感性质。”

我想，这里的意思是快乐，或者别的某种东西。无论如何，它无疑提出了一个问题：这里所谈的究竟是对快乐的表象，还是快乐本身？

为了紧紧把握欲望的意义，借词汇界定来完成这项工作，当然绝非一项简单的任务；尤其是，因为这项工作所诉诸的传统或许也并没有为此作好充分准备。毕竟，欲望是不是一种抗拒一切组织的心理现实？而且归根结底，我们是否只有把刚才列为意志特征的那些规定逐项减去，才可能接近欲望的现实？

这样，我们得到的便是刚才那些规定的反面：各种趋向之间不再协调——哪怕只是暂时的协调，主体与对象的对立也真正被撤除了。同样，我们会置身于一种“在场”、一种“趋向”之中：它并不意识到自身的效力，也不去思考它将借以实现所欲目的的那些手段（原文作“词语”，mots）[注]。

> [注] 本段承接 s6-01-0080 的 moyens“手段”，但底本此处写作 mots“词语”。译文依论证对应关系采用“手段”，同时保留转录异文，证据不足以断定原讲稿究竟为何。

总之，我们无疑已经进入一个分析曾在其中作出若干更精确阐明的场域。因为在这些否定性的规定内部，分析在不同层次上十分精确地勾勒出了“驱力”，而驱力恰恰就是：

- 各种趋向之间不协调——哪怕只是暂时的协调；
- 以及幻想。幻想引入了一项本质性的阐明；说得更准确些，它在“主体与对象不相对立”这一模糊规定内部，引入了一种特征十分鲜明的样式。

今年我们的目标恰恰是尝试界定幻想是什么，甚至可能比分析传统迄今所能做到的界定得更精确一些。至于这里还牵涉到的、实用主义唯心论的最后几个词项，眼下我们只保留一点：要完全按照对象性的参照来定位并分析欲望，显得何其困难。

我们就此停下，正式进入我认为今年可以用来向你们阐明我们的经验问题的那些词项；它们明确就是欲望的词项，是欲望及其解释的词项。在分析经验中，欲望与对欲望的解释之间的内在联系、一致性联系，本身已经呈现出某种东西；只是习惯妨碍我们看见：对欲望的解释本身已经何其富有启示性，而且它似乎以如此内在的方式同欲望的显现相联系。

你们知道我们从什么视角出发——与其说是从那里出发，不如说是沿着它前行……

因为我们并不是今天才聚在一起；我的意思是，五年来我们一直试图借助对我们经验的某些阐明，标示出理解的基本线条，

……你们知道，今年这些线条汇聚到这个问题上；它可能正是那些彼此相距甚远的点共同汇聚的问题。我首先要做的，就是为进入它作好准备。

精神分析——五年来我们一直共同走在这条路上——向我们揭示的要点是：

- 人被能指链的构成作用所攫住；
- 这种被攫住无疑同人的事实相联系；
- 但这种被攫住并不与人的事实等延。也就是说，人固然会说话，可要说话，他就必须进入语言，进入先于他而存在的话语。

我想说，分析特别突显的这条主体性法则——主体性对语言的根本依赖——如此本质，以至于整个心理学几乎都从它上面滑了过去。我们可以说，确实有一种心理学在为我们服务；可以把它界定为全部这类研究的总和：广义而言，它们所研究的是一种“感受性”，而这种感受性是维持某个整体或某种稳态的函数。简言之，也就是感受性相对于有机体的各种功能。

你们看到，这里牵涉到了一切：不仅有心理物理学的全部实验材料，还有在最一般的层面上，把“形式”概念引入对有机体维持恒常性的手段之把握时所能带来的一切。心理学的整个场域都包含在这里，特有的经验支撑着研究继续进行的这个场域。

但是，我们所谈的主体性……

- 就人被卷入语言而言，
- 就他无论愿不愿意都被卷入其中、而且被卷入的程度远远超出他对此所知而言，

……是一种并不内在于某种感受性的主体性……

这里“感受性”这个词指的是刺激—反应这一对关系，

……理由如下：这里的刺激是依照某种编码给出的；这个编码强加了自己的秩序，并且在必要时必须在其中得到转译。

我在这里说的是发出某种东西，却不是发出一个符号……

严格说来，至少从实验视角、从我所谓“刺激—反应循环”的实验中，倒可以这样说：外部环境给有机体一个符号，要求它作出反应、要求它保护自身。你若搔弄青蛙的脚掌，它便接收到一个符号，并以某种肌肉伸展来回应。

……但是，只要主体性被语言所攫住，发出的就不是一个符号，而是一个能指。请牢牢记住这个看起来很简单的要点：能指这种东西，其效力并不在于……

像人们谈论传播理论时所说的那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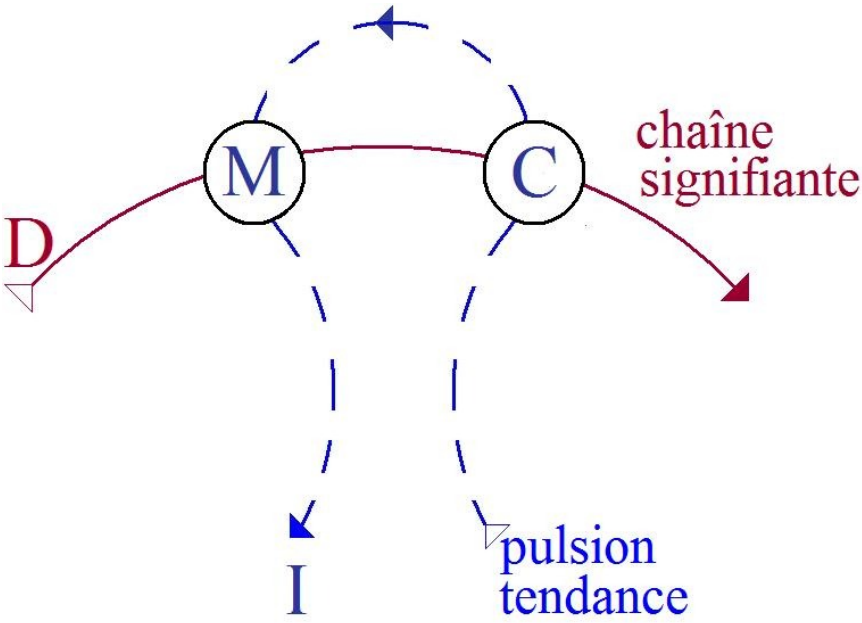
……相对于某个第三项发生效力，并由这个符号去代表第三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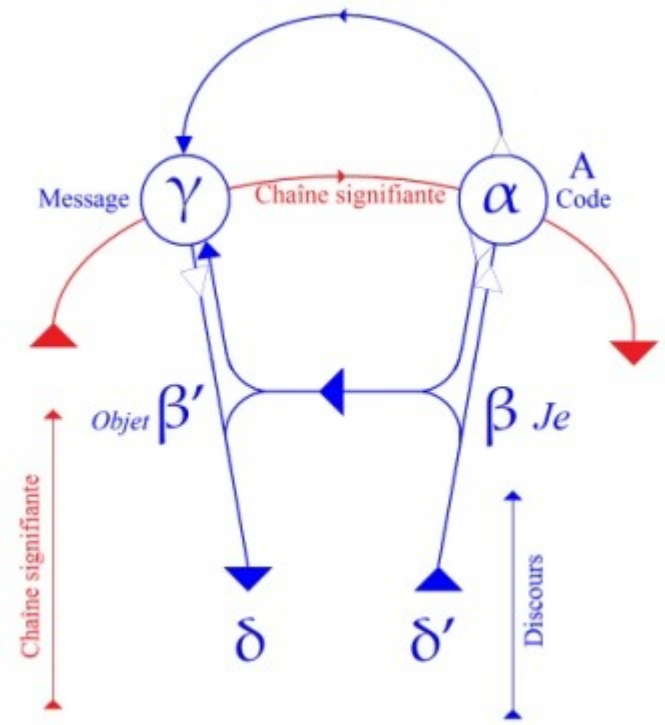
就在最近，我们还可以读到这样的说法：最少需要三个词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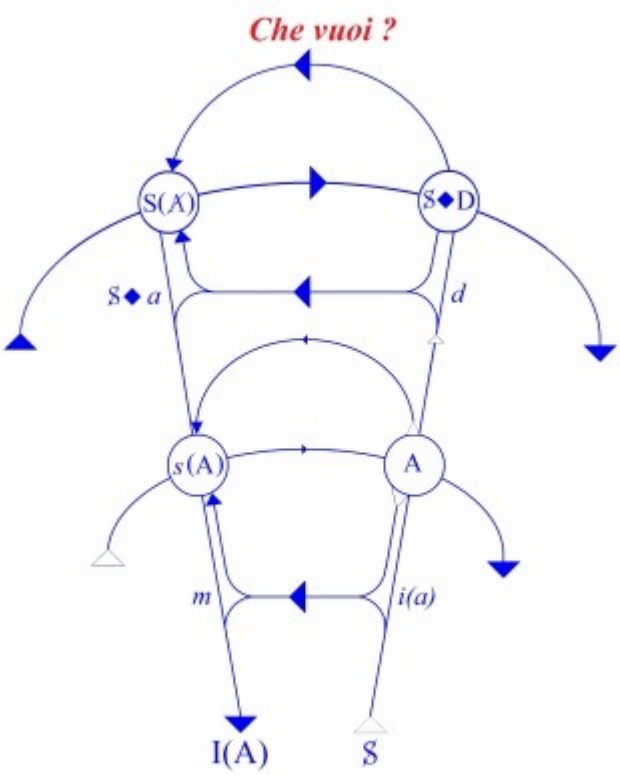
- 必须有一个接收者，也就是听的人；
- 然后只要有一个能指就够了，甚至无须谈论发出者；只要有一个符号，再说这个符号意指某个第三项，仅仅代表它即可。

这样建构出来的传播理论是错误的，因为符号并不是相对于它所代表的某个第三项发生效力；它是相对于另一个并非它自身的能指而发生效力的。

至于我刚刚画在黑板上的这三个图式：




Message
γ
Chaîne signifiante
α
A
Code
Objet
β′
β
Je
Chaîne signifiante
δ
δ′
Discours



我要向你们说明的，与其说是它们的发生过程——因为不要以为这些图式是一些阶段……

尽管有时确实可以在其中重新找到某种阶段性，

……一些由主体实际经历过的阶段。主体当然必须在其中取得自己的位置，但不要把它们看作典型阶段或发展阶段。这里所涉及的毋宁是一种生成，是为了标示每个图式相对于后一个图式的逻辑在先性。

我们从一个 D 出发，那么这个称作 D 的东西代表什么？

它代表能指链。这是什么意思?

这一基础而根本的结构，使语言的一切显现都服从一个条件：它必须由一种相继关系来调节；换句话说，由一种历时性来调节，由某种在时间中展开的东西来调节。这里暂且撇开其中涉及的时间属性；或许到了适当的时候，我们还要回来谈它。可以说，人们所谓时间质料的全部丰厚性，肯定并没有都应用在这里。

在这里，事情归结为相继关系的概念，以及它已经可能带来并蕴含的某种切分概念。但我们甚至还没有走到那里。唯一的基础是离散的、也就是差异性的要素；主体卷入能指的问题将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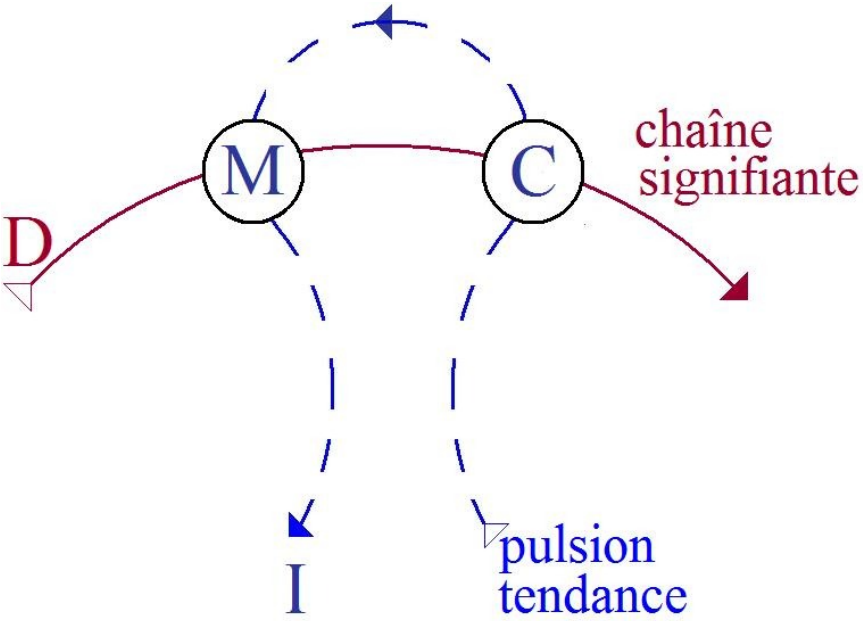
这意味着……

鉴于我刚才提醒你们的事情，即能指由它同自身意义的关系得到界定，并从它同另一个能指的关系、从一个能指对立系统中取得价值，

……这一切便在某个维度中展开，而这个维度同时、也一并蕴含了能指之间的某种共时性。

这就是能指的共时性，也就是某个能指组的存在；我们可以提出它的最小配置是什么这个问题。我曾试着练习过这个小问题〔参见《失窃的信》，《文集》中的 α、β、γ、δ〕。追问能否用一个看起来像最小配置的能指组——一个由四项构成的能指组——来造出一种语言，并不会把你们带得离自身经验太远。我不认为这是不可思的，不过我们先把它放在一旁。显然，就事物的当前状态而言，我们还远没有缩减到这个最小配置。

重要的是这里：一条虚线从前向后穿过代表能指链的线，并在两个点上与它相交；这标示的是主体必须以何种方式进入能指链的运作。



这条虚线所代表的，是在共时层面、在诸能指同时存在的层面发生的第一次相遇〔C〕。这里的 C 就是我所谓“编码”的相遇点。换句话说：

- 正因为儿童向一个他知道会说话、也曾亲眼看见其说话的主体发出言说；从他开始向日光苏醒之时起，这个主体便以种种关系渗透了他；

- 正因为某种东西作为能指游戏、作为“话语磨坊”运转着，

……主体很早便不得不学会：这是一条道路、一处隘口；他的需要的各种表现为了得到满足，根本上都必须通过这里、降到这里来。

第二个交点　M，是信息产生的点；它由这一事实构成：意义始终是通过能指序列的追溯性作用才得到确立和明确。也就是说，信息是在事后从先于它、处在它前方的能指出发取得形式的；编码先于它、位于它前方，而信息在每一刻形成自身时，又反过来对这个编码作出预期，向它开出汇票。

我已经向你们指出过这个过程的结果。无论如何，可以在图式上标示出的结果是：最初以需要萌发的形式出现的东西——心理学家所谓的趋向——在我的图式中位于那个本我的层面；这个本我并不知道自身是什么。它被语言攫住，却不会反思语言这一看似无辜的添加，而主体正是在这语言中首先使自身成为话语。

于是，即使主体只是以最原初的形式把握到自己同其他说话主体处在关系之中，在意向链的终端也会产生某种东西；我在这里把它称作最初的原初认同 I，称作某个理想的第一次实现。在图式的这个时刻，我们甚至还不能说它已经是一个自我理想；但主体无疑已在那里收到了他同大他者之关系的第一枚签印、signum。

图式的第二个阶段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同某个发展阶段重叠，条件只是：你们不要把它们看成界线分明的阶段。发展中确实存在清楚的切口，但那些切口并不位于图式的这些阶段上。如弗洛伊德在某处所指出的，那些切口标示在属性判断同单纯命名相对照的层面。现在我谈的不是这个，之后还会回来。

图式的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之间，所涉及的是尚不会说话的 infans 的话语层面差异。因为甚至无须儿童已经会说话，索求施加在需要之上的标记、烙印就已经能够在交替啼哭的层面发挥作用；这已经足够。图式的第二部分则意味着：即使儿童还不会组织一套话语，他也已经知道怎样说话，而且这发生得很早。我说“知道怎样说话”，意思是图式第二阶段所涉及的东西已经超出了单纯被语言攫住。

相关知识卡 Infans：从“不能言说”到“婴儿”

严格说来，只要存在着对大他者作为在场的呼唤，就存在一种关系。这是对大他者作为在场、作为以缺席为背景的在场的呼唤；它见于那个著名的 fort-da 时刻。1915 年前后，弗洛伊德受邀去看望自己的一个外孙——他后来也成为一名精神分析家——并观察了这个孩子；这个时刻给弗洛伊德留下了如此强烈的印象。

这就把我们带到图式实现的第二阶段。因为在这里，话语链作为超出主体而存在、并且不论主体愿不愿意都把自身形式强加给他的东西所阐明的一切之外，在主体对语言形式这种可以说是无辜的把握之外，还将产生另一种东西：主体正是在语言经验中，把握到他者本身——能够给他回应、回应其呼唤的那个他者——这种把握由此奠基。主体从根本上向这个他者提出一个问题；在卡佐特的《爱恋的魔鬼》中，我们看到这个问题成为一种可怖形态的吼声。这个形态代表超我的显现，回应着在那不勒斯一处洞穴里将它召来的人：

- Che vuoi?——你要什么？

这个问题向大他者追问它想要什么。换句话说，主体在这里第一次遇见欲望；欲望首先是大他者的欲望。正是借助这个欲望，他察觉到自己所实现的是这样一个彼岸，而以下问题围绕这个彼岸旋转：

- 大他者会使这一个或那一个能指在言说的在场中出现，或不出现；
- 大他者在让主体经验到自身欲望的同时，也让他获得一项本质性的经验。

因为到目前为止，能指组本身一直就在那里，可以从中作出选择；可是现在，主体在经验中发现，这种选择是可交换的：大他者能够使这一个或那一个能指出现在场。这样，经验中、而且就在经验的这个层面上，便引入了两个新的原则；它们被添加到最初那个单纯的相继原则之上，而相继原则已经蕴含着选择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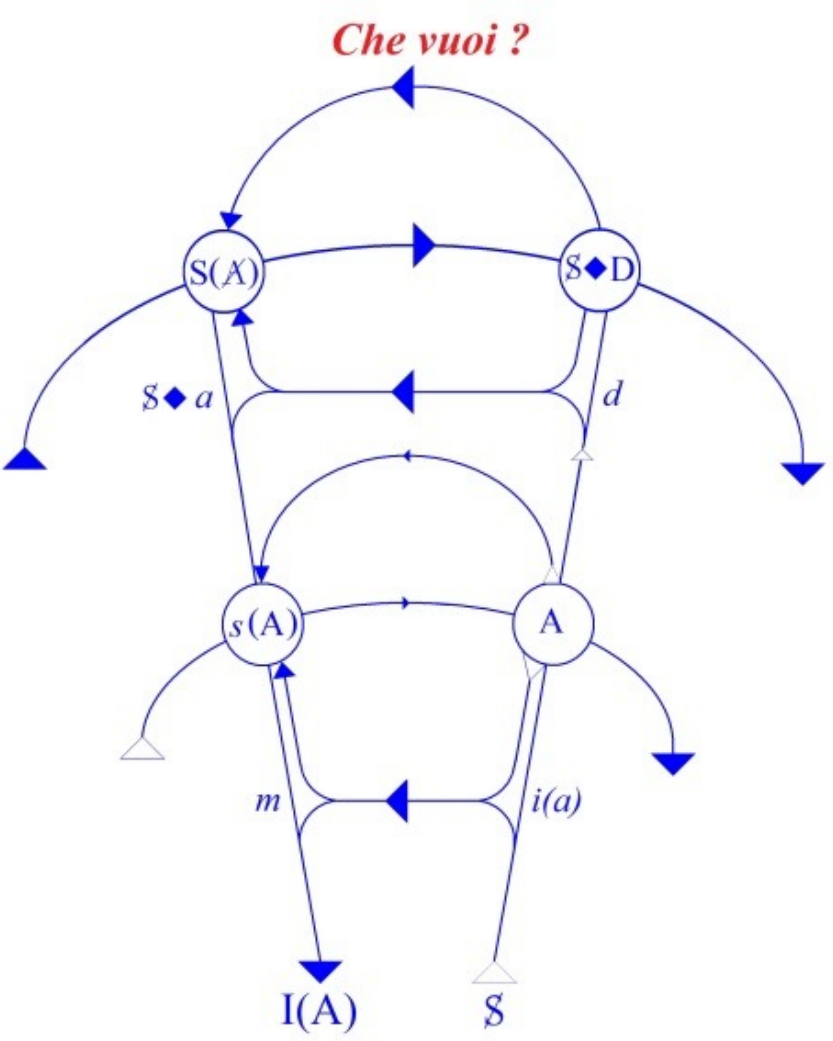
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替代原则。因为——这一点至关重要——正是从这种可交换性出发，主体那里才建立起我所谓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横杠。也就是说，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着一种共存、一种同时性，而它同时又以某种不可穿透性为标记；我的意思是，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差异和距离得以维持：S/s。颇为奇特的是，正如人们在集合的抽象研究中学到的那样，群论向我们展示了：一切可交换性同使用我这里所谓横杠符号的可能性本身，有着绝对根本的联系；这个符号也用于表示分数。我们暂且撇开这一点。这只是关于此处问题的一项旁示。

从能指链实现对大他者的呼唤之时起，也就是说，当言说行为及其过程叠置于陈述的公式之上、又同它区别开来时，能指链的结构便要求某种恰恰是主体被攫住的东西。主体起初是无辜地被攫住的，但在这里——这个细微差别至关重要——他在言说的阐明中无意识地被攫

住。从能指的可交换性成为产生所指的根本维度之时起，一个能指对另一个能指的替代就会以有效而且在主体意识中产生回响的方式，成为各种意义增殖的起源；正是这种增殖构成人类世界的丰富化。

另一个词项、或者说另一项原则也由此勾勒出来，即相似性原则。换句话说，在能指链内部、在能指链的序列中，一个能指项是否同另一个相似，也会产生某个维度的效应；严格而言，这就是转喻维度。我随后会向你们说明：我们可以称作诗歌话语的那些具有特征性和根本性的效应、诗歌的效应，正是在这一维度——本质上就在这一维度——中产生的。

因此，正是在图式第二阶段的层面上，才产生了这样一种东西：它使我们能够把“大他者的所指” $s(A)$ 的出现，放在与第一张图中信息相同的层面、也就是图式左侧；它同“大他者给出的能指” $S(A)$ 相对。后者是在能指链上产生的；这条链画成虚线，因为它只得到部分阐明、只是隐含地存在，在这里仅仅代表作为言说支撑的主体。



我已经对你们说过，经验的第二阶段发生在对大他者的经验中，因为大他者拥有欲望。欲望〔d〕自其显现和起源之初，就显现在这样一个间隔、这样一道裂隙里：它把单纯的、语言性的言说阐明，同主体在

那里实现自身某种东西这一事实分隔开来；这东西只有相对于言说的发出才拥有分量和意义，严格说来，它就是语言所谓主体的存在。

它位于以下两者之间：

- 一方面，是主体索求的种种变迁，以及这些变迁使他成为的东西；
- 另一方面，是由大他者加以承认的这种要求——有时可以称作爱的要求；主体存在的某个地平线正位于这里，而问题在于主体究竟能否抵达它。

……正是在这个间隔、这道裂隙中，安置着欲望的经验。它最初被把握为大他者欲望的经验，而主体必须在它内部定位自己的欲望。主体自身的欲望本身不可能在这个空间之外得到定位。

这代表图式的第三阶段、第三种形式、第三个相位。它由以下事实构成：面对大他者原初地在场的欲望——它不透明而晦暗——主体无所凭借，处于 Hilflosigkeit。我使用的是弗洛伊德的词；法语称之为主体的无助。这正是分析所探索、检验并定位为创伤经验之物的基础。

弗洛伊德经历了一条最终把焦虑经验安置到其真正位置的道路；他由此教给我们的东西，在我看来同人们所谓焦虑的存在经验所带的那种——至少在某些方面——弥散性质毫无关系。

倘若有人曾在一种哲学参照中说，焦虑使我们面对虚无，那么从某种反思视角来看，这些公式当然可以得到辩护。不过，你们要知道，弗洛伊德在这个问题上有一套得到阐明的、肯定性的教导：他把焦虑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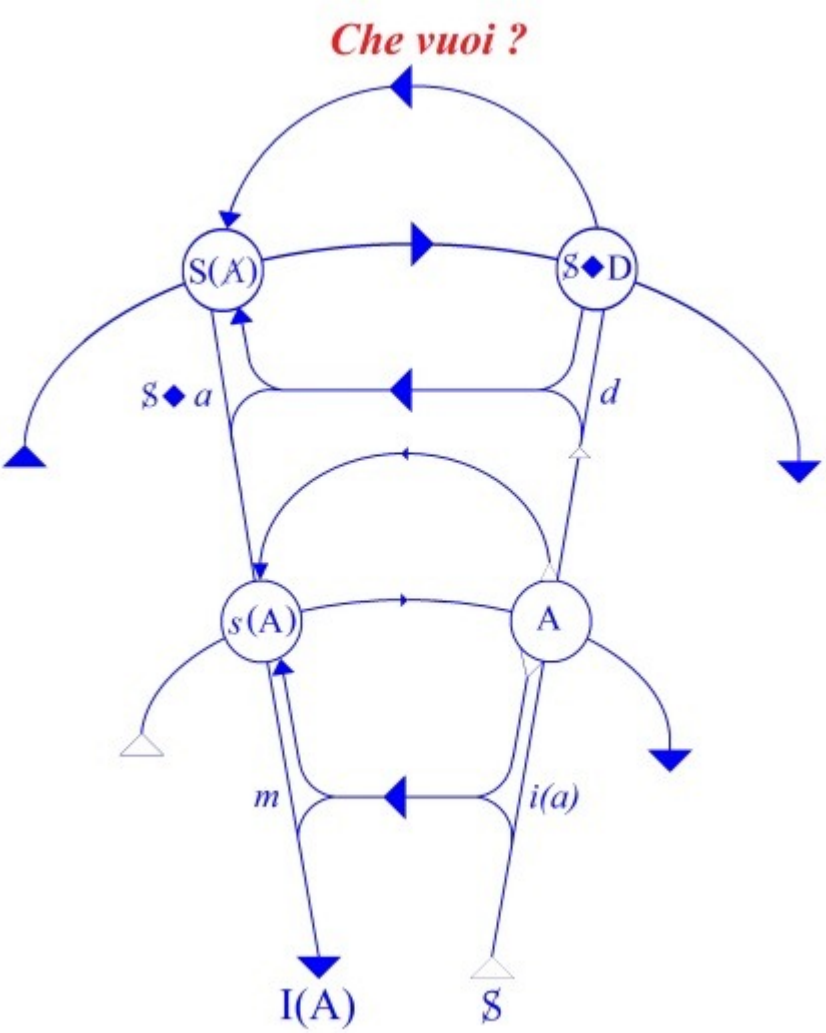
全定位在一套传播理论之中。焦虑是一个信号。焦虑并不产生在欲望的层面……

如果欲望确实必须产生在无助最初发源、得到体验的同一位置，

……那么焦虑并不产生在欲望的层面。

今年我们会逐行仔细重读弗洛伊德的《抑制、症状与焦虑》。今天只是第一课，我不得不先为你们点出几个重大要点，好让你们以后能够重新找到它们；这里说的正是其中之一。

弗洛伊德告诉我们，焦虑在自我中作为一个信号产生；它以Hilflosigkeit（无助）为基础，焦虑作为信号正是被召来补救这种无助。我知道自己说得太快了，这值得我用一整期研讨班向你们讲解；可是，如果不先向你们画出我们要走的道路，我就无法谈论任何东西。



因此，镜像经验正是在图式第三阶段的层面介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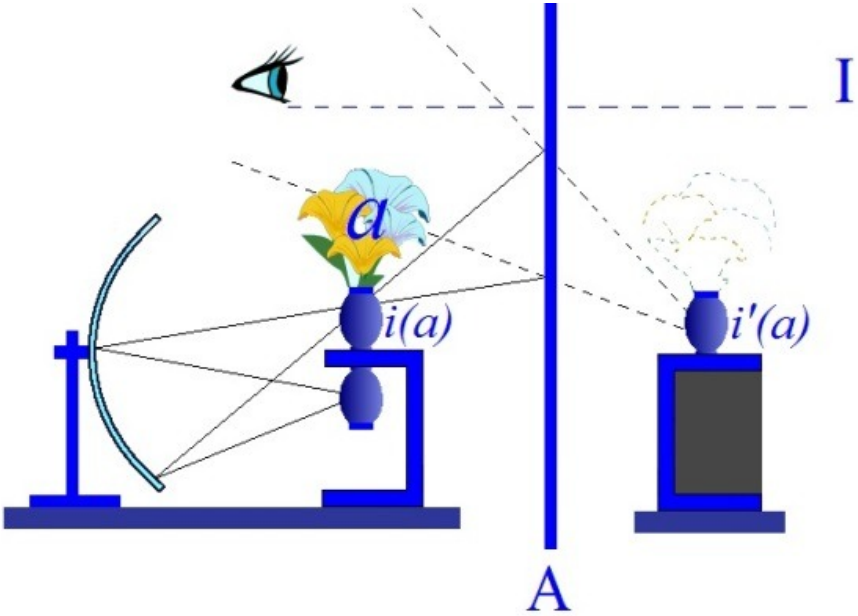
这是同他者形象发生关系的经验，因为这一形象奠定了自我的 Urbild（原型），

……换句话说，今年我们会再次用到……

不过是在一个会赋予它完全不同回响的语境中，

……我们在第一年末尾就理想自我与自我理想的关系所作的阐明。我们将不得不在这个语境中重新思考这一切，而我向你们指出的象征行动正是这个语境的根本所在。

你们会看到，它最终能够有什么用途。我在这里不仅是指自己曾经谈论和阐明的镜像关系，也就是主体在镜中面对自身形象。我还指所谓的光学图式，也就是凹面镜的用法；它使我们能够思考一幅实像本身被反射的功能，而这幅实像作为反射像只有从某个特定位置——一个作为自我理想位置的象征位置——才能被看见。



这里所涉及的是：在图式第三阶段，自我〔m〕同他者 $i(a)$ 的关系中那个想象性要素本身介入进来；正是它使主体能够应对自己在同大他者欲望的关系中所处的无助。

凭借什么？凭借某种从掌控游戏中借来的东西；儿童在一个特定年龄学会了操持这个游戏，而它参照的是作为同类的另一个人。这里所说的同类经验，是指同类作为目光、作为注视着你的他者而存在，并使一系列想象关系投入运作；其中首先是气派关系，此外还有服从与失败的关系。

换句话说，主体正是借助这些东西进行防御。正如亚里士多德谈到人的思考时所说的：应当说“人思考”，而不应说“灵魂思考”；人是以他的灵魂来思考。同样，我们应当说“主体进行防御”。我们的经验向我们揭示的正是这一点。

主体用他的自我抵御这种无助；他借助同他者关系的想象经验所提供的手段，构造出某种东西，也就是同他者相处的反射性镜像经验所形成的差异（底本作 flexible，“灵活的”）[注]。因为主体所反映的，不只是气派游戏，也不只是自己在威望与伴装中同他者的对立；他所反映的是作为说话主体的自身。因此，我在这里以〔$\$ \lozenge a$〕向你们标出的，正是欲望将学会定位自身的出口和参照位置：幻想。

> [注] 本句的 expérience spéculaire flexible 句法与语义均可疑；下文立即使用 réfléchit“反映”，因而可能存在 réflexive“反射性的”之转录误差。译文保留这一倾向，但不把底本异文改写成确定原文。

因此，我用这些符号来表示并公式化幻想：$\$ \lozenge a$。这里的 S——我马上会告诉你们它为什么被划杠——也就是作为说话者的主体，因为他以作为目光的他者、以想象他者为参照。

每当你们面对严格意义上的幻想时，都会看到它能够用这些词项加以阐明：作为说话者的主体以想象他者为参照。这就是幻想的定义，也是幻想的功能：它是调节与定位主体欲望本身的一个层面。正因如此，人的欲望具有这样一种属性：它被固定、被调适、被接合的并不是一个对象，而始终、根本上是一个幻想。这是一个曾经长期显得神秘的经验事实。

不过不要忘记，正是分析把这个经验事实引入了知识的进程。只有从分析开始，这才不再是一种反常、一种晦暗之物，不再只是属于欲望的偏离、误入歧途或倒错层面的东西。只有从分析开始，所有这些……

有时可以称作误入歧途、倒错、偏离，甚至妄想的东西，

……才在一种能够——如我刚才向你们指出的——把想象界与象征界结合起来的辩证法中得到构想和阐明。

我知道自己一开始并没有带你们走一条轻松的路。不过，如果不立即确立我们的参照词项，我又能做成什么？难道慢慢地一步步前进，只为让你们逐渐感到某种参照的必要吗？如果我不立刻把这个所谓的图交给你们，我最终仍得像去年那样一点点带出它来；那样一来，它反而会更加晦暗。

所以我才从这里开始。我并不是说自己因此让你们的体验变得容易了。正因如此，现在为了使这段体验松弛下来，我想立即给出几个小例子。我先取一个真正处在最简单层面的例子，因为这里涉及主体同能指的关系：我们对一张图式所能提出的最低限度、也是第一项要求，就是看看它在可交换这一事实上能有什么用途。

我想起自己过去在达尔文的书中读到过的一件事[注6]。这里所引段落来自查尔斯·达尔文在《人和动物的情感表达》中所作的一段自传性叙述；我得说，它当时让我觉得颇为有趣。达尔文讲到一位名叫西德尼·史密斯的人；我猜他应当是当时英国社交界的一员。达尔文提出一个问题，并写道：

> [注6] 查尔斯·达尔文：《人和动物的情感表达》，Rivages 出版社，2001 年。

“我曾在一次晚会上听到西德尼·史密斯十分平静地说出下面这句话：‘我听人说，亲爱的老考克夫人竟给漏过去了。’”

实际上，overlook 按照词源是说监看的人没有发现她；在英语中，overlook 是一个日常用词。我们的日常用法中没有完全对应的说法。这正是使用多种语言既如此有用、又如此有害的原因：它使我们免于付出努力，免于在自己的语言中完成那种能指替代；而只有通过这种替代，我们才能瞄准某个所指，因为若想在一个类似社会里得到同样的效果，就必须改变整个语境。

这句话的字面意思可以是：“目光从她上方越过去了。”达尔文惊讶的是，每个人都完全明白它的意思；毫无疑问，它是说魔鬼把她忘了——我是说，魔鬼忘了把她带进坟墓。看来在当时听众心目中，坟墓正是她自然、甚至令人期盼的归宿。达尔文确实让问号悬而未决：“他怎样产生了这种效果？”达尔文说，“这一点我实在无法说明。”

请注意，我们可以感谢达尔文本人：他以一种特别富有意义、堪称典范的方式，标示出自己在进入这个问题时所体验到的限度。他以某种方式从情绪问题着手；说情绪表达在这里仍然有所牵涉，恰恰因为主体严格说来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达尔文写他说得 placidely（十分平

静）；这或许把事情推得有点远。无论如何，达尔文自己并没有这样引申。他确实对某种必须照字面理解的东西十分惊讶，因为我们研究一个例子时一向不能把它说得含混，从而将它缩减掉。

达尔文说："每个人都明白另一个人谈的是魔鬼。"可是魔鬼根本没有出现在句中。有趣的正是达尔文告诉我们：仿佛魔鬼的寒战掠过了全场。现在让我们试着稍加理解。我们不打算停留在达尔文特有的心智限度上；以后不可避免地还是会谈到，但不是现在。

可以肯定的是，一开始便有某种东西表现出一种醒目的认识。因为归根结底，无须先确立隐喻效应的原则……

也就是一个能指对另一个能指的替代，

……换句话说，我们无须要求达尔文预感到这个原则，他也能立即察觉：无论如何，这一效果首先取决于一件他甚至没有阐明的事——当一句话以"Lady Cock（考克夫人）"开头时，正常情况下会以 ill"生病"结束："不过，我听说她身体有些不对劲。"因此，原先那项替代关系、某种东西……

人们似乎在等待关于这位老妇人健康状况的消息，

因为谈到老妇人时，首先受到关注的总是她们的健康，

……被另一种东西替换了，而且这另一种东西在某些方面甚至颇为不敬。

他说的既不是她快死了，也不是她身体很好；他说的是她被忘了。那么，这里究竟是什么介入，才产生了这种隐喻效应——也就是无论如

何产生了不同于 overlook 若处在预期中本来会表示之物的某种东西？正因为这个词并不在预期中，正因为它替代了另一个能指，才产生出一种新的所指效应；这个效应既不沿着预期之物的路线，也不沿着意外之物的路线。

倘若这个意外没有恰恰被标记为意外，它就是某种原创性的东西，必须依每个人各自的折射角，以某种方式在其心中得到实现。无论如何，这里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个新的所指向某种东西敞开；例如，正是它使西德尼·史密斯被大家看作一个机智的人，也就是不套用陈词滥调来表达的人。不过，到底为什么会是魔鬼？

如果回到我们的小图式，它还是会给我们很大帮助。图式就是用来做这件事的；既然画了图式，就该使用它。

当然，不借助图式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果；不过图式多少会引导我们，并十分清楚地向我们显示：在这里、在实在中发生并呈现出来的，严格说来是一个幻想。它又是通过什么机制呈现的？

正是在这里，图式还能够比一种天真的观念走得更远。这种天真的观念以为，事物是为了表达某种东西而存在的；归根结底，人们所谓传达出去的是一种情绪，仿佛情绪本身不会独自提出如此多的其他问题：

- 即情绪究竟是什么；
- 以及情绪本身是否已经需要传达。

人们告诉我们，这位主体在这里完全平静，也就是说，他仿佛以纯粹状态呈现出来，而他的言说在场就是言说的纯粹转喻效应。我的意思是，他的言说作为持续不断的言说而存在。恰恰在这种言说的连续性中，他使以下东西介入：死亡的在场，以及主体可能逃脱、也可能无法逃脱死亡这一事实。换言之，他唤起了某种同能指本身来到世间具有最大亲缘关系的东西。我的意思是：如果存在这样一个维度，在其中，死亡——或者不再有某个人这一事实——既可以得到直接唤起，同时又被遮蔽，但无论如何都能取得化身、内在于一项行动，那么这个维度正是能指的阐明。

因此，正因为这个主体如此轻松地谈论死亡——显然，他对这位夫人并没有特别的善意——而另一方面，他谈起这件事时那种完美的平静，又恰恰意味着他已经掌控了自己的欲望；这个欲望本可以像《狐狸伏尔蓬》[注7]中那样，用一句亲切的公式表达：“发臭去吧，死掉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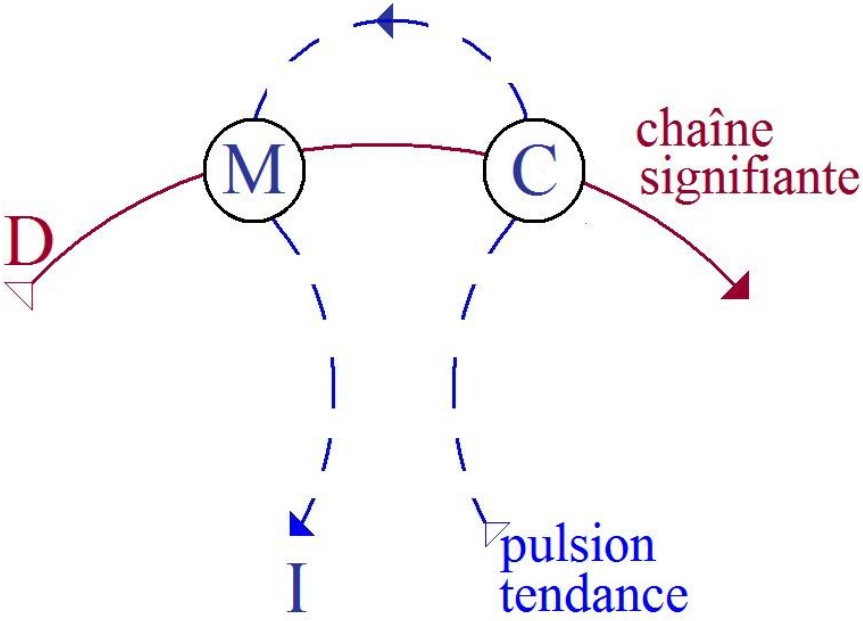
> [注7] 本·琼森：《狐狸伏尔蓬》，巴黎：Les Belles Lettres 出版社，2004 年，双语版。

他并没有这样说。他只是安详地阐明了一个使我们承受这种命运的层面——我们每个人依次在那里被暂时遗忘。不过，可以这样说，这还不是魔鬼，彼岸迟早会到来。与此同时，这个人把自己摆在一个并不畏惧同他所谈论的夫人平起平坐的位置：把自己放在同一层面，承受同一种过错，并受到这里呈现出来的绝对主人所施加的同一种最终平等化（底本作 légalisation，“合法化”）[注]。换句话说，主体在这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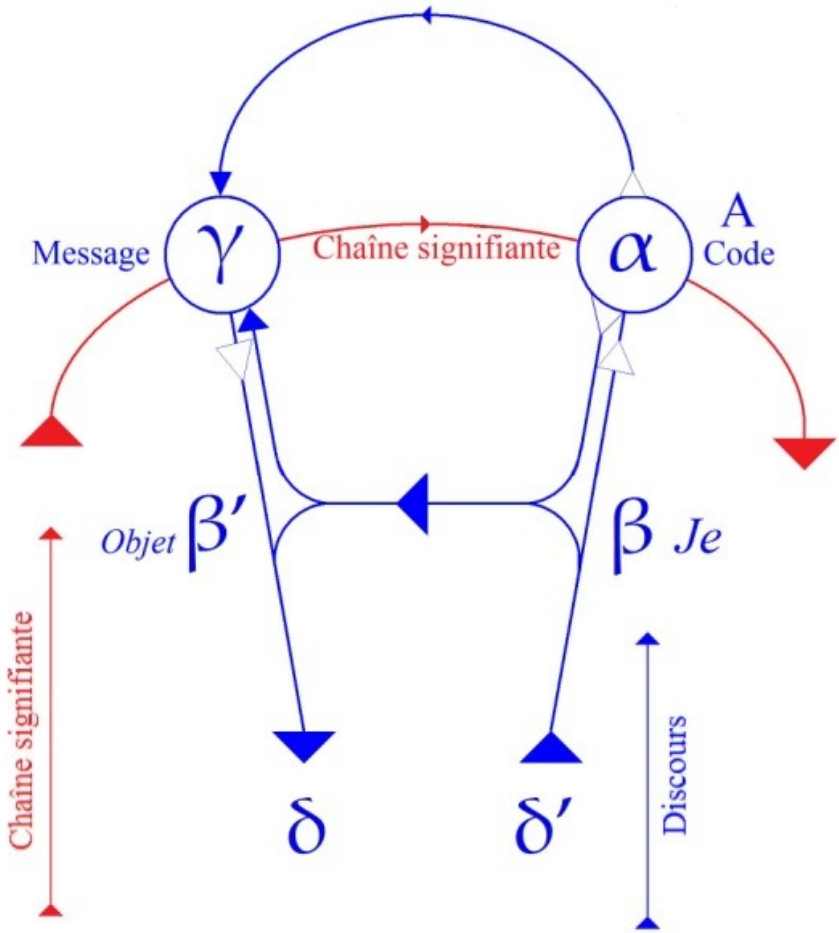
对语言所遮蔽之物，显示出一种熟稔、一种驾驭语言的完整与圆满。这提示了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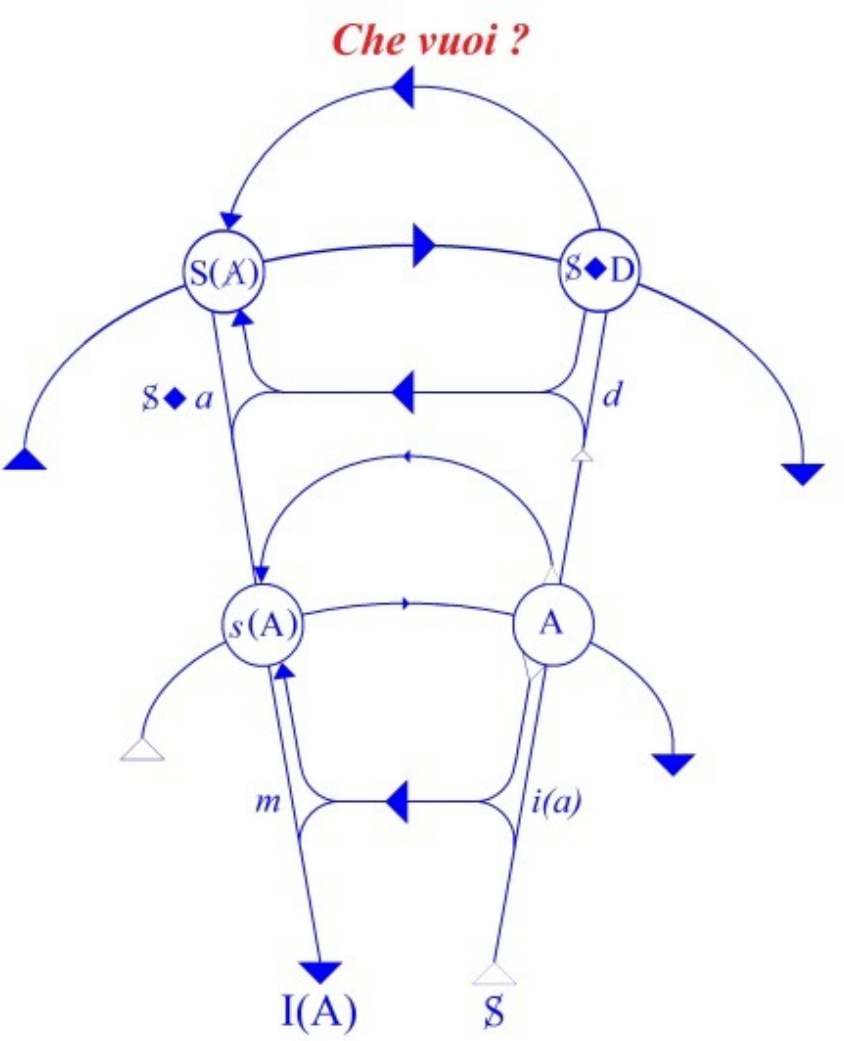
> [注] 本句先后出现 s'égaliser“使自己与……平等”、au même niveau“在同一层面”，故 légalisation terminale 可能是 égalisation terminale“最终平等化”的转录误差。译文依句内关系处理，同时保留底本异文。

它恰好提示了我想用来结束今天讲解的某种东西，因为在我刚才分三个阶段所作的展开中，正缺少这一点；补上它，我希望向你们阐明的机制与轮廓才算完整。在第一张图式的层面，我们得到的是无辜的形象。



它当然是无意识的，不过这是一种只等待着过渡到知识的无意识状态。不要忘记，即便在法语里，inconscience（无意识状态）一词本身也蕴含“avoir conscience”（意识到）这一维度。





在图式的第二和第三阶段，我已经告诉你们，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自觉程度高得多的知识运用；我的意思是，主体知道怎样说话，而且他确实在说。当他呼唤大他者时，做的正是这件事。然而，严格说来，弗洛伊德所发现并称作无意识的场域，其原创性恰恰位于这里。也就是

说，某种东西始终让主体同他的存在保持一段距离，使这个存在永远无法同他会合；正因如此，主体必须、也不可能不在欲望这种主体内部的存在之转喻中抵达自己的存在。

为什么？因为在主体投入其中的这个层面……

他自身进入言说，并由此进入同大他者本身、同作为言说场所的大他者的关系，

……总有一个能指缺失。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能指，而能指被特别委派来承担主体同能指的关系。这个能指有一个名字，就是阳具。

- 欲望是主体中的存在之转喻。
- 阳具是存在中的主体之转喻。

我们还会回来谈它。

阳具……

因为它是从言说链中抽离出来的能指要素，而言说链牵涉同大他者的一切关系，

……它就是这样一条界限原则：主体在一切言说中、只要卷入言说，就会落在某种东西的作用之下；这东西以阉割情结之名，展开出它的全部临床后果。

任何一种对“部族的词语”[注8]的运用——我不说“纯粹的”，或许反而是更不纯粹的——任何一种隐喻性的开创，只要它敢于挑战语言始终遮蔽的东西，都会提示这一点；而语言最终始终遮蔽的，就是死亡。

> [注8] 参见本课下文所引斯特凡·马拉美《埃德加·坡墓碑》；“部族的词语”出自该诗关于赋予这些词语更纯粹意义的名句。

这种运用总是趋向于使那个缺失能指、也就是阳具的谜样形象浮现出来；它在这里——当然也一如既往——以所谓魔鬼般的形式出现：耳朵、皮肤，甚至阳具本身。在这种运用中，英国机智传统采用一种有所节制、却仍然遮藏着最猛烈欲望的游戏方式；然而仅仅这种用法本身，就足以在想象界中、在作为观众而在场的他者那里、在小 a 中，使主体的形象出现——因为主体被一种称作禁令的能指关系所标记。

在这个例子中，主体之所以显现，正因为他违反了一项禁令；他表明，在构成各种语言之法则的禁令之外，人们本来不能这样谈论老妇人。可是偏偏有位先生听见另一个人以世上最平静的口吻说话，而这番话使魔鬼显现出来；以至于可亲的达尔文不禁自问：“他究竟是怎么见鬼地做到这一点的？”

今天我就把你们留在这里。

下次我们会重读弗洛伊德的一则梦，并尝试对它运用我们的分析方法；这也将使我们能够定位各种不同的解释方式。

约翰·多恩：《神魂超拔》（英文原诗）

那里，河岸丰盈地隆起，
像床上的枕头，让低垂的

紫罗兰花首得以安歇；
我们二人相对而坐，彼此是对方的至善。

我们的双手牢牢胶合，
由那里涌出的强韧香脂黏住；
我们的目光扭结、穿引，
把两双眼睛串在一根双股线上。

至此，把双手如此嫁接，
就是使我们合一的全部手段；
让彼此的图像进入眼中，
就是我们全部的繁衍。

如同两支势均力敌的军队之间，命运
把胜负未决的战果悬置；
我们的灵魂——为了提升自身状态
已经出窍——悬在她与我之间。

当我们的灵魂在那里交涉，
我们像墓穴中的雕像躺卧；
整整一天，我们姿势未变，
整整一天，我们一言不发。

若有谁经爱如此净炼，
能够听懂灵魂的语言，
又由善爱滋养得全然成为心灵，
并站在一段适当的距离之外，

尽管他分不清是哪一个灵魂开口——
因为两者所意、所言完全相同——
他仍可以从中取得一种新的炼成物，
并以远比来时纯净的状态离去。

我们说，这场神魂超拔解开了纷乱，
告诉我们所爱为何；
我们由此看出，它并不是性；
我们也看见了先前未见、却曾推动我们之物。

然而，正如每个各自的灵魂
都含有它们不知为何物的混合，
爱又把这两个已经混合的灵魂重新混合，
使两者合一，也使每一个都兼具此与彼。

一株紫罗兰一经移植，
其力量、色泽与大小——
这一切此前贫弱而稀少——
便不断加倍、不断增殖。

当爱使两个灵魂如此
彼此赋予生命，
由此流出的那个更有能力的灵魂，
便能制服孤独的缺陷。

于是，我们——这个新的灵魂——知道
自身由什么合成、由什么造就；

因为我们由之生长的原子
就是不受任何变化侵袭的灵魂。

可是，啊，唉！如此长久、如此遥远，
我们为何避开身体？
身体属于我们，虽然并不是我们；我们是
理智，身体则是天球。

我们理应感谢身体，因为最初
正是它们把我们传递给自身，
把感官的力量交给我们；
它们不是我们的渣滓，而是合金。

天界的影响并不直接在人身上运作，
它必须先在空气中留下印记；
灵魂固然可以流入灵魂，
却必须先到身体那里落脚。

正如我们的血液辛苦地生成
尽可能近似灵魂的精气；
因为需要这样的手指来编结
那使我们成为人的精微之结；

纯粹爱人的灵魂也必须下降，
进入感官可以触及并把握的
情感与能力之中，
否则一位伟大的王子就会被囚禁。

那么，让我们转回自己的身体，
让凡人能够观看得到揭示的爱；
爱的奥秘在灵魂中生长，
然而身体是它的书。

如果某个像我们一样的爱人
听见了这同一灵魂的对话，
就让他继续观察我们；当我们回到身体，
他会看到几乎没有什么改变。

〔吉尔·德塞兹法译本〕
在那里，如同床上的一个枕头，
涨起的河岸邀请紫罗兰
放下花首安歇；
我们相对而坐，整个身心都属于彼此。

我们的双手牢牢胶合，
由一种迅速干结的黏剂黏住，微妙的气息从中散出；
我们的秋波穿行，把彼此缠绕，
把目光串在一条双股的项链上。

于是，嫁接我们的双手
仍是使我们合一的唯一手段；
而捕捉在双眼中的图像
则是我们旅途仅有的里程。

如同两支势均力敌的军队之间，
命运有时把归属未决的胜利悬置、权衡；

我们的灵魂——为了使自身状态彼此接近而离开身体——
悬在她与我之间。

当我们的灵魂在那里交涉，
我们像卧像一般伸展躺卧；
整整一天，我们一动不动，
整整一天，人们没有听到我们发出任何声音。

倘若有这样一个人，被爱净炼得如此纯粹，
以至于懂得灵魂的语言，
而他的心灵又由善爱滋养，
并站在离我们不远之处，

那么他——尽管无法知道是哪一个灵魂开口，
因为两者所思、所言完全一样——或许能够
取得一种新的灵药，
离去时远比到来时纯净。

我们说，这场“神魂超拔”用手指
确凿地向我们指出所爱之物；
由此可见，它并不是性；
我们看见了此前仍晦暗地推动我们的东西。

但是，正如灵魂同时包含
由它们所不知之物构成的混合，
爱又把这两个混合的灵魂重新混合，
把两个合成一个，又使每一个都兼具此与彼。

一株紫罗兰一经移植，
它的力量、大小与色泽——
这一切此前贫弱而细小——
便重新旺盛，重获活力。

当爱让彼此之间发生
如此相互赋生，它便实现了交汇，
产生一个新的灵魂，
不再受其组成要素之缺陷所累。

于是，我们——这个新近绽出的灵魂——
知道自身用什么质料制成；
因为组成我们、使我们生长的构造单位
就是不受任何事物作用的灵魂。

可是，啊，唉！只要我们彼此仍然活着，
为何要蔑视自己的身体？
它们虽不是我们自身，却属于我们；
它们是天球，我们是其精灵。

我们理应感谢身体，
因为最初正是它们把彼此结合的我们引回自身；
它们把自身的活力与感官交给我们，
不是废渣，而是我们的合金。

天国的影响无法如此直接地施加于人，
它必须首先在空气中留下印记；

灵魂也无法流入灵魂，
除非它先前已经栖居于身体。

正如我们的血液辛苦生成
力求最像灵魂的精气；
因为需要这样的手指
来系紧使人成其为人的精微之结；

纯粹爱人的灵魂也同样下降，
进入感官或可触及、把握的
能力与情感之中；
否则，一位伟大的王子便只能在牢中枯萎。

那么，让我们转回自己的身体，使凡俗之人
得以凝视爱；
爱的奥秘尽可以在灵魂中绽放，
身体仍是它启示自身的经书。

如果某个同我们相似的爱人，
已经听懂这场由一个灵魂讲述的对话，
让他留意我们；当我们在身体中复活，
他会看到几乎没有任何差别。

法文译者：吉尔·德塞兹

斯特凡·马拉美：《埃德加·坡墓碑》

终于，永恒把他变为他自身，
诗人挥起一柄裸剑，惊起他的时代；
那个时代惶恐地发现，自己竟不曾知道：
死亡正在这奇异的声音中凯旋！

他们仿佛卑劣的九头蛇抽搐着，昔日听见天使
赋予部族的词语更纯粹的意义，
便高声宣称，那是从某种黑色混合物
不名誉的浪潮中饮下的咒术。

来自敌意的大地与云霭，哦，悲痛！
倘若我们的思想不与它一同雕出一幅浅浮雕，
让坡的墓碑以它耀眼地装饰自身，

那么，至少让这块由幽暗灾变坠落尘世的
沉静花岗岩，永远向未来四散的
亵渎之黑色群飞标明它们的界限。

〔返回 1958 年 11 月 12 日正文〕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论爱情生活中最普遍的贬低》（1912）

1

当从事精神分析的临床医生自问，人们最常因何种痛苦前来求助时，若撇开形态多样的焦虑，他就必须回答：精神性阳痿。这种奇特的障碍发生在力比多十分强烈的男性身上，表现为性的执行器官拒绝完成性交，尽管这些器官在此前与此后都可能显示出完整而有效的功能，

并且当事人在精神上也有实行性交的强烈意愿。患者第一次获得理解自身状况的线索，是在他发现这种失败只会在试图同某些人性交时发生，而换作另一些人则从来不会成为问题之时。他于是知道，是性对象的某种特征引发了对自己男性性能力的抑制。有时他报告说，自己感到内在存在一道障碍，察觉到一种反向意志，成功地阻挠了他的有意识意图。然而，他猜不出这道内在障碍究竟是什么，也猜不出性对象的何种特征使它发生作用。

当这种失败反复发生以后，他往往会依照那种熟知的错误联结作出判断：第一次失败的记忆变成了一种起干扰作用的焦虑表象，迫使此后的失败不断重复；至于第一次失败本身，他却把它归因于某个“偶然的”印象。已经有多位作者对精神性阳痿作过精神分析研究并发表成果〔原注：M. Steiner（1907）、W. Stekel（1908）、Ferenczi（1908）〕。每一位分析家都能以自己的医疗经验确认这些研究所提供的说明。这里真正发生作用的，是某些不为个体所知的精神情结所产生的抑制性影响。这些致病材料最普遍的内容，是对母亲和姐妹尚未克服的乱伦固着。此外，还必须考虑与儿童期性活动相联系的偶然痛苦印象，以及那些通常会削弱本应指向女性性对象之力比多的因素〔原注：W. Stekel，1908 年，第 191 页及以下〕。

如果借助精神分析深入研究显著的精神性阳痿病例，就会得到如下关于其中起作用的性心理过程的认识。同极可能适用于一切神经症障碍的情形一样，这种痛苦的基础仍然在于：力比多的发展史受到抑制，未能抵达可以称作正常的最终形态。在这里，本应结合起来、唯有结合才能确保完全正常之爱情行为的两股潮流没有会合；我们可以把它们区分为温情的潮流与感官性的潮流。

这两股潮流中，温情潮流更为古老。它起源于童年最早时期，以自我保存驱力的利益为基础而形成，指向家庭成员和照料儿童的人。从一开始，它就带有来自性驱力的贡献、带有情色兴趣的成分；这些成分在儿童期已经或多或少清楚地显露出来，在神经症患者那里则总能由日后的精神分析揭示。它对应于原初的儿童对象选择。由此我们看到，正如最初的性满足依托维持生命所必需的身体功能而得到体验一样，性驱力也是依托自我驱力的评价而找到最初的对象。父母和照料者的“温情”很少能够否认自身的情色性质——“儿童是一个情色玩具”——它极大地增加了儿童自我驱力投注中的情色份额，使之达到一种在日后发展中必须纳入考虑的程度；当某些其他条件也从旁助力时尤其如此。

儿童的这些温情固着延续整个童年，并不断把情色因素一并带走；情色也由此偏离了自身的性目的。到了青春期，强大的“感官性”潮流加入进来；它已经不再认错自己的目的。看来，它从来不会忘记沿早先的道路行进，并以远为强大的力比多份额投注原初儿童对象选择的那些对象。然而，它在那里撞上了这段时间内已经建立起来的乱伦屏障，于是会努力尽快从这些在现实中并不合适的对象转向另一些陌生对象，以便同后者过一种现实的性生活。这些陌生对象仍然会按照儿童期对象的范型（意象）得到选择，但随着时间推移，它们会把原先系缚在早期对象上的温情吸引到自己身上。依照《圣经》的教诲，男人将离开父母，追随自己的妻子；此时温情与感官性便结合在一起。最强烈的感官性爱恋会带来最高程度的精神评价——这就是男性通常对性对象所作的高估。

力比多发展中的这一进程若告失败，有两个因素具有决定作用。第一，是阻碍新对象选择并使之对个体失去价值的现实受挫程度。如果

一个人根本没有选择的自由，或根本看不到选择一个像样对象的希望，那么转向对象选择便毫无意义。第二，是那些本应放弃的儿童对象可能发挥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同它们在童年时期获得的情色投注成正比。

如果这两个因素足够强，神经症形成的一般机制便开始发挥作用。力比多背离现实，被幻想活动所接纳——即发生内倾——强化最初性对象的形象，并固着于这些形象。可是，乱伦屏障迫使指向这些对象的力比多停留在无意识中。如今已经属于无意识的感官性潮流通过手淫行动投入活动，也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固着。如果未能在现实中完成的进展转而在幻想中完成，如果通向手淫满足的幻想情境用陌生人替换了原初性对象，事态并不会因此改变。由于这种替换，幻想可以进入意识；但是力比多在现实中的安置并没有取得进展。这样一来，一个年轻人的全部感官性都可能在无意识中同乱伦对象绑在一起；或者也可以说，它固着于无意识的乱伦幻想。结果便是完全的阳痿，而与此同时获得的、执行性交之器官的真实衰弱有时还会进一步确保这种结果。

严格说来，要形成所谓精神性阳痿，并不需要如此严酷的条件。感官性潮流不必以全部份额承受被迫隐藏在温情潮流之后的命运；它必须保持足够强大、或没有受到足够抑制，以便至少部分地强行找到通向现实的出口。然而，这类人的性活动会以最清楚的迹象表明，它背后并没有完整的精神驱动力。它反复无常，容易受到干扰，完成时常有偏差，也很少带来享乐。最重要的是，它必须避开温情潮流。于是，对象选择受到了限制。仍保持活动的感官性潮流只寻找那些不会让人联想到遭其禁止的乱伦人物的对象；如果某个人给人留下的印象本来

可能导向高度的精神评价，这种印象就不会转化为感官性兴奋，而会流入不具有情色效力的温情。

这类人的爱情生活仍然分裂为艺术所人格化的两个方向：天上的爱与尘世的爱——或者说动物性的爱。他们在所爱之处不欲望，在所欲望之处又不能爱。为了让感官性远离所爱对象，他们寻找那些自己无须去爱的对象。依照“情结敏感性”和“遭压抑之物的返回”这两条法则，只要那个为躲避乱伦而选择的对象身上有某个往往毫不起眼的特征，使人想起本应躲避的对象，精神性阳痿那种奇特的失败便会出现。

人们在这种爱情分裂中用来防止此类干扰的主要保护手段，是在精神上贬低性对象；而通常本应属于性对象的高估，则保留给乱伦对象及其代替者。一旦满足了贬低这一条件，感官性就能自由表达，发展出显著的性能力和高度快感。还有另一项关联也有助于造成这种结果。温情潮流与感官性潮流没有妥善汇合的人，其爱情生活通常也不够精细；他们仍然保留着倒错的性目的，若这些目的不能实现，就会感到快感遭受明显损失，而这些目的似乎又只有在被贬低、不受尊重的性对象身上才能实现。

这样一来，上一篇文章所谈到的男孩幻想——把母亲贬为娼妓——其动机就变得可以理解了〔原注：参见《男性对象选择的一种特殊类型》，第 193 页上方〕。这些幻想试图至少在幻想中跨越爱情生活两股潮流之间的裂谷：通过贬低母亲，使母亲成为感官性的对象。

2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做的是对精神性阳痿的一项医学—心理学研究，而本文标题并不能为这项研究提供理由。不过接下来将会看到，我们

需要这段导论，才能进入真正的主题。我们已经把精神性阳痿归结为爱情生活中的温情潮流与感官性潮流未能会合，并进一步用强烈的童年固着、青春期以后现实中的受挫以及乱伦屏障的介入，解释这种发展抑制。

对这一学说首先可以提出一项反驳：它给予我们的解释太多了。它说明了为什么某些人患有精神性阳痿，却让另一些人为何能够逃脱这种痛苦变成一个谜。强烈的童年固着、乱伦屏障以及青春期以后发展岁月中的受挫，这些看得见而且必须纳入考虑的因素，几乎都应当被承认存在于一切文明人身上；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预期，精神性阳痿是一种普遍的文明痛苦，而不是少数个体的疾病。

人们很容易用致病过程中的数量因素来逃避这个结论：各项因素贡献得多些还是少些，决定了是否会产生一种可辨认的疾病结果。不过，我虽然愿意承认这个回答是正确的，却不打算用它来否定结论本身。恰恰相反，我要提出：精神性阳痿远比人们所认为的普遍，而这种行为达到一定程度时，实际上构成文明人的爱情生活特征。

如果把精神性阳痿的概念理解得更广，不再把它局限于这种情形——有获得快感的意图，生殖器官也完好无损，性交行动却失败——那么首先还要把所有那些可以称作“精神性感觉缺失者”的男人包括进来。他们的性行动从不失败，却在完成行动时得不到特别的快感；这种情形比人们愿意相信的更为频繁。对这些病例进行精神分析，会揭示出我们在狭义精神性阳痿中发现的同一批病因因素，而症状上的差异起初并没有得到解释。

从这些没有感觉的男人出发，可以通过一种很容易得到辩护的类比，转向数量惊人的性冷感女性；要描述或理解这些女性的爱情行为，最

恰当的方式确实就是把它同男性那种表现更为喧闹的精神性阳痿并列起来〔原注：这里当然愿意承认，女性性冷感是一个复杂问题，也可以从其他方面进入〕。

然而，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精神性阳痿概念的扩展，而是它的症状学层次，就无法回避这样一种认识：在今天的文明世界中，男性的爱情行为普遍带有精神性阳痿的类型。在受过教育的人中，温情潮流与感官性潮流得到恰当融合的只是少数；男人几乎总觉得，对女人的尊重会限制自己的性活动，只有在面对一个遭到贬低的性对象时才会发展出完整的性能力。原因之一又在于：他的性目的包含某些倒错成分，而他不敢在受尊重的女人身上满足这些成分。

只有当他能够毫无顾忌地投身满足时，性生活才会给予他完全的享乐；例如，他不敢在自己举止端正的妻子那里这样做。由此便产生了他对一个遭贬低之性对象的需要：一个在伦理上价值较低的女人；他不必认为她会有审美上的顾忌，她不了解他在其他生活关系中的样子，也无法在那里对他作出评判。即使他的温情完全属于一个地位更高的女人，他仍最愿意把自己的性能力献给这样的女人。

或许，在最高社会阶层的男人中经常可以观察到这样一种倾向：选择一位出身较低的女人作为长期情妇、甚至妻子。这也无非是对遭贬低之性对象的需要所造成的结果；在心理上，得到完全满足的可能性同这种对象联系在一起。

我毫不迟疑地认为，在真正的精神性阳痿中发挥作用的两个因素——童年时期强烈的乱伦固着与青年时期现实中的受挫——同样也应当为文明男性在爱情生活中这种极其常见的行为负责。下面的话听来既不悦耳又显得悖谬，却仍必须说出：一个人若想在爱情生活中真正自

由、从而也真正幸福，就必须克服对女人的尊重，并同乱伦于母亲或姐妹这一表象和解。

任何人若面对这一要求认真自省，无疑都会在自身发现：归根结底，他仍把性交判断为某种贬低人的东西，不仅会在身体上造成污损与不洁。这种评价的起源——他当然不愿向自己承认这种评价——只能到他青年时代的那段时期寻找：当时他的感官性潮流已经得到强烈发展，可是他在陌生对象那里取得满足，几乎像在乱伦对象那里取得满足一样受到禁止。

在我们的文明世界中，女性承受着教育所留下的类似后效应，此外还承受男性行为的反作用。男人若不以全部性能力面对她们，对她们当然不利；而爱恋最初的高估在占有以后被轻视取代，对她们同样不利。女性那里很少能看到一种贬低性对象的需要；与此相联系的是，她们通常也无法形成类似于男性性高估的东西。

可是，长期被阻止接触性，以及感官性长久停留在幻想中，对女性还有另一项重大的后果。当性活动终于得到允许时，她往往已经无法再解开感官性活动同禁令之间的联结，于是表现为精神性阳痿，也就是性冷感。许多女性因此会努力在得到允许的关系中仍把秘密维持一段时间；另一些女性则只要在一段秘密恋情中重新建立起禁令这个条件，就能够恢复正常感受。她们对丈夫不忠，却能对情人保持一种第二等级的忠贞。

我认为，女性爱情生活中的禁忌条件，应当同男性贬低性对象的需要等量齐观。两者都是教育出于文明原因而要求的、性成熟与性活动之间长期延宕的结果。两者都试图消除因温情冲动与感官性冲动没有会合而产生的精神性阳痿。

相同原因在女性与男性那里产生如此不同的结果，或许可以追溯到两性行为方式上的另一项差异。文明女性通常不会在等待期越过性活动的禁令，因此获得了禁令与性之间的紧密联结。男性多半是在贬低对象这一条件下打破禁令，因而把这个条件一并带入自己此后的爱情生活。

面对今天文明世界中如此活跃的性生活改革努力，提醒人们以下一点并非多余：精神分析研究同任何别的研究一样，并不知道什么“倾向”。它只想通过把显露之物追溯到隐藏之物，揭示各种关联。如果改革能够利用它的研究所得，以更有利的东西取代有害的东西，它乐见其成。不过，它无法预言，另一套制度是否不会造成另一些、或许更沉重的牺牲。

3

文明对爱情生活的约束会造成对性对象最普遍的贬低；这个事实或许会促使我们把目光从对象移开，转向驱力本身。最初被剥夺性享乐所造成的损害，表现为婚姻中后来得到的许可已经无法带来完全满足。然而，从一开始便给予毫无限制的性自由，也不会产生更好的结果。很容易确认：只要爱情需要能够轻易得到满足，它的精神价值便会立刻下降。需要有一道障碍，才能把力比多推向高处；凡是满足所遇到的自然阻力不够之处，人类历来都会设置约定俗成的障碍，以便能够享受爱。

这一点对个体与民族都适用。在爱情满足不遇困难的时代——例如古代文明衰落时期——爱变得毫无价值，生活变得空虚，于是必须形成强烈的反作用，才能重新建立不可缺少的情感价值。在这一关联中可以说，基督教的禁欲潮流为爱创造了异教古代从未能够赋予它的精神

价值。在禁欲修士那里，这种价值达到最高程度；他们的一生几乎完全耗费在同力比多诱惑的斗争中。

人们首先当然倾向于把这里出现的困难追溯到有机驱力的一般属性。通常说来，一项驱力的精神重要性确实会随它遭到拒绝而上升。可以试着让一批彼此差异极大的人同样挨饿；随着迫切的食物需要不断增强，一切个体差异都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同一项未获满足的驱力所作出的整齐一致的表现。

可是，一项驱力一经满足，其精神价值真的总会如此显著地下降吗？例如，想一想饮酒者同酒的关系。饮酒者从酒中得到的，不是始终相同的陶醉性满足吗？诗歌经常把这种满足同情色满足相比较，而从科学观点看，这种比较同样成立。人们可曾听说，饮酒者不得不不断更换饮品，因为同一种酒很快便不再合口味？恰恰相反，习惯会让一个人同他所饮用的酒类之间的纽带越来越紧密。饮酒者会不会产生一种需要，必须前往酒价更高或禁止饮酒的国家，用插入此类困难来帮助自己正在下降的满足？完全不会。

如果我们听一听那些伟大嗜酒者——例如勃克林——谈论自己同酒的关系〔原注：G. Flœrke，1902 年，第 16 页〕，听起来就像最纯粹的和谐，像幸福婚姻的典范。为什么爱人同其性对象的关系会如此不同？

我认为，无论听起来多么令人诧异，我们都必须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驱力自身的本性中，有某种东西并不利于完全满足状态的形成。在这项驱力漫长而艰难的发展史中，有两个因素立刻凸显出来，可以用来解释这种困难。

首先，由于对象选择经历了两次起步，而乱伦屏障又在中间介入，性驱力的最终对象不可能再是原初对象，只能是它的代替品。可是精神

分析已经教会我们：当一个愿望冲动的原初对象因压抑而丧失时，往往会出现一系列无穷无尽的替代对象来代表它，却没有任何一个能够完全令人满足。这个事实或许可以解释成年人爱情生活中如此常见的对象选择不稳定，以及那种“刺激饥渴”。

其次，我们知道，性驱力起初分解为大量的组成成分——说得更准确些，它正是从这样一大批成分中产生的。其中并非所有成分都能被纳入性驱力后来的形态；有些必须预先受到压制，或被作其他用途。首先是嗜粪的驱力成分，它们被证明同我们的审美文明无法相容；这很可能是从人类直立行走、使嗅觉器官离开地面以后开始的。此外，还有属于爱情生活的相当大一部分施虐性冲动。

然而，所有这些发展过程都只触及复杂结构的上层。提供爱情兴奋的根本过程仍然没有改变。排泄物同性爱纠缠得太过紧密，无法彼此分离；生殖器的位置——inter urinas et faeces，“在尿液与粪便之间”——仍是决定性的、不变的因素。我们可以在这里变用伟大拿破仑的一句名言：解剖就是命运。生殖器本身并没有参与人体形态朝美发展的过程，它们仍然是动物性的；因此，今天的爱在根本上也同它自古以来一样，仍是动物性的。

爱情驱力很难接受教育；对它们的教育不是过多，就是过少。文明想把它们塑造成的样子，似乎不可能不付出明显的快感损失便得以实现；那些没有得到利用的冲动继续存在，并在性活动中表现为不满足。

因此，我们或许必须接受这样一种想法：性驱力的要求同文明的要求根本不可能得到调和；放弃与痛苦无法避免，而在最遥远处，文明发展所造成的人类灭绝危险也无法排除。当然，这项阴暗的预言只建立

在一个假设上：文明中的不满足，是性驱力在文明压力下获得的某些特性所必然造成的后果。

然而，性驱力一旦服从文明最初的要求，就无法提供完全满足；这种无能同时也成为最宏伟的文明成就之来源，而这些成就是通过性驱力各组成成分不断推进的升华完成的。因为，如果无论怎样分配这些性驱动力，都能从中得到完全的快感满足，人们还有什么动机把它们转向别的用途？他们将无法再脱离这种快感，也就无法取得进一步进展。

于是看起来，正是性驱力与自我驱力这两种驱力的要求之间无法消除的差异，使人类能够完成越来越高的成就；当然，他们也始终暴露在危险之中，而当下较弱的人正以神经症的形式屈服于这种危险。

科学既无意恐吓，也无意安慰。不过，我本人十分愿意承认，像上面这样影响深远的结论理应建立在更广阔的基础上；人类或许还有其他发展安排，能够校正这里被孤立考察的发展所产生的结果。

第2课 · 1958年11月19日

我想先划定今天打算做什么。我的意思是，要在这一课本身向你们说明今天将要展示的内容：首先进入一个梦的解释例子，并运用我们近来约定俗成地称作“图”的东西。可以这样说，我并不打算让这番话只从你们头顶上方掠过；我希望人们所谓的某种交流能够通过它建立起来。

我并非没有听到你们上次已经体验到的那些困难的回声……

尽管在那时，对所有人来说，这个图早已不再是新东西，

……也听说重新摆出这张图又给某些人造成了什么。甚至对许多人来说，它仍然谈不上便于操持；不过这其实并不奇怪。去年我们共同构造了这张图，也就是说，一步步把它调试出来。你们仿佛亲眼看见它依照某种表述的需要建立起来，而这种表述围绕我所谓的“无意识的形成物”展开。

有些人指出，这张图的用法对你们来说还不是单义的；你们若无法察觉这一点，并不值得惊讶。因为今年我们必须就欲望阐明的一部分内容，恰恰会向我们揭示它的用处，并同时教会我们怎样操持它。因此，首先需要的是理解它。看来，正是这一点给某些人造成了……

程度各不相同，甚至可能没有他们自己声称得那么严重，

……看来造成了困难。

说到“理解”这个词，我想指出……

我向你们保证，这里没有丝毫讥讽，

……它是一个成问题的词。如果你们中有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每一时刻都能理解自己正在做什么，我祝贺并羡慕他们。

即便已有二十五年的实践，这仍然不符合我的经验。说实话，我的经验已经充分向我们显示了理解本身带有的危险——一切理解都可能造成幻觉的危险。所以我想，我试图向你们展示的，与其说是理解我正在做什么，不如说是知道我正在做什么；这一点不应再有疑问。

这两者并不总是一回事，也可能彼此并不重合。你们恰好会看到，它们之所以不重合，有着内在理由：在某些情况下，你们能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自己身处何处，却不总能——至少不能立即——理解这里所涉及的是什么。这张图正是为了这种定位用途而制成；它旨在立即宣告某种东西。

如果今天时间允许，我想开始让你们看到，例如，这张图——而且我认为只有这张图，或者当然某种类似的东西……

不要拘泥于它呈现出来时所穿的那一套制服，

……将会显示出一种极为突出的用途，用来区分……

我这样说，是为了引起你们的兴趣，

……用不同的位置和处境区分三个相位。不得不说，你们过于频繁地混淆这三个相位，以至于毫无防备地从一个滑向另一个；例如，你们会把它们都混同于遭压抑之物。

我们必须谈谈这些东西，或者只需采用弗洛伊德本人界定它们的方式：

- 遭压抑之物；
- 欲望；
- 以及无意识。

在把这张图付诸运用之前，让我们至少小步重走一遍；这样就不会有人怀疑，它至少代表着我们将称作两个层级的东西。尽管当然……

这甚至正是许多人遇到困难的地方，

……这两个层级同人们通常向你们呈现的东西毫不对应，也就是同我所谓较高功能与较低功能、自动机制与综合功能的建筑学毫不对应。

恰恰因为你们无法在其中重新找到那套建筑学，这两个层级才使你们为难。所以我会试着在你们面前重新阐明它们；因为这座构造的第二层看来给人造成了困难……

这个层级显然是在抽象意义上界定的，因为这张图本身是一套话语，

而人不可能同时说出一切，

……这第二层——它未必是第二个阶段——给某些人造成了困难。

因此，我从头说起：这张图的目的是什么？　它要显示的是说话主体同能指之间的关系——对作为分析家的我们而言，这些关系至关重要。归根结底，把两个层级分开的那个问题，对说话主体来说同对我们来说是同一个问题；这对他而言是个好兆头。

我刚才问：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那么，他在说话时又是否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就是说，他能否有效地向自身意指自己的意指行动？

我所说的两个层级正是围绕这个问题划分的。我现在就告诉你们……

因为上次似乎有人没有把握到这一点，

……你们必须认为，在最微小的言说行动中，这两个层级都同时运作。你们会看到我是什么意思，也会看到我把“言说行动”这个词扩展到了哪里。

换句话说，如果你们思考主体内部正在发生之事的过程……

在主体的活动中有能指介入，因而主体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被考察，

……你们就必须想到下面这一点……

研讨班结束后，我曾为你们中一位听众补充了一点说明，并有机会向他阐明这一点。我之所以向你们强调它，是因为我的对话者提醒我：下面要说的内容，对他而言原来竟是没有察觉到的。

……例如，问题就在这里：你们必须认为，所涉及的各个过程同时从四个点出发：Δ、A、d、D。

也就是说——你们今天会看到，我的讲解在这里补充了什么——它们分别处在以下关系中：

- 主体的意向〔Δ〕；
- 作为正在说“我”的主体〔A〕；
- 索求的行动〔D〕；
- 以及这个〔d〕，稍后我们会用一个特定名称来称呼它，眼下我暂且保留。

因此，这些过程在以下四条路径中同时发生：D—Δ—I—$S(\not A)$；我想这一点已经强调得足够清楚。

〔层级 1：D → A……以及 $\Delta \rightarrow$ A $\rightarrow s(A) \rightarrow$ I；

层级 2：$S(\not A) \rightarrow (\not S \Diamond D)$，以及 $A \rightarrow d \rightarrow (\not S \Diamond D) \rightarrow S(\not A) \rightarrow s(A)$〕

因此，这里存在两个层级：主体做出了某种同能指的主导行动、主导结构相关的事情。在较低层级，他接收并承受这一结构。这一点尤其明显……

请听清我所说的一切，因为没有一句是即兴发挥；也正因如此，记笔记的人才是做得对的人。

……这一点之所以具有价值，是因为它特别——虽非仅仅如此，但特别——得到某种例子的说明。我的意思是，这正是它特别容易理解之

处；但也正因如此，你们首先可能看不到它的全部普遍性，从而产生某些误解。

请立刻这样告诫自己：每当你们觉得理解了，危险就从那里开始。 这一点在索求的语境中尤其具有价值。正是在这个语境里，主体在此处、在这个层面和层级上沿着主体意向性的线存在；我们假定这个主体是……

- 一个尚未成为说话主体的主体；也就是人们一向谈论的那个主体，我甚至要说，人们迄今一直只谈到这个主体，因为据我所知，从来没有人真正像我在这里试图向你们引入的那样，清楚地区分过它；

- 总而言之，就是认识主体：同对象相关的主体，唯心论那道永恒问题围绕着它旋转；它自身也是一个理想主体。

……这个主体始终带有某种成问题之处：归根结底，正如人们已经指出、也正如它的名字〔sub-jectum，被放置在下面者〕所表示的，它只是被假定出来的。

你们将会看到，说话主体并非如此；它以完全的必然性强加自身。因此，在索求的语境中，这个主体可以说是“我们的主体”最初的、尚未成形的状态；我们正试图借这张图阐明其存在条件。

这个主体无非是需要的主体，因为他在索求中表达的正是需要；这一点无须我再次重说。

我的整个出发点，在于显示主体的这种索求怎样同时由于需要必须通过能指的隘口而得到深刻改变。我不再多加坚持，因为我假定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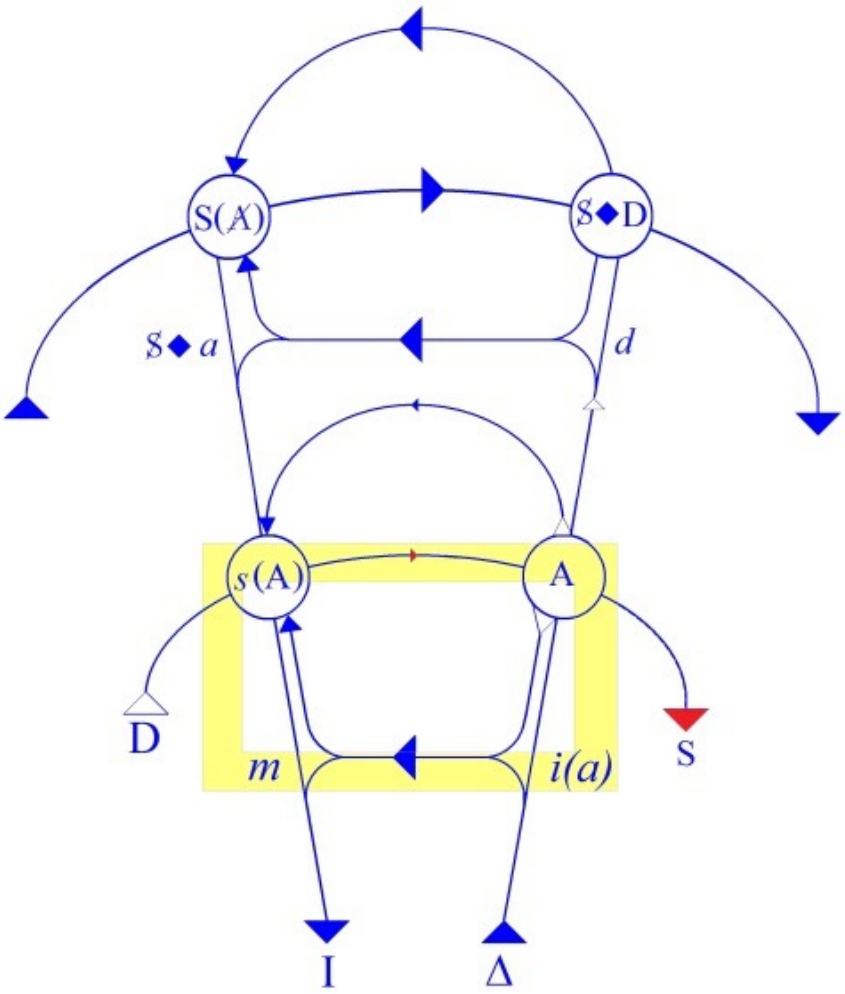
已经确立；我只想请你们就此注意：原初而尚未构成的需要主体的位置，同能指强加的结构条件之间发生了一场交换。图式上呈现的以下事实，正代表着这场交换中发生的事情：

- D → S 这条线在抵达 A 以前是实线，而在越过 A 以后则保持断续；

- 相反，所谓的意向性线——这里是主体的意向性线——在抵达 $s(A)$ 以前是断续的，之后才成为实线；特别是在 $s(A)$ → I 这一段中如此；

甚至暂时来说——因为我之后还要着重谈这一点——在这一段中也是如此：

只要你们暂时不必考虑 A → $i(a)$ → m → $s(A)$ 这条线。



为什么会这样？我毕竟不能永远停留在这张图上，况且以后还会回到它。

换句话说，这条线一直到 A 点都保持连续，这代表什么？你们知道，A 是编码的位置，是语言宝库所在之处，语言以共时状态存在在那

里；我的意思是，它是全部组合关系要素的总和。没有这些要素，服从语言条件的存在者之间就无法交流。

D → S 这条线一直到 A 点都保持连续，代表的就是语言系统组织的这种共时性。我的意思是，在共时层面，语言在那里作为一个系统、作为一个集合而给出；在其中，每一个要素都由于区别于其他要素——其他能指、系统中的其他要素——而具有自身价值。我再说一次，这正是我们对交流所作一切阐明的支点。传播理论总会忘记这一点：被传达的东西并不是另一物的符号；它只是这个位置的符号，而另一个能指不在这个位置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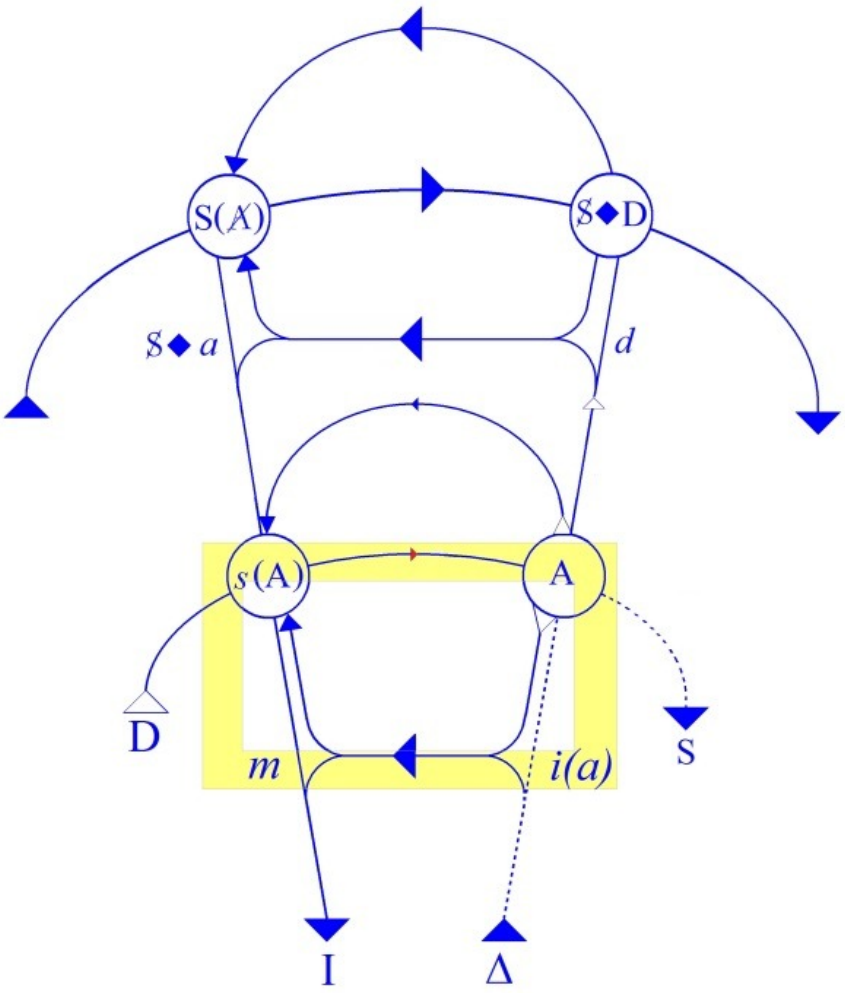
索求的话语先于编码，却从这个系统——它以共时形式安置在编码的位置——的连带性中取得稳固性。换句话说，在历时性中、也就是这套话语的展开中，会出现所谓“满足所要求的最短时长”……

哪怕它只是人们所谓魔法式的满足，或至少只是拒绝，

……也就是开口说话所需要的时间。

正是由于这种关系，能指话语——即索求的能指话语——的 D → A 线才呈现为现在这样。它由能指组成，因而依其本身本应像我们在后面看到的那样，以断续形式出现：一连串离散要素，彼此由间隔分开。然而，这些相继要素都取自编码的共时稳固性；正是依照这种稳固性，我们才能设想历时性断言的这种稳固性，以及索求的阐明中所谓“公式所需时间”的构成。

所以，这条线是在编码之前、或者说编码此岸呈现为连续的。相反，这张图用主体意向性的断续线所代表的又是什么？



请注意，确立索求的语境这一事实，已经简化了假定存在于主体中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表现为这个点在各个时刻的根本性移动与变动。你们知道，主体连续性的问题很早便已向心理学家提出：一个从根本

上受制于种种间歇——不只是人们所说的心之间歇，还有许多其他间歇——的存在者，为什么能够把自身确立并断言为一个自我？

这里涉及的正是这个问题。需要一经在索求中投入运作，便已经相对于各种不同需要之间或多或少混乱、或多或少偶然的相互干扰，对主体作出了简化。图式上用断续形式表示的 $\Delta \rightarrow I$ 线第一部分——到 A 为止——所代表的则是另一件事：它是对这种既连续又不连续、而且无疑含混的移动状态的追溯作用；我们必须假定，它就是趋向最初显现的原初形式。

话语把离散要素的形式强加给它，而它恰恰承受着这种形式对自身的追溯作用；这就是它从话语展开性那里追溯性地承受之物。所以在这条线上，断续形式出现在信息本身的此岸，而不是编码的此岸。

在彼岸发生的事情，我在其他时候已经充分强调过，现在可以迅速带过：由此产生的是主体同索求的大他者的认同，因为这个大他者是全能的。我想，无论在分析经验中把全能归给思想还是归给言说，这个主题都无须我重新讨论。

不过，我已经向你们指出：把这种全能放到心理学家通常采取的贬低位置上，是多么滥用……

因为心理学家或多或少总是这个词原初意义上的学究，

……把全能记在主体账上是一种滥用；这里所涉及的全能其实是大他者的全能，因为全部能指都由它支配，仅此而已。

换句话说，为了让你们感觉到，我们这样阐明事情并没有远离具体事物，我要十分明确地指出它在演化、发展、语言的获得中、说到底在儿童—母亲关系中是什么意思。问题恰恰是某种构成我以 $s(A)$——“A的所指”——这一线段标出的原初认同之基础的东西；它最终通向第一个“核心”……

正如人们在分析著作中常用的说法，例如格洛弗先生笔下，

你们会看到这样的表述：“自我形成的第一个核心”，

……也就是这个过程最终通向的认同核心。

这里所涉及的是这样一件事：母亲不只是给予乳房（sein）的人——我已经说过——她还是给予能指阐明之签印（seing）的人；而且这不只是因为她对儿童说话……

很明显，她确实在对儿童说话，远在她能够假定儿童听懂任何东西以前；

同样，儿童也远在她想象得到以前就已经听懂某种东西，

……还因为母亲的各种游戏。例如遮蔽游戏很快便会在儿童那里引发微笑、甚至笑声；严格说来，它已经是一种象征行动。在这个过程中，母亲向儿童揭示的，恰恰是符号作为揭示者的功能。

在这些遮蔽游戏中，她向儿童揭示：

- 使某物消失，或使它重新出现；
- 使自己的脸消失，或使它重新出现；
- 或者遮住儿童的脸，再把它显露出来。

……她向儿童揭示的是揭示功能。这里所涉及的已经是一项二阶功能。那些同在此情形下被称作母亲之物的最初认同，正是在其中形成……

母亲作为全能者，

……你们看，这比单纯满足需要具有另一种分量。

让我们转到这张图的第二层。上次的呈现似乎至少给某些人造成了困难。图的第二层不是主体通过能指阐明的隘口这一事实；它是承担说话行动的主体，是作为“我”的主体。不过，我在这里还必须停下来，作一项根本性的保留说明。毕竟，关于这个“我”——我不会久谈，只想提醒你们——最初这个“我”……

我曾在某段展开中提到过它，

……并不是我们眼下的问题；可是，它确实就是“我思故我在”中的“我”。

你们只需知道，这里是一段插话。人们向我提出的一切困难，都围绕“我思故我在”：它据说没有任何证明价值，因为“我”已经被放入“我

思”之中；归根结底，只有一个 cogitatum——“它在思”——那么里面为什么会有“我”？我认为，这里的一切困难恰恰都来自没有区分两个主体，而我一开始便向你们阐明了这种区分。

也就是说，人们在某种程度上——我首先认为，多半是错误地——把哲学家邀请我们进行的这场经验，理解为主体同一个对象的面对，因而也就是同一个想象对象的面对；在诸对象之中，“我”被证明只是其他对象中的一个，并不令人惊讶[注1]。

> [注1] 参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Jean Hyppolite 译，巴黎：Aubier Montaigne 出版社，1941 年。

反之，如果我们把问题推进到被界定为说话者的主体层面，问题就会获得完全不同的分量；我现在只略作提示的现象学将向你们显示这一点。凡是希望了解围绕“我”与 cogito 的全部讨论之参照者，我提醒你们：萨特先生在《哲学研究》中有一篇我们已经引过的文章[注2]。

> [注2] 让-保罗·萨特：《自我的超越性》，载《哲学研究》第六卷，1936—1937 年，第 85—123 页。

这里所涉及的“我”，不只是话语中阐明出来的“我”，不只是话语中被说出的“我”——至少近来，语言学家把它称作一个转换词（shifter）。它是一项语义单位，只有依照编码才具有可阐明的用法；我的意思是，单纯依照能够在词汇层面阐明的编码。最简单的经验已经显示：

- “我”从不指向某种可以依照编码中其他要素、像一个语义单位那样加以界定的东西；它只依照信息行动来指称。

- “我”指称承担信息的人，也就是每一时刻都可能变化的某个人。

事情并不比这更玄妙；不过我要请你们注意，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从这一刻开始，这个“我”从根本上区别于——我马上会让你们感觉到这一点——所谓“说话行动的真正主体”本身。正是这一点，使最简单的“我”式话语也总带着某种间接话语的预设。

我的意思是，这个“我”很容易在话语中直接接上一个括注：“正在说话的我”或者“我说……”。而且，正如有人在我以前已经指出的，这一点由下面这个事实清楚地显示出来：一套说出“我说……”、随后又补上“而且我再说一遍”的话语，并没有在“我再说一遍”中说出无用的东西；它恰恰是为了区分这里涉及的两个“我”：

- 那个曾经说……的人；
- 以及赞同“那个曾经说……”之人所说内容的人。

换一种说法，如果还需要其他例子来让你们感到这种差别，我只想提示：“我爱你”中的“我”同“我在这里”中的“我”并不相同。由于我刚才提出的结构，这里涉及的“我”恰恰在它被完全遮蔽之处尤其明显。它被完全遮蔽的地方，正是那些实现我所谓“呼格功能”的话语形式；也就是说，在其能指结构中只让受话者显现出来的形式——受话者绝不是“我”。

它是“起来，行走吧”中的“我”；任何命令性的呼格形式以及其他若干形式中，都能重新找到同一个根本的“我”。我暂时把它们全都归在呼格这个标题下：

- 如果你们愿意，它就是呼格的“我”；
- 它也是我在施雷伯庭长研讨班期间已经向你们谈过的“我”，因为当时必须使它显现出来。我不知道自己那时是否完全做到了；我甚至没有在后来发表的施雷伯庭长研讨班摘要中重新讨论它；
- 它是“你就是那个将跟随我的你”这句话下方潜藏的“我”；我曾对此再三强调。你们看到，它怎样连同某种将来时的全部问题，被写入严格意义上的呼格，也就是召唤使命的呼格之中。

我为当时不在场的人再提醒一下，法语里存在这样的差别……

这是一处并非所有语言都允许显现出来的细微差别，

……即 tu es celui qui me suivras——“你就是那个将跟随我的你”（动词用第二人称）——同 tu es celui qui me suivra——“你是那个将跟随我的人”（动词用第三人称）——之间的差别。

这里“你”所具有的施行力量之差异，实际上就是“我”的现实差异，因为“我”在这句话所代表的说话行动中运作。在这个层面，我们必须再次显示：主体总是以颠倒的形式收到自己的信息——也就是他在这里向自身承认的“我”——因为信息是以他赋予“你”的形式为中介返回的。

这套话语……

也就是在第二层形成的话语，

而且是始终存在的话语；我们只是人为地区分这两个层级，

……这套话语……

同一切话语一样，即使由主体说出，它也是大他者的话语，

……在自身层面从根本上是对存在的呼唤。

它总是或强或弱地包含着……

这又是法语中包含的一处精彩同音歧义，

……它总是或多或少包含一个“sois”（成为 / 你要存在），换句话说，包含一个“fiat”（成其为是）。这个 fiat 是趋向在说话存在那里变成某种东西、并被写入“意欲”语域的源头与根基；它也是“我”从一个词项到另一个词项分裂之处：

- 一方面，是我刚才谈到的“起来，行走吧”这一命令中的“我”；
- 另一方面，相对于主体而言，是他自己的“我”的竖立。

可以这样说，上次我在这里以 Che vuoi? 的形式阐明的问题，如今你们已看到它位于哪个层面。这个 Che vuoi? 可以说是大他者对主体说话行动的回答；可是，这个问题像往常一样，以一个回答回应问题——它甚至先于问题本身，回应图式中那个令人畏惧的问号，而问号的形式本身阐明了这项说话行动。

主体在说话时，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吗？我们在这里追问的恰恰是这个问题；弗洛伊德为回答它而说：不知道。主体处在说话行动中，而这项说话行动当然远远超出他单纯说出的那些话：

- 因为他的整个生命都被卷入种种说话行动；
- 因为他的生命本身、也就是他的全部行动，都是象征行动，哪怕只因为它们会被记录下来。

这些行动可以被记录；它们本身往往就是为了留下记录而采取的行动。归根结底，他所做的一切……

正如人们所说，同预审法官那里发生的事情相反——或者更准确地说，完全符合那里发生的一切，

……他所做的一切都可能被保留下来作为对他不利的证据；他的全部行动都会被置入语言语境，甚至他的姿势也永远只是从一套预先建立的仪式、也就是一套语言阐明中选择出来的姿势。

面对“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这个问题，弗洛伊德回答：不知道。我的图的第二层所表达的无非就是这一点：第二层只有从大他者的问题出发才具有价值……

也就是 Che vuoi?——“你要什么？”

……当然，在这个问题出现以前，我们始终停留在无知与愚钝之中。

我在这里试图证明：教学并非必然要通过愚钝来进行。当然，我们可不能以你们为依据，便认为这项证明已经完成！

相对于这个问题，在各个回答中，图式第二层阐明了这样一件事：主体所说的真实话语，同在言说阐明中表现为“意欲”的东西，其交会点位于何处。这也就是那个在你们某些人看来晦暗不明的符号所包含的全部奥秘。

这套在该层面表现为对存在的呼唤的话语，并不是它表面看来的样子；我们从弗洛伊德那里知道这一点，而图的第二层正试图向我们展示它。

起初，人们只能惊讶于你们竟没有认出这一点，因为这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我们每天所做的若不是下面这件事，又是什么？我们表明，在言说行动的这个层面，编码并不是由原初索求给出的，而是由主体同这项索求的某种关系给出的，因为主体始终被索求的种种变迁所标记。这就是我们所谓无意识阐明的口腔形式、肛门形式及其他形式；所以在我看来，这一点不会引起多少争论。

我只是把它当作我们安置在编码层面的前提而谈论。这里的公式应是 $\not{S} \lozenge D$：主体被能指标记，并同自己的索求处在关系中；这项索求提供了真实话语的材料和编码，而在这个层面，真实话语就是存在的真正话语。底本此处却写作 $S \lozenge a$[注]。

> [注] 本课 s6-02-0044 已把第二层编码写作 $(S \lozenge D)$，而 s6-02-0149 才把 $(\not{S} \lozenge a)$ 明确界定为幻想；本段又直接说“同自己的索求处在关系中”。因此正文依图式内部关系校正为 D，同时保留底本异文。

至于主体收到的信息，我已经多次提到它，也赋予过它多种形式。这些形式并非毫无缘由地都或多或少会滑动，因为分析目标的整个问题恰恰在于：这条信息是什么？今天、至少在我这番话的这个时刻，我可以把它留在问题状态，并用一个被假定为能指的东西来表示。

这是一种纯粹假设性的形式，是一个 X、一个能指、一个大他者的能指。因为问题是在大他者的层面提出的，向一个缺失了一部分的大他者提出；所缺失的这一部分，恰恰构成关于这条信息之问题中的疑难要素。

让我们总结一下。主体在无意识层面的处境，正如弗洛伊德所阐明的……

这不是我说的，是弗洛伊德这样阐明的，

……就是他不知道自己在用什么说话。人们必须向他揭示他的话语中严格的能指要素；他同样不知道，在存在的话语层面实际抵达自己的信息是什么——你们若愿意，也可以说“真正”抵达他的信息，但我并不拒绝这个“实际”。换句话说，在自己意欲之物的场域中，他不知道从对其索求的回答那里抵达自己的信息。

你们已经知道那个回答。真正的回答只能有一个：就是那个能指——而没有别的东西——它被特别指定来标示主体同能指的关系。我已经告诉你们这个能指为什么是阳具；我仍想把这一点表达出来。即使是第一次听到它的人，我也请他们暂时接受这一点。

重要之处不在这里。重要的是，正因如此，主体不可能得到回答：唯一可能的回答，是那个标示他同能指之关系的能指。也就是说，只要这个关系已经成为问题，那么在主体阐明回答的全部范围内，他自身便归于虚无并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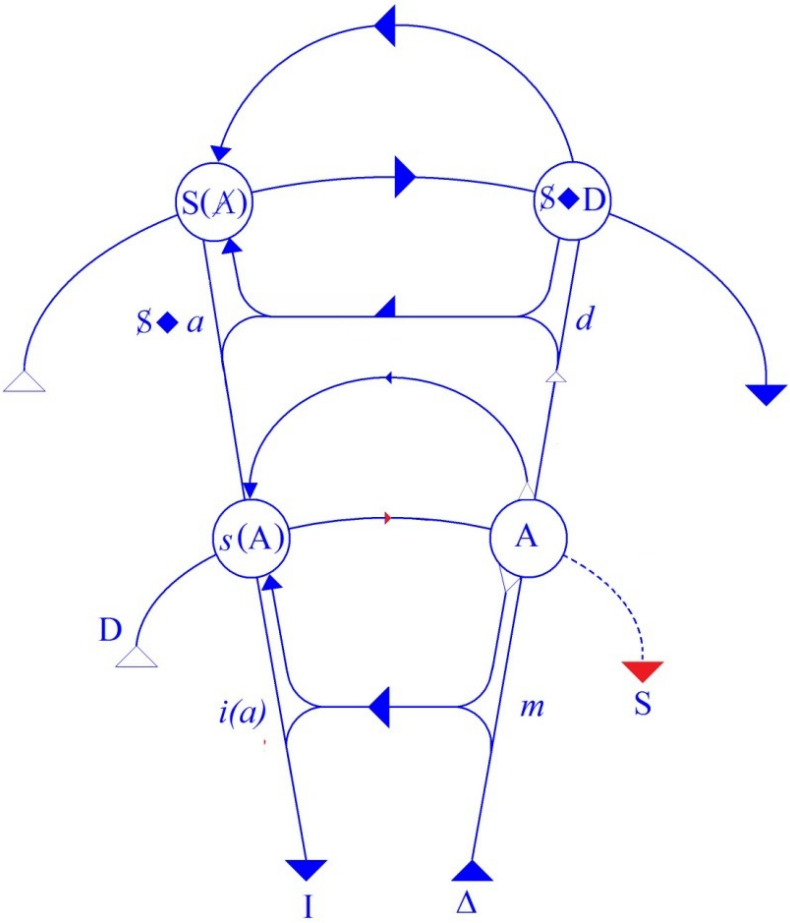
正因如此，他从中唯一能够感受到的，是直接指向阳具的威胁，也就是阉割；或者说，是阳具欠缺这个概念。正如弗洛伊德所阐明、也正

如我要提醒你们注意的，对任一性别而言，分析都终止在这个东西上。

不过，我们并不是为了重复这些首要真理。我知道，近来人们在“存在”与“拥有”之间摆弄得有些太多，这多少让某些人心烦；但他们会习惯的，因为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沿途不能有所珍贵收获——临床上的收获，甚至能够在我的教学内部以我所谓“医疗摆谱”的全部特征出现的收获。

现在，问题是在这一切内部定位欲望是什么意思。我们已经说过，在第二层同样存在一个共时的宝库；对每个主体而言，都存在一组无意识能指；还存在一条信息，其中宣告着对 Che vuoi? 的回答。而且你们可以看到，它以危险的方式宣告自身。顺便请注意这一点，也让你们想起一些鲜明的往事：正是它使阿伯拉尔与埃洛伊兹的故事成为最美的爱情故事。

欲望是什么意思？它位于哪里？


S(Ⱥ)
ȿ◆D
ȿ◆ a
d
s(A)
A
D
i(a)
m
S
I
Δ

你们可以注意到，在图式的完整形式中，一条虚线从第二层的编码通向它的信息，中间经过两个要素：

- d 表示主体从中下降的位置；
- 而同小 a 相对的 S〔$\not S \diamondsuit a$〕表示——我已经说过，现在再重复一次——幻想。

这一结构的形式和配置，同下面这条线具有同源关系：从 A 出发，把自我、也就是 m，纳入话语；也就是把由他者形象 $i(a)$ 充实起来的人纳入话语。这就是我曾提出为自我建立之基础的镜像关系。两个层级之间的这种关系里，存在着某种值得得到更充分阐明的东西。

我今天不这样做，只是……

不是因为没有时间；为了把该告诉你们的东西传达给你们，我愿意用足全部时间，

……而是因为我宁愿间接进入，因为这样似乎能让你们感到它的分量。你们现在已经不难猜到：在两套话语之间所决定的裂隙场域中，某种想象关系得到再现，这个事实可能多么丰富；而这项想象关系同源地再现了在气派游戏中同他者发生关系时建立起来的关系。

你们现在不难预感到它，但仅仅预感当然完全不够。在充分阐明它以前，我只想让你们稍作停留，看看“欲望”这个词被定位并栽置在这套经济内部，究竟包含什么。

你们知道，弗洛伊德从分析一开始便引入了这个词。他就梦引入它，并采用 Wunsch 的形式；严格说来，它是沿着这条线得到阐明的某种东西。

Wunsch 本身、单凭自身并不是欲望；它是一个得到表述的愿望，是一个得到阐明的愿望。我眼下想让你们停下来注意的，是下面这个区别：在……

我今年建立并引入的东西中，

……什么东西配得上“欲望”这个名称，而它同这个 Wunsch 又有什么不同。

你们不可能没有读过《梦的解析》（底本法文题名 La science des rêves）。我此刻向你们谈到它，标志着今年我们自己也将开始讨论它。正如去年我们从诙谐开始，今年我们从梦开始。

从开头几页一直到结尾，你们不可能没有注意到一点：如果你们以我所谓分析经验中始终面对欲望的那种形式来思考欲望——它以自身的过量、偏离，以及说到底最常见的失灵，使你们伤透脑筋——我的意思是性欲望，那个总会捉弄人的欲望；尽管整个分析场域一直以一种十分醒目的方式把它置于阴影中，分析所不断涉及的仍正是它。

因此，你们必须注意到其中的差别……

当然，条件是你们真正阅读；也就是说，在双眼扫过《梦的解析》时，不要继续想着自己那些小事，

……你们就会发现，那个人们声称在每一个梦中都能处处找到的著名欲望，实在极难把握。

就拿开篇的梦——伊尔玛注射之梦——来说吧。我们已经多次谈过它，我也写过一些，以后还会再写；关于它，我们可以谈上极其漫长的时间。

请回想伊尔玛注射之梦究竟是什么。它确切意味着什么？即使在梦中实际发生的内容里，这一点仍极不确定。弗洛伊德本人在梦的愿望中想让伊尔玛让步，想让她不再像梦里所说的那样，面对弗洛伊德的一切接近都“竖起尖刺”。他究竟想要什么？

- 他想脱掉她的衣服；
- 他想让她开口说话；
- 他想使自己的同事丧失信用；
- 他想把自己的焦虑推到极致，直到看见它投射在伊尔玛的咽喉内部；还是说，他想平息自己因给伊尔玛造成伤害或过错而产生的焦虑？

可是，这项伤害在我们看来无可补救，而且恰恰已经在梦中得到了充分阐明。问题是否正在这里：并没有发生罪行？

不过，这并不妨碍人们说：既然没有罪行，那么一切都会好起来，因为一切都已经修复；接着又说，这一切是因为某某人擅自作出了奇怪的处理，责任在第三项身上，如此等等。我们可以沿着这条路走得极其遥远。

此外，我请你们注意，弗洛伊德本人在《梦的解析》的某处十分有力地强调——至少一直到第七版仍如此——他从未在任何地方说过，梦中所涉及的愿望始终是性愿望。他当然也没有说相反的话；但无论如何，他没有说过前面那句话。这是对那些直到第七版时仍因此责备他的人说的。

尽管如此，我们不要误解。我们要知道，性总会或多或少地牵涉其中；只是它仿佛从侧面、以一种派生方式牵涉进来。

问题恰恰在于为什么。不过，为了弄清为什么，我只想暂时停留在语言用法交给我们的这些明显事情上：当一个人对某个人说……

无论说话者是男人还是女人，这里必须先选定说话者是男人；这或许会牵出许多语境上的参照，

……当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说“我欲望你”时，这是什么意思？它是不是说……

正如那种道德化的乐观主义，你们不时看到我在分析内部同它交锋，

……它是不是说：“我准备承认你的存在同我的存在享有同等、甚至更多的权利，准备预先照料

你的全部需要，考虑你的满足。主啊，愿你的意志先于我的意志得到实现？”

这句话真是这个意思吗？我想，只要唤起这一参照，就足以让你们露出我正看到的那些笑容；幸好，它们正在会场里绽开。况且，只要使

用了恰当的词，就没有人会误解这种说法所瞄准的是什么，无论它多么生殖器化。

另一个回答是："我欲望——不妨用这种直截了当的粗话来说——同你上床。"必须承认，这真实得多；但它真的有那么真实吗？

它在某个可以说是社会性的语境中成立。毕竟，或许正因为极难为"我欲望你"这个表述找出确切出口，人们才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办法来证明它。请相信我：也许只要这句话不再同那些有意义的言谈所带来的无可估量的窘迫与摔盘子场面绑在一起；也许只要它仅仅在内心说出，你们就会立刻把握到——如果这句话有意义，其意义要困难得多，难以表述。

可以这样说，当"我欲望你"在内心针对一个对象得到阐明时，它大致是这样："你很美"；围绕着你，所有那些谜样的形象都固定并凝聚起来，它们的洪流对我而言就叫作我的欲望。也就是说："我欲望你，因为你是我欲望的对象。"换句话说："你是我诸欲望的公分母。"天知道——既然我可以把上帝牵进来，为什么不呢？

天知道欲望随身搅动了些什么。实际上，它在人格中调动并定向的东西，远远不只它那个依照惯例仿佛朝向的明确目的。

换句话说，让我们参照一种远没有那么无限诗意的经验；或许看来，我甚至不必是分析家，也能唤起一件事：在这个层面……

只要人格或形象出现人们所谓最轻微的扭曲，

……某种在欲望的这种卷入中可能出现、最常出现、而且严格说来作为主导项出现的东西，会何其迅速地来到最前景：那就是幻想的结构。

对某个人说“我欲望你”，十分确切地就是对他说……

不过，经验并不总会直接给出这一点，

除了那些勇敢而富有教益的小倒错者——无论年龄大小，

……也就是对他说：“我把你卷入我的根本幻想。”

就在这里……

因为我已经决定，今年每次都不超过某个时长——我希望自己还能坚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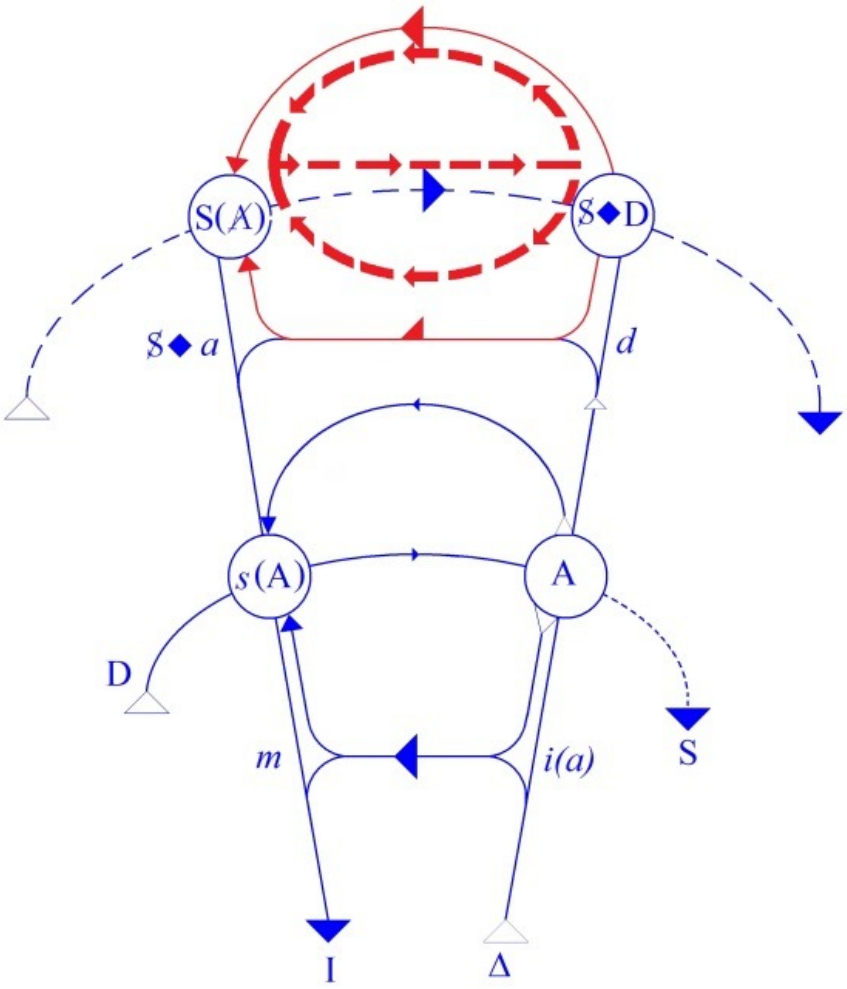
请你们听取我在这里所作的尝试，

……就在这里——比我原本以为今天会结束的地方早得多——我要停下来。

我要指出幻想这个点。它是一个根本性的关键点；下次我会向你们说明，怎样围绕它转动那个决定性的点，也就是……

如果“欲望”这个词确实具有不同于梦中“愿望”的意义，

……欲望的解释必须发生的地方。因此，这个点就在这里。你们可以注意到，它属于那条虚线回路；这回路就是位于图的第二层、仿佛一条小尾巴的东西。



我只想告诉你们一点，让你们留着些胃口：这条虚线回路无非是我们可以认为以下东西在其中转动的回路……

它之所以这样画，正因为它会转；

一旦起点为它供给动力，它便开始在内部无止境地转动，

……遭压抑之物的各项要素在其中转动。

换句话说，这就是无意识本身在图上的位置。直到 1915 年以分别题为《无意识》和《压抑》的两篇文章作结以前，弗洛伊德所谈的无非就是这个，而且只是这个。

我会从这里重新开始，向你们说明弗洛伊德的阐明达到何等程度：它支撑着、甚至就是我试图让你们理解的能指问题之实质。也就是说，弗洛伊德本人以最不含糊的方式清楚地阐明了这样一件事：遭到压抑的永远只是——而且只可能是——能指要素。

这就在弗洛伊德那里，只是缺少“能指”这个词。我会毫不含糊地向你们显示，在《无意识》一文中谈到什么可以遭到压抑时，弗洛伊德是怎样指称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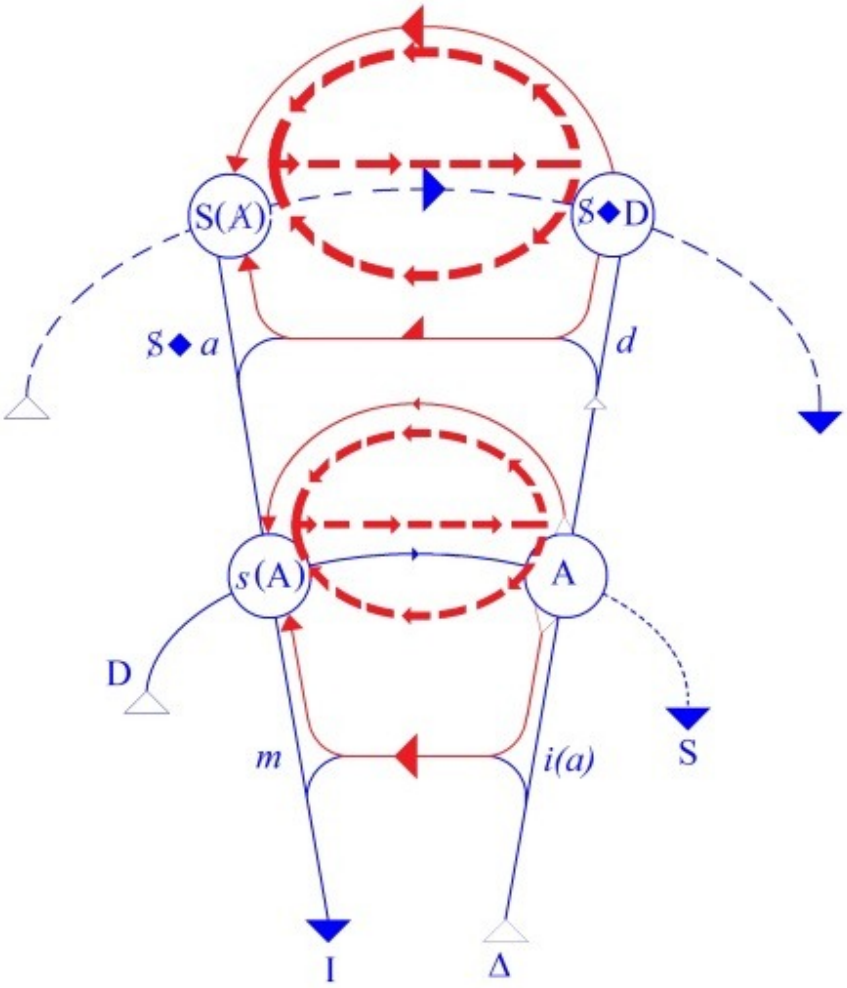
它们只可能是能指。我们下次会看到这一点。于是你们看到，这里有两个彼此对立的系统：

- 第一，是这里的虚线系统。我们已经说过，这正是问题所在：它是无意识的位置，也是遭压抑之物不断绕圈的位置，直到它使自身被感觉到；也就是直到存在话语层面的信息中有某种东西前来扰乱索求层面的信息，而这正是分析症状的全部问题。

- 还有另一个系统，它准备了我在这里所谓的小平台，也就是下一次变迁的发现。人们要习惯第一个系统已经如此困难；而弗洛伊德又给了你们那项命定的恩惠：他在去世前亲自迈出了下一步。也就是

说，弗洛伊德在第二地形学中发现了另一个虚线系统的语域；这个小平台正是……

• 同他的第二地形学相对应之物。



换句话说，这涉及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弗洛伊德之所以追问前话语主体层面发生了什么，正是因为说话主体在说话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就是说，从无意识本身被发现之时起，弗洛伊德便……

如果你们愿意，为了把事情图式化，

……试图在“它在言说”的那个原初位置中寻找：自我在哪个层面、依照什么而构成……

也就是恰恰相对于一个以过程在 I 中终结为目标的指向，

……自我是在什么时候构成的；也就是自我怎样相对于最初的表述、相对于本我第一次在索求中被攫住，而对自身进行定位。

弗洛伊德也正是在这里发现了那套原初话语：它是纯粹强加的，同时又以其根本任意性为标记；它继续言说，也就是超我。

当然，也正是在这里，他留下了某种开放之物。也就是说，在语言这一根本的隐喻功能中，他给我们留下某种有待发现和阐明的东西；它补全了他的第二地形学，使我们能够修复它、重新定位它，并把它放回其全部发现之中。

第3课 · 1958年11月26日

我先兑现自己的承诺。上次我向你们提到萨特那篇题为《自我的超越性：现象学描述初探》的文章。它刊登在《哲学研究》第六卷……

这是一份出色的期刊，随着战争到来和出版商 Boivin 消失而停刊，

……第 85 至 103 页。

弗洛伊德曾指出：

“一切梦都具有性的意义”这一断言——更准确地说，“一切梦都要求性解释”……

整个文献界一直不厌其烦地同这个断言争论，

……“同我的《梦的解析》完全无关。”

这段话当然写在第七版中。在该书的七个版本里，它同该卷其余内容形成了格外醒目的反差；原文见收录《梦的解析》的《弗洛伊德全集》第 II—III 卷，第 402 页。

你们许多人昨晚听取了我们一位同事——也是一位出色的精神分析家——所作的关于强迫症者的临床报告[注1]。你们听到他谈论欲望与索求。我们在这里试图突显……

> [注1] 塞尔日·勒克莱尔于 1958 年 11 月 25 日在“精神病学的演进”小组作报告《强迫症者及其欲望》，后刊于同名期刊 1959 年第 3 辑，第 383—408 页。另见

> 拉康在报告后讨论中的发言；原注提供“Pas tout Lacan”收录的文档及 E.L.P. 网站。

因为这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同我们实践的根本部分相联系，

……这个围绕欲望与索求之结构而展开的问题。它无疑可以立刻应用于临床，使临床活起来，并且可以说变得可以理解。我几乎要说：如果你们过多地在理解层面操持它，反而会体验到某种不足感；这正是一个信号。

而且事实确实如此：理解的层面远远不能穷尽我们试图深入的结构之机制，因为我们正想对这个结构施加作用。我们必须围绕一把钥匙转动索求与欲望的这一区分：这一划分会立刻澄清索求，却反过来把人的欲望安置在它恰当的位置——也就是严格说来那个谜样的点上。

这一切的钥匙，就是主体同能指的关系。索求的特征不只在于它是一个主体同另一个主体的关系；还在于这一关系以语言为中介，也就是以能指系统为中介。

正如我已经预告的，现在我们开始进入欲望作为梦之基础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你们立刻就会知道，要弄清这个作为梦之动力的欲望是什么，并不简单。你们知道，它至少是双重的：

- 首先，这个愿望在于维持睡眠。弗洛伊德以最明确的方式阐明了这一点，也就是维持主体的现实暂时悬置的状态。

- 另一方面，欲望同时也是死亡欲望；而这两者完全可以相容，因为第一个欲望往往正以第二个欲望为中介得到满足。欲望是 Wunsch〔欲望、心愿、愿望〕的主体从中得到满足之物。关于这个主体，

> 我想先把它放进某种括号：我们不知道主体是什么；至于 Wunsch 的主体、梦的主体，问题就在于他是谁。有人说是“自我”，那就错了；弗洛伊德肯定断言过相反的事情。如果说它是“无意识”，又等于什么也没说。

因此，当我说“Wunsch 的主体得到满足”时，我把这个主体放在括号中。弗洛伊德告诉我们的全部内容，只是有一个 Wunsch 得到了满足。它由什么得到满足？我要说，它由存在得到满足……

请理解为那个得到满足的存在，

……我们只能说这么多。因为说实话，显然，梦除了带来 Wunsch 层面的满足，没有带来任何其他满足；也就是一种可以说是言语性的满足。

Wunsch 在这里以表象为满足；既然这是梦，事情显而易见。这种满足的性质也反映在弗洛伊德用来表达它的语言中，反映在我刚才所说的“满足于存在 / 由存在得到满足”（satisfait de l’être）中。“存在”（être）一词的歧义在此泄露出来：它既“在”那里，滑入每一处；而当这个说法以这种语法形式回指存在、说“存在得到满足”时，我的意思是：这个“存在”能否被理解为某种实体性的东西？

存在中没有别的实体性之物，只有“它满足于存在”这句话本身。我们若要理解存在之所是，唯有照着字面来理解它。归根结底，满足 Wunsch 的确是某种属于存在层面的东西。总而言之，至少在存在的层面，Wunsch 只有在梦中才能得到满足。

我几乎想在这里做一件自己常做的事：加一个小序言，或者说回头看上一眼，作一点能使你们睁开眼睛的说明。它所包含的，正是同现代心理学开端相联系的整个心理思辨史。你们知道，现代心理学最初用心理原子论来表述自身，形成了这里所说的全部联想主义理论。人人都知道，我们已经不再停留在所谓联想主义[注2]那里；自从把整体性要求、场域统一、意向性及其他力量纳入考虑以后，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

> [注2]　关于联想主义，原注列举爱德华·桑代克、埃德温·雷·格思里与克拉克·伦纳德·赫尔，并分别链接到其百科条目。

但我要说，这笔历史账根本没有结清；恰恰因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它仍远未结清。人们完全没有看见这场“并未结清的结账”实际上怎样运作；我的意思是，人们彻底漏掉了据说已经被还原之物的实质，也同时漏掉了它的持续存在。

起初，英国心理学学派传统中的联想主义确实是一场得到阐明的运作，同时也是一种巨大的误解。可以这样说，人们在那里为实在场域作出标记：问题在于从心理上把握实在；归根结底，既要解释为什么有人会思考，也要解释为什么人能够在世界中移动，并大体适当地把握其中的对象场域。

那么，这个对象场域从哪里获得它的断片性与结构性？它由什么构成？

无非由能指链构成。我会认真选择一个例子，让你们感到问题只在这里：所谓结构化的联想主义理论为了设想心理把握怎样逐步上升，最终形成一个同样依实在得到有序组织的场域，而带入的一切，其实无

非是从一开始便赋予这些实在场域以能指链那种断片而结构化的性质。

从这里出发，人们当然察觉到这是一场发错了牌的游戏，也察觉到主体同实在之间必定存在某种更原初的关系。为此，人们从比例主义的概念出发，转向世界把握在某种意义上更加初级、更少由能指链加以结构化的一切情形。

人们并不知道问题正在这里，却转向了动物心理学，援引动物能够借以逐渐构造自身世界的全部印记性轮廓，并试图从中重新找到参照点。人们以为，这样做就已经借助某种生机场理论、某种原初欲望向量，把那些著名要素重新吸收了；而那些要素据说只是人类主体的心理如何攫取实在场域的最初而错误的理解。

其实人们什么也没有做，只是描述了另一种东西，引入了另一套心理学；联想主义的要素在这套更原初心理学建立以后仍完好地存活着。这里所谓更原初的心理学，是指试图把握主体在感觉—运动场域中同其 Umwelt、同其周遭世界的接合层面。

尽管如此，联想主义提出的全部问题仍然完好地存活下来。这里根本没有发生还原，只发生了一种目标场域的移置。证据恰恰就是分析场域：联想主义的全部原则仍在那里占据统治地位。

因为直到今天，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扼杀这个事实：当我们开始探索无意识场域时，我们遵循的是一种原则上称作“自由联想”的东西；而且每天仍这样做。直到今天，原则上……

尽管“自由联想”当然只是一个大致而不准确地指称分析话语的词，

……自由联想的目标仍然有效；那些包含诱发词的早期实验也始终保持着……

尽管它们当然已不再保有治疗或实践价值，

……它们仍然保有探索无意识场域时的定向价值。单凭这一点就足以向我们表明：我们置身于词语统治、能指统治的场域。

但如果这还不足以说服你们，我就继续这段插话；我想提醒你们，联想主义理论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在这种经验背景中，一个主体的心中会在某一层面依次出现并彼此协调什么？用最初那种实验研究的说法，这些要素、原子、或者所谓观念——这种说法无疑大致而不充分——在最初关系中采用这种形式并非毫无缘由。

人们告诉我们，这些观念最初通过什么进入？通过邻接关系。请读文本，看看人们谈的是什么、依据的是哪些例子；你们会清楚地认出，邻接性无非就是那种话语组合，而我们所谓转喻的效应正以它为基础。依照联想律，当两件曾经发生的事在记忆层面得到唤起时，它们之间当然存在邻接。

这是什么意思？

它意味着，一桩事件曾经在一种大致可以称作偶然的语境中得到体验：事件的一部分被唤起，另一部分便进入心中，由此构成邻接联想；而它无非是一场相遇。

这又是什么意思？

归根结底，它意味着事件被拆开，其各项要素被收入同一篇叙事文本。只有当记忆中唤起的事件是一桩被讲述的事件、叙事为它构成文本时，我们才能在这个层面谈论邻接。此外，我们还会在诱发词实验中区分这种邻接。一个词会同另一个词一起来：如果“樱桃”这个词显然使我想起“桌子”，这就是邻接关系，因为某一天桌上曾经摆着樱桃。

但是，当我们谈到某种无非是相似关系的东西时，也可以说是邻接关系。相似关系同样始终是能指关系：相似意味着通过某种相似性从一个过渡到另一个；它是一种存在上的相似，是一个同另一个之间的相似。一个与另一个彼此不同，却有某种存在属性使它们相似。

我不打算进入同一者与他者的全部辩证法；其中的困难与丰富远远超过初看时所能猜到。有兴趣的人可以去读《巴门尼德篇》，他们会发现，自己必须花上一段时间才可能穷尽这个问题。

我在这里仅仅想说、想让你们感到的是……

既然刚才谈到了樱桃，

……这个词除了转喻用法以外，还有其他用法；它恰好可以服务于隐喻用法。谈论嘴唇时，我可以说这片嘴唇像一颗樱桃；在“嘴唇”这个词之后，把“樱桃”作为诱发词说出。为什么二者在这里联系起来？因为它们都是红色的，因某种属性而相似。

不仅仅因为这一点，或者因为二者在类比意义上拥有相同形状。但无论具体依据是什么，十分清楚的是，我们立刻进入了——而且能够感觉到——一种完全实体性的效应，它就叫作隐喻效应。

在诱发词实验中，我由嘴唇谈到樱桃时，这里没有任何歧义。

我们处在隐喻最实体性含义所包含的效应层面；而在最形式化的层面，它一向表现为——正如我已经把它归结到的——能指链中的替代效应。

正因为在谈到嘴唇时，樱桃能够被放入某个结构语境——或者不能被放入——樱桃才在那里。

你们可能会对我说：樱桃也可以在邻接功能中同嘴唇联系起来——樱桃消失在嘴唇之间，或者她把樱桃放在嘴唇上让我取走。是的，它当然也可以这样呈现；不过这里所涉及的是什么？

这里所涉及的邻接，恰恰属于我刚才谈到的叙事。因为樱桃确实有短暂一刻同嘴唇接触，但这种邻接所进入的事件，从实在的观点看当然不应欺骗我们。重要的不是樱桃碰到嘴唇，而是它被吞下。同样，在我刚才唤起的情色动作中，重要的不是嘴唇衔住樱桃，而是樱桃在这个情色动作本身中被递给我们。

如果我们让樱桃在接触嘴唇的那一瞬停住，是因为出现了一个闪现，也就是叙事本身的闪现：句子、词语使这颗樱桃短暂地悬停在双唇之间。而且，恰恰因为叙事维度能够建立这个闪现，反过来，由叙事暂停所创造的这幅图像有时才确实成为欲望的一项刺激。语言在此赋予一种调子——这调子只是行动语言所作的暗示——从而把这种事后刺激、这个严格说来被固定为刺激物的要素引入行动；它有时会以这种停顿来滋养行动本身。这一停顿取得幻想的价值，并在行动的迂回中获得情色意义。

我想，这足以向你们表明能指的作用：它处在某个心理场域本身的结构化基础上。这个场域不是心理场域的全部，而恰好是心理场域中在某种程度上依惯例属于我们所谓“心理学”内部的那一部分；因为心理学仿佛建立在我所谓关于场域的一种统一的意向性或欲求性理论之上。

在弗洛伊德经验中，能指的这种在场以远为迫切、远为强大、远为有效的方式得到阐明；弗洛伊德每时每刻都在提醒我们这一点。然而，一旦你们想把精神分析做成某种同心理学已经为自身兴趣确定的方向相同的东西，这一点便会以最奇特的方式遭到遗忘。

我的意思是，人们会把分析理解为一个临床场域、一个张力场域；仿佛无意识是一口井、一条道路，或可以说一处平行于心理学一般演进的钻孔，使我们也能够沿另一条入口抵达更加初级的张力层面、抵达深层场域；在那里发生的东西比表面上、也就是所谓前意识或意识场域中看到的东西，更加缩减到生命性与初级性。我要再说一次：这是一个错误。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说的一切才取得自身价值与重要性。如果你们中有人上次遵照我的建议，去读了 1915 年发表的那两篇文章，会在那里读到什么？例如，若去读《无意识》，你们会看到，这个问题最敏感之处恰好顶着一种肤浅描述而出现：一旦问题涉及能指要素以外的东西，那些完全不懂我在这里说什么的人，便每天把我的阐明称作一套理智主义理论。

因此，我们将转到弗洛伊德所谈的无意识情感层面。因为人们当然会自然地反驳：谈论能指并不是情感生活，也不是动力学。这一点我当

然完全无意否认；恰恰为了清楚解释它，我才要从《无意识》的层面经过。

你们会看到弗洛伊德向我们阐明什么？他极其确切地阐明了下面这一点——见《无意识》第三部分：弗洛伊德十分清楚地解释说，能够遭到压抑的只有他所谓的 Vorstellungsrepräsentanz（表象代表）。

他告诉我们，严格说来，只有它能够遭到压抑。那么，它是什么东西在表象中的代表？是这里称作 Triebregung 的驱力冲动之代表。文本在这一刻没有留下任何歧义。弗洛伊德明确告诉我们，Triebregung 无论如何是一个概念；它本身瞄准的是甚至可以更准确地称作驱力运动单位的东西。这里绝不应当把这种 Triebregung 看作无意识的或有意识的。文本说的正是这一点。

这是什么意思？

它只意味着，我们必须把所谓 Triebregung 看作一个客观概念。在我们考察它时，它是一个客观单位；它既非有意识，也非无意识，它只是它自身：一个从现实中分离出来的片段，我们把它设想为拥有自身特有的作用影响。

在我看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恰恰只有驱力在表象中的代表——这就是德语词的确切价值——才能被说成属于无意识。因为无意识恰恰蕴含着我刚才用问号标出的东西，也就是一个无意识主体；相关驱力 Trieb 本身则不能被这样说。

我无须在这里走得更远。我想说的是——你们应当已经能够感觉到——问题恰恰在于明确这个“表象中的代表”是什么……

你们当然已经看到的，不是我想走向哪里，而是我们将必然抵达哪里，

……也就是这个 Vorstellungsrepräsentanz……

尽管弗洛伊德在他的时代只能把事情表述在科学话语当时所允许的程度上，

……这个 Vorstellungsrepräsentanz 同能指这个概念与词项严格等价。

它不是别的东西。虽然这一点眼下只是得到宣告，但论证在我们看来也已经得到预告；否则，我刚才告诉你们的一切又有什么用？当然，它还会得到越来越充分的论证；问题恰恰正在这里。反过来，弗洛伊德本人也极其精确地阐明了什么同它相对。凡是他亲自归在“感觉”“情感”“情动”这些词项下的东西，弗洛伊德怎样谈论它们?

他说，把情动称作无意识的，只是一种表述上的疏忽；这项疏忽在不同语境中可能有害，也可能无害，但同一切疏忽一样，它仍是一种松懈。他说，原则上情动永远不可能是无意识的；他正式否认情动产生无意识作用的任何可能性。这一点被表达并重复得十分明确，不容任何怀疑或歧义。谈到“无意识情动”时，情动其实已经被感知、已经被知道。但在什么地方被知道？在它的连接中！

它并非无意识，因为它始终被感知，弗洛伊德这样告诉我们；只不过，它转而连接到了另一个并未遭压抑的表象。换句话说，它必须适应前意识中仍然存在的语境；于是，意识会把它当作最后这个语境的表现——这并不困难。这一点就在弗洛伊德那里得到阐明。他不只说过一次，而是说过上百次，遇到相关问题便一再回来。

所谓情动的“转化”之谜恰恰插入在这里；情动在此显示出异乎寻常的可塑性。而且，一切作者只要接近情动问题……

也就是“每当他们掉下一只眼睛时”〔原文如此〕，

……只要他们敢于触碰这个问题，便都会受到震动。

真正醒目的是：据说在做“理智主义精神分析”的我，将用整整一年讨论情动；而另一方面，分析文献中专门讨论“情动”问题的文章却屈指可数。尽管精神分析家报告临床观察时满口都是情动，因为他们当然总要诉诸情动！

据我所知，关于情动问题只有一篇有价值的文章，即格洛弗的一篇文章[注3]；玛乔丽·布赖尔利的文本经常提到它。这篇文章尝试在发现情动概念方面迈进一步，因为弗洛伊德在这个问题上的说法仍稍有不足。不过，这篇文章本身糟糕透顶，正如整本书一样。那本书致力于所谓“精神分析的各种倾向”，相当漂亮地展示了精神分析正在钻进哪些真正不可能的角落：经由道德、人格学及其他极其“实用”的视角，而我们这个时代的空话就喜欢在这些视角周围消耗自身。

> [注3] 爱德华·格洛弗：《情动的精神分析》，载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第 20 卷，1939 年，第 299—307 页。

反过来，如果我们回到这里关切的事情，也就是严肃的事情，我们会在弗洛伊德那里读到什么？我们会读到：

“就情动而言，问题在于：当它同遭压抑的表象脱钩，

并且不再依赖它找到连接之处的替代表象时，它会变成什么。”

与“脱钩”相应的是情动的这种并接可能性，而这正是它的属性。情动在分析经验中由此表现为某种成问题之物。例如，在一位癔症女性的亲历经验中……

分析正从这里出发；弗洛伊德开始阐明分析真理时，也正从这里出发，

……一种情动在寻常文本中浮现……

也就是一位癔症女性日常亲历经验中可以理解、可以传达的文本，

……在那里出现的这种情动……

除非目光稍微苛刻一些，否则它看起来同整篇文本完全相符，

……这种情动其实是另一种东西的转化……

这里有某种值得我们停下来考察的东西，

……它是另一种东西的转化，却不是某种本身处在无意识中的另一情动。弗洛伊德绝对否认后者。

根本不存在类似的东西；这里发生的是纯粹数量因素的转化。那个数量因素的转化形式在这一刻也绝没有真实地存在于无意识中。全部问题在于，这些转化怎样可能发生在情动中：例如，在无意识文本深处可以被设想并重构为某一种情动的东西，为什么进入前意识语境时会以另一种形式呈现？

弗洛伊德怎样告诉我们？第一段文本：

〔德文原文，《无意识》，1915 年，第 19—20 页〕“全部差别来自这一点：表象是投注——归根结底是记忆痕迹的投注——而情动与情感则对应于释放过程，其最终表现被感知为感觉。”

〔法译〕“全部差别来自这一点：在无意识中，诸表象归根结底是投注和记忆痕迹，而情动则对应于释放过程，其最终表现被感知为感觉。这就是情动形成的规则。”

也就是说，正如我已经告诉你们的，情动指向驱力的数量因素。因此，弗洛伊德认为，情动不只可变、可移动，而且还服从这个因素所构成的变量。他随后又明确说，情动的命运可能有三种：

〔德文原文〕“我们知道，这种命运可以有三种：

- 情动或者作为自身全部或部分地继续存在；
- 或者转化为一份性质不同的情动，尤其是焦虑；
- 或者受到压制，也就是其发展完全遭到阻止。”（《无意识》，1915 年，第 19 页）
- 〔法译〕“情动仍然以其原样全部或部分地保留、继续存在；
- 或者它发生变形，成为一定数量的性质不同的情动，首先是焦虑……”这是他在 1915 年写下的；我们已经看到一种立场在此发端，《抑制、症状与焦虑》一文会在地形学中加以阐明；
- “或者它受到压制，也就是其发展遭到阻碍。”

有人告诉我们，情动与 Vorstellungsrepräsentanz（表象代表）的区别在于：表象在压抑以后仍作为一种真实形成物留在无意识系统中；而所谓无意识情动只对应于一种附带的可能性，弗洛伊德写道，这种可能性完全没有必然性一定要展开[注4]。

> [注4] 弗洛伊德，1915 年，《弗洛伊德全集》德文版第 X 卷，第 276 页；《无意识》，载《元心理学》，巴黎：Gallimard 出版社"Idées"丛书，1968 年，第 83 页。

在进入我打算怎样提出梦欲望之解释的问题以前，这段序言完全不可避免。我已经告诉你们，为此我会采用弗洛伊德文本中的一个梦；因为要确保我们理解他谈论梦的欲望时意指什么，弗洛伊德毕竟仍是最好的向导。

我们要采用的梦出自 1911 年的《关于精神活动两项原则的表述》[注5]；这篇文章发表于施雷伯病例之前不久。

> [注5]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全集》德文版第 VIII 卷，第 230—238 页；《成果、观念、问题》第 1 卷，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84 年，第 135—143 页。

我从这篇文章借用这则梦，也借用弗洛伊德谈论和处理它的方式，因为他的阐明简单、典范、富有意义而且毫不含糊；它能够显示，在表述无意识愿望时，弗洛伊德怎样理解对这些 Vorstellungsrepräsentanz（表象代表）的操持。

弗洛伊德全部著作就 Vorstellungsrepräsentanz 同初级过程之关系所显示的内容，不留下任何疑问。如果初级过程由于服从第一原则、也就是所谓快乐原则而具有某种能力，那么我们就只能用下面的方式理解弗洛伊德标示的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之对立：必须看出，那种作为幻觉性涌现而交给我们的东西……

初级过程、也就是初级过程层面的欲望，在其中找到自身满足，

……并不只涉及一个形象，而涉及某种能指。

令人惊讶的是，人们竟没有从另一条道路——我的意思是从临床出发——察觉这一点。看来，人们之所以始终没有从那里察觉，恰恰因为在经典精神病学大繁荣的时期，能指概念还没有得到阐发。

因为归根结底，在大量临床经验中，幻觉问题以哪些最主要、最顽固而且最成问题的形式向我们呈现？难道不正是言语幻觉，或者具有言语结构的幻觉吗？也就是以下东西闯入、混入实在场域：

- 并不是随便什么东西；
- 不是一个形象；
- 不是一个幻想；
- 也不是通常仅仅支撑一项幻觉过程的东西。

……幻觉之所以向我们提出它特有的问题，是因为这里涉及的是能指，而不是形象、事物或知觉，也不是人们所谓“关于实在的虚假知觉”。

在弗洛伊德的层面，这一点没有任何疑问。在这篇文章末尾，为了说明他所谓 Neurotische Währung，也就是……

这是一个值得记住的词。Währung 可以表示持续，这在德语中并不十分常见；

它同动词 währen 相联系，而后者是 wahren 的一种持续形式。这里既有持续观念，也有赋值观念；

因为尽管 Währung 可以同持续相联系，它最常见的用法仍是价值、赋值，

……为了向我们谈论严格说来神经症式的赋值、也就是初级过程闯入的情形，弗洛伊德举了一则梦。梦是这样的。

这是一位主体在父亲去世后的哀悼期所做的梦；弗洛伊德告诉我们，他曾“在父亲临终前漫长的痛苦中陪伴他”。梦是这样的：父亲仍然活着，像从前一样同他说话。可与此同时，主体仍极其痛苦地感觉到父亲其实已经死了，只是“他并不知道”——我是说，父亲并不知道。

这是一则很短的梦。同往常一样，弗洛伊德把梦带到已经转写的层面，因为弗洛伊德的分析从根本上总是建立在梦的叙述之上，而梦首先是得到阐明的。这则梦在父亲去世后的几个月里执拗地反复出现；弗洛伊德怎样进入它？

当然，毫无疑问，弗洛伊德从来没有在任何时刻认为一则梦……

哪怕只考虑他始终在显在内容与潜在内容之间作出的区分，

就会直接归结到一种可以称作、而且分析中人们每时每刻都毫不犹豫地称作 wishful thinking 的东西；这个词我认为没有真正的对应译法。

我几乎想让它发出一种警报般的对等声响。仅凭这个词，就应当使分析家警觉、甚至进入防御，并确信自己已经走上歧途，

……弗洛伊德绝不会拿这个“wishful”打趣，告诉我们说，梦只是因为主体需要见到父亲，而见到父亲令他高兴。

因为这完全不够，理由很简单：梦看起来根本不像一种满足；其中发生的一切带着一些要素和语境，其痛苦性质已经得到足够清楚的标记，足以阻止我们迈出这种仓促的一步。我在这里提到它，只是为了标明这种极端可能。

归根结底，我不认为任何一位精神分析家在面对一则梦时真会走到那里。可是，恰恰因为面对梦时不能走到那里，精神分析家如今才不再对梦感兴趣。

弗洛伊德怎样进入问题？我们仍停留在他的文本层面：

“没有别的办法，”他在这篇文章将近结尾处写道，“没有别的办法能够使人理解这则梦听来无意义的内容，只有在‘父亲其实已经死了’之后，加上‘依照他的愿望’或‘由于他的愿望’。”

如果你们愿意，还要在句末补上一项推论：“他曾希望如此。”于是得到：

“可是父亲只是不知道：这正是儿子的愿望。”

梦的思想由此可以理解为：

“回想自己曾不得不希望父亲死去，对他而言会是多么痛苦；而如果父亲猜到这一点，又会是多么可怕。”

这使你们不得不重视弗洛伊德处理问题的方式：这里涉及一个能指。这些东西是一些附加从句；我们将尝试在语言层面阐明它们是什么，并阐明它们作为使人抵达对梦的理解之物，究竟具有怎样的确切价值。它们就是以这种身份给出的；把它们放回文本、使之适应文本，便交出了文本的意义。

请听清我正在说什么。我并没有说这就是解释——它的确可能就是解释——但我现在还不这样说。我把你们悬置在这样一个时刻：某个能指由于自身缺失而得到指认。

这里所涉及的梦现象是什么？当我们把缺失的内容重新放回梦的语境，就立刻抵达某种被当作梦的理解而交给我们的东西：主体处在一个早已熟知的情形中——他围绕所爱之人责备自己曾有过某种责备；在这个例子中，这项责备又把我们带回死亡愿望的儿童期意义。

因此，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典型例子，其中“转移”这个词——Übertragung——采用了它在《梦的解析》中最初使用的含义。问题在于把某种原初处境——在这里是原初死亡愿望——转置到另一种当下之物中；后者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同它类似、同源、平行或相似的愿望，介入进来，使相关的古老愿望重新活起来。

这当然值得我们停下来，因为只有从这里出发，我们才能首先尝试阐发解释意味着什么；我们已经把对 wishful 的解释放在一旁。

要处理这种解释，只需作一点说明：我们不能把 wishful thinking 翻译成“欲望式思想”或“欲望着的思想”，理由很简单——如果 wishful thinking 有意义……

它当然有意义，只是人们在一个这个意义并不适用的语境中使用了它，

……每当这个词被使用时，如果你们想检验它是否合宜、是否贴切，只须作出如下区分：wishful thinking 并不是人们所谓“把自己的欲望当作现实”……

它指思想滑移、屈曲时的意义，所以不应把日常所谓“把自己的欲望当作现实”赋予这个词，

……而应是“把自己的梦当作现实”。

恰恰仅凭这一点，它就完全不能应用于梦的解释。因为在这个例子中，它只意味着“如果他的梦……”——这就是这种梦的理解方式——只意味着这个人做了这则梦；换句话说，他做梦是因为他在做梦。正因如此，这个层面的所谓解释在任何时刻都无法应用于任何一则梦。

因此，我们必须转向所谓添加能指的程序，而这又预设了事先减去一个能指。我说的是弗洛伊德文本中这一程序所预设的东西；在这里，“减去”恰好就是他用来指称压抑运作之纯粹形式——可以说是它的效应——的词：unterdrückt（受到压制）。

这时，某种东西使我们停下来……

只有当我们事先决定“一切都好”，也就是像普雷维尔先生所说，事先决定“相信—相信”时，它才不会成为一项反驳或障碍，

……我们毕竟必须在这里停下来：单纯恢复 nach seinem Wunsch（依照他的愿望）和 dass er wünschte（他曾希望）这两个词项——也就是

儿子曾希望父亲死亡——从弗洛伊德本人所指出的解释的最终目标、即恢复无意识欲望来看，严格说来一无所获。因为此时究竟恢复了什么？

恢复的是主体完全知道的某种东西：在父亲极其痛苦的病程中，主体的确曾希望父亲死去，以此作为父亲折磨与痛苦的解决和终结。当然，他实际上没有把这一点表现给父亲，反而尽力向父亲隐藏这个欲望、这个愿望；可在主体近期亲历的语境中，它是完全可以触及的。

这里甚至无须谈论前意识，因为这是有意识的记忆，完全可以从意识的连续文本中触及。因此，如果梦从文本中减去的东西并未以任何方式对主体意识隐藏，那么它仍把这东西减去了；可以这样说，正是这个减去现象取得了肯定价值。

我的意思是，问题就在这里：这里涉及压抑关系，而且毫无疑问涉及Vorstellungsrepräsentanz（表象代表），甚至是十分典型的表象代表。因为如果有什么东西配得上这个名称，那恰恰就是某种自身属于空无意义形式的东西："依照他的愿望"——把它孤立起来看。

它本身没有意义，只表示"依照他的愿望"——也就是先前谈到的那个人的愿望；他曾希望什么？　这同样取决于前一句话。我正想沿这个方向带领你们，以便向你们显示：当问题涉及能指，以及能指凭自身作用在心理、亲历经验与人类主体中建立的场域之原创性时，这里所涉及之物具有不可还原的性质；它无法被还原为任何想象性阐发，也无法还原为从某个场域的对象材料中进行的抽象。

我们在这里拥有的正是……

这些能指形式自身只有在同其他能指得到阐明时，才能被设想并维持，

……事实上的问题就在这里。

我很清楚，自己在这里进入了某种本来需要远为漫长的阐发才能说明的东西。它同所谓“马堡学派”以极大恒心进行的各种实验相联系，也就是所谓“无意象思维”学派；它有一种直觉……

这个学派的研究是在一个完全封闭的心理学家小圈子里进行的，

……人们被引向在没有意象的情况下思考这类形式；而这些形式恰恰无非是处在萌生状态、没有语境的能指形式。至于 Vorstellung（表象）这个概念……

尤其考虑到我们在这里面对的这些问题，

……值得提醒的是，弗洛伊德曾经连续两年旁听……

正如我们拥有毫不含糊的证据，

……布伦塔诺的课程。布伦塔诺的心理学赋予“Vorstellung”一种特定构想，恰好可以让我们准确衡量这个词可能具有的分量……

即使在弗洛伊德自己的思想中，而不只是在我的解释中，

……“Vorstellung”这个词可能具有怎样的分量。

问题恰恰在于压抑同以下东西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如果说，严格而言，压抑本身作用于某种属于“Vorstellung”（表象）层面的东西，

……而另一方面，却有某种无非是新意义之出现的东西；对我们目前推进到的位置而言，它不同于压抑这个事实。我们在这里的语境——前意识语境——中，可以把它称作两个附加从句的省略。

这种省略同压抑是一回事吗？它究竟是压抑的对应面，还是它的反面？这种省略有什么效应？

显然，它是一种意义效应。我的意思是，为了在最形式化的层面说明问题，我们必须考察这种省略……我说的是省略（élision），不是暗指（allusion）。

用日常语言来说，它不是一种形象化；这则梦绝不是在暗指此前发生的事情，也就是父子关系。它引入了某种听来荒谬的东西，而这个东西在显在层面拥有完全原创的意指分量。

这里确实涉及一种 figura verborum，也就是词语、词项的修辞格——我采用同“形象化”相对应的那个词。这里涉及一项省略，而这项省略产生一种所指效应。

这种省略等同于用一个空白、一个零替代缺失的词项。然而，零并不是什么也没有；这里的效应可以被称作隐喻效应。梦是一项隐喻。

某种新的东西在这项隐喻中涌现，它是一个意义、一个所指。这个所指无疑谜样，却仍是我们必须纳入考虑的、人类亲历经验中可以说最根本的形式之一。因为几个世纪以来，正是这个形象在人的生命走到

哀悼的某个转角时，把他们抛上或多或少隐秘的道路，带到“招魂者”那里；而招魂者在咒语圆环中唤起的，就是所谓“幽影”。在幽影面前发生的，无非就是这则梦中发生的事情：有一个存在者在那里存在，却不知道他怎样存在；人面对他简直什么也说不出来，因为当然，是他在说话。

不过这并不重要。我要说，在某种程度上，他说出的也就是他没有说出的；梦甚至没有告诉我们他说了什么。这番言说之所以具有价值，只因为那个从幽影王国召来所爱之人的人，面对他简直无法说出自己内心的真相。这场面对、这个得到构造的场景、这套脚本，难道没有提示我们：必须尝试在它自身内部定位其分量吗？

它是什么？它是否拥有我今年试图以幻想之名在你们面前明确的那种既结构化、又进行结构化的根本价值？它是不是一个幻想？一套这样的呈现和脚本需要具备哪些特征，我们才能在其中认出幻想的特征？

这是第一个问题。遗憾的是，我们只能等到下次才开始阐明它。请听清，我们会给出十分明确的回答，使我们能够接近：

- 它在哪些方面确实是一个幻想；
- 又在哪些方面是一个梦中幻想。

也就是说——我现在就向你们阐明——这种幻想具有极为特殊的形式；我的意思是，一个梦中幻想……

如果我们确实能够赋予“幻想”一词以精确意义，

……同清醒幻想并不具有相同分量，无论后者是否无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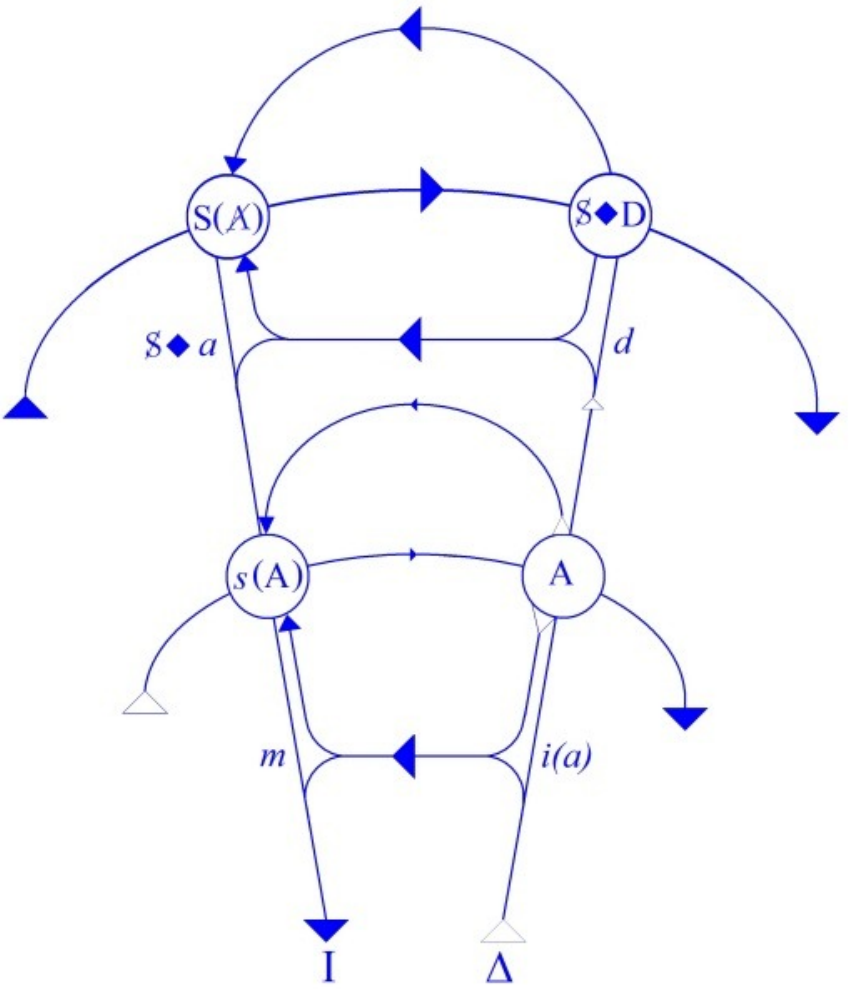
这就是下次我会回答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从这里出发、从对幻想功能的这种阐明出发，我们应当怎样理解所谓——弗洛伊德所谓——“梦加工机制”的影响位于何处？一方面，这些机制同假定在先的压抑有何关系；另一方面，压抑同那些能指有何关系？我已经向你们显示，弗洛伊德怎样把这些能指分离出来，又怎样完全用能指关系来阐明其缺席所产生的影响。

这些能指——我是说梦叙述中各能指之间的关系——是：

- 一方面，“他死了”；
- 另一方面，“他并不知道”；
- 第三，“依照他的愿望”。

……我们会尝试把它们安置到分别称作“主体链”与“能指链”的线和路径上，并使它们在那里运作；这两条链正以我们的图的形式被摆在、重复并执拗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你们会同时看到，这种无非是要素和关系之拓扑位置的东西能有什么用途——没有这些要素与关系，话语不可能进行任何运作。也只有使话语能够运作的结构概念，才能使我们理解下面这件事：上述两个附

加从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说成真正构成了内容——用弗洛伊德的话说，构成现实、构成 real Verdrängten——也就是实际遭到压抑之物。

但这还不够。我们还必须区分，这则梦怎样以及为什么使用这些无疑遭到压抑的要素，却恰好在一个它们没有遭压抑的层面上使用；因为紧邻在先的亲历经验已经使它们作为这样的附加从句投入运作。它们非但没有遭到压抑，反而被梦省略。

为什么？为了产生某种什么样的效应？我会说，是为了产生某种并不那么简单的东西，因为归根结底，它无疑是为了产生一种意义。我们会看到，同一愿望的同一种省略，在不同结构中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效应。

为了稍微唤醒并刺激你们的好奇心，我只想请你们注意：同一个附加从句——“依照他的愿望”——的同一种省略，或许同这样一个事实有关：在另一些并非梦、例如精神病的语境中，它可能导致对死亡的否认。“他并不知道”或者“他什么也不想知道”同“他死了”以不同方式得到阐明；在另一种语境中，或许值得我们从一开始就加以区分，正如 Verwerfung（拒斥）有别于 Verneinung（否定）。

在那些时刻，这可能导致所谓入侵感或闯入感，导致精神病的“丰产时刻”；主体认为自己面前确实有某种比我们可能预料的还要更接近梦中形象的东西。也就是说：

- 他面前有一个已经死去的人；
- 他同一个死人生活在一起；
- 而且他只是同一个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的死人生活在一起。

甚至或许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在我们每天过着的完全正常的生活中，这种情形出现得比我们所认为的更频繁：有一个人处在我们面前，外表上拥有一切令人满意的社会行为，可是与此同时，从兴趣、从使我们能够同一个人达成一致的东西来看，他确确实实是……

我们认识不止一个这样的人；既然我已经提醒你们，请到自己的关系中去找，

……他确确实实是一个死人。而且已经死了很久，死后变成了木乃伊，只等某个我说不清的假象轻轻一推，便化成那种将把他带向终点的尘土。

在某种东西面前——归根结底，它或许比人们以为的更弥散地存在于主体之间的关系中，并且也带着这种半死不活的面貌——下面这件事

不也同样是真的吗：一切活物内部半死不活的部分，也无法让我们的良心完全安宁？我们面对同类时的大部分行为……

- 或许正是我们必须纳入考虑的某种东西，尤其当我们承担起在精神分析经验中倾听一个主体的话语、倾诉与自由话语时；

- 它或许在我们内部引入一种远比通常衡量的更为重要、更持续在场、更有影响也更根本的反应。这种反应对应于我们必须采取的某种谨慎：不要让那个半死的人注意到，他站在那里同我们说话时，已经有一半成了死亡的猎物。

而且，这同样是因为，就我们自身而言，如此大胆的介入必定会给我们带来某种反作用；而我们最强烈地防御的恰恰就是它：我们自身内部最虚构、最重复的东西，也就是那种半死不活。

总之，你们看到，今天这番话结束时，我们抵达的不是问题关闭，而是问题成倍增加。毫无疑问，如果这则梦确实能就主体同欲望的关系给你们带来什么，那么考虑到梦中的主角——一位父亲、一个儿子、在场的死亡，以及你们将会看到的欲望关系——它拥有这样的价值并不令人惊讶。

因此，我们选择这个例子并非偶然；下次还要继续运用它。

第4课 · 1958年12月3日

上一次，我把你们留在了一个梦那里。这个梦极其简单，至少表面看来如此。我对你们说过，我们要拿它来练习，或者说围绕它来练习：把我们在这里赋予“梦的欲望”这个术语的确切含义，以及所谓“解释”的含义，清楚地表述出来。现在我们接着讲。

我认为，它在理论层面也自有其分量和价值。

这些日子，我又一次埋头重读《梦的解析》。我已经说过，今年谈“欲望及其解释”，首先要追究的正是这部著作。我不得不说，我曾在某种程度上不免责怪：这本书——这点众所周知——在分析共同体里，人们对它曲折的论证路径其实知之甚少。

我会说，这种“责怪”——其实一切责怪都是如此——还有另一面，即“开脱”的一面。因为说实话，即便把它翻过成百上千遍，也仍不足以把它记住。我相信这里有一种我们非常熟悉的现象——这些天它尤其触动了我。归根结底，每个人都知道，凡是关涉无意识的东西多么容易被忘记。比如说，这一点非常明显……

而且其方式极具意味，若离开弗洛伊德的视角，实际上根本无从解释

……人们会多么容易忘掉笑话、好段子，也就是所谓的“机智”。

你在朋友聚会上，有人在聚会开始时或午饭结束时说了一句“机智”——甚至都算不上一个笑话，只是说了个“双关语”。等到喝咖啡时，你却问自己：“刚才坐在我右边的那个人到底说了什么，那么好

笑？”你再也想不起来。这几乎就是一种标记：恰恰是机智的东西，会从无意识中逸失。

阅读或重读《梦的解析》时，人会觉得它是一本“魔法般的”书——倘若“魔法”一词在我们的词汇中没有不幸地引出那么多歧义、乃至错误的话。我会这样说。人确实像漫游于无意识之书那样漫游于《梦的解析》之中。也正因如此，这部作品尽管表述得如此严密，人仍然很难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把握住。

我认为，如果这里有一种现象特别值得指出，那还因为法译本几乎到了荒谬地步的真正歪曲又叠加其上。越往下读，我越觉得那些“粗劣的不准确”实在无法开脱。

你们中有人来问我“解释”，我便立刻回到原文。《梦的制作》这一第四部分有一章题为《对表现可能性的考虑》；其“第一页”的法译不只是一团不准确之处，简直“同德文原文毫无关系”。[注1]　它让人混乱，使人迷失。我不再展开。显然，这一切都不会让法语读者更容易进入《梦的解析》。

> [注1]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梦的科学》，伊尼亚斯·梅耶松译，巴黎　Alcan出版社，1926年；1967年德妮丝·贝尔热修订后由法国大学出版社以《梦的解析》为题出版；2000年法国大学出版社又以同题推出新译本。

现在回到我们上一次开始破译的那个梦。你们也许觉得那种破译方式并不很容易，不过至少我希望它仍然可以理解。为了看清其中的问题，并依据我们的图把它表述出来，我们先作几点说明。

问题在于要知道：一个梦是否在弗洛伊德所说的意义上引起我们的兴趣，也就是作为愿望实现而引起我们的兴趣。这里的“欲望及其解释”，首先是欲望在梦中的功能，因为梦就是它的实现。

我们怎样把这一点表述出来？我先提出另一个梦，一个我曾向你们讲过的最初之梦。你们会看到它的示范价值。它确实不太为人所知，得去角落里把它找出来。

这里有一个梦，我想你们没有谁不知道它的存在。它位于第三章开头，该章标题是《梦是愿望的实现》[注2]，谈的是“儿童之梦”，因为这些梦被呈现为我所谓梦中欲望的第一种状态。这个梦从《梦的解析》第一版起就已经在那里了。弗洛伊德告诉我们，面对当时的读者，它在最初提出时是作为梦的问题而给出的。

> [注2]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德妮丝·贝尔热译，法国大学出版社，1967年（1976年再版），第113页。

还必须看到《梦的解析》所具有的展示和展开的一面，这能向我们说明很多事情，尤其说明为什么有些东西起初会以某种整体性的方式提出，其中带着“一定程度的近似”。如果不十分仔细地看“这一段”，人们就只会停留在弗洛伊德所说的梦的直接性质上：它没有歪曲，没有Entstellung。这个词只是指一种一般形式：梦呈现给我们时，其面貌相对于深层内容、思想内容已经被深刻改变；而儿童那里似乎一切都很简单，欲望会径直、以最直接的方式走向它所欲望的东西。弗洛伊德在这里给出几个例子，第一个自然值得记住，因为它真正给出了公式。

“我最小的女儿”——即安娜·弗洛伊德——“当时十九个月大。一天早晨，她吐得很厉害，

于是被要求禁食。在这个挨饿日之后的夜里，人们听到她在梦中喊道：

- Anna F.eud, Er(d)beer（这是儿童念“草莓”时的发音），
- Hochbeer（同样意指草莓），
- Eier(s)peis（大致相当于蛋奶羹），最后是：Papp（稀粥）！”

弗洛伊德接着说：

“因此，她用自己的名字表达占有，并列举所有这些上等菜肴——或者说她认为上等的菜肴——一份值得欲望的食物。草莓以两个品种出现：Erdbeer 和 Hochbeer……

我没能重新查明 Hochbeer，但弗洛伊德的评注指出这是两个品种

……这构成了对家中卫生警察的一次示威、一次抗议；它的依据是她敏锐注意到的情形：保姆前一天曾把她的不适归咎于草莓吃得稍多。对于这项令人厌烦、使人不快的劝告或评论，她立即在梦中报复了。”[注3]

> [注3]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同上，第120页。

我暂且撇开侄子赫尔曼的梦，它提出了另一些问题。相反，我很愿意提到一条小注。第一版中没有它，因为它是在讨论过程中——也就是某些“学派报告”中——形成的。费伦齐为此搬来一句谚语助阵：

“猪梦见橡子，鹅梦见玉米。”

而在正文里，弗洛伊德当时也提到一句谚语。我想，他并不完全是从德语语境借来的，因为玉米在那里所取的形式是：“鹅梦见什么？玉米。”最后还有犹太谚语：“母鸡梦见什么？它梦见小米。”[注4]

> [注4]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同上，第122页。

我们就在这里停一下。我们甚至先插入一小段岔话，因为最终必须在这个层次上处理我昨晚针对格拉诺夫报告[注5]所提出的问题，也就是那个根本问题：“快乐的导向”和“欲望的导向”之间的差异。

> [注5] 弗拉基米尔·格拉诺夫：《费伦齐：虚假问题还是真实误解》，法国精神分析学会1958年12月科学会议报告，载《精神分析》第6期《结构主义视角》，法国大学出版社，1961年，第255—282页。

让我们稍稍回到“快乐的导向”，这一次尽快把问题彻底说清。这显然也同有人向我提出、或围绕我在弗洛伊德所谓“原初过程”中赋予Vorstellung（姑且这样简写）之功能而产生的问题，关系最为紧密。这只是一次绕行。

必须这样来理解：一进入 Vorstellung 在“快乐原则”中的功能问题，弗洛伊德便作了一个截断。总之，我们可以说，他需要一个要素来重新构造自己在直觉中瞥见的东西。不得不说，天才直觉的特性，恰恰在于把某种此前完全未被察觉的东西带入思想：把“原初过程”区分为某种同“次级过程”分离的东西。我们一点也不会察觉其中的原创性。我们总还可以把它想成某种可以同“先前一刻”相比的东西。

然而就二者的综合与构成而言，它们完全不是一回事：“原初过程”意味着欲望的在场，但不是任意一种欲望，而是欲望以最为碎片化的方

式呈现之处。弗洛伊德将借助这里所说的“知觉要素”作出说明，让我们理解问题何在。

总之，请记住弗洛伊德最初给我们的那些图式，它们说明只有“原初过程”介入时会发生什么。“原初过程”单独起作用时通向幻觉；这种“幻觉”通过一个回归过程产生，弗洛伊德十分确切地把它称为“地形学回归”。

弗洛伊德画过若干图式来说明“原初过程”由什么推动、如何构成；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背景，即假定了他所理解的反射弧路径：

- “传入通路”，以及某种称为“感觉”的东西的传入；
- “传出通路”，以及某种称为“运动性”的东西的传出。

在这条路径上——以一种我认为极可争议的方式——知觉被放置成某种在感觉一侧、在兴奋流入和外部环境刺激一侧累加、积聚的东西。它被置于行动中所发生之事的起点，而各种别的东西则被假定在它之后……

尤其是在这里，他会插入一连串彼此叠加的层次，从“无意识”经过“前意识”，再依次展开

……最终抵达某种会、或不会通向运动性的东西。

每次弗洛伊德谈到原初过程中发生的事，我们都要看清问题所在。这里发生了一次回归运动。只要兴奋通往运动性的出口因某种原因被阻断，就总会出现某种回归秩序的东西；此时，一项 Vorstellung 出现了，它确切地说为相关兴奋提供了一种“幻觉性满足”。

这就是弗洛伊德引入的新东西。尤其考虑到这些图式的层次和表述质量，这一点具有真正的价值。这些图式归根到底是按其功能价值提出的；也就是说，它们要确立一个序列、一个相继过程。弗洛伊德明确强调，把它看成“时间序列”，甚至比看成“空间序列”更为重要。

我会说，它的价值来自“被嵌入一个回路”。如果我说，弗洛伊德向我们描述的“原初过程”之结果，就是“回路上有某种东西亮了起来”，我并不是在这里使用“隐喻”，我只是从实质上说出弗洛伊德在这个场合从说明、从对问题的翻译中得出的东西。

也就是说，要向你们展示：在这个始终隐含地以稳态为目的的回路中，引入反射计量的观念，区分出这一“系列继电环节”；而当其中“某一环节”的层次上发生某种事情时……

某种东西在一定条件下自身取得了某种终端效果的价值

……这就完全等同于我们在任何机器中看见的事情：一串“指示灯”里有一盏启动了。它所准确指示的与其说是眼前出现的“发光现象”，不如说是某种“电压”；这东西又依“电阻”而产生，并指示整个回路在某一给定点上的“状态”。

那么，把话说透：这绝不符合需要原则，因为当然没有任何需要会因“幻觉性满足”而得到满足。需要要得到满足，必须有“次级过程”的介入，甚至是多种“次级过程”的介入，因为它们多种多样。顾名思义，这些过程只认现实，并服从“现实原则”。

如果有“次级过程”发生，那只是因为先有过“原初过程”。但同样明显的这句老生常谈意味着：这里的划分使任何形式的本能都变得不可思

议。本能在其中挥发了。请仔细看看一切关于本能的研究，尤其是最精细、最聪明的“现代”研究，它们的目标是什么？

是要说明一种并非纯粹预先形成的结构如何……

我们已经不再停留在那里，不要像法布尔先生那样看待本能；

这是一种生成并维持自身链条的结构

……这些结构如何在“实在”中划出通往尚未经验过的对象的路径。

这才是本能的问题。有人向你们说明，这里有一个欲求阶段，一个行为与搜寻的阶段。动物在这些阶段之一进入某种状态，其运动性表现为朝各种方向展开的活动。

第二阶段、第二步则是专门化释放的阶段。即便这种专门化释放最终导向一种受骗的行为——比如说，因为动物攫取了一些彩色碎布而发生捕捉——这些碎布毕竟是在实在中被它们检测出来的。我这里要向你们指出的是：一种幻觉出来的行为，同回归性投注的自我引导行为——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有着最彻底的区别；后者会表现为传导回路上的一盏灯亮起。

这充其量能照亮一个已经经验过的对象——倘若碰巧它已经在那里——却绝不会指出通向它的路；当然更不会在对象不在那里时指出它，尽管幻觉现象中确实会发生这种事。它至多只能由此启动搜寻机制，而实际发生的也正是如此。

弗洛伊德也从“次级过程”出发表述这一点。次级过程总之承担本能行为的角色，但另一方面又与它绝对不同，因为由于“原初过程”的存在，这个“次级过程”将成为……

> “是弗洛伊德这样表述的！我并不赞同这一切；我只是在向你们复述弗洛伊德所作表述的意义”

……一种检验现实的行为；这种 Erfahrung（经验）首先作为回路上的“灯光效应”被排列起来。它将成为一种“判断行为”——弗洛伊德在这个层次解释事物时，明确说出了这个词。

归根到底，依弗洛伊德之见，人的现实建立在一种先在的“幻觉”背景上；这个背景就是“快乐的宇宙”，带着它的虚幻，带着它的本质。弗洛伊德每次需要说明“痕迹的相继过程”——相关项正是在这些痕迹中分解——时所不断使用的术语，把这一整个过程完全坦陈了出来；我甚至不说是泄露。

在《梦的解析》中，当他谈到精神装置的过程时，他展示了这一层层相继的结构，有些东西会印在其中……

甚至不是“印上去”，而是“铭写进去”；

他在这篇文本和其他所有文本里每次谈到它，用的都是 niederschreiben（写下、铭写）一类术语

……这些东西被登记在层次的相继序列中，并在其中得到安排。

在思想的不同时刻，弗洛伊德对它们有不同的表述：

- 例如在第一层，它们将按同时性关系排列；
- 在另外一些彼此叠置的层次里，
- 它们则会得到有序安排。

这些“印痕”依其他关系排列，把图式分成一连串铭写，即彼此叠加的Niederschriften。这里用了一个无法译出的词。必须借助某种排印空间来设想原初发生的一切：它们发生在抵达另一种表述形式——即前意识的表述形式——之前，确切地说，发生在无意识中。

这种真正的能指拓扑学……

因为只要认真跟随弗洛伊德的表述，人就无法避开它

……问题就在这里。在致弗利斯的“第52封信”中可以看到，他必然被引向在起点处假定某种理想，而这种理想不能被当作单纯的Wahrnehmung（知觉，按字面拆作“取真”）。如果把它逐字译出来，那么从这种能指拓扑学，人会抵达 begreifen——这是他不断使用的词——即对现实的把握。

他绝不是通过排除式筛选、选择性筛选而抵达那里，也不是通过任何类似于本能理论所提出的东西：仿佛先有一种近似行为，把有机体引向本能行为成功实现的道路。

这里并非如此。这里涉及的是一种真正的批判，一种回返式批判，是对“原初过程”中被唤起的那些“能指”的批判。当然，这种批判像一切批

判一样，并不消除它所针对的先行之物，而是把它复杂化。通过给它标上什么而使之复杂？标上“现实指标”，而这些指标自身也属于能指秩序。弗洛伊德所构想并向我们呈现的“原初过程”，正带着我所强调的这种重音；对此绝无逃避的可能。

只要你们随便查阅弗洛伊德写过的某篇文本，就会看到：在其学说的不同阶段，每当他处理这个问题时，都曾“表述”并“重复”这一点。无论是《梦的解析》，还是《梦的解析导论》中的相关部分，抑或后来当他提出其地形学的“第二种陈述方式”时重新论述的内容——也就是从围绕《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1921〕和《超越快乐原则》〔1920〕的文章开始——都是如此。

请允许我暂时借助词源游戏，把这种“取真”形象化：它会把某种理想主体带向实在，带向一些选择项，主体通过这些选择项把实在引入自己的命题。Vorstellung(en)——我在这里这样拆开来表述——这些 Vorstellung(en) 具有一种能指组织。

如果不用弗洛伊德的术语，而用“巴甫洛夫式”术语来说，我们会说：它们从一开始就不属于第一意义系统，不属于某种接到需要倾向上的东西，而属于第二“意义”系统。

它们像是弹珠正确落入“投币机器”的正确孔洞时，机器里亮起的灯。至于弹珠落入正确孔洞的标志，弗洛伊德也把这个“正确孔洞”表述得很清楚：它意指“弹珠先前曾落入的同一个孔洞”。

“原初过程并不旨在寻找一个新对象，而是重新找到一个对象；它借助一项 Vorstellung 达成此事。”这项 Vorstellung 被重新唤起，是因为它

同“第一次开通”相对应；而“这盏灯亮起”便使人有权领取一份奖金。对此没有疑问：“这就是快乐原则”。

不过要兑付这份奖金，机器里必须存有一定数量的硬币。此处机器里的硬币储备，被指派给称为次级过程的第二过程系统。换句话说，只有置于机器的全部约定之内，亮灯才是一种满足；也就是从玩家开始玩起，这台机器作为玩家的机器时，才是如此。

由此出发，让我们重新来看安娜的梦。这个梦被当作欲望赤裸呈现的梦。在我看来，当这种赤裸被揭示时，我们完全不可能避开、省略这份赤裸借以显现的机制本身；换句话说，“这种揭示的方式不能同所揭示的赤裸分开”。我认为，这个所谓赤裸的梦，在这里我们只从“听说”中得知。我说“听说”，完全不是某些人强加给我的那个意思：仿佛我只是指出，我们从来只能通过某人给我们的讲述才知道他做梦，因而凡同梦有关的一切都应被囊括、括进“它被讲述出来”这个事实里。

弗洛伊德如此重视由梦的“残余”构成的 Niederschrift（铭写），当然绝非无关紧要；但很清楚，这项 Niederschrift 涉及“一段由主体向我们报告的经验”。必须看到，弗洛伊德甚至片刻都没有接受下列由事实产生、看似显而易见的异议：

- 口头叙述是一回事，
- 亲历经验是另一回事。

我们可以由此接上一个观察：他如此坚决地排除这些异议，甚至赋予……明确地让自己的全部分析从这里开始……

乃至把它当作一种 Niederschrift 的技术来推荐，即处理梦中“落到文字上的”东西

……这恰好向我们表明，他从根本上怎样看待这段亲历经验：以这种方式接近它最为有利。因为即便他当然没有试图把这点清楚表述出来，这段经验自身已经被构造成一系列 Niederschriften，构造成某种“重写本式书写”；假如我们能设想一份“重写本”，其中彼此叠置的不同文本相互具有某种关系——还需要知道是什么关系。

但如果你们追问是什么关系，就会看到：这种关系远应从“字母的形态”中寻找，而不是从文本的意义中寻找。因此，我现在并不是在说那个一般命题。我说的是：在这个例子里，我们对梦所知道的，严格说来就是当它作为一个已被表述的梦发生之际，我们“实际知道”的东西。换言之，我们对这个梦所具有的确定程度，同这样一个事实相连：如果猪和鹅自己把梦讲给我们听，我们也会更加确定它们梦见了什么。

但在这个原初例子里，我们知道得更多！也就是说，被弗洛伊德撞见的这个梦，其示范价值在于：它在睡眠中被大声说了出来。这便使能指在梦的现行文本中的在场毫无歧义。这里完全不可能再怀疑一种现象，仿佛言语可能给梦附加某些信息，具有一种后来叠加的性质。

我们知道安娜·弗洛伊德在做梦，是因为她“说出”：“Anna F.eud, Er(d)beer, Hochbeer, Eier(s)peis, Papp!”

梦的图像——在这个例子里我们对其一无所知——于是在这些词中找到了一个“辐角”……

如果允许我借用复数理论里的术语这样表达

……一个“象征辐角”。我们仿佛看到“能指”在这些词中以“絮凝状态”呈现，即呈现为“一系列命名”；这种命名构成一个序列，而其选择并非无关紧要。

因为正如弗洛伊德告诉我们的，这一选择恰恰包括“一切被禁止给她的东西”，一切被“禁—言”的东西，一切当她提出索求时，别人对她说“不！不许拿”的东西。“这个公分母在它们的多样性中引入了统一性”；同时也不能不注意到，反过来，“这种多样性又加强、甚至标示了这一统一性”。

总之，正是这一“统一性”，使这个序列同需要满足的“选择性”截然相反，后者可见于人们把某种欲望归给猪或鹅的例子。只要想一想：如果谚语不是说“猪梦见　kukuruza（甜玉米）”，而是开始枚举人们设想猪会梦见的一切，那会产生怎样的效果。你们会看到，效果完全不同。

即便有人声称，只因声门训练不足，猪和鹅才无法向我们透露同样多的东西；即便有人说，我们或许能在两种动物身上察觉某些下颌震颤，并从中找到这种表述的等价物，从而弥补这一不足——它们仍然不太可能做到这一点：像安娜·弗洛伊德在序列中那样给自己命名。

我们甚至假定这头猪叫“托托”，这只鹅叫“美阿佐尔”。即使发生了这种事情，也会显明：它们是在一种语言里给自己命名；而且这一次会再明显不过……

其实在人那里也不多不少同样明显，只是在人那里不那么容易看出来

……这种语言同它们需要的满足毫无关系，因为它们是在“农家院子”里得到这个名字的，也就是在人类需要的语境中，而不是在它们自身需要的语境中。

换句话说，我们希望大家停留在这一事实之上；正如刚才所说：

- 1）安娜·弗洛伊德“说出”这个梦，这里存在着“运动性机制”；我们会说，它确实没有缺席，正是通过它我们才知道这个梦。

但这个梦通过其序列的能指结构揭示：

- 2）我们希望大家注意：在这个序列的开头，按字面说有一则信息。如果你们知道现代那些复杂机器内部如何通信，就会看到这幅图景。例如，从飞机头部向尾部通话时，一个舱室打电话给另一个舱室，首先报什么？先自报身份，报出说话者。十九个月大的安娜·弗洛伊德在她的“梦中通报”里先说“Anna F.eud”，然后列出她的序列。我几乎要说，听她说完自己的梦后，人们只等她最后再说一句：“通报完毕！”

这样，我们便被引入我所谓最清楚、也最形式化、表述最严密的“压抑拓扑学”。弗洛伊德向我们强调，如果这种“拓扑学”是一个“另一个场所”的拓扑学，它无论如何都不可能……

弗洛伊德读到费希纳时曾如此深受触动，以至于我们能感到，那对他而言像一道闪电、一次照亮、一场启示

……但与此同时，正当他在《梦的解析》中——至少两次——谈到“andere Schauplatz（另一个场景）”时，他总是强调，这绝不是另一

个“神经学”场所。我们则说，这个“另一个场所”必须到能指自身的结构中去寻找。

因此，我试图在这里向你们展示的，就是能指自身的结构；从主体投入其中之时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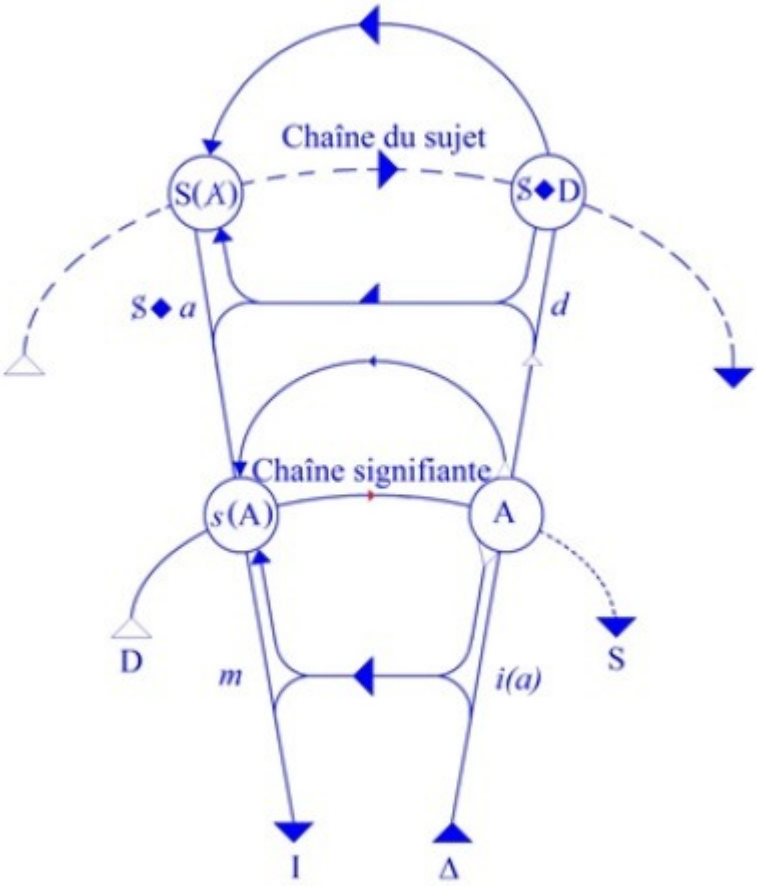
我的意思是，只采用“一个主体进入其游戏”这一事实所要求的最低限度假设

……我说，只要“能指”已经给定，而“主体”被定义为将要进入“能指”的东西——除此以外什么都不是——事物就必然得到排列。

由这种必然性将产生种种后果，因为“这里存在一种拓扑学；我们必须、也只须把它构想为由两条叠置的链构成”。我们正在向其中推进。

在安娜·弗洛伊德的梦这个层次上，事情怎样呈现？确实，它们以一种成问题、暧昧的方式呈现；这让弗洛伊德能够、并在某种程度上有理由区分儿童梦与成人梦。

“构成安娜·弗洛伊德之梦的命名链位于何处？”位于“上链”，还是“下链”？



你们已经注意到，图的上部用虚线表现这条链，强调“能指的不连续性”要素；而图的下链则由我们表现为连续的。这里的问题就由此而来。

另一方面，我已经说过，任何过程中两条链当然都会被卷入。在我们提出问题的这个层次，下链是什么意思？

下链处于索求的层次。我已经告诉你们，主体作为说话者从“能指的共时连带关系”那里借来一种“坚实性”。因此很明显，它涉及句子的统一，涉及那个曾引出大量议论、耗费无数笔墨的东西——“整句”的功能，即作为一个“整体”的句子。

整句的存在毫无疑问；整句有一个名称，就是感叹词。要在“索求”层次说明“下链的功能”所代表的东西，可以举：“面包！”或“救命！”我现在谈的是普遍话语，不是在谈儿童话语。这种句子形式确实存在；我甚至会说，在某些情况下，它取得一种完全迫切、强求的价值。

问题就在这里：这里有句子的表述，有主体，而这个主体正是作为这种需要……

这种需要无疑必须穿过能指的隘口

……这种需要以一种变形了、但至少是整块的方式得到表达；只不过这里的整块巨石，正是这个层次上的主体自身，它构成了这块巨石。

另一条线上发生的事情则完全不同。要说出它并不容易，理由很充分：恰恰是它构成了第一条线、即下线中所发生之事的基础。

但我们无疑看到：即使在安娜·弗洛伊德的这个儿童梦——某种被当作如此原始的东西——之中，也有某种东西向我们标明，主体在这里并不只是于句子中、并由句子构成。因为当个人、人群或暴动者高喊“面包！”时，我们非常清楚，信息的全部分量都落在发送者身上。

我的意思是，发送者才是支配性要素。我们甚至知道，在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形式里，这一声呼喊本身就足以构成发送者：哪怕有一百张

嘴、一千张嘴，它仍把他们构成为一个货真价实的单一主体。发送者无须自报身份，句子已经充分把他报了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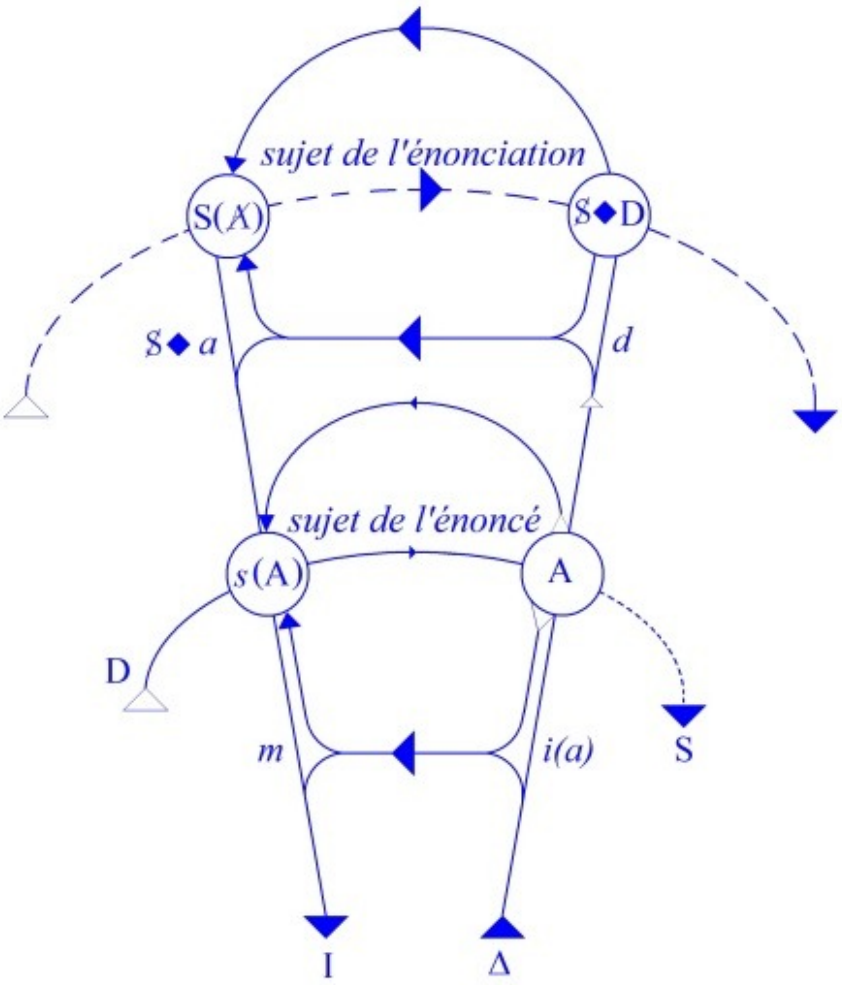
然而我们面对的却是这样一个事实：人的主体运用语言时，会把自己计算在内。这甚至是他如此原初的位置，以至于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还记得比内先生的一项测验：主体很难跨过某一阶段。在我看来，这比皮亚杰先生指出的这个或那个阶段更具“启发性”。我不细说测验本身，以免进入细节；其中具有区分作用的一步，在于主体察觉这句话有问题：“我有三个兄弟，保罗、欧内斯特和我。”

直到相当晚的阶段，这句话在儿童看来都十分自然，而且理由再充分不过。说实话，人的主体卷入言说行动的一切都在这里：他把自己计算在内，他在其中给自己命名。因此可以说，这是最自然、最协调的表达。

只是儿童还没有找到正确的表达式；显然应该说：

“我们是三个兄弟：保罗、欧内斯特和我。”

但除此以外，我们绝不能责怪他呈现出了“是”与“有”这两种功能的歧义。很清楚，必须跨过一步，才能作出这里真正涉及的区分：作为“陈述主体”的“我”，同作为“言说主体”的“我”之间的区分。问题正是在此。



当我们迈出下一步时，第一条线上得到表述的是“陈述过程”。在前几天的梦里，就是“他死了”。不过，当你们宣告类似的事情时——顺便提醒你们，言语给世界带来的全新维度已经全部包含在内——因为要说“他死了”，这只能被说出来。换言之，在“说”之外的任何视角中，“他死了”都绝对没有意义。

“他死了”，就是“他不再存在”；所以他自己无须说，他已经不在那里了。要说“他死了”，就必须先有一个由言语承载的存在。当然，我们并不要求任何人都察觉这点；相反，只须察觉：“他死了”这一“言说行动”，通常要求“话语自身之中”具备各种定位标志，而这些标志不同于从陈述过程本身取得的定位标志。

如果我所说的并不明显，整套语法都会挥发。我现在只是请你们注意先将来时的必要用法，因为这里有两种时间定位。一种定位关乎将要涉及的行动：“到某个时候，我将已经成为她的丈夫。”例如，这里定位的是“陈述”中将由婚姻改变的东西。但另一方面，正因为你用先将来时表达它，给你定位的又是你当下说话的点，即“言说行动”。

因此，这里有两个主体、两个“我”。在比内测验中儿童必须跨过的阶段，就是区分这两个“我”；在我看来，这同皮亚杰在理解人称代词的使用时当作核心枢纽的那个著名“还原为相互性”，按字面说毫无关系。

不过，我们暂且把这点放在一边。现在抵达了什么地方？抵达了对两条线的把握，它们分别代表：

- 一条关涉“言说过程”，
- 另一条关涉“陈述过程”。

它们之所以有两条，并不是因为每一条各自代表一种功能，而是因为每当语言功能成为问题时，我们总会重新遇见这种二重性。还可以说，它们不只一分为二，而且始终具有相反的结构：例如这里一条不连续，另一条便连续，反之亦然。安娜·弗洛伊德的表述位于何处？

这种拓扑学的用处，并不在于让我把答案告诉你们。我的意思是，我不会因为这样对我方便，或因为这东西是我做出来的、我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看得稍微远一些，就直截了当地宣布：它在这里或那里。拓扑学的用处在于让问题被提出来。

问题是：这里的这项表述代表什么？安娜·弗洛伊德之梦的现实正以它为面貌向我们呈现；而这个孩子完全有能力领会保姆那句话的意思……

无论这是否属实，弗洛伊德都这样暗示、这样假定了，而且当然有充分理由；

因为一个十九个月大的孩子完全明白，她的保姆要来给她“找麻烦”

……这项表述以我所谓“絮凝的”形式展开：

- 一系列按某种次序排列的“能指”；
- 某种东西通过堆积、通过可以说在一根纵列中的叠置、通过彼此替代，而取得自身的“形式”；
- 这些东西中的每一个，都像是另一个的隐喻。

此时要使之迸发出来的，是作为“被禁—言”的满足之现实。关于安娜·弗洛伊德的梦，我们不再往前推进。不过，我们要迈出下一步。

既然这里涉及压抑的拓扑学，当我们已开始把这件事充分理清，接下来就要问：我们开始就成人之梦表述的东西能有什么用？也就是，下面两者之间真正的差异是什么：

- 一方面，是我们在这个梦中清楚看到的、儿童欲望所采取的某种形式；
- 另一方面，是成人梦中发生的事；它的形式肯定更复杂，至少在解释时会引起更多折腾。

弗洛伊德对此没有留下任何歧义，也不存在什么困难，只须阅读即可："介入者的用途和功能属于审查的秩序。"审查正是在我过去研讨班中曾经说明的意义上施行。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还记得那个让我们十分开心的著名故事：

> "如果英国国王是个蠢货，那么一切都被允许。"[注6]

[注6] 参见雅克·拉康：1954—1955年研讨班《弗洛伊德理论及精神分析技术中的自我》，巴黎，瑟伊出版社，1978年；1955年2月10日课，第156页。

卷入爱尔兰革命的那位打字员这样说。不过，当时的问题并不在此。我还给过你们另一种解释，即弗洛伊德用来说明惩罚梦的东西。我们尤其曾假设有这样一条法律："任何说英国国王是个蠢货的人都将被砍头。"然后我向你们提出：第二天夜里，我梦见自己被砍了头！弗洛伊德还表述过更简单的形式。既然近来有人终于让我读起《丁丁历险记》，我便从中借一个例子。

谈到我作为"丁丁迷"的身份，我有一种穿越审查的方式；我可以大声说：

“谁敢当着我的面说塔皮奥卡将军不比阿尔卡扎将军强，就得来同我较量。”

很清楚，如果我这样说，塔皮奥卡将军的支持者和阿尔卡扎将军的支持者都不会满意。我要说，更令人惊讶的是，最不满意的将是同时支持两人的那些人。

这就是弗洛伊德向我们极其精确地说明的东西：言说之物的性质，会把我们置于一种非常特别的困难前；而同一种性质也开启了十分特殊的可能性。问题很简单：儿童所面对的是“禁—言”，即那个“说不”。

因此，无论“审查”采用什么原则，整个教育过程都会把这个“说不”构造成某种可说之物，因为这里涉及对能指的操作。这也预设主体会察觉：“说不”一旦被说出，即便没有执行，仍然已经说过。因此，“不把它说出来”不同于“服从命令而不去做”；换言之，“欲望的真相”仅凭自身便是对法律权威的冒犯。

于是，这出新戏剧所提供的出路，就是审查这一“欲望的真相”。但无论怎样施行，这种审查都不可能一笔勾销地维持住，因为此处被针对的是“言说过程”；要阻止它，就必须预先对“陈述过程”有所认识。而任何意在从陈述过程中驱逐这项陈述的话语，都会或多或少明显地违背自身目的。

在这个层次上，我们的图给出了这种不可能性的矩阵——它还会为你们提供许多别的矩阵。主体因为表述自己的索求，便被卷入一套话语；他无法阻止自己在其中被建构为言说的施动者。因此，他不能在没有这项陈述的情况下放弃它；因为一旦如此，他作为主体便会彻底抹去自己，而他知道问题所在。

“言说过程”这条线同“陈述过程”那条线之间的关系，非常简单：它就是全部“语法”！一套用这些术语表述的“理性语法”……如果你们感兴趣，我可以告诉你们，它在何处、如何、以什么术语和图表得到表述。但眼下我们面对的是：我们看到，当压抑被引入时，主体绝对必须在“言说过程”层次上抹去自己、消失不见。

主体通过怎样的经验路径抵达这种可能性？如果看不清“言说过程”的性质，我们甚至完全无法把它表述出来。

我已经说过：一切言语都从我们标作 A 点的交叉处出发；也就是说，只要主体被卷入其中，一切言语都是大他者的话语。正因如此，儿童起初毫不怀疑自己的全部思想都为人所知；因为思想的定义并不像心理学家所说的那样，是某种已经开始、尚未完成的行动。

思想首先是参与我刚才借助“言说过程”与“陈述过程”之区分而引入的“未说”维度的东西。当然，这个“未说”之所以存续，是因为要让它成为“未说”，就必须说，就必须在言说过程的层次说，也就是作为大他者的话语来说。正因如此，儿童片刻都不怀疑：对他来说代表这种话语所在之场所的那些人，也就是父母，知道他的全部思想。

至少这是他的最初动作。这个动作会一直存续，直到某种新东西被引入为止；关于上链与下链的关系，我们尚未在这里表述这个新东西，即在语法之外把两条线维持在一定“距离”的东西。

我无须告诉你们语法怎样把它们维持在距离之中。比如这些句子：

- “Je ne sache pas qu’il soit mort.”（我不知道他已经死了。）
- “Il n’est pas mort, que je sache.”（据我所知，他并没有死。）
- “Je ne savais pas qu’il fût mort.”（我当时不知道他已经死了。）
- “C’est la crainte qu’il ne fût mort.”（这是怕他已经死了。）

从这里的虚拟式一直到一个 ne，所有这些细微的句法关系素，都被勒比杜瓦先生称为……

对一个在《世界报》撰文的语文学家而言，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赘词式 ne”。这一切都是为了向我们表明：语法的一整个部分——其根本部分，即这些句法关系素——就是为了维持两条线之间必需的间距。

下一次，我会把这里涉及的表述投射到这两条线上。不过，对于尚未学会这些细微形式的“主体”，两条线的区分显然早已发生。这里有一些必需条件，它们构成我今天带给你们的追问之基础。这种区分在根本上同这样一点相连：每当你们看到问题并非时间性的定位，而是张力性的定位，也就是两条线之间的一种时间差，你们就能看出它同欲望的处境及拓扑学之间可能具有怎样的关系。

我们现在就在这里。儿童有一段时间完全被卷入这两条线的游戏。要让压抑得以发生，这里需要什么？我要说，在走上一条道路之前我有些犹豫，因为我不愿让它显得如其实际所是：一条“让步性的道路”。

也就是说，我要诉诸严格意义上的发展观念。我想说的是，在这件事发生于其中的经验过程中，一项经验性的、而且无疑必要的介入或影响会牵涉一切；但这项“经验性”影响、这个经验性偶发事件所触发并使之凝结成形的那种必然性，却具有另一种性质。

不管怎样，儿童在某个时刻察觉，这些成人被认为知道他的全部思想。而恰恰在这里，他可能不会跨出这一步……后来，他会以某种方式再现一种可能性：我们暂且简要地称为幻觉的所谓“精神性”形式的根本可能性。此时会出现我们所称“言说过程”之后景的“原始结构”；它同那个被称为“行动回声”“明言思想的回声”的“日常生存陈述”平行并存。

如果对于某种 Verwerfung（拒斥）的认识……

“也就是对什么的认识？”——对我现在要向你们谈的东西

……没有实现——“而那是什么？”——就是：“儿童在某一时刻发现，那个被认为知道他全部思想的成人，其实根本不知道这些思想。”成人并不知道；无论梦里说的是“他知道”，还是“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下一次，我们会看到这里这项关系的示范意义。但眼下我们还不必把这两个术语拉到一起，因为我们在阐明压抑将要击中的东西时，走得还不够远。

不过，若压抑成功，其最终结果的根本可能性不能只是给“未说”打上一个“不”的标记——这个标记一面说它没有被说，一面仍让它保持已说——而必须使“未说”实际成为那样一种东西。毫无疑问，“这种否定

是一种如此原初的形式”，以至于弗洛伊德虽然把 Verneinung（否定）看作主体那里最“精细”的压抑形式之一……

因为我们在心理发展高度繁盛的主体身上看到它

……仍然把它紧接在原初的 Bejahung（肯定）之后。

因此，事情确实如我正在告诉你们的那样：弗洛伊德像我此刻在你们面前所做的，是通过一种可能性、一种发生过程，甚至一种逻辑演绎来推进，而不是通过发生学来推进。

这种原初的 Verneinung（否定），正是我围绕“未说”向你们谈的东西。但“他不知道”是下一阶段。恰恰通过这个“他不知道”，作为我言语之场所的大他者、作为我思想之居所的大他者，才能引入 Unbewusste（无意识）；被压抑的内容将为主体进入其中。

不要让我走得比实际更远、更快。如果我说，主体以这个大他者为榜样行事，从而在自己身上开启遭压抑之物的过程，我并没有说这是一个容易遵循的榜样。首先，我已经向你们指出，这里不止一种方式，因为我就此提出了 Verwerfung（拒斥），又让 Verneinung（否定）重新出现——下一次我会重新表述它。

Verdrängung（压抑）不可能是某种如此容易施行的东西。因为如果问题归根到底在于主体抹去自己，那么很清楚，在这个秩序中非常容易显出的事实却是：别人、成人什么也不知道。

当然，刚刚进入存在的主体不知道：成人之所以像人人都知道的那样什么也不知道，是因为他们经历过种种历险，恰恰是压抑的历险。

主体对此一无所知。要模仿成人，不得不说这项任务并不容易，因为让一个主体把作为主体的自己变没，是一种比我在这里向你们展示的许多魔术都更高明的戏法。不过可以说，从根本上、而且毫无疑问，我们必须重新表述主体借以做到此事的三种方式：Verwerfung（拒斥）、Verneinung（否定）和 Verdrängung（压抑）。

Verdrängung 将在于：为了至少以一种可能的、即便并不持久的方式击中那个要从“未说”中消失的东西，主体会经由我所谓能指的道路来操作。

“他将在能指上、并把能指当作能指来操作。”正因如此，“我上一次讲出的那个梦”……

我们仍在这里围绕它打转；

尽管今天的研讨中我没有把它完整地重新唤起：“死去父亲的梦”

……正因如此，弗洛伊德就这个梦表述说：压抑从根本上落在对两个“从句”的处理与省略上。确切说，nach seinem Wunsch（按照他的愿望）接在“他不知道”之后：他不知道事情“按照他的愿望”如此发生，也不知道父亲如此是“按照他的愿望”。在其起点、在其根部，压抑在弗洛伊德那里只能被表述为某种落在能指上的东西。

今天我没有带你们迈出“一大步”，但毕竟又向前一步；因为这一步会让我们看见，压抑这项操作落在何种能指的层次。

并非所有能指都同样容易受损、容易被压抑、同样脆弱。压抑已经落在我所谓两个“从句”上，这点至关重要。它之所以更加重要，是因为

它会使我们有能力指明：当我们先谈梦的欲望、继而谈一般意义上的欲望时，严格说来问题究竟何在。

第5课 · 1958年12月10日

上一次，我把你们留在某个正逐渐接近我们问题的地方——也就是“欲望及其解释”的问题：对能指结构作出“某种排列”，对能指中所陈述的东西作出排列；这种东西包含陈述内部的二重性：

- “陈述过程”，
- 以及“言说行动的过程”。

我向你们强调过下列差异：

- 一方面，是卷入任一“陈述”的“我”；这个“我”同任何别的项一样，是某个“被陈述过程”的主体——例如如此，尽管这并非“陈述”的唯一方式；
- 另一方面，是卷入一切“言说”的“我”，尤其是那个宣告自己为言说之“我”的“我”。

这个“我”以何种方式宣告自己为言说之“我”，并非无关紧要；特别是当它像小安娜·弗洛伊德在梦的信息开头所做的那样，通过报出自己的名字来宣告自身时。我已经向你们指出，这里仍有某种暧昧：作为言说之“我”的这个“我”，此刻究竟是否得到认证？

我让你们听出，它尚未得到认证；而弗洛伊德告诉我们，这正是“儿童梦中的欲望”同“成人梦中的欲望”的区别。这里有“某种东西”尚未完

成，尚未由结构凝结出来，尚未在结构中分化；而我曾在别处向你们展示的“反映”与“痕迹”，恰恰属于这个“某种东西”。

这是一道晚近的“痕迹”，因为它位于一项测验的层次；这项测验当然已经预设了由经验明确规定的“条件”，所以不能据此预断主体从根本上处于什么状态。不过，主体在很长时间里仍难以区分言说之“我”与陈述之“我”；这种困难较晚仍会表现为在一项测验前的绊倒。心理学家的偶然发现与敏锐直觉，使比内选择了下列形式：

“我有三个兄弟：保罗、欧内斯特和我。”

困难在于，儿童没有把这项陈述理解为它实际所是的东西：即主体还不知道把自己从计数中扣除。不过，我向你们标出的这道“痕迹”是一项标志；类似标志还有其他一些，它们都指向这个根本要素：主体那里，言说之“我”同陈述之“我”之间的“区分与差异”。

我已经说过，我们不是通过演绎来处理问题，也不能说是走经验道路，因为这条道路已经被“划出”，已经由弗洛伊德建构起来。弗洛伊德告诉我们，成人梦中的欲望是一种“借来的”欲望，是“一项压抑”的标记；在这个层次上，他把压抑作为审查提出。

当弗洛伊德进入这种审查的机制，向我们展示审查是什么——也就是“一项审查的不可能性”，因为他的重音落在这里——我也曾试图让你们暂时停下来思考。我向你们指出一种“内在矛盾”，即言说层次上一切未说之物的矛盾。我的意思是，构成“我并不是说……”的那种“内在矛盾”。前几天，我用几种诙谐形式说过：

“谁敢说某个我们必须尊重其言辞、不可冒犯的人物如何如何——我当时这样说——就得来同我较量！”

这是什么意思？无非是：当我说出这个立场——它显然是反讽的——我恰好说出了不该说的东西。弗洛伊德本人也曾充分强调……

当他向我们展示梦的机制、表述与意义时

……梦多么频繁地走这条路：它表述为“不应被说”的东西，恰恰就是它必须说的东西，也是梦里实际被说之物所通过的东西。

这把我们带向同“能指最深层结构”相连的东西。我想再暂时停留于此。因为“我不说……”这个要素、这个杠杆本身，弗洛伊德在《否定》一文中并非无缘无故地把它置于最原始句子的“根部”：主体正是在这句话中把自己构成为主体，尤其把自己构成为无意识主体。

这种 Verneinung（否定）同最原初的 Bejahung（肯定）之间的关系……

同一个能指进入问题之间的关系，因为 Bejahung 正是如此

……已经开始被提出来。

始终需要知道，在“最原初的层次”被提出的是什么：例如，是“好”与“坏”这一对吗？我们选择或不选择这些“原初”术语中的某一项时，就已经选定一整套理论化、一整种分析思想的方向。你们知道，“好”与“坏”这两个“术语”在分析道路的某种特定化中发挥过什么作用；它们无疑是“一组非常原初的对子”。

在更进一步以前，我要暂时停在这个“未说”和 ne 的功能上，停在“我 ne 说……”中的 ne 上，因为我相信这里存在关键的表述。“我不说……”中的这种 ne，使人在说自己不说某事时，恰恰把它说了出来……

这件事几乎像一种以荒谬形式呈现的显而易见

……我们必须停下来考察它，并回忆我已经向你们指出的、可以说“能指最根本的特性”。

你们若还记得，我已经试图借助一个图像、一个例子把你们引向一条道路；它同时展示了“能指”同某种我称为“痕迹”的标志或符号之间的关系。这道痕迹自身已经带着某种“实在印痕之反面”的标记。我曾谈到鲁滨孙·克鲁索和星期五的脚印、星期五留下的脚步痕迹[注1]，并且曾暂时停下来问：这已经是能指了吗？

> [注1] 参见雅克·拉康：1955—1956年研讨班《精神病》，巴黎，瑟伊出版社，1981年；1956年3月14日课。

相关知识卡 鲁滨逊的脚印：从标志、痕迹到能指

我告诉过你们，能指并非始于痕迹，而始于痕迹被抹去。构成能指的并不是被抹去的痕迹；开启能指的是“某种被设定为可以抹去的东西”。换句话说，鲁滨孙·克鲁索抹去了星期五的脚印，但他在原处做了什么？

如果他想保留星期五脚掌所在的这个位置，至少会画一个十字，也就是先画一道杠，再用另一道杠横穿它：这就是“特有的能指”。“特有的能指”呈现为某种自身可以被抹去、却又恰恰在作为抹去的这项操作中存续的东西。

我的意思是，“被抹去的能指”已经作为这样的东西、带着“未说”所特有的属性呈现出来。我用一条杠取消这个能指时，反而使它作为能指无限延续，并由此开启能指本身的维度。严格说来，画一个十字并不存在于任何一种以其他方式获准的定位形式中。

相关知识卡 鲁滨逊的脚印：从标志、痕迹到能指

不要以为不会说话的生物、动物什么都不辨认，也不故意留下痕迹；它们留下的不是带有“所说”的痕迹，而是“痕迹的痕迹”。等以后有时间，我们会回到“河马的习性”，看看它有意在自己走过的路上给同类留下什么。

人留在身后的则是一个“能指”：一个十字，一条被划掉的杠——它被另一条杠覆盖，从而表明它作为痕迹已经被抹去。“不之名”这一功能——它是一个“自我取消”的能指——仅凭自身无疑就值得展开一番非常长的论述。

十分引人注目的是，逻辑学家一如既往地过于“心理学化”，以至于他们……

在自己对否定的分类与表述中

……竟奇怪地遗漏了最原初的形式。

你们或许知道、或许不知道——无论如何，我不打算让你们进入“否定的各种方式”。我只想说，比一切能在“概念秩序”中得到表述的东西更为原初……

比区分否定、剥夺等等意义的秩序更为原初

……我们必须到“说话现象”、经验和语言经验主义中，去寻找那个起源上对我们最重要的东西。因此，我只会停留在这点上。

在这里，我至少暂时不能不提到一些具有实验价值的研究，尤其是爱德华·皮雄的研究。你们知道，他是我们的精神分析前辈之一，战争初期死于严重心脏病。皮雄围绕否定作过一项区分，你们至少应当对它略有所知、有个大致概念。他察觉了某种东西。作为一个逻辑学家，他显然很想成为心理学家；他写道，自己的工作是一种《从词语到思想》的探索。[注2]

> [注2]　雅克·达穆雷特、爱德华·皮雄：《从词语到思想：法语语法论》，Vrin出版社。

同许多人一样，他也会对自己抱有幻觉。所幸的是，这部著作中最薄弱的恰恰是那种要“从词语上溯思想”的企图。反过来，他是一位卓越的观察者；我的意思是，他对语言材料具有一种敏感，使他在“词语”方面提供的知识远多于在“思想”方面。

至于“词语”，至于这种对“否定”的使用……

他尤其停留于否定在法语中的用法

……他不能不作出一项发现：区分“排除项”（forclusif）与“不一致项”（discordantiel）。我马上举例说明他的区分。

比如“Il n’y a personne ici.”（这里没有人。）这属于“排除项”：眼下排除了这里有任何人的可能。皮雄注意到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法语中每当涉及一种纯粹的“排除”时，总要使用两个成分：一个　ne，再加上这里由　personne（无人）代表的东西；它也可以由　pas　代表。例

如："Je n'ai pas où loger."（我没有住处。）、"Je n'ai rien à vous dire."（我没有什么可对你说。）

另一方面，他指出，ne 有大量用法，而且恰恰是最具指示性的那些……

在这里像在任何地方一样，也就是提出最悖谬问题的那些用法

……始终显现出这一点：首先，单独一个纯粹的 ne 几乎从不被用来表达纯粹否定；纯粹否定在德语和英语中分别体现为 nicht 与 not。

ne 单独出现、自行发挥作用时，表达皮雄所谓"不一致"；而这种"不一致"十分准确地位于"言说过程"与"陈述过程"之间。

把话说透，也立即说明问题所在：我正要举出皮雄停留最久的那个例子，因为它特别具有说明性。这个例子就是某些一无所知的人——也就是那些执意要理解的人——称作"赘词式 ne"的用法。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上一次已经开了个头：我提到《世界报》一篇令我略感不快的文章，它讨论所谓"赘词式 ne"。这个"赘词式 ne"……

它不是一个"赘词式 ne"，而是一个"对法语使用完全不可或缺的 ne"

……可见于这样的句子："Je crains qu'il ne vienne."（我怕他来。）

人人都知道，"Je crains qu'il ne vienne."意指"Je crains qu'il vienne."（我怕他来），而不是"Je crains qu'il ne vienne pas."（我怕他不来）。但法

语就是会说："Je crains qu'il ne vienne."换句话说，在语言使用的这个点上，法语仿佛把 ne"截获"在其某种"游移"之中：

- 它从"言说过程"下降而来。在那里，ne 落在"言说"的表述上，落在行动中被说出的纯粹能指上："Je ne dis pas que…"（我并不是说……），例如"我并不是说我是你的妻子"；

- 下降到"陈述"的 ne，在那里它成为："Je ne suis pas ta femme."（我不是你的妻子。）

我们来这里当然不是为了研究"语言的发生"，但即使在我们的经验中，也隐含着某种东西。"这一点"……

正是我要向你们展示的东西；至少它向我们指明了弗洛伊德对否定事实所作的表述

……"意味着否定从言说下降到陈述。"

我们怎么会对此感到惊讶？毕竟，"陈述"中的任何否定都包含某种悖论：它提出某种东西，同时又——至少在许多情形中——把它提出为不存在。在二者之间，在"言说"与"陈述"之间的某处，在这个平面上：

- "不一致"得以建立；

- 我的恐惧中有某种东西先于他到来这一事实；既然我希望他不要来，我又怎能不把"Je crains qu'il vienne."（我怕他来）表述成"Je crains qu'il ne vienne."，仿佛在途中钩住这个"不一致的 ne"？作为否定中的一个独特成分，它有别于"排除式 ne"。

你们会对我说：

“这是法语特有的现象。刚才谈到德语的 nicht 或英语的 not 时，你自己已经提过。”

当然！

但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例如在英语中，当我们表述类似的事情时会发现……

我不能让你们在这里细究，因为我不是来给你们上语言学课的

……一个类似现象表现为：在英语中，否定不能“纯粹”地、简单直接地施加于作为“陈述”之动词、作为陈述中过程之标志的动词。人们不说“I eat not”，而说“I don’t eat”。

换句话说，英语语言系统的表述中留有一些“痕迹”：凡属于“否定秩序”的东西，“陈述”都不得不借用一种仿照“助动词”用法的形式；而助动词正是典型地把“主体维度”引入陈述的东西。

“I don’t eat.”（我不吃。）、“I won’t eat.”（我不会吃。）或“I won’t go.”（我不会去。）——严格说来，最后一句不只包含一个事实，还包含主体不去的决定。纯粹否定之所以每次都显出某种助动维度，正是英语中留下的一道痕迹：它表明，某种东西从根本上把否定同作为言说本身的原初位置连接起来。

上一次我试图在你们面前表述的第二时刻、或第二阶段，在于下列一点。为了向你们展示主体经由怎样的“路径”或“道路”进入大他者的辩证法……

因为言说与陈述之间这项差异的结构本身，把这种辩证法强加给他

……我带你们走了一条自己有意做成“经验性”的道路——我已经说过，这不是唯一的道路——也就是把“主体的真实历史”引入其中。

我告诉过你们，主体原初在区分言说之“我”与陈述之“我”的过程中构成自身；其下一步，是“一无所知”的维度，只要他以如下方式体验它……

他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上体验它的：大他者知道他的全部思想，因为主体的思想按其性质与结构，在起点处正是“大他者的话语”；

……主体是在发现一个事实时开启我们正在寻找的道路：“大他者对他的思想一无所知。”主体将经由这条路展开“未说”的矛盾要求，并找到那条艰难路径，在自己的存在中实现这种“未说”，成为我们所面对的那种存在——也就是具有无意识维度的主体。

因为这就是精神分析使我们在人的经验中迈出的关键一步。数百年来，哲学可以说越来越“固执”地不断把一种话语推向更远；在这套话语里……

- 主体只是认识关系中对象的相关项；也就是说，“主体是对象认识所‘预设’的东西”；
- 这种奇怪的主体——我已记不清曾在哪里说过，它可以用来度过“哲学家的星期日”[注3]；因为一周的其余日子，也就是工作期间，人人都尽可以把它抛在一边；

> [注3] 参见黑格尔《美学》：“理想的时刻恰恰寓于这种无忧无虑的自由：它是生命的星期日，抹平一切，并使一切坏事远离。”雷蒙·格诺的小说《生命的星期日》（Gallimard Folio）也以此句作题词。

- 这个主体不过是对象的某种“影子”与替身。

……人们从这个“主体”那里“忘掉”了一件事：“主体是说话的主体”。

只是从某个时刻起，我们再也无法忘记它：说话主体的领域能够自行成立，无论主体在那里还是不在那里。彻底改变主体同对象关系之性质的，是这种关系中的“关键点”，而它恰恰名为“欲望”。

我们正试图在这个场域中表述“主体同对象的关系”，因为它们是“欲望”的关系；分析经验教给我们的，正是必须在这个场域中表述这些关系。

“主体同对象的关系”不是需要关系，而是一种我正试图在你们面前表述的复杂关系。眼下先指出一点：正因为“主体同对象的表述关系”位于这里，对象才不是主体需要的相关项与对应物，而是这样的东西：

- 当主体可以说必须面对自己的存在时，它“支撑主体”；
- 它在主体的存在中“支撑主体”，而且是在最根本意义上的存在中：主体恰恰“外—存”于语言中。

也就是说，主体由某种位于自身之外的东西构成；只有在一个确切时刻，他才能以自身的语言本性把握它：此时主体必须抹去、消隐、消失在“一个能指背后”。这正是可以称作“惊恐”的点，主体必须围绕它抓住某种东西；他抓住的恰恰是作为欲望对象的对象。

有一位当代人——已经去世——曾在某处写过一句话。为了不造成混乱，我今天暂且不立刻说出她的名字：

“设法弄清吝啬鬼……设法确切知道吝啬鬼的钱匣被偷时，他失去了什么；人会由此学到很多。”[注4]

> [注4] 西蒙娜·薇依：《重负与神恩》（1947），Pocket 出版社 Agora 丛书，1993年；《无对象地欲望》章，第69页。原注所引原句为：“设法确切知道宝藏被偷的吝啬鬼失去了什么；人会由此学到很多。”

这恰恰是我们必须学会的东西——既要“为我们自己”学会，也要“教给别人”。分析是第一个能够回应这句话的场所、第一个维度。当然，因为吝啬鬼显得可笑……

也就是他离无意识近得让你们无法忍受

……所以我得另找一个更高雅的例子，让你们把握我的意思。

我本可以用刚才谈存在时的同样术语开始表述它……不过两分钟后，你们就会把我当成存在主义者，而那不是我所欲望的。

我要从让·雷诺阿的电影《游戏规则》中取一个例子。片中有一位由达里奥扮演的人物；他是某个社会圈层中生活里常见的那种老派人物——但不要以为只限于这个圈层——是一个对象收藏家，尤其收藏音乐盒。

如果你们还记得这部影片，请回想达里奥在许多人面前揭示自己的最新发现——一只格外精美的音乐盒——的时刻。那时，这个人物按字面说处在一个我们可以、也必须确切称为羞赧的位置："他脸红，退隐，消失，窘迫不已。"他已经把自己要展示的东西展示了出来。

但在场的人怎么可能理解：我们正处于那个摆动的层次、那个我们可以把握的点，而这种摆动在收藏家对对象的激情中表现到了极致？

这是"欲望对象"的一种形式。主体展示的，无非是自身最重要、最隐秘的点。这个对象所支撑的，恰恰是他甚至无法向自己揭示的东西，是处在"最大秘密"边缘的那个"某种东西"。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必须沿这条路探寻吝啬鬼的钱匣对他是什么。要完全抵达"吝啬鬼"的层次，我们无疑还得再走一步；正因如此，"吝啬鬼"只能由"喜剧"来处理。

不过，我们由此被引入的是：从某个时刻起，主体发现自己投身于把自己的愿望表述为"秘密"。愿望——作为愿望的东西——如何表达？就在我上一次提到的那些语言形式中；各门语言为此发明了不同的语气、语域与声调。

对此，不要总是相信语法学家说的话。虚拟式并不像看上去那么“虚拟”，而愿望的类型……

我正在记忆中搜寻某种能为你们把它形象化的东西。不知为什么，记忆深处浮现出这首小诗；我还费了一番力气才把它重新拼出，甚至重新找回：

“成为一个美丽、金发、受人欢迎的姑娘，

给空气带来欢乐；

她微笑时，让圣但尼的工人胃口大开。”

这首诗出自我们的一位同时代人[注5]。她是一位低调的女诗人，身材矮小、头发乌黑，这正是她的特征之一。毫无疑问，她在“想让圣但尼工人胃口大开”的怀想中，表达了某种同她意识形态遐想的某个时刻颇为紧密相连的东西。不过，也不能说这就是她平日的操持。我想让你们围绕这个“诗性现象”暂时注意的，首先是其中同“时间结构”有关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东西。

> [注5]　莉兹·德阿尔姆：《秘密愿望》，载《一个好奇之人的笔记本》，巴黎，1933年，Cahiers libres 出版社，第27页。

这或许是纯粹形式——我不是说“愿望”，而是说“所愿”——也就是愿望中作为“所愿”被陈述的东西。我们可以说，“原始主体被省略了”；但这句话“没有任何意义”。它并没有被省略，因为这里表述的是“所愿”，是某种以不定式呈现的东西；而且……

如果你们试着进入这个结构内部

……就会看到，它位于一个“主体面前”的位置，并“回溯性地规定主体”。这里既不是纯粹愿想，也不是遗憾；而是某种放置在“主体面前”、把主体回溯性地规定为某种存在类型的东西。

它完全悬在空中。不过，“所愿”正是以这种方式得到表述；当我们试图理解《梦的解析》结尾那句话时，这已经给出了一个值得保留的东西：“不可摧毁的欲望依照过去的形象塑造现在。”[注6]

> [注6] 原注所引完整句子为：“梦把我们带向未来，因为它向我们展示已经实现的欲望；但这个对做梦者而言已经在场的未来，被不可摧毁的欲望依照过去的形象塑造。”见《梦的解析》，同前，第527页。

相关知识卡 欲望的固着与不可摧毁性

〔“……但这个被做梦者当作现在的未来，被不可摧毁的愿望塑造成那个过去的肖像。”（《梦的解析》结尾）〕

我们听着这句话的嗡嗡声，立即把它记在“重复”或“事后性”的账上；但仔细看去，这并不一定稳妥。如果“不可摧毁的欲望依照过去的形象塑造现在”，或许是因为它像驴子面前的胡萝卜一样，始终位于主体前方，并不断回溯性地产生同样的效果。与此同时，这项“陈述”的结构特征也把我们引向它的暧昧，因为这种“言说”可以说“无所凭借”的性质，会带来一些后果，而没有任何东西阻止我们进入其中。

我的意思是，没有任何东西阻止我们提出下面这项观察：这个以“诗”表达的愿望……

相关知识卡 欲望的固着与不可摧毁性

当我回查原文时，发现它碰巧题为《秘密愿望》。原来二十五年、甚至近三十年后，我为了寻找某种会把我们带向愿望秘密的东西，从记忆里找回的就是它

……这个秘密愿望当然被传达了出来。

整个问题正是在此：怎样把一个被构成为秘密的东西传达给别人？答案是：通过某种谎言。因为归根到底，对比别人稍微聪明一点的我们来说，它可以译成：

> “就像我是个美丽、金发、受人欢迎的姑娘一样真切，我欲望给空气带来欢乐，
>
> 让圣但尼的工人胃口大开。”

但并没有什么东西保证，任何一个人——哪怕慷慨、诗意，甚至是一位诗人——真有那么强烈的愿望要给空气带来欢乐。归根到底，为什么？如果不是在幻想中，又会在哪里？如果不是为了表明幻想对象多么具有转喻性，又是为什么？

也就是说，正是“欢乐”将这样“流通”。至于圣但尼的工人，他们正好可以拿来承担这件事；让他们彼此分担吧！反正人数已经多到令人不知道该去找哪一个。借这段岔话，我经由诗歌之路把你们引入愿望的结构。现在可以经由严肃事物的道路进入它了，也就是欲望实际发挥的

作用。正如预料的那样，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欲望必定要在某处找到自己的位置，处于下面两点之间：

- 一方面，是我们的出发点：主体在那里异化，根本上异化在呼唤之中，异化在需要的呼唤之中，因为需要必须进入能指的隘口；
- 另一方面，是“未说”维度将作为根本维度被引入的那个彼岸。

欲望必定要在某处得到表述。

我们在我所选择的这个梦中看到它。这个梦无疑极具问题性，因为它梦见一个死者显现。关于死者显现的梦，弗洛伊德……

在德文版《梦的解析》第433页、法文《梦的科学》第366—367页[注7]

> [注7]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同前，第366—371页。

……远没有向我们完全交出它们的秘密，尽管他已经在那里表述了很多东西。这一点至关重要。

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弗洛伊德最为着重地标出了……

贯穿《梦的解析》对梦的全部分析

……无意识心理学最初进路中的深刻之处：人面对自己所爱、所敬之人的情感矛盾性。

我选择用来开始向你们表述“欲望在梦中的功能”的这则梦，也重新处理了这个问题。你们已经看到，我最近为某些目的重读了第一版《梦

的解析》；同时，上一次我也提到，人们总会忘记《梦的解析》里面有什么。

我忘记了，这则梦在1930年被补进书中。它先在初版后不久以脚注形式收入《神经症学说短篇文集》，1913年第二版第III卷第271页；到了1930年版，它被补进正文，因此如今就在《梦的解析》正文中。

这个梦由以下内容构成，我再重复一次：主体看见父亲出现在自己面前……

这位父亲刚刚在一场令主体长期痛苦的疾病后去世

……他看见父亲出现在面前；原文告诉我们，想到父亲已经死了，而“他不知道”，主体内心便充满深切痛苦。弗洛伊德强调，这个表达听来荒谬；只须加上父亲是“依照他的愿望”死去，句子便能补全、得到理解：父亲不知道，自己当然是“依照他的愿望”死去的。

我按照以下层次把它写在图上：“他不知道”从根本上关涉主体的构成维度，因为主体必须把自己安置在一个无用的“他不知道”之上。恰恰是在这里——我们将努力在经验中详细察看——主体必须“把自己构成为不知道者”；这是给他的唯一出口，只有如此，“未说”才能实际取得“未说”的效力。

这发生在陈述层次。但毫无疑问，若没有下伏的言说作为支撑，任何这种陈述都无法成立，因为对于任何不会说话的生物——我们对此有证据——“他已经死了”都没有意义。我甚至要说，我们有一项检验：大多数动物面对同类死后留下的遗骸与尸体，会立即表现得漠不关心。

一只动物若会依恋死者——常举狗为例——这只狗就必须处于一种例外位置：“即便它没有无意识，也有一个超我。”也就是说，必须有某种东西介入，使某种能指表述的雏形成为可能。不过暂且把它放在一边。

“他已经死了”已经预设主体被引入某种属于存在秩序的东西。存在无非是这样一个事实：主体一旦把自己置于能指中，就再也无法摧毁自身；他进入这种无法忍受的连锁，它立即在他的“想象界”中展开，使他只能把自己设想成不断重新进入存在。

这不是“哲学家的建构”，我曾在所谓“患者”身上观察到它。我记得一位女患者：在某个梦里，这成为她内在经验的一个转折。那发生在她分析中一个绝非任意的时刻；她无疑触及了某种在梦中被把握、被经历的东西，无非是一种纯粹的存在感——可以说，无限期存在下去的感觉。在这种存在内部，一种新存在总是再次向她迸发；在她可以说内在的直觉里，这一过程无边无际地延伸。存在被把握、被感受为某种按其本性只能不断向更远处重新迸发、因而无法熄灭的东西；“而这恰恰伴随着她无法忍受的痛苦”。

这同梦的内容向我们提供的东西非常接近。归根到底，我们有什么？这里有一位儿子所做的梦。谈梦时，最好总提醒自己：做梦的是做梦者。开始谈梦中人物时，必须始终记住这点。

我们在这里有什么？

所谓“认同”的问题在这里格外容易提出，因为在梦中，我们无须经过什么辩证法便可以认为，主体同自己的梦中幻想之间存在某种认同关

系。我们有什么？主体站在父亲面前，充满最深切的痛苦；在他对面，是不知道自己已经死去的父亲。更确切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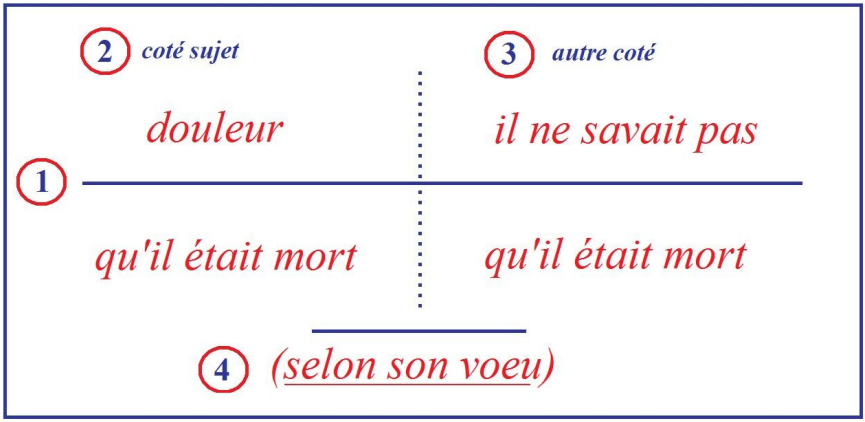
因为必须把这句话置于主体把握它并向我们传达它的时态

……“他不知道。”

我强调这一点，尽管眼下还无法彻底强调到底。我仍然不想给你们近似的东西；这种做法有时把我带入晦暗，因为它同样阻止我只给出一个大概。既然我无法立刻把事情说得精确，自然会留下敞开的门。不过，就梦而言，必须记住：梦向我们传达的方式始终是一项陈述。

主体向我们报告什么？另一项陈述；但只这样说远远不够。这是另一项由他作为言说呈现给我们的陈述，因为主体向我们讲梦，正是为了让我们寻找它的钥匙和意义，也就是它想说什么——某种完全不同于他向我们报告的陈述的东西。

因此，从这个视角看，“他不知道”以未完成过去时说出，具有十足的重要性。



“他不知道”：在我向你们陈述的东西里，这一点……

对那些关心梦同我们借以收集它的言语之间关系的人来说

……可以在图中接近“裂分的第一平面”（1）。

不过继续。事情由此分布如下：

- 一边（2），也就是梦中作为主体呈现的一边，有什么？一种情动，即痛苦。“痛苦”——因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死了”。

- 另一边（3），同这种痛苦相对应：“他不知道”什么？同一件事：

  “他已经死了。”

弗洛伊德告诉我们，这里存在梦的“意义”，也含蓄地存在其“解释”；一切看来十分简单。不过，我已经充分向你们指出，事情并不简单。

补项（4）是：“依照他的愿望”。但这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

正如弗洛伊德正式指示我们去做的那样——不只在这一段，也在我请你们回查的压抑段落中

……如果我们处于能指层次，就应立即看到，可以用不止一种方式使用这个“依照他的愿望”。“他依照他的愿望死了”，这会把我们带向哪里？

我想，你们中至少有人能记起我过去曾把你们带到的那个点：主体以各种形式穷尽了欲望之路以后……

只要欲望是主体自己并不知道的，主体受罚是因为犯了什么罪？

没有别的罪，正是曾在这个欲望中存在

……便被带到一个点，只剩下一声呼喊可说：μὴ φῦναι〔mè phunai，《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即“不要出生”。当存在走到其欲望恰好熄灭之处时，抵达的就是这里。

而主体在梦中感到的这份痛苦……

不要忘记，关于这个主体，我们除了紧邻在前的一件事以外一无所知：

他曾看着父亲在一场漫长而充满折磨的疾病痛楚中死去

……在经验中，这份痛苦接近存在之痛：当除了存在本身以外，再无任何东西栖居于存在之中；当一切都在过度的痛苦中趋向消灭“生存欲望”这个无法拔除的项。当欲望不再在那里时仍然存在的这份痛苦，如果曾被某人体验过，那人对主体绝不是陌生人。

但无论如何，很清楚的是：“梦中的主体知道这份痛苦。”至于在实在中体验过它的人是否知道这份痛苦的意义，我们永远无法得知。相反，可以明确感觉到，无论在梦中，还是几乎可以肯定在梦外……

在解释把我们带到那里以前

……主体都不知道自己承担的正是这份痛苦本身。证据是，他在梦中只能以一种忠实而冷酷、同时听来荒谬的方式表述它。它对应什么？

如果我们回到《梦的解析》中谈“荒谬之梦”的那一小章，尤其是这则梦的部分，弗洛伊德就给出了回答……

这也证实了我重读该段以前试图在这里向你们表述的东西

……我们会看到，他明确指出：“荒谬感”在梦中经常同这种矛盾相连，同无意识自身的结构相连；在某些情形里，它还通向可笑。弗洛伊德针对这则梦说，这种荒谬作为何种要素被引入梦中？作为对这里所标明之意义作出格外强烈拒斥的表达要素。主体确实可以看出，父亲不知道他的愿望——主体自己的愿望：“让父亲死去，从而结束他的痛苦。”

也就是说，在这个层次上，主体自己知道他的愿望是什么；他可能看见，也可能看不见……

一切取决于他的分析进行到了哪里

……这个愿望过去曾是他自己的愿望：让父亲死去……

而且不是“为了父亲”，而是“为了他自己”、为了作为父亲对手的主体；

……但在他所在的这个点上，他完全无法看到的是：当他承担父亲的痛苦时，他在不知不觉中旨在把一项自己绝对需要的无知维持在面前、维持在对象中；这项无知就是不知道“最好不要出生”。〔参见《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中的 μὴ φῦναι〕

在存在的最终处，除存在之痛以外别无所有；与其让最后这个谜赤裸显现，不如承担这种痛苦……

把它作为在那里并“仍然说话”的大他者之痛来承担，就像作为做梦者的我仍在继续说话

……因为那最后的谜归根到底是什么？无非是“这个愿望最秘密的内容”……

对此，“梦本身没有给我们任何要素”，除了我们通过认识所知道的东西

……这个愿望的内容，就是阉割父亲的愿望，也就是那个首要愿望。父亲死亡时，它回返到儿子身上，因为现在轮到儿子被阉割；而这正是无论如何都不能看见的东西。

眼下我并不是在规定解释应当在什么点、什么时刻、什么时间被提出！我们已经很容易在这个图式上看出“一次最初解释”会立刻发生：你的父亲并不知道——这毫不费力——他是依照你的愿望死去的；也就是愿望的言说。我们在这里仍处于主体言语的实线上，而事情如此再合适不过。

但分析家必须作出某种引入，使上述观察中已经出现某种问题性；它要让迄今遭压抑、以虚线标出的东西浮现：父亲早已“依照他的愿望”死去，依照“俄狄浦斯愿望”死去；并让它作为这样的东西从无意识中浮现。

不过，必须认识并充分发挥某种东西的效力；它像刚才所说的那样，远远超出“这个愿望是什么”的问题。因为阉割父亲、继而回返主体的愿望，远远超出任何可以辩护的欲望。

如果它像我们所说的那样，是一种结构化必然性、一种能指必然性……

“而这里，愿望只是欲望结构中最深之物的面具；梦揭示了后者”

……那么它无非——并不只是一项愿望——是“‘依照’的本质，是关系与必然连锁的本质”；主体无法逃离这条“存在的链式联结”，因为存在由能指的性质所规定。

这个“依照”正是我要请你们注意的点。归根到底，在“主体抹去自身的问题”中——在这个例子里，抹去自身就是主体的拯救——在主体必须被交给最后一项无知的最终点上，其杠杆、即 Verdrängung（压抑）的杠杆——我在上一次结尾正试图把你们引入这个意义——完全并不依靠压抑……

- 某种充实之物，
- 某种被发现之物，
- 某种可见、可理解之物；

……而依靠对一个纯粹能指的省略：nach，即“依照”。它标记言说同能指之间、陈述中的关系同言说的必然性之间的一致或不一致、和谐或失谐。一切都围绕一个从句、一个纯粹能指的省略而存续；归根到底，梦的欲望中显现的是：“他不知道。”

在我们无法掌握任何其他意义时，这个事实意味着什么？以后选取一个我们更熟悉之人的梦时，我们会看到。下一次，我们将选取弗洛伊

德的一则梦，就在这则梦附近：弗洛伊德关于父亲的梦，他在梦中看见父亲以加里波第的形象出现。

到那里，我们会走得更远，真正看到弗洛伊德的欲望是什么。那些责怪我没有充分讨论肛门情色的人，会得到他们想要的！不过眼下，我们停留在这则图式性的梦，停留在主体同死亡正面相遇的梦。它意味着什么？

通过召来“这个影子”，会落定下面这层意义：这则梦无非是在说，“他本人没有死，他可以代替大他者受苦”。

但在这份痛苦背后，维持着一个诱饵；在这个关键时刻，主体只能抓住它：

- 恰恰是对手的诱饵，
- 杀父的诱饵，
- 想象性固着的诱饵。

下一次，我们也将从这里重新开始，阐明下面这个作为无意识中幻想之恒常公式的式子；我想，今天的表述已经为这项说明作了充分准备：$\not S \lozenge a$。

> [译注] 法文整理稿此处排作 “S ◊ a”，但紧接的下一段明确说主体“被划杠”；故按本期一贯的幻想公式补出 $\not S$。

这个关系涉及主体如何被能指的作用划杠、取消、废除，又如何在小他者中找到支撑，找到那个为说话主体规定对象本身的东西。我们将尝试把它同小他者认同；而且会很快完成，因为……

参加过“本研讨班第一年”的人，已经听我用整整一个季度谈过它

……这个小他者、这个“在人类情色中占优势的对象”，就是我们将在广义上理解的“自身身体形象”〔$i(a)$〕。

正是在这里，在这则人类幻想——那个已经只剩一道影子的人的幻想——之中，主体维持自己的存在，维持那层使他得以继续作为说话主体的帷幕。

第6课 · 1958年12月17日

上一次，我提到雅克·达穆雷特与爱德华·皮雄合著、D'Artrey 出版的法语语法书。我围绕否定、"排除项"与"不一致项"所说的内容，分布在该书两个地方；第二卷把一整篇关于否定的文章汇集起来，规定了"排除项"和"不一致项"的材料。

"排除项"在法语中十分独特地"体现"为 pas、point，或者 personne、rien、goutte、mie；如你们所见，这些词自身都带着"源自痕迹"的标记。因为它们全是指称"痕迹"的词。法语把"排除"的行动、"排除"的"象征性"行动转移到这些词上；而 ne 则保留给其更原初的功能，即"不一致项"。

正如上一次我试图向你们展示的，"否定"在其起源、在其语言根部，是某种"从言说迁移到陈述"的东西。我也展示了如何在我们使用的这张小图上表现它。上一次，我们停留在给梦的术语与要素定位："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并围绕"依照他的愿望"标出了真正的落点，因为梦同时"标记并承载欲望"。

我们还得继续前进，追问这种行动何以、又为何可能。结束时，我已经指出自己准备围绕什么来追问弗洛伊德所表述的"欲望功能"，尤其是"无意识欲望"层次上的这种功能。

我准备围绕这个公式追问它。我们已经展示了这则梦的结构及其构成，也就是这场正面相遇：主体是另一个——在这里是"小他者"；父

亲因梦、并在梦中活着重现。他同主体处于一种关系，而我们已开始追问其中的歧义：

- 正是父亲使主体承担起我们所谓存在之痛；
- 主体曾看着父亲的灵魂垂死，曾希望他死去；因为没有什么比被还原到自身的存在更难以忍受——这种存在越过一切可能支撑它的东西，恰恰在欲望被废除时仍被维持。

我们已经指出，可以预感到，正是在这种可以说“主体内功能”的分配中……

……主体承担小他者的痛苦，同时把自己不知道、而且并不存在的东西抛到小他者身上；

在这个例子里，那无非是主体自己的无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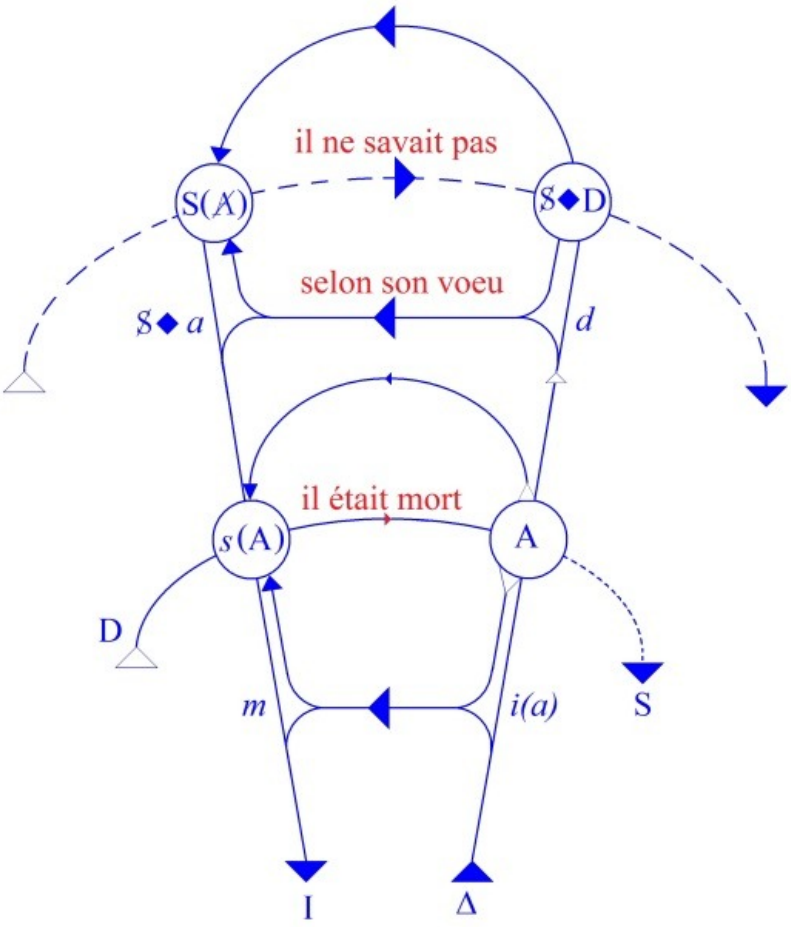
主体正是欲望借梦的欲望来“支撑并维持自身”的那项无知。死亡愿望在这里取得完整意义：它是不要醒来的愿望，不要向梦本身所承载的那则最秘密的信息醒来。这则信息就是：父亲一死，主体从此直面死亡；在此之前，父亲的在场一直保护他免受这种直面。

也就是说，他面对的是某种同父亲功能相连的东西，某种在这份“存在之痛”中在场的东西；弗洛伊德围绕“俄狄浦斯情结”所发现的一切，都以它为枢纽：那个 X，即“阉割”的意义。这就是“阉割”的功能。

承担阉割意味着什么？阉割真的曾被承担过吗？

弗洛伊德所谓《有终与无终的分析》的最后几道浪潮，就在这个点周围破碎：“它究竟是什么？”

在何种程度上，就这则梦并围绕这则梦而言，分析家不只拥有解释的权利，而且处在能够、有力、有权解释它的位置？



上一次谈论这则梦的结尾，我把问题留在这里：分析家有三种方式重新引入“依照他的愿望”。

第一种方式“依照主体的言语”，依照主体所希望的东西；对此，主体有着十分完整、并未遗忘的记忆。也就是说，“依照他的愿望”……

在上线上得到恢复

……在无意识记忆的隐藏陈述层次，恢复了“俄狄浦斯情结”的痕迹，即儿童期希望父亲死亡的欲望……

弗洛伊德告诉我们，在一切梦的形成中，它都是“资本家”；

……这个“儿童期欲望”……

当某个当下欲望必须在梦中表达时——而这个当下欲望远非总是无意识欲望

……便找到了“企业家”。

在“儿童期欲望”层次得到恢复的这个“依照他的愿望”，岂不是处在顺应“梦的欲望”的位置？

因为这里要插入……

在父亲消失所实现的、主体生命的这个关键时刻

……梦中要插入这个对象的形象，并且无疑要把它作为一层帷幕、一项“永久”无知的支撑呈现出来；它为某种东西提供支点，而在此以前，那个东西一直是欲望的不在场证明。

因为父亲所承载的“禁令功能”本身，恰恰给欲望——以其谜样甚至深渊般的形式，作为主体与之分离的东西——提供了这份庇护、这层防御；归根到底，它就是琼斯十分敏锐地瞥见的……

今天我们会看到，琼斯对这种精神动力的某些点曾有过一些非凡洞见

……让人不去直面自身欲望的道德借口。

我们能否说，直截了当地解释俄狄浦斯欲望，只是钩住了梦的解释中某个中间阶段？

它让主体做了什么？严格说来，你们会认出其性质被命名为“同攻击者认同”。在这个层次、用这些术语解释俄狄浦斯欲望——你曾在某时、出于某种理由希望父亲死去——还会是别的什么吗？

在你的童年、童年的某处，这就是“同攻击者认同”。你们难道没有看出，它典型地是防御的一种形式，而这一点至关重要？

“依照他的愿望”被省略的位置上，难道没有某种东西向我们提出？“依照”及其意义，难道不是这则梦的完整解释？

毫无疑问！

当然，这还要撇开让分析家抵达这里的时机与条件：它们取决于治疗进行的时刻，也取决于主体在梦中作出回应的语境，因为我们知道，在分析中，主体通过自己的梦回应分析家——至少回应分析家在转移中已经成为的东西。

但我会说，从根本上看，就“术语的逻辑位置”而言，“依照他的愿望”难道没有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总有可能匆忙赋予它某种形式、给出仓促或过早的回答，为主体提供某种回避；而真正的问题是：

- “这种根本结构把他置于绝路，因为它使一切欲望对象成为一种根本转喻的支撑”；
- 还有某种东西：人的欲望对象本身以一种消隐形式呈现。或许我们可以隐约看到，阉割正是可以称作最后调停的东西。

于是，我们被带到另一端重新开始——也就是从梦中没有给出的那一端——更仔细地追问人的欲望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公式”、这个“算法”：$\$ \lozenge a$，也就是 $\$$ 同 (a)、同“对象”正面相遇、被放到一起、彼此面对……

> [译注] 法文整理稿此处同样排作 “S ◊ a”；结合上下文和本期固定写法，译文补出被划杠的主体 $\$$。

我们正是围绕梦的这些形象和其中向我们揭示的意义，引入了这个算法

……难道我们不能尝试用呈现给我们的“欲望现象学”来检验它？奇怪的是，欲望始终已经在那里，位于〔……〕的核心。

让我们试着看看，对“分析家”而言，这种欲望以什么形式呈现。

这个算法可以带我们一同走上一条追问的道路；它来自我们的共同经验、分析家的经验，来自欲望在主体那里呈现的方式……

这个主体不必然、也不总是神经症主体

……没有理由预先假定，主体的结构在这一点上不被包含其中；因为神经症结构揭示着一种更普遍的结构。

无论如何，毫无疑问，神经症者位于某种经验的延伸与过程中的某处；而这种经验对我们具有普遍价值。弗洛伊德学说的全部建构，正是在这个点上展开。

在追问主体同其欲望之关系的辩证法已经如何得到处理以前——尤其是我刚才预告的“琼斯思想”，它半途而废，却无疑像你们即将看到的那样瞥见了某种东西——我想先转向从最普通临床经验中取得的材料。这是我不久前在经验中遇到的一个例子，很适合引入我们试图说明的东西。

这是一位阳痿者。从阳痿出发追问欲望是什么，并不坏；至少可以确信，我们处在人的层次。这是一位年轻主体，当然，他像许多阳痿者一样“根本不”阳痿。他一生中曾非常正常地做爱，也有过几段关系。他已经结婚，而问题只发生在妻子那里。

不能把这简单记在阳痿账上。问题恰好局限于一个同主体有着最“合意”关系的对象——因为他爱自己的妻子——所以“阳痿”这个术语似乎并不恰当。经过一段时间的分析检验，主体的话大致显出下面这些东西。

并不是说他完全没有任何冲动；但倘若某天晚上任由冲动把自己带过去……

或分析当前阶段里经历过的另一个夜晚

……这种冲动能维持住自身吗？他刚刚经历的“缺失”已经使冲突走得很远：他有权再把一场新考验、再一次尝试与失败的波折强加给妻子吗？

简言之，这种欲望显然并未完全缺席于任何在场、任何实现的可能性——这一点随处都能感到——但它是合法的吗？这里不能再深入提及这个具体病例；出于种种理由，我当然不能把观察材料交给你们……

单是因为这项分析仍在进行，也因为其他许多理由；

这就是提及当前分析总会带来的不便

……所以我会从另一些分析中借用一个术语。在某些发展中，它具有完全决定性的作用；有时会导向偏离，甚至导向所谓“倒错”。这些东西的结构分量不同于在阳痿病例里可以说赤裸发挥作用的东西。

因此，我要提到某些病例里出现的一种关系；它出现在主体的经验和亲历中，并在分析中显露。这种经验可能具有决定性功能，而且……

像在其他地方一样

……揭示一种结构：主体开始向自己提出问题——“他的阳具够大吗？”从某些角度、在某些影响下，这一个问题就可能使主体采取一整套解决方案；它们彼此叠置、相继并累加，可以把主体远远带离某件事的正常实行领域，尽管他已具备其全部要素。

这个“足够大的阳具”，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个对主体至关重要的“阳具”，在其经验的某个时刻遭到拒斥。我们以千百种形式重新遇到它；它们当然并不总是明显、显露在外，也可能潜伏。但正是在这个阶段

的时刻像拉帕利斯先生会说的那样完全暴露时，我们才能看到、触及它，并赋予它应有的效力。

可以说，我们不止一次看到主体同某种东西正面对照、以它为参照；必须在“他生命中的那个时刻”把握它——通常在青春期的转折与觉醒处，主体在那里遇见其标志。主体在这里面对的东西，同我们刚才提到的属于同一秩序：欲望是否通过某种别的东西得到合法化、得到认可？

这里闪现的东西，已经以某种方式在主体用来表达它的现象学中〔……〕。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学概括成下面的形式：“主体是否拥有绝对武器？”由于没有绝对武器，他会被带入一系列认同、借口与捉迷藏的游戏……

我再说一遍，我们无法在这里展开其中的各种二分

……而这些可以把他带得很远。

我想向你们指出的“关键”是：

- 欲望的曲折历程如何从这一刻开始：主体必须把欲望作为“异化的”东西拥有在某种“标志”、一项承诺、一次预期之中；而这种预期本身还包含“一种可能的丧失”。

- 欲望如何同一项缺失的辩证法相连；这项缺失被归摄在一个尚不在场的时间中，正如这里的标志也不是欲望本身。

欲望必须面对一种恐惧：它或许无法以当前形式维持，或许会作为 artifex（制作者）消亡——如果可以这样表达。但人所感受、所体验为

欲望的这个 artifex，当然只能相对于其自身言说的“技艺构作”而消亡。这份恐惧正是在言说维度中得到制作和稳定。

正是在这里，我们遇到一个极其惊人、却在分析中被奇怪地忽略的术语，也就是……

我曾告诉你们，琼斯用它作为自己思考的支撑

……ἀφάνισις〔aphanisis〕。当琼斯停下来思考阉割的现象学时……

你们从经验和出版物中都能看出，这种现象学在所谓现代分析经验中被遮蔽得越来越深

……在琼斯当时所处的分析阶段，他面对的各种任务不同于现代经验所给出的任务……

- 一种同分析中患者的特定关系，它不同于后来“依照其他规范”重新定向后的关系；
- 一种解释、注疏、辩护与说明弗洛伊德思想的特定必要性。

……可以说，琼斯试图找到这位“传译者”、这种手段，以便让人听懂阉割情结：主体害怕被剥夺的是他自己的欲望。

所以，ἀφάνισις〔aphanisis〕这个意指“消失”、尤其意指“欲望消失”的术语……

你们在琼斯的文本中会看到，问题确实就在这里；他表述的正是这一点

……因一个问题而被他用作引入。这个问题让“这位可怜的好人”操了很多心：女人同“阳具”的关系；他从未理清它。

他立刻用这个 ἀφάνισις〔aphanisis〕把男人与女人同自身欲望的关系归到同一个公分母下；这把他带进绝路，因为这恰恰忽视了：这些关系从根本上彼此不同，而且只是……

因为这正是弗洛伊德的发现

……由于二者相对于“阳具这个能指”的“不对称”而不同。我想自己已经让你们充分感受到这一点，所以至少今天可以暂时把它视为一项已有成果。

同样，对 ἀφάνισις〔aphanisis〕的这种使用……

无论它是发明这个术语的起点，还是只在随后才出现

……都标志着某种转折；它使作者偏离了真正的问题：ἀφάνισις 的这种可能性在主体结构中意味着什么？

它岂不是恰恰迫使我们把人的主体本身结构化为这样一种主体：对他而言，存在可以、也被假定在欲望彼岸；这个主体“外—存”、并“下—存”于其欲望之外。

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应客观考虑最根本形式的欲望——生存欲望、我们所谓生存本能。问题完全不同：“分析向我们展示的、在主体亲历中被投入游戏的，正是这件事。”我的意思是，不只“人的亲历由欲望支撑”——这点我们当然早已料到——而且人的主体还“把欲望本身计算在内”、同它打交道；如果可以这样说，他害怕“生命冲力”……

亲爱的“生命冲力”，多么可爱的化身；确实应该说，这是把人类欲望投进自然的一种“拟人论”

……我们试图借这个著名“冲力”把那种自己并不十分理解的“自然”撑立起来；但一旦涉及主体自身，一旦人的主体在面前看见这股“生命冲力”，他就害怕自己会缺少它。

单这一点就足以提示，我们最好提出一些“结构”要求；毕竟这里涉及的并非“无意识的反映”。我的意思是，它不同于内在于纯粹认识维度的主体—对象关系。只要问题涉及欲望，经验——即弗洛伊德经验——就证明，它会给我们提出稍微更复杂的问题。

既然我们从阳痿出发，便可以走到另一端。人的主体面对自身“欲望”时，倘若既不害怕有能力，也不害怕无能力……

- 他有时也会满足它；
- 也有时会预先把它设想成已经满足。

……同样十分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主体完全可以满足欲望、也就是并未遭到阳痿打击，却害怕欲望得到满足。而且这种情形十分常见：他害怕满足欲望，因为这会使自己从此恰恰依赖于满足欲望的那个男人或女人，也就是依赖于小他者。

这种现象学事实每天都在发生，甚至构成人的经验最寻常的文本。无须诉诸那些已成为该问题之范例与说明的宏大戏剧，就能看到一部“传记”如何在全部历程中，不断展开为对某种东西的连续躲避——而它始终被标记为最迫切的欲望。

这种对小他者的依赖究竟在哪里？它实际上是主体所恐惧之物借以呈现的形式与“幻想”，使主体偏离“其欲望的满足”。这或许不只是所谓“害怕小他者的任性”。这种“任性”……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注意到

……同通俗词源、同拉鲁斯词典把它联系到“山羊”的说法没有多大关系。“任性”caprice 来自意大利语 capriccio，意指“战栗”；它无非就是弗洛伊德格外喜爱的那个词 sich sträuben，即“毛发竖起、抗拒”。

你们知道，贯穿弗洛伊德全部著作，这都是他不断借以体现某种东西的隐喻形式之一……

我说的是最具体的论述：无论他谈自己的妻子、谈伊尔玛，还是谈一般意义上进行抗拒的主体

……这都是他最为感性地体现“自己对抗拒之判断”的形式之一。

主体的根本依赖，与其说是因为他把小他者表象为任性的存在，不如说——这点被遮蔽了——小他者并未给这种任性标上一个标志；而除了主体赖以存续的全部标志之外，也没有足以表明主体善意的标志。说到底，主体没有别的标志，只有主体被废除的标志。这就是被如此书写的 $\mathcal{S}$。它向你们表明：就自身欲望而言，“人”并不为真[注1]；因为无论他投入一点还是许多勇气，处境都从根本上逃出他的掌握。

> [注1] 参见拉康围绕“人的科学”“人文科学”中被加重的“人”所作的多次嘲讽。

无论如何，这种消隐就是上一次研讨后有人同我交谈时所说的："主体在其意欲层次的脐结。"我很愿意采用这个形象，因为它说出了我围绕 $\not S$ 面对对象 (a) 时想让你们感到的东西〔$\not S \lozenge a$〕。

更何况，它严格符合弗洛伊德谈梦时所标出的东西：所有能指的汇聚点，做梦者最终在那里把自己卷入，以至于它被称为未知本身。人们没有认出，这个 Unbekannt〔未知〕——弗洛伊德笔下一个很奇怪的词——恰恰就是我试图借以指出弗洛伊德式无意识之根本差异的点：

- 无意识之所以"构成"并"设立"为无意识，并不只是在主体相对于能指的无辜维度中；能指在主体的位置组织并表述自身；
- 而是在"主体"同"能指"的这种关系中，存在着根本绝路。我刚刚重新表述过："主体没有别的标志，只有主体被废除的标志。"

当然，事情并不到此为止。毕竟，如果这只是一条所谓绝路，就不会把我们带得多远。绝路的特性恰恰是富有生产力；这条绝路之所以有意义，只因它让我们看到自己展开了哪些分支，而"欲望"实际上将进入这些分支。

让我们试着看清这个 ἀφάνισις。在你们的经验中——不只指你们的分析经验，也指你们被引导用来思考这种"经验"的精神方式——俄狄浦斯情结上有一个点会使它闪现。人们告诉你们：在"倒置的俄狄浦斯"

中，即当主体隐约看到可通过直接吸引“最强者”即父亲的“爱”来解决俄狄浦斯冲突时，主体退缩了：

- 因为他的“自恋”在那里受到威胁；
- 因为接受父亲的这份爱，对他而言包含阉割。

这被视为不言自明，因为当然，“当一个问题无法解决时，人们就把它看作可以理解”。所以事情通常没有那么清楚：主体把这个可能的解决时刻同阉割联系起来；而这项解决之所以格外可能，是因为它将部分地成为实际采用的道路——把父亲以内摄方式纳入“自我理想”，确实同这种解决颇为相像。

俄狄浦斯所谓“倒置”功能参与正常解决；这毕竟是由一系列经验和洞见突显的时刻，尤其见于同性恋问题：主体把父亲之爱体验为根本威胁，认为它带着我们称作自恋性的威胁，因为无法给出更恰当的术语。

归根到底，这个术语也没有那么不恰当。所幸，术语在分析中仍保留着足够的意义、充实性，以及“稠密、沉重而具体”的性质，最终正是这些引导我们：可以感觉并辨认到，“事情里有自恋，而且这种自恋卷入了俄狄浦斯情结的这次绕行”。

后续辩证法会进一步证实这一点，尤其当主体被带上同性恋道路时。你们知道，这些道路当然远比单纯、粗略地要求“对象中必须有阳具”更为复杂；但从根本上说，这项要求确实藏在里面。我无意在这里展开。只想借此引入一个命题：为了在能指问题的边缘应对欲望的这种悬置，主体面前将不止有一项计策。

这些计策当然首先、并且根本上涉及对“对象”、即公式中 (a) 的操纵。对象被纳入主体同能指之关系的辩证法；我过去几年试图同你们一起表述各种关系时，不能把这种纳入设为一切表述的原则，因为我们无时无处不看到它。

还需要提醒你们小汉斯生命中的那个时刻吗？面对一切“对象”，他都追问：它有没有“阳具”？只须先观察一个儿童，就能以各种形式发现这里赤裸发挥的这种根本功能。

在小汉斯的病例中，问题是“撒尿的家伙”、Wiwimacher。你们知道，他两岁时在什么时期、围绕什么事情、经过怎样的绕行，开始针对一切对象提出这个问题；这界定出某种分析，而弗洛伊德顺带把它指出为解释这项恐惧症的一种方式。

当然，这个位置并不只是翻译阳具在辩证法中的在场。它完全没有告诉我们这种办法的用途、目的——我当时曾试图向你们展示——也没有告诉我们它的稳定性。我只想指出，我们始终有证据表明自己没有走偏；在场的术语确实是：

- “主体”，而且是通过其消失而在场；
- 主体同一个“对象”正面相遇；某种东西不时显露为关键“能指”，主体同对象的全部关系之命运都围绕它展开。

现在，让我们迅速说明：从“本能”特异性、从需要的视角看，关于“对象”的这种影响——也就是我们算法中的“小 (a)”——在最一般意义上走向何处。

我们已经知道，能指的在场与插入使主体同“对象”的关系成为可以说不可能的关系；只要“主体”必须在对象面前维持自身，事情就是如此。

很清楚，人的对象经历一种挥发；在具体实践中，我们称之为移置的可能性。这并不只是说，人的主体像所有动物主体一样，看着自己的欲望从一个对象移到另一个对象；而是说，这项移置本身恰好维持着欲望的脆弱平衡。归根到底，问题是什么？从某个角度说，是在始终保有一个欲望对象的同时，阻止满足。

可以说，这仍是一种通过转喻来象征满足的方式；我们在这里径直进入钱匣与《吝啬鬼》的辩证法。它远非最复杂的形式，尽管人们很少看清问题所在。在这个例子里，欲望必须通过对对象的某种“扣留”而存续——正如我们在引入“肛门隐喻”时所说。

但正因为这个被扣留的对象本身不成为任何享乐的对象，对欲望支撑的这种扣留……

确实正该这样说！“法律现象学”留下了痕迹：人们会说，某人享有一项财产的“收益使用权”。

这是什么意思？无非是说，对人而言完全可以设想：“拥有一项自己并不享用、而由另一个人享用的财产。”对象在这里揭示出自己作为欲望抵押品——甚至可以说人质——的功能。

如果你们愿意让我们在此尝试同“动物心理学”搭一座桥，就来看看有人曾经怎样说……

一位同行在动物行为学方面所说的

……最具示范性、也最为形象的东西。我自己颇倾向于相信它。我是通过一位刚刚出版小册子的人注意到的……

我本不想告诉你们，因为这会让你们分心

……这本刚出版的小册子题为《事物的秩序》。所幸，它是普隆出版社出的一本小书，作者雅克·布罗斯，此前完全不为人所知。它是“一种小型自然史”……

这是我对它的解释

……一部合乎我们时代尺度的“小型自然史”。

我的意思是：

- 它把一种精妙而迷人的东西重新交还给我们；我们能在布封的作品中读到，却再也无法从任何科学出版物中找到。尽管我们对动物行为与“动物行为学”的了解远多于布封，原本也完全可以从事这种写作；可专业期刊里的东西根本无法阅读。

- 这本小书里的内容，以一种不得不说极为出色的文体表达出来。你们尤其可以读读中间题为《平行的生命》的部分：“捕鸟蛛的一生，蚂蚁的一生”。

我想到这本小书，是因为作者同我有一点相同：在他那里，哺乳动物的问题已经解决。除人以外……

“这种根本上成问题的哺乳动物”——只须看看乳房在我们的想象中发挥什么作用

……除人以外，真正严肃的哺乳动物只有一种：河马。

只要稍有一点敏感，人人都同意这一点。诗人 T. S. 艾略特[注2]……

> [注2]　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荒原及其他诗歌》，皮埃尔·莱里斯译，瑟伊出版社 Points Poésie 双语丛书，第46—50页。

他的形而上学观念非常糟糕，但毕竟是一位伟大诗人

……一开始就在《河马》中用河马象征战斗中的教会。以后我们还会回来。

回到河马。这只“河马”做什么？有人向我们强调它生存中的困难。

这些困难似乎很大。其中一项根本事情是，它用自己的排泄物守卫“牧食地”……

因为它毕竟必须保留一些资源储备

……这一点至关重要：它通过一系列中继点、标记点来划定领地边界；这些点的气味必须足以让需要辨认它们的所有同类知道：这里是它的家。

我借此告诉你们，我们很清楚，“动物那里并非没有象征活动的萌芽”。如你们所见，在这种哺乳动物那里，这是一种格外与排泄物有关的象征主义。如果“河马”用排泄物守卫自己的牧食地，我们就会发现“人”取得的进步是……

如果没有语言这个奇特的传译者，问题根本不会被带到这里。我们不知道语言从何而来，但正是它在其中引入根本复杂性，也就是把我们带到同对象的这项问题性关系

……人不是用粪便“守住”牧食地，而是把自己的粪便保留下来，作为那块根本牧食地——一块根本上有待规定的牧食地——的抵押品。

这就是所谓“肛门象征主义”的辩证法，是可以说人与其对象这场新启示的“化学婚礼”[注3]。这是此前完全未被料到、而弗洛伊德经验向我们揭示的一个维度。归根到底，我这里只想指出下面这件事在何种方向、又为何发生。马克思在同蒲鲁东的论战中提出了同一个问题，却没有解决；我们至少可以给出一个初步说明：“人的对象为何从使用价值过渡到交换价值？”

> [注3] 克里斯蒂安・罗森克罗伊茨：《化学婚礼》，Éditions Traditionnelles，2004年；原注链接法国国家图书馆 Gallica 数字本。

必须阅读马克思这段文字，因为它对思想是一种很好的教育。它叫《哲学的贫困》，回应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他用几页篇幅嘲弄“亲爱的”蒲鲁东，因为蒲鲁东断言，从一种价值到另一种价值的过渡，是由“合作者的一项纯粹决定”完成的——可问题恰恰是，他们为何成了合作者，又凭借什么成为合作者。马克思用足足二三十页把他开膛破肚——还不算著作后文——这对思想颇为健康，也很有教育作用。

这就是“对象”所经历的一切，也是这种“挥发”、这种既是对象“增值”又是“贬值”的过程之意义。我的意思是，对象从单纯需要场域中被拔

除。归根到底，这不过是重提一种根本现象学，严格说来是“财物”的现象学——而且请注意，是 bien 这个词一切意义上的“善 / 财物”。

不过，今天暂且只把它留作开端。只需说：一旦作为对象被卷入的是小他者、他人，尤其是性伴侣，这当然会产生一系列后果。刚才谈到的是“社会层面”，所以这些后果格外明显。这里的问题无疑位于“社会契约”的根基，只要必须考虑“思想的基本结构”，只要女性伴侣……

以一种本身并非没有潜伏和回返的形式

……像列维-斯特劳斯向我们展示的那样，在其中成为“交换对象”。

这种“交换”并不顺利。说到底，我们会说，女人作为“交换对象”，对实施这项操作的人而言可以说是一笔很糟的买卖。因为这一切把我们卷入可以说真正的调动，即给付、租用“阳具”的服务。我们这里自然处于“社会功利主义”的视角；你们知道，这会带来一些不便。我刚才正是从这里出发。

女人一旦以“社会化对象”的身份被纳入这种辩证法，就会经历某种非常令人担忧的转变。十分有趣的是，可以看看年轻而天真的弗洛伊德怎样谈到它——见琼斯传记第一卷第192—193页。[注4]

> [注4] 欧内斯特·琼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生平与著作》，法国大学出版社，2006年。

密尔曾提出女性解放的论题……

你们知道，弗洛伊德曾应贡佩尔茨之请翻译过密尔的作品

……密尔怎样谈论解放主题[注5]；而弗洛伊德又怎样在给自己未婚妻的信中，向她描绘女人、“一个好女人”有什么用——想到他当时正处于激情顶峰，这简直“妙绝”！这封信最后说，一个女人应当安守本分，提供种种服务，而这些服务同著名的“Kinder，Küche，Kirche”（孩子、厨房、教会）毫无不同。

> [注5] 参见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妇女的屈从》（1869）。

想到那时，他还很乐意把自己设想成妻子可能的〔……〕。原文最后有一段我必须用英语给你们读，因为它从未以其他语言出版：

“法律和习俗已经没有多少此前从女人那里夺走的东西可以还给她；但从根本上说，女人的位置无疑应当保持原样：年轻时是亲爱的宠儿、一件可爱的精巧家具、一只天使般的花瓶；成熟以后，则是受人爱戴的妻子。”

这段话对我们很有意义：它向我们展示弗洛伊德从何种经验出发，也让我们看见他必须走过怎样的道路。另一个可能的面向——我们并非无缘无故进入社会辩证法——是主体面对这个问题性位置时，还有另一种解决。我们同样通过弗洛伊德知道这项解决：“认同”。

同什么认同？同父亲认同。为何同父亲认同？我已经指出：因为父亲以某种方式被看成真正成功越过这种关系绝路的人，也就是被认为真正阉割了母亲的人。我说“被认为”，因为他当然只是“被认为”如此；而且这里还有某种根本上呈现的东西，即父亲的问题。

今天我略带坚持地回到这里，或许是接续昨晚“科学会议”中讨论的某件事：父亲的功能、父亲的领主地位、父亲在某些文化范围中的“想象性”功能。

这里无疑有一种会带来各种“滑移”可能的问题，因为必须看到，眼下准备的解决可以说是一项直接解决：父亲已经是一个“典型”——取这个词的严格意义——而这种“典型”无疑在时间中有各种变体。

如果不存在这些变体，我们不会如此感兴趣；但这里若不联系某种想象性功能，就无法设想这件事。主体同父亲的关系被否认，代之以对“父亲理想”的这种认同；借此，或许我们最终可以说，平均而言新婚之夜能够成功、顺利度过——尽管从未有人用严格严谨的方式做过统计。

这显然同事实材料有关，也同“想象性”材料有关，却丝毫没有为我们解决问题……

其实既没有为我们解决，当然也没有为患者解决；或许在这一点上我们混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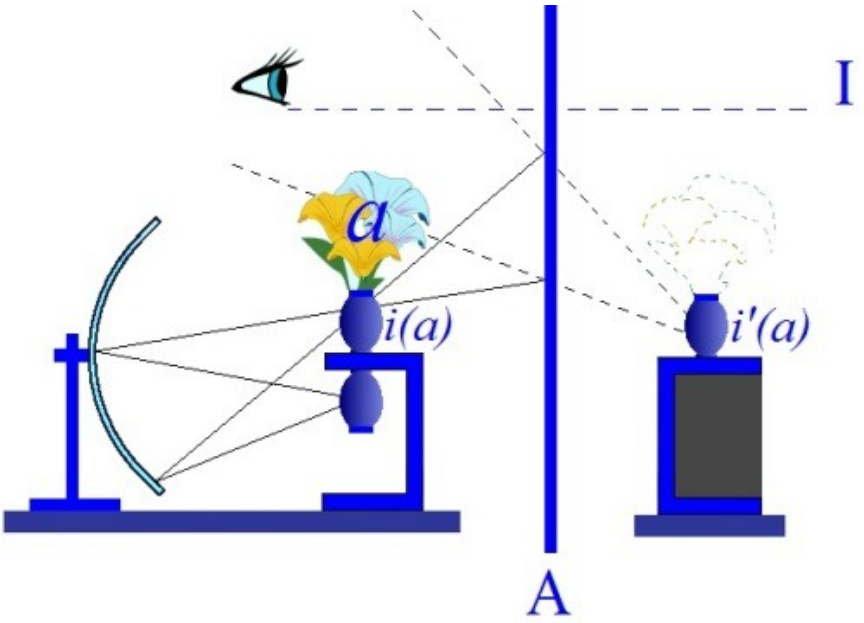
……丝毫没有解决欲望的问题。

实际上我们会看到，这种“同父亲形象认同”只是我们现在必须处理的一种更普遍解决的特例……

我的意思是，在 $\mathcal{S}$ 同对象 (a) 的关系与正面相遇中〔$\mathcal{S} \Diamond a$〕

……以最一般形式引入“想象性功能”。

自恋维度为主体提供支撑、解决与解决道路，使人的爱欲进入同某个形象〔$i(a)$〕的特定关系；这个形象无非就是同“自身身体”的一种关系。某种交换、某种“倒置”将能在其中发生；我会借它向你们表述 $\mathcal{S}$ 同小 (a) 正面相遇的问题如何呈现。



已经一点四十五分了，所以假期以后，我们将从这个点重新开始。我会在1月7日继续，因为今天没能把事情推得更远。

我们终于有机会精确说明这个小 (a) 的本质与功能，也就是人的对象的根本性质。正如我在过去研讨班中已长篇开了头，人的对象像一切人的对象一样，从根本上带有自恋结构的标记，带有同自恋爱欲的深层关系。

这个带有上述标记的人的对象，如何在幻想的最一般结构中正常接收主体最根本的“起始投注”：无非是主体面对欲望时的情动，也就是我刚才用来标明主体为何从根本上停留在欲望边缘的恐惧和内在性。幻想的全部性质，就是把它转移到对象上。

我们会通过研究、重新处理若干此前已展开其辩证法的幻想来看这一点。即便只从一个根本幻想出发也足够——它是最早发现的幻想之一：《一个孩子挨打》[注6]。你们会在那里看到，主体面对自身欲望时的情动如何转移到作为自恋性对象的对象上，其最根本特征是什么。

> [注6] 弗洛伊德：《一个孩子挨打》，载《神经症、精神病与倒错》，法国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19页。

反过来，主体会变成什么、在什么点上形成结构、为何作为“自我”和“自我理想”形成结构；这些问题最终只有通过下面一点才能向你们交出……

即让你们在绝对严格的结构必然性中看见它

……主体曾把自身情动委托给这个对象、给这个我们此前从未真正谈过的 (a)；而主体的结构正是这项委托的回返、退回。

我的意思是，主体为何必然不能把自己设定为 (a) 本身，而必须设定为“a 的形象”、小他者的形象——这同“自我”是同一件事。这个小他者的形象被一个大写 I、即“自我理想”的指标标记；自我理想自身继承的，不是主体同其欲望的最初关系，而是主体同母亲欲望的最初关系。这个“理想”占据主体曾体验为“一个被欲望的孩子”之效果的位置。

这种必然性与展开，使它铭写在某道痕迹中，形成一个算法；我已经可以把它写在黑板上，预告下次的内容：

$$i(a)_I \Diamond a(S)$$

它同小他者处于某种关系，只要这个小他者受到另一个东西影响；也就是主体自身受到其欲望影响。下一次我们会看到这一点。

第7课 · 1959年1月7日

这种经验迫使我们面对一项区分，它存在于下列二者之间：

- 我们必须称作主体之“欲望”的东西；
- 以及某种功能：它在这种欲望的构成和显现中发挥作用，也表现在治疗过程中主体话语同其行为之间爆发的矛盾里。

……我说，这是一项根本区分：“欲望”同“索求”之间的区分。

如果说不仅原初材料、即弗洛伊德话语，而且它后来的全部发展都维持着什么；如果说其中将爆发种种矛盾，那正是因为“索求”在那里具有问题性质。归根到底，自弗洛伊德以后，分析的发展越来越把重音放在一个以不同名称出现、最终汇聚为“依赖性神经症”之一般观念的东西上。

也就是说，藏在这个公式背后的，是理论及其滑移、实践及其失败的一种汇聚所施加的重音；这里还牵涉一种关于治疗应当取得何种还原的特定构想。

“依赖性神经症”观念背后隐藏的正是这一点。“索求”这一根本事实，以其在主体身上留下印痕、施加挤压与压迫的效果在那里发挥作用；问题恰恰是要追问，面对这一功能……

按照主体发生与形成的过程，我们揭示它具有塑形作用

……我们是否采取了正确态度。我指最终能得到辩护的态度：一方面澄清它，同时使“症状”解除。

事实上很清楚：

- 如果“症状”不只是某种我们应当视为一项扣除、一种称作“受挫”的悬置所留下的遗产；
- 如果它也不只是主体在某种东西作用下发生的变形——无论怎样设想，这种东西的剂量都由它同“实在”的某种关系决定；正如我说过的，“想象性受挫”总是涉及某种“实在”的东西；
- 如果并非如此；如果我们在分析中实际发现的受挫印象之延续、序列、效果乃至持久效果，同症状之间还存在别的东西——一种复杂得多的辩证法，即“欲望”；
- 如果“欲望”只有在最紧密的结上才能被把握和理解，而这个结并非某些实在留下的印象，而是对人而言“实在、想象界及其象征意义”最紧密地系在一起的点——这恰恰就是“我试图证明的东西”；
- 正因如此，欲望同幻想的关系在这里被表达为〔$d \rightarrow \not S \Diamond a$〕，位于一切能指言说的“两条结构线”之间的中间场域〔处于 $s(A) \rightarrow A$ 与 $S(\not A) \rightarrow \not S \Diamond D$ 之间〕；
- 如果“欲望”确实在那里；如果我们可以称作隐喻性的现象正从那里出发——即遭压抑的能指干涉一个显露的能指，从而构成“症状”；

……那么，不去构造、组织并定位“欲望”的位置，就是错失一切。

今年，我们已经开始借一则自己停留了很久的梦来做这件事。这是一则独特的梦，弗洛伊德碰巧两次突出了它……

我的意思是，他先在1911年发表的《精神活动的两项原则：欲望与现实原则》中赋予它一个格外有用的位置，后来又把它补入《梦的解析》

……这则梦就是死去父亲显现的梦。

我们试图把梦的要素安置到双链上。我已经在所谓“图”中展示并详细表述过双链的结构性区分：最基本的生物主体、需要的主体如何被铭写进索求的隘口。

我曾向你们提出，必须如何理解这种根本的双重表述：一项索求从来不只是对“某物”的索求。在任何具体索求、任何满足索求的背景上，语言本身都在象征化小他者……

把小他者象征化为在场与缺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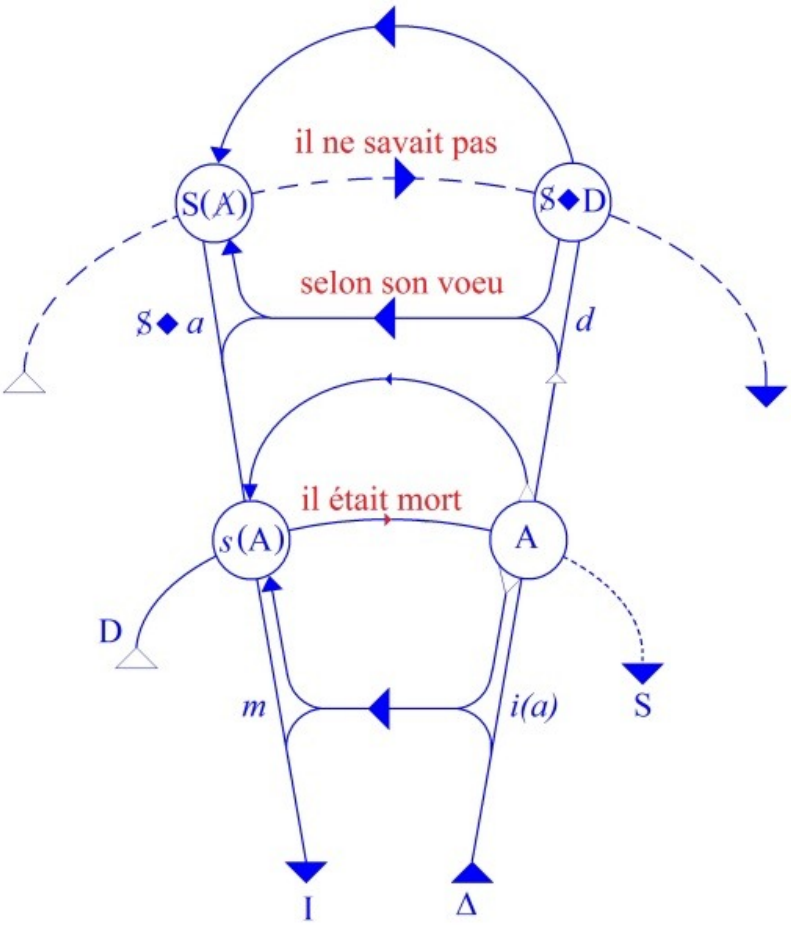
……象征化为一个可以成为爱之赠予主体的小他者：他通过“在场”、而且只通过“在场”给予这份爱。我的意思是，只要他不再给予任何别的东西，也就是说：

- 他所给予的恰恰超出他所能给予的一切；
- 他所给予的恰恰是这个“无”，而这个无就是在场—缺席规定的全部。

我们为教学方便，把某种东西分配到“符号”的这种二重性上，从而表述这则梦。这使我们能在梦的结构中把握一种关系：它由这项幻想产物建立；弗洛伊德一生都在尝试澄清其结构，并在《梦的解析》中作出了卓越阐述。我们试图看看，它对这位为父亲服丧的儿子具有什么功能。儿子无疑爱父亲，一直守到父亲痛苦死亡的最后；而他让父亲在梦中以极其简单、堪称范例的条件重新出现：父亲以生前的样子出现，“他说话”；儿子在他面前则“沉默、心被抓紧、身体被扼住”，为“痛苦”攫住。他说，这份“痛苦”来自想到：“父亲已经死了，而他不知道。”

弗洛伊德告诉我们，“必须补上”：“他依照他的愿望死了。”他不知道什么？不知道这是“依照他的愿望”。一切都在这里。如果试着更深入地进入这则梦的建构与结构，我们会注意到：主体在特定条件下同某个形象正面相遇。

我要说，在梦中由主体承担的东西与他面对的形象之间，建立了一种分布和分配，它将向我们展示这种现象的本质。我们已经试过表述它，可以说借助把具有特征的能指主题分配到能指标尺上，来圈定它。



上线上是“他不知道”；它按其本质是一个根本主观的参照，深入主体结构的底部。“他不知道”本身并不涉及任何事实，而意味着主体的深度和维度——我们知道这里具有歧义。也就是说，我们将看到，“他不知道”的东西并非纯粹而简单地只可归于那个被这句话施加其上的人……

它以“悖谬、荒谬”、听来矛盾甚至“无意义”的方式施加在他身上

……并非只归于那个死者；它同样在参与这项无知的“主体内部”回响。

这点恰恰至关重要。此外，在梦的表述可以说悬置之中，主体这样设定自己：主体按其设定和承担自身的方式“知道”小他者的“主观”位置——如果可以这样说，因为“小他者不知道”。

这里可以说是“存在有所欠缺”；当然，他已经死了，但这项陈述归根到底无法击中他。任何像“已经死去”这样的象征表达，最终都会让他继续存续、保存下来。这正是“象征位置”的悖论：“存在已经死去”的任何存在陈述或肯定，都会以某种方式“使它不朽”。梦里涉及的正是这个。

但“存在有所欠缺”这一“主观位置”、这项“主观减值”，并不针对他已经死去，而从根本上针对这一点：他是那个“不知道的人”。

主体正是这样把自己安置在小他者面前；同样，对小他者实行的这种保护……

它不仅使“他不知道”，甚至在极限处，我会说“不能告诉他”

……总是或多或少位于众生之间一切交流的根部：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让他知道。每当你们处理分析话语时，都必须始终权衡这一点的影响。

昨晚谈到那些不能说、不能表达的人，谈到障碍，严格说来谈到话语的抗拒。这个维度至关重要，它使我们可以把这则梦同另一则梦并

置。后者取自托洛茨基日记的最后一页，写于他在法国停留的末期，大概是上一场战争开始时；这是一则“格外动人”的梦。

也许这是托洛茨基第一次开始感到，某种衰退的最初丧钟正在自己身上敲响——这个主体的生命力向来如此不可耗尽。他梦见自己的同志列宁出现，祝贺他身体健康、性格坚不可摧。

托洛茨基则以一种从对话固有歧义中取得价值的方式，让对方听出：或许这一次，他身上有某种东西不再总处于“老同志”一向熟悉的水平。但当这位“老同志”在生命演变的关键转折处以如此意味深长的方式出现时，他首先想到的是要照顾对方。

托洛茨基想提起某件事，恰恰涉及列宁本人努力衰退的时刻；但为了指称列宁死去之际，他却说：“你病得非常、非常严重的时候。”仿佛只要准确说出问题所在，单是这句话的气息，就会吹散托洛茨基在梦中、在自己生命的同一转折处面对并维持的“影子”。

那么，一方面，在正面相遇的两种形式之间有这样的分配：

- 无知被放置到小他者身上，
- 被归到他那里。

……反过来，我们又怎能不看到，这里有某种东西正是主体自身的无知？主体“不知道”：

- 不仅不知道梦的意义，即不知道梦下伏的一切、不知道弗洛伊德所唤起的无意识历史以及过去那些针对父亲的致命愿望；

- “而且更不知道自己此刻参与的这份痛苦究竟是什么性质。”我们追索其路径和起源时，已经辨认出这份痛苦：主体在参与父亲最后时刻时曾体验并瞥见它。那是“存在本身”的痛苦，因为存在在极限处仍然存续，处于一种再也无法从中把握任何东西的状态；存在自身不可熄灭的性质，以及当一切欲望都从中被抹去、消隐时伴随它的“根本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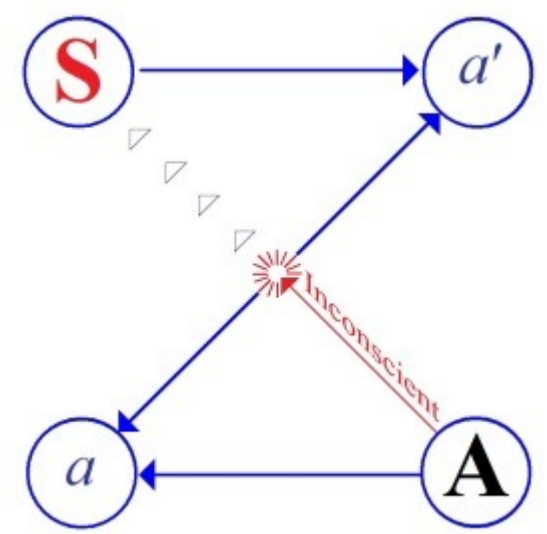
主体承担的恰恰是这份痛苦，却同样荒谬地说明它的动机：只用“小他者的无知”来解释。仔细看来，这种动机并不比癔症发作中的突然出现及情动更能说明所伴随之物；癔症情动表面上由一个它从中外插出来的语境组织，实际上却并不以该语境为动机。

主体正是通过把这份痛苦承担到自己身上，才对它的切近、对父亲的垂死与消失中某种威胁自身的东西视而不见。他曾经历它，如今又借这个重新唤起的形象同它分离。这个形象把他重新系到某种能把人分开并安抚的东西上；每当人面对自身存在的最后一项，都会向他敞开一座深渊或一阵眩晕，他必须把某种东西插在自己同这种存在之间。在这里，那就是“一项欲望”。他援引的不是任意欲望支撑，也不是任意欲望，而是最近、最迫切、最好的那个：他长期支配、如今又击倒了他的欲望。

必须让父亲在“想象中”暂时复活；因为同父亲的这种竞争里存在一个权力基础：最终取胜的是主体自己——小他者不知道，而他知道。主体借这座纤细的桥，才没有感到自己直接遭到“侵入”和“吞没”。否则，他面前敞开的就是裂口，就是同死亡焦虑的直接正面相遇。我们知道，父亲死亡每次发生时，主体都把它体验为某种屏障、插入物或替代物的消失；用更粗糙的话说，父亲替代了绝对主人，也就是死亡。

这里开始勾勒出一种图形。它由什么构成？由我试图向你们提出的那个公式；这个公式构成支撑与根本的主体内关系，而一切欲望本身都必须铭写于其中。

最简单的形式就是这里写出的形式：在四边关系、即 L 图式中被分开的关系。它是主体同大他者的关系，因为那套来自大他者、部分无意识的话语会插入主体内部。



a—a' 的张力；在某些方面，按问题是主体同对象的 a—a' 关系，还是 a 的形象同小他者的关系，也可以称为 $i(a)$ 相对于 a' 的张力。正是这项张力构造上述关系。

在 $\$ \lozenge a$ 公式中，欲望关系相对于主体 $\$$ 同想象性功能之关系的特征，恰恰由“缺席者”表达。因为欲望本身相对于人所可能拥有的一切对象，都会向他提出主体被省略的问题。

我的意思是，主体在言语的语域和维度中把自己铭写为索求者，并接近那个最为精细、最为成熟的对象……

分析构想不甚灵巧地把它呈现为“奉献性的对象”。我经常强调，这个观念有困难；我们也正试图面对它，以更严谨的方式表述它

……主体只要作为欲望……

也就是处于说话主体所具有的完整人类命运中

……去接近这个对象，就会陷入一种绝路：他只有以某种方式重新找到作为主体、作为言语主体的自己，才能触及作为对象的这个对象；否则，他要么落入一种把自己留在创伤黑夜中的省略——严格说来，处于甚至超出焦虑之处——要么不得不占据某个能指的位置、替代它、被归摄到它之下；而这个能指就是……

眼下我只把它说出来，并不作论证；因为我们的全部展开必须论证它，全部分析经验也在那里论证它

……“阳具”。

正因如此，在每次承担“成熟位置”、即我们所谓生殖器位置时，都会在想象界层次发生某种叫作阉割的东西，并在那里产生影响。

为什么？因为“阳具”尤其……

只有在这个视角里，我们才能理解那个事实上被无穷提出、否则根本无法脱身的全部问题

……也就是“阳具期”给分析家提出的问题，以及围绕它的矛盾——我会说，那场格外令人心痛的弗洛伊德—琼斯对话。

琼斯进入的全部绝路……

他反对弗洛伊德对阳具功能过于简单的构想；弗洛伊德把它看作一个含义单一的项，男人和女人性欲的全部具体历史发展都围绕它转动

……于是突出了同“阳具”形象相连、被他称作“防御功能”的东西。归根到底，两人“说的是同一件事”，只是从不同视角接近它。

他们无疑无法会合，因为缺少一个核心而根本的观念：在这个例子里，我们必须把阳具构想成某种从想象共同体、从承担身体功能的多样而复数的“形象”中被取出、被抽离的东西；它在所有其他形象面前被隔离，并在一种特权功能中成为“主体的能指”。

让我们把灯照得更亮一些。总之，在两个层面中，第一个即时、显露而自发的层面就是呼唤……

- 它是“救命！”；
- 它是“面包！”；
- 归根到底，它是一声“呼喊”；
- 无论如何，它是某种“主体在一个瞬间以最完整的方式同这项需要完全一致”的东西。

……它仍必须在索求的“求取层次”得到表述。这个层次最初存在于儿童与母亲的经验关系中，取决于其中已经表述、而且当然会越来越得到表述的东西；也存在于儿童同一切取代母亲、说着同一种语言的社会整体之间。

在这个层次与“愿求层次”之间——也就是主体一生中必须重新找回自己、重新找到那项从自己那里逸失之物的地方——有某种东西处在一切之外和彼岸：“语言的形式”……

随着它不断发展

……让原本倾向于从需要中表达出来的东西通过、过滤，同时又排斥并压抑其中一部分。

这项二阶表述就是某种……

恰恰由主体的言语塑形并“改造”的东西；也就是这次尝试……

……这就是我们在分析中所做的事情。

因此可以说，凡是必须在求取层次得到表述的东西，都作为下列东西存在于 A：

- 作为一套预先规定的编码，而且远在主体经验之前已经存在；
- 作为“大他者中向语言游戏开放的东西”，作为主体学习说话时所经验的第一组能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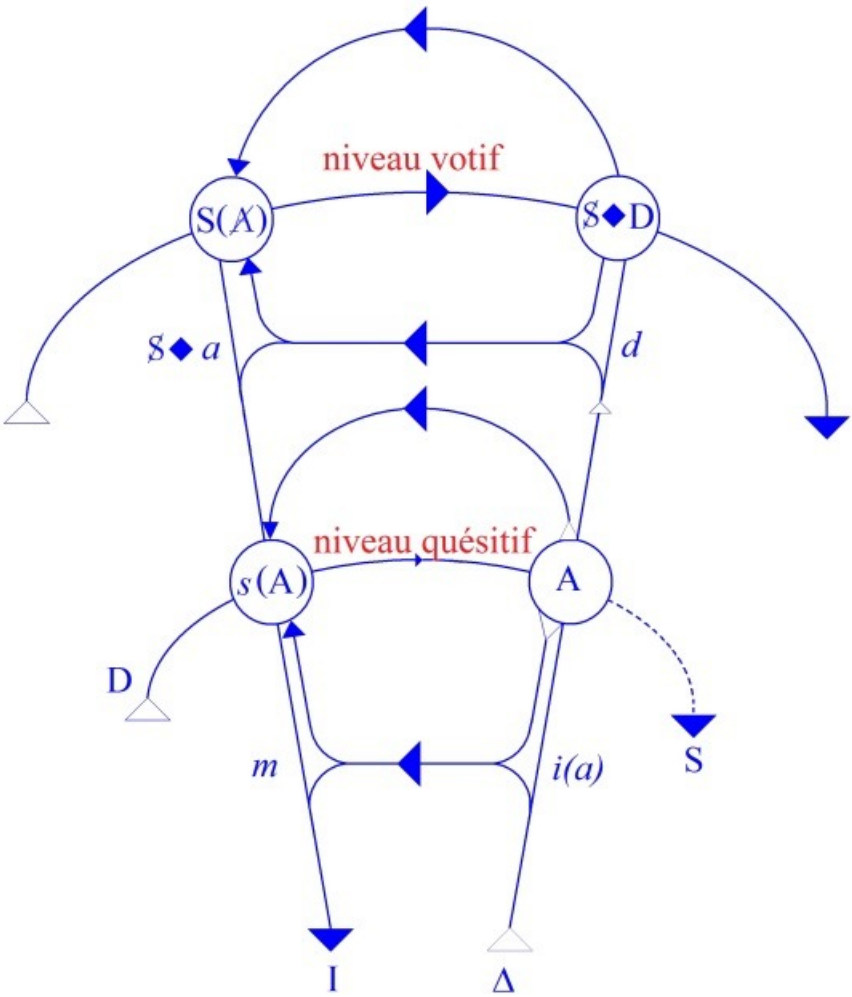
我们在分析中做什么？当我们说主体处于“口腔期”“肛门期”等等时，遇到并认出了什么？

无非是由这个成熟形式表达的东西；不可忘记其完整要素：主体受言语标记，并同自身索求处于某种关系。在这个或那个解释中，我们让他感受到自身索求的“口腔”“肛门”或其他结构；严格说来：

- 我们不只辨认索求的“肛门性”特征，还使主体面对这种“肛门性”或“口腔性”特征；
- 我们所关心的不只是某种内在于主体索求表述之物的东西，还使主体面对自身索求的这种结构。

我们解释的重音必须恰恰在这里摆动、摇晃、颤动。因为若以某种方式加重：

- 我们教他辨认某种处于上层、“愿求层次”的东西，即他无意识的愿望和所愿；
- 可以说，我们教他说话，教他在这个层次上同 D 相对应的东西中认出自己，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给他答案。



如果把解释完全维持在辨认其索求中隐藏的无意识能指支撑这个语域，我们做的也仅此而已。如果忘记真正的问题在于使主体面对其索求，我们便不会察觉，自己在揭示这套无意识词汇时，恰恰制造了主

体本身之功能的坍缩与抹去；我们要求“主体”抹去并消失。而“在许多情形里，问题实际正是如此”。

也就是说，在分析无意识时可以进行的“某种学习”中，以某种方式“消失、逃逸、不断缩减”的，无非是“主体要在这一切彼岸以其存在显现自身的要求”。

不断把主体带回索求层次，最终会从某个方面……

这在“某种技术”中被称为对抗拒的分析

……纯粹而简单地“缩减他的欲望”。下面几点简单而容易看见：

- 在主体同大他者的关系中，回应从别处回溯性地产生；
- 某种东西在那里向后返回主体，以索求的意义确认他，并在某些情形里使他同自己的索求认同。

同样很清楚的是，“在主体试图安置自己、在索求彼岸的自身所是中认出自己的层次上”：

- 存在一个回应的位置；
- 这个回应位置在图中由大他者被划杠的能指 $\not{A}$ 的能指 $S(\not{A})$ 图式化。

……也就是提醒：

- 大他者同样“受到能指标记”；
- 大他者也以某种方式在话语中被废除。

……这还只是指出一个理论点；我们将看到它必须采取什么形式。

这种形式从根本上正是承认：凡生命存在者试图接近由语言唤起的生命存在时，其中都有某种遭到阉割的东西。当然，我们起初并不能在这个层次给出回应。

相反，我们应当尊重、瞄准、探索并运用“回应位置彼岸”已经在“主体”那里表达的东西；它由主体设定、维持并悬置自身的想象性处境表现出来。这个位置某些方面无疑参与防御的技艺，因而造成欲望的许多显现——例如“倒错欲望”——所具有的歧义。因为在那里，某种东西表达的是主体之存在试图肯定自身的最根本之点。

这一点格外值得考虑，因为我们必须看到，正是在同一个地方，那个被我们轻易称作“完成的对象”“生殖器成熟”的东西必须发生。换言之，用琼斯先生在某处颇具“圣经味”的说法，凡是将构成男人与女人关系的东西，都会因为人是说话主体，而受到 $\mathcal{S}$ 同 (a) 关系〔$\mathcal{S} \lozenge a$〕中表达的那些结构困难的标记。为什么？

因为直到发展的“某个时刻、某种状态、某个时期”，索求的词汇和编码仍能通行于许多关系中，而这些关系包含一个可以移走的对象……

即“口腔关系”中的食物、“肛门关系”中的排泄物；

眼下我们只限于这两者

……但一旦涉及生殖器关系，只有借用并延长主体在索求关系中的这种“能指性碎片化”，某种东西才会向我们显现。它确实显现了，却是作为病态、作为各种症状性影响而显现；这个东西就是“阳具”。

理由既简单又充分：“阳具并不是那个可以移走的对象；只有当它升到能指的地位时，才变成这种对象。”一项完整的生殖器成熟，其全部关键在于：主体那里必须作为其欲望完成而呈现的一切——说得明白些——是某种无法索求的东西。

神经症的本质以及我们所处理的问题，恰恰在于：在这个领域中无法被索求的东西……

正是神经症者那里、或神经症现象中出现的东西，即参与“神经症结构”的所有主体在其发展中或多或少零星出现的东西

……就在于——我们总会重新遇到这个结构——“属于欲望秩序的东西，被铭写、被表述在索求的语域中”。

最近重读琼斯时，我重新看了他围绕《阳具期》[注1]写过的一切。他从最细致、最直接的经验中带来的材料，时时都十分引人注目：

> [注1] 欧内斯特·琼斯：《阳具期》，载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第14卷，1933年；又收入 Papers on Psycho-Analysis，Baillière, Tindall and Cox，1950年，第452—484页。法译本见《精神分析的理论与实践》，Payot，1969年，第412—441页；另见《精神分析》第7期，法国大学出版社，1964年，第271—312页。

“我可以讲述许多男性患者的情况；他们在同其他男人或女人的关系中，无法完成或实现自己的男性气概。我想表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 failure（失败、缺失）、绊倒，严格说来同一种态度相关：他们需要先从女人那里取得某种东西，而他们出于充分理由，永远无法真正取得它。”

〔英文原文：“我可以讲述许多男性患者的病例；他们无法在同男人或女人的关系中实现男性气概，而这种失败严格关联于他们认为自己必须先从女人那里取得某种东西的态度——当然，他们事实上永远无法取得它。”——《阳具期》，Baillière 版，1950年，第461页。〕

“为什么？”琼斯问。他在文章和语境中说“为什么”时，是一个“真正的为什么”。他不知道原因，只是观察到了它。他把这点标为“一条地平线、一个开口、一幅远景”，即指引从他手中逸失的地方。

〔英文原文：“为什么未能充分接近乳头，会使男孩产生自己没有充分占有阴茎的感觉？我完全确信二者紧密相关，尽管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当然并不明显。”——《阳具期》，Baillière 版，1950年，第461页。〕

“为何不能充分接近乳房，会让男孩产生没有充分占有自己阴茎的感觉？我完全确信，这两件事彼此极其紧密地相连，尽管二者之间的逻辑联系当然并不明显。”

至少对他并不明显……我们时时重新遇见这些浮在表面的现象学细节：主体要抵达自身欲望的完整行动，必须滑过哪些必然序列，又需要哪些前置条件。我们可以重构这些条件，重新找到我所谓迷宫般的

路径；主体在作为其结构性参照与关系的欲望—索求关系中采取了什么位置，这项根本事实就标记在这些路径里。

如果“无意识中乱伦位置的维持”具有某种意义，并且对欲望的显现、对主体欲望的实现确实产生各种破坏性后果，那只因为：“所谓乱伦位置被保存在无意识的某处，恰恰就是索求的位置。”

人们说，在某个时刻——琼斯先生也是这样表达的——主体必须在乱伦对象与自己的性别之间选择。想保留一个，就必须放弃另一个。我要说，他在那个初始时刻必须从中二选一的，其实是“他的索求”与“他的欲望”。

作过这些一般说明以后，现在回到我想引导你们走的路径，看看“欲望的这种结构化”以何种共同尺度实际牵涉其中。想象性要素必须发生弯折，必须被纳入能指部分的必然游戏；而这项游戏由“愿求层次”和“求取层次”的双重结构支配。

让我们选一个最平常、最普通的幻想；弗洛伊德本人研究过它，并给予特殊注意：“一个孩子挨打”的幻想。

现在从我们正在接近的视角重新处理它，尝试把握幻想作为欲望支撑的必然性可以怎样表述。

弗洛伊德谈到自己当时在许多主体身上观察到的这些幻想——其中女性占多数——时告诉我们，“挨打幻想”第一阶段得到恢复……

只要它能在主体的“幻想”或“记忆”中重新被唤起

……其句子如下：

“Der Vater schlägt das Kind”（父亲打孩子。）

而这个挨打的孩子相对于主体是：

“父亲打我憎恨的孩子。”

于是，弗洛伊德从起始点把我们径直带进爱与恨最尖锐性质的核心：它瞄准小他者的存在。因为：

- 在这个例子里，这个存在在象征性赋值中被降至最低；
- 它因父亲的暴力与任性而处在那里。

如果把这里的伤害称作自恋性伤害，那么它就是完整的。它在遭憎恨的主体那里，瞄准一切索求彼岸所索求的东西：“他被绝对地挫败、被剥夺了爱。”

儿童遭遇第一次肉体惩罚时，与主体性贬降相连的性质会留下不同痕迹，这取决于惩罚以何种方式、何种频率重复。

在我们的时代，这类事情在儿童身上受到极大节制；所以人人都能观察到：一个从未挨打的孩子，若在相对较晚的时刻第一次遭到某种粗暴对待——哪怕再有正当理由——这项经验至少当下会给孩子带来难以想象的颓丧后果。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把原始经验视为“已给定”，问题正如弗洛伊德所表达的那样：

“在这个阶段与下一阶段之间，必定发生了一些重大的转变。”

弗洛伊德这样表达第二阶段：

“打人的仍然是父亲，但挨打的孩子通常、按规律已经变成幻想中的孩子本人。幻想在极高程度上染上快乐色彩，并以一种意义十足、而我们以后必须处理的方式得到实现。”

理由再充分不过！

“现在，它被表述成如下公式：‘我被父亲打。’”

但弗洛伊德补充说，这个阶段是：

> “所有阶段中最重要、后果最沉重的一个。不过我们仍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从未真实存在。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从未被重新唤起，从未进入意识。它是分析的一项建构，但并不因此少一分必然性。”

我相信，人们没有充分权衡弗洛伊德这项断言的后果。归根到底，既然我们从未遇见这个最具意义的阶段，就格外需要看清……

因为它通向第三阶段，这里讨论的正是这项阶段

……我们必须把第二阶段构想为〔……〕并由“主体”所追寻。

当然，这个被追寻的东西引起我们最高程度的兴趣，因为它无非是原初受虐狂的公式：主体正是在这个时刻，试图在能指辩证法中尽可能贴近地寻找自己作为主体的实现。

正如弗洛伊德恰当地说，第一和第二阶段之间发生了某种根本事情：主体曾看见小他者从“竖立起来的主体”、从“小对手”的尊严位置骤然跌落。

某种东西在主体内部敞开，使他察觉：

- 作为存在者，他的全部存在恰恰就在这种“主体性取消”的可能性中；

- 正是在尽可能贴近地擦过这种“废除”时，他才衡量自己作为存在、作为能够意欲的主体、作为能够发出愿望的存在得以存续的维度。

“受虐狂的全部现象学”向我们提供什么？无论喜欢与否，无论是不是色情作品，都必须到受虐狂文学中去寻找它。可以选一部名著，或某家半地下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小说。归根到底，受虐幻想的本质是什么？

主体表象某种东西、一条斜坡、一系列想象经验；其倾向与边界从根本上在于：极限处，他纯粹而简单地被“当作一件东西”对待——某种可以讨价还价、出售、虐待的东西；他在严格说来一切“愿求性的”、能自主把握自己的可能性中都被取消。他像幻想一样被对待；我们会说，“像一条狗”，而且不是任意一条狗，是一条“遭受虐待”的狗，恰恰像一条已经挨过虐待的狗。

这就是那项被假定发生于主体内部之转变的尖端、枢纽与基础。主体试图找到摆动点、平衡点，找到这个 $\$$ 的产物；如果他进入言语辩证法，而且一旦进入就必须在某处把自己表述为主体，那么他恰恰必须进入这个产物。

不过，神经症主体归根到底就像毕加索：“他不寻找，他发现。”毕加索有一天正是这样说的——一个真正高妙的公式。〔参见巴勃罗·毕加索：《被尾巴捉住的欲望》，Gallimard，1995年。〕

说实话，有一种人“寻找”，另一种人“发现”。相信我，“神经症者”……

也就是人同自身言语相互扼住时自发产生的一切

……会“发现”。

我要指出，“发现”一词来自拉丁语 tropus（修辞格），明确来自我不断谈论的修辞困难。在罗曼诸语言中，表示“发现”的词……

不同于日耳曼诸语言，后者使用另一词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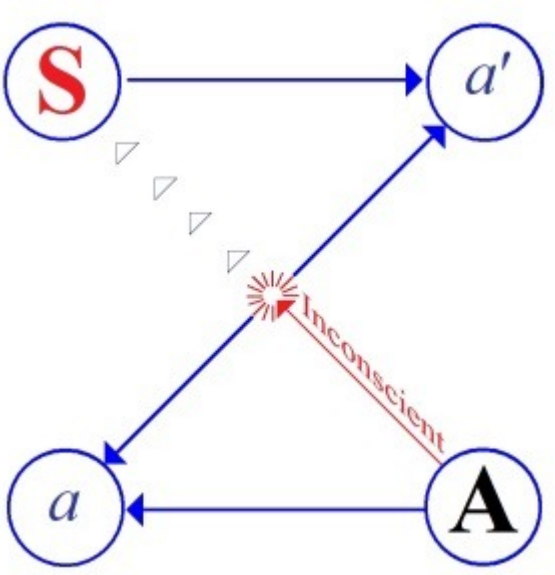
……竟借自修辞语言，这一点颇为有趣。

让我们暂时悬停在这个第三时刻，主体已经“发现”的点。这个阶段我们立刻就能掌握，或许值得停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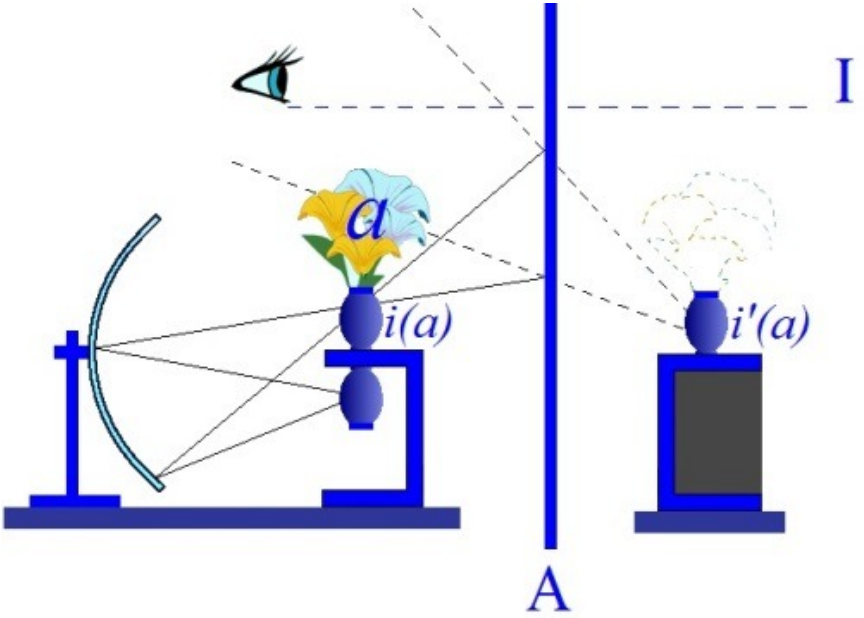
“一个孩子挨打”的幻想中有什么？打人者是“有人 / 人们”——这点很清楚，弗洛伊德也强调它。无论怎样追问“是谁打？某个具体的人吗？”，主体都极其含糊。只有经过一定的解释加工、重新找到第一阶段后，才能在这个形式——即主体发现其幻想的形式——中重新辨认某个父亲形象；这个幻想支撑主体的欲望和手淫实现。

此刻，主体完全被中性化为“有人 / 人们”。至于挨打的是谁，也同样难以把握，而且是复数：“总是只有男孩”；在女孩的病例中则是“只有女孩”，但进行幻想的儿童之性别同幻想形象之性别，并不必然具有固定关系。

这个主题同样充满最大幅度的变化与不确定。我们很清楚，从某个方面看，无论它是 a 还是 a'：



无论是 $i(a)$ 还是 (a)：



儿童都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其中，因为正是他制造了幻想。但归根到底，“儿童从未在任何地方”……

以“精确、无歧义”、并非恰好无限摆动的方式

……“安置自己”。

这里我们想强调的，十分接近我刚才所谓梦的主体内要素之间的分配。一方面，在施虐幻想中……

这属于我们可以观察到几乎获得最充分展开的幻想

……我要问，被加重的情动在哪里？这项被加重的情动……

正如梦中那种痛苦形式由做梦主体承担

……在这个无疑是施虐性的幻想中，被放置到幻想出来的伴侣形象上：伴侣之所以承载它，与其说因为已经挨打，不如说因为即将挨打，甚至不知道自己将怎样挨打。

这是一个非凡要素；以后谈“焦虑现象学”时我会回来。眼下我已经向你们指出弗洛伊德文本中的“这项区分”……

但谈到焦虑时，自然从来没有任何人稍加理会

……它区分了下面这些细微差别：

- 主体纯粹而简单地迷失于主体性未定的黑夜；
- 以及某种完全不同、已经构成警告、可以说使主体面对危险竖立起来的东西。弗洛伊德在《抑制、症状与焦虑》中表述了它，并在那里引入一项更加惊人的区分；它如此细微、如此现象学化，以至于很难译成法语：一边是 abwarten，我会试译作“承受”“无可奈何”“弓背等待”；另一边是意指“预期”的 erwarten。

在施虐幻想中，被加重的情动就位于这套语域与音阶中；它附着在“小他者”、伴侣、面对主体的人——在这里即小 (a)——身上。归根到底，这个主体在哪里？在这个例子中，他正被某种东西攫住，而所缺的恰恰是让他知道自己在哪里的东西。

说他在二者之间很容易。我要再往前一步：主体确实如此彻底地在两者之间，以至于如果说这里有什么东西同他相同、或以示范方式说明他的位置，那就是打人所用之物的角色，即“工具”的角色。

归根到底，他在这里同“工具”〔Φ〕认同，因为工具向我们揭示……

总令我们震惊、也总有充分理由令我们惊讶，除非我们不愿看见

……在我们试图表述的欲望想象性结构中，它十分频繁地作为关键人物介入。

最悖谬、最能警示我们的恰恰是：归根到底，主体正是在这个能指之下……

其“能指”性质在这里完全“揭露”

……“当主体在此把握自己的根本存在时，反而把自己废除”。如果我们可以同斯宾诺莎一道说，这个根本存在就是他的欲望，事情便确实如此。

事实上，每当性问题向我们提出时，我们都会被带到同一个交叉口。两年前我们的出发枢纽，正是女人的“阳具期”；而琼斯在讨论中总会回到一个中继点，再由此出发、加工，并真正〔……〕。琼斯围绕这一主题的文本具有一项分析加工的价值：“中心点是对母亲的恨同对阳具的欲望之间的关系”；弗洛伊德正是由此出发。

弗洛伊德围绕它提出阳具要求真正根本而发生性的性质：对男孩而言，它处在俄狄浦斯的出口；对女人而言，处在俄狄浦斯的入口。“连接点”就是：“对母亲的恨、对阳具的欲望”；这正是 Penisneid（阴茎嫉羡）的确切意义。

琼斯正确地强调，我们每次使用这个概念都会遇到“歧义”。如果它是相对于另一个人“想拥有阴茎的欲望”——也就是一种竞争——它仍必然以暧昧面貌呈现；这清楚表明，必须到“彼岸”去寻找其意义。“对阳

具的欲望”意指由“作为中介者的阳具”所中介的欲望，即阳具在欲望中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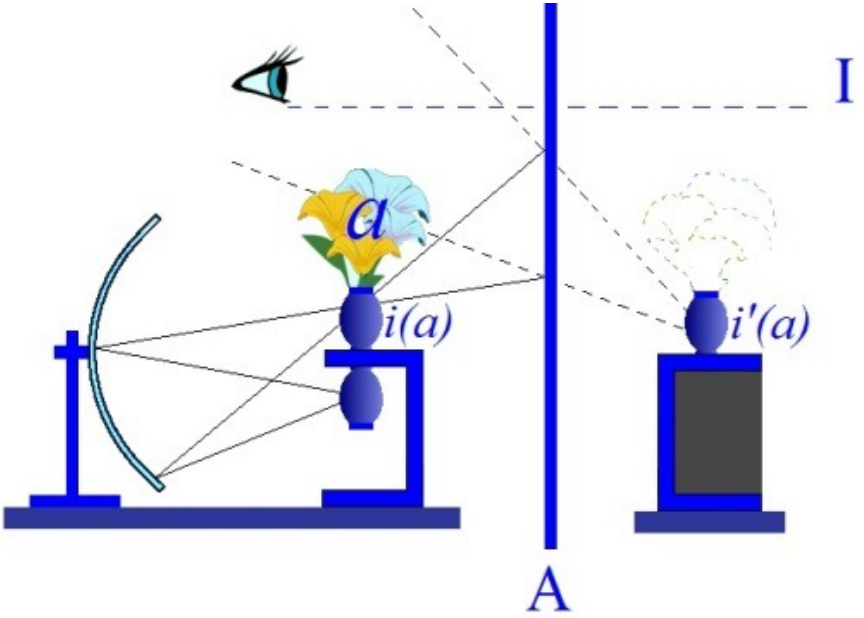
这使我们提出……

为了引入以后分析“幻想建构”时必须展开的东西，引入这个交叉口

……归根到底，问题在于知道：阳具能指同其自身“想象经验”的关系要怎样得到支撑，因为这项经验深受自恋形式构造，而这些形式调节着主体同作为其同类的小他者之间的关系。

这里处在说话主体 $\not{S}$ 与 (a) 之间，也就是主体在自身内部对其说话的那个小他者。今天我们已把 (a) 同它认同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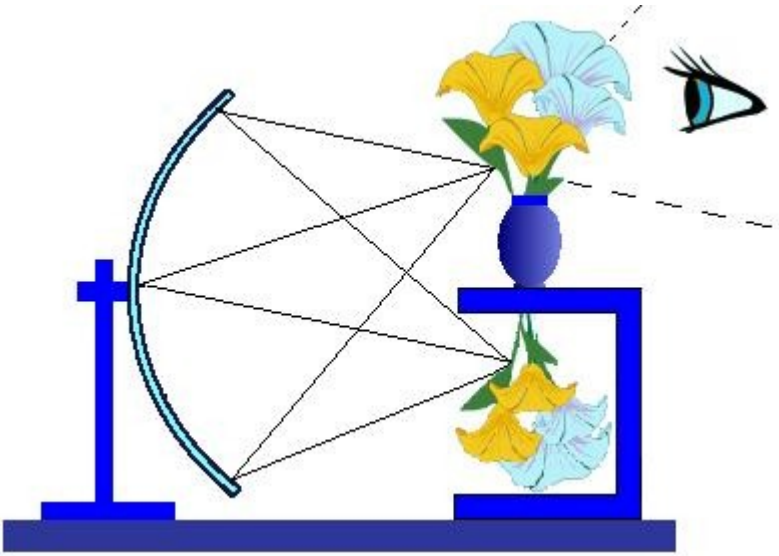
它是“想象性小他者”，是主体在自身内部作为“驱力”所具有的东西——这里给“驱力”加引号；它还不是经过加工、纳入能指辩证法的驱力，而是处于原始性质的驱力，代表主体需要的这个或那个显现。



“小他者的形象”：主体通过镜像反映来定位自身需要；在其地平线上还有另一项东西，就是我最初所说的、严格意义上对小他者的第一次认同——“同小他者的徽记认同”，即 a 上的大写能指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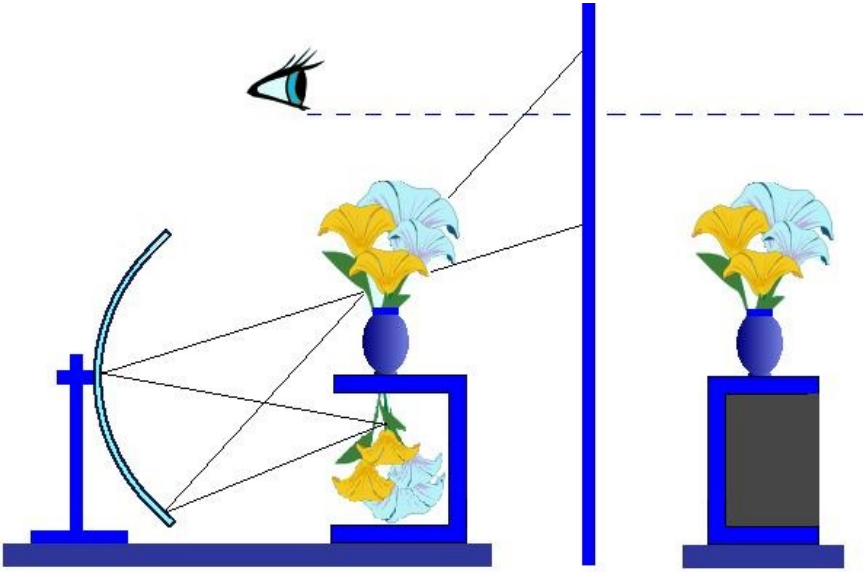
我要画一张参加过研讨班第一年的人会认出的图；当时我们谈过自恋。[注2] 我画了抛物面镜图式：借助它，可以让一朵从下方或平台处被照亮的隐藏花朵之形象，出现在平台上的花瓶中。球面光线的性质使花的形象投射并勾勒为“实像”，也就是一度制造花确实在瓶中的“幻觉”。

> [注2] 参见雅克・拉康：1953—1954年研讨班《弗洛伊德的技术性著作》，巴黎，瑟伊出版社，1975年，第143页。



有人可能会觉得神秘，以为必须在这里放一块小屏幕，才能在空间中承接这个“形象”；其实并非如此。我曾指出，这项幻觉——看到实像竖立在空中——只能从空间的某个场域看见。这个场域由球面镜的直径相对于球面镜中心的位置精确规定。也就是说，如果镜面狭窄，观察者就必须置身于这样一个场域：从镜中反射的光线在那里重新交会于镜面中心；因而只有位于空间中某个展开的区域，才能看见形象。

我当时那段小解释的窍门是：有人若想看见这个幻想性形象出现在罐子内部——或略偏一侧，无关紧要——也就是出现在空间中已有一个实物的地方，而观察者又身处这里，他便可以使用平面镜。



如果他相对于镜面处在对称位置，镜前观察者的虚拟位置就会在镜面的这个倾角下进入此处将要产生之形象的“可见锥体内部”。这意味着，他会在平面镜的对称点上恰好看到花的形象。

换句话说，如果反射向观察者的光线同另一侧发生之事的视觉反射严格对称，那么正因为主体在虚拟意义上占据了镜面另一侧的位置，他才会在镜中看见花瓶……

这完全在预料之中，因为花瓶就在这里

……另一方面，他还会看到在一个自己无法直接看见之位置形成的“实像”。

各种想象性要素同主体的象征认同要素之间的关系与相互作用，可以借这套光学装置以某种方式形象化。我不认为这种做法毫无传统，因为弗洛伊德曾在《梦的解析》某处这样表述。

他在那里画出一系列透镜的图式：无意识逐步通向前意识时，会依次在其中折射；他明确说，自己正是在类似的“光学”参照中寻找说明。它们确实表现出“幻想”中试图在“象征界”里重新找到自身位置的东西。因此，$\mathcal{S}$ 并不是一只眼睛；眼睛只是一项隐喻。若 $\mathcal{S}$ 表明主体想在“象征界”中重觅位置，他便通过“镜像”方式这样做，也就是相对于此处作为大 A 的大他者。这个镜子只是“象征性镜子”，并非小孩在面前手舞足蹈的镜子。

这意味着，在语言最初习得过程中借词语完成的某种反映中，主体学会在某处、在恰当距离调节自己与之认同的徽记；另一侧会给出某种与这些最初自我认同相对应的东西。

而且正是在这一内部……

只要已经有某种既预先形成、又向碎片化开放的东西；但它只有在象征界存在并为它开启场域时，才进入这场碎片化游戏

……主体被卷入的这种“想象性”关系将在其中产生。我指出：同小他者的情色关系无论被假定多么完成、推进得多远，始终都有一个还原点；你们可以把它把握为主体间情色图样的外推。

最初的 $a—a'$ 关系、$i(a)$，也就是根本调节主体同小他者之关系的镜像关系，发生了转变：一边是身体全部碎片化要素，另一边是我们必

须处理的东西，因为我们是“木偶”，我们的伴侣也同样是“木偶”；二者之间产生一种分配。

但“木偶”只缺一样东西：“阳具”。阳具在别处忙于“能指功能”。所以总会有某种东西——我不是说位于始终相互对立的〔……〕内部，但它随时可在对处境作出的〔……〕解释中重新找到。主体在小他者面前同“阳具”认同时，自身作为主体发生碎片化；他面对的是作为“阳具”的某种东西。

为了把问题说透，我请你们停留在男人与女人之间的这一点：无论男女关系多么充满爱情，只要欲望取得〔……〕，在男人一方，欲望都位于爱情关系彼岸。

我的意思是，只要女人象征“阳具”，男人在她那里重新找到自身存在的补项——这是可以说理想的形式。男人在爱中真正异化于这个“阳具”、即其欲望对象；但这个欲望对象又在情色行动中把女人还原成一个想象性对象。正是在这种程度上，上述欲望形式得到实现。也正因如此，即使……

在最深、最亲密的爱情关系内部

……对象的这种二重性仍然得到维持；谈到著名的“生殖器关系”时，我已经多次强调它。

我回到这个观点：爱情关系在这里之所以得到完成，恰恰因为小他者会给予他所没有的东西；这正是爱的定义。

在另一边，女人同男人的关系——人人都喜欢相信它更加“一夫一妻”——同样具有相同的歧义；区别只在于，女人在男人那里找到的是“实在的”阳具，因此她的欲望在那里一如既往地找到满足。

她确实处在可以从中看见一项令人满意的享乐关系的位置。但恰恰因为欲望满足发生在实在层面，女人实际所“爱”而非所“欲望”的，是位于欲望相遇彼岸的那个存在，也就是小他者：男人作为被剥夺“阳具”的存在，恰恰因为按其完成的存在、说话的存在之本性而遭到阉割。

第8课 · 1959年1月14日

埃拉·夏普之梦（1）

前几次我们大量讨论了欲望，现在开始处理解释的问题。图总得对我们有所用处。今天，我会借一个例子、即一则梦的解释来说明；不过，我先用几点说明作引入，谈谈弗洛伊德就梦的解释所给出的指示会带来什么结果。

我眼下所针对的弗洛伊德意见，大意如下。它出现在一章中，弗洛伊德在那里关注主体面对梦时的理智感受。例如，主体讲述一则梦时，感觉梦里少了某种自己已经忘记的东西，或者感觉某处暧昧、可疑、不确定。

弗洛伊德告诉我们，在所有这些情形里，主体针对梦所指出的不确定、怀疑与暧昧……

也就是："要么是这个，要么是那个……""我记不清了……""我已经说不准了……"

……甚至梦的"现实程度"，也就是梦被看见时所带有的现实程度——有时某件事在梦中以如此强的现实感得到肯定，以至于主体特别注意；相反，也可能是一则〔抽象的〕梦——弗洛伊德说，在所有这些情形里，都必须把它们当作在陈述他所谓"梦的一项潜在思想"。"主体围绕梦的文本以旁注形式所说的一切"，包括全部语调重音——就像乐谱所附的 allegro（快板）、crescendo（渐强）、decrescendo（渐弱）等标注——全都属于梦的文本。

我假定你们中多数人已经了解《梦的解析》和这项技术，所以这并不新鲜。它确实是解释梦的一项根本原则。我这里只作提醒，因为没有时间讲弗洛伊德给出的“例子”；请你们回查《梦的解析》正文。你们会看到弗洛伊德怎样运用这个关键提醒。例如，他把主体讲梦时所带的怀疑感作为梦的一个要素纳入解释；没有它，梦就无法解释。

因此，我们从弗洛伊德式解释出发，追问它包含什么。不能只是像弗洛伊德的许多门徒那样，把这个事实或操作规则当作一项必须虔诚接受的东西，不再向前看，仿佛信任无意识就够了。弗洛伊德告诉我们的并不只是：你回忆梦时，记忆会“逃开”或反而归入某个标题、带上某种重音，这是无意识的“张力”。他说：“这属于梦本身的潜在思想。”正是在这里，我们约定称作“图”的东西，使我们可以更清楚、更确定地指明并表述：弗洛伊德给出这样一条梦的解释规则时，问题究竟何在。

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分析内或分析外向人传达一则梦时，我们做了什么？在分析出现以前，人们早已能够为“梦的言说”给出一个公式：它在一切可能言说中具有某种同主体相关的特定结构。

在一套话语中，我们可以提出关于事件的各种陈述；其中有一类事件陈述，就能指语域而言，具有完全值得单独区分的价值：

- 这些陈述可归入“间接话语”这个一般标题；
- 它们是关于其他主体之言说的陈述；
- 它们报告别人的能指表述。

很多东西都由此引入，包括其他陈述，也就是“听说”：

- “有人告诉我……”；
- “某人作证说发生了这件事……”；
- “这个人或那个人……”。

这是普遍话语最根本的形式之一，因为我们自己必须报告的大部分事情，都来自从他人传统中收集的材料。

因此，一边是我们自行承担的纯粹事实性“陈述”报告；另一边则潜在包含“言说”维度，这个维度不一定被突出，但一旦涉及报告别人的陈述，就会显露出来。

涉及的也完全可能是我们自己的陈述。我们可以说自己讲过某件事，曾在某人面前作证；甚至可以在言说中指出自己先前的陈述完全虚假。我们可以作证说自己撒过谎。眼下吸引我们注意的是其中一种可能。我们在“梦的言说”中做了什么？

至少按照我们现在将采用的定义，它并非同类中独一无二的东西。有一点值得强调：在我们进入“智者之争”以前，人们面对梦自发采取的方式是……

> “梦没有任何意义，它是精神活动分解后的产物”；
>
> 这就是历史上维持时间相当短的所谓“科学”立场

……弗洛伊德本人则指出，他只是在重新接上传统。

我们刚才提出的已经是一件分量十足的事：传统至少从未不针对梦的意义提出“问号”。换句话说，当我们产生一则梦的陈述时，所陈述的东西被赋予……

从我们向别人讲述自己的梦开始，在我们用来产生它的形式本身之中

……“这个问号”。它不是任意问号，而是假定“梦下面存在某种东西，梦就是它的能指”。

我的意思是，在形式化中可以这样书写：这里涉及一项言说、一项自身带有言说指标的陈述；这项陈述被假定取得的当然不是事实或事件价值。若要以纯粹描述的方式和维度讲述它，我们还必须加上一个额外重音。

自发态度、“传统态度”可见于一个刚开始讲梦的小孩，其暧昧性十足。他对你说：“昨晚我梦见……”仔细观察便会发现，一切仿佛是儿童在某个时刻发现自己可以表达这类事情；甚至经常很难真正知道……

在儿童开始围绕自己的梦进行这种倾诉活动的年龄

……他讲的究竟真是梦到的东西，还是因为知道人会做梦、可以讲梦，才把某种东西带给你。

同儿童接触会让人感到，这些梦“具有处在编造边界上的性质”。但儿童正是以这种方式产生并讲述它，带着这个作为言说指标的小写 e：$E(e)$。

彼岸还有某种东西。他正借此同你进行一场提问与迷恋的游戏。说到底，任何关于梦的报告——无论在分析内还是分析外——都有公式$E(e)$。我们会说，它并非梦所独有，而是一种东西的“一般公式”：谜。

由此出发，弗洛伊德的话意味着什么？让我们放到这张小图上来看；在这个例子里，图这样呈现：如果我们假定梦的产生……为了看看如何用这张图投射上述形式化的不同要素，可能有不止一种方式。

图的结构意义在于：“这个结构使我们能够定位主体同能指的关系”……

因为主体一旦被纳入能指——而且他必须被纳入，这正是他的定义，即个体同能指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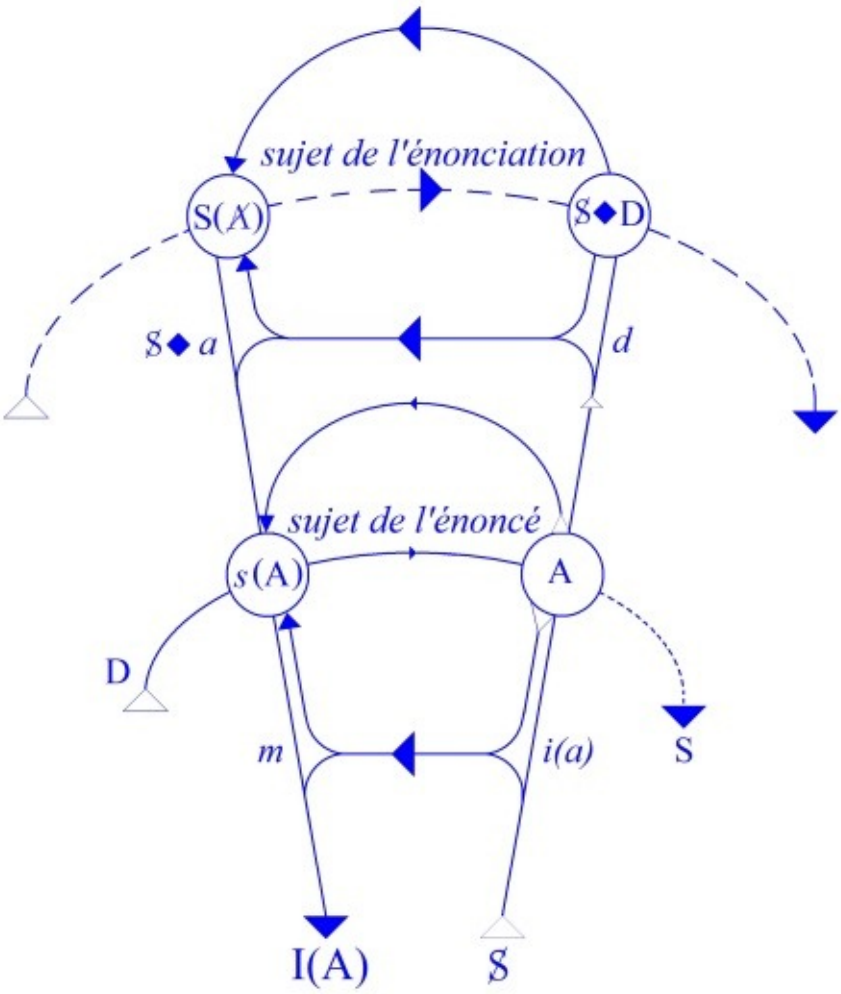
……一套结构、一个网络便在“此刻”强加自身，并可以说“始终保持根本地位”。

现在看看，在这个例子里，如何把“梦的言说”所牵涉的各种功能分配到这张“图”中。核心、可以说完整的陈述就是梦；梦作为一项“自发创造”，起初以某种相对完整的东西呈现，是一个特定的整体。人们说“我做了一个梦”，并把它同紧随其后的另一个不同之梦区分开来。

它具有这套话语的性质，并这样反映自身：我们做梦时，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显出能指的碎片化与分解，尽管各种回溯性标志都告诉我们，这种碎片化影响着一切话语的功能。

但主体维持在话语中时，每当推进话语，我们的选择都会在每个时刻得到悬置；若非如此，我们交流的方式会艰难得多。

梦作为一个整体被交给我们。我会说，产生这项“陈述”的是图的下层。它是一条以整体形式呈现的“能指链”；而且它越封闭、越以语言的通常形式呈现，就越显得整体。主体必须报告它、围绕它进行“言说”、相对于它安置自身；他必须把它连同全部重音传达给你，并对自己所讲之事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认同。



也就是说，某种伴随并可以说评论梦的东西，将在“面向小他者的话语”层次产生；主体也正是在这套话语中承担梦，而评论取决于他在多大程度上承担自己的位置。在这里，当主体叙述发生之事时，他已经在其中把自己呈现为梦的陈述。正是在主体为听他讲述的你承担梦的

这套话语中，我们会看到各种要素和重音产生；这些重音始终对应主体不同程度的承担：

- “我好像、我觉得当时发生了这件事。”
- “当时一切仿佛是这个人同时又是另一个人，或者变成了另一个人。”

这就是我刚才所谓梦的重音。主体以各种方式承担梦中亲历；它们位于言说之“我”那条线上，因为主体面对这一精神事件，恰恰在自身“言说”中或多或少承担它。这意味着什么？无非是：我们在这里拥有的，恰恰就是图中以碎片化、不连续的线呈现的东西；图向你们表明，当言说牵涉能指时，这种不连续正是言说层次之表述的特征。

请注意：

- 下线之所以成立，是因为我们每次都把编码对信息的回溯作用放在那里；它在每个时刻赋予句子意义；
- 这种句子统一的范围大小不一：在一篇长篇话语、我一堂研讨课甚至整个系列研讨班的结尾，会有某种东西回溯性地闭合我先前向你们陈述的意义；
- 但在某种程度上，我的话语的每个部分、每个段落也都会形成某种东西。

必须知道，我们要停在怎样的最小尺度，才能让所谓意义效果——它本质上是某种全新的、超出所谓“能指用法”的东西——构成一句话，构成恰恰在语言中产生的这项意义创造。

它停在哪里？“显然停在最小的统一体，也就是句子。”在梦的报告中，这个统一体恰好以十分清楚的方式呈现为：主体“承担或不承担、相信或不相信、报告某事或怀疑自己所讲之事”。

我在这里想说的是，这条言说线或言说回路，是在一些可能短于整段讲述的句子片段上完成的。

针对梦的某个部分，梦会带来主体的一次承担；它是一项范围短于整则梦的言说把握。换句话说，上层引入的碎片化可能，其尺度比下层短得多。这使我们开始理解，弗洛伊德所谓主体的承担重音属于梦的潜在思想，意味着什么。

这告诉我们，问题处在“言说”层次；只要言说包含自由联想所牵涉的那种能指突显形式，就是如此。也就是说，如果能指链有两个方面：

- 一方面是其意义统一、句子意义与句子的整块性，即“整句作用”；更确切地说，一句话可以被看作具有单一意义，形成一个姑且称作“过渡性”的能指，而且在它存在的那段时间里，能凭自身作为这样的东西成立；

- 能指的另一面则由所谓自由联想表现：对句子的每一个要素——无论分解到多深，直至严格停在语音要素——都可能有某种东西介入；它使其中一个能指跳脱，在原处植入并让另一个能指取而代之。

“能指的特性”就寓于其中；某种东西在这里同主体意欲的那一面相关。某个插入项每时每刻同它重新交叉，并意味着……

主体对此并不知情，而且它对主体而言属于无意识

……在“同一套话语内部”，某种超出主体意图而指向别处的东西介入了这些要素的选择；我们看到其“效果”浮出表面，例如最基本的“音位性口误”：一个词中的一个音节发生改变，显出另一条能指链的在场。它可以同第一条链相交，并嫁接、植入另一项意义。

弗洛伊德向我们指明：“是谁的”……

在“言说”层次，也就是主体承担看似最充分加工的层次；

在“我”相对于某物把自己设定为有意识的点——我们不会说相对于“他自己的产物”，因为“谜”恰恰仍然完整

……“人们所谈的这项陈述是谁的？”

主体并未作出裁断。他说“我梦见”时，带着一种特定含义与重音，使那个做梦者相对于他自己仍作为问题呈现。包含在这项带着问号的“陈述”里的“言说主体”，长期被视为“神”，后来才成为主体的“他自己”——大致从亚里士多德开始。

当我们回到弗洛伊德式无意识这个“主体彼岸”时，会产生全部摆动与颤动，使它始终处于自身他异性的问题中。主体随后从中重新取回的东西，具有同样碎片化的性质、同样的能指要素价值，类似于能指自发“替代”和移位现象中发生的东西；弗洛伊德从另一方面向我们表明，这正是“破译梦的意义”的正常道路。

换句话说，言说层次发生的碎片化……

只要“言说就是主体对梦的承担”

……弗洛伊德告诉我们，它同其余学说所展示的梦之解释道路处在同一平面、具有同一性质：也就是“最大限度的能指分解”，逐项拼读能指要素；因为只有在这种拼读中，梦的可能性才会得到突出。

也就是能指链留下的交叉与间隙。只有当“能指链”被联系到所有其他链、同它们重新交叉时，这些间隙才会显现；针对梦的每一个要素，其他链都能同第一条链交叉并缠绕。换句话说，正因为……

梦比任何其他话语都更具示范性

……正因为：

- 在主体的当前话语中，我们使这项言说所牵涉的能指发生颤动，让它从当前意义上“脱钩”；
- 我们才沿这条道路接近弗洛伊德学说所谓主体的“无意识”。

只要能指被牵涉，在线条可能断裂的地方、在无意识的断裂点，就存在我们追踪并来到这里寻找的东西：主体内部发生了什么根本事情，使某些能指维持在压抑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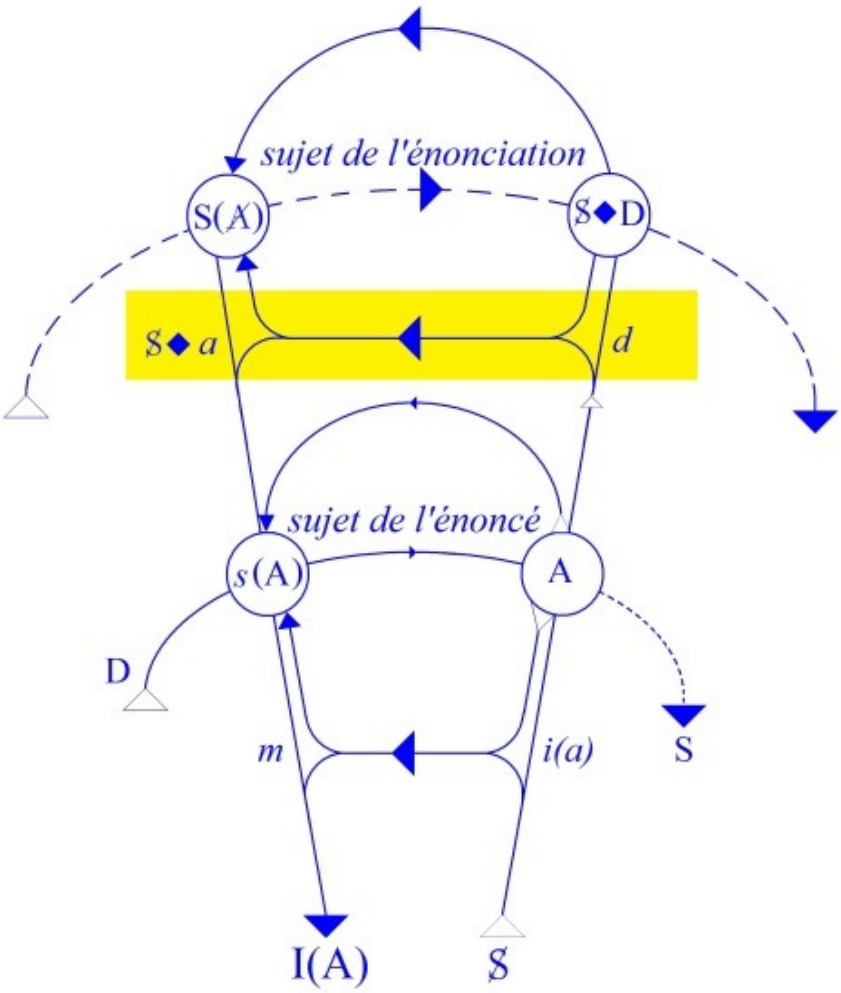
这个东西会使我们走上通往主体欲望的道路：也就是“主体的某种东西”被“能指网络”捕获后仍维持自身；为了显露，可以说它“必须穿过网眼”，经受能指的过滤和筛选。我们的目标，就是在主体话语中归还并恢复它。

怎样做？我们能够这样做意味着什么？我已经说过，弗洛伊德学说、实践与经验从根本上把欲望置于这样一个位置：欲望被排除、成为谜；或相对于主体被设定为从根本上同能指的存在相连，并作为这样的东西遭到压抑；它的归还与恢复，同“这些能指的回返”相连。

但这并不是说，归还这些能指就纯粹而简单地陈述了欲望：

- 在这些遭压抑的能指中得到表述的是一回事，而且它始终是一项索求；
- 欲望是另一回事；因为欲望是主体凭借话语的存在，相对于这项索求定位自身的东西。

问题不在他索求什么，而在于他依据这项索求是什么；在索求遭压抑、受到遮蔽时，他又是什么。这正是其欲望幻想以封闭形式表达的东西。它是主体同一种存在的关系：若没有索求、没有根本上就是语言的话语，这种存在根本不会成为问题；但语言一旦引入存在维度，同时又从主体那里把它夺走，这种存在便开始成为问题。


sujet de l'énonciation
S(Ⱥ)
$◆D
$◆a
d
sujet de l'énoncé
s(A)
A
D
S
m
i(a)
I(A)
$

“幻想意义”的恢复——也就是某种“想象性”东西的恢复——发生在两条线之间：

- 一边是主体意图的陈述；
- 另一边是主体以分解方式连接起来的某种东西，是这项意图经语言深度碎片化、分割与折射后的形式。

二者之间就是幻想〔$\$ \lozenge a$〕，主体通常把自己同存在的关系悬置于其中。但这个幻想总是比任何东西都更加“谜样”。它要什么？要我们解释它！解释欲望，就是恢复某种主体凭自身无法抵达的东西：也就是在他的这项欲望层次作出标示的情动……

我说的是介入主体生命中某个具体事件的确切欲望；

例如受虐欲望、自杀欲望、奉献欲望

……问题是：这个以封闭形式为主体产生的东西，要在重新取得相对于欲望中所牵涉之隐蔽话语的位置与意义时，重新取得相对于存在的意义；使主体面对存在，并恢复其真正意义。例如，这种意义由我所谓“相对于存在的位置性情动”规定。

这首先就是我们所谓“爱、恨或无知”；此外还有很多术语，以后必须逐一巡查并列出目录。

所谓“情动”并非某种纯粹“晦暗而封闭”的东西……

仿佛它是话语彼岸的一种整体、一颗亲历的核心；

人们不知道它从哪片天空掉到我们身上

……“情动”恰恰始终指示主体相对于存在的某种位置；我的意思是，相对于如下意义上的存在：

- 在根本维度中向主体提出的东西属于“象征界”；
- 或者相反，主体在象征界内部代表一次“实在”的闯入，而这一次颇为扰乱。

很难不看见，愤怒这样的根本情动无非就是：正当我们编出一幅极其漂亮的“象征织物”、一切都进行得很好——“秩序、法律、我们的功绩与善意”——实在突然到来。人猛然发现，木钉插不进小孔！这就是愤怒情动的起源：“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浮桥”[注1]一切准备妥当，却来了一场风暴，掀动海面。一切愤怒，都是在掀动海面！

> [注1] 参见希罗多德《历史》第VII卷第10节。公元前479年，斯巴达统帅指挥普拉提亚与米卡莱之战获胜；国王列奥提奇达斯二世受命摧毁波斯人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搭建的浮桥，以阻止波斯军队返回，但一场风暴替他完成了任务。

同样，这也涉及欲望本身的闯入，并规定一种我们以后还会回来的情动形式。但情动本身从根本上……

至少对整整一类根本情动而言

……是主体某种位置的特征性标注。如果考察可能的位置，这个位置就在主体相对于能指包裹对他强加的必然线条时，对自身的“投入游戏、投入工作与付诸实行”中。

现在来看一个例子。我从弗洛伊德的后继者那里选取它；它使我们能够清楚表述分析中的〔梦〕是什么。为了不留下格外任意选择的余地，我选了埃拉·夏普《梦的分析》第五章[注2]。作者在那里以一则

简单的梦为例——我的意思是，她把它当作一则简单的梦，并尽可能把分析推到底。

> [注2] 埃拉·夏普·弗里曼：《梦的分析》，伦敦：霍加斯出版社与精神分析研究所，1937年；纽约：Brunner/Mazel 出版社，1978年重印本，页码相同。

你们自然明白，在前几章中，她已经展示许多“视角、规律与机制”，例如梦在分析实践中的影响，乃至更进一步，分析梦或被分析者之梦中所发生之事提出的问题。这本书的枢纽，恰恰是她给出一则具有示范性的独特梦之例子的那一章；在那里，她投入并实行、说明了自己围绕“分析实践表明我们实际应当如何被引导去分析一则梦”所能提出的一切。

尤其有一项根本内容，是《梦的解析》以后实践者带来的新东西：梦不只是某种被发现具有意义的东西——《梦的解析》讲的是这一点——而且在“分析交流”和“分析对话”中发挥当下作用。它不会在分析的任意时刻都发挥相同作用；梦会以积极而特定的方式伴随分析话语，照亮它、延伸它的路径。归根到底，梦不只“为分析”而做，往往还“为分析家”而做。

梦在分析内部，总之成为一则信息的承载者。这里的作者并不回避这点，后来谈过“梦的分析”的作者也没有回避。

问题只在于，我们赋予它什么思想和重音。你们知道，我在鲁瓦约蒙报告中曾提醒大家注意这一点。面对梦的思想问题提出了绝不次要的问题；有些作者以为自己可以绕开，因为他们把梦视为某种活动——无论如何，梦至少确实是某种东西。

我的意思是，梦确实作为话语材料、话语加工的材料呈现。只有看到无意识不在别处，而在潜在性中——不是在某个精神口袋里以尚未构成的状态存放，而是确确实实作为无意识存在于主体表述、自身话语与言说的下方，或者内在其中——我们才会看到，把梦像历来那样视为“通往无意识的康庄大道”完全正当。

作者呈现的这则梦就是如此。我要先读梦本身，再说明围绕它怎样提出问题。她先简要“提醒”我们主体的情况；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整章还须重新检查和批评，才能把握：她的陈述一方面如何比其他语域更适合用我们的坐标来定位，另一方面这些坐标又如何可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辨明方向。

患者当天在某些“条件”下前来会谈，我稍后会重提。只有经过若干你们将看到极为重要的联想以后，他才想起：“这让我想起……”我会回到这些自然联想。

“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恰好想起昨晚的梦，”他说，“那是个可怕、庞大的梦〔tremendous〕。我好像梦了无穷无尽的时间……我不会拿它来烦你，理由很简单：我已经不记得了。但那是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梦，充满事件和趣味。我醒来时浑身发热、满身是汗。”

〔英文原文意为：我不知道为何现在会想到昨晚的梦。那是个极其庞大的梦，持续了很久很久……我不会把全部内容讲来烦你，因为我已经想不起来。但它令人兴奋，充满事件与趣味。我醒来时发热出汗。第132页。〕

他说自己不记得这无穷的梦、这片梦的海洋；但有一幕浮现出来：他接下来会讲述的一个相当短的场景。

“我梦见自己同妻子一起作环球旅行……”〔I dreamt I was taking a journey with my wife around the world. 第132页。〕

这里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细微差别；考虑到英语中补语的通常次序，它或许没有得到足够强调。我想自己并没有弄错：“我同妻子一起展开一场环球旅行……”这句话值得注意。“同妻子进行一次环球旅行”似乎是法语中状语的正常次序；但它不同于“我展开一场旅行，同妻子一起，环绕世界”。我相信，英语听觉也会感到这种差异。

“……我们抵达捷克斯洛伐克，那里发生了各种事情。我在一条路上遇见一个女人；这条路现在让我想起不久前向你描述的另外两个梦里的路。在那两个梦里，我当着另一个女人的面同一个女人进行性游戏。”〔英文原文同义，见第132页。〕

作者在这里正确地改变了字体，因为这是一段侧面反思：

“这则梦里，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

“……这一次，”他回到梦的叙述，“性事件发生时，我妻子在那里。我遇见的女人看上去非常热情，very passionate looking……”

这里再次正确地改变字体，因为这是一项评论，已经是一次联想：

“这让我想起昨天在餐厅见过的一个女人。她是深色头发，嘴唇十分丰满、鲜红，看上去很热情——同一个表达，同一种热情外貌。很明显，只要我稍加鼓励，她就会回应。大概是她刺激了这个梦。”

〔英文原文意为：我想起昨天在餐厅见过的一个女人。她肤发深色，嘴唇非常丰满、鲜红，看上去充满激情；显然，只要我给她一点鼓励，她就会回应。我想，一定是她激发了这个梦。〕

“梦中，这个女人想同我性交，而且由她采取主动；如你所知，这会极大地帮助我……”他评论说：“如果女人愿意这样做，我会得到很大帮助。”〔英文原文同义，第133页。〕

“梦里，这个女人实际压在我身上。我刚刚才想起来。她显然打算把我的阴茎放进自己体内。〔……〕我不同意，但她非常失望，所以我想自己应该给她手淫。”

〔英文原文补充：我从她的动作看出，她打算把我的阴茎放进自己身体。我不同意，但她非常失望，所以我想给她手淫。第133页。〕

这里又回到评论：

“以‘及物’方式使用这个动词，听起来完全不对，wrong。应当说 I masturbated，即‘我手淫了’。”

英语动词的特点，是没有法语中那种反身形式。英语说 I masturbate，意指“我给自己手淫”。

“……这样完全正确；但把这个词用作及物动词，就完全不正确。”他特别指出。

〔英文原文：“把那个动词用作及物动词，听来十分错误。人可以说‘I masturbated’，那是正确的；但及物地使用这个词完全错误。”〕

分析家没有错过主体的这项“评论”。主体又作出几项确认性的评论，开始联想自己的手淫；不过，他并未停在这里。

这就是梦的陈述；它应当开启我们接下来讨论的兴趣。不得不说，这种呈现方式在某种意义上完全“任意”，我本可以不用它。也不要以为这是我建议你们赖以解释梦的一条系统道路；这里只是立一块标桩，表明我们将尝试看到和证明什么。

在取自弗洛伊德的那则死者之梦里，我们曾指出“他死了……依照他的愿望”、儿子曾希望父亲死亡这些“能指”；你们同时也看到，这种指出不无人工构造。这里同样可以看到，梦的幻想实际抵达顶点的位置是：

“我不同意，但她非常失望，所以我想自己应该给她手淫。”

主体立即评论说，“把这个动词用作及物动词完全不正确”。对梦的全部分析将向我们展示，恰恰要恢复这个动词的不及物性，我们才能找到问题的真正意义。

她“非常失望”……因为什么？梦的全部文本似乎已经充分指出：我们的主体几乎没有参与，尽管他说明梦里的一切都在诱使他参与，而且他在这种位置上通常会得到极大帮助。

问题无疑在此。我们会说，这句话的后半正好落入弗洛伊德所谓梦形成的一项“特征”：次级加工，即梦把自己呈现为具有“可理解内容”。

然而，主体自己提醒我们，事情并不顺畅，因为他所用的动词本身听起来就不对。按照弗洛伊德给出的公式，我们必须保留主体的这项评

论，把它当作一条把我们带上问题之路、带到梦的思想之踪迹的线索。而问题就是欲望。

主体告诉我们，I thought…（我想……）后面应接的内容，必须把句子恢复为："I thought she could masturbate"（我想她可以自己手淫）。愿望以正常形式应呈现为："如果她不满意，就让她自己手淫！"主体在这里相当有力地指出，手淫不是从主体传递到另一个人的及物活动，而像他所说，是不及物活动。

在这个例子里，它意指主体作用于自身的活动。他确实着重说明：

> "说 I masturbated 时，意思就是'我给自己手淫了'。"

这只是一种呈现办法；关键当然不是对这个问题作出裁断。不过我再说一遍，必须看到，主体立刻给出的第一项指示已经朝向修正能指表述。

这项修正能让我们做什么？大致是这样：现在首先必须考虑的是"这一幕"、这次会谈如何投入游戏。作者通过一段描述把它交给我们；这不一定是对主体一般行为的描述，但她甚至还加了一小段关于其精神星丛的前言。

简言之，我们还得回来，因为她放进前提的东西会重新出现在结果中，而这些结果又必须接受我们的批评。为了直接进入关键……

我的意思是，进入会让我们"前进"的东西

……可以说，她提醒我们，这位主体显然极有天赋，并有一种行为方式……随着我们逐渐集中问题，这会变得"越来越"清楚。

他是一位已有些年纪、已经结婚的先生，从事某种职业，具体说是律师。她用主体自己的术语告诉我们——这值得记下：

“主体刚开始职业活动，就发展出严重的恐惧症。简要说来……”

对恐惧症机制的说明仅限于此

……“这意味着……”

她这样说；我们十分信任她，因为她是曾经出现过的最好、最有直觉也最具洞察力的分析家之一

……“不是说他不敢成功地工作，而是他实际上必须停下工作，因为他只会‘过于成功’。”

〔英文原文：“到了他应当从事律师工作的时刻，他发展出严重的恐惧症。简单说，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敢成功工作，而意味着他实际必须停止工作，因为他只会过于成功。”第127页。〕

分析家在此作出的标注值得保留：这里不是同“失败”具有亲和性；而是主体可以说在自己的“才干”即将得到突出以前停住。你们会看到，后来我们怎样运用它。

暂且撇开分析家一开始就指出、可以同父亲联系起来的东西。以后会回来。只须知道：主体三岁时父亲去世；在很长时间里，他提到父亲时只会说父亲已经死了。

这完全有理由吸引分析家的注意；她由此理解——这很明显——“主体不愿记得”父亲曾经活过，这点似乎几乎无法争议。她说，“当他想起

父亲曾经活过时，那无疑是一件完全　　startling（骇人而惊人的）事件”；它吓到他，在他内部产生某种惊恐。〔“有一天，他想到父亲也曾经活过；那是个骇人的时刻……”第126页。〕

很快，分析中主体的位置将意味着：主体可能针对父亲产生过的死亡愿望，正是这种遗忘以及梦所揭示之全部欲望表述的杠杆。不过必须听清：你们将看到，没有任何东西以任何方式表明，这种攻击性意图是害怕遭到报复的起源。仔细研究梦会让我们精确说明这点。分析家怎样描述主体？她说：

“那天同往常一样，我没有听见他到来。”〔“那天……我没有听到他上楼。我从来都听不到。”〕

接下来是一小段非常精彩的文字，谈“主体的非言语呈现”；这符合当时的一种风尚，即关注行为中的各种细小事件，有眼力的分析家懂得辨认。“这个人，”她告诉我们，“我从来听不见他到来。”从语境看，进入她的诊室需要上楼梯：

“有些人一次跨两级台阶；我会凭‘砰、砰’声认出他们……”〔“有位患者每次跨两级，我只听到格外沉的一声……”第129页。〕

英语 thud 没有对应词。它指一种沉闷、低钝的声音，是脚踩在铺有地毯的楼梯上发出的声音；一次跨两级时，声音会更响一点。

“……另一个人则匆匆冲上来……”

整章都是这样，在文学上“极有滋味”。不过这只是绕行；重要的是患者做什么。患者的态度是“一丝不苟、略显拘谨的得体”：

“……而且从不改变。他总是以同一种方式走向躺椅，总作一个完全合乎习俗的小小招呼，带着同一个微笑。那微笑十分友善，并不勉强，也没有明显掩盖敌意。”

〔英文原文意为：他从不变化，总以同一种方式躺上躺椅，总带着同一个微笑作惯常问候；微笑令人愉快，并不勉强，也没有明显掩饰敌意冲动。第130页。〕

分析家的敏锐在这里方向十分准确：

“从来没有任何东西会暴露出这种事情可能存在。〔……〕没有任何随意之处，衣着完全端正，〔……〕一根头发都不乱，〔……〕他躺好，双手交叉，安安静静……”

〔英文原文意为：从来没有什么会那样暴露他；没有任何杂乱、衣服没有歪斜、头发一丝不乱；他躺下来，使自己安顿好。第130页。〕

任何即时而令人不安的事件——比如临行前女佣捉弄了他，或使他迟到——都绝不会立刻讲出。分析家只能在很久以后、会谈最后，甚至下一次会谈才知道。

“整整一小时，他清楚流畅地讲述，咬字出色，毫不犹豫，却有许多停顿。他以清晰而完全平稳的声音表达自己所‘想’的一切，却从不表达，”她补充说，“自己的‘感受’。”

面对这种呈现，我们当然都会对“思想”与“感受”的区分抱相同看法；关键显然是知道“这种特殊交流方式”意味着什么。任何分析家都会认为，主体在那里害怕某种东西，制造了一种“会谈文本的无菌化”；它

会让分析家希望会谈中出现某种更为“亲历”的东西。但这种表达方式当然也必定具有意义。正如她所说，“感受的缺席”毕竟不是在情感章节下全然无物的东西。

刚才我谈过“情动”如何关涉并揭示主体同存在的关系。我们必须追问，在这个例子里，这种方式能传达什么。这个问题格外适时，因为当天会谈恰恰以此开始。

分析家怎样处理这种从她面前经过的〔……〕所带来的问题，同随后令她本人也感到惊讶的方式之间，存在不一致。她自己也记录了这一点；这清楚表明，为了准确评价这个病例，必须比分析家的通常位置再多迈一步。

因为这里开始敞开的东西，会像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不断敞开，直到分析家的最后干预及其惊人结果。惊人的不只是它得以产生，而且它竟被记录为一项具有成果、令人满意的示范性解释。

当天，分析家注意到：在这个以严格端正、主体对自身“循规蹈矩”为特点的画面中，发生了某种她从未听见过的事情。他来到门口，刚进门前发出“嗯哼、嗯哼！”还不算太夸张，只是“最轻微的一声咳嗽”。她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女性，文风处处显明这一点。她成为分析家以前似乎做过教师；这是一条进入心理事实的很好起点。她无疑是“一位极有天分”的女人。

她听见这声“小咳嗽”，就像听见鸽子飞回诺亚方舟。这咳嗽是一名报信者：后面某处存在感受栖居的地方。

“哦，但我绝不会同他谈这件事；因为只要说一个字，他就会把一切收回去！”〔“我没有提它，希望咳声会变响。”〕

这是这种情形里的“经典位置”：在分析的某个阶段——正要看着患者自己走来时——绝不评论患者的身体行为、咳嗽方式、躺下方式、扣上或解开外套的方式。凡是主体朝向自身的反身运动态度，只要可能具有信号价值、深深触及自恋语域，就适用这项原则。

象征维度的力量正在这里显出，因为它延伸并铺展到全部发声语域。

同一规则完全不适用于“一声小咳嗽”这样的东西。因为无论咳嗽给人的纯粹“躯体”事件印象如何，它都同某些分析家有时极具决定性地使用的“嗯哼、嗯哼”“是啊、是啊”处于同一维度；这些声音完全具有重新推动话语的效力。证据是，令分析家极为惊讶地，主体首先同她谈的正是这件事。他以平常那种完全平稳、却十分审慎的声音说：

“我正在注意自己刚进房间以前发出的那声小咳嗽。过去几天我也咳过；我已经意识到了，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今天，楼下的女佣叫我上来时，我事先对自己说不要咳。可令我非常恼火的是，刚爬完楼梯我还是咳了。这样的事竟会发生在你身上，确实很烦人；更加烦人的是，它在你内部、经由你自己发生。”

〔英文原文补充：最烦人的是，有些事情在你内部或由你做出，而你无法控制，或者没有控制。第131页。〕

请听清：“你无法控制”和“你没有控制”。

“人会想这种事有什么用，为什么会发生；这么一声小咳嗽能服务于什么 purpose（目的）？”〔英文原文意为：人会认为它服务于某个目的，但这样一声小咳嗽究竟可能服务于什么目的，很难想象。〕

分析家带着“蛇的谨慎”向前，再次推动：

- “是啊，它可能服务于什么目的？”
- “显然，”他说，“如果要进入一间有一对情人在里面的房间，人就会做这种事。”

他讲到，小时候进入哥哥和女友所在的房间以前，曾做过类似的事。“他进门前先咳嗽”，因为想到两人也许正在接吻；最好让他们事先停下来，这样比被他撞见更不尴尬。

她继续推动：

- “那你进这里以前咳嗽，能有什么用？”
- “是啊，这有点荒谬，”他说，“因为我当然不会怀疑这里有人；既然楼下叫我上来，就说明已经没有别人。〔……〕我看不出这声小咳嗽有任何理由。不过，它让我想起小时候的一个幻想。幻想内容是：我待在一间自己不该出现的房里，想到也许有人会进来，以为我在那里。为了阻止任何人进来发现我，我想到自己可以像狗一样叫。这会掩饰我的在场，因为可能进来的人会想：‘哦，里面不过是一条狗！’”

〔分析家：“那为何进这里以前咳嗽？”

患者："这很荒谬，因为这里若有人，自然不会叫我上楼；我完全不这样看待你。我看不出有任何咳嗽的必要。不过，它让我想起一个幻想：我待在一间自己不该出现的房间，想到也许有人以为我在那里；为防止别人进来发现我，我会像狗一样叫，借此掩饰自己的在场。那个人会说：'哦，里面不过是一条狗。'"第132页。〕

- "一条狗？"分析家谨慎地推动。

- "这让我想起，"患者相当顺畅地继续，"有一条狗曾来蹭我的腿，实际上是在给自己手淫。我很羞于告诉你，因为我没有制止它，任它继续；而且当时可能有人进来。"

- 〔分析家："一条狗？"

- 患者："这让我想起一条狗在我腿上蹭，实际上是在给自己手淫。我羞于告诉你，因为我没有制止它，任它继续；可能会有人进来。"第131—132页。〕

说到这里，他轻咳一声，并由此接上自己的梦。

下一次我们会详细处理。但现在难道还看不出，梦的记忆恰好在"一则信息"之后立即到来，而且极有可能……

作者当然也毫不怀疑，会把它纳入梦的分析，而且放在最前景

……这声"小咳嗽"是一则信息；问题只在于是什么信息。

但另一方面，它又是……

只要主体谈到它，也就是只要他借此引入梦

……一则二阶信息。严格说来，它并非无意识信息：这是一则关于“它是一则信息”的信息，因为主体并不只是说自己咳嗽。

即便只说“我咳了一声”，那已经是“一则信息”。但他还说：“我咳了一声，而且这意味着某种东西。”紧接着，他开始讲一些格外具有暗示性的故事。

它显然意味着：“我在这里。如果你正在做一件让你开心、却不想被看见的事情，现在该停下了。”不过，若不同时考虑它还带来的东西，我们就恰恰看不到问题所在。

这个东西以具有幻想全部面貌的方式呈现：首先，主体把它当作幻想讲，而且是童年发展出的幻想；其次，即便幻想或许相对于另一个对象〔建构〕而成，也没有什么能比他向我们讲述的幻想更好地实现它：“我想到掩饰自己的在场……”

我会说，把主体自身在房间中看见自己的在场本身掩饰起来

……“准确地说，做一件显然非常容易吸引注意的事：像狗一样叫。”

这完全具备最充分实现主体形式的幻想之全部特征，因为主体通过“能指效果”装扮自身。也就是，儿童使用那些已经作为自然能指呈现的东西，给某种有待意指的东西赋予属性：儿童把狗叫作“汪汪”。这里我们处在“幻想”活动中：主体自身把“汪汪”归给自己。

总之，如果主体在这里发出自己在场的信号，他实际上恰恰是“在幻想中”发出它……

这个幻想完全无法实际应用

……主体被认为要通过自己的显现、通过自己的言语，把自己做成不同于自身的东西，甚至把自己逐出言语领域，变成动物，使自己缺席，并按字面说被自然化。

没有人会去核实他在那里，因为他已经借最基本的能指把自己制造、呈现并表述为：不是“那里什么都没有”，而按字面说是“那里有‘无人’”。这正是主体在幻想中按字面向我们宣布的：“只要我处于小他者面前，我就无人。”这是奥德修斯面对独眼巨人时的 οὔτις〔outis，“无人”〕。[注3] 这些还只是要素。

[注3] 参见荷马《奥德赛》中奥德修斯与独眼巨人的故事：独眼巨人问他叫什么，奥德修斯回答 οὔτις〔outis〕，即“无人”。

但随着进一步分析，我们会看到，主体同梦相联想的材料将让我们理解事情怎样呈现：“他在何种意义上、怎样是无人？”

这必然在需要警告的小他者一边带有相关项；这个小他者碰巧像梦中一样是一位女人。在这里，主体同女人本身的关系当然并非无关紧要。

它会使我们能够表述主体不是什么、不能是什么；你们会看到，这将把我们带向主体认同中最根本的象征。若主体像一切材料所指向的那样，绝对希望女性伴侣给自己手淫、自己照料自己，那无疑是为了让她不要照料他。

“他为何不愿她照料自己，又如何不愿”，今天分配给这次会谈的时间已正常结束，无法再表述；我们留到“下一次”。

埃拉·夏普：梦的分析，第五章《一个梦的分析》〔返回 14-01〕

伦敦，伦纳德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霍加斯出版社及精神分析研究所出版，1937年，第125—148页。

1. 做此梦时分析所处的阶段。2. 分析中的特征性行为。3. 一小时内给出的分析材料及分析家的评论。4. 对这些材料的综览、推论以及向患者作出的解释。5. 随后的两次会谈所显示的分析进展。

本章将考察一位患者在讲述一个梦的一小时内所说的一切。我还会简要概述紧接这一小时之后两次分析中的重要心理事件，以及由此发展出来的分析阶段；因为唯有这样，人们才能判断自己的解释是否有助于把那些遭到压抑或抑制的情感态度、幻想或情感性记忆带入意识的理解之中。我所选的这个梦，并不像我此前举过的那个因排尿而陷入焦虑的女人的例子那样，轻易就显露出它的意义。在许多可能的解释中，我必须决定选择哪些，以便把注意力集中在它们上面。为了让人能够从分析当时所达到的阶段来理解我要谈的这一小时，我先极简短地介绍这位患者问题中的一个特殊方面。在这样一个

（第125页）

复杂的病例中，如果试图向你们交代它的全貌，我反而会把问题弄乱。以下是眼下最为重要的阶段。患者三岁时父亲去世。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他对父亲的记忆极为模糊，真正能够完全肯定“这件事我记得”的其实只有一件。父亲深受敬爱，而患者从别人那里听到的也全是关于父亲的美好而可敬的事情。与父亲及父亲之死相关的无意识问题受到如此强烈的压抑，以至于在将近三年的分析中，他提到父亲时，几乎总是只提父亲已经死了这一事实。重音一直落在“我父亲死了”“他

已经死了”上。有一天，他想到父亲也曾经活过，那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时刻；而当他想到自己必定曾听父亲说过话时，就更加震惊了。此后，他才极其缓慢地有可能理解自己生命头三年的种种变故，以及父亲去世后随之发生的心理变化。正如他同父亲的心理纽带被压抑束缚在无意识中，这些纽带向我身上的转移也一直处于无意识状态。既然父亲一直是“死的”，那么就父亲转移而言，我也同样一直是“死的”。他不想我，对我没有任何感觉，也无法相信转移理论。只有在一个学期结束、分析告一段落时，只有每逢周末，他才会隐约感到某种焦虑的骚动；而且只是最近一个月左右，他才开始能够接受——

（第126页）

哪怕仅仅在理智上——这种焦虑可能同我或分析有关。他始终把它归因于某个现实原因，而且总能找到这样的原因来解释它。我认为，这场分析可以比作一盘旷日持久的棋局；只要我仍是那个一心要把他逼入死角、将死他的无意识复仇之父，而“将死”之后除死亡外别无选择，这盘棋就会继续下去。要走出这个困境——就运筹腾挪的技巧而言，没有人会胜过他，因为在幻想中他的生命就系于此——必须逐渐把他生命最初几年里希望摆脱父亲的无意识愿望带到光下；因为只有当这个愿望在转移中重新活起来，才能缓和他那种全能信念，即相信自己在现实中杀死了父亲。它必须在转移中重新受到检验，而他全部的自我保存本能都被调动起来与之抗衡。他在幻想中拼命争取的是身体的保存；眼下甚至还不只是为了保住阴茎，因为他的阴茎和身体是一回事。在一组极其复杂、彼此交织的问题中，哪怕只把一个问题的一个方面单独挑出来都很困难。请想一想，这个身体保存的问题如何在患者的成年生活中展开。到了应当执业出庭的时候，他出现了严重的恐惧症。简言之，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敢成功地工作，而是意味着他

必须在现实中停止工作，因为他会成功得过了头。他父亲临终时说过一句话，后来这句话又被转述给年幼的儿子：“罗伯特必须接替我。”对罗伯特而言，这意味着长大也就是死去。

（第127页）

这也强化了一个吞噬性的母亲意象的无意识幻想：她的爱与照料只有到父亲死亡时才告终。分析的任务，是减轻患者对于生命头三年里所体验到的攻击性愿望的恐惧。只有把这个愿望带入意识，对攻击性愿望及其幻想后果的恐怖才会得到缓和；也只有如此，力比多愿望才不会继续意味着死亡。此外，由于必须保存的是他的身体自我，心理发展也只有通过身体及身体功能的幻想才有可能。我是说，这些问题关涉身体自我。

当心理自我的活动被大量用来保护身体本身免遭幻想中的消灭时，心理自我只能是贫薄的。甚至他的智力发展目前也主要被用于防御。知识的获取由一种首要需要所驱动。这位患者的问题是身体性的问题，而我的任务——如果我能够完成的话——就是把他那些冗长而条理分明的论说翻译成身体的语言。他的实际身体所涉及的问题，是对身体感觉的压抑。他害怕“感觉”。他全部有组织的努力造就了对肌肉和动作的惊人控制；这种控制已经牢固到仿佛自然而必然。他的言语也一样，以其完成度和措辞显示出同一种纪律。鲜活的生命丧失了，这种完美是一种死的完美，正如他父亲的完美一样。因此，在这场分析中，我始终不放过的一件事，就是把抽象之物分析成身体事件的机会。第二件事则是，我并不把注意力集中在他成年生活的

（第128页）

主要问题上，即“他为什么不能工作？他什么时候才会工作？”，而是集中在他实际能够做的一切事情上，例如打网球和高尔夫球、素描、绘画和园艺。因为，如果这些活动中的抑制和困难能随着它们所显露的幻想得到探索而解决，它们就会进一步引向从事专业工作的能力。他把这些活动称作“只是玩玩”。当它们真正成为“只是玩玩”时，工作便不再危险，因为愉快的工作以愉快的游戏为基础。患者向我讲述我为本章所选之梦的那一天，我没有听见他上楼。我从来都听不见。楼梯上虽铺着地毯，但原因并不在此。有位患者一次跨两级台阶，我会听见额外的一声砰响；另一位匆匆上楼，我能听出那阵忙乱；还有一位总会让手提箱、雨伞或拳头撞上扶手。有位患者三次里有两次会像吹小号一样擤鼻子。有位患者把帽子、雨伞和手提箱都带进来，总得找个地方安置它们。有人会把东西砰地扔到手边第一件家具上；有人会仔细选定位置，再把东西放下。有人一头扑到躺椅上；有人先绕到躺椅另一边才躺下；有人迟疑地环顾房间，过一会儿才敢把自己交给躺椅；有人先一动不动地躺着，等一个姿势累了才挪动；另一个人则从一开始就翻来滚去，随着这一小时过去才渐渐舒服、安静下来。但我从来听不见这位患者走在楼梯上。他也从不把帽子、外套或雨伞带进来。

（第129页）

他从不改变。他总是以同一种方式躺上躺椅，总是带着同一个微笑作一番惯常的问候。那笑容令人愉快，既不勉强，也不明显是在掩盖敌意冲动；如果是那样，倒还会有所显露，可他这里从来没有这类东西。他毫无匆忙的迹象，一切都不随便；衣服整整齐齐，看不出仓促梳洗的痕迹，头发也一丝不乱。家里的女佣也许迟到了，早餐也许耽搁了；但这些事实，运气好时我会在这一小时结束前听到，更多时候

却要到第二天才听说。他躺下来，让自己安顿妥帖，把一只手叠在另一只手上，横放在胸前，就这样一直躺到这一小时结束。最近，令我宽慰的是，他感到鼻子或耳朵发痒时已经能够伸手去挠；几周前，他甚至还感觉到了生殖器上的一种感觉。他整整一小时都在说话，清晰、流畅、措辞良好，没有迟疑，却有许多停顿。他的声音清楚而平稳，因为它表达的是思想，从不表达感觉。我说过，我从来听不见他上楼；但在这次会谈之前的几天里，每当他刚要进房间时，我都注意到一声极轻、极克制的咳嗽。若我说自己的耳朵捕捉到这声细小而克制的咳嗽时欣喜不已，你们便可以判断，无意识以身体方式显现的迹象是多么匮乏。一旦把这位患者的注意力引到无意识的一种显现上，它就会停止。他的首要目标是不暴露自己，并控制一切可能泄露自己的东西。除此以外，他还会极快地察觉任何无意识显现，从而挫败一切自发性。

（第130页）

所以这一天，在最初道过早安以后，他躺下，用他一贯平稳、审慎的声音说道，这让我颇感失望：“我一直在琢磨自己进房间前发出的那声小咳嗽。过去几天咳嗽时，我都觉察到了，却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今天女佣叫我上楼时，我打定主意不要咳。可令我恼火的是，等咳完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还是咳了。做这种事真让人恼火；你身体里或你身上发生着某件你不能控制、或没有控制住的事，这真是太恼火了。人们会以为它是在实现某种目的，但这样一声小咳嗽究竟能达到什么目的，实在难以想象。”（分析家）“它可能达到什么目的？”（患者）“嗯，如果一个人要走进一间有两个情人在一起的房间，他就会这么做。走近这种地方时，可以轻轻咳一声，提醒他们有人要来打扰了。我自己就这样做过。比如我十五岁时，哥哥和他的女朋友待在客厅

里，我进去前就会咳一声；这样，如果他们正抱在一起，就能在我进去前停下来。如此一来，他们就不至于像被我撞见时那样尴尬。”（分析家）“那么，为什么进这里以前要咳呢？”（患者）“这很荒谬，因为如果这里有人，自然不会叫我上楼；而且我也完全不以那种方式想您。就我所能看出的，这声咳嗽根本没有必要。”

（第131页）

“不过，这倒使我想起一个幻想：我待在一间自己不该待的房间里，又想到也许有人会猜到我在那里。于是我想，为了不让任何人进来发现我，我可以像狗一样叫。这样就能掩饰我的在场。那个人就会说：‘哦，里面不过是一条狗。’”

（分析家）“一条狗？”（患者）“这使我想起有条狗在我腿上磨蹭，其实是在手淫。我很难为情把这件事告诉您，因为我没有阻止它。我任它继续，而当时随时可能有人进来。”（患者这时咳了一声。）“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会儿会想起昨晚的梦。那是一个巨大的梦，延续了非常非常久。要把它全讲完，得占去这一小时余下的全部时间。不过别担心，我不会拿整个梦来烦您，原因很简单：我想不起来了。但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梦，充满事件，充满趣味。我醒来时浑身发热、满身是汗。那一定是我做过的最长的梦。我梦见，我正同妻子一道周游世界，我们来到捷克斯洛伐克，那里发生着各种各样的事情。我在一条路上遇见一个女人；这条路现在使我想起最近另外两个梦里向您描述过的那条路，在那两个梦里，我当着另一个女人的面同一个女人进行性嬉戏。　这个梦里也发生了同样的事。这一次，在性事件发生时，我妻子也在场。我遇见的那个女人看起来激情洋溢。　这使我想起昨天

在餐厅里见到的一个女人。她肤色深，嘴唇非常丰满，红艳而充满激情；显然，只要我稍加鼓励，她就会——

（第132页）

有所回应。我想，一定是她刺激了这个梦。在梦里，那个女人想同我性交，而且由她采取主动；您知道，这种做法对我帮助很大。 如果女人愿意这样做，我就会轻松很多。在梦里，那个女人实际上躺到了我身上；这一点我刚刚才想起来。她显然打算把我的阴茎放进她的身体。我从她所作的那些动作就能看出来。我不同意这样做，但她非常失望，于是我想，自己不妨给她手淫。 把这个动词当作及物动词用，听起来完全不对。人可以说‘我手淫了’，这样是对的；但及物地使用这个词就完全不对。”（分析家）“把这个动词及物地使用就‘完全不对’？”（患者）“我明白您的意思了。的确，我只是给自己手淫过。”（分析家）“只是？”（患者）“我只记得有一次给另一个男孩手淫，但所有细节都忘了，而且说起这件事会觉得害羞。这是我能记得的唯一一次。那个梦仍历历在目。梦里没有高潮。我记得她的阴道夹住了我的手指。我看见她生殖器的前部、外阴的末端。有个硕大而突出的东西向下垂着，像风帽上的一道褶。它像一只风帽，而那个女人正是利用它作着某种动作，想要得到我的阴茎。阴道仿佛合拢在我的手指周围。那只风帽看起来很奇怪。”（分析家）“你还想到什么？把它的样子留在心里。”（患者）“我想到一个洞穴。我童年居住的那座山坡上有一个洞穴。我常常同母亲一起去那里——”

（第133页）

“从人们行走的那条路上就能看见它。它最显眼的特征，是顶部有一块悬垂下来，看上去很像一片巨大的嘴唇。我小时候总觉得它像怪物的嘴唇。我忽然想到，labia　的意思就是‘嘴唇’。好像有个笑话，说阴唇横着延伸，而不是纵向延伸；可我想不起笑话是怎样编排的了，大概是把汉字和我们自己的文字作比较，说两者从不同一边开始书写，或一个从下往上写。当然，两片阴唇是左右并列的，而阴道壁则分前后；也就是说，一个是纵向的，另一个是横向的。我还在想着风帽。”（分析家）“是的，现在又怎样？”（患者）“我记得最早去过的一个高尔夫球场里有个滑稽的人。他说可以替我弄到一只便宜的高尔夫球袋，材料是‘汽车篷布’。我记得的是他的口音，永远也忘不了。”（模仿那口音。）“这样模仿他，使我想起一位朋友，她在广播中表演模仿，模仿得非常聪明。不过，把这件事告诉您，听起来像是在‘炫耀’，就像告诉您我有一台多么了不起的无线电收音机一样炫耀；它毫不费力就能收到所有电台。我的朋友记忆极好，也记得自己的童年；可我对十一岁以前的记忆却糟透了。不过，我的确记得我们最早在剧院听过的一首歌，后来她还模仿了唱歌的那个男人。那首歌是：‘你从哪里弄来那顶帽子，你从哪里弄来那块瓦？’我的思绪又回到风帽上，现在我想起自己第一次坐过的汽车；当然，那时汽车刚出现，人们把它叫作 motor。我记得那辆车的——”

（第134页）

“车篷——你看，又是‘汽车的风帽’。嗯！这辆汽车最醒目的特征之一就是车篷。不使用时，它会用带子绑住，向后折起；内侧衬着猩红色布料。这辆车的最高时速大约是六十英里，这已经是最有利于汽车寿命的速度了。奇怪的是，人们会谈论一辆汽车的‘生命’，仿佛它是人。我记得自己在那辆车里吐过，这又使我想起小时候坐火车时，有一次

不得不尿在纸袋里。我仍然想到风帽。”（分析家）“你说有带子把它固定在后面？”（患者）“是的，当然。这使我想到自己以前怎样收集皮带，又怎样把皮带剪成一段一段。我以为自己是想拿那些皮条做点有用的东西，但我猜做的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我不愿把它想成一种强迫；所以那声咳嗽才让我恼火。我想，我也是以同样方式剪坏姐姐的凉鞋的。对此我只有极其模糊的记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剪，也不知道剪完后想拿那些皮革做什么。”

“可我忽然想到婴儿车里用来把孩子系住的带子，并立刻想说，我们家里没有‘婴儿车’；接着我又想，你真蠢，你自己一定坐过‘婴儿车’。我记不起它，就像记不起父亲坐在病人轮椅里被人推来推去一样，尽管我依稀记得见过那把椅子。我忽然想起，自己本来打算寄出让两位会员加入俱乐部的准入函。我还夸口说自己会比前一任秘书做得更好，可现在竟然忘了给人入会的许可——”

（第135页）

“唉，‘凡当做而未做之事，我们没有做；我们里面也没有善。’”（分析家）“未做〔undone〕？”（患者）“嗯，我正要说，这句话让我想到‘裤门纽扣’，那是我从不敞着、从不会忘记扣上的。可是令我惊讶的是，上星期妻子发现它们居然没扣。那是在吃晚饭时，我偷偷在桌子下面把它们扣好了。现在我还想起一个梦；您记得，梦里有个男人叫我把外套纽扣扣好。这又使我想到带子，还想到小时候晚上必须把我固定在床上，以免我掉下来。我猜自己在婴儿车里也被带子系着。”现在，我要按照这些潜在思想反复出现的先后次序作一番回顾：1. 咳嗽。2. 关于咳嗽目的的观念：（a）它引出情人待在一起的想法；（b）拒斥涉及分析家的性幻想；（c）幻想自己待在不该待的地方，并通过像狗

一样叫来误导别人；（d）狗又引出了那条手淫的狗的记忆。就在这时，他咳了一声（可与狗叫相比），并突然想起那个梦。3. 下一个主题是梦。在叙述过程中，出现了他实际见过的那个女人的鲜明形象：（a）丰满的嘴唇；（b）梦中女人的——

（第136页）

外阴有个像风帽一样的突起，她正利用它作某种动作，以得到他的阴茎。这件事发生在一条路上；在他的心里，这条路同另外两个梦相联，在那两个梦里，他当着另一个女人的面同一个女人进行性嬉戏。叙述梦里的性嬉戏时，他反对把“手淫”这个动词及物地使用：“那似乎完全不对。”4. 下一个主题是风帽；它使他想起洞穴及其像嘴唇一样悬垂的顶部。5. 随后，他从阴唇和嘴唇转向横向与纵向延伸之物，以及一个想不起来的笑话。他再次想到“风帽”。6. 下一个主题由风帽通向“汽车篷布”；他是因为一个男人的口音才记得它，还亲自模仿了这个口音。7. 这又把他带到那位朋友巧妙的模仿表演，尤其是她对一个男人的模仿。他贬低自己谈论朋友时的“炫耀”，正如他贬低自己谈论那台了不起的收音机时的炫耀。她的好记忆与他的坏记忆（如今想起来了）。8. 他再次回到“风帽”，并想起自己第一次坐过的汽车。那辆车有一顶衬着猩红色布料、用带子绑起的车篷。他在车里吐过，随后又记起小时候在火车里小便。9. 那顶带有绑带的“车篷”，使他回忆起童年时期强迫性地剪碎皮带，并有一次剪坏姐姐的凉鞋。10. 带子又使他想到孩子被系——

（第137页）

在婴儿车里。他推断自己一定也坐过婴儿车。在他之前已有两个年长的孩子。11. 他想起自己没有寄出让新会员加入俱乐部的准入券；他把自己本来应做的事留作“未做”。12. 裤门纽扣敞着。13. 梦里有人叫他“把纽扣扣好”。14. 随后他又回到带子，并记起别人告诉过他，小时候为了防止他从床上掉下来，人们会把他固定在床上；他猜自己在婴儿车里也被带子系着。第一件要紧的事，是找到理解这个梦之意义的核心线索。只要注意这个梦究竟在哪一刻进入患者的心中，我们就能找到线索。他刚才一直在谈一条狗在他腿上手淫的事件；此前一刻，他还在谈自己模仿一条狗，也就是说，他把自己认同于狗。接着他咳了一声，然后想起这个梦——一个漫长而令人兴奋的梦，他醒来时浑身发热、满身是汗。由此可以推断，整个梦的意义在于：它是一个手淫幻想。这是首要的一点。同这个手淫幻想相联，接下来需要注意的是力量〔potency〕这个主题。他正在周游世界；这是他做过的最长的梦；要整整一小时才能讲完。与此相互参照的，是他贬低自己关于那位朋友模仿表演的“炫耀”——那些模仿会向全世界广播——以及他自己的收音机能够接收每一个电台。还要注意他亲自模仿那个男人；那个人的——

（第138页）

口音吸引了他，那是一种浓重的口语口音；顺带一提，他还说那个人“从前是个屠夫”。无论是借朋友还是借他本人来进行，这里的模仿都具有这样一种意义：模仿一个更强大或更知名的人。这为手淫幻想的意义提供了进一步线索：在这个幻想中，他冒充另一个人，一个具有巨大力量和性能力的人。由此产生的下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极端力量的幻想？答案就在梦里：他正在周游世界。与这一观念相称的，是他描述梦里那只奇怪风帽时浮现的实际记忆；这段描述不仅显

出他所说的是一个突起、一道风帽褶，还显出那只风帽像洞穴的嘴唇一样悬垂。因此，外阴的风帽与阴唇被直接拿来同山坡上的巨大洞穴相比，而他曾同母亲一起去那个洞穴。由此可见，这个手淫幻想之所以同巨大的力量相联，是因为他梦见自己包举大地母亲，足以应对突出嘴唇下的巨大洞穴。这是第二个要点。接下来，我想请你们注意关于嘴唇与阴唇的联想。那个刺激了梦的女人有丰满、鲜红而充满激情的嘴唇；在梦里，他清楚看见了阴唇和风帽；洞穴则有一片悬垂的“嘴唇”。他想到像阴唇那样纵向的东西，继而又想到横向之物——此处我会提出，以口同外阴作比较。

（第139页）

此外，他还想到自己坐过的第一辆汽车，想到它的车篷和车内猩红色的衬里。紧接着，他想到汽车的速度，说“它的最高〔peak〕速度”是每小时多少英里；随后又谈到“汽车的生命”，并察觉自己在谈论汽车时仿佛它是一个人。根据梦中外阴与风帽的图景，再结合其他丰富的联想所构成的“内部是红的”、突出的嘴唇和风帽的图景，我会推断：他曾同母亲一道去过的实际洞穴的记忆，同时也充当了屏幕记忆。我还会推断，同一段被遗忘的记忆被投射到了那辆有猩红衬里车篷的汽车上；而速度的顶点〔peak〕同梦中生殖器的突起具有同样的意义——它就是风帽的尖端。我推断，患者确实有一段受到压抑的记忆：他在非常年幼时见过某个远比自己年长之人的生殖器。我的推断依据，是汽车、洞穴、周游世界，以及同这些意象结合在一起的巨大力量要求。这个尖端、这个风帽，我解释为阴蒂。患者的姐姐比他大八岁。考虑到他提及女友的声音，即声响、口音、男人声音的声响；又考虑到对她的提及同模仿男人相联系，我推断，他至少在极年幼时曾看见姐姐的生殖器、注意到阴蒂，并听见她小便。不过，鉴于截至目前我

们在分析中所完成的一切工作，我还相信，患者婴儿时期曾处于某种情境，使他确实有机会看见——

（第140页）

母亲的生殖器。我的意思是，例如孩子被放在地板上的毯子上时可能出现的那类情境。到目前为止，这是我理解患者作画时为何特别偏爱某种照明方式——即从下方打光——的唯一解释。关于梦中女人，我还有一条线索：她肤色深。他在现实中选择的女人，却属于金发或金黄色头发的类型。他此前曾告诉我，母亲是深色头发，而且他总把女人的激情同深色头发联系在一起。下一个重要之处，是这些材料为童年手淫提供的证据。我们看到，他回忆起一个梦，梦里有人叫他把纽扣扣好；而这个梦又同他被固定在床上的记忆一起被想起。他说，这样做是为了防止他从床上掉下来。对此，我把其他分析中的材料联系起来：他曾告诉我，人们把他固定在床上，是因为他“太不安分”；他也曾多次说过，他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比动作受阻、以任何方式被限制更能激怒一个孩子，但他不知道自己为何对此如此确信，因为他从不记得自己有过不被允许自由活动的时候。根据这些关于“带子”和“被固定在床上”的材料，我们有理由推断，他幼年时期的动作曾受到某种同手淫相关的限制；而这次早期手淫的幻想内容，同如今这个梦的幻想内容具有同样的性质。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更多细节。我们——

（第141页）

看到两处对强迫的提及。第一处涉及那声“小”咳嗽：尽管患者努力不咳，它仍不由自主地发生，而这令他极其厌恶。另一处则涉及他童年早期剪带子的强迫行为，即剪坏姐姐的凉鞋。他非常勉强地承认，这

种剪切是强迫性地做出的。在这处对强迫性攻击的提及中，应当注意的是它出现的次序：带子、婴儿车的带子、不愿想到家里有过婴儿车、继而想到一定有过婴儿车、再想到在他之前已有别的孩子；最后，就在这一点上，他记起自己忘了把准入券寄给两位俱乐部新会员。这一序列使我们有权作出如下解释：他难以记起自己一定坐过的那辆婴儿车，又说“那时已有别的孩子”，是因为他不愿母亲在生下自己之后再有别的孩子；此外，早年以“剪切”表现出来的攻击，确实是朝向那些可能出现而又遭他憎恨的竞争者。它在如今的表现，就是疏忽了寄出准入券，不让新会员加入；童年幻想则是把他们剪碎〔cut them up〕，或把他们排除掉〔cut them out〕。

我们还可以作出进一步推论。他刚提到自己忘记寄出这些准入券，随即便说：“凡当做而未做之事，我们没有做。”这又使他想起最近发生的一件极不寻常的事：他发现自己的裤门纽扣没有扣上。这个“遗忘”中隐含着向人展示阴茎的无意识愿望——

（第142页）

但若把它放回那一系列提及的语境中——先是以剪切表现的攻击，随后是不寄出准入券——阴茎便在无意识中同攻击幻想相联系。根据以往的分析，我有理由把涉及阴茎的攻击幻想不仅同手淫联系起来，也同尿床联系起来；因为此前人们曾把他固定在床上所针对的那种不安分，在其他场合也被联系到尿床。你们会注意到，正是裤门纽扣敞着这件事，使他想起一个梦，梦里一位父亲形象告诫他把纽扣扣好。这又使我得出进一步推论。谈到咳嗽时，他首先想到的是提醒一对情人自己正走近。他记得哥哥和女友在一起时，自己曾用这种方式向他们发出提醒。人们知道，在弟弟走进房间前，这声提醒会造成什么结

果：那对情人会在彼此之间拉开一点距离，他会通过咳嗽把他们分开。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样，他们就不会因为我闯进去而尴尬。”对于这种唯恐让人尴尬的过分体贴，我现在同样有理由作出自己的推测。不久前，他参加过一场国王与王后都要出席的活动。他开车进城，因这件事而产生焦虑；有一段时间，人们不清楚焦虑的原因究竟是哪一个特定幻想。后来发现是这样的：“假如——由于并不确切知道该把车停在哪里——就在国王与王后抵达的那一刻，他的车堵住了道路，而他又无法把车开走，于是——”

（第143页）

“妨碍了这对王室夫妇前进——那将是多么尴尬的场面。”因此，进房间前那声克制的咳嗽，是一种苍白而淡化的再现，代表着某个婴儿期情境：在那个情境中，他妨碍了这对王室夫妇的进程，所借助的并非克制，并非一动不动，而是突然排便或哭叫；可以推断，这确实达到了目的。至于梦中的一个具体细节，即那个他认为女人正在操弄、以便抓住他阴茎的突起，解释有理由推进到如下程度：鉴于已经显露出来的攻击幻想，女人的生殖器将会对他具有攻击性。请注意真正危险的部位：（1）那个等同于阴茎的突起；（2）阴道。他不敢把阴茎交给阴道，而只会伸进一根手指。此外，通过“悬垂的嘴唇”这一联想，以及对纵向和横向开口的提及，口与阴道已经彼此等同；由此我们在这里得到的，是阴道像一张长着牙齿的嘴这一幻想。比这解释得更多，便只是猜测。我实际作出的这些解释，都直接来自这一小时的材料：或来自直接联想，或来自对思想在序列中所处位置的观察，或来自把这一小时的联想同另一次会谈中的联想联系起来。这样做，是试图把所说一切的完整意义呈现出来。我并没有像在这里这样把所有解释都告诉患者，而必须从整体中选出——

（第144页）

最重要、最有助于把受压抑材料带入意识的部分。我的选择以患者的需要为指导，也就是他对攻击性身体动作的恐惧。我首先选的是咳嗽，因为它是这一小时内唯一具有强迫性质的直接转移显现，并且能够以某种方式同童年时期受到压抑的强迫性攻击行为建立联系。我指出，他描述咳嗽时两次使用了“小”这个词，并告诉他，使用这个词是在低估同咳嗽相联的一个幻想。随后，我具体谈到那个梦，并指出整个梦怎样显示出巨大的力量、强大的性能力。接着，我把他的注意力引向咳嗽在明确提到分开情人时所具有的目的，并说：某个同类的幻想现在必定在无意识中同我联系起来。他曾说不会用冗长的叙述来烦我。于是我又提到“国王与王后”事件，并推测这个全能幻想植根于婴儿早期：当时他能够让父母停下来，或打断他们。此后，我把关于攻击的那些联想关联起来，并推断他曾希望阻止更多孩子出生；由于他之后的确没有再出生别的孩子，这一事实强化了他的攻击性全能幻想，也进一步增强了他对母亲作为复仇者的恐惧。随后，我确认自己确信他确实看见过母亲的生殖器，并把——

（第145页）

复仇幻想投射到了它们上面；这些幻想应当同涉及他自己的阴茎——把阴茎当作会咬噬、会钻入的东西——的攻击幻想，以及同他的尿液所具有的力量联系起来。我说，这一切就是梦所表现的那次手淫的意义。现在，我要非常简略地说明随后两小时分析中最突出的特征。

第二天，患者说自己上楼时没有咳嗽，却出现了轻微的肠绞痛。这使他想到童年时的腹泻发作，还想到肠绞痛往往伴随着爆发性的排气。

“我在想，”他说，“咳嗽真正表示的会不会是放屁和腹泻？”我回答：“现在你自己找到了它的意义。”在这一小时里，他关注的是自己打网球时的困难：他难以把球恰好打到把对手逼进死角的位置。再下一天，他告诉我，前一天离家时自己曾肠绞痛。接着他又说，由于某些维修尚未完成，他不能使用自己的汽车。修车厂的人实在太好、太和善了，让人不可能对他发火；但患者仍想把车拿回来。并不是说眼下他非用车不可；这并非必需，但他想要它，他喜欢它。就在这里，我把这个善良和善、使他无法发怒的修车工同他的父亲作了比较。患者说，这恰好表达了他记忆中对父亲的感受——

（第146页）

。于是这一次，我终于能够处理力比多愿望：“并不是说汽车是必需的，而是他想要它。”为了获得作出这一解释的机会，我已经等了很久。力比多欲望终于在这里被表达出来。第二天，患者有一件事要坦白：自幼年以后，这是他第一次在睡梦中尿床。因此，在这三个分析小时里，身体显现依次是咳嗽、肠绞痛和实际的尿床。随着最后一项，我们第一次真正接触到他婴儿时期同父亲竞争的情境。在这一小时里，我能够令人信服地谈论分析中所显现的父亲转移，以及他针对父亲的攻击性竞争幻想；这些幻想在婴儿期曾以身体方式表达出来。我曾在一个地方错过追问更多信息的机会，那是一次明显的疏漏；尽管面对这位患者，除非分析推进所必需，我不会打断他。我指的是梦中“捷克斯洛伐克”这个要素。最后，你们会明白我为何说得如此少，为何只插入寥寥几个问题，而且几乎都只有一个词。理由就在他的梦及其那句话里：“女人采取了主动。如果女人愿意采取主动，我就会得到很大帮助。”这意味着，他的婴儿期攻击问题又被搁置起来。为了帮助这位患者，在这种场合，只要我能够使之成为可能，就必须让他尽

量采取主动。在我所讲的这个梦之后，又出现了两个有明确父亲形象的梦。在——

（第147页）

这次分析小时之后的一周里，有一天在网球场上，一名击败了他的对手开始取笑他打得糟糕。我的患者伸手搂住这个捉弄者的脖子，开玩笑地把他锁在一个扼颈动作里，并警告他再也不要取笑自己。这是他自青春期以来第一次能够以任何嬉戏的方式触碰一个男人——更不用说借此展示自己的身体力量了。

（第148页）

第9课 · 1959年1月21日

埃拉·夏普之梦（2）

上一次，我们停在了对埃拉·夏普所谓“那个单独的梦”、那个独一之梦的分析中途。她在书中用整整一章讨论这个梦；她著作前半部逐步推进的内容都汇聚于此，随后又由她补充的材料接续下去。

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一部关于梦的重要著作，写在大约三十年的一般分析经验之后——如果我们把埃拉·夏普的这些研讨课看作是对此前三十年经验的总结。

这个梦占据了她患者的一次会谈；它极其有趣。她所作的展开，她所建立的联系……

不仅联系了严格说来的梦之联想，

乃至梦的解释，还联系了整次会谈的全部信息

……这点功劳应当归于她，因为它表明她对分析的方向、对分析的意义有着高度敏感。

所以更引人注目的是，我们将会看到，对于这个梦——我会重新提醒你们梦的原话……

她像理应做的那样，逐行加以解释

……而她解释的方向，却是患者同全能愿望相联的欲望。我们会详细讨论这一点。

不论这是否有理，你们现在已经应当想到：这个梦之所以能引起我们的兴趣，正是因为它提供了这样一个角度，让我能向你们指出那种单方面观念所含的暧昧与诱骗性——也就是全能愿望所包含的那些可能性、那些力量前景，亦即所谓的神经症性愿望。

这里所涉及的，始终都是主体的全能吗？我已经在这里引入了这一概念。很显然，我们所说的全能，若是话语的全能，并不意味着主体觉得自己就是它的承载者和保管人：如果主体面对的是话语的全能，那么他是通过自己所发言的大他者来面对它的。埃拉·夏普为这个梦的解释所规定的方向，尤其遗忘了这一点。

为了先从结尾说起，你们会看到，我们很可能无法在这一课内把问题讲完，因为如此精细的工作会牵出整个世界……而它之所以更是一个世界，是因为到头来我们发现，几乎什么都还没有说——尽管我们每天操作的恰恰就是这个场域。

因此，我先指出最终将会显现的东西。我们将详细看到，她怎样围绕患者的全能愿望，以及埃拉·夏普所强调的“攻击性全能愿望”，向患者展开论证。[注1]

> [注1]　埃拉·夏普：《梦的分析》，前引书，第145页，原文为“攻击性的全能幻想”（aggressive phantasy of omnipotence）。

关于这位患者，她并没有把全部坐标都告诉我们；但我们知道，他在职业上首先面临严重困难——他是律师。这些困难的神经症性质如此

明显，以至于她用一种颇有分寸的方式加以界定：她特别指出，问题与其说是失败，不如说是害怕成功得过了头。

她在界定症状时所作的调整本身，就强调了一个值得我们停留的东西：分析在此引入了明显的区分与细微差别。于是，这位患者除了工作中的困难外，还有其他困难；正如她自己指出的，他在同其他主体的全部关系中都有困难。这些关系超出职业活动，尤其会在游戏中表现出来；具体而言，就是网球比赛。稍后她介绍另外几次会谈时，我们会看到这一点。

她指出，当他需要拿下一盘或一局时，很难做出那项对他十分必要的动作，即 to corner：把对手逼到球场一角，然后像通常的打法那样，把球回到另一角，让对手来不及接到。这无疑是患者困难的典型例子。

分析家借这样的症状来证实患者难以显露自己的力量——更确切地说，难以显露自己的权能——这会成为一项相当有力的依据。

因此，她会以某种方式介入；面对随后出现的一系列反应，她总的说来颇为欣喜。这正是最高峰的时刻，她将在那里指出欲望所在，而且真正是在我们给欲望所下定义的意义上指出它。

几乎可以说，她所瞄准的正是我们在相对于索求的某种参照中定位的东西。你们会看到，确实完全如此。只不过，她以一种特定方式把这个欲望解释成攻击性冲突，把它安置在本质上、彻底地属于二元关系的层面，即想象冲突的层面。我也会说明，她为什么有理由从这一角度切入。但我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她自己将要告诉我们的两件事情，能否被我们视为这类解释适时性的确证？

第一件事情……

在她初步提出二元类型的解释之后，也就是把主体的攻击性解释为一种回返、解释为全能愿望的转移之后

……她记录了一个发生在成年主体身上的惊人事实；患者带给她这样一个结果：

自童年那段久远得不可追忆的岁月以来，他第一次——尿床了！

我们稍后会详细回到这一点，以指出问题究竟出现在哪里。

这次会谈之所以被她选中，不仅因为主体讲了一个极好的梦，也因为这个梦构成了分析的关键时刻。在会谈之后的几天里，在网球场上……

他恰恰再次遭遇那些网球运动员都很熟悉的窘境。凡是稍有机会观察自己怎样运用能力的球员都会知道：有时，他们明明知道自己占据优势，却无法把它表现出来，因而让优势本应带来的最终奖赏从手中溜走

……他平常的球伴们……

对那些困难、那些无意识僵局十分敏感；归根结底，正是这些东西织成了性格的游戏，也织成了主体之间针锋相对的话语交锋、逗弄、嘲讽以及占据上风的方式

……像往常一样，因为他输掉比赛而嘲笑他；这一次，他气得一把卡住对手的脖子，把对方逼到球场一角，并命令对方永远不得再开这种玩笑。

我并不是说，埃拉·夏普推进其解释的方向和次序全无依据。你们会看到，在对材料作了极其精细的剖析之后，她所使用的那些要素都被她定位并证实了。

我们还会试着看看，是哪些先验观念、哪些预设观念——它们往往有所根据……

毕竟，任何错误都只会从某种真理的欠缺中产生

……根据的是她不知道如何加以表述的另一个东西，尽管她确实把那个东西的要素给了我们……

这正是这则观察的珍贵之处

……即另一个界域的要素。可她没有想到要运用这个界域。

她让解释所围绕的中心、落点，其复杂度低了一个层次。你们会看见我的意思；不过，我想自己已经说得足够多，你们应当明白：她把问题放到想象竞争、权力冲突的层面，于是搁置了某个东西。现在，我们正要在她的文本内部严格地把这个东西筛选出来……

正是她的文本会向我们显示——而且我认为是以极其鲜明的方式显示——她让什么东西流失了；而这个东西显现为……

具有如此严密的连贯性！

……它恰恰就是这次被分析的会谈及其核心之梦所涉及的东西。于是，我们显然要试着看看：我长期以来提出、并试图给出定位标志的那些范畴……

这个拓扑学图式、这张我们正在使用的图

……是否仍能让我们更准确地把事情置于中心。

我提醒你们，这个梦里，患者同妻子一道周游世界。他们来到捷克斯洛伐克，各种各样的事情将在那里发生。他明确强调，在他即将相当迅速地讲述的这个短小片段之前，还发生了大量事情，因为这个梦只占了一次会谈。实际上，占据会谈的只是他给出的联想……梦本身很短，很快就能讲完。

在发生的诸多事情中，他在一条路上遇见一个女人；这条路使他想起此前已经两次向分析家描述过的同一条路，那里曾发生某种事情，即：

> “当着另一个女人的面同一个女人进行性嬉戏……”〔sexual play with a woman in front of another woman，第132页〕

他在梦的叙述中顺带告诉我们，这次又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接着说道：

“这一次，在性事件发生时，我妻子也在那里。我在梦中遇见的这个女人显得真正充满激情，非常有激情。这使我想起前些天——确切说就在前一天——在餐厅遇见的一个女人。她肤色深，嘴唇非常丰满、非常红，也显得同样充满激情。很明显，只要我稍加鼓励，她就会回应

我的示好。也许正是她刺激了这个梦。在梦里，那个女人想同我发生性关系，而且是她采取主动；您显然知道，这总会给我很大帮助。”

〔“这一次，在性事件发生时，我妻子也在场。我遇见的那个女人看起来激情洋溢；这使我想起昨天在餐厅里见到的一个女人。她肤色深，嘴唇非常丰满，红艳而充满激情；很明显，只要我稍加鼓励，她就会有所回应。我想，一定是她刺激了这个梦。在梦里，那个女人想同我性交，而且由她采取主动；您知道，这种做法对我帮助很大。”第132—133页〕

他在评论中重复道：

“如果女人这样做，我就会得到很大帮助。在梦里，那个女人实际上躺在我身上。这一点我刚刚才想到。她显然打算把我的阴茎放进她的身体〔to put my penis in her body〕。我从她所作的动作就能判断出来。我完全不同意；可她如此失望，于是我想，自己应当给她手淫。”

〔“如果女人愿意这样做，我就会轻松很多。在梦里，那个女人实际上躺到了我身上；这一点我刚刚才想起来。她显然打算把我的阴茎放进她的身体。我从她所作的那些动作就能看出来。我不同意这样做，但她非常失望，于是我想，自己不妨给她手淫。”第133页〕

紧接着，他作了一句真正只在英语中才成立的评论：

“这样及物地使用 masturbate 这个动词，听起来不对，完全不对。人可以只说 I masturbate——意思是‘我手淫’——这样才是正确的……”

〔“把这个动词当作及物动词用，听起来完全不对。人可以说‘I masturbated’，这样是对的……”第133页〕

在后文中，我们会看到另一个例子，清楚表明使用 to masturbate 时，所说的是“自己手淫”。这个动词原本的反身性质十分显著，乃至患者作出了这句严格说来属于语文学的评论；而他恰在这一刻这样做，显然不是没有缘故。我已经说过，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能够补全……

如果我们想像处理前一个梦那样来处理这个梦

……通过补上遭到省略的能指，把这句话补全如下；后文将会证实这一点：

“她非常失望”，因为没有得到我的阴茎（或没有阴茎）；于是我想：She should masturbate（而不是 I should）——让她自己手淫吧！你们会从下文看到，什么使我们能够以这种方式补全它。〔……but she was so disappointed I thought that I would masturbate her，“可是她如此失望，于是我想，自己应当给她手淫。”〕

随后出现一系列联想。它们并不算很长，却已足够让我们深思；加起来将近三页。为了不让你们疲倦，我会先给出这个梦之后她同患者的对话，再回来讨论这些联想。

埃拉·夏普是出于教学目的写下这一章的。她把患者总共带给她的东西列成清单，并要向她的学生说明，她将根据哪些材料作出选择：

- 第一，是她在自己这边形成的解释；
- 第二，是她会把这一解释中的哪些内容传达给患者；

……她自己也特别指出并强调：这两者远非彼此重合，因为应当告诉患者的，很可能并不是关于主体可以说出的一切。

在患者提供给她的材料中，有些适合说，有些不适合说。由于她处在教学位置上，她会首先盘点这次会谈中可见、可读的一切。

——咳嗽。上一次我已经告诉你们这里发生了什么：患者那天进入会谈之前发出了那声“小咳嗽”。

对于这声“小咳嗽”，埃拉·夏普……

鉴于这位患者的举止如此克制、拘谨，又如此明显地显露出一种防御——她本人清楚感觉到这些防御及其困难，而且远不承认最首要的是一种“抵御他自身情感的防御”

……看见了一个比那种“一切都经过思量，却没有任何东西得到反映”的态度更为直接的在场。

而这声小咳嗽恰恰把我们引向这一点。换作别人，也许不会在如此细微的事情上停留；但它哪怕再微小，也让她听见某种退潮来临的预告——按字面说，仿佛一枝橄榄枝。她对自己说：“尊重它！”

可实际发生的恰好相反。患者自己这样说：他围绕这声“小咳嗽”作了一番长篇论说。我上次已经指出这一点；现在，我们要回来考察埃拉·夏普怎样理解它，以及在我们看来应当怎样理解它。以下正是她自己分析这件事的方式，也就是患者继“小咳嗽”之后告诉她的东西。

因为主体远没有立即带出梦。他先是注意到自己的咳嗽，随后涌现出一系列联想：

- 这声咳嗽逃出了他的控制；
- 它无疑表示某种东西；
- 他甚至曾告诉自己，这一次不要再咳，因为这不是头一回，过去已经发生过。

他走上那道楼梯——由于他太过安静，她听不见他上楼——随后发出这声“小咳嗽”；这是他自己使用的说法，而他对此提出疑问。

现在，我们要从埃拉·夏普本人如何记录它的角度，重新考察他说过的话。她列出一份清单，题作“关于咳嗽目的的观念”。她作了如下记录。

第一：“这声小咳嗽带来了情人待在一起的想法。”〔Brings thoughts of lovers being together，第136页〕患者究竟说了什么？在谈论咳嗽并提出“这可能实现什么目的？”〔……but what possible purpose can be served by a little cough…?，第131页〕之后，他说：

“对！如果一个人要走进一间有两个情人在一起的房间，他就会这么做。走近时，可以克制地轻咳一声，以此提醒他们有人要来打扰了。我自己就这样做过，比如……//……我哥哥同女朋友待在客厅时，我总会在进去前轻咳一声；这样，如果他们正拥抱，就能停下来……//……因为那样一来，他们终究不至于像被我撞见正在做这件事时那么尴尬。”

〔“嗯，如果一个人要走进一间有两个情人在一起的房间，他就会这么做。走近这种地方时，可以轻轻咳一声，提醒他们有人要来打扰了。我自己就这样做过。比如……//……哥哥和他的女朋友待在客厅里，我进去前就会咳一声；这样，如果他们正抱在一起，就能停下来……//……如此一来，他们就不至于像被我撞见时那样尴尬。”第131页〕

在这一点上值得强调的是：首先，患者表现出了咳嗽；而我们根据后面全部展开已经猜到，咳嗽是一条信息。但我们立刻注意到如下这一点……

它已经显现在埃拉·夏普分析事情的方式中

……她没有把握、没有凸显……

这句话作为一项评论也许显得有点吹毛求疵、过于琐细；但你们会看到，我将要引入的这一系列评论，正是后面一切的出发点，也就是我所谓埃拉·夏普的解释所表现出的层次下落

……如果咳嗽是一条信息，那么埃拉·夏普的文本本身清楚显示，真正要指出的重要之处，并不只是主体咳了一声，而恰恰是……

正如她自己在极度惊讶中所强调的

……主体前来说：“这是一条信息。”〔One would think some purpose is served by it，“人们会以为它是在实现某种目的”，第131页〕

她省略了这一点，因为在其收获清单中，她只把它当作一项列举——我们尚未讨论她将要选择什么，而她的选择首先取决于她已经认出了

什么。很清楚，她省略的正是她本人向我们解释过的事情：第一，毫无疑问有那声咳嗽；但主体……

这就是这声“信息—咳嗽”的要点，倘若它是一条信息的话

……谈论它时说的是：“它的目的是什么？它宣告什么？”

主体从一开始谈这声咳嗽时，就按字面说：“这是一条信息。”他把它标示为信息。不仅如此，在宣告它是一条信息的维度中，他还提出一个问题：“这条信息的目的是什么？”〔……what possible purpose can be served by a little cough…，“这样一声小咳嗽究竟能达到什么目的……”，第131页〕

我们正试图表述并界定分析中发生的事情……

不遗忘它的结构经纬

……这一表述与界定建立在如下事实之上：分析中发生的，首先是一种话语。在这里，根本无须任何特别精巧的程序，它就已被拆分，并受到严格意义上的分析。我们将看到这有何重要性。我甚至要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现在就已经能够开始在图上定位自己。

当他提出“这声咳嗽是什么？”时，这是一个针对事件的二阶问题。他从大他者出发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他正是在接受分析的限度内才开始提出它。我会说，在这一契机上，他已经……

从埃拉·夏普的惊讶就可以看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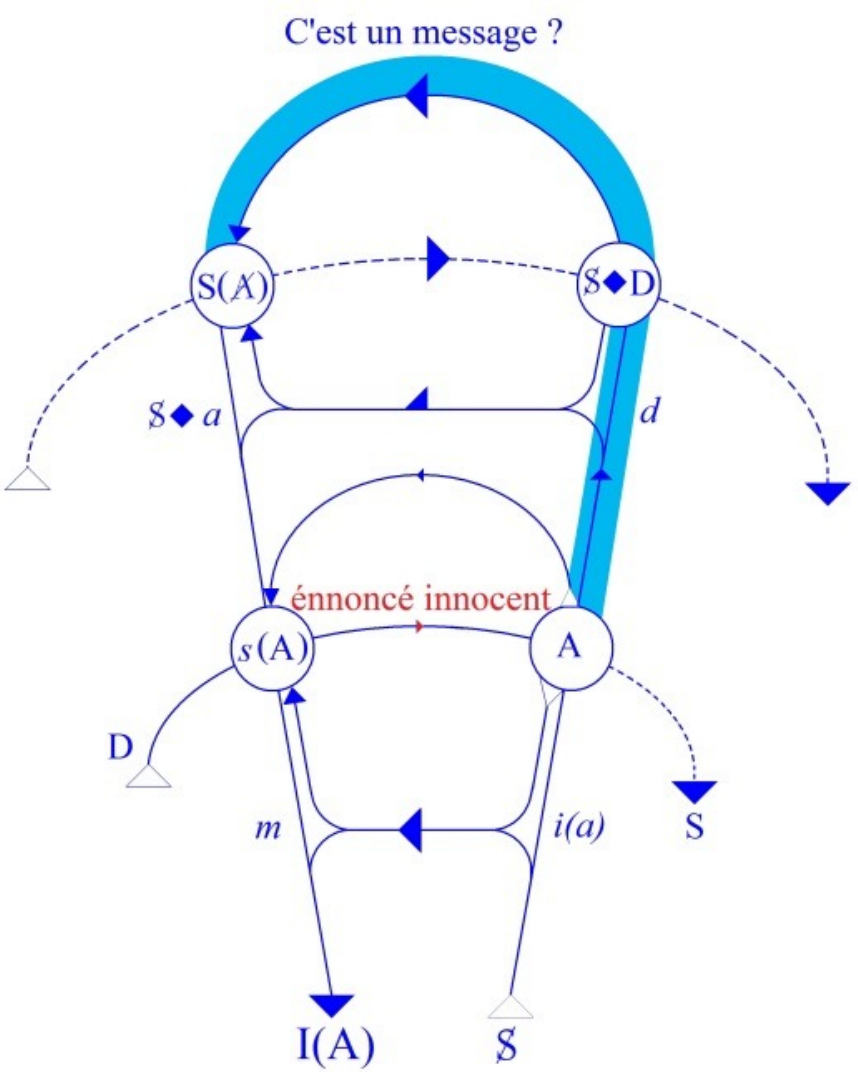
……走得远远超出她本人的想象。这颇像父母在孩子究竟懂什么、不懂什么的问题上，总要落后于孩子。

在这里，分析家没有跟上这样一个事实：患者早就摸清了门道。也就是说，他知道应当追问分析中发生之事的症状，知道分析里最细小的一点岔子也在提出一个问题。

总之，这个围绕“这是一条信息吗？”的问题，确实以其疑问形式位于图的上半部分……

我把下半部分也画给你们，好让你们能定位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

……它恰恰位于我在另一个场合界定过的部分，也就是大他者话语的层面；此处，主体所进入的正是分析话语。而且，这是一个——按字面说——涉及他体内之大他者、涉及其无意识的问题。



每个主体都会在这种表述层次上始终等待着某物，因为主体会问：“可它到底想要什么？”而在这里，这一层次同无辜陈述的第一层言语平面

截然有别，毫无疑问；因为这并不是一个发生在分析外部的无辜陈述。

这里，疑问所指向的场所，正是我们安放那种最终必须成为分析之“试金暗语”的东西的场所，即大他者的能指；但对于神经症患者，它恰恰是被遮蔽的。之所以被遮蔽，正是因为他不了解大他者能指的这一作用。而在这个契机中，他不仅认出了它，而且他向它提出的并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本身，实际就是：

“我体内这个大他者的能指是什么？”

简而言之，在论述伊始，我们先说：他远没有认出——而且事出有因！——如下权能，远没有能够认出：大他者和他本人一样受到阉割。

眼下，他只是追问……

带着那种由身处分析之中所构成的无辜，或有学问的无知

……这个问题：这个能指是什么？只要它是我无意识中某个东西的能指，它便是大他者的能指吗？

埃拉·夏普的推进省略了这一点。她将要列举的是“关于咳嗽的观念”，她就是这样理解事情的。当然，这些确实是“关于咳嗽的观念”；但这些观念所说出的，已经远远多于一条单纯的线性观念链——我们知道，这条链在图上有其明确位置。也就是说，某种东西已经开始勾勒出来。

她告诉我们：“这声小咳嗽带来了什么？它首先带来情人待在一起的想法。”我已经向你们读过患者的原话。他说了什么？在我看来，他所说的内容无论如何都不能以这种方式概括为：它带来了“情人待在一起的想法”。

我认为，从他的话中听到的观念，是有人作为第三者来到那对待在一起的情人身边。他作为第三者到来，却不是以随便什么方式到来，因为他设法不让自己的到来过度打扰。换句话说，从一开始就必须指出：如果有三个人物，那么他们“在一起”的方式会随时间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连贯的。第三者还在外面时，那两个人就在一起；第三者一进来，他们就不再在一起——这显而易见。

你们要明白，如果必须……

正如我们需要用两次研讨课才能讲完这个梦及其解释带给我们的材料

……用一周时间沉思才能弄清患者带给我们的东西，分析似乎就会成为一项不可克服的工作；尤其因为材料必定越滚越大，我们很快就会不堪重负。但实际上，这根本不是一个有效的反对意见。理由很简单：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勾勒出来的这个图式是：

- 当第三者在外面时，那两个人在一起；
- 当第三者进入里面时，那两个人不再在一起；

……我并不是说，我们将围绕这一点看到的全部内容都已经包含在这里；那会过于简单。

但我们会看到，它如何展开、丰富自身；简言之，它如何像一个不断重复、在经纬的每一点上不断增益的主导动机那样回卷自身，构成整体的全部纹理。你们会看到那是什么。

埃拉·夏普接着把什么标作咳嗽之后的内容？a）他提出了“关于情人待在一起的观念”。b）“拒斥一个涉及分析家的性幻想”。这真的足以说明患者带来的东西吗？

分析家问他：“那么，进这里之前的这声咳嗽呢？”〔And why cough before coming in here?，第131页〕就在他解释完“假如里面是情人”，这声咳嗽会有什么用途之后，他说：

“这很荒谬，因为我自然没有理由去想……如果这里有人，就不会叫我上来；而且我也完全不以那种方式想您。那声咳嗽根本没有任何理由。不过，这使我想起一个幻想：我待在一间自己不该待的房间里……”〔That is absurd, because naturally I should not be asked to come up if someone were here, and I do not think of you in that way at all. There is no need for a cough at all that I can see. It has, however, reminded me of a phantasy I had of being in a room where I ought not to be…，第131—132页〕

埃拉·夏普的关注就在这里止步。我们能说这里存在着“对涉及分析家的性幻想的拒斥”吗？

看来这里并非全然是“拒斥”，而更像是接纳——当然是一种迂回的接纳，一种通过随后的联想作出的接纳。对于分析家围绕这个问题提出的命题，我们不能说主体纯粹而简单地拒斥了它，不能说他处于纯粹

而简单的否定位置。相反，这似乎非常典型地属于一种适时解释，因为它引出了我们将要看到的全部后续材料。

这里所讨论的“性幻想”，恰好涉及他进入分析家诊室，而分析家理应独自一人这一情境。它的确正是问题所在；我相信，你们很快就会发现，根本不必是学识渊博之人也能把它照亮。

c）埃拉·夏普告诉我们，联想带来的第三个要素是：

“幻想自己待在不该待的地方，并像狗一样叫，以便误导别人……”〔Phantasy of being where he ought not to be, and barking like a dog to put people off the scent，第136页〕

英文文本在这里用了一个隐喻表达：to put…off the scent〔使某人循错嗅迹，即误导某人〕。一个人采用某个隐喻而不是另一个，绝不会毫无意义；但患者说的话里没有 scent〔气味、嗅迹〕的痕迹。无论它是否受到压抑，我们都没有理由就此断定。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scent”是某些分析方式“周日的欢乐”……这里，我们还是满足于患者本人所说的内容。针对分析家向他提出的问题，他说：

“这使我想起那个幻想：我待在一间自己确实……”

这符合分析家的“推测”

……“没有理由待的房间里……”——更准确地说：“我不该待的房间里。……//……于是也许有人会想……”

这里的结构是双重的，而且不断指向另一个人的主体性，始终如此。我要强调这一点，因为这里不停涉及的就是它；只有在这里，也唯独在这里，我们才能确定欲望所在。埃拉·夏普的报告，以及她衡量不同倾向性作用的方式，却不断把这一点省略掉。

所以他说："我想，也许有人会想……"〔……and thinking someone might think…〕"……我曾有过这个幻想〔……〕，想到也许有人会猜到我在那里。于是我想，为了不让任何人进来发现我，我可以像狗一样叫。这样就能掩饰我的在场。那个'某人'就会说：'哦，里面不过是一条狗；这里只是一条狗。'"

〔"……我曾有过一个幻想〔……〕，想到也许有人会猜到我在那里。于是我想，为了不让任何人进来发现我，我可以像狗一样叫。这样就能掩饰我的在场。那个'某人'就会说：'哦，里面不过是一条狗。'"第132页〕

主体这个幻想的悖谬性质，很可能要求我们注意……

他自己说，这些记忆来自童年晚期、青春期

……某些幻想缺乏连贯、甚至荒谬的性质，但分析家仍充分认识到它的价值，也就是说，把它当作有分量的东西保留下来。

因此，她向我们列举随后出现的联想性观念：

"这是一个幻想：待在自己不该待的地方，并通过像狗一样叫来误导别人。"〔Phantasy of being where he ought not to be, and barking like a dog to put people off the scent，第136页〕

这话没有错，只是还缺一点：如果他想象自己待在不该待的地方，那么这个幻想的目的、意义及其显在内容，就是要表明他不在自己所在之处。这是另一面！这一面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将会看到，它将成为患者一切主体性肯定的特征，乃至其结构本身。而在类似情形中径直切入要害……

告诉他：他之所以处在某个位置，是因为他曾想杀死自己的同类，如今这个愿望回返并复仇

……无疑是在表明立场；而且是在如下条件中表明立场：误判与成功的可能性都格外明显——所谓成功，即真正让患者以主体方式接受你所作的裁断。这正是这个文本的有趣之处。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能够看出，问题在于凸显此处在结构中已然宣告的东西，即幻想中已经显现的含义——他不在自己所在之处——那么我们也许就能看见它可能具有的意义。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它也许还能把我们引向一种完全不同的解释。

无论如何，为了让自己不在自己所在之处，他并没有随便选取一个“我”。当然，从现实的角度看，这个幻想显然无法成立：在一间自己不该待的房间里突然像狗一样叫，绝不是逃避别人注意的最佳方法。

当然，我们先把这句话搁在一旁。它的价值仅在于提醒我们：我们面对的并不是可以理解的东西，而是想象结构。毕竟，在会谈过程中，人们确实会听到这类事情；事后则满足于相信自己懂了，因为患者看起来像是懂了。

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一切情动、内在话语的全部边缘、伴随物和边界，都有如下特性……

至少，当我们感觉这种话语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连续，从而能够重建它时，尤其如此

……连续性是一种效果，而且主要借助情动来产生。也就是说——这是一条规律——情动越缺乏动机，在主体看来反而越可理解。

对我们而言，这并不构成跟随主体去理解的理由；所以，我刚才那项评论即便显得不言而喻，仍然有其分量。

应当分析的是幻想，而不是理解幻想；换言之，要在其中重新找到它所揭示的结构。那么，这个幻想究竟是什么意思？

正如刚才重要的是看到主体围绕咳嗽告诉我们“这是一条信息吗？”，现在重要的则是发现：这个幻想的可能效力完全不真实，可它的意义根本不取决于此。关键在于，主体通过狗叫，所说的只不过是：“这是一条狗。”

他在这里同样把自己做成另一个，但这次并不是提出问题；他没有问自己体内的这个大他者能指是什么。他在这里构成一个幻想。这样的材料来到我们面前毕竟十分珍贵，因此我们应当看清它给了我们什么。他借助什么把自己做成另一个？恰恰借助一个能指。狗叫在这里是他所不是之物的能指：他不是狗，但多亏这个能指，幻想中的结果得到了完美实现——他成了不同于自己所是的另一个。

我想请你们在这里……

因为咳嗽单纯联想所带来的材料还没有穷尽；还有第四个要素，我们稍后会看到。这里涉及的是能指在幻想中的功能：显然，主体认为这声幻想性的狗叫足以把自己遮蔽起来

……暂且插入一段旁论。

我现在谈的不再是梦，而是一项最基本的临床小观察。在最近一次科学报告结束时，我曾提到过它，说要把它带到这里来。必须承认，在如此丰厚的材料中，应当教授的内容同实际教授——也就是反复念叨——的内容相比，悬殊得无以复加；有些日子，我自己都觉得被所承担的任务以一种近乎可笑的方式压垮了。

让我们来谈“这是一条狗”。我想请你们注意儿童心理学、即所谓发生心理学中的一个问题。人们想理解孩子，于是试图同他一道做这种被称作发生的心理学，追问这个可爱而如此愚笨的小家伙怎样开始获得观念。于是人们就问：儿童如何进行这一过程？据说，他的世界最初是自体性爱的，对象要到后来才出现。感谢上帝，我希望你们即使没有直接接触儿童的经验，也至少有足够多的患者会向你们讲述自己小孩的故事，因而能够看出：没有什么比极幼小的孩子更关注对象、更关注对象的映像了。我们先把这点搁下。

眼下的问题，是看清能指的运作如何在孩子身上介入。我说，我们能在孩子那里、在源头处看到……

在他把握向自己展开的世界之初——这个世界首先是一个语言世界，是一个人们对他说话的世界；这显然是一场相当令人震惊的遭遇

……他将怎样进入这个世界。

我已经提到过这样一种现象：只要人们保持敏锐的耳朵，不把自己带进儿童研究的预设观念视为必然得到证实，就能观察到它。一位朋友最近告诉我，他决定亲自照看孩子，为此投入大量时间；他从来只把狗称作“狗”。然而，孩子明明完全辨认出成人最初命名所指的东西，却开始把它叫作“汪汪”，这仍让他颇感惊讶。

另一些人……

他们有时会以某种方式同我谈论孩子；我不会说这种方式直接受到我给出的调查方案启发，而只是受到我的教学影响

……还向我指出了另一件事：孩子不仅仅用“汪汪”来指称狗，尽管在狗的一切特征中，最初被挑选出来的正是这个东西。

这又有什么可惊讶的？孩子显然不会一开始就对他的狗作出限定；但在他能够运用任何一种属性之前很久，他就开始调动自己能够对它说出的东西，即动物把自身呈现为发出一个记号的东西——这还不是能指。可是请注意，在这里，动物的显现、确切说动物的在场，为他提供了一个有利入口：其中有一个足够孤立、可以供应材料的东西，而且已经是喉部的发声。孩子把这个要素当作什么来拿取呢？

他把它当作一个替代“狗”的东西。其实，他已经完全理解并听懂“狗”这个词：当人们说出狗的名称时，他能够把目光转向狗，也能在别人说“狗”时把目光转向狗的图像。但他用“汪汪”替代了它，这便是作出第一个隐喻。正是在这里，我们看见述谓运作开始启动，而且其方式最符合语言的真实发生过程。

人们已经注意到，在语言的原初形式中，发挥形容词功能的是隐喻。主体在这里证实了这一点；只不过，我们面对的并不是某种神秘的原始心灵运作，而是语言的结构性必然：要让某种东西在所指秩序中生成，就必须有一个能指对另一个能指的替代。

你们会问："您怎么知道？"我的意思是："您凭什么断言，关键在于用'汪汪'替代'狗'？"

首先，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常见的观察——不久前还有人向我讲过——是：孩子一旦学会把狗叫作"汪汪"，就会把许多同狗全然无关的东西也叫作"汪汪"。他由此立即表明，这里实际受到检验的，正是记号向能指的转变；人们让它相对于当时已不再那么重要的东西进行各种替代，无论那些东西是其他能指，还是实在界中的单元。

因为这里要做的，正是检验能指的权能。它的尖峰出现在一个决定性时刻，那时孩子……

这正是我在刚才提到的科学报告结尾所作的评论

……以最高权威和最强坚持宣告："狗会喵喵叫"，或者"猫会汪汪叫"。

这是一个绝对决定性的尖峰，因为就在这一刻，那个纯粹由能指替代、由能指替代的施行所构成的原初隐喻，生成了限定这一范畴。请

听清楚：如果你们愿意，我们可以把它形式化，说这里完成的步骤与进展如下：

- 首先，建立起一条单线性链："狗 = 汪汪"；
- 随后发生的事情——孩子把一条链叠加、结合到另一条链上的事实最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是他让"猫会喵喵叫"这条链同"狗会汪汪叫"这条链彼此交叉；
- 通过用"喵喵"替代"汪汪"，他调动了一条链同另一条链交叉的可能性，也就是把每条链重新分成两个部分：暂时固定的部分，以及同样只是暂时可移动的部分。换言之，一条链中会留下某种东西，而可以互换的部分围绕它转动。

$$\frac{S' \ . \ S}{S \ . \ S'} \quad \begin{matrix} (\text{chien " ouah- ouah "}) \\ (\text{chat " miaou "}) \end{matrix}$$

换言之，只有从这个时刻开始：猫的 S' 作为被这个记号所意指之物，同狗的能指 S、即"汪汪"结合起来；而这假定在下面……

一开始其实并没有"下面"

……孩子把两条线连接起来，也就是说，"汪汪"的所指——狗——发出猫的能指 S'，即"喵喵"。

只有从这一操练完成的时刻开始——孩子赋予这种操练的重要性完全显而易见；如果父母笨拙地介入，为说出这种傻话而纠正、斥责或责骂他，孩子会产生极其强烈的情绪反应，这也证明了它的重要性……

说白了，他会哭

……因为不同于那些以为他在犯傻的成人，他自己很清楚正在做什么。

因为只有从这个时刻开始，事情才符合我给出的隐喻公式。隐喻最根本地在于：上方那条线上的某个东西相对于下方所指之线上同样发生移置的某个东西，发生了移置并受到省略。

换言之，从图的角度看，只从这一游戏被引入的时刻开始……

“汪汪”才能受到省略，来到有关狗之言说的下方

……这次言说才严格成为能指性的言说，而不只是相对于现实的一种模仿性连接。

狗被指示或被命名，结果并无不同。但是，当一种限定、狗的一项性质被赋予狗时，事情按字面说已不处在同一条线上，而处在性质本身的线上：有些东西发出“汪汪”，有些发出“喵喵”；所有发出其他声音的东西也都在此被纳入垂直维度、被纳入高度。形容词的维度由此开始从隐喻中诞生。

你们知道，这些事情并不是昨天才被发现的！达尔文早已研究过；只是由于缺少语言学装置，它们对他来说仍然疑难重重。

然而，这种现象在儿童发展中如此普遍、如此根本，并在功能上如此占据支配地位，以至于连达尔文……

他原本更倾向于自然主义解释

……也不免被如下事实打动：一个孩子已经聪明到能从鸭子身上分离出“嘎嘎”……

达尔文的文本正是这样把孩子复现的鸭叫标成语音

……却把这个“嘎嘎”转用到一整系列对象上。这些对象在类别上的同质性已经颇值得注意：如果我没记错，其中有酒和一枚苏币。我不大清楚这里所谓“苏币”究竟指什么，是一便士还是别的东西。我没有查证它在达尔文时代的含义，但它是一枚硬币；因为达尔文在困惑中还特别指出，这枚硬币上铸着一只鹰。

一种解释也许会把“嘎嘎”同一般鸟类的关系统一起来，理由是一枚硬币上展开双翅的鹰这一颇为含混的图像，可能被孩子在知觉中同鸭子归为同类。可酒、液体仍会造成问题。也许我们可以简单地认为，酒同某种液体要素之间存在关联，因为鸭子会在其中戏水。

无论如何，我们再次看到，真正起作用的东西更多是由能指要素本身横向穿过而留下的标记。这里，如果我们确实认为孩子把鸭子的“嘎嘎”运用于酒，是因为液体性质，那么不妨承认它发生在知觉的邻接中。

你们清楚看到，只有在能指链的界域中，我们才能把握孩子理解世界时奠定的根本东西，因为这个世界是由言说构造的世界。并不是说他

在寻找鸟类、液体或硬币的意义或本质……按字面说，他是通过操练无意义找到它们的。

因为归根结底，如果时间允许，我们还会追问技术意义上的无意义究竟是什么；我是指英语中的 nonsense。它恰恰是一种文类。英语中有两位极为杰出的 nonsense 作家，具体就是：

- 爱德华·利尔，他写作并亲自如此界定了那些 Nonsenses〔无意义作品〕；[注2]

> [注2] 爱德华·利尔：《无意义作品》（Nonsense），Ombres 出版社1998年双语版，“Ombres 小丛书”。

- 以及刘易斯·卡罗尔。我想，你们至少熟悉他的《爱丽丝漫游奇境》。[注3]

> [注3] 刘易斯·卡罗尔：《爱丽丝漫游奇境》（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法文版由 Aubier-Flammarion 于1970年出版。

我必须说，如果要推荐一本书，作为儿童精神科医生或儿童精神分析家的入门读物，那么相比皮亚杰先生的任何著作，我会建议他先读《爱丽丝漫游奇境》。

因为他会真正把握一个东西；我有最充分的理由认为……

鉴于我们对刘易斯·卡罗尔的了解

……这部作品建立在对儿童智性游戏的深刻经验之上，并真正向我们显示：无意义游戏本身所具有的价值、作用和维度。

我在这里还只能初步提出这一指示。我是以插入旁论的方式，并围绕我们主体那句“这是一条狗”来提出它的。

我的意思是：我们应当以已经表述出来的能指方式，解释这里开始勾勒的幻想。至少我相信，你们很容易从幻想的各项中辨认出它的题名。我指的就是这个幻想：“这是一条狗，不过是一条狗。”

你们会在其中重新找到我给出的幻想公式：$\not S \lozenge a$。也就是说，主体看似省略的并不是作为这里另一个想象他者 a 的自己。这首先表明，这个图式适合用来帮助你们定位幻想本身的有效性。

d）现在，我来到埃拉·夏普在这里给出的第四个联想要素：“狗再次以一条正在手淫的狗这一形式带出一段记忆。”〔Dog again brought memory of masturbating a dog，第13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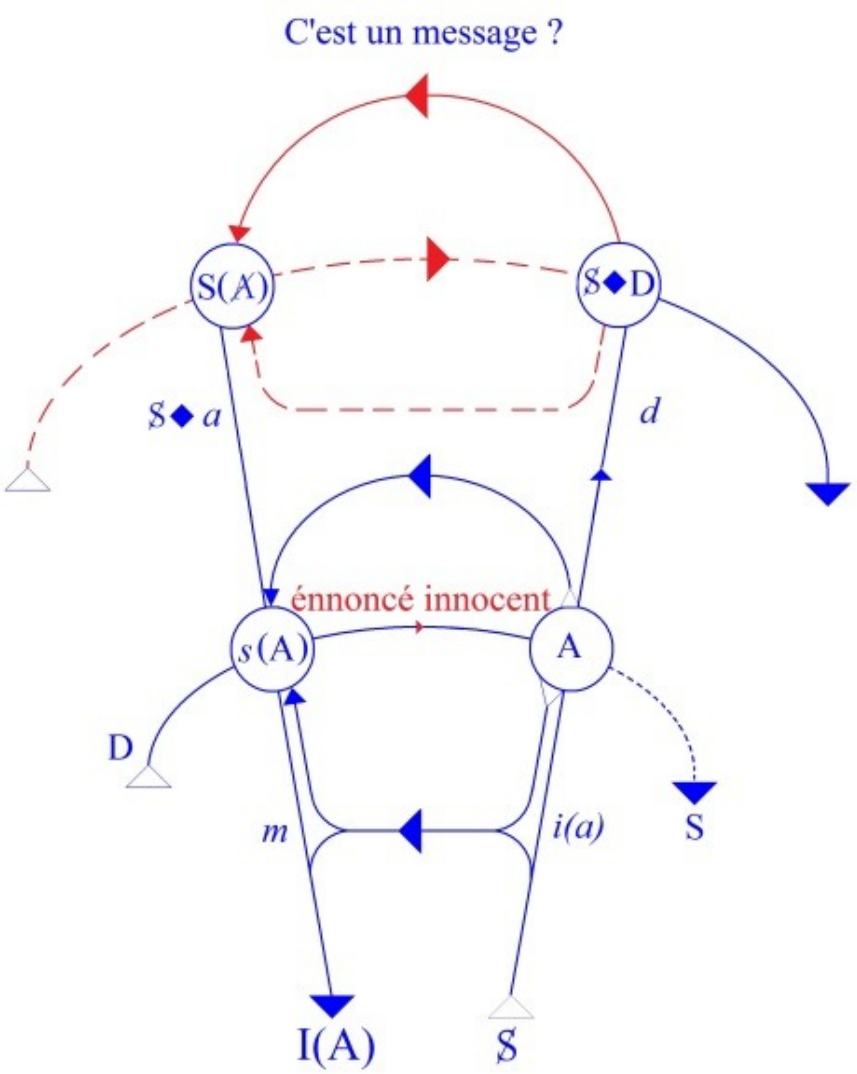
这里自然是不及物用法：所说的是一条自己手淫的狗，正如患者所讲的那样。紧接着的对话图式是：

- （分析家）“一条狗？”
- （患者）“这使我想起一条在我腿上磨蹭的狗，其实是在给自己手淫。我很难为情把这件事告诉您，因为我没有阻止它；我任它继续，而当时随时可能有人进来。”

〔“这使我想起有条狗在我腿上磨蹭，其实是在给自己手淫。我很难为情把这件事告诉您，因为我没有阻止它。我任它继续，而当时随时可能有人进来。”第132页〕

分析家把这件事作为一个要素接到链条后面，并标作“一条手淫之狗的记忆”；这种表述真的能够让我们完全满意吗？我认为不能。因为这个要素让我们能够在带出梦的那条信息所涉及的东西上，再向前走一步。为了向你们显示患者的联想走完的第一个环路，并指出它的位置，我要说，在这个契机中，没有什么比联想线更明显了。

它恰恰就是我在这里以虚线画出的那条线，因为它处在主体的言说中。这些断裂的能指要素会像普通、正常的言说〔下层的言说〕一样，经过“信息”〔$S(\not A)$〕和“编码”〔$\not S \Diamond D$〕这两个定位点；但这里的“信息”与“编码”具有全然不同的性质，不再只是大他者 A 那一端说同一种语言的伙伴。



在已经走过的这条联想线上，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我们以“所涉及的是我体内那个大他者的能指”这一形式抵达这里。它是一个问题。

主体围绕它开始放出的线，并不亚于先经过 $S(\mathcal{A})$ 这一点——我们后面还会回来讨论——随后来到这里的 d，即他的欲望问题所在的层次。〔$S(\mathcal{A}) \rightarrow \not{S} \Diamond D \rightarrow d$〕

他发出这声“小咳嗽”时究竟在做什么？也就是说，当他将要进入一个地方，而那里有某个他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时，他在做什么？“涉及分析家的性幻想。”是哪一种幻想？随后显出的，是他自己的幻想：如果他在那里处于另一个人的位置，他首先会设法不在那里；更确切地说，会设法让人把自己当作并非自身的另一个。现在，我们抵达了什么？

恰好抵达实际发生的事情：场景突然在这里被揭开，由患者铺陈出来。发生了什么？这条作为他本人的狗，并不在那里；而眼下这条狗已不再是幻想性的，确实出现在现实中。

这一次，它是一个小他者；它完全不再是一个能指，而是一个图像，是房间里的一个同伴。它显然与他格外亲近、同他相同化，因为狗正是在患者自己的腿上磨蹭手淫。

此刻发生之事的图式是什么？它根本建立在如下事实之上：这个小他者……

这里是作为实在动物的动物；我们知道它同主体有关，因为主体此前特意告诉过我们：只要占有“狗叫”这个能指，他便能在想象中成为这只动物

……这个在场的小他者正在手淫：它恰恰通过手淫给他看某种东西。

这个情境就此得到规定了吗？没有。正如患者自己所说，还有别人可能进来；那该多么羞耻！情境就再也无法维持。面对这个作为正在发生之事见证人的大他者，主体按字面说会羞愧得消失。换言之，这里所表述的是：请向我展示自己必须做什么，条件是作为大他者、作为第三者的另一个不在那里。

我观看那个作为我的小他者、那条狗，条件是大他者不要进来；否则，我会在羞耻中消失。反过来说，这个作为我的小他者，即这条狗，我把它当作自我理想来观看：它做着我没有做的事，是埃拉·夏普稍后所谓的“力量理想”。但这肯定不是她所理解的那个意义，因为这恰恰同词语毫无关系。

这里，狗恰恰由于不是会说话的动物，才可能成为范型与图像；主体能够在它身上看见自己想看见的东西，即有人向他展示他应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而这只有在他处于大他者——那个可能进入的人、那个会说话的人——的视线之外时才成立。

换言之，正因为我尚未进入分析家的诊室，我才能想象她——确切说就是可怜而亲爱的埃拉·夏普——正在向我展示如何手淫；而我咳嗽，是为了提醒她恢复正常姿势。

正是在两个“他者”的游戏之间：

- 那个不说话、被想象出来的小他者〔小他者〕；
- 那个将要成为言说对象的大他者〔大他者〕；人们请他留意，不要让二者过早遭遇，以免主体开始消失；

……正是在这个枢纽点上，梦会突然从记忆中涌现……

好吧，我们下一次再回到这个梦，以便看清：这个梦以及它将向我们展示的幻想，其有趣之处，恰恰在于它同我们今天已勾勒出轮廓的那个清醒状态下编造的幻想完全相反。

第10课 · 1959年1月28日

埃拉 · 夏普之梦（3）

我们的这项研究、这次练习，是要向你们表明……

在我们的经验中，当我们已经在实践上使用欲望概念时

……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假定了一系列关系与坐标。我正试图定位它们，并向你们表明它们始终相同，因而值得辨认。因为如果不辨认它们，思想就会不断向右或向左滑动，攀附在定义不清的坐标上；这对于解释的引导并非总是没有弊端。今天，我会继续分析自己从埃拉 · 夏普那里选出的梦，选择它恰恰是因为它得到了格外清楚的阐明。

我们将从这个双重面向来看事情：她所说的内容中……

在她对分析这个梦的会谈及随后两次会谈的观察中，最敏锐、最精细、最值得注意的内容

……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些内容如此准确地落入我正试图教你们运用的范畴；我们也只有借这些范畴，才能赋予那些要素全部价值。然而，她恰恰没有区分这些要素的独创性，结果便：

- 以某种方式缩减了它们的作用范围；
- 让它们的色彩和立体感下降了一个层次；
- 把它们混在一起，化约为更粗糙、更简略的观念，因而无法充分利用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东西。

不过，为了先在你们心中固定一个将会越来越精确、越来越清楚地勾勒出来的东西，我想你们已经开始隐约看出图的双层意味着什么。总的说来，分析言说回返自身的这条路径——我会说，由自由联想的原则和规则“释放出来”的言说——趋向什么？它趋向尽可能凸显一切话语中所包含的东西：一条能指链，因为受到每个人所知的一切事物的切分，而成为可解释的诸要素。

这些受到切分、可以解释的要素，恰恰在主体试图以自身的独创性重新夺回自己、试图超出索求在他身上凝固并囚禁其需要的东西时显现。主体在表达需要时，最初被裹入、浇铸进索求所特有的必然性中；而这些必然性根本建立在如下事实上：索求的形式已经受到改变、已经异化，因为我们必须以语言形式来思考。它必须事先铭写在大他者本身的界域中，铭写在大他者的编码中。

主体同某种根植于自身需要的东西之间，正是在这个层次上产生了原初的偏离、原初的距离；但抵达终点时，它已不可能还是同一个东

西，因为它只有在终点处通过语言的实现、通过说话主体的形式，才能在索求之外重新取得——更确切说，才第一次取得。

所谓“主体想要的东西”，参照的是主体将把自己构成为怎样的存在。它不再处于某种内在的、完全包含在生命参与中的关系里；相反，主体成为“作出宣告者”、成为“存在者”，由此同存在处于某种关系之中。

在如下两者之间的间隔里：

- 纯粹而简单的求取性语言；
- 以及这样一种得到表述的语言：主体在其中回答自己想要什么的问题，并相对于自己是什么来构成自身；

……正是在这一间隔里，将会产生那个明确名为欲望的东西。而欲望在图的这种双重铭写中，是某种……

这个欲望同自我的功能之间存在某种同源关系……

因为欲望位于这些坐标上半部分的某处

……这里所说的自我功能，是在大他者的话语回返自身时出现的；对小他者发出的、旨在满足需要的呼唤，相对于大他者建立在我有时所谓的“充实言说”、即承担承诺的言说之中。在这样的关系里，主体相对于小他者构成自身，对小他者说：“你是我的主人”“你是我的妻子。”这一关系攫住自我，使它相对于一个对象得到建立，随后在这里以信息形式返回。

自我被卷入大他者话语的这种关系，同一个简单事实之间存在某种同源关系：某个人把我当作“我”来谈，把自己当作“自己”来谈。在欲望中，有某种以片段方式表述的东西，需要一种特殊秩序的解码。

正如自我在同小他者的某种想象关系中构成，欲望也在大他者的话语中某处建立并固定下来；它位于这项话语的半途，而主体终其一生都趋向在某个东西中完成自己，其存在却只在半途中得到宣告。欲望是这样一种努力中的反照与回返：主体借此相对于我向你们标示为幻想的东西而在某处定位自己。所谓幻想，就是作为消隐者的主体——主体消隐之际——同一个经选择的对象所处的某种关系。

- 幻想始终具有这种结构；它不只是对象关系。
- 幻想是一种切断，是主体面对对象时的某种消隐、某种能指性的停顿。
- 幻想满足于主体的某种调适、某种固定，满足于某种具有选择价值的东西。

今年，我正试图借一系列例子向你们证明这种价值的选择性。主体同某个对象的这种对置，在患者所说之梦的序言与前奏里，已经隐含于幻想中。

我想，上一次已经让你们感受到这一点：主体到来后，先谈起自己的咳嗽——一条关于信息的信息。他在进入可能有另外两个人的房间之前，通过咳嗽神秘地发出提醒；那两个人也许正在相爱，他提醒他们该分开了。

另一方面，我们在联想中看到，这声咳嗽同他立即给出的一个幻想非常接近：在过去的一个幻想里，他曾想象自己待在某处……

而且不想在那里被人发现，因为他本来不该待在那个地方

……他可以像狗一样叫，于是所有人都会说：“哦，是一条狗！”

狗叫显示为一个信号，主体借此从自己所在之处彻底缺席，把自己标示为另一个。咳嗽同另外两个人构成的一对相关；第三个联想则向我们表明，主体也被包括在这一对关系中：他曾为了叫唤、即为了把自己做成不同于自身的另一个而成为那条狗；如今在第三段记忆里——这次来自现实——他又告诉我们，这条狗曾在他的腿上磨蹭手淫。假如别人撞见他们两个，会发生什么？

总之，我们看到某个在结构秩序中至关重要的东西开始成形。

当处于某种围场内部的两者彼此面对，进入严格意义上的想象关系时，这里所涉及的东西由狗在他腿上磨蹭手淫这一事实标示得相当清楚……

这条狗在这个契机中，也通过那个把它带出来的幻想

……本身就是想象性的；它向人展示怎样手淫，而且主体也没有从这对情人中缺席。

但重要的不只是描述主体的认同一如所料地无处不在。他既同那个待在外面、宣告自己到来的主体在一起，也同里面那个卷入二元关系的主体在一起；后者带有这种关系所共有的想象性迷醉。

也就是说：

- 要么，想象性二元关系的两个要素保持结合，共同沉浸在行动——拥抱、交媾——以及镜像迷醉之中；它们若保持结合，大他者就不得在那里；

- 要么，大他者现身，小他者们随即分离并解体。

应当凸显的是这个结构。正是它使问题发生偏斜，因为归根结底，主体告诉了我们什么？

- 他进入分析家的诊室前发出了一声“小咳嗽”，尽管既然有人叫他上楼，显然就表示那里没有别人，分析家独自一人。

- 再者，他说：“对于您，我不会容许自己去想这类事情。”然而，问题恰恰就在这里……

主体咳嗽时……

也就是说，一方面，他作出了一个自己也不知道其意义的行动，因为他正在询问其意义

……他通过咳嗽把自己做成不同于自身的另一个，正如狗通过狗叫所做的一样。他自己不知道这条信息是什么，却仍然借这声咳嗽宣告自己的到来。既然如此，他想象了什么？他想象这个房间里有什么，才会发出这声咳嗽？他本人把它标作一种冲动、一种强迫；它之所以令他恼火，是因为它溢出了他的控制。

这一点是他自己标示的。我曾围绕它强调一件极为醒目的事：埃拉·夏普竟认为自己不应当同他谈论这件事，以为主体并未意识到它，因此不应让它变得有意识；但提出这些问题的恰恰是主体本人。他说："这是一条信息，我不知道是什么信息，但这一点非常清楚。"

他想象房间里面有什么？当他待在外面并宣告自己到来时，那里存在的对象是什么？

他以这种使自己异化的方式、以一条自己不理解的信息宣告到来；而狗叫的联想恰恰表明，这个条件之所以显现，是为了把自己宣告为另一个，宣告为自身以外的某个人。

走完这个环路以后，我向你们指出……

- 第一圈里，他先把自己的咳嗽当作信息来谈；
- 随后谈到那个幻想：他乐于想象自己是一条狗；接着又在现实中向我们指出，他同一条狗在房间里结成一对。于是他以一种浮动、暧昧的方式勾勒了这条通路，因为他依次经过了某种反映其欲望、继而体现其幻想的东西；

……走完一圈以后，他回到了某处；因为从这一刻起，他将改变界域。

"就在这时"——我上一课结束的地方——分析家告诉我们，"主体又咳了一声"。他发出一声"小咳嗽"，仿佛在作标点。这声"小咳嗽"之后，他讲述了那个梦；我已经向你们读过。

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从这里开始，我们将怎样在这个梦中、围绕这个梦确定目标。我已经说过，梦里欲望同幻想的关系以一种强调方式显现；而这种强调同联想中出现的幻想恰好相反。那个幻想中受到强调的，是主体本人叫了起来。他像狗一样叫；那是一条信息、一项宣告。他根本上把自己宣告为另一个。

这一关系处于把他伪装起来的层面，因为：

- 他像狗一样叫；
- 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这样做；
- 他让自己处于如下姿态：要么不在那里；要么即使在那里，也把自己宣告为另一个。这样一来，其他人——也就是那里可被看见的东西——便会分开、消失，不再展示应当展示的东西。

谜就在于他究竟想象了什么。它的谜样性质由如下事实清楚强调：当他进入分析家诊室时，他究竟要宣告什么、想要宣告什么，才会发出这声咳嗽？这里被遮蔽的，是他同那个对象 X 之关系的一侧。在这个契机中，我不会说这个对象就是他的分析家，而是房间里的东西。

在梦里，我们将会看到一个东西被彻底推到前景：那是一个想象性要素——我们会看到——而且不是随便哪一个。正如你们应当预料的，它既然出现在梦中，就受到某种功能的标记。

如果这种功能不是能指的功能，那么我向你们讲授的梦论便会毫无意义。我们清楚知道，在主体幻想关系的这一侧，同样必定存在一个功

能复杂的东西；它不仅是一个图像，也是某种能指性的东西。但这仍然对我们被遮蔽，仍是谜样的，我们无法把它本身表述出来。

我们所知道的全部，只是在关系另一侧，主体已经把自己宣告为另一个；也就是说，宣告为受到能指标记的主体，宣告为被划杠的主体。

在梦里，我们拥有的则是图像；而我们不知道的是另一侧有什么，即他本人在这个梦里是什么。这正是埃拉·夏普女士解释梦时将试图为他表述出来的东西。

现在，我们来看梦后的联想。主体刚围绕“手淫”这个动词的用法作了结束梦的那句评论：他把动词用作及物，而他指出，要正确使用就应当按不及物用法。既然他说的是“她如此失望，于是我想到给她手淫”，那么这里显然涉及另一个东西。

也许所涉及的是主体自己手淫——分析家正是这样想的；她立即通过强调主体本人刚才的评论、即这个动词本应按不及物意义使用，向他提出这一点。

主体围绕这一点指出，他给任何别人手淫的情况都极其罕见。他只同另一个男孩做过一次。“这是我所能记得的唯一一次。”〔That is the only time I can remember，第133页〕

他继续说：

“梦在我的记忆中依然非常鲜活。梦里没有高潮。〔……〕我看见她生殖器的前部、外阴的末端。”

随后，他作出描述：

“有个硕大而突出的东西向下垂着，像风帽上的一道褶。

它完全像一只风帽，而那个女人正在利用它作着某种动作〔……〕

这正是他在梦里使用的词。

……“阴道仿佛合拢在我的手指周围。那只风帽显得非常奇怪〔seemed strange〕。”

〔“梦在我的心中历历如新。梦里没有高潮。〔……〕我看见她生殖器的前部、外阴的末端。有个硕大而突出的东西向下垂着，像风帽上的一道褶。它像一只风帽，而那个女人正是利用它作着某种动作〔……〕阴道仿佛合拢在我的手指周围。那只风帽显得很奇怪。”第133页〕

分析家接着问：

“你还想到什么？让它的样子留在你的心里。”〔What else do you think of—let the look of it be in your mind，第133页〕

患者继续说：

“我想到一个洞窟、一个洞穴。我童年居住的那座山坡上就有这样一个洞窟、一个洞穴。我常常同母亲一起去那里。从我们沿着走的那条路上就能看见它。它最显眼的特征，是顶部〔the top〕悬垂出来〔overhanging〕，看上去像一片巨大的嘴唇。”

〔“我想到一个洞穴。我童年居住的那座山坡上有一个洞穴。我常常同母亲一起去那里。从人们行走的那条路上就能看见它。它最显眼的特征，是顶部有一块悬垂下来，看上去很像一片巨大的嘴唇。”第133—134页〕

它有点像卡普里岛的“独眼巨人洞穴”；那里沿岸遍布类似景观。一个带着向前突出部分的洞穴……

围绕这一点，他作了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联想：

“有个关于阴唇的笑话〔a joke〕——这里是生殖器意义上的阴唇——说它们横向延伸，而不是纵向延伸。但我想不起这个笑话是怎样编排的了；大概是把汉字同我们的文字作比较，说两者从不同方向开始书写，一个从上往下，另一个横着写。

当然，两片阴唇是左右并列〔side by side〕的；而阴道壁一片在前，另一片在后，也就是说，一个是纵向的，另一个是横向的。我仍然想着风帽。”

〔“我忽然想到，labia 的意思就是嘴唇。好像有个笑话，说阴唇横着延伸，而不是纵向延伸；可我想不起笑话是怎样编排的了，大概是把汉字和我们自己的文字作比较，说两者从不同一边开始书写，或一个从下往上写。当然，两片阴唇是左右并列的，而阴道壁则分前后；也就是说，一个是纵向的，另一个是横向的。我还在想着风帽。”第134页〕

这类 joke〔笑话〕在英语中属于一种文化遗产，通常以五行打油诗〔limerick〕的形式出现，众所周知。五行打油诗是一种非常重要、很

能揭示问题的东西；我这里只提一下。我曾查阅一部收录约三千首五行打油诗的庞大集子。这个笑话一定存在；我见过其他同它接近的作品。我甚至不知道，为什么中国这个主题恰好总被涉及。

这里有书写线条方向的倒转。每当某种东西接近这样一种比拟时，它都会被唤起：生殖裂缝的线同横向的口裂一方面彼此相似、另一方面彼此对立；而在生殖裂缝的线之后，人们又假设阴道具有横向性。

也就是说，这一切都极其暧昧。最接近它的作品如下；有趣的是，我们并看不出为什么中国偏偏介入这项联想。它是一部五行打油诗集中的“第1381首”：

There was a young lady from China
Who mistook for her mouth her vagina.
Her clitoris huge
She covered with rouge
And lipsticked her labia minor.

中国有位年轻姑娘，
把阴道错当成自己嘴巴。
她给硕大的阴蒂
涂上一层胭脂，
又给小阴唇抹上口红。

翻译以后，它失去了几分妙趣；但引人注目的是，无论如何，它同我们眼前的问题最为接近。患者特别向我们强调了两幅图像的叠合……

- 一幅是口的图像；
- 另一幅是生殖器的图像；

……这一叠合极其根本。

我在这里要指出什么？分析思想面对某个东西时，会立即滑向想象性要素：例如把口同阴道相同化，把母亲乳房视作原初吞没或吞噬的要素。我们还有各种民族学、民俗学和心理学证据，表明孩子同所谓母亲图像的原初关系，可以是容器同被容纳之物的关系。

你们是否觉得，在这个层次上，有个东西值得保留？我要说，它同从前我围绕大、小长颈鹿让你们停下来的那个点完全具有同一种重音。事情不只是小与大、母亲与阳具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要紧的是小汉斯如何处理它们：人可以坐在上面，可以把它们揉皱；它们是符号。在幻想中，它们已经变成纸做的东西。我们也许应当说得更有分寸、更带疑问、更有待证实一些；但为了标示问题，不妨说：这里并非无足轻重。为了引入一个涉及梦中想象性要素的东西——这个要素已经如此醒目，并被极其精确地描述为一道风帽褶——主体采用这种材料，绝不是没有意义。

这不是无足轻重的东西！它已经具有某种结构：它会遮盖、会罩住，也会使人畏惧。手指被放进去以后，阴道“合拢在它周围”〔to close round；The vagina seemed to close round my finger…，第133页〕；再加

上出汗，这些材料给出了一幅极其精确的图像。没有理由把它淹没在一般性的包裹、吞噬或吞没结构里。

它已经同主体的手指确切地置入某种关系。我甚至要说，整个问题都在这里："他有没有把手指放进去？"他无疑把手指放了进去，却没有把别的东西放进去；尤其是，他没有把在场的阴茎放进去。那个东西包裹住、像手套一样套住手；这一关系在这里占据绝对优势，被推到前方，在弗洛伊德所谓可表现性的出口处显露出来。弗洛伊德以此指称梦的工作〔Traumarbeit〕中发挥作用的第三要素。问题在于，我们应当怎样处理这一点。

我们是要立即把它化解成一系列已经赎清、预先成形的意义——把所有可以安置在它背后的东西、把我们自己习惯从这种"魔术师的袋子"里找到的一切都塞进去——还是停下来，把它尊重为一个在此具有特定价值的东西？

你们应当清楚，当我说"特定价值"时……

只要你们对于这类幻想可能是什么，拥有的知识比书本观念稍多一点

……我们就完全有理由不把它淹没在母亲腹内这种非常一般的观念里；人们在谈论幻想时，已经过多地使用这个观念。

梦里一个如此精细的东西值得我们停留。摆在面前的当然不是子宫内部，而是 overhanging——那道悬垂而突出的边缘。此外——埃拉·夏普极其敏锐——她在后文某处强调，这里面对的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东西："这是一个突起"，她说；紧接着又宣告："它等同于一根阴茎。"〔the projection which is equivalent to a penis，第144页〕

这并非不可能，但何必急于下结论？

尤其因为她此刻也强调，很难把这个突起变成某种同阴道的在场相联系的东西。

这一点在梦里、也在主体参与的动作中受到充分强调；我甚至要说，他用手指而非阴茎替代了自己。我们怎么可能看不见：

- 恰恰是这个东西被定位在幻想中——正如主体所表述的，它同阴道前壁与后壁关系极为密切！

- 简言之，对于以行医为业的医生——埃拉·夏普并不是医生，她是文学教师，这反而为她洞开了心理学——这就是一种脱垂：阴道壁发生的病变，前壁向外膨出，或多或少伴随后壁膨出；在更后期的阶段，子宫颈末端会显现在生殖口。

这是极为常见的病症，会给外科医生带来各种问题。但梦里所说的并不是它。当然，这里确实有某个东西立即调动了阳具女人的问题与幻想。

这一点如此确凿，以至于我为了你们想起了……

我未能核实这段文字；我想这是相当知名的事实，对你们中的一些人并不新鲜

……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笛卡尔的朋友……

她像那个时代的所有女人一样强悍；十七世纪这精彩的半个世纪里，女人对历史产生的影响，再怎样强调也不为过

……有一天，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亲眼看见一段子宫尖端出现在外阴口。我们不知道原因，但她生命中的那一刻发生了一个特征极为明确的子宫脱垂病例，子宫在那里张开。她的医生于是屈从于一种“宏大”的奉承，扑倒在她脚边说道：“奇迹！朱庇特终于把您恢复到真正的性别。”

这证明，在医学史与哲学史上，阳具女人的幻想并非始于昨日。梦里所说的不是这件事；我们也不必认为——分析家在观察后文提过这一可能——主体的母亲例如曾有过脱垂。不过：为什么不可能呢？

因为分析家在表述自己对所发生之事的理解时，提到主体很可能从下方看见过许多东西；他的某些想象让人认为，他也许见过——为了让她的解释保持连贯，甚至必须存在——某种类似经验，即从裙子下面对生殖器……乃至对母亲的生殖器有所把握。

为什么不朝这个方向走？相对于分析家本人，我们会更有理由朝这个方向走，因为她稍后必然要经过这一假设。不过，我们眼下还没有到那里。我只是指出，只要问题涉及身体图像的参照，人们就会在解释中调动它们。

如果不作精确区分，为何不把重返母腹的萦念、欲望或恐惧，同尤其针对阴道的关系区别开来？毕竟，阴道并不是某种……

从刚才这个简单说明就能看出

……主体无法直接或间接有所把握的东西。

在标示了梦中这一图像的特殊重音后，我这里只想强调：无论如何，有件事应当留住我们。主体立即把它同一种全然不同秩序的东西联系起来，即诗性和言语的游戏。我举出例子并不只是为了自娱，而是为了让你们感受它那种文学上极为严格的风格。

这是一种有自身法则的文类，而且法则极其严格——无论叫 joke 还是 limerick 都不重要——它们承载着一个在文学上得到规定的故事，而自身又围绕书写展开游戏。

我们没有在找到的那首五行打油诗里发现这一点，但主体断言自己听到的笑话包含它：他正是参照我们与汉字书写线条的不同方向，才在这一刻唤起了某个同该联想并不那么必然相连的东西，即把大阴唇的开口同口唇相接近的线索。

把这种接近本身归入象征秩序吧。

更具象征性的，也许正是汉字的线条；因为它在那里向我们表明，梦中的这个要素无论如何具有能指价值。在欲望相对于一个幻想〔$\$ \lozenge a$〕而在某处发生的这种适应、相称和调适中，幻想位于被划杠的大他者之能指〔$S(A)$〕与大他者的所指〔$s(A)$〕之间。只要欲望必须向幻想调适，这就是幻想的定义。

我在这里所说的，不正是以更清楚的方式表达我们试图确定主体欲望时的经验吗？它就是某种东西，是主体面对某个对象所采取的特定位置；主体把它放在如下两者的中间：

- 一项纯粹而简单的意指〔$s(A)$〕，即一个由他承担、对他清楚透明的东西；
- 以及另一个完全不是幻想、不是需要、不是推动力、不是一种feeling〔感受〕，而始终属于作为能指之能指的秩序、封闭而谜样的东西〔$S(\not A)$〕。

二者之间，则是这里以一种极其精确、具象的感性表象形式显现的东西。主体借联想本身提醒我们：这就是具有能指价值的东西。现在我该做什么？我要进入分析家解释它的方式吗？那就必须先让你们知道我们拥有的全部材料。分析家此刻接着说了什么？是什么？她回到这个事实：主体咳嗽以后又继续谈论风帽。

- “我还在想着风帽。”〔I’m still thinking of the hood，第134页〕
- “嗯，然后呢？”分析家问。〔Yes, how now?〕
- “我想起自己最早去过的一个高尔夫球场里有个滑稽的人，”他回答，“他追着我，说可以替我弄到一只便宜的球杆袋，材料是制造汽车车篷的布料。”〔A funny man at one of the earliest golf courses I remember. He said he could get me a golf bag cheaply and the material would be ‘motor hood cloth.’〕

说到这里，他在作出如下说明后模仿起来：

- “我记得的是他的口音。这样模仿他……”（说的是他自己）“使我想起一位朋友，她在广播中……”（这里重要的词是 broadcast〔广播〕）“所作的模仿极为机敏聪慧〔very clever〕。不过，把这种事告诉您，毕竟显得我有点炫耀，就像告诉您我有一台世上最了不起的收音机一样；它能毫不费力地收到所有电台。我的朋友记忆极好，也记得自己的童年；可我对于十一岁以前的记忆非常糟糕。不过，我确实记得我们最早在剧院听过的一首歌，后来她还模仿了唱歌的那个男人。”〔“我记得的是他的口音，永远也忘不了。”（模仿那口音。）“这样模仿他，使我想起一位朋友，她在广播中表演模仿，模仿得非常聪明。不过，把这件事告诉您，听起来像是在‘炫耀’，就像告诉您我有一台多么了不起的收音机一样；它毫不费力就能收到所有电台。我的朋友记忆极好，也记得自己的童年；可我对十一岁以前的记忆却糟透了。不过，我的确记得我们最早在剧院听过的一首歌，后来她还模仿了唱歌的那个男人。”第134页〕

那是一首典型的英国音乐厅歌曲，大致可以译作：“你从哪儿淘来那顶帽子？你从哪儿淘来那块瓦？”这里的“瓦”特别指一种俗称“烟筒”的高顶礼帽；它也可以用其他俚语来称呼帽子。

> “我的思绪又回到风帽上；现在我想起自己起初坐过的第一辆‘car’。当然，那时它不叫‘car’，而叫‘motor-car’”（主体年纪颇大）〔……〕“这辆‘motor-car’的车篷有一些非常醒目的特征。不使用时，它会用带子向后绑住。内侧衬着猩红色图案。”〔“我的思绪又回到风帽上，现在我想起自己第一次坐过的汽车；当然，那时汽车刚出现，人们把它叫作 motors。”〔……〕

“这辆汽车的车篷是它最显眼的特征之一。不使用时，它会用带子绑住，向后折起；内侧衬着猩红色布料。”第134—135页〕

他继续说：

> “这辆 car 的最高时速大约是六十英里〔……〕奇怪的是，人们会谈论一辆 car 的‘生命’，仿佛它是人。我记得自己在那辆 car 里吐过，这使我想起小时候坐火车时，有一次不得不尿在纸袋里。我还在想着风帽。”
>
> 〔“这辆车的最高时速大约是六十英里〔……〕奇怪的是，人们会谈论一辆汽车的生命，仿佛它是人。我记得自己在那辆车里吐过，这又使我想起小时候坐火车时，有一次不得不尿在纸袋里。我仍然想到风帽。”第135页〕

我们先在这里暂停联想。它们还没有走得很远，但我仍想把自己在这里带给你们的内容，同分析家开始解释它的方式对照标示出来。

- “第一件要紧的事，是找到梦之意义的核心线索。”她非常正确地说，“只要注意这些东西究竟在哪一刻进入患者的心中，我们就能找到线索。”

〔“第一件要紧的事，是找到理解这个梦之意义的核心线索。只要注意这个梦究竟在哪一刻进入患者的心中，我们就能找到线索。”第138页〕

于是，她开始谈那条在患者腿上磨蹭手淫的狗；就在此前，患者先谈到自己模仿这条狗，继而发出咳嗽，然后谈起那个令他醒来时满身是汗的梦。

- “因此，对整个梦之总体意义的推断是：在她看来，它是一个手淫幻想。”〔The deduction concern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whole dream is that it is a masturbation phantasy，第138页〕

我在这里完全赞同；这是首要的一点，我们同她意见一致。

“同这个手淫幻想相联，接下来需要注意的是力量〔potency〕这个主题。”〔The next thing to notice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masturbation phantasy is the theme of potency，第138页〕

她所理解的不是性能力意义上的力量，而是这个词最普遍意义上的力量，即她稍后所说的全能。

- “他正在周游世界。这是他做过的最长的梦”——主体就是这样说的——“要整整一小时才能讲完。与此可以相互参照的，是他为谈论女友在广播中所作的模仿而进行的自我开脱。”分析家补充说，“她的模仿向全世界广播；此外，还有他自己的收音机能够接收各种电台。还要注意他亲自模仿那个口音令他如此发笑的男人；那是一种浓重的伦敦东区口音。顺带还要注意他谈到这个男人时所说的话。”

〔“他正在周游世界；这是他做过的最长的梦；要整整一小时才能讲完。与此相互参照的，是他贬低自己关于那位朋友模仿表演的‘炫耀’——那些模仿会向全世界广播——以及他自己的收音机能够接收每

一个电台。还要注意他亲自模仿那个口音吸引了他的男人；那是一种浓重的口语口音。顺带一提，他谈到这个男人时还说……”第138—139页〕

- “无论是女友用声音模仿，还是他亲自模仿，这里的意义都是在模仿一个更强大的人。”〔Impersonation here, whether via friend or himself, has the significance of imitating a stronger or better-known person，第139页〕

她弄错了吗?

- “这再次为手淫幻想的意义提供了一条线索；也就是说，在这个幻想中，他体现了另一个人，一个具有巨大权能与力量的人。”〔This is again a further clue to the meaning of the masturbation phantasy, that is, a phantasy in which he is impersonating another person, one of immense power and potency，第139页〕

于是，分析家把下面这一点视为不言而喻：在这些或多或少介入的模仿性体现中……

假定发生之事的底层是手淫幻想

……主体仅仅因为曾为自己显摆过度、吹嘘过度、把自己抬得过高而开脱，就表示这里有一个必须放在最前景的全能幻想。

这是我们从一开始就能同意的吗？我再次请你们只注意一点：至少可以说，这里或许有某种混淆。她说主体愿求一种全能，或或多或少秘

密地承担它；但如果我们先只看梦及其显在内容，这位主体在这个契机中的姿态反倒更像是在缩小、贬低自己。

分析家本人在风帽又一次出现时也强调了这一点。事实上，她对这个东西有所把握，远远走在自己的解释之前：主体在整个幻想中的在场如此微小，以至于她总说，“他在自己还是一个极幼小的孩子时，看见或瞥见了这件事。”

实际上，我们看见什么？

我们看到主体在这个隐约带有触手性质的附属物面前，把自己缩得很小。他至多敢把一根手指伸近它；我们不知道那根手指究竟会被它罩住、覆盖，还是保护。无论如何，这个能指性对象使他远离自己权能、尤其是性能力的实际施展。

把归于主体的全能——哪怕它或多或少遭到否认——同这个契机中反而极其清楚的东西，即言说的全能混为一谈，也许走得太远了；而这仍是同一种混淆。二者之间相隔一个世界，因为主体恰恰在接触言说时陷入困难。他是一名才华横溢的律师，却每逢必须出庭、发言时就会陷入极严重的恐惧症。文本开头告诉我们，他三岁时父亲去世；主体费尽周折，才让父亲在自己的记忆中稍稍复活。但他唯一保留得绝对清晰的记忆是什么？家里人曾转告他，父亲最后说的话是：“罗伯特将接替我。”

这是什么意思？他害怕的是父亲之死吗？是因为父亲已经死了，还是因为临终的父亲曾开口说：“他必须接替我”〔Robert must take my place，第127页〕——也就是“接替我所在、我死去的位置”？

主体面对言说的困难，这段距离使他恰恰利用言说让自己身处别处；反过来说，对他而言，没有什么比开口说话更困难，也没有什么比让父亲开口说话更困难：

“这一关直到最近才被跨过；当他发现自己的父亲曾经说话时，那对他而言是一种惊奇。”

〔“有一天，他想到父亲也曾经活过，那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时刻；而当他想到自己必定曾听父亲说过话时，就更加震惊了。”〕

至少，这难道不应促使我们比面对其他主体时更加强调如下区分：一边是作为说话者的大他者，另一边是作为想象者的小他者？简言之，在这个层次上，难道不应有所审慎？分析家将在梦的巨大性中找到主体全能的确证；但我们只能通过主体知道这个梦很巨大。

是他告诉我们：

- 他做了一个巨大的梦；
- 此前有一个巨大的故事；
- 他周游了整个世界；
- 发生了十万场冒险，需要巨大篇幅才能讲完；
- 他不会拿这些东西去烦分析家。

可到头来，大山只生下一段极小的故事，生下一只老鼠。如果这里也有某种东西被标作全能的地平线，那是一个故事……却是一个没有被讲述的故事。全能始终在大他者一边，在言说世界本身的一边。

在这个契机中，我们是否应当立即把某种东西看作……

分析家的思想所假定、并将由全部后文包含的东西

……看作主体的结构？不仅把这个幻想看成全能的，还连同它所包含的攻击性一起看待？

我们一开始就必须在这一点上停留，才能准确定位我正试图让你们注意的事情：有时，解释似乎会表现出偏向，因为它忽略了平面的差异。当这种差异在结构本身中受到充分强调时，就必须得到尊重。只有在这一条件下，我们才知道这种平面差异确实存在。

- “紧接着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极端力量的幻想？答案就在梦里：他正在周游世界。我会把这个观念同他描述梦里那只奇怪风帽时浮现的实际记忆相互参照；因为那段描述不仅显出他所说的是一个突起、一道风帽褶，还显出那只风帽像洞穴的嘴唇一样悬垂。因此，我们直接得到外阴的风帽与阴唇同山坡上的巨大洞穴相比较，而他曾同母亲一起去那里。由此可见，这个手淫幻想之所以同巨大的力量相联，是因为他梦见自己环抱、包举大地母亲，足以应对突出嘴唇下的巨大洞穴。这是第二个要点。”〔The next question that arises from that is why this phantasy of extreme power?……第139页〕

你们看到分析家的思想在这个契机中怎样推进。无可争辩的是，你们不能不感觉到这里发生了一次跳跃。由于联想的事实，主体的童年记忆——可以说，他本人在那里受到一道覆盖——同这里所涉及的东西、即我所谓"脱垂幻想"的能指价值之间确实存在关系；这一点当然不能排除。

但仅凭这个事实，就把主体视作所谓俄狄浦斯关系的经典主体——即把自己提升到拥抱母亲的高度，而这里对母亲的拥抱又成了对大地母亲、对整个世界的拥抱——在我看来，这一步也许迈得太快。

尤其因为我们知道，除了俄狄浦斯英雄把自己显示为足以匹配母亲这一宏伟的经典图式外，弗洛伊德还极其清楚地从儿童发展的一个阶段中分离出另一个东西：确切说，在某个时刻，儿童对自己器官本身的整合，同"不足以胜任"的感觉相联系——这与分析家的说法相反——因为问题仿佛是征服或拥抱母亲这类事业。

这一要素确实能够、也无疑正在发挥作用；大量观察迫切显示，它涉及主体同自身阴茎的自恋关系：主体认为它或多或少不足、太小。这里发挥作用的不只是同类、男性竞争者的关系。相反，临床经验告诉我们，阴茎同被假定相对于男性器官极其巨大的女性器官之间不相称，这一点太过重要，容不得我们在这里推进得如此迅速。分析家继续说：

- "现在，我要请你们注意关于嘴唇与阴唇的联想。那个刺激了梦的女人有丰满、鲜红而充满激情的嘴唇；在梦里，他清楚看见了阴唇和风帽；洞穴有一片悬垂的嘴唇。他想到像阴唇那样纵向延伸的东西〔……〕继而又想到横向之物——此处我们可以提出，以口同外

阴作比较。”〔Next I would draw your attention to the associations concerning lips and labia……第139页〕

这点无须评论……

- “另一方面，他想到自己坐过的第一辆 motor、第一辆汽车，想到不使用时向后绑住的车篷，想到车篷猩红色的衬里。他立即想到汽车的速度，想到它每小时多少英里的‘最高速度’；随后又谈到‘汽车的生命’，并注意到自己在谈论汽车时仿佛它是一个生命体。根据这一描述〔……〕我会推断，他曾同母亲一道去过的实际洞穴的记忆构成屏幕记忆。我还会推断，它被投射到了那辆有猩红车篷的汽车上；两者涉及的是同一段记忆；速度的顶点同梦中生殖器突起具有同样的意义。因此，速度的顶点就是风帽的尖端。我推断，这是一段受到压抑的实际记忆：他在非常年幼时见过某个远比自己年长之人的生殖器。我把汽车、洞穴和周游世界结合起来，同我们所需要的这种巨大力量联系起来。我把尖端、风帽解释为阴蒂。”〔He thinks, moreover, of the first motor he was in……第140页〕

尽管如此，正如我方才说“梦所预告的大山生下一只老鼠”，这里也能发现一个类似现象，它几乎可以称作“分析家的咿呀学语”。我当然可以接受把“速度的顶点”同风帽认作同一；但如果它真是一个如此尖锐、如此巨大的东西，又怎能把它同童年一段实际生活过的记忆相联系？如此大胆地断言这里存在着主体的一段屏幕记忆，而且涉及他对女性生殖器、确切说对阴蒂的实际经验，终究有些过度。然而，分析家的结论恰恰如此；她此刻把以下事实当作一个关键要素：

> “他的姐姐比他大八岁；他曾提到女人的声音，以及通过模仿而与之相似的、被模仿的男人声音。根据对她的提及及其同男性化身的联系，我推断，他至少在极年幼时曾看见姐姐的生殖器、注意到阴蒂，并听见她小便〔……〕当时他躺在地板的毯子上。”

〔“患者的姐姐比他大八岁。考虑到他提及女友的声音，即声响、口音、男人声音的声响；又考虑到对她的提及同模仿男人相联系，我推断，他至少在极年幼时曾看见姐姐的生殖器、注意到阴蒂，并听见她小便〔……〕当时他被放在地板上的毯子上。”第140—141页〕

此外，她紧接着还必须进一步提出：

- “考虑到此前完成的全部分析工作，此外还存在某个婴儿期情境，使他有机会看见母亲的生殖器。”

〔“不过，鉴于截至目前我们在分析中所完成的一切工作，我还相信，患者婴儿时期曾处于某种情境，使他确实有机会看见母亲的生殖器。”第140—141页〕

这些记忆和图像的全部细节都假定：

- 他当时躺在地毯上；
- 他曾看见这个或那个东西。

我还是要在这里标示一个东西，至少向你们指出这些批评要把问题引向何处。我正教你们观察，或者说逐字拼读：面对呈现给我们的材料，对它的理解在哪些方向上发生了一系列转调。我认为，这些转调

既无助于增加材料的明证性，尤其也无助于——你们到时候会看到——给出恰当的解释。

我总得稍稍照亮自己的灯笼，告诉你们我要走向哪里、我想说什么，以同分析家思想进入的那条走廊相对照。你们会看到，她的解释在这方面将极其主动，乃至粗暴，暗示问题的根底在于患者自身阴茎的攻击性。

你们会看到，分析家把他的阴茎视作攻击性器官，视作调动了其排出之水——即此前已经提到、我们还会回来的小便——的有害与毁坏性质的器官。她由此获得了一个并不令人太惊讶的效果：一位已经成年、年纪颇大的主体，在第二天夜里尿了床。不过，我们先把这点搁下。

我要说的是：我认为这个梦……

为了稍微提前说出我相信自己能够向你们证明的东西；我们还要继续这项艰苦、缓慢、逐行分析呈现材料的工作

……问题是在何处被提出的？只要主体的根本幻想在其中被呈现出来，问题就在所谓主体的根本幻想中被提出。

主体围绕分析家想象着某种东西，我们还不知道是什么。我会告诉你们，分析家本人怎样看待当时转移所处的阶段。这一转移当时明显属于想象类型。分析家被聚焦、被置于中心，仿佛她本质上相对于主体处于另一个自我的关系中。

正如分析家敏锐感到的，在埃拉·夏普面前，患者全部僵硬、有分寸的防御态度，都显示出他同分析家之间一种极为紧密的镜像关系。不同于埃拉·夏普的说法，这远远不是没有转移的标志；它是转移在源头处的一种类型，二元的、想象的转移。只要这位分析家是他的图像，她正在做什么？

事情已经不容回避：显然，主体通过“小咳嗽”向她发出预警，是为了防止她梦见自己手淫。她理应正在做的就是这件事。但我们怎样知道？我们无法立即知道，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怎样才能知道？因为在梦里，事情变得一清二楚：主体正在说的，恰恰是有人正在手淫。分析家十分准确地认出，这里涉及主体的手淫，是他正在做梦。

可是，说这个梦显示了主体想给她手淫的意图——同时补充说这是一个不及物动词——已经足以把我们引向如下方向：这里所涉及的能指性幻想，是一个男性要素与一个女性要素的紧密结合，并围绕某种包裹的主题被把握。我的意思是，主体不只是被另一个人攫住、包容；只要他给她手淫，他也在手淫，但也同样没有在手淫。也就是说，梦在这里呈现的根本图像，是一种鞘、一只手套。归根结底，这些本来就是同一类词；“鞘”同“阴道”本就是同一个词源。[注1]

> [注1] 法语 vagin〔阴道〕源自古典拉丁语 vagina，意为“装剑的鞘、剑套”，更一般地指“鞘、套”。参见《法语词库》（TLF）。

这里出现的两次语言相遇并非没有意义。从语言学角度看，围绕鞘、手套、剑套还有很多话可说，因为这里存在着一整条极其重要、必须定位的图像链。你们会看到，它远比表面看起来更恒常，不仅出现在这个特定病例中，也出现在许多其他病例中。

问题在于，这个既是想象的、又具有能指价值的人物，仿佛把主体性显现的各种可能性都包裹、攫住了。主体相对于这个核心图像定位自己的欲望，而其欲望仿佛被黏在其中。我要试着向你们表明这一点，因为我必须进一步论证以下看法：随后的联想中，将出现一个曾在此前联想时掠过主体心头的观念——这是分析家告诉我们的。

由于职务需要，主体必须前往一个国王与王后也将到场的地方。他总受一个观念纠缠：自己的汽车会在道路中央抛锚，因而挡住王室汽车的通道。分析家再次把它看作主体害怕自身全能的显现，甚至进一步把它看作……

我们会在下一次详细讨论这一切

……主体曾有机会在某个原初场景中以这种方式介入，阻止这个原初场景中的某个东西，即阻止父母。

可在我们看来，真正引人注目的反而是汽车的功能；稍后我们会回来讨论。主体待在一辆汽车里；这次停车非但没有把任何人分开，毫无疑问还阻止了其他人……

我们清楚知道，他让一切停止，因为问题正是如此；他为此才来接受分析

……一切都停下来。他拦住王室的、父母的一对；他们有时待在一辆汽车里，而且确实共同待在一辆包裹他们的汽车中，就像联想中唤起的他那辆汽车的车篷一样，重现了洞穴的覆盖性质。

当时，梅兰妮·克莱因开始在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崭露头角，带来一些临床质量极高的表述。既然人们已经如此多地谈论“暧昧的亲本”“双亲怪物”，现在面对一种以特别明确的方式呈现、同把握性关系的某种模式相联的暧昧性质，难道反而不值得认出来吗?

为了进一步强调我们的想法，不妨说：主体的问题恰恰就是把双亲分开，把他们身上的男性原则与女性原则分开。我甚至要说，作为分析解释地平线上的目标而呈现的，无非是一种心理阉割术。

因为归根结底，那个突出、脱垂的阴道在这里以某种东西的形式出现，但在别处又无处可见、不断隐去。我方才说过魔术师的袋子；其实，我们知道魔术师的这项把戏：它叫“蛋袋”。人们把袋子翻来覆去，通过熟练手法交替地让放进去的东西出现或不出现。

主体这种永恒的在场与不在场也有另一面：手淫之中已经隐含了某种在场的女性要素。因此，我才谈到某种阉割。

这种突出要素，在某些方面也是他梦见的包皮。主体这里所涉及的东西，将由他的另一部分记忆无可争辩地向我们显示：他同两性结合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

他的童年里曾发生过一次性的结合。但他在哪里？他躺在床上；你们会看到，他被床单裹得严严实实，床单还用别针固定。另一些材料也向我们显示，主体待在婴儿车里，被带子与皮条系住。

这里向我们呈现的主体问题如下：

- 只要他受到捆绑、自己被迫停住，他就能享用自己的幻想，并通过一种补充活动、一种衍生而移置的活动——强迫性排尿——参与其中；

- 只要他受到捆绑，当时那种小便带给他的补充性、虚假享乐——我们经常看到主体在接近父母性交时出现这类小便——便使他变成什么？

恰恰变成他告诉我们的那个对方：她如此需要他，必须由他向她展示一切，必须由他完成一切；也就是说，他女性化了。只要他是无能的——可以这样说——他就是男性。

这种情形在野心勃勃的权能层面当然会得到补偿！

我们下一次会回来讨论；但只要他获得释放，他就女性化。

问题就在这种捉迷藏、这种双重游戏中：他身上的女性面与男性面没有分离；他对生殖欲望的把握，仍停留在这一独一的、根本上属于手淫的幻想式把握中。

我希望下一次能表明，我们有多充分的理由让解释朝这个方向推进，从而使主体能够向前迈出一步。

第11课 · 1959年2月4日

埃拉·夏普之梦（4）

于是，我们现在到了尝试解释埃拉·夏普这位主体之梦的时刻。我们之所以能够尝试这项工作——而且只把它当作一项研究练习，纯属理论尝试——是因为这个梦得到了格外充分的展开；按照埃拉·夏普的说法——这一点上我们相信她——它占据分析中的一个关键点。

主体做了“一个巨大的梦”，需要几小时才能讲完；他说自己已经忘了，只剩下如下内容：梦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一条路上，他同妻子一道周游世界，因而来到那里。我甚至强调过，他说的是：“同妻子一道周游世界。”

他身处一条路上，发生的事情是：总的说来，他成为一个女人性企图的对象。我要指出，这个女人以某种方式呈现自己，但梦的第一版叙述没有说出这种方式。主体说：

“我刚刚才意识到，她当时在我上面，竭尽所能 to get my penis〔得到我的阴茎〕。”

稍后我们还要回到这个表达。

“当然，”主体说，“我完全不喜欢这样；她如此失望，以至于我想自己应当给她手淫。”

他在这里评论英语动词 to masturbate 根本上属于不及物动词。我们现在就值得同作者本人一道注意……

尽管作者并没有直接把重音放在主体这项近乎语法性的评论所依据的根底上

……这里所涉及的当然是主体的手淫。

上一次，我们凸显了一个东西的价值；它与其说出现在联想中，不如说出现在梦之图像的展开中，即主体谈到的这道像风帽褶一样的褶皱、这个 hood〔风帽〕究竟形成什么。[注1]

> [注1] 埃拉·夏普所录梦文："有个硕大而突出的东西向下垂着，像风帽上的一道褶。它像一只风帽，而那个女人正是利用它作着动作，想要得到我的阴茎。"

我们已经表明，诉诸一整套图像储备……

这些图像被经典学说认定，显然来自经验；但人们让它们像一群彼此分离的对象那样发挥作用，却没有准确定位它们相对于主体的功能

……也许会把人推向某种勉强而为的东西。

因此，上一次我们强调：过早地把女性生殖器这个奇异的附属物、这个突出解释为已经表明这里涉及母亲的阳具，可能相当悖谬。此外，这种处理还会在分析家的思想中造成另一次跳跃；鲁莽的一步只能……

同人们的说法相反

……通过另一个鲁莽步骤来纠正。错误远没有人们以为的那么博学；从一项错误中脱身的唯一机会，是再犯一个能够抵消它的错误。我们并不是说埃拉·夏普完全走错了路；我们正试图表述更好的引导方式，它们原本能够带来更充分的相称。当然，一切都必须有所保留，因为我们永远不会拥有关键实验。

但我所说的下一次跳跃在于：这里所涉及的，与其说是伴侣的阳具——梦里这位有时是被想象出来的伴侣——不如说是主体的阳具。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承认梦具有手淫性质，它还受到其他许多事情的协调，即主体后续话语中显出的一切。

然而，主体的这个阳具立刻又被视作一种毁坏和攻击的工具，而且属于从所谓意象储备中取出的极其原始类型。分析家——此处就是埃拉·夏普——的思想已经朝这个方向发展，尽管她远没有把自己解释的全部内容传达给主体。

她先让他注意自己所谓的全能要素，随即便在这个点上介入；她确实如此告诉我们。按照她的解释，主体梦中话语所显出的将是：

- 第二：手淫；
- 第三：这次手淫是全能的；也就是说，主体自身的阳具是会穿透、会咬噬的器官。

必须承认，分析家这里确实发生了一次真正的闯入、一次真正的理论外推。因为事实上，没有任何东西……

无论梦本身，还是联想

……为在解释中立即引入如下观念提供任何依据：主体的阳具在此作为攻击器官介入，而他所畏惧的是主体一方隐含攻击的回返与报复。这里不得不强调，我们很难看出，主体究竟在哪一刻从这些闯入过渡到对她眼前实际材料的分析；而她对这些材料的感受又如此细致、如此敏锐。显然，闯入的是理论。

只要读一读这个公式，就会发现，除了某个分析家没有告诉我们的东西外，没有什么可以为它辩护。不过，她已经以足够详尽而审慎的方式，把梦的前因以及患者病例的大致轮廓告诉了我们，因此我们有理由说，这里无疑构成一次跳跃。她觉得这一步必不可少——我们当然愿意承认这一点；但它对我们而言是否也同样必不可少，正是我们提出的问题。我们将试着重新进行这项分析。

我们不是要以严格所谓“解释”的意义，用另一组想象等价物替换它们，即说：“这个给定材料应当被理解成那个东西。”

问题并不是要知道梦的每一个要素在某个时刻、在整体中究竟意味着什么。总的说来，这些要素受到的评价已经不止是正确。它们建立在埃拉·夏普进行分析时的分析经验传统上，而且无疑被她以高度辨识力和敏锐性察觉。

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若换一种方式来形成并表述问题，把解释同我正试图让你们强调的东西、即主体间拓扑学更好地联系起来，问题是否能得到照亮？

我一直试图以不同形式在你们面前建构、复原的，就是这种拓扑学，因为它正是我们经验本身的拓扑学：主体、小他者与大他者的拓扑学。在分析中的每个现象发生时，我们都必须标出它们的位置；否则

便无法避免那种乱成一团、像不知如何解开的线那样真正绞紧的结——可以说，它构成我们日常分析说明的常态。

我们已经以几种形式走过这个梦，现在总可以开始表述某个简单、直接的东西。它并没有从观察中缺席，甚至完全没有缺席，而是从我们所作的阅读中显现出来。

我要说，在引导主体来到这里的前情以及梦本身的阶段，有一个词……

根据我们在这里共有的全部词汇

……似乎最先会来到；而在当时，这个词并非不可能进入埃拉·夏普的思想。

这完全不是在引入一个她接触不到的观念：我们身处英国环境；当时，那里由琼斯先生与琼·里维埃女士之间所展开的讨论占据主导。我在这里谈她《作为伪装的女性气质》一文时，已经提到这些讨论。[注2] 我曾围绕阳具阶段与阳具功能在女性性欲中的作用向你们讲过。[注3]

> [注2] 琼·里维埃：《作为伪装的女性气质》，法译见《精神分析》第7期，巴黎，PUF，1964年；又见《女性气质的伪装》，Seuil，1994年。
>
> [注3] 参见雅克·拉康1957—1958年研讨班《无意识的形成》，1958年3月5日课。

琼斯曾使用一个词；为了进入对分析中最难理解、而不只是最难调动的点——即阉割情结——的理解，这个词对他确实不可或缺。琼斯使用的是 aphanisis〔ἀφάνισις，欲望消失〕；他以一种颇有意思的方式把

它引入分析词汇。[注4] 我们绝不能认为英国环境不知道这个词，因为当时人们对它高度重视。

> [注4] 欧内斯特·琼斯：《阳具阶段》，收入《精神分析的理论与实践》，第412—441页，巴黎，Payot，1969年；又见《精神分析》第7期，PUF。

Aphanisis 就是消失；琼斯怎样理解它、这个词在他那里意味着什么，我们稍后再看。眼下，我要把它用于完全不同的用途：以一种近乎印象主义的方式，描述始终存在于梦的材料、围绕梦的东西、主体的行为，以及我们已经试图围绕呈现给埃拉·夏普之物所作全部表述中的那个东西。

这位主体本人……

他以她所作的优美描述来到面前：他带着一种深刻的缺席，以至于令她感到，主体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动作不是经过完整思量的，却又没有任何东西同任何实际感受到的东西相对应

……这位主体：

- 他如此谨小慎微、规规矩矩；
- 他并不宣告自己到来；
- 他出现了，却一出现就比不在那里时更加不可捉摸；
- 正是这位主体，在自己围绕梦带来的材料之前提中，提出了关于“小咳嗽”的那个问题。

这声“小咳嗽”是为了做什么？

为了使门后理应存在的某个东西消失。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他自己也说：就分析家而言，那里究竟有什么可以使之消失？他围绕这一点唤起了另一种场合、另一种语境中的预警：需要让他们分开、不再结合，因为如果他本人走进去，局面就会令人尴尬，诸如此类……

梦里有三个人物，因为我们不能忘记他的妻子。主体只提过她一次，随后就不再谈她。然而，在他同那位性伴侣——总的说来，也就是他躲避的女人——之间，确切发生了什么？

我们能够如此确定他在躲避吗？他随后所说的话证明，他远没有完全缺席；他说，自己把手指放进了那个突出、翻转的阴道，那个我曾反复强调的脱垂阴道。这里同样产生一些问题，我们现在就来提出：

- 真正发挥作用的东西在哪里？
- 场景的兴趣所在又在哪里？

那个东西……

只要我们能够围绕一个梦提出这种问题——而只有弗洛伊德全部理论迫使我们提出它时，我们才能这样问

……梦后的联想随即发生的某个东西，将涉及那位女友；

它以一段记忆为中介……

这段记忆是由女性器官所形成的风帽引出的

……记忆中的某个人在高尔夫球场上向他兜售一个可以包住球杆的东西；主体觉得那人真是个滑稽角色。

他带着一种饶有兴味的快活谈起此人；我们很容易看出，围绕这个真实人物发生着什么。对于这个人，人们确实会问：在此之前，他到底四处闯荡过什么地方？

主体就是以这种口气谈他。凭着这副嘴脸和这套口才，他以前究竟可能是做什么的？也许“是个屠夫”？主体说。天晓得为什么偏偏是屠夫！但围绕这个人物的模仿风格、整体气氛与氛围……

主体随即还兴致勃勃地模仿起他来

……清楚显示这里确实涉及……模仿观念正是由此被引入，也由此引出他的女友：“她把男人模仿得极好，很有天赋，而且还在广播中发挥这种天赋。”

围绕这一点，主体首先想到的是：自己谈得太多了，谈起这样一位了不起的熟人，仿佛是在吹嘘、添油加醋。我核对了他使用的英文：那是一个最近才开始使用、几乎可以算作俚语的词，我们在这里试着译作“炫耀”。他用这个词说：“围绕这件事炫耀，让我有所顾忌。”[注5]

> [注5] 原文所用 swank 指炫耀、卖弄；埃拉·夏普保留了患者对自己“说得太过”的自我贬低。

〔“这样模仿他，使我想起一位朋友，她在广播中表演模仿，模仿得非常聪明。不过，把这件事告诉您，听起来像是在‘炫耀’，就像告诉您我有一台多么了不起的收音机一样炫耀。”第134页〕

简言之，他消失、把自己缩得很小，不愿在这里占据太多位置。总之，在主体全部话语中，时时强行显现、像一个主题、一个主导动机反复出现的东西，使 aphanisis 这个词在这里更接近“使之消失”而不是“消失”。这是一场永恒的游戏；我们在其中感到，某个东西以不同形式出现——如果你们愿意，就把它称作引起兴趣的对象——却从来不在那里。

上一次，我曾反复强调这一点。它从来不在预期之处，而像变戏法一样从一点滑向另一点。我还要再次强调，并让你们看到它会把我们带向哪里：这是分析家面对之遭遇在各个层次上的根本与特征。主体无论提出什么，总会立刻从某个侧面把其中的根本东西巧妙拿走。

我要指出，琼斯的 aphanisis 一词同样可以受到批评，而这项批评将揭示某种视角倒置。琼斯注意到，当他的主体们接近阉割情结时，他在他们身上感到、理解并看到的，是对 aphanisis、对欲望消失的恐惧。他告诉我们的，仿佛是阉割——由于缺少相应装置，他没有这样表述——就是这种丧失的符号化。我们曾强调，从任何一种发生视角看，一个主体究竟怎样……

假设他在发展的某个时刻，处于某种近乎动物性的主体性层次

……开始看见“倾向”从自身中分离出来，并转变为对自身丧失的恐惧，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问题。琼斯把 aphanisis 变成了阉割恐惧的实质。

我要在这里指出，事情恰恰应当从相反方向来理解：正因为阉割可能发生，正因为阉割中隐含了能指游戏，主体身上才会形成这样一个维度，使他能够恐惧并警惕自己的欲望在未来可能消失。

我们应当注意，像欲望这样的东西……

如果我们赋予它完整意义，即动物心理学层次上倾向的意义

……就很难设想它在人类经验中是某种完全可以接近的东西。对欲望欠缺的恐惧毕竟是需要解释的一步。为了说明它，我告诉你们：只要人类主体必须把自己铭写进能指，他就会在那里找到一个位置，从这个位置上，实际质问自己的需要；因为需要已经在索求中被攫取、修改并认同。

由此，一切都很容易理解；阉割情结在这个契机中的功能也同样如此：主体在能指中采取的这种位置，如何隐含了对他的能指之一的丧失与牺牲。我们暂且把这点放在一旁。

我只想说，同琼斯的看法相反，神经症主体对于 aphanisis 的恐惧，应当从阉割情结形成与表述不足、部分受到拒斥的视角来理解。正因为阉割情结没有保护主体免于这类混淆、裹挟与焦虑——它们显现在对 aphanisis 的恐惧中——我们才会在神经症患者身上实际看到这种恐惧。我们很快就有机会在这个病例中核验这一点。

让我们继续，回到文本本身、回到梦文，以及上次谈过的那些图像，即以脱垂阴道形式表象出来的女性性器官。主体的图像中，这种剑套、袋子或鞘构成一幅极为奇异的图像。虽说它绝非一个例外或独一病例，却终究不常见，而且在分析传统中还没有得到完全明确的描述。可以说，这个图像本身……

它被用于梦的能指性表述；也就是说，它在在场人物之间究竟表示什么

……从它所发生的事情、从它所服务的用途那里取得价值。实际上，我们看到主体将把手指放进去——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当然不会把阴茎放进去；他放进去的是手指。

他让那个外翻之物翻回去、重新入鞘，让这个已经“去阴道化”的东西重新内陷；一切仿佛几乎出现了魔术师的手势。因为归根结底，他把某个东西放在自己本应放入之物的位置上；但与此同时，他也显示某个东西能够被放进去。如果呈现之物的形式——即女性阳具——确实能暗示某种东西，那么一切就仿佛……

这个阳具确实以最清楚的方式成为问题：“to get my penis〔得到我的阴茎〕”

……我们有权追问主体正在向我们展示什么，因为这里与其说是性交行为，不如说是展示行为。别忘了，它发生在第三者面前。

这个手势就在这里；它已经唤起魔术师表演法语所谓“蛋袋”把戏时的动作，也就是那只羊毛袋。魔术师让鸡蛋在袋中交替出现又消失：

- 在人们意想不到时让它出现；
- 在人们以为会看见它的地方，显示它已经消失；

……英语里也称作“the bag of the eggs〔蛋袋〕”。

这里所涉及的手势——可以说，这种展示——格外醒目，因为我们在主体的联想中看到的，始终恰恰是在他出现时发出预警，以便此前存在的东西丝毫不被看见；又或者，如他在幻想中所说，让别人把他本人当成一条正在叫的狗，以便让人说那里不过有一条狗。

是的，始终是同一种变戏法。我们不知道什么被变没了，而首先被变没的无疑是主体本人。不过，梦向我们指出并让我们能够明确：如果要定位在梦里作为这场变戏法之关键的东西，那肯定是阳具。所涉及的就是阳具："to get my penis〔得到我的阴茎〕"（第133页）。然而，我们已经如此习惯这一点，甚至被分析惯例磨得如此麻木，几乎不再为梦的这个给定材料停留。

不过，主体选择 to get 来指女人试图做的事情，仍值得注意。这个动词用途极其多样，始终带有获得、赢得、抓到、把握、添为己有的意思。大致说来，涉及的是某种被取得的东西。当然，我们听见其中带着〔femina curam et penem devoret? 〕的音调与回声，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因为归根结底，在这个契机中被质问的东西远远不属于这个界域。而且，关于如下问题……

如果无论以实在还是想象形式，问题确实在于取得阴茎

……首先应当问：这个阴茎在哪里？因为人们似乎不假思索地认定它在那里。主体在梦的报告中说，女人作着动作"to get my penis"，人们便仿佛以为阴茎因此就在梦中某处。但按字面仔细阅读文本，绝对没有任何东西表明这一点。

仅仅因为伴侣把意图指向它，并不足以让我们推断主体的阴茎就在那里，也不足以让我们满意地回答"它在哪里？"这个问题。它也许完全位于别处，并不在我们出于补全场景的需要而安置它的地方；在那个场景中，人们假定主体正在躲避。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从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刻起，就很容易看到整个问题恰恰在那里；也正是从这里，我们才能把握梦里提供给我们的谜样记号所呈现的奇特不一致与陌生性。因为正在发生之事同手淫之间无疑存在关系。

这意味着什么？它在这个契机中向我们强调什么？值得顺手把它拾起来；因为它尽管尚未得到阐明，却很有教益。我的意思是，尽管分析家没有在话语中表述这一点，但这里意味着：小他者的手淫同主体的手淫是一回事。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说：

- 主体在把握小他者时，凡是类似手淫的部分，实际都假定一种秘密的自恋性认同；与其说是身体同身体的认同，不如说是小他者的身体同阴茎的认同；

- 爱抚活动的很大一部分——这种爱抚越是呈现为一种更分离、更自主、更持续的快乐，乃至接近某种在这里被或多或少恰当地称作施虐狂的东西，这一点就越明显——都调动了阳具；因为正如我已经向你们表明的，阳具以想象方式浮现在自然伴侣的彼岸。

阳具作为能指介入主体同小他者的关系，因而以某种可以在拥抱小他者之彼岸加以追寻的东西来到那里；各种或轻或重朝向倒错的典型形式，都从这种拥抱中开始。

事实上，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另一个主体的这种手淫，同在拥抱小他者时对阳具的攫取全然不同；后一种攫取才会让我们严格地把小他者的手淫等同于主体自身的手淫。

我已经向你们说明这个手势的意义：它近乎一个核验动作，表明眼前之物无疑对主体极其重要。这个东西同阳具关系最为密切，但它也证

明阳具并不在那里；伴侣所追求的“to get my penis〔得到我的阴茎〕”是某种逃逸、躲避的东西。这不只是由于主体的意志，而是由于某个真正构成问题的结构性意外。

这赋予随后的全部联想以同一种风格，即：

- 他告诉我们的那个女人，举止如此出众，因为她把男人模仿得完美无缺；

- 以及那个不可思议、近乎变戏法的人：多年后他仍记得此人；此人以不可思议的花言巧语向他兜售一个东西，而奇怪的是，这里仍是拿一个东西代替另一个——用原本给别的东西制造外罩的材料去包裹某个东西；确切说，是用制造汽车车篷的布料。用来做什么？让他装高尔夫球杆。这个骗人的家伙就这样再次出现。

无论涉及哪个要素，一切始终具有这种性质：所涉及的从来不完全是呈现出来的那个东西，从来不是真正的东西；事物始终以问题性的形式呈现。

让我们来看紧接着出现、并将发挥作用的材料。在主体面前坚持的问题性质立即继续下去，并通过一个关于此事而产生的问题、一个将从童年记忆中涌现的问题继续：除了会谈开始时的咳嗽，他为什么还曾在另一个时刻受到另一种强迫，去剪姐姐的皮条？

- “我不愿把它想成一种真正的强迫；所以咳嗽才让我恼火。我想，我也是以同样方式剪坏姐姐的凉鞋的。对此我只有相当模糊的记

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剪，也不知道剪完后想拿那些皮革、那些皮条做什么。”〔I dislike thinking it was a compulsion……第135页〕

- “不过，我当时一定以为自己想用它做某种有用的东西；但我猜，那东西完全没有必要〔unnecessary〕。在我心里它很有用，却没有任何实际必要。”〔I thought I wanted the strips to make something useful but I expect something quite unnecessary，第135页〕

在这里，我们再次面对一种逃逸；它后面还会接着另一次逃逸：他忽然想到绑住汽车车篷的带子，或者更确切地说，这让他想到 pram〔婴儿车〕上的带子。就在这时，他以奇特的否定方式引入婴儿车：他以为自己家里没有婴儿车。然而恰恰是：

- “说我们家里没有婴儿车，再愚蠢不过，”他自己说，“既然有两个孩子，就一定有婴儿车。”〔……and I then thought how silly you are, you must have had a ‘pram’，第135页〕

仍是同一种风格：某个东西以欠缺之物的形式显现，并支配主体全部联想的风格。直接接续于此的下一步是什么？

- “哦，我突然想起，自己本应给即将获准加入俱乐部的两位会员寄出两封信。我还夸口说自己比前一任秘书做得更好；可真有意思，现在我偏偏忘了给这两个人加入俱乐部的许可。”〔I’ve suddenly remembered I meant to send off letters admitting two members to the Club……第135—136页〕

换言之，我没有给他们写信。紧接着出现的，是埃拉·夏普文本中放在引号内的一句引文，尽管她没有特别说明；对英国读者而言，这几

行甚至无须加引号。它来自所谓“总忏悔文”〔General Confession〕，即英国国教信徒宗教义务之基础《公祷书》中的一篇祷词。

我必须说，我同《公祷书》的关系并非始于昨日。我在这里只提一个非常精巧的物件：二十或二十五年前，超现实主义团体中，我的朋友罗兰·彭罗斯曾制作它，把《公祷书》改造为圈内人的用具。打开书时，封面内侧两边各有一面镜子。

这颇有教益，因为这正是我们唯一能挑剔埃拉·夏普的地方。她对这段文本肯定比我们熟悉得多；然而，《公祷书》的原文同主体的引文并不完全一样：

“We have left undone…”——“凡我们本当做而未做之事，我们留作未做……”

而主体说的则是：

“我们没有做自己应当做的事情。”〔Ah well, we have undone those things we ought to have done〕

差别很小；但后面还缺了一个完整句子，它在“总忏悔祷文”中仿佛构成前句的对应项：“我们做了自己本不该做的事情。”主体完全不觉得有必要忏悔这一点，理由很好：归根结底，对他而言，始终只涉及“不做事情”；至于“做事情”，那不是他的事。问题确实如此，因为他还说，自己因害怕成功得过了头，完全无法做任何事情，正如分析家已经向我们强调的。此外——这绝非最不重要的一点，而且正是我要抵达的地方——主体继续说道：“我们里面没有任何善物。”〔……and there is no good thing in us，第136页〕

这纯属主体的发明，因为《公祷书》中没有这句话。原文是："我们里面没有健全。"我认为，他以这个"善物〔good thing〕"代替原文，恰好触及问题所在。我要说，不在那里的是这个好对象；它正是问题所在，并再次向我们证实这里涉及阳具。主体说出这个好对象不在那里，极其重要；我们再次遇到同一个说法：它不在那里，它从来不在预期之处。对他而言，它无疑是一个极端重要的"good thing"；但同样清楚的是，他倾向于始终展示并证明同一件事：它永远不在那里。不在什么地方？不在人们能够 to get、即能够占有、拿取它的地方。这支配了眼前的全部材料。

根据我们刚才提出的内容，把两种强迫联系起来似乎不再那么令人惊讶：

- 咳嗽的强迫；
- 以及剪断姐姐凉鞋皮带的强迫。

因为这确实是一种再常见不过的分析解释：剪断系住姐姐凉鞋的皮带，同阉割主题有关；我们在这里只像所有人一样作总体性的近似。你们去读费尼切尔先生，就会看到，剪辫子的人正是根据自身阉割情结来做这件事。

但是，除非对个案作最精确的衡量，怎么能够断定这是：

- 对阉割的报复；
- 把阉割施加到自身以外的另一个主体身上；
- 还是相反，是对阉割的驯服；
- 在小他者身上调动一种并非真实阉割、因而不会显得那么危险的阉割；可以说，是在这项操练过程中驯化、贬值和降低阉割的价值。尤其因为剪掉辫子后，辫子始终有可能、也可以想象会重新长出来，即再次让人免受阉割威胁。

当然，分析经验的总和使人能够围绕这一主题展开所有这些分支；但在这个契机中，它们对我们而言只显得具有遮蔽作用。不过，它同阉割有联系，这一点毫无疑问。于是，只要我们强迫自己不要推进得过快，把事情维持在已经充分标出的层次，问题便在于：可以说，阉割在这里构成语境与关系的一部分；但迄今没有任何东西允许我们像分析家那样精确地调动一种对主体意图的指示，并把它假定成原初朝向外部、后来转向自身的攻击意图。

可我们究竟知道些什么？不断提出并更新这个问题，难道不是更有趣吗：这个阳具在哪里？它究竟在哪里，应当在何处设想它？

我们可以说，分析家走得很远、出手很重，她告诉主体：

- 它位于你体内某个极远的地方；
- 它是你同父亲之间一场古老竞争的一部分；
- 它处于你一切原初全能愿望的原则处；
- 它处于一种攻击的源头，而你在这里遭到这种攻击的报复。

然而，严格说来，文本中没有任何东西让人把握到这样表述出来的某物。

那么，让我们试着提出问题吧，甚至可以比天性会驱使我们的程度更大胆一点。面对这样一则已经印刷、写定的观察，我们似乎无法提出那种本来会向学生提出的质问。若作者是一名学生，我会严厉得多，会说：究竟是什么邪风让你说出这种话！

面对类似病例，我会问：反转移的要素在哪里？针对一位作者的文本提出这类问题，也许显得大胆；毕竟，在这个时期，我们有一切理由对埃拉·夏普抱有最充分的信任。提出问题时，我自己也笑了，因为它严格说来显得有点过分。可归根结底，稍稍过度大胆从来不会错；有时，人正是借此找到所寻找的东西。

在这个契机中，我先寻找，后来才发现。我的意思是，我此前几乎漫不经心地读过这本书的开头几页；一如往常，人从来没有真正读好。而那里其实有一个极其精彩的东西。

在谈过死去的父亲之后——分析家无法让这位父亲在主体记忆中醒来，最近才终于让他稍稍动了一下……

你们记得，主体惊奇地发现，自己的父亲从前曾经说话

……她随即指出，主体同她也有同样的困难，即：

- “这位患者对我没有任何想法。”〔He has no thoughts about me，第126页〕

这里已经有某种原本应当留住我们注意的东西。

- “他对我没有任何感觉，也无法相信这一点。”〔He feels nothing about me. He cannot believe in the theory of transference，即“他无法相信转移理论”。〕

这必须说是令人担忧的。主体没有把它本身意识到，并不表示它没有显现；毕竟，在某些场合，那里会出现一种晦暗翻搅的焦虑。我先前没有充分记住的东西就在这里得到表达。但是，读到下面这段话时，人们会以为它只是一篇分析家常作的一般论述：

“我认为，”她说——问题确实就在这里——“这场分析可以比作一盘旷日持久的棋局；只要我仍是那个无意识复仇之父，一心要 cornering him〔把他逼入死角〕、将死他，而‘将死’之后除死亡外别无选择，这盘棋就会继续下去。”

〔“我认为，这场分析可以比作一盘旷日持久的棋局；只要我仍是那个一心要把他逼入死角、将死他的无意识复仇之父，而‘将死’之后除死亡外别无选择，这盘棋就会继续下去。”第127页〕

在这里引入棋局，颇为奇特；事实上，没有任何东西要求这样做，却正因此值得留住我们的注意。我承认，读到这一页时，我确实觉得它非常精彩；当时没有立即停下来思考它在转移秩序中的价值。也就是说，阅读过程中它在我心里激起的是：“写得真精彩！”

人们确实应当把一场分析的全部展开比作棋局。为什么？因为棋局中最优美、最突出的地方，是我们能够这样描述它：棋盘上有一定数量的要素，可以被界定为能指性要素；每一枚棋子都是一个能指性要素。

总的说来，这场游戏由一系列相互回应的走法构成，每步棋都建立在这些能指的性质上；每枚棋子依据自身作为能指的位置，具有特定走法。而游戏中发生的，就是实际参与的能指数量逐步减少。

毕竟，人们也可以这样描述一场分析：需要排除足够多的能指，让实际参与的只剩下少数几个能指，从而使人清楚感到主体在其中占据什么位置。后来再回想它，我认为这的确能把我们带得相当远。不过，重要的是这一点：埃拉·夏普……

事实上，我从她作品其他部分知道或能够知道的一切都表明如此

……确实持有这种分析观念；她对分析理论的解释，深刻凸显了事物的能指性质。

她强调隐喻的方式，同我向你们说明的东西完全没有不和谐之处。她始终懂得凸显症状中严格属于语言学的替代要素；这使她把这一方法带进自己对文学主题的分析，而后者构成其作品的重要部分。她给出

的全部技术规则，也都参与了一种深受如下经验所标记的东西：对能指游戏本身的体验与把握。

因此，在这个契机中，可以说她误认的东西——我要说——是她自身的意图；这些意图正是在这个界域中表达出来……

在这则观察最前景所涉及的言说层面

……也就是"逼入死角"。Cornering him 首先由她引入。只有在她对这个梦作出解释之后的后续会谈中，我们才会看到同一个词出现在患者话语里；我稍后会告诉你们，它出现于什么事情。

因此，你们已经知道，我曾指出两次会谈以后还发生了什么：他同样在一场游戏——网球比赛——中无法 to corner〔把……逼入死角〕自己的对手，无法把对方逼到角落，再打出最后一记对手无法追回的球。问题确实就在这里：分析家正是在这一层面显现。我完全不是说主体意识到了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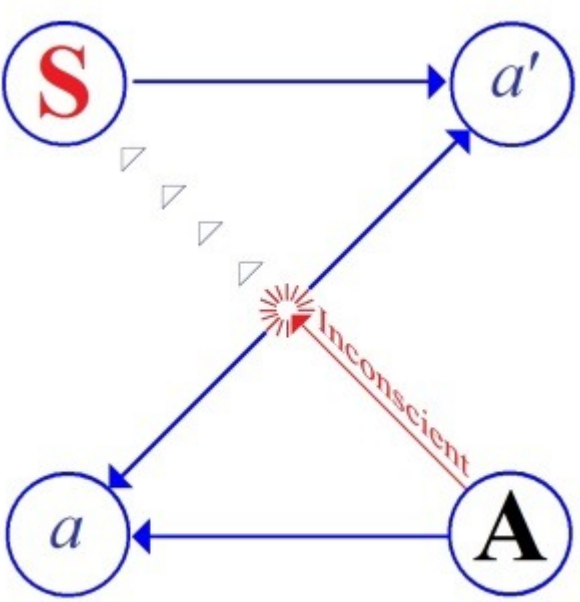
当然，她是一位好分析家。她以各种方式说明了这一点。她对学生说：你们可以注意到，在这个病例中，我只作极少的评论，或者保持沉默。为什么？因为这位主体身上的一切都以各种方式向我表明，他声称自己想得到帮助，实际恰好表示相反的意思：首先，他想让自己躲在安全处，把自己的小覆盖物、汽车车篷罩在身上。

Hood〔风帽〕确实是一个绝对根本的位置；她感受到了这一点。围绕被抹去的 pram〔婴儿车〕记忆所发生的一切，终究都涉及他曾在床上"pinned in bed"，即被"别针固定住"。此外，他显然非常清楚孩子被

或多或少捆绑会造成什么，尽管他的记忆中没有具体事情可供唤起；但他无疑格外执着于这个被捆绑的位置。

所以，她远没有让这种反转移要素显露出来，即在游戏中过度干预的东西——在这盘棋里进行攻击性的游戏。但我要说的是，正因为她如此清楚地感到这个观念、这个分析游戏中攻击性操练的分量，她反而没有看见它的确切作用：这里所涉及的东西同能指关系最为密切。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追问阳具在哪里，就应当朝这个方向寻找。换言之，在图式的四边形中——主体、小他者、作为小他者图像的自我与大他者——问题在于能指本身能够在哪里显现。



也就是说，这个从不在预期之处的阳具终究在那里。它像失窃的信一样，恰恰位于最意想不到、但一切都在指向它的地方。要以棋局隐喻真正允许我们采用的方式来表述，我会说：主体不愿失去自己的后〔dame，也有“女人”之义〕。下面我来解释。

梦里的阳具并不是待在那里观看的主体。他不是在那个位置上成为阳具。因为对这位主体而言……

正如分析家在解释中隔着面纱晦暗地觉察到的

……主体同全能、甚至同简单意义上的“能耐〔potence〕”、同力量具有某种关系。

他的力量——在这个契机中就是阳具——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存，并维持在棋局之外，因为他可能在棋局中失去这个阳具。梦里代表它的人物，恰恰是人们最想不到会代表它的那一个，即在场的妻子。她远远不只是表面看来那个见证人；事实上，文本丝毫没有表明这种观看功能是某种根本的东西。

在这位主体身上，也在许多主体身上……

请你们记住这一点，因为它是一项如此明显的临床事实，令人万分惊讶的是，它竟没有成为精神分析的常识

……作为大他者的女性伴侣，恰恰向主体代表其力量中最受禁忌的东西，并由此同时支配其欲望的全部经济学。

正因为妻子是他的阳具，我才会说，他作出了我曾顺手指出的那种极细微口误：他说“同妻子一道周游世界”——“a journey with my wife

round the world”（第132页），而不是“round the world with my wife”。我们的分析家把全能的重音放在“round the world〔周游世界〕”上。

我认为，这位主体全能的秘密在“with my wife〔同妻子一道〕”中；问题在于他不能失去这个东西，也就是说，他不能恰恰发现，这正是应当受到质问的地方：在这个契机中，他的妻子就是分析家。

因为归根结底，问题就在这里。我们用棋艺不佳者的说法来讲：主体不愿“丢掉自己的后〔dame〕”。他们以为丢后就等于输棋；可赢棋归根结底是在所谓残局中取得胜利，也就是说，主体的移动能力已经最简单、最受限制，权利也最少……

我的意思是，他无权走入一个正被另一枚棋子攻击的格子

……却能借此获得位置优势。在有些场合，牺牲棋后反而最有利。主体无论如何都不愿这样做，因为阳具能指对他而言，同他在母亲关系中发生的一切完全同一。

正是在这里——观察让这一点清楚渗出——父亲在这个契机中所能带来的东西显得有所欠缺、步履蹒跚。当然，我们再次落入某个已经熟悉的侧面，即主体同父母之偶的关系。但重要之处不在这里。

重要的是，确切强调主体同伴侣之间这层深藏而秘密的关系；因为当它在分析中显现时，没有什么比凸显它更重要。

在分析中，主体通过克制的轻咳，提醒房间里的分析家正在发生什么：万一她像梦里那样把袋子或牌面翻了出来，就应当在他到来前把

它重新收回去。因为一旦看见这个、一旦看见那里不过是一个袋子，他就会失去一切。

主体正是这样表现出审慎；这使他仿佛通过一条紧密纽带……

同其童年位置中被固定的婴儿车〔pram pinned〕之整体相连

……并把他维持在一种只能是幻想性的欲望关系里：他本人必须在婴儿车或别处受到捆绑，确实被系紧、裹住，才能让能指、一个梦中全能的图像待在别处。

他这里至关重要的全能角色、关于汽车的全部故事与观察，也必须这样理解。汽车是我们文明中一个问题重重的工具；每个人都清楚感到它一方面同力量的关系：马力、速度、“速度的顶点”。每个人自然都会说：“阳具等价物”，阳痿者“支援力量”的等价物。

但另一方面，每个人也清楚知道，汽车具有无限的配偶性质，也有女性性质。法语把 automobile 当作阴性名词，并非没有缘故；我们还会给汽车取各种亲昵称呼，它们同样带有异性伴侣的性质。主体恰恰围绕这辆汽车作出问题重重的评论：“奇怪的是，人们会谈论它，仿佛它是一个生命体。”

〔Strange how one speaks of the life of a car as if it were human，“奇怪的是，人们会谈论汽车的生命，仿佛它是人。”第135页〕

当然，这些都是陈词滥调；但这辆汽车非常奇特，显然正是发生这种能指暧昧的地方：它既保护主体，又束缚、包裹主体；相对于他，它恰好占据同梦里那个突出风帽一样的位置……

而且，两处使用的恰好是同一个词

……也就是梦中那块奇怪的性突起，主体恰好“把手指放在它上面”。另一方面……

我已经强调过自己此前译错的地方

……不应读作“饰有红色条纹”，而应读作“衬着红色内里”。〔The inside of it was lined with scarlet，第135页〕

然而，分析家告诉我们什么？她在这里并未弄错。她说，自己作出决定性介入的时刻，并不是她开始把主体引向其攻击性的时刻；后者在主体身上造成了一个奇怪的、可以称作心身性的显现，而她没有完全指出其性质：第二天，轻微肠绞痛取代了咳嗽，在他进门前出现。

天晓得他为此把自己的牌藏得多紧；因为正如我方才所说，进入分析家诊室接受下一次会谈时，他可能失去一切。但在埃拉·夏普本人看来，最有启发性的解释出现在上述解释后的第二次会谈。主体告诉她，自己上次离开会谈时又出现肠绞痛。随后，他谈了什么？他说：

- “我没能用自己的车，修车工还没有修完；我不能骂他，因为他实在太好，让人不可能怪他，他是个大好人〔……〕再说，我根本不需要这辆车。”随后，他带着恼怒的重音补充：“可我他妈真的还是想要它；我要它，我喜欢它。”〔he had been unable to use his car because certain repairs had not been finished……it was not a necessity, but he wanted it, he liked it，第146页〕

她没有弄错这一点。

- “这是我第一次能够处理力比多愿望〔libidinal wishes〕。”〔Then for once I was able to deal with the libidinal wishes，第147页〕

这里涉及力比多，因此我们完全同意她。

我之所以批评埃拉·夏普，正是因为她在这则观察的每一处都表现出令人赞叹的敏感。她理解了这里的重要性，即某种严格作为欲望存在于主体生命中的东西。欲望以无动机为特征：他根本不需要这辆汽车。他向她宣告自己的欲望，而她第一次听见这样的言说；这个东西在主体话语中把自己呈现为毫无道理之物。

她告诉我们，自己立即抓住这一点，也就是向他作了强调。奇怪的是，我们在这里看到投影装置发生了某种浮动：此前，她总是如此详尽地告诉我们自己向主体说了什么，甚至包括最大胆、最冒险的话；可这一次，我们却不知道她究竟说了什么。

真让人恼火！她只告诉我们，自己简直因为终于有机会向他说“你在这里承认自己欲望某种东西”而欣喜若狂。可她究竟可能说了什么？我们不会知道。我们只知道，她终究必定说了某些沿着此前解释方向推进得相当明确的话；因为恰恰是在她说完以后，第二天，主体带着半喜半忧的神情告诉她，自己那天夜里尿床了。

我已经告诉过你们，遗尿本身不能被视作一种绝对证实我们处于所谓“言说的正确引导方向”中的症状——如果这里确有“言说”的话。即便它只是暂时性的，即便它充分表明某次击打已经作出并无疑产生回响，也仍不能如此证实。

我们对于遗尿所代表之物的理解，当然是阴茎被调动起来——我要说，是以个人的方式被调动。但终究，这并不是生殖器层面的调动；介入的恰恰是作为实在之物的阴茎，而且它经常作为某种东西的回声……

这正是儿童临床向我们显示的

……即父母性活动的回声。

正是在男孩或女孩这些儿童主体处于深受父母性来往吸引的时期，才会出现这种遗尿显现；在这个契机中，它们在实在层面调动了器官本身。

然而，器官本身现在是实在之物，不再是能指；这清楚向我们表明，在这个契机中，埃拉·夏普的介入确实产生了某种作用。这种作用适时吗？当然还须仔细考察。很清楚，随后发生的事情——主体自身出现的某些反应……

他看起来还带着某种满足意识

……他把这些反应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即在游戏时不再容许同伴嘲弄他……

也就是说，他一把抓住其中一人的衣领，把对方逼到角落，紧紧扼住其脖子，使他再也不想重犯

……绝不能被视作真正沿着应当取得的方向发展的东西。

毕竟不要忘记，如果应当让主体做到的某件事是在游戏中把小他者逼入死角，那同为了这场游戏而“把他逼到角落扼住脖子”绝对不是一回事。

后者恰恰是不相称的反应，没有让他增加丝毫在游戏中把对手逼入死角的能力。也就是说，在同大他者的关系发生之处，大他者作为：

- 言说的场所；
- 法则的场所；
- 游戏规则的场所；

……恰恰由于分析介入行动的这种轻微偏转而落空。

我认为，今天已经把事情推进得足够远。下一次，我会进行围绕欲望及其解释的文学分析这一组内容中的最后一课。

我会试着用几个公式为你们汇总：围绕〔……〕关系及主体在欲望中定位自己的方式，应当怎样从最一般的范围设想阳具能指的功能。

我会围绕自己试图借助图来表述的观念，汇总我们应当确切赋予阳具能指的这种功能。

我还会试着向你们表明它究竟位于何处：在分析实践中，你们可以怎样把阳具能指定位在这个图式上。

简言之，我要借用一位已经在这里提过的作家——刘易斯·卡罗尔——作品中的一段话；我会向你们展示，卡罗尔曾在某处大致这样说：[注6]

> [注6] 刘易斯·卡罗尔：《西尔维与布鲁诺》（Sylvie and Bruno），第12章“音乐园丁”；法文版，Seuil，2000年，“Points roman”丛书。

“他以为看见一扇花园门……

也就是那扇通往母腹内天堂花园的著名门扉；如今全部分析理论都围绕它集中，乃至涌入其中

……用一把钥匙便能打开。他再仔细一看，发现它原来是一个复合比例式。”

〔“He thought he saw a Garden-Door
That opened with a key:
He looked again, and found it was
A Double Rule of Three:
‘And all its mystery,’ he said,
‘Is clear as day to me!’”

“他以为看见一扇花园门，
用一把钥匙就能打开；
他再看一眼，却发现它
原来是一道复合比例题：
‘它所有的奥秘，’他说，
‘对我已经清楚如白昼！’”〕

下一次，我会向你们表明这个“比例式”是什么。

第12课 · 1959年2月11日

埃拉·夏普之梦（5）

上一次我曾预告，本次将结束对这个梦的研究。我们已经从解释角度对它作了特别深入的考察，但我还不得不再用一次课。

我简要提醒你们：这是一个律师患者的梦；他在职业中遇到严重窘境。埃拉·夏普只谨慎地接近他，因为患者表面上始终谨小慎微，尽管他的行为本身并不僵硬。

埃拉·夏普特别强调，他讲述的一切都是经过思考的，而不是实际感受到的。分析进行到这个阶段，他做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梦；它成为分析的转折点，却只被简短地报告出来。患者用寥寥数语浓缩这个梦，尽管他说那是“一个巨大的梦”，巨大到如果能够记起，就会讲个没完。

从中浮现出的某个东西，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重复之梦的特征，也就是说，他以前已经做过的梦。

也就是说，在他所谓“同妻子一道周游世界”——我曾强调这个说法——的旅程中，他们来到捷克斯洛伐克的某处……

这是埃拉·夏普唯一承认没有充分弄清的点；因为她没有追问“捷克斯洛伐克”这个词表示什么。她对此感到遗憾，因为这个捷克斯洛伐克毕竟也许能让我们想到某种东西

……那里发生了："当着妻子的面，同一个女人进行性嬉戏。"（第132页）

同他进行性嬉戏的女人，相对于他处于上位。主体的话语没有立即显出这一点，但我们在联想中发现，她正在设法"to get my penis〔得到我的阴茎〕"。我曾指出英语动词 to get 的特殊性质。To get 是以"获得"这个动词所有可能的方式去"获得"。

它比"获得"的范围宽得多：可以是得到、抓住、把握、解决掉。如果女人成功"to get my penis"，就意味着她拥有了它。然而，这根阴茎更加没有进入行动，因为主体告诉我们，梦以如下愿望结束：面对女人的失望，他想她真该自己手淫。我已经向你们说明，这显然是梦的关键意义与秘密意义。在梦里，它以主体说"我想给她手淫"的形式显现。〔……I thought that I would masturbate her，第133页〕

事实上，这里对某个东西进行了真正的探索，而它受到如下解释……

埃拉·夏普在观察中极其执着而审慎地作出这种解释

……即把它解释成风帽的等价物。仔细观察时，这个东西值得留住我们的注意。它显示，女性器官在那里仿佛一个外翻或脱垂的阴道。所涉及的是阴道，而不是风帽。

一切都这样继续，仿佛主体这次伪手淫无非是在核验阳具的缺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想象结构、梦的显在表述，至少应迫使我们限定这个能指的性质。

总的说来，我提出的问题是：借助一种更谨慎的方法……

它也可以被视作更加严格

……我们是否能够在解释中获得更高精度？条件是，我们已经选择加以熟悉的那些结构要素，必须充分得到考虑，才能让我们区分这个病例的意义。

我们会看到，一旦这样做，最特殊的病例一如往常反而具有最普遍的价值；这则观察向我们显示的东西，不容忽视。

因为在这个契机中，问题正是要明确能指性质；没有这种性质，就无法赋予阳具功能以真正位置……

它在分析解释中始终如此重要、如此直接，又如此处于“十字路口”

……同时，我们操作它时却时时陷入僵局。其中最醒目的一点，由梅兰妮·克莱因的理论“翻译—背叛”出来；众所周知，她把阳具对象视作最重要的对象。

在克莱因理论及其经验解释中，阳具对象被引入为如下东西：她说，它是替代物，是首先进入儿童经验的替代物——无论女孩还是男孩——并充当一个更方便、更易操作、更令人满意的记号。

这足以引发关于其角色与机制的问题……我们应当怎样设想，一个完全原初的幻想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成为一个深具攻击性冲突已经围绕其组织的中心，使主体同母亲身体这个容器建立某种关系？

只要主体觊觎、欲望着容器里面的东西……

所有词都被使用了，可惜始终难以协调：也就是说，只被并列在一起

……他想把那些好对象和坏对象从母亲体内撕扯出来；它们在那里处于一种原始混合之中。

而在身体内部，为什么阳具对象享有特权？

诚然，所有这些都带着极大权威，带着如此鲜明的描述风格来到我们面前；克莱因陈述的风格具有一种确定性，令人目眩，我甚至会说，它们“不向”任何讨论开放。然而，在听见这些陈述被时时证实以后，人们也不免回过神来，不断追问：她瞄准的是什么？

真的是儿童作证说阳具对象占据优势，还是相反，是她本人向我们提供了那个具有能指性质、并以阳具为意义的记号？

我必须承认，在许多病例中，我们并不清楚应当选择哪一种解释。事实上，我知道你们中的一些人正追问：在我们用来定位欲望及其解释之经验的图中，应当把这个阳具记号放在不同要素的哪里？

我还听到一些回应，显示这个问题对某些人采取了如下形式：这个阳具同大他者——我们所谓言说场所的大他者——是什么关系？

阳具同大他者之间确实有关系，但肯定不是一种彼岸关系，仿佛阳具就是大他者的存在——如果真有人用这种方式提出问题。若阳具同某种东西有关，它更确切说是同主体的存在有关。

我认为，这正是我试图让你们把握的新要点与重要要点：主体如何进入这样一种辩证法，而它在认同不同阶段的无意识发展中持续展开，从同母亲的原初关系开始，再经过俄狄浦斯游戏与法则游戏的介入。

我在这里凸显的东西，在观察中既十分清楚……

尤其是在倒错的发生问题上

……却也经常在同阳具能指的这种关系中被遮蔽。

也就是说，根据所涉及的是以下哪一种情况，存在着两件全然不同的事情：

- 主体相对于大他者成为这个阳具；
- 或者借我们将在主体发展后文重新考察的某些途径、动力或机制——不过，这些关系已经在那里，建立在大他者、母亲之中。

确切说，母亲同阳具具有某种关系；主体必须在同阳具的这项关系中彰显自身，同阳具展开竞争。两年前，我开始重新审视这一关系时，正是从这里出发。

这里涉及阳具能指相对于主体的功能，以及主体相对于阳具能指的两种可能性之间的对立：

- 成为它〔成为阳具〕；
- 或者拥有它〔拥有阳具〕；

……这是一个根本区分。

它之所以根本，是因为：

- 两者产生的作用并不相同；
- 成为与拥有并不发生在认同关系的同一时刻；
- 二者之间有一条真正的分界线、辨别线：人不可能既成为它又拥有它；
- 而要让主体——在特定条件下——拥有它，就同样必须放弃成为它。

不过，如果尽可能贴近眼前的辩证法，事情实际上远没有这么容易表述。如果阳具同主体的存在有关：

- 它并不是同主体纯粹而简单的存在有关；
- 也不是相对于那个被设想的认识主体、一切对象的思想性支撑而言；
- 而是同一个说话主体、同一个承担自身同一性的主体有关；就此而言，我会说：

——正因为如此，阳具才发挥其根本的能指功能——主体既是它，又不是它。

事情接下来会呈现代数性质，对此我很抱歉；但既然有些人已经提出问题，我们就必须学会把观念固定下来。

如果在记号中有某个东西呈现为被划杠的主体面对对象——我们稍后还会回来讨论——即 $\$ \lozenge a$，也就是欲望主体；主体在同对象的关系中自身受到根本质问，而这构成主体自身欲望关系的特殊性。正因为主体在我们的记号中是被划杠的主体，才可以说，在特定条件下，有可能把阳具作为他的能指〔Φ：能指，而不是 φ：想象阳具〕。这一点以他是说话主体为条件。

他既是、又不是阳具：

- 他是阳具，因为语言正是在这个能指之下指称他；
- 他又不是阳具，因为语言、确切说语言的法则在另一个平面上把它从他那里拿走。

事实上，事情并不发生在同一平面上。如果法则把它从他那里拿走，恰恰是为了安排事情，是因为此刻已经作出某种选择。归根结底，法则为情境带来一种界定、分配和平面变化。法则提醒他：他拥有它，或没有它。

可是，真正发生的事情全部在这种能指认同与角色分配之间的间隔中运作：主体是阳具，但主体当然又不是阳具。我要强调某个东西；语言中否定游戏的形式本身，会让我们在一个有关“是”之动词用法发生滑移的公式中把握它。可以说，围绕阉割之承担旋转的决定性时刻如下：是的，人们可以说“他是阳具”，也可以说“他不是阳具”……但他并不是没有它〔il n’est pas sans l’avoir，即他并非不拥有它〕。

正是在“并不是没有”这一转调中，正是围绕这种在成为与拥有之间发生转调的主体性承担，阉割的现实才发挥作用。也就是说，主体的阳具、主体的阴茎在某种经验中被放上天平……

它在同对象的关系中取得了某种等价物或尺度的功能

……由此才取得中心价值；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主体正是按照自己对阳具关系的某种放弃之比例，才进入人类世界所特有的对象世界之无限性、多样性与全体性。

请注意这个公式，并保留它的调式与重音：“他并不是没有它。”它在各种语言中都以其他形式出现，也有清楚的对应公式；后文我们会再回来讨论。女人同阳具的关系，以及阳具阶段在女性性欲发展中的根本功能，以一个不同而相反的形式按字面得到表述；这足以清楚区分男性主体与女性主体进入性欲时的不同起点。

唯一准确、能让我们走出围绕女性性欲打转的僵局、矛盾与暧昧的公式，是：“她是它，却没有它。”女性主体同阳具的关系，就是“成为它而不拥有它”。这赋予她的位置以超越性，因为我们最后将抵达这一点。围绕女性性欲，我们会表述这样一种极为特殊而恒常的关系；弗洛伊德曾强调它不可化约的性质，而它在心理学上被翻译成阴茎羡妒〔Penisneid〕的形式。

总的说来，我们会说……

为了把事情推向极端，让你们真正听清

……对男人而言，阴茎通过某种行动被归还给他；推到极限，甚至可以说，正是这种行动剥夺了他的阴茎。

这并不准确；我这样说是为了让你们竖起耳朵，以免已经听过前一个公式的人，削弱我现在赋予它的第二重音。但第二重音自有其重要性，因为人们惯常从发生发展要素出发，而我们正是在这里把它同眼前公式接合起来。现在，我要立即同你们重新审视它，并提出如下问题：

- 我们怎样用自己采用的代数要素，表述儿童同对象、尤其同母亲对象之间那些著名的最初关系？
- 又怎样从这里设想，它们会同眼前这个特权能指接合起来？我正试图定位的就是它的功能。

儿童——按照精神科医生、尤其梅兰妮·克莱因的表述——同母亲身体建立起一整套最初关系。在这里，母亲身体被设想并表象于某种原初经验中；从克莱因的报告来看，我们很难把握其中符号同图像的关系。每个人都知道，克莱因文本涉及的正是这个问题，即形式同符号的关系，尽管得到推举的始终是想象内容。

无论如何，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某个既是符号或图像、又无疑是某种“一”的东西……

我们在这里几乎找到一种同哲学对立重合的对立，因为著名的《巴门尼德篇》始终围绕“一”与“存在”展开游戏

……可以说，同母亲关系的经验完全以对统一性或总体性的把握为中心。梅兰妮·克莱因所表述为儿童发展之根本的全部原初进展，是从破碎关系走向一个在他身外代表如下东西的关系：

- 一方面，是所有这些破碎、碎片化对象的总体；它们仿佛处于一种原始的无序——不是混沌——之中；
- 另一方面，儿童将逐渐学会把这些不同对象之间的关系、这种多样性，把握在母亲对象这一特权对象的统一性中；由此把握朝向自身统一性的向往、进展与道路。

我再说一次，儿童把原初对象理解为包含在母亲身体、这个呈现给他的普遍容器中；可以说，它是儿童最初想象关系的理想场所。

我们怎样尝试表述这一点？这里显然不是两项，而是四项。儿童同母亲身体的关系如此原初，它构成一个框架；儿童同自身身体的那些关系正铭写于其中。长期以来，我一直试图围绕镜像情动这一观念向你们表述这些关系，因为正是这个词赋予所谓自恋情动以结构。

从某个时刻开始，主体在一项原初经验中认出自己：

- 同自己的图像彼此分离；
- 同自身身体图像具有某种选择性关系。

这种镜像关系要么在镜像经验本身中给予他，要么在他同年龄相近——而且必须非常相近——的小他者游戏里，以某种传递式阉割关系给予他；年龄差距必须在某个不可超过的运动成熟界限内。主体不能随便同哪一种“小”他者……

这里的“小”字指年幼伙伴

……经历这种同伴之间相互展示的游戏。年龄在这里发挥作用；过去我曾经强调过这一点。

这里同厄洛斯〔Ἔρως〕、同力比多的关系发挥特殊作用。儿童同代表其自身图像的小他者所构成的一对，在何种程度上会叠加、干预并依赖于一种更广、更晦暗的关系——儿童在其原初尝试中，即在由需要产生的倾向中，同母亲身体的关系；母亲身体实际正是图像的对象、原初认同的对象——这一切都在这里得到表述。

发生并建立起来的一切，完全系于原初的一对中所发生的事情……

也就是儿童最初的啼哭、哭喊、需要的呼唤呈现自身时尚未构成的形式

……主体这种尚未构成的原初状态，同在大他者层面呈现为“一”的东西——即母亲身体、普遍容器——之间的关系以何种方式建立，会以绝对原初的方式调节主体的如下关系：主体以镜像方式构成自己……

也就是构成自我，而自我就是小他者的图像

……并同某个必须不同于母亲的小他者发生关系：在镜像关系中，它就是小他者。

不过，你们会看到，这里所涉及的其实完全是另一件事，因为主体最初对自身同一性的调适，将在这项最初的四方关系中完成。

不要忘记，所有作者一致认为，正是在这个时刻、在这项最根本的关系中，存在着所谓主体同自身之自体性爱关系的某项或某几项整合所出现的精神病性或类精神病性异常之场所；这种整合发生在身体图像的边界内。

我从前用过并在最近再次提到的小图式，就是著名的凹面镜。它让我们可以设想如下现象的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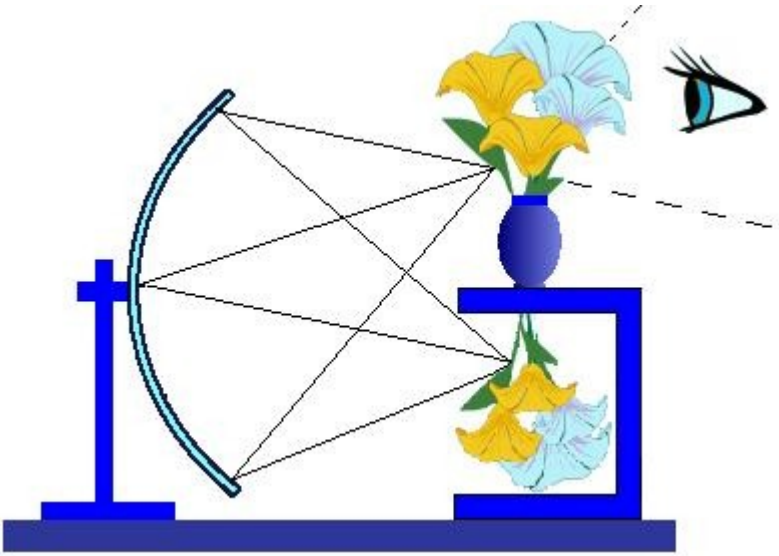
条件是观察者处于一个确定而有利的点，也就是凹面镜边界延长线穿过球面镜中心后所围出的范围内

……我当时介绍过一项实验，借它为这个东西赋予图像；实验会造成如下显现……

那不是幻想，而是一个实像；在一些并不难实现的条件下，它能够产生

……只要从某个特定点观看整套装置，球面镜便会使一朵花的实像显现在一只真实存在的花瓶内部。[注1]

> [注1] 参见拉康1953—1954年研讨班《弗洛伊德技术论文》，或《镜像阶段作为我功能的形成者》，收入《文集》，Seuil，1966年。



这套装置使我们能够想象问题所在：儿童正是通过同自己存在于母亲权能中的某个位置相认同，才得以实现自己。我们围绕最初母亲关系的重要性所说的一切，重音都在这里。正因为他以令人满意的方式把自己整合进由母亲全部行为所代表的徽记世界，这项实现才发生。

正是从这里——只要他在这里以有利方式定位自己——某个东西才可能被放置：

- 或者在他体内；
- 或者在他体外；
- 或者可以说，作为他所欠缺的东西；

……这个对他自身隐藏的东西，就是他自己的倾向和欲望。从最初关系开始，他同自身驱力的关系便可能或多或少地发生歪曲与偏离。

这并不难想象。请回忆我曾让自恋的解释围绕什么旋转：那是一项早已得到描述、显而易见而关键的经验，即圣奥古斯丁《忏悔录》中那个著名例子——一个孩子看见自己的乳兄弟占有母亲乳房：

“Vidi ego et expertus sum zelantem parvulum: nondum loquebatur et intuebatur pallidus amaro aspectu conlactaneum suum.〔我亲眼见过、也亲身观察过一个嫉妒的婴儿：他还不会说话，却脸色苍白，以怨毒的目光盯着同乳的孩子。〕”[注2]

[注2] 圣奥古斯丁：《忏悔录》第一卷，第7章第11节。

我把它译成：

“我亲眼看见、也深知一个陷入嫉妒的幼儿。他还不会说话，却已经面色苍白，以苦毒的目光……

拉丁语 amaro 的重音不同于法语 amer〔苦涩的〕；也许可以译作“带毒的”，但这同样不能使我满意

……凝视自己的乳兄弟。”

这项经验一旦得到形式化，你们就会看到它以绝对普遍的全部作用显现。它涉及主体同自身图像的关系：主体看见同类者同母亲处在某种关系中；母亲则是原初的理想认同，是“一”的最初形式，是这种总体性的最初形式。围绕它……

在对这项原初经验进行探索以后

……分析家把问题说成这样一种状态：人们只谈总体性，只谈获得总体性意识的观念；仿佛一旦被带上这个斜坡，我们就会以最顽固的方式忘记，经验向我们显示的，恰恰贯穿我们在现象中看到的一切，直至最极端处：人类根本不可能抵达这种总体性经验；人类是分裂、撕裂的，任何分析都无法把这种总体性归还给他。

因为另一种东西恰恰被引入他的辩证法，而我们正试图表述它，因为它按字面说是经验强加给我们的。首先，人类无论如何，到头来都只能把自己看作有所欠缺的存在者，看作一个受到阉割的存在者——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因此，阳具根本关涉的，是“一”这项经验内部的存在辩证法。

然而，在这里，我们拥有小他者的图像、同类者的图像；它同主体最终——而且颇费时日——承担的这种总体性处于一种关系之中。

梅兰妮·克莱因正是围绕它让儿童发展转动。所谓“抑郁阶段”就是关键时刻，那时母亲作为总体性一度得到实现。这里涉及的就是这项最初的理想认同。

我们在它对面有什么？我们意识到作为欲望对象本身的对象，也就是小他者正在占有母亲乳房。它取得一种选择价值，使这项经验成为关键经验。我请你们围绕它停留，因为它对我们的形式化至关重要：在同这个有时名为母亲乳房的对象的关系中，主体意识到自己遭到剥夺。

这同琼斯的表述相反；他在某处说，一切剥夺……

这个公式始终出现在围绕阳具阶段的讨论中

……都会产生受挫感。实际恰好相反：正因为主体在想象中受挫，第一次体验到眼前某个东西取代自己、篡夺自己的位置，处于本应属于自己的那种母亲关系中，并把这段想象间隔感受为受挫……

我说它是想象的，因为毕竟没有任何东西证明主体本人确实受到剥夺；也许受剥夺的是另一个，或者接下来人们也会照料他

……对对象作为主体遭到剥夺之物的最初把握才由此诞生。

这里开始并打开了某个东西，使这个对象能够同一个主体建立某种关系；在这里，我们确实不知道，这个主体是否是一个必须加小写 i 下标的 S〔S_i〕。

一种激情性的自我毁灭；它绝对黏附于苍白面容与崩解之上，而向我们娓娓道来的圣奥古斯丁以文学之笔把它们展示出来

……还是我们已经能够严格理解为对象征秩序的一种把握。也就是说，这意味着什么？

也就是说：

- 在这项经验中，对象已经得到符号化，并以某种方式取得能指价值；
- 眼前的对象——即母亲乳房——不仅能够被设想为在那里或不在那里，还能同某个可以替代它的其他东西发生关系；

……正是从这里开始，它成为一个能指要素。

无论如何，梅兰妮·克莱因——并不知道自己此刻话语的作用范围——确实选择了这个方向。她说，也许存在一个更好的东西，即阳具；却没有说明为什么。神秘之处仍在这里。一切都取决于隐喻活动诞生的那个时刻；我曾向你们指出，在儿童发展中识别这种活动何其重要。

请回忆前些天我告诉你们的事情：

- 面对儿童活动的这些特殊形式，成人既困惑又笨拙；
- 一个孩子不满足于开始用“汪汪”——即一个他作为能指本身召来的能指——称呼你坚持叫作“狗”的东西，还开始宣告狗会“喵喵”叫，而猫会“汪汪”叫。

象征进展的全部角色和动力都存在于这种替代活动中；当然，在远为原初的阶段，儿童所表述的正是这个东西。

无论如何，这里所涉及的超出了儿童感到受挫时的激情经验；我们恰恰可以把它形式化如下：小他者的这个图像将能够替代主体……

在这个契机中，是在其毁灭性激情、嫉妒激情中替代主体

……并同对象发生某种关系；这个对象本身也同可能涉及、也可能不涉及主体的总体性处于某种关系之中。

然而，只有对象能够替代这种总体性、小他者的图像能够替代主体，我们才严格进入象征活动；正是这种活动使人成为说话存在，并将界定他此后同我们对象的全部关系。

话虽如此，在我们正在处理的病例中，这些如此根本的区分如果仍保持原初性质，怎样帮助我们定位？我的意思是，它们怎样制造辨别，使我们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梦的经验以及我们正在分析的这个特殊主体病例所给出的事实？

让我们看看，这种同欲望的关系、这种被称作欲望的关系……

即同对象的关系，只要它是人类欲望关系

……是否应当成为我们时时努力贴近把握的东西；是否始终要求我们在其中找到同对象的这种关系，而主体在那里显示为趋于极限的毁灭。

如果 $\not S$ 相对于 a 是欲望公式，如果这一切铭写在一种四方关系中，使主体在小他者的图像〔$i(a)$〕里——也就是在一系列将被称作“自我”的相继认同中〔$i(a) \to moi \to I(A)$〕——找到一种形式来替代主体在欲望关系〔$\not S \lozenge a$〕中根本上苍白、根本上焦虑的东西。

那么，这则观察带给我们的不同症状要素中有什么？患者带给我们的材料可以从许多端点着手。我们尽量从最突出、最具症状性的端点来把握它。

他曾在某个时刻告诉我们，自己剪断姐姐凉鞋的皮条与带子。这发生在梦的分析过程中，也就是说，埃拉·夏普这位分析家已经作过若干

次介入之后——这些介入无疑很少，却并非全然没有。简单的续问逐渐一环扣一环地带来了：

- 风帽之后……是在梦的关系中，风帽具有女性生殖器的形状；
- 汽车车篷之后；
- 是固定、系住这顶车篷的带子；
- 随后，是他曾在某个时期剪断姐姐凉鞋的那些皮条；直到现在，他仍无法说明自己当时追求的目的。它在他看来无疑很有用，却无法显示任何必要性。

他在后续会谈中谈论自己的汽车时，使用的恰恰是同样的说法。在梦解释会谈之后，他告诉分析家，修车工没有把这辆车交还给他……

而他没有想过要为难这个极好、极善良的人

……他根本不需要这辆车，却很想要它，尽管它对自己没有必要。他说自己“喜欢它”。

看来，这里是主体与之具有某种关系的对象之两种形式；他本人当然表述了这种关系的奇特性质，即在两种情形中，它都不回应任何需要。这不是我们说的；我们并不是说：“现代人根本不需要汽车。”——尽管每个人仔细想想都会发现，这实在过于明显。这里是主体自己说：

- “我不需要自己的车，只是我喜欢它，我欲望它。”

而且正如你们知道的，埃拉·夏普围绕这一点……

像猎人见到猎物、见到追寻对象一样猛然被攫住

……告诉我们，她以最大的力量介入，却奇怪地没有告诉我们自己用了什么话。

让我们稍稍开始描述这些事情。既然我想从最简单、最易定位之处出发，一道古老的等式告诉我们：如果姐姐比他大八岁，那么主体三岁、失去父亲时，她十一岁。

对能指抱有某种兴趣，有时会带来做算术的好处。这并不过分，因为毫无疑问，儿童在极幼年时期会不断计算自己的年龄及年龄关系。感谢上帝，我们这些人已经忘了自己年过五十——我们有理由这样做；但儿童十分在意知道自己的年龄。作出这个小计算以后，会发现一件极为醒目的事：主体告诉我们，自己到十岁或十一岁以后才开始有记忆。这一点写在观察中，却没有被充分利用。它不只是我在这里提供的一种偶然发现；你们现在若阅读这则观察，就会看到事情走得远得多。

也就是说，就在主体把这一点告诉我们的时刻……

我的意思是，他对十一岁以前的一切记忆都很糟糕

……他紧接着谈到自己的女友。她对“角色模仿〔impersonations〕”极为在行、是个极了不起的女孩，也就是能把所有人——尤其是男人——模仿得精彩绝伦，以至于英国广播公司会请她表演。

引人注目的是，他恰在谈论另一个看似不同界域的东西时谈到这一点，即十一岁以下是一片黑洞。

必须相信，这同他在这个姐妹人物中的某种想象异化关系并非无关：$i(a)$ 确实是他的姐姐。这可以向我们解释很多事情，包括他随后会省略家里曾有 pram〔婴儿车〕这一事实。

在这个平面上，那是过去，是姐姐的事情。总之，可以说，他曾在某个时刻重新追上姐姐，即他来到自己当初把她留在的同一个点，而这个点围绕一项关键事件。埃拉·夏普说得对：父亲之死是关键事件。父亲之死让他面对各种各样的要素，却唯独没有面对某个很可能极有助于他克服即将涉及的种种捕获的要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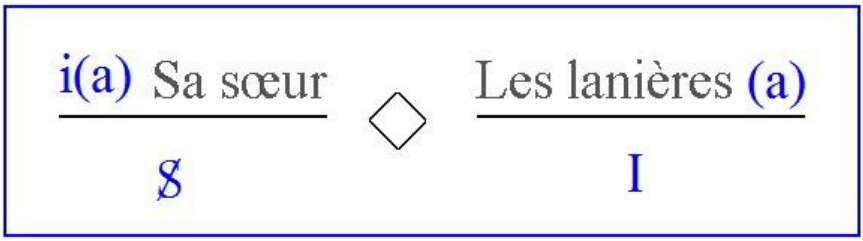
无论如何，这个点对我们当然会有些神秘，因为主体自己强调：为什么是这些皮条？他不知道。感谢上帝，我们是分析家；我们很容易猜到，这是 S 层面上的东西。我的意思是，我们必须对那里存在什么形成一点观念，因为我们知道其他观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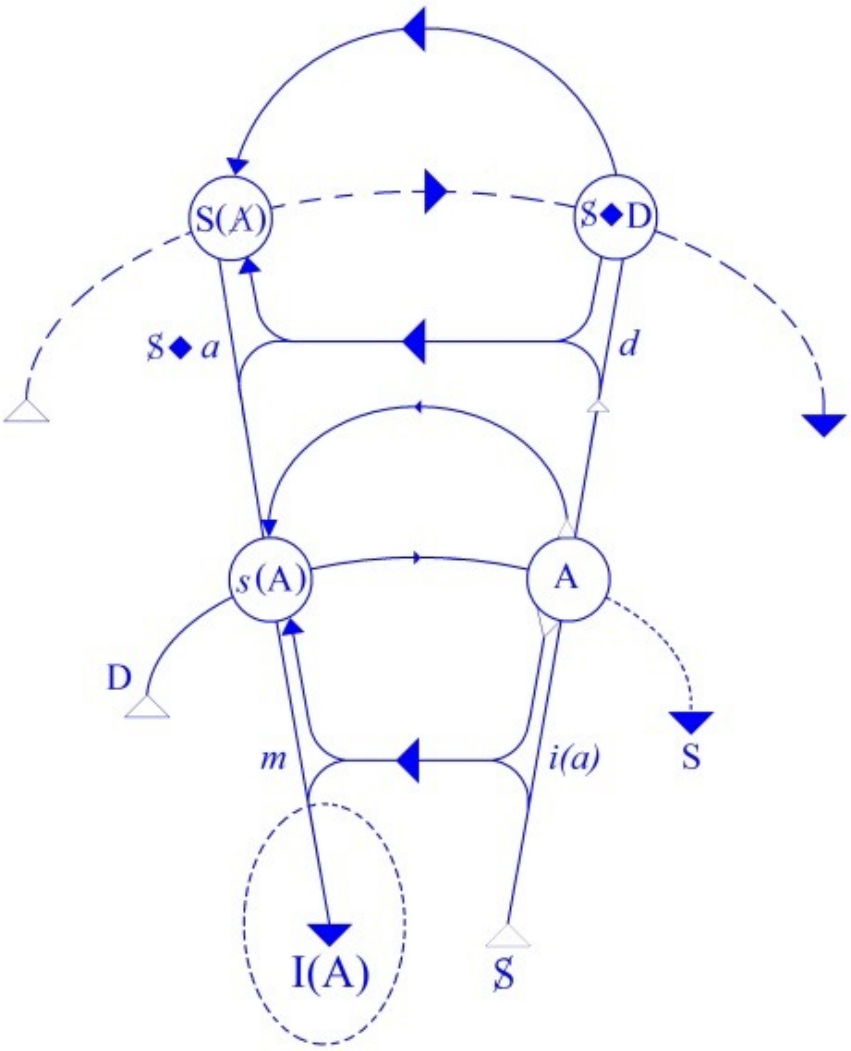
它显然同某种东西有关，但不是阉割本身……

如果阉割已经得到良好同化、铭记并由主体承担，就不会出现这个短暂的小症状

……不过，当时的事情终究围绕阉割旋转；在进一步证据出现以前，我们无权外推。在这里，它是 I，即同某种东西有关，而我们目前完全可以把对它的结论暂时悬置。

如果我们正在分析，恰恰是为了尝试理解，而且理解事情究竟怎样：主体的 I、他的理想是什么？这是一个极为特殊的认同，我上次已经指出我们应当停留于此。





我们会看见，怎样在他相对于第一项〔认同〕的关系中，借助某个更具发展性的东西来明确它。这必定是同分析当前情境有关的东西，涉及他同分析家的关系。

那么，让我们重新追问事情目前怎样。提出这个问题的方式很多，因为在这个契机中，可以说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可以从梦出发，也可以从主体作为对分析家解释的反应而带来的大量材料出发。

我们同主体一致认为，根本之处是汽车、汽车与带子——它们显然不是同一件东西，二者之间已经发生某种发展。主体已经采取一些位置，也围绕这辆汽车作了思考；而这些思考不无反讽痕迹："奇怪的是，人们会谈论它，仿佛它是活的……"〔Strange how one speaks of the life of a car as if it were human，第135页〕

对此，我无须再作强调；正如上一次已经指出的，人们感到，汽车显而易见的象征性质自有其重要性。在生命历程中，主体似乎从这辆汽车那里找到了一个比皮条更令人满意的对象。理由很简单：对于皮条，他到今天仍完全不懂；对于汽车，他至少已经能够说，汽车显然不大是为了满足某种需要，而他对它却极为看重！此外，他还可以驾驭它；他是汽车的主人，稳稳待在汽车里面。

我们将在图像层面找到什么？在 a 的图像、$i(a)$ 的层面，根据我们是在幻想和梦的层面把握事情，还是在所谓梦的幻想与清醒幻想层面把握事情，会找到明显不同的东西。清醒幻想同样有其价值；我们知道其中小他者的图像是什么：主体相对于它采取了非常特殊的态度。

小他者的图像，就是那对情人。请注意，主体借口不去打扰，却从来都以最有效的方式打扰他们，也就是命令他们分开。

小他者的图像，也是那个所有人都会说成……请回忆他不久前仍曾有过的那个颇为有趣的幻想：不必核实房间里有什么，"不过是一条狗"。

总之，小他者的图像无论如何只给性结合留下极少空间：它要么要求分离，要么相反，要求某种完全在游戏之外的东西——一根动物的阳具，一根彻底被放到游戏界限之外的阳具。如果有一根阳具，那就是狗的阳具。

如你们所见，这个情境似乎朝解体方向有所发展。也就是说，如果主体曾长期依靠某种女性认同来支撑自己，我们现在发现，他同结合可能性、同拥抱与生殖器满足的关系，无论如何都以如下方式呈现：阳具在其中究竟做什么，这个问题仍然敞开、裂开。无论如何可以确定，主体并不自在。这里出现了双重还是单一的问题：

- 如果是双重的，它就是分离的；
- 如果是单一的，它就不是人的。

无论哪一种都无法妥善解决。至于这个契机中的主体，有件事完全清楚。我们无须像另一个病例那样追问他是什么、在哪里。一切非常清楚：那里不再有任何人；他真正就是我们在其他情形中提过的 οὔτις〔outis，“无人”〕。[注3]

> [注3] οὔτις〔outis〕意为“无人”，是奥德修斯为欺骗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而使用的化名。

无论是那个女人竭尽所能“to get my penis〔得到我的阴茎〕”的梦——那里按字面说什么都没有做，人们尽可以用手做任何事情，甚至展示袖子里什么都没有；可至于他本人，则“无人”！——还是他的幻想，即那个他不该待的地方究竟有什么，确实都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人；因为即使有一根阳具，那也是一条狗的阳具。那条狗曾在一个地

方手淫，而主体若看到有人走进来会非常窘迫——无论如何，那并不是他！

在 I 的层面上有什么？可以说，我们确信那里有埃拉·夏普女士，而且埃拉·夏普女士并非同这一切毫无关系。有人提前用一声“小咳嗽”提醒她把公式倒过来，也不要把手指“伸进树与树皮之间”，即不要介入不该介入之处。

也就是说，如果她正在以某种或多或少可疑的方式对自己进行操作，就应当在主体到来前把它收回去。简言之，必须让埃拉·夏普女士完全躲开主体的打击。这正是我上一次所谓的……

我参照埃拉·夏普女士本人的比喻；她把分析视作一盘棋

……主体不愿失去自己的“后〔dame，女人〕”。

他不愿失去自己的“后”，因为“后”无疑是这一切的钥匙；全部情境只有在如下条件下才能成立：

- “后”这一边什么都不得改变；
- 全能处在“后”这一边。

奇怪的是，埃拉·夏普嗅到并在各处认出了这种全能观念。她甚至告诉主体，他自以为全能，借口例如是他做了“一个巨大的梦”；可他除了捷克斯洛伐克道路上发生的这一小段奇遇外，什么也说不出来。

然而，全能的不是主体；全能的是大他者，正因此，这个情境才格外可怕！毕竟别忘了，这是一个无法出庭辩护的主体；他做不到。这终究是极为醒目的事情。

问题的钥匙如下：主体之所以无法出庭辩护，是否确实是因为大他者不能被触碰？我们若要辩护，总会把自己放在大他者的位置上。换言之，大他者——在这个契机中就是女人——无论如何都不得受到阉割。我的意思是，大他者自身携带那个具有全部价值的能指。

正是在这里，我们必须思考阳具。并非只有我这样做：请读梅兰妮·克莱因女士著作第272页。[注4] 谈到女孩的发展时，她清楚指出，阳具能指最初把主体在所有秩序——口腔的、肛门的、尿道的——中可能具有的全部倾向集中到自身；甚至在我们能够谈论生殖器之前，阳具能指就已经把全部价值、尤其是驱力价值与主体可能形成的攻击倾向集中在自身。只要：

> [注4] 梅兰妮·克莱因：《最早的致焦虑情境对女孩性发展的影响》，收入《儿童精神分析》第11章，巴黎，PUF，1959年，第209—250页。

- 主体无法把阳具能指投入游戏；
- 阳具能指仍然内在于大他者本身；

……主体自身就会陷入我们看到的这种抛锚姿态。

然而，真正引人注目的是：在这里，正如每当我们面对主体阻抗时一样，这种阻抗属于分析家。因为在这个契机中，埃拉·夏普女士严格禁止自己做一件事——她不知道为什么，却确实承认自己作了这种禁止——那就是出庭辩护。

这里恰好出现一道可以跨越、而且她有能力跨越的屏障，她却禁止自己跨过它。她拒绝，因为她没有发现主体谨小慎微所防备的：

- 并不像她所想的那样，是涉及某种所谓父亲攻击的东西……父亲早已死去，确确实实死了；人们在分析内部费尽周折，才让他稍稍复苏；
- 问题不是鼓励主体把阳具当武器使用；
- 不是他的同性恋冲突；
- 也不是当网球场上有人嘲笑他不会打出最后一球时，他是否显得更勇敢、更有攻击性。

问题根本不在这里；他尚未抵达必须同意发现女人受到阉割的时刻。我不是说女人没有阳具——他在梦的幻想中以极端反讽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而是说，小他者本身由于处在语言的大他者中，便服从如下事实；就女人而言，就是："她是它，却没有它。"然而，这恰恰是他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

对他而言，她不能"成为它而不拥有它"，所以他无论如何都不愿让她冒这个险。别忘了，他的妻子在梦里处于游戏之外。她在那里，表面上却没有发挥任何作用，甚至没有强调她正在观看。可以说，阳具正是在那里被置于安全处。

主体本人甚至无须拿阳具冒险，因为阳具被整个投入了一个没有人会想到去寻找的角落。主体没有明说阳具在女人身上，然而它确实在女

人身上。我的意思是，正因为埃拉·夏普在那里。她恰好是一位女人，并不是特别不合时宜。

如果她发现应当对主体说什么，那么这也可能完全适时：她作为女人在那里，这提出了一些问题；主体应当敢于在她面前为自己辩护。他恰恰没有这样做。她恰恰发现他没有这样做；分析的这个关键时刻正围绕这里旋转。

就在这时，她鼓励他把阳具当作武器使用。她说："这个阳具一直是极其危险的东西；不要害怕，问题正是在这里：它会'钻入和咬噬〔boring and biting〕'。"〔"随后，我确认自己确信他确实看见过母亲的生殖器，并把复仇幻想投射到了它们上面；这些幻想应当同涉及他自己的阴茎——把阴茎当作会咬噬、会钻入的东西——的攻击幻想，以及同他的尿液所具有的力量联系起来。"第146页〕

材料中没有任何东西显示阳具具有攻击性；然而，她恰恰以言说朝这个方向介入。我认为这不是最佳做法。为什么？因为主体所处、并且显然一直保持的位置——无论如何，在埃拉·夏普女士介入以后会保持得更加牢固——正是童年某个时刻的位置。我们试图在剪断带子的幻想、同它相连的姐姐认同和婴儿车缺席中明确这个时刻。那里显现出某种东西……

只要你们重新仔细阅读他的联想，就会看到

……他确信自己体验过一件事：他本人被捆住，在床上"pinned up〔固定住〕"。

他本人无疑曾被约束、维持在某些位置，而这些位置并非同如下东西无关……

这是我们可以推测的

……即某种对手淫的压制；至少，它同某种经验有关，这种经验同他最初接近性欲情绪相联系，而且一切都让人认为它具有创伤性。

埃拉·夏普正是朝这个方向解释。她说，主体产生的一切必定曾同某个原初场景、同父母的交媾一起发挥作用。他无疑打断了这次交媾，或通过哭喊，或通过某种肠道不适。她甚至从这里找到证据，认为在敲门时取代咳嗽的“轻微肠绞痛”，正是对其解释的确证。这一点并不确定！

无论主体年幼时，还是分析过程中某个东西作为暂时症状的回声而产生时，他都把身体内部的东西排放出来。这就是“轻微肠绞痛”；但这并不能裁定这种失禁的功能。你们知道，这种失禁稍后会在尿道层面重现，而其功能无疑不同。

我已经说过，父母正在完成性行为的在场会在各种遗尿显现中产生回声；注意这一性质何其重要。我们在这里应当谨慎，不宜总把单一目的赋予某个东西：它确实可能产生某些效果，后来也可能被主体次级利用，成为对父母关系的完整干预。

但就在最近——也就是距离分析中这个梦不久的时期——主体曾有一个极为特殊的幻想。埃拉·夏普女士在这里极为重视它，用以证实主体同父母结合的这种关系：有一天，他担心那辆越来越同自身人物认同起来的著名汽车会发生小故障，横在王室夫妇将要经过的道路上

——不多不少，正是一对国王与王后！仿佛它在这里回应我们的棋局。不过，每当你们遇见国王时，与其想到父亲，不如想到主体。

无论如何，主体在这个幻想中表现出一阵轻微焦虑：倘若他也必须前往那场王室夫妇出席的小型揭幕活动……当时是1934年，英国王冠属于国王和王后，而不是女王与小小的配偶。国王与王后将被主体的汽车堵住。我们在这个契机中是否只应满足于说：这只是在想象和幻想中重新形成主体的攻击态度、竞争态度，至多可以同尿床相比较？这一点并不确定！

如果它应在我们心中激起某种回声，那终究是因为王室夫妇处于一个并非随便的条件中：他们会连同汽车一起被拦住、暴露在众人目光下。看来，这个契机涉及的东西远为接近对阳具的那场绝望追寻：这只到处乱窜的雪貂不在任何地方，人们必须找到它，却又确信永远找不到。

也就是说，如果主体躲在这顶帽子、这层围绕其自我长期构造起来的汽车车篷保护里，他也就有可能凭借一次“速度的顶点〔pin of speed〕”、一次“突然加速”逃走。主体将处于我们过去曾听见奥林匹斯众神之笑响起的同一位置：伏尔甘用同一张网抓住了马尔斯与维纳斯。每个人都知道，当时聚集起来的众神之笑至今仍回荡在我们的耳中、回荡在荷马的诗行中。阳具在哪里？

这始终是喜剧的主要动力。毕竟不要忘记，这个幻想首先围绕不合时宜，而非其他观念展开。它同赋予这个梦及其周围全部材料以统一性的同一根本情境紧密相接，即一种 ἀφάνισις〔aphanisis〕。这里不是“欲望消失”的意义，而是这个词若被我们当作 ἀφάνισος

〔aphanisos〕的名词时应有的本义：与其说“消失”，不如说“使之消失”。

最近，才华横溢的雷蒙·格诺把一句话放在一部精彩小说《地铁姑娘扎姬》的题词中：Ὁ πλάσας ἠφάνισεν〔ho plasas ēphanisen〕，“制造这一切的人仔细隐藏了机关”。[注5]

> [注5]　这句话见斯特拉波《地理志》第十三卷第一章第36节；斯特拉波转引一部今已散佚的亚里士多德著作对荷马《伊利亚特》第十二歌的评论。πλάσας　源自 πλάσσω〔制造、建造〕，ἠφάνισεν 源自 ἀφανίζω〔使之消失〕。

归根结底，问题正是在这里。此处的 ἀφάνισις〔aphanisis〕就是把眼前对象——阳具——变没的戏法。正因为阳具没有被投入游戏，正因为阳具被保留、被保存，主体才无法进入大他者的世界。

你们会看到，最容易导致神经症的，并不是害怕失去阳具，也不是害怕阉割……

这才是绝对根本的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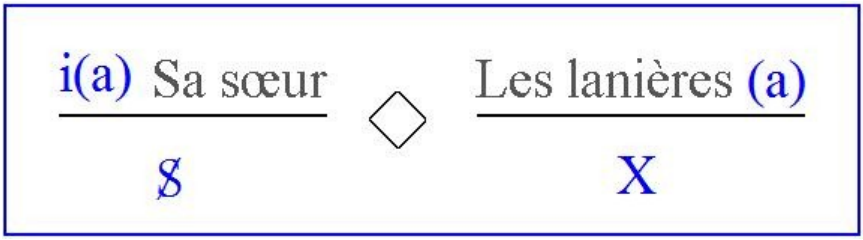
……而是不愿大他者受到阉割。

第13课 · 1959年3月4日

哈姆雷特（1）

我认为，我们已经把埃拉·夏普书中那个范例之梦的结构分析推进得足够远；你们至少能够看见，在我们试图研究的道路上——即研究何谓欲望及其解释——这项工作对我们何其重要。

虽然有人说没有找到我上次给出的刘易斯·卡罗尔出处，但你们竟没有记住复合比例式，仍令我惊讶。我正是以此结束，谈到主体同或多或少带有恋物性质的对象之间的两个关系阶段。最终表达为 I、即理想认同的东西，我在两条等式中的第一条——涉及姐姐凉鞋的皮条——里有意留作开放；那里，I 的位置由一个 X 占据。



我想，你们没有谁没看出，这个 X 当然就是阳具。但重要的是阳具处于什么位置：确切说，是 I 的位置、原初认同的位置、同母亲认同的位置；正是在这个位置上，主体不愿否认母亲拥有阳具。

正如学说始终教导的，主体想维持母亲的阳具。主体拒绝大他者的阉割。正如我告诉你们的，主体不愿失去自己的“后〔dame，女人〕”，因为这里涉及的是棋局。

在这个契机中，他只愿把埃拉·夏普放在理想化阳具的位置上。进入房间前，他用一声“小咳嗽”提醒她：必须让〔……〕消失，使自己无论如何都不必把它们投入游戏。

今年，我们也许有机会回到刘易斯·卡罗尔。[注1] 你们会看到，两部伟大的《爱丽丝》——《爱丽丝漫游奇境》和《镜中奇遇》——按字面说涉及的无非也是这件事。两部《爱丽丝》几乎是阳具变形的一首长诗。你们现在就可以稍微翻读，以准备理解我以后也许会围绕它们说出的某些东西。

> [注1] 刘易斯·卡罗尔：《爱丽丝漫游奇境》（Alice in Wonderland）与《镜中奇遇》（Through the Looking-Glass）。

我围绕这位主体相对于阳具的位置所说的内容中，有一点也许曾让你们印象深刻：我强调了成为与拥有之间的对立。我说，对他而言，问题在于存在，必须“成为它而不拥有它”……

我正是以此界定女性位置

……围绕“是阳具，又不是阳具”，你们不可能没有听见那句“To be or not to be〔生存还是毁灭 / 是还是不是〕”的回声；它确实不容回避，甚至笼罩这整则观察。这句始终如此谜样、几乎已成为戏谑的话，为我们规定了哈姆雷特位置的风格。

如果我们从这个开口进入，它只会把我们带回弗洛伊德思想最原初的主题之一：欲望位置在那里得到组织。事实证明，早在《梦的解析》第一版中，弗洛伊德便把哈姆雷特主题提升到与俄狄浦斯主题相同的地位；后一个主题当时也首次出现在《梦的解析》中。

当然，我们知道弗洛伊德此前已经思考此事很久，但只写在本不打算公开的书信中。

“俄狄浦斯情结”第一次出现，是在1900年的《梦的解析》中。当时围绕哈姆雷特的观察同样发表于1900年；它的形式后来一直得到弗洛伊德保留，但最初放在脚注中，到1910—1914年间才移入正文。我认为，哈姆雷特主题能够帮助我们强化对阉割情结的这种阐发。这个情结在具体情形中、在分析进程中怎样得到表述？弗洛伊德以后，哈姆雷特主题多次被人重新讨论；我大概不会遍览所有作者。你们知道，第一位就是琼斯。

埃拉·夏普同样围绕哈姆雷特提出过一些颇有意思的东西；莎士比亚的思想与创作实践完全处于这位分析家之养成的中心。我们也许会有机会谈到它们。

今天，我们要开始清理这片土地，追问弗洛伊德本人引入哈姆雷特时想说什么，以及其他作者后来的论述在其著作中证明了什么。下面是弗洛伊德的文本；在这项研究开头值得一读，我采用法文译本。[注2]

> [注2]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梦的解析》，梅耶松法译本，PUF，1926年，第230页。

他首次谈到俄狄浦斯情结；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梦的解析》中围绕“所爱之人死亡的梦”引入这个情结。恰恰正是这种梦，构成我们今年的出发点与最初向导，让我们凸显某种先在一个梦中自然呈现的东西；我选择它，是因为它属于涉及死者的梦中最简单的一例。

我们借这个梦表明，著名的“他不知道”如何建立在两条彼此叠加、相互加倍的主体间性线上：我们把它放在其中一条线，即主体位置的线上……

在这个契机中，父亲主体是做梦主体所唤起的东西

……也就是说，在某处，以仿佛由父亲本人体现、并占据父亲位置的形式，以“他不知道”的形式，存在着父亲处于无意识这一事实；父亲在这里体现了主体无意识的图像、主体的无意识本身。它是对什么的无意识？对他自己的愿望、他针对父亲的死亡愿望。

当然，他知道另一种愿望，即一类善意愿望、对解脱性死亡的呼唤。但主体对自身俄狄浦斯死亡愿望的无意识，仿佛在梦的图像中由如下形式体现：父亲甚至不应知道，儿子曾针对他作出那项善意的死亡愿望。

梦荒谬地说：“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梦文到这里结束。主体那里受到压抑、而幻想中的父亲并非不知道的，则是“按照他的愿望”；弗洛伊德告诉我们，应当把它视作受到压抑的能指。

弗洛伊德说：“我们的另一部伟大悲剧——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同《俄狄浦斯王》具有相同根源。二者完全不同的处理方式，同样显示了这两个时代的精神生活〔Seelenleben〕之间存在怎样的差异，也显示出压抑在情感生活中取得了怎样的进展……

“情感的”一词对 Gemütsleben 的翻译只是近似

……在《俄狄浦斯王》中，儿童的欲望像在梦里一样出现并得到实现。”（第230页）

弗洛伊德确实反复强调，俄狄浦斯之梦仿佛是那些无意识欲望的衍生物与根本源头；这些欲望不断重新出现，而俄狄浦斯……

我指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或希腊悲剧

……则是从这些无意识欲望中不断涌现之物的虚构与阐发。《梦的解析》正是这样按字面表述事情。

“……在《哈姆雷特》中，儿童的这些同一欲望遭到压抑；我们像在神经症中一样，只能通过它们的抑制作用〔Hemmungswirkungen〕得知它们存在。奇怪的是，这部戏始终产生巨大影响，但人们从来无法就主人公的性格达成一致。全剧建立在哈姆雷特对于执行受托复仇的犹豫之上；文本没有说这些犹豫出于什么原因与动机；众多解释尝试都未能发现。按照歌德的说法——直到今天仍是主导看法——哈姆雷特代表这样一个人：他的行动被思想活动〔Gedankentätigkeit〕的过度发展支配，行动力因而瘫痪；‘Von des Gedankens Blässe angekränkelt’，即‘染上思想的苍白’。另一些人认为，诗人想表现一种病态、优柔寡断而患神经衰弱的性格。但我们在剧中看到，哈姆雷特并非无力行动。他曾两次行动：

- 首先，在一阵暴烈激情中，他杀死躲在帷幕后偷听的人；”（第230—231页）

你们知道，这个人是波洛涅斯。当时哈姆雷特正在同母亲谈话；这场谈话远非关键，因为全剧没有任何东西真正关键，只有致命结局除

外：行动诸结此前被延宕的一切，都会在片刻间以尸体形式堆积起来。

“其次，他经过深思熟虑并巧妙行动，带着文艺复兴王子的彻底冷漠，把两个朝臣交付给……

这里指罗森格兰兹与吉尔登斯吞，他们代表一类假兄弟

……原本为他安排的死亡。究竟是什么阻止他完成父亲鬼魂交付的任务？”（第231页）

你们知道，全剧开场于埃尔西诺城堡露台，鬼魂在那里向两名卫兵显现；不久后，他们会把这件事告诉哈姆雷特

“必须承认，是这项任务本身的性质。哈姆雷特能够行动，但他无法向一个除掉其父亲、并在母亲身边取代父亲的人复仇〔……〕实际上，本应推动他复仇的恐怖，被悔恨与良心顾虑取代〔……〕我只是用意识术语翻译了仍处于主人公心灵无意识中的东西。”（第231页）

弗洛伊德的这项最初贡献呈现出一种准确而平衡的性质，可以说，它为我们保存了正确道路，让我们把哈姆雷特维持在他所安放的位置。这里完全清楚。不过，此后所有围绕这一点展开的远足、刺绣——你们会看到，有时离题颇远——也必须相对于弗洛伊德这次最初感知来定位。

随着分析探索推进，作者们把兴趣集中于一些点；它们有时确实能够在《哈姆雷特》中找到，但代价是牺牲弗洛伊德一开始用来定位问题的那种严谨。

与此同时，我还要说……

而这恰恰是整体中最少受到开发、最少受到追问的性质

……一切都在那里；某个东西被定位在“良心顾虑”的层面，而它无论如何只能被视作一种阐发。

如果人们告诉我们，这就是发生的事情，是在意识层面表达主人公心灵中仍处于无意识之物的方式，那么我们当然有充分理由追问：怎样在无意识中表述它？

因为有一点可以确定：像“良心顾虑”这样的症状性阐发终究并不处于无意识中；它若在意识中，若以某种方式通过防御手段构造出来，我们就必须追问：无意识中的什么东西回应这种意识结构？这正是我们正在尝试做的事情。

我先读完弗洛伊德这一段剩余不多的文字。无论如何，他只用很少篇幅，就搭起了一座横跨哈姆雷特深渊的桥。事实上，《哈姆雷特》直到弗洛伊德以前一直是纯粹的文学谜团，这确实极为醒目。这并不表示它今天已不再是谜，但毕竟有了这座桥。

其他作品也一样，《愤世者》就是同一类谜。

> “对性行为的厌恶〔……〕同这一症状相吻合。这种厌恶必定在诗人身上愈演愈烈，直至他在《雅典的泰门》中将它彻底表达出来。”

我把这段话读到底，因为它很重要：仅用两行，它便为后来试图围绕个人压抑问题来整理莎士比亚全部作品的人开辟了道路。

埃拉·夏普确实尝试过这样做。她去世后以《未完成的论文》形式出版的材料中已经提到这一点，其中那篇论哈姆雷特的文章[注3]最初发表于《国际精神分析杂志》。这篇文章近似于一种尝试：把莎士比亚作品的整个演变看作某种东西的表征。我认为，埃拉·夏普试图为此给出某种图式，确实做了某种冒进之举，至少从方法论角度看值得批评；但这并不排除她确实发现了某种有效的东西。

> [注3] 埃拉·夏普：《哈姆雷特的急躁》（“L’impatience d’Hamlet”，1929），收入欧内斯特·琼斯《哈姆雷特与俄狄浦斯》，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67年，第173—188页；亦收入《拉康所读的埃拉·夏普》，Hermann，2007年，第165—181页。

> “诗人在《哈姆雷特》中所能表达的，只可能是他自己的感受。格奥尔格·布兰德斯在其《莎士比亚》（1896年）中指出，这部戏写于莎士比亚父亲去世之后不久（1601年），〔……〕我们可以认为，在那个时刻，他童年时代同父亲有关的印象格外鲜明。我们还知道，莎士比亚早夭的儿子名叫哈姆内特。”〔第231页〕

我想，我们可以在这里结束这段引文。它向我们表明：弗洛伊德仅凭几个简单提示，就已经远远超出了后来作者陷入的那些问题。现在，我想从今年开讲以来在诸位面前提出的材料出发来处理这个问题。因为我相信，这些材料能让我们：

- 以一种更综合、更鲜明的方式，汇集《哈姆雷特》中所发生之事的不同动力；
- 在某种意义上简化我们目前经常面对的多重机构。我是说，对任何一则观察所作的分析评论，都因这些机构而带上某种莫名的重复性质：我们看到，同一观察先在无意识与防御的对立层面被重新讨

> 论，随后又在“自我”与“本我”的层面被讨论；而我想，当人们再把“超我”这个机构添进来时，还会产生种种别的东西。这些不同观点却从未得到统一，使某些论述显得含混、臃肿，看来并不能真正供我们的经验使用。

我们试图把握的是一些指引：它们能让我们重新安置弗洛伊德交给我们的这些不同器官、心灵装置的不同阶段，并以一种顾及如下事实的方式安置它们——它们在语义上仅仅部分重合。

要使它们正常运作，不能把它们彼此相加，构成某种并集或集合；而是要——如果你们愿意这样说——把它们重新标在一张我们试图做得更为根本的底图上。这样，当我们调用每一种参照秩序时，才知道自己正在用它做什么。

让我们开始逐字拼读《哈姆雷特》这部伟大的戏剧。弗洛伊德的文本尽管很有启发性，我仍必须提醒你们故事讲的是什么。戏剧开场不久前，一位国王刚刚去世；据他的儿子哈姆雷特说，他是一位极其令人敬仰的国王，是国王与父亲的理想。他死得很神秘。关于他死亡的说法是：他在果园——这里的“orchard”也受到分析家们的解释——里被蛇咬了。

随后，父亲去世仅仅几个月，哈姆雷特的母亲便嫁给了自己的小叔克劳狄斯。这个克劳狄斯是中心主人公哈姆雷特一切憎恶的对象。我不但要把哈姆雷特对他的竞争动机算在他身上——哈姆雷特毕竟被这位叔父排挤出王位——还要把哈姆雷特从这一替代中所瞥见、所怀疑的一切丑闻性质算进去。

更有甚者，父亲以ghost、即“幽灵”的形态出现，向他讲述那场戏剧性的背叛如何发生；幽灵告诉他，那的确是一桩谋杀。也就是说……

这段文字同样没有不激起分析家们的好奇

……有人趁他睡着时，向他耳中倒入一种神秘地称作“hebenon”的毒药。“Hebenon”像是一个拼合、铸造出来的词，我不知道它是否还见于别的文本。人们试图为它寻找对应词；有一个相近的词，按通常的译法，指的是莨菪。当然，这种经由耳朵实施的谋杀无论如何都不能令毒理学家信服；而这也为分析家提供了许多解释材料。

让我们立即来看某种对我们而言格外醒目的东西。我是说，从我们已经凸显出来的那些标准与环节出发来看。让我们使用这些钥匙，无论它们乍一出现时在你们看来多么特殊。它们是在这个极其特殊、极其确定的问题上锻造出来的，但这并不排除……

而这正是分析经验最清楚的阶段之一

……这个特殊者具有最为普遍的价值。

十分清楚，我们写下“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时所凸显的，是某种极其根本的东西。在同大他者——作为大他者本身的 A——的关系中，使这个大他者对某一情形保持无知，是某种绝对原初的东西。

你们很清楚这一点，因为人们甚至告诉你们：儿童心灵的一场革命，就发生在这样的时刻——孩子原本相信自己的一切思想……

> “一切思想”这种说法始终应当令我们极为谨慎。我的意思是：是我们把它们称为思想；对主体所体验到的东西而言，思想就是一切所是。

……他原本相信“一切所是”都为父母所知，自己最细微的内心活动也为他们所知；后来他发现，大他者可能“不知道”。

必须把大他者那里的“不知道”同无意识的构成之间的这种关联考虑在内：一个在某种意义上是另一个的反面，甚至也许是它的基础。因为实际上，仅凭这一表述还不足以构成它们。

不过，有某种东西十分清楚，并且在《哈姆雷特》的戏剧中为我们充当指引。我们要试着让那个历史观念获得实质：从时代的氛围和风格来看，它终究稍显肤浅，即这里涉及某种所谓的现代虚构……

同古人的气度相比，现代人不过是可怜的退化者

……我们身处十九世纪的风格中；格奥尔格·布兰德斯在这里被引述并非偶然。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弗洛伊德当时是否熟悉尼采，尽管这很可能。

然而，对现代人的这种参照可能还不足以令我们满意：现代人为什么会比古人更神经症？无论如何，这是一种预设结论。我们试图看到的东西，要超出这种预设结论，超出这种用解释来解释的说法：“事情不好，因为事情不好！”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部作品，我们将尝试从中开始分离出它的纤维，最初的几根纤维。

第一根纤维：这里的父亲很清楚自己已经死了；他是依照那个想取代自己之人的愿望而死的，那个人就是他的兄弟克劳狄斯。对舞台中心、对舞台上的世界而言，这桩罪行当然是隐蔽的。这一点极为关键；没有它，《哈姆雷特》的戏剧甚至根本无从设置和存在。琼斯那篇我们可以读到的文章《哈姆雷特之父之死》[注4]凸显的正是这一点：莎士比亚相对于原始萨迦引入了一个根本差异。在萨迦中，那位名字不同、但同样是国王的人，是以一个涉及他同妻子关系的借口，在众目睽睽之下遭到杀害的。

> [注4] 欧内斯特·琼斯：《哈姆雷特之父之死》，收入《哈姆雷特与俄狄浦斯》，伽利玛出版社，1967年，第166—172页。

这位国王同样被自己的兄弟杀死，但所有人都知道。在《哈姆雷特》中，事情被隐藏起来；然而关键在于，父亲本人知道，而且正是他前来告诉我们：

“There needes no ghost my lord, come from the grave to tell us this.”〔“大人，无须幽灵从坟墓里出来告诉我们这件事。”贺拉斯，第一幕第五场，第126行〕

弗洛伊德多次引用这句话，因为它已经成了一句谚语：

“我亲爱的阁下，无须幽灵，无须幽灵来告诉我们这件事。”

确实，如果涉及俄狄浦斯主题，我们早已知道许多。然而很清楚，在《哈姆雷特》主题的构造中，我们此时还不知道。父亲前来讲出此事、父亲本人知道这件事，在故事的构造中具有某种重要意义。我认为，这是某种绝对关键的东西。

这是“纤维”上的第一个差异，它不同于俄狄浦斯戏剧那一根本的、原初的情境、构造与虚构。因为俄狄浦斯本人并不知道。当他知道一切时，戏剧便全面爆发，直至他自我惩罚，也就是说，直至他亲手清算这一情境。但俄狄浦斯的罪行是在不知情中由俄狄浦斯犯下的。这里，俄狄浦斯式罪行却已被知晓。被谁知晓？被另一个人——被它的受害者——知晓；受害者现身，把这件事告知主体。

总之，你们看见我们正沿着怎样的道路前进：可以说，我们采用的是一种比较的方法，把结构的这些不同“纤维”相互关联起来。这是一种经典方法，适用于一个得到分节的整体；而没有任何地方比能指领域拥有更多的分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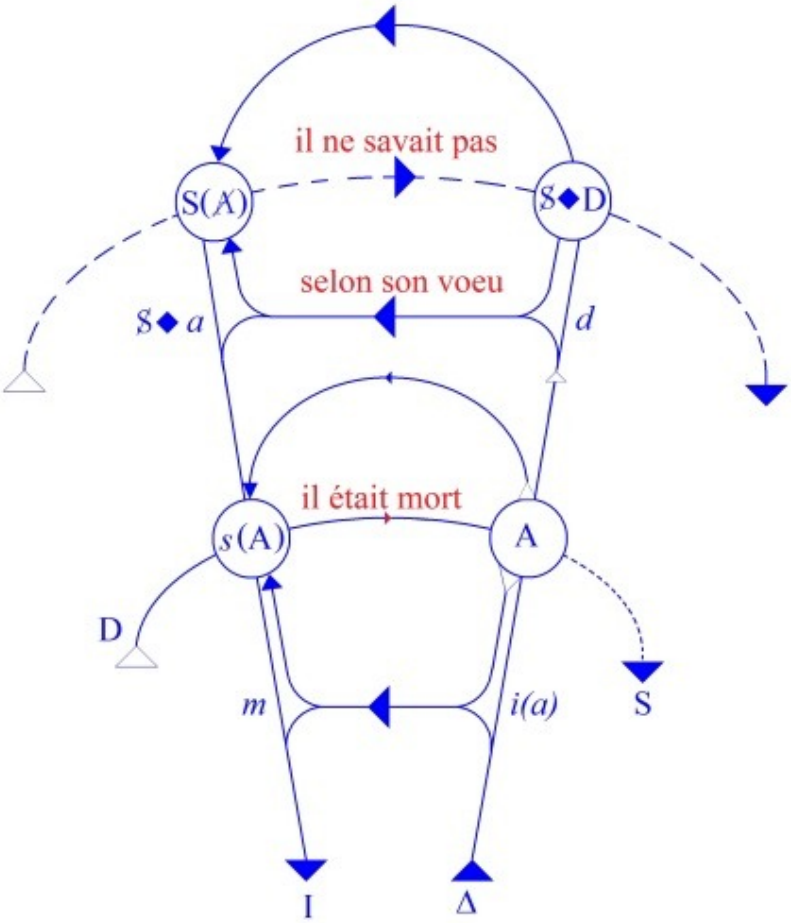
我不断强调，分节这一概念本身与能指可谓同质共体。归根结底，人们之所以能在世界中谈论分节，只因为能指赋予这个词以意义。否则，只有连续或不连续，却没有分节。

弗洛伊德把俄狄浦斯与哈姆雷特联系起来；我们试图比较这两部戏剧中同源的纤维，从而看见、把握何种东西能让我们理解事情的连贯性。也就是说：为什么可以设想，当键盘上的一枚琴键在一部戏剧中带着与它在另一部戏剧中相反的符号时，就会产生一种严格与之相关的变化？正是这种关联，会把我们带到这些戏剧所涉及的那类因果关系的接合处。

我们正是从如下观念出发：这些彼此关联的变化对我们最有启发性。它让我们能以一种多少可供使用的方式，把能指的动力汇集起来。

这些最初的符号变化同其后发生之事之间，必定存在一种可以把握、最终甚至可以用近乎代数的方式标示的关系。如果你们愿意，在“他不

知道”的这条上方线条上，这里写的是：“他知道自己已经死了。”他是依照那个把他推入坟墓的杀人愿望而死的，这愿望来自他的兄弟。我们将看到，它同戏剧主人公有何关系。



不过，在我们依照传统，照例略显仓促地沿着认同叠合这条路冲下去以前——有一些概念，越少经过阐发就越方便；天知道人们没有用“认同”做过什么……

“说到底，克劳狄斯所做的，正是哈姆雷特的一种形式，正是哈姆雷特的欲望！”

这话说起来太快了。因为若要确定哈姆雷特相对于这个欲望的位置，我们便不得不在这里突然引入“良心顾虑”。也就是说，某种东西在哈姆雷特同克劳狄斯的关系中引入了一个双重的、深度矛盾的位置：这是一个人相对于竞争对手的位置；但我们很清楚，这种竞争很特别，是一种二阶竞争——对方实际上做了他自己不敢做的事。

在这些条件下，克劳狄斯仿佛被一种神秘莫测的保护包围；我们必须界定这种保护……

据说，是以“良心顾虑”之名？

……它同强加给哈姆雷特的东西相对立。后者之所以更加强烈，是因为自从他最初遇见幽灵——幽灵按字面向他下达复仇命令——以来，哈姆雷特已经拥有一切推动他反抗杀父凶手的情感武器：

- 他被剥夺了：这是王位遭篡夺的感受；
- 竞争的感受；
- 复仇的感受；
- 更有甚者，还有他无比敬仰的父亲亲口下达的明确命令。

哈姆雷特身上的一切无疑都一致要求他行动……但他没有行动！问题显然就从这里开始，而我们前进的道路必须以最大的简明来装备自己。我的意思是，令我们迷失、把我们引入歧途的，始终是用现成的钥匙取代对问题的跨越。

弗洛伊德告诉我们：这里涉及对某种必须在无意识中得到表述之物的意识表象。我们试图在无意识中某处表述并定位的，正是一个欲望意味着什么。无论如何，让我们同弗洛伊德一道说：当事情以这种方式启动时，某种东西出了问题。哈姆雷特的欲望中有某种东西出了问题。我们将在这里选择道路。这并不容易，因为我们并未比人们一向所处的位置前进多少。

这里，必须从整体上把握哈姆雷特及其在悲剧中的行为。既然我们谈到了哈姆雷特的欲望，就必须注意到某种分析家们当然没有漏掉、但也许不属于同一层次、同一秩序的东西。问题在于确定哈姆雷特作为一个〔……〕究竟如何；这个〔……〕对我们而言是欲望的轴心、灵魂、中心和试金石。确切说，问题并不就是这个，即哈姆雷特同其欲望可能具有的意识对象之间的关系。在这一点上，作者没有向我们隐瞒任何东西。

剧中仿佛有一只测量哈姆雷特相对于欲望之位置的气压计；它以奥菲莉娅这个人物的形式，极为明显、极为清楚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奥菲莉娅无疑是曾经贡献给人类想象力的最迷人创造之一。我们可以把某种东西称作：

- 女性对象的戏剧；
- 世界欲望的戏剧；

……它曾在一种文明的开端以海伦的形象出现；而在另一个也许同样是顶点的位置，看见它体现于奥菲莉娅的戏剧与不幸，实在引人注目。

你们知道，美学与艺术创作曾以多种形式重新处理这个主题，无论诗人还是画家皆然；至少在前拉斐尔派时代，甚至出现了描画细密的画作，把莎士比亚对奥菲莉娅的描述一一呈现出来：她任由自己在疯狂中滑入水中，衣裙托着她顺流漂浮，因为奥菲莉娅的自杀是含混的。剧中发生的是：我们立刻——在某种意义上与这场戏剧彼此关联；这一点正是弗洛伊德向我们指出的——看见了对女性性本身的这种恐惧。它的各项用语是在“分节”最严格的意义上得到表述的。

也就是说，哈姆雷特就在奥菲莉娅眼前揭露、凸显并搬演一切可能的堕落、变化与腐败；只要女人任由自己卷入那些逐渐使她成为母亲的行为，这一切就同女人生命本身的演变联系在一起。哈姆雷特正是以此为名，以剧中最为讥讽、最为残酷的方式拒斥奥菲莉娅。

这里，我们初次看见某种清楚标示出这一演变以及这些……一种演变和一种关联的东西；它们是根本性的，并且关乎哈姆雷特个案相对于欲望所处的位置。

请注意，在经过这里时，我们立即同那位“野蛮精神分析家”相遇了：奥菲莉娅的父亲波洛涅斯。他立刻抓住了要害：哈姆雷特为什么忧郁？因为哈姆雷特给他女儿写过情书，而他波洛涅斯自然没有忘记履行父亲的职责，让女儿严厉地回绝了他。换言之：我们的哈姆雷特害了相思病！这个漫画式人物摆在那里，是为了向我们呈现一种讽刺性

的伴奏：对事件作外部解释时，总有某种轻易可循的斜坡摆在眼前。谁都不怀疑，事情的结构略微有所不同。

当然，这里涉及的究竟是哈姆雷特同什么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同他的行动的关系。他性位置的深刻变化固然至关重要，但必须以稍有不同的方式加以表述和组织。这里有一个必须完成的行动，而他整体的位置都取决于它。

这恰恰是贯穿全剧显现的某种东西，使这部戏成为关于相对于行动的这一根本位置的戏剧。英语中有一个比法语常用得多的词来表达它……

法语把它称作延期、推迟

……英语则用 procrastinate 来表达："推到明天"。

问题确实正在这里。我们的哈姆雷特在整部戏中不断拖延。我们必须弄清：他每次获得行动机会时所作的不同推迟究竟意味着什么；而在结尾处，又是什么起了决定作用，使他跨越并实施了那个必须完成的行动。

我认为，无论如何，这里应当凸显的，正是摆在他面前的行动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说到底，摆在他面前的行动毫不涉及……

而我先前让你们注意的东西已经充分指出这一点

……反抗父亲的俄狄浦斯式行动。就同父亲的冲突在心灵中具有创造性而言，它并不是俄狄浦斯的行动；因为只要俄狄浦斯仍一无所知，

俄狄浦斯的行动便支撑着他的生命，使他在坠落以前成为那个英雄。知道一切，才使俄狄浦斯走向戏剧性的结局。

哈姆雷特则知道自己因存在而有罪，存在本身令他无法忍受。在《哈姆雷特》的戏剧开始以前，哈姆雷特已经知道存在这一罪行；他必须从这个开端出发作出选择。对他而言，从这个开端出发的存在问题，是以属于他自己的用语提出的：即“To be, or not to be〔生存还是毁灭／是还是不是〕”。正如他表述得极为清楚，这句话不可挽回地把他卷入存在。

正因为俄狄浦斯戏剧对他而言在开端、而非结尾处就已敞开，选择才在“存在”与“不存在”之间提出。也正因为这里有这个“或者……或者……”，事实才表明：无论如何，他已被攫入能指链，被攫入某种使他无论如何都会成为这一选择之牺牲品的东西。

我将采用勒图尔纳的译文；在我看来，这是最好的译文：

>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问题所在。究竟在心灵上更高贵的，是忍受不公命运的尖锐箭矢，还是奋起反抗这无边的苦难……Or to take arms against a sea of troubles, and by opposing, end them〔还是挺身反抗无边的苦难，通过反抗将它们终结〕。死去——睡去——不过如此；死去——睡去——不过如此，并且通过这一睡眠说：我们终结了心灵的痛苦和那无数创伤与疼痛……and by a sleep to say we end the heartache, and the thousand natural shocks that flesh is heir to〔并且通过一场睡眠，终结心痛和血肉之躯天然继承的千百次打击〕……这一团血肉的自然遗产……”

我想，这些词对我们不可能无关紧要。

“……死去——睡去。睡去？也许还会做梦；是的，这正是巨大的障碍。因为在我们摆脱这具必死的躯壳以后，谁知道在死亡的睡眠中会有什么梦到来……”

“This mortal coil”并不完全是“躯壳”；它是围绕着我们的某种盘卷之物所形成的一种扭结。

“……这不能不迫使我们停顿。正是这个念头，才让灾难活得如此长久。因为谁愿意承受岁月的鞭挞与凌辱、压迫者的不义、傲慢者的侮蔑、被轻蔑之爱的折磨〔……〕当权者的蛮横，以及耐心的美德从无情之人那里遭受的卑贱斥退？只要用一根锥子，他本可自行获得安息。”

哈姆雷特在这句“生存还是毁灭”面前所遭遇的，是父亲告诉他的那番话所占据的位置。父亲以幽灵身份告诉他：自己“在罪孽盛放之时”突然遭遇死亡。问题在于遭遇另一个人的罪、尚未偿还的罪所占据的位置。与俄狄浦斯相反，那个知情者却是一个没有为存在这一罪行付出代价的人。

况且，这给下一代造成的后果绝不轻微：俄狄浦斯的两个儿子一门心思想要彼此残杀，既有十足的力气，也有十足的确信。哈姆雷特的情形则完全不同：他既不能代父偿还，也不能让债务悬而未决。归根结底，他必须让父亲偿还这笔债；但在他所处的条件下，这一击必须穿过他自己。正是用那件武器……

在一场我们还要大加展开的阴暗布局之后

……哈姆雷特本人被刺伤；只有当哈姆雷特本人已被致命地击中以后，他才能击中那个近在手边的罪犯，即克劳狄斯。

父与子双双看清——两人都知道——正是这一共同的看清，构成了哈姆雷特承担其行动之所以如此困难的动力。哈姆雷特将循何种道路重新抵达这个行动？大他者知道这件事，恰恰使这个行动本身成为不可能；而那些迂回的道路最终会让他完成必须完成之事，使这一行动成为可能。正是这些道路应当成为我们关注的对象，因为它们将给我们以教导。既然这才是今天必须引入的真正问题，我就必须以某种方式把你们带到事情的结尾：我是说，哈姆雷特最终凭借什么、沿着哪些道路完成了自己的行动。

不过不要忘记：即使他成功了，即使克劳狄斯最终倒在一击之下，这件活儿仍然干得一团糟。它穿过了某个人的身体；你们将会看到，哈姆雷特无疑已把这个人推入深渊，事情绝不止于此。

那个人就是他的朋友与同伴雷欧提斯；随后，他的母亲又因一场误会，喝下了原本准备谋害他的毒酒——倘若带毒的剑尖没有刺中哈姆雷特，这杯酒本应用作保险。在其他一些牺牲者出现之后，而且直到他本人被致命地击中，他才得以实施那一击。这里终究有某种东西必须对我们构成问题。

如果确实有某种东西得到完成，如果在最后一刻出现了某种欲望的校正，使行动成为可能，那么它是怎样完成的？

钥匙恰恰就在这里；这部天才之作从未被另一部构造得更好的作品取代，原因也正在这里。说到底，诗人的创造历经时代不断尝试的那些伟大神话主题，究竟是什么？不就是一种漫长的逼近吗？当神话被逼

近到自身可能性的最切近处时，它最终严格说来进入了主体性与心理学。

我要坚持，而且将毫不含糊地坚持……

我认为这样做正沿着弗洛伊德的路线

……诗歌创造与其说反映心理创造，不如说生成心理创造。

那张仿佛隐约漂浮于父子原初竞争关系中的弥散底图，在这里获得了完整的凸显；它构成《哈姆雷特》一剧真正的核心。

正是在某种东西前来等同于先前缺失之物的范围内……

等同于那种恰恰由于这个原初的、初始的、不同于俄狄浦斯的情境而缺失之物，

也就是阉割；正因为剧中的事情呈现为一种缓慢的曲折行进，

呈现为必要阉割的一场缓慢分娩，

并且要沿迂回道路才能完成

……正是在这个范围内，也正是在这一点最终得到实现的范围内，哈姆雷特才使终场行动猛然迸发：他本人在其中倒下；事情被推到无可逃避的地步，以致另一些人——那些永远准备接收遗产的福丁布拉斯们——前来继承他的位置。

第14课 · 1959年3月11日

哈姆雷特（2）

自上次以来，我们便置身于《哈姆雷特》之中。《哈姆雷特》出现在这里并非偶然，尽管我曾告诉你们，它是由这样一个公式引入这个位置的：

“生存还是毁灭 / 是还是不是”。这个公式是在讨论埃拉·夏普之梦时向我强加自身的。我因此重新阅读了一部分

从分析层面围绕《哈姆雷特》写下的东西，以及更早以前人们写下的东西。那些作者——

至少是其中最优秀者——当然不会不提及早先很久的论述。我必须说，我们因此被带到极远的地方；偶尔我也会稍稍迷路，但并非毫无乐趣。

问题在于，围绕我们的确切目标，把这里涉及的东西汇集起来。我们的确切目标，是赋予——或重新赋予——欲望功能在分析与分析性解释中的意义。

显然，为此我们不应当太过费力，因为……

我希望让你们感受到这一点，并立即把我的主张交给你们

……我认为，《丹麦王子哈姆雷特的悲剧》之所以与众不同，根本在于它是一部欲望的悲剧。

《哈姆雷特》……

虽然我们无法绝对确定，但根据真正最严密的相互印证

……应当是在1601年冬季演出季首次于伦敦上演。《哈姆雷特》的第一个四开本版本……

就是那个著名版本，当时几乎可说是所谓的“盗版”：

它并非在作者控制下制作，而是取材于所谓的 prompt-books，即提词员使用的脚本

……这个版本……

了解这些文学史小细节终究颇有意思

……直到1823年一直无人知晓，后来人们才找到其中一册肮脏破旧的本子；它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曾被大量翻动，很可能还被带到演出现场。

而莎士比亚的大型对开本版本直到他去世后的1623年才开始出版；它早于那个包含分幕的大版本。这解释了为什么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分幕不如其他作品那般明确和清楚。

事实上，人们认为莎士比亚从未想过把自己的戏剧分成五幕。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将看到这部戏怎样展开。

1601年冬季，距伊丽莎白女王去世还有两年。事实上，我们可以大致认为，《哈姆雷特》……

它在莎士比亚一生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可以说复现了两个时代、诗人生命两个侧面相接处的戏剧；因为詹姆斯一世登基以后，作品的语调完全改变了。

某种东西已经开始显露；正如一位作者所说，它打碎了伊丽莎白时代——“童贞女王”时代——那水晶般的魅力。在此前构成……的时期结束以后，女王成功地维持了漫长而奇迹般的和平岁月。

在英国历史中如此，在许多国家亦如此

……那是一个混乱时期；此后，随着清教徒革命的整个戏剧，英国很快又要重新陷入混乱。

总之，1601年处决了女王的宠臣埃塞克斯伯爵，这同《哈姆雷特》一剧发生在同一年；它已经预示了女王之死，尽管当时当然无人能够预见。

提及这些坐标绝非完全徒劳，尤其因为我们并非唯一尝试把《哈姆雷特》放回其语境的人。我刚才说的这些事实，却没有在任何分析家那里受到强调；然而它们毕竟是某些首要事实，自有其重要性。

说实话，分析家们写下的东西不能说澄清了问题。我今天不会批评那种逐行进行的《哈姆雷特》分析性解释最终滑向何处。我是说……

“我试图找出这个或那个要素”，除此以外，其实再也说不出什么

……随着作者们不断坚持，对整体的理解、对文本连贯性的把握反而越来越远。

我还必须说，我们十分重视的埃拉·夏普在这一点上……

她那篇在身后被发现、诚然“尚未完成”的论文中

……令我大为失望。不过我仍会提到它，因为它很有征兆性。它如此顺着我们不得不加以解释的“路线”而行——考虑到我们看见分析理论已经采取的倾向——值得我们予以凸显。但我们不会从这里开始。

我们要从琼斯发表于1910年《美国心理学杂志》的文章[注1]开始。它标志着一个日期，也是一座里程碑，必须读过。现在不容易找到这篇文章。琼斯后来重印过一个短版，我想，他又在那里添入了一些别的东西，对自己的《哈姆雷特》理论作了若干补充。

> [注1] 欧内斯特·琼斯：《作为哈姆雷特之谜解释的俄狄浦斯情结：一项动机研究》（“The Œdipus Complex as an Explanation of Hamlet’s Mystery: A Study in Motive”），《美国心理学杂志》，1910年1月，第21卷第1期，第72—113页。

这篇文章题为《作为哈姆雷特之谜解释的俄狄浦斯情结》，副标题则是 A Study in Motive，即“一项动机研究”。

1910年，琼斯处理了弗洛伊德高屋建瓴地指出的问题。正如我上次向你们展示的，在那半页文字里，可以说归根结底一切都已经具备，甚至连地平线上的坐标也已标明：即莎士比亚同向他提出之问题的意义之间的关系——女性对象的意涵。

我认为，这是某种绝对核心的东西。如果弗洛伊德在地平线上为我们指出《雅典的泰门》，埃拉·夏普无疑曾试图走上这条路。她把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化成某种巨大的环性心境式摆动，在其中标出上升期戏剧——也就是看似乐观、攻击朝向外部的戏剧——以及攻击返回主

人公或诗人自身的下降期戏剧。我们仿佛可以用这种方式为莎士比亚的戏剧分类，甚至有时据此断定年代。

我不认为这种做法完全有效；目前我们仍停留在已经到达的地方，也就是先从《哈姆雷特》开始，尝试……我也许会对它前后的作品给出一些提示，谈谈《第十二夜》和《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因为我认为几乎不可能不把它们考虑在内；它们能极大地照亮我们首先要在《哈姆雷特》文本自身中引入的问题。

琼斯的著作具有一种宏大的文献风格……

琼斯在文献上有一种坚实性，一种相当恢宏的风格，

使他的贡献格外卓著

……他对自己极其恰当地称为“《哈姆雷特》之谜”的东西作了一番概述。

两种情况必居其一：

- 要么你们意识到这个问题已经发展到何等规模；
- 要么你们没有意识到。

对于尚未意识到的人，我不会在这里重复琼斯文章里的内容；无论如何，请自行了解。

我必须说，围绕《哈姆雷特》形成的庞大著述无与伦比，相关文献之丰富令人难以置信。但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人们提出的解释何其多样。我是说，彼此最为矛盾的解释在历史中接踵而至、汹涌而过，制

造出一个关于问题的问题：为什么人人都执意要从中理解出某种东西？

这些解释得出了最离奇、最不连贯、最为多样的结果。不能说它们没有走得极其遥远；我会迅速回顾琼斯在文章中概述的这些解释侧面，其间我们还会回到这一点。

差不多什么都有人说过。举一个极端例子，有一本《大众科学月刊》……

它大概是某种多少带有医学性质的普及刊物

……1880年刊登过一篇题为 The Impediment of Adipose、即《肥胖的妨碍》的文章。《哈姆雷特》结尾告诉我们，哈姆雷特肥胖而且气短，这本杂志竟围绕哈姆雷特的肥胖大加发挥！有一位叫维宁的人[注2]于1881年发现：哈姆雷特其实是女扮男装的女人，贯穿全剧的目的就是勾引贺拉斯；哈姆雷特筹划这一整套故事，正是为了赢得贺拉斯的心。这终究是个颇漂亮的故事！

> [注2] 爱德华·佩森·维宁：《哈姆雷特之谜：解决一个古老问题的尝试》，1881年；或 Adamant Media Corporation，2005年版。

与此同时，也不能说它对我们绝对毫无回响；哈姆雷特同其同性人物的关系，无疑紧密编织在全剧的问题之中。

让我们回到严肃的事情上，同琼斯一起记住：批评家的这些努力围绕两个侧面聚集起来。逻辑中若有两个侧面，就总会有第三个侧面；与人们所以为的相反，第三者并没有被如此彻底地排除。而在这个个案中，有意思的显然就是第三个侧面。

两个侧面都不乏重量级支持者。第一个侧面，是那些探究哈姆雷特心理的人。优先地位显然属于他们；我们也应给予他们最高的敬意。这里有歌德，还有柯勒律治；后者在《莎士比亚讲演录》中采取了一个十分典型的立场，我认为琼斯本可对它作更充分的介绍。

奇怪的是，琼斯主要投入了大量篇幅评论德语世界所做的工作；那些工作繁殖得极多，甚至颇为冗长。歌德与柯勒律治的立场并不相同，但有很深的亲缘性：两者都强调哈姆雷特这个人物的精神形态。粗略地说，对歌德而言，这是"被思想麻痹的行动"。众所周知，这个说法有一条漫长的后裔谱系。人们记起——当然并非徒然——哈姆雷特曾在维滕贝格生活过相当长一段时间。

这个说法把知识分子及其问题归因于同维滕贝格过度频繁的往来；维滕贝格不无道理地被视为德国青年学生某种培养风格的中心之一。这个想法留下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归根结底，哈姆雷特是一个看见人生游戏的一切要素、一切复杂性与一切动机的人；他因这种知识而悬置，行动陷入麻痹。这是一个严格说来属于歌德的问题；尤其再加上歌德文风与人格的魅力和诱惑力，它产生了极深的回响。

至于柯勒律治，在一段我没有时间为你们朗读的长文中，他也沿着同一方向，只是少了许多社会学色彩，多了许多心理学色彩。在我看来，柯勒律治关于这个问题的整段文字都被某种东西支配；我很乐意把它记下来：

"我必须向你们承认，我在自己身上也尝到一点同样的滋味。"

这勾勒出他身上的精神衰弱性质：无法投身一条道路；而一旦进入、投身其中，也无法一直坚持到底。

犹豫与多重动机的介入，构成一篇精彩的心理学论述；而其本质中最关键的动力与精髓，对我们而言都凝聚在柯勒律治顺带说出的这句话里："毕竟，我对此也尝到一点滋味——也就是说——我在其中认出了自己……"他顺带承认这一点，而他并非唯一如此的人。在一位几乎与柯勒律治同时代的人那里，也能找到类似看法；他在《莎士比亚论》中围绕莎士比亚写过一些非凡的东西，他就是哈兹里特。琼斯不当地完全没有提到他；而他是那个时代围绕这个主题写下最非凡论述的人之一。

他甚至走得更远。他说，归根结底，要谈论这部悲剧……这部悲剧已经被反复说得太多，以致我们几乎不知道如何批评它，就像我们不知道如何描述自己的面孔一样。还有一则评注沿着相同方向；这些文字我将极为重视。

我很快略过另一个侧面：一群德国批评家提出的外部困难，其中最主要的两位是十九世纪末在柏林写作的克莱因和韦尔德。琼斯大致如此归类他们，而且他是对的。这个侧面旨在凸显哈姆雷特为自己规定的任务为何困难的外部原因，以及哈姆雷特任务本来具有的形式。

据说，他的任务是让自己的人民承认克劳狄斯有罪：这个人杀死他的父亲、娶了他的母亲，随后统治丹麦。

这里的某种说法经不起批评，因为哈姆雷特完成其任务本会面对的困难……

即让人们承认一位国王有罪；或者，二者必居其一，先以问题要求的方式——通过谋杀——介入，

随后能够为这桩谋杀辩护

……只须读一读文本便很容易排除：哈姆雷特从未向自己提出过这种问题！他行动的原则——即他必须为之复仇的事情……

对象是杀害他父亲的人；此人同时夺走了他的王位，

也夺走了他在那个他无比爱戴的女人身旁的位置

……必须由最暴烈的行动、由谋杀来洗雪。这一点在哈姆雷特那里非但从未受到质疑，我想我还会围绕它给你们朗读一些段落：他称自己为懦夫、胆小鬼，因为无法下定决心采取这一行动，绝望得在舞台上怒不可遏。但事情的原则毫无疑问；他对这个行动、这项任务的正当性，没有提出丝毫问题。

在这一点上，有一位名叫勒宁的人——琼斯十分重视他——在同一时期提出一则评论，决定性地驳斥了克莱因与韦尔德的理论。我顺带指出，琼斯对这些评论给予了最热烈的推荐。他确实引用了其中一些看起来颇具洞见的说法。

不过，这一切并没有格外重大的意义，因为一旦我们采取第三种立场——琼斯借此引入分析立场——问题便真正被超越了。阐述得这样缓慢是必要的；我们必须逐一跟进，才能获得《哈姆雷特》问题赖以提出的背景。

第三种立场如下：主体虽然丝毫不怀疑自己必须完成这项任务，但出于某种他本人不知道的原因，这项任务令他反感。换言之，问题在任务本身之中，而既不在主体之中，也不在外部发生的事情中。毋庸赘

言，对外部发生之事的解释，可以比我刚才为了清理场地而概述的版本精巧得多。

因此，这里存在一种相对于任务本身的、根本性的冲突位置。正是以这种方式……

这种方式归根结底十分坚实，终究应当给我们一堂方法课

……琼斯引入了分析理论。

他表明，冲突这个概念一点也不新；也就是说，任务内在的矛盾已经由许多作者提出。他们十分清楚地看见……

如果我们相信琼斯对勒宁的引述

……我们可以从某些征象中把握这项任务的问题性与冲突性；无须等到分析出现，人们便已注意到它们的信号性质：主体为了拖延这项任务、不在任务呈现之时完成它，给出的理由多种多样、数量繁多、相互矛盾，而且只有虚假的一致性。

主体给出的动机具有上层建构的性质，是经过合理化、执行合理化的；早在分析以前，心理学家便已察觉这一点，而琼斯很懂得怎样把它凸显出来。只是，我们必须知道冲突位于何处。沿这条道路前进的作者已经隐约看见：前景中呈现出某种东西，而下面还有一重困难；它虽然没有严格地被表述为无意识，却被视为更深层、部分不受掌控的东西，主体既未完全澄清，也未完全察觉它。

琼斯的讨论带有一个极为典型的特征。后来在他那些最有助于让广大知识公众接受无意识观念的文章中，这成为他最善于运用的特征之

一。他有力地指出，一些颇为精细的作者凸显的，是阻碍哈姆雷特行动的潜在动机，例如一种权利层面的动机：他有权这样做吗？

天知道德国作者们并未错过机会……

尤其因为这发生在黑格尔主义全盛时期

……援引各种不同的层次；琼斯很容易对它们加以讽刺。他指出，如果某种东西必须进入无意识的动力，就不会是那些高阶的、具有高度抽象性质的动机——把道德、国家、绝对知识都牵涉进来——而必定是某种远为根本、远为具体的东西；这恰恰就是琼斯随后将提出的东西。

因为大约正是在那一年，弗洛伊德的观点开始进入美国；也是同一年，琼斯发表了对弗洛伊德梦理论的评述，而弗洛伊德则发表《精神分析的起源与发展》一文。如果我记得没错，那篇文章直接用英文写成，因为它就是著名的克拉克大学讲演。

我认为，在一项真正走到当时所能达到的最远处的分析中，我们可以亲手触及这一点；它凸显了……

戏剧文本和戏剧进程中的一切，以显示其俄狄浦斯意涵

……它凸显了我们可以称作“俄狄浦斯的神话结构”的东西。

我必须说，我们头脑还没有清醒到如下程度：当人们围绕《哈姆雷特》搬来忒勒斯福洛斯、安菲翁、摩西、法老、琐罗亚斯德、耶稣、希律时，我们都能轻易付之一笑……

所有人都被装进这个包裹里

……归根结底，关键在于：大约1900年，两位作者在一本颇知名的期刊上写过一篇《伊朗的哈姆雷特》，把哈姆雷特神话参照到围绕皮洛士传说形成的伊朗神话；另一位作者也曾在一本不知名、无法找到的期刊中大加讨论〔？〕。重要的是，1910年琼斯为《哈姆雷特》引入了一种新批评，而这种批评将全部引向如下结论：

“我们抵达这样一个表面上的悖论：诗人与观众都被源自某种冲突的感情深深撼动，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这场冲突的来源；他们尚未醒来，不知道这里涉及什么。”

我认为，必须注意到这里跨出的一步。我并不是说这一步是唯一可能的；但第一步分析操作，是把一种心理学参照转换成对某种神话配置的参照，而非转换成对更深层心理学的参照；据设想，这种神话配置对所有人都具有相同意义。

不过终究还必须有更多东西，因为《哈姆雷特》毕竟不是皮洛士萨迦，不是居鲁士与冈比西斯的故事，也不是珀尔修斯与其外祖父阿克里西俄斯的故事；它终究是另一种东西。我们谈论它，不仅因为围绕它有过成千上万的批评，也因为看看这种解释把《哈姆雷特》变成什么，颇有意思。

说到底，你们对此毫无概念，因为存在一种十分奇怪的情况：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想可以说，这部戏无法用法语演出。我从未看过一场优秀的法语《哈姆雷特》，未见过谁能演好哈姆雷特，也没有见过一份真正听得进去的法语文本。

对阅读原文的人而言，它令人仰面跌倒、啃咬地毯、满地打滚，简直不可想象！《哈姆雷特》没有一句诗、没有一句台词不在英语中带着一种撞击力和用词的暴烈，使人每时每刻都绝对震惊。人们会以为它昨天才写成，无法相信三百年前竟能这样写作。

在英国，也就是这部戏以原语言上演的地方，一场《哈姆雷特》永远是一桩盛事。我甚至还要走得更远……

因为归根结底，要衡量公众的心理张力，除了看票房也别无办法

……我要谈谈它对演员意味着什么；这会给我们双重教导。

首先，很清楚，对英国演员而言，扮演哈姆雷特是其演艺生涯的加冕；如果不是加冕，那也是他想心满意足地隐退，以这场演出向观众告别——哪怕他的角色只是第一掘墓人。这里有某种重要的东西，我们必须看见它意味着什么，因为我并非随意说出这一点。

有一件奇怪的事：说到底，英国演员一旦演到哈姆雷特，就会演得很好；他们全都演得很好。更奇怪的是，人们会谈论这个人的哈姆雷特、那个人的哈姆雷特；有多少伟大演员，就有多少个哈姆雷特。人们至今仍会提到加里克的哈姆雷特、肯斯的哈姆雷特等等；这也是某种极有指示性的现象。

有多少伟大演员，就有多少个哈姆雷特；我认为，其原因同样与此相似，却并不完全相同，因为扮演哈姆雷特与作为观众或批评家对他感兴趣是两回事。但这一切的汇聚点——尤其令人瞩目，也请你们牢牢记住的——在于，我们最终可以认为，这是由于《哈姆雷特》本身围绕欲望提出的那个问题的结构。

也就是说，我在这里提出的论点是：《哈姆雷特》使不同层面运转起来，使我正试图向你们引入的整个框架运转起来；欲望正是在这个框架中获得定位。

正因为这个位置在其中得到格外完善的表述……

我甚至要说，其方式使每个人都能在那里找到自己的位置，都能在其中认出自己

……所以，《哈姆雷特》这部戏的装置、它的网，才构成某种捕鸟人的罗网；人的欲望……

在弗洛伊德向我们揭示的坐标中，即欲望同俄狄浦斯及阉割的关系

……在那里获得根本的表述。

但这预设，它并非永恒的戏剧—冲突类型的另一个版本、另一次印刷，并非主人公同父亲、同暴君、同好父亲或坏父亲的斗争。这里，我引入的是我们随后将看见逐渐展开的东西：莎士比亚把事情推到这样一个地步，以致重要的是显示冲突的非典型特征，显示那种自时代开端便不断重现的永恒萨迦的根本结构，怎样以经过改变的方式呈现出来。

因此，在这个功能中，莎士比亚以某种方式改变了冲突的坐标，从而显示：在这些非典型条件下，欲望问题怎样以其最为根本的问题性质全面运转起来。因为人并非仅仅被这种欲望占据、投注；他还必须定位它，找到它。

他必须以最沉重的代价、最艰巨的痛苦去找到它，甚至只能在极限处找到，也就是在一个对他而言唯有以致命为条件才能完成、才能实现的行动中找到。这促使我们更仔细地考察戏剧的进程。我不想拖得太久，但仍必须标出其中最主要的突出特征。

第一幕涉及我们可以称为问题之引入的东西。在这部戏旋转不息的交叉、累积与混乱之点，我们终究必须回到某种简单的东西，也就是文本。我们会看到，这一构造值得记住；它并非漂浮不定，也并非忽左忽右。

如你们所知，事情以一场守夜开场：埃尔西诺城堡露台上的卫兵换岗。我必须说，这是莎士比亚所有戏剧中最为高明的开场之一；因为并非每部戏都以如此高明的方式开场。

换岗发生在午夜，里面有一些很漂亮、很醒目的细节。例如，前来接岗的人问道："谁在那里？"尽管本来应当反过来才对。

事实上，一切都以反常方式发生；他们全都因为等待某种东西而焦虑，而那东西不到四十行便出现了。

换岗时正值午夜；幽灵出现时，钟声敲响一点。从幽灵出现的时刻起，我们便进入一种极其迅速的运动，其中又有一些颇为奇怪的停滞。

紧接着的一场中，国王与王后出现。国王说，现在完全该摆脱哀悼了，"我们可以一只眼睛哭，另一只眼睛笑。"在场的哈姆雷特则显露出反抗之情：母亲如此迅速再婚，而且嫁给一个与父亲相比绝对低劣的人物。

我们将不断在哈姆雷特的话语中看到他对父亲的推崇；后来他会说，父亲是这样一个人：

“所有神明仿佛都在他身上盖下印记，向世人显示一个人的完美可以达到何种程度。”

这句话要到文本中相当靠后才由哈姆雷特说出，但第一场中已经有类似的话。他出现时，根本上处于这种背叛和堕落之中……

这些感受来自母亲的行为，来自这场仓促的婚姻；据说那发生在父亲去世两个月以后

……这里便是他同贺拉斯那段著名的对话：

- “节省，节省！葬礼上的烤肉还来不及冷透，便能端上婚宴。”

我无须提醒你们这些著名主题。随后，奥菲莉娅与波洛涅斯两个人物立即登场。这源于雷欧提斯对奥菲莉娅的一番小小训诫……

雷欧提斯在我们的《哈姆雷特》故事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有人想把他视为一个在故事的神话进程中相对于哈姆雷特扮演某种角色的人——我们会谈到这一点——而且当然不无道理

……奥菲莉娅就是那个哈姆雷特曾经爱过的少女——正如他自己所说——而在他目前的状态中，他以极多讥讽拒斥她。波洛涅斯与雷欧提斯先后围绕这个不幸的奥菲莉娅，向她讲尽谨慎的训诫，劝她提防这个哈姆雷特。

随后来到第四场。哈姆雷特——贺拉斯已经同他会合——在埃尔西诺的露台上遇见父亲的幽灵。这场相遇中，他表现得热情而勇敢；他毫不迟疑地跟随幽灵，走向幽灵引他前往的角落，同它进行一番颇为恐怖的对话。我要强调，恐怖性质是由幽灵亲口表述的：它无法向哈姆雷特揭示自己所居之地以及自身所受痛苦的恐怖与可憎，因为他凡人的器官无法承受。

幽灵给他一道指令、一道命令。值得立即注意的是：这道命令要求他无论采取何种办法，都必须终结王后淫欲所造成的丑闻；而在这一切之中，他还须克制自己的思想与冲动，不可任由自己对母亲产生某种过激念头。作者们当然极为重视幽灵给哈姆雷特的指令中这种暧昧背景：归根结底，他必须提防自己同母亲的关系。

但似乎从来没有人把其中真正涉及的东西表述出来：从一开始、立即便是围绕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相对于某种在这里显得根本的东西，究竟该怎么办？幽灵话语的恐怖、它对克劳狄斯这个凶手的正式控诉，都不能掩盖这一点。正是在这里，幽灵向儿子揭示：自己遭克劳狄斯杀害。

幽灵给出的指令本身并不是一道指令；它从一开始便把母亲的欲望本身放在前景。这绝对关键，我们稍后还会回来。第二幕由我们可以称作围绕哈姆雷特组织监视的东西构成。

可以说，我们首先看见一种前兆，其形式……这颇有意思，也显示了波洛涅斯—雷欧提斯—奥菲莉娅这个群组相对于哈姆雷特—克劳狄斯—王后这个群组的复本性质……是首相波洛涅斯向某个人发出指示，

让他监视已经前往巴黎的儿子。他告诉那个人，应当怎样打探儿子的消息。这里有一小段精彩表演，属于警察的永恒真理，我无须详谈。

随后——第一幕已经为此作好准备——吉尔登斯吞与罗森格兰兹介入。他们并非人们所以为的那种干瘪人物；他们是哈姆雷特昔日的朋友。而哈姆雷特……

他不信任他们，嘲弄他们，把他们变成笑柄，令他们不知所措，并且借疯狂的外表同他们玩一场极其精巧的游戏——我们还会看到哈姆雷特的疯狂或伪疯狂问题意味着什么

……在某一时刻确实诉诸他们久远的旧日友谊，语调和口吻也同样值得凸显——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值得记住；然而这恰好证明，他这样做时毫无信任。

他没有一刻放弃对他们保持机巧与游戏的位置；不过有一个时刻，他能以这种特定语调同他们说话。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前来探查他，是国王的工具；哈姆雷特完全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迫使他们真正承认：

- “你们是被派到我身边来的吗？你们到我这里来做什么？”

两个人被撼动得如此厉害，以致其中一人问另一个：

- “我们该对他说什么？”

但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因为一切总以某种方式发生，也就是说，某一道墙从来没有被跨越；跨越它本可松开一个从头至尾都显得紧紧打结的局面。就在这时，罗森格兰兹与吉尔登斯吞带来了他们在路上遇

见、而哈姆雷特也认识的戏班。哈姆雷特一向对戏剧感兴趣；他以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接待这些演员。这里也应当读一读他们向他展示才艺的最初片段。

其中一段来自讲述特洛伊陷落、普里阿摩斯被杀的悲剧。围绕这场谋杀，英语原文中有一段极美的场景：我们看见皮洛士把匕首悬在普里阿摩斯头顶，停在那里：

> "So as a painted tyrant, Pyrrhus stood / And like a neutral to his will and matter, / Did nothing."
>
> "就这样，皮洛士如同画中的暴君一般停住；仿佛中立于自己的意志与应做之事之间，什么也没有做。"

既然这是整件事的根本主题之一，便值得在演员给出的第一幅图景中把它标出来。我们的哈姆雷特随后会想到利用这些演员，构成第三幕的主体——这一点绝对关键——即英语用固定说法称作"the play scene"的场景，也就是"戏中戏"。哈姆雷特在那里总结道：

- "The play's the thing / Wherein I'll catch the conscience of the king."〔"戏剧就是那张罗网，我要用它捕捉国王的良心。"〕[注3]

[注3] 《哈姆雷特》第二幕第二场。

这阵钹声般的句子结束了哈姆雷特的一段长独白。我要指出，整段独白都用无韵诗〔不押韵的诗行〕写成，却在这里出现这一对押韵句；它具有充分的引入价值。我的意思是，第二幕以此结束，而那个"戏中

戏场景”正将在第三幕实现，第三幕也由此得到引入。这段独白至关重要。通过它，我们同时看见：

- 哈姆雷特感情的激烈；
- 以及另一方面，他对自己发出的猛烈控诉：

“Am I a coward?〔我是个懦夫吗？〕

谁骂我是恶棍？谁敲破我的脑壳？
谁拔下我的胡须，吹到我的脸上？
谁扭我的鼻子？谁当面说我撒谎，
把这句话从喉咙塞进肺腑？谁敢这样对我，嗯？”

“我是个懦夫吗？谁敢当面骂我是恶棍？谁打碎我的脑袋？谁拔下我的胡须，把碎屑扔在我脸上？谁扭我的鼻子？谁把说我撒谎的话顺着喉咙一直塞进肺里？是谁敢这样对我？”

这让我们看见这部令人满地打滚的戏剧之总体风格。紧接着，他谈到自己现在的继父：

> “天哪，我一定会忍受！因为我必定胆小如鸽，缺少胆汁，不能让压迫尝到苦味；否则，我早已用这个奴才的脏腑，把这一带所有的鸢都喂肥了。”[注4]

[注4] 勒图尔纳译作：“否则，我早已把这个恶棍的尸体交给秃鹫。”《哈姆雷特》第二幕第二场。

我们在讨论《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童年回忆》时曾谈到这些“kites”；我想，那是一种鸢。这里涉及他的继父，涉及这个牺牲品、这个恰恰注定要作为牺牲献给缪斯的奴才。

接着，一连串辱骂开始了：

- “嗜血淫荡的恶棍！
  无悔、奸诈、好色、灭绝人性的恶棍！”

“血淋淋、拉皮条的恶棍！毫无悔意、卑劣无耻的恶棍！”

但这些喊叫、这些辱骂既朝向他自己，也朝向语境让我们理解的那个人。这一点十分重要，是第二幕的顶点。他绝望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看到演员们讲述赫卡柏的悲惨命运时流下眼泪；她的丈夫普里阿摩斯就在她眼前被切成碎片。

因为皮洛士长久保持僵住的姿势、匕首悬空以后，开始带着恶意的快感……

原文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 “When she saw Pyrrhus make malicious sport / In mincing with his sword her husband’s limbs.”
>
> “当她看见皮洛士怀着恶意取乐，挥剑把她丈夫的肢体细细切碎。”

……切碎……

我想，mincing 与法语的 émincer〔切成薄片〕是同一个词

……就在这个女人眼前……

她被描写得十分清楚：瘦削的腰腹裹在某种不知什么样的鸭绒被里

……切碎普里阿摩斯的身体。

整个主题是：这一切都是为了赫卡柏，可赫卡柏同这些人有什么关系？这些人竟为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激动到这种极端程度。

哈姆雷特正是在这里突然陷入绝望，因为自己丝毫感受不到相同的东西。这对引入问题十分重要，也就是引入他为之说明理由的“戏中戏场景”。仿佛被氛围捕获，他突然发现这些演员能派上什么用场。是什么理由推动他？当然，这里有一种理性动机：“捕捉国王的良心”。也就是说，让他们演出这部经过他本人若干改动的戏，从而观察什么会触动国王，迫使国王暴露自己。

事情确实如此发生：到了某一刻，伴随一阵巨响，国王再也承受不住。人们极其精确地在他面前重演他犯下的罪行，哈姆雷特还从旁评论；他突然喊道：“点灯，点灯……”随后喧闹地离开。哈姆雷特对贺拉斯说：“再无疑问。”这一点至关重要。

在我们所处的分析层次中，我并非第一个提出这个“戏中戏场景”有何功能的人。兰克早在我以前便提出过；他有一篇文章题为《〈哈姆雷特〉中的“戏剧”》（Das “Schauspiel” in Hamlet），1919年发表于维也纳—莱比锡的《精神分析运动与神话》，第72—85页。兰克以某种特定方式表述这个“Schauspiel”的功能，我们还会回到那里。无论如何，很清楚，它提出了一个超出其在戏剧编排中功能性角色的问题。

许多细节表明，我们终究必须知道可以把这些细节解释到什么程度、怎样解释。也就是说，像兰克那样满足于如下做法是否足够：从中找出一切特征，证明观看一部戏的结构本身带有某种东西，唤起儿童最初观察父母交媾的情景？这就是兰克采取的立场。我并不是说它毫无价值，甚至也不是说它是错误的；我认为它并不完整，而且无论如何，值得放进整个运动中加以表述。

也就是说，哈姆雷特试图借此整理、赋予结构，恰恰赋予我曾在某处称作“乔装的真理、它的虚构结构”的那个维度。只有相对于这个维度，他才得以重新定向；至于让克劳狄斯揭露、暴露自己这一行动究竟多么有效，反倒是次要的。这里有某种东西，而兰克触及了一个确切之点：它关系到哈姆雷特相对于自身的定向。我仅仅指出这一点，以显示这里提出的问题何其有意义。

事情并不简单；第三幕结束以前，这一表述的后果会以如下形式出现：哈姆雷特被紧急召到母亲身边，因为她当然再也承受不住……

原文按字面就是：“……别再说了！”

……在这场戏中，哈姆雷特走向母亲的寝室时，看见克劳狄斯即使并未真正悔过，至少已开始忏悔。我们于是见到那场所谓的“忏悔祈祷”：此人仿佛被自己所保有之物、被罪行的果实本身捕入网中；他向上帝发出不知怎样的祈祷，请求获得摆脱这一切的力量。

哈姆雷特突然看见他跪在那里，完全任凭自己宰割；国王并未看见哈姆雷特，复仇已唾手可得。但他在这里因如下思考停下来：如果现在杀死克劳狄斯，岂不是要把他送进天堂？而父亲曾反复强调，自己正

在承受某个说不清楚的地狱或炼狱里的一切折磨。难道哈姆雷特要把克劳狄斯直接送进永恒幸福？这恰恰是我绝不能做的事！

这本是解决事情的大好机会；我甚至要说，“生存还是毁灭 / 是还是不是”的一切都在这里。上次我引入这句话并非偶然；在我眼中，它至关重要。根本之点确实全部在这里：父亲所遭遇的，恰恰是前来告诉我们，他已经永远凝固在那个时刻；生命账目底部划下的结算线，使他归根结底始终等同于自己罪行的总和。哈姆雷特也正是在这个东西面前，带着自己的“生存还是毁灭 / 是还是不是”停下脚步。

自杀并不那么简单。我们并非同他一道幻想来世会发生什么；这里仅仅涉及：为某种东西画上句点，并不能阻止存在者继续等同于他一生话语所表述的一切。在那里，并没有“生存还是毁灭 / 是还是不是”；无论如何，“存在”永远存留。

对哈姆雷特本人而言，问题恰恰也是面对这一点，也就是不能纯粹而简单地充当戏剧的载体、激情穿越其身之人；不能像厄忒俄克勒斯与波吕涅克斯那样，在罪行中延续父亲在阉割中完成的东西。

正因为他关切这个克劳狄斯的永恒“存在”，他才在那个时刻以完全连贯的方式，甚至没有把剑拔出鞘。这确实是一个关键点、一个根本之点。他想等待，要在对方纵欲过度时突然袭击他；换言之，要在对方仍相对于母亲的情境中袭击他。而母亲正是关键点，也就是母亲的欲望。他确实将同母亲上演一场悲怆的戏，是人们所能见到的最非凡场面之一：一面镜子在那里向母亲本人展示她是什么；儿子无疑爱母亲，母亲也无比爱儿子——原文如此告诉我们——而两人之间展开一

场对话，儿子严格说来劝她斩断他所谓“习惯这个该诅咒的怪物”的束缚：

- “习惯这个怪物吞噬我们对自身行动的一切意识；但习惯这个恶魔也仍是一位天使，因为它同样能服务于善行。开始挣脱吧。不要再同克劳狄斯同床——这一切都以惊人的直白说出——你会看到，这会越来越容易。”

这就是我想带你们进入的地点。有两句台词在我看来绝对关键。我还没有多谈可怜的奥菲莉娅，而一切都将围绕她旋转。在某一刻，奥菲莉娅对他说：

- “您真是一位出色的歌队，chorus……”也就是说，“您把这出戏评论得真好。”

他回答道：

- “I could interpret between you and your love, if I could see the puppets dallying.”——“只要我能看见那些木偶玩弄他们的小把戏，我就能进入你与你的爱之间作出解释。”

也就是说，问题在于舞台上发生的东西。无论如何，这发生在“你与你的爱之间”。同样，在他与母亲的场景中，当幽灵出现时……

因为幽灵恰好在哈姆雷特的严厉规劝开始松弛的时刻出现

……幽灵对他说：

- “O, step between her and her fighting soul; / Conceit in weakest bodies strongest works. / Speak to her, Hamlet.”

也就是说，只向他一人出现的幽灵……

因为通常幽灵出现时，所有人都能看见

……前来对他说：

“……滑进她与她正在搏斗的灵魂之间……”

“Conceit”只有一个明确含义。这个词在全剧中反复使用，而且恰恰用来谈论这里的灵魂。Conceit 正是 concetti〔奇思妙喻〕，是文体的机锋，也是谈论华丽文风时使用的词。

> “……Conceit 在衰弱的身体中发挥最强的作用。对她说话，哈姆雷特。”

人们始终要求哈姆雷特进入、运作、介入的这个地点，为我们给出了戏剧的真实情境。尽管出现了这次介入和这个意味深长的召唤……它对我们意味深长，因为问题恰恰就是：为我们介入“她与她之间”；这正是我们的工作。“Conceit in weakest bodies strongest works”，这个召唤正是朝分析家发出的！

这里，哈姆雷特再次松弛下来，离开母亲时说：归根结底，任由他爱抚你吧，他会过来，在你脸颊上留下一个油腻的吻，抚摸你的后颈！他放弃母亲，按字面任由她滑落，可以说重新落回听凭自身欲望摆布

的状态。这一幕就这样结束；只不过在此期间，不幸的波洛涅斯不幸在挂毯后面动了一下，哈姆雷特一剑穿透了他的身体。

于是来到第四幕。

此时的事情以一种颇有趣的方式开始，即“搜寻尸体”。因为哈姆雷特把尸体藏在某处；第四幕开头确实上演一场“搜尸游戏”，哈姆雷特似乎觉得十分有趣。他喊道：

“大家在玩藏狐狸，所有人都在后面追。”

最后，他对他们说：

> “别费劲了，再过十五天你们就会开始闻到他；他就在楼梯下面，这事不必再谈。”

这里有一句重要的台词，我们还会回到它：

“The body is with the king, but the king is not with the body. The king is a thing.”——“身体同国王在一起，但国王不同身体在一起；国王是一件东西。”

这确实属于哈姆雷特的精神分裂式言谈。它也并非不能为我们的解释提供某种东西；随后我们会看到。第四幕中，许多事情迅速发生：

- 哈姆雷特被送往英国；
- 人们还没来得及反应，他便返回。原因我们知道：他发现了其中的猫腻，发现人们把他送去送死。

他的归来伴随着几场戏剧：

- 即在此期间，奥菲莉娅疯了；我们姑且说是由于父亲之死，可能还有别的原因；
- 雷欧提斯发动叛乱，策划了一次小小政变；
- 国王阻止了他的叛乱，告诉他罪魁祸首是哈姆雷特；因为哈姆雷特太受民众欢迎，这事无法公开，却可以暗中解决，安排一场做过手脚的小型决斗，让哈姆雷特死在其中。

事情确实将这样发生。最后一幕的第一场是墓地场景。我刚才提到第一掘墓人；你们大概都还记得，那些正在挖掘奥菲莉娅坟墓的人物彼此交换着何等惊人的话语。他们每说一句话，便抛起一颗头骨；其中一颗被哈姆雷特捡起，他围绕它发表了一番演说。

既然我谈到演员：据剧场服装师有记忆以来，从来没有哪一个哈姆雷特同第一掘墓人不是剑拔弩张。第一掘墓人从来忍受不了哈姆雷特同他说话的语调。这个小细节值得顺带记下；它向我们显示，这部戏所凸显的关系具有多么强大的力量。

现在来到我下次要请你们关注的东西：经过这番漫长而有力的准备，第五幕中终于出现了问题所关涉的某种东西——那个总是重新落下的欲望，哈姆雷特位置中那种耗竭的、未完成的、无法完成的东西。

为什么我们会突然看到它成为可能？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突然看见哈姆雷特在最不合情理的条件下接受雷欧提斯的挑战？这些条件格外奇怪，因为此时他恰好成了克劳狄斯的选手。

我们看见他在每一轮都击败雷欧提斯……

他击中对方四五次，而人们原本打赌，他最多只能以“五比十二”击中对方

……随后按计划被带毒的剑尖刺中；当然其间还发生一阵混乱，那把剑落到他手里，他也刺伤了雷欧提斯。

正是在两人都受到致命伤以后，最后一击才落到那个从一开始就该被刺死的人身上：克劳狄斯。上次我提到一幅画并非偶然：米莱画的奥菲莉娅漂浮水面。



今天结束以前，我想再向你们提议另一幅画。我希望有人画一幅这样的画：远处是墓地，这里是墓穴；人们正在离去，就像俄狄浦斯悲剧

结束时人群四散、遮住双眼，不敢看正在发生的事——某种与俄狄浦斯相比近似于瓦尔德马先生液化的东西。[注5]

> [注5]　埃德加·爱伦·坡：《瓦尔德马先生病例之真相》，收入《奇异故事集》之中。

这里却是另一回事。某种尚未受到足够重视的事情发生了。哈姆雷特依靠海盗逃过谋害，刚刚紧急返回，便撞上奥菲莉娅的葬礼。对他而言，这是第一次听闻！他不知道自己短暂离开期间发生了什么。

他看见雷欧提斯捶胸顿足，跳进墓穴，最后一次拥抱妹妹的尸体，放声高喊自己的绝望。到此以前，哈姆雷特一直极其恶劣地对待这个少女，正如你们所知；然而他按字面不仅无法容忍雷欧提斯的这种表现，还在发出真正的怒吼——一种战争呐喊——以后，紧跟着雷欧提斯跳下去。他喊出最出人意料的话，最后说道：

“是谁为了这个少女的死亡，发出如此绝望的喊声？”

然后他说：

“发出这喊声的人，就是我，丹麦人哈姆雷特。”

从来没有听他说自己是丹麦人；他向来厌恶丹麦人。某种相对于我们图式而言完全具有意义的东西，突然令他彻底翻转：正是在被划杠的主体 $\not S$ 同 a 建立某种关系〔$\not S \diamond a$〕的范围内，他突然完成了这一认同，第一次重新找到完整的欲望。他们在墓穴中扭打了一阵；我们看见两人消失在穴中，最后人们把他们拉出来、使之分开。这就是画面中会呈现的东西：一个墓穴，某些东西正从中逸出。我们将看到，可以怎样理解这意味着什么。

欧内斯特·琼斯：《作为哈姆雷特之谜解释的俄狄浦斯情结——一项动机研究》〔返回 11-03〕

《美国心理学杂志》，第21卷第1期（1910年1月），第72—113页。

迄今为止，英语世界的心理学家对天才与艺术创造性的研究关注相对较少，至少在细致分析个别天才人物生平的方法上如此。在德国，受莫比乌斯范例的鼓舞，许多研究者沿着这种传记研究路线取得了宝贵成果。过去几年中，弗洛伊德教授那些富有启发性的著作，为这项研究注入了新的兴趣；他揭示了艺术与诗歌创造借以进行的一些根本机制。[1] 他表明，这些机制的主要特征为许多表面上极不相似的心灵过程所共有，例如梦、诙谐、精神神经症症状等等；[2] 他还表明，所有这些过程都同幻想、无意识愿望的实现、心理"压抑"（Verdrängung）、童年记忆的重新唤醒以及主体的性心理生活有着密切关系。他对延森小说《格拉迪沃》的分析，将成为未来一切同类研究的典范。

人们普遍承认，伟大作家与诗人虽然常在实践心理学中作出最具穿透力的概括，世人却总是迟迟未能从他们的发现中获益。这里可以提到造成这一事实的诸多理由之一，因为它同当前论证相关：艺术家往往并不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力图表达之物的真实意义，而且从来不知道它的来源。伯纳德·肖曾以易卜生和瓦格纳为例，精彩地展示了艺术家在准确把握那项正艰难孕育之创造的意义时所遇到的困难。[3] 艺术家在一种表面来自外部的力量推动下工作；由于不知道灵感源自何处，他往往会把它归因于某个真实的外部作用者，无论神圣与否。我们现在知道，这个来源存在于某些已被主体遗忘、却仍在运作的心灵过程中；用弗洛伊德的话说，创造性产物是各种受挫且被压抑的愿望经过

升华的显现，主体已不再意识到这些愿望。因此，艺术家以一种满足其内在需要的形式表达创造冲动，却使用他无法翻译成易懂语言的表达；他必须直接照自己的感受表达，不考虑可能的观众。一个明显推论是：艺术家的意义离那些丝毫不具有其灵感之人的心灵越远，对它的解释就越困难，也越可疑；因此，在叔本华和尼采这样的人身后，总会涌来洪水般极其愚蠢的批评。

1. 弗洛伊德：《延森〈格拉迪沃〉中的妄想与梦》，1907年；《诗人与幻想》，《新评论》，1908年第10期，第716页。2. 弗洛伊德：《梦的解析》，1900年；《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1905年；《性学三论》，1905年；《神经症学小论文集》，1906年，第二辑等。3. 伯纳德·肖：《易卜生主义的精髓》，1891年；《完美的瓦格纳信徒》，第2版，1901年。

可以预期，精神分析研究方法艰苦获得的知识，在解决那些涉及人类行动与欲望之隐晦动机的心理学问题时，会证明极有价值。事实上，要处理这类问题，除了借助这种方法所运用的解剖程序，耐心解开心灵更深、更隐蔽的层次以外，似乎没有别的科学进路。穆特曼、[1] 兰克、[2] 里克林、[3] 萨德格、[4] 亚伯拉罕[5]等人已经取得的振奋人心的成果，只是一个先声：当这项方法应用于比迄今更广阔的领域时，还会有更多应用成为可能。

1. 穆特曼：《精神病学—神学的边界问题》，《宗教心理学杂志》，第1卷第2—3期。2. 奥托·兰克：《艺术家：性心理学初探》，1907年；《英雄诞生的神话》，1909年。3. 里克林：《童话中的愿望满足与象征》，1908年。4. 萨德格：《康拉德·费迪南德·迈耶：一项病理传记—心理学研究》，1908年；《尼古劳斯·雷瑙的

爱情生活》，1909年。5. 亚伯拉罕：《梦与神话：一项民族心理学研究》，1909年。

本文所研究的《哈姆雷特》问题，同精神分析过程中最常反复出现的一些问题密切相关；因此，似乎可以获得一个新视角，来回答那些较少技术性的进路始终无法解决的问题。一些最有能力的文学权威坦率承认，迄今提出的一切解决方案都不充分；从心理学角度看，这种不充分更加明显。本文旨在阐述弗洛伊德约九年前在《梦的解析》一个脚注中提出的假说；[1] 据我所知，自发表以后，它从未受到批判性讨论。在尝试阐述以前，必须先对问题的性质以及此前提出的解决方案作若干一般性说明。

《哈姆雷特》悲剧提出的问题，至少在两个方面具有特殊意义。首先，这部戏几乎被普遍视为世界上最伟大心灵之一的首要杰作。它大概比莎士比亚任何其他作品都更能表达其哲学与人生观的核心，而且远远超越他的其他著作，以致许多有能力的批评家会把它放在一个完全独立的层次。因此可以预期，任何能为我们提供这部戏内在意义之钥匙的东西，也必然会提供一条线索，使我们触及莎士比亚心灵中许多更深层的运作。其次，这部戏本身的趣味极其巨大。它的核心谜团——即哈姆雷特为何迟疑，不去为父亲被杀复仇——被恰当地称为现代文学的斯芬克斯之谜。[2] 它催生了一整支假说军团和一座庞大的批评、论战文库；这些文献主要是德语的，而且大部分形成于过去五十年。本文不会尝试回顾全部文献，因为勒宁、[3] 德林[4]等人的著作已经提供这类回顾；但仍须简要提及人们采取的主要观点。

人们提出的解决方案中，许多大概会因其极端离奇而流传下去。[5] 与这一组相关——即使不直接属于它——的是那些从《哈姆雷特》中看

见各种寓言倾向的假说。例如，格特[6]把这部戏视为对新教的一番精心辩护；

1. 第183页。2. 弗洛伊德既已解开底比斯斯芬克斯之谜，由他解开这个斯芬克斯之谜，恰如其分。3. 勒宁：《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悲剧》，1893年。强烈推荐此书；它远远是围绕该主题最具批判性的著作。4. 德林：《德国〈哈姆雷特〉批评百年史》，《批评》，1897年第131期。5. 例如维宁在《哈姆雷特之谜》（1881年）中提出：哈姆雷特的软弱，是因为他本为女性，却被错误地当作男性养大。6. 格特：《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1861年。

相反，里奥[1]与施帕尼尔[2]则把它视为对罗马天主教的辩护。施泰德费尔德[3]认为它抗议蒙田的怀疑主义，费斯[4]则认为它反对蒙田的神秘主义与偏执。一位署名默卡德的作者[5]坚持认为，这部戏是一种寓言式历史哲学：哈姆雷特是寻求真理的精神，它在历史中把自身实现为进步；克劳狄斯代表邪恶与错误；奥菲莉娅是教会，波洛涅斯是教会的绝对主义与传统；幽灵是基督教的理想之声，福丁布拉斯是自由，等等。包括普伦普特里[6]与西尔伯施拉格[7]在内的许多作者把这部戏读作对苏格兰女王玛丽的讽刺——她在达恩利遭谋杀以后嫁给博思韦尔；埃尔策、[8] 艾萨克[9]等人则从中发现它同埃塞克斯伯爵家史的关联。这些假说忽略了莎士比亚一切作品的伟大特征：其中没有任何有意识的倾向，无论寓言式还是其他形式。他能够直接描写所观察的人类行为，不参照动机过去或未来的演变；这既是他的力量，也是

他的局限。在一个比他所处时代或我们时代更为自觉的时代，莎士比亚作品必然会失去许多吸引力。

1. 里奥：《莎士比亚》，1864年。2. 施帕尼尔：《〈哈姆雷特〉中的“教皇派”莎士比亚》，1890年。3. 施泰德费尔德：《〈哈姆雷特〉：莎士比亚反对蒙田先生怀疑主义与世界主义世界观的倾向剧》，1871年。4. 费斯：《莎士比亚与蒙田》，1884年。斯特林最早注意到《哈姆雷特》中显示的蒙田对莎士比亚之重要影响（《伦敦与威斯敏斯特评论》，1838年，第321页）；J. M. 罗伯逊在《蒙田与莎士比亚》（1897年）中清楚指出这一点。5. 默卡德：《哈姆雷特，或莎士比亚的历史哲学》，1875年。6. 普伦普特里：《〈哈姆雷特〉观察：试图证明莎士比亚设计这部悲剧，是为了间接谴责苏格兰女王玛丽》，1796年。7. 西尔伯施拉格：《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晨报》，1860年第46期。

1. 埃尔策：《莎士比亚年鉴》，第3卷。9. 艾萨克：《莎士比亚年鉴》，第16卷。

人们提出的最重要假说，是三个主要观点的不同变体。第一个把完成任务的困难归于哈姆雷特的气质，认为他根本不适合采取任何有效行动；第二个把困难归于任务性质，认为这项任务几乎不可能由任何人完成；第三个则在任务性质的某个特殊特征中寻找原因，认为它使任务对哈姆雷特格外困难或令人反感。

第一种观点把抑制追溯到哈姆雷特禀赋的某种缺陷；一个多世纪以前，歌德、[1] 施莱格尔[2]与柯勒律治[3]分别阐发了这种观点。主要由于歌德的倡导，它成为围绕哈姆雷特最广泛流行的观点，尽管在不同

人手中经历了无数修改。歌德年轻时、仍受赫尔德[4]影响时提出这一看法；赫尔德后来放弃了它。[5] 它的根本主张是：出于气质原因，哈姆雷特从根本上无法采取任何决定性行动。不同作者对这些气质原因有不同描述：柯勒律治称之为“沉思能力的过度失衡”，施莱格尔称之为“反思性的审慎——往往是掩盖怯懦与缺乏决断的借口”，维舍尔[6]称之为“忧郁气质”，等等。纯粹歌德学派一种颇有代表性的看法如下：由于拥有高度发达的智力和广博多面的同情，哈姆雷特从来无法对任何问题采取简单观点，而总会看见每个问题的诸多不同侧面与可能解释。任何行动路线对他而言都从不显得毫无歧义、显而易见；因此在实践生活中，怀疑与反思能力使他的行为陷入麻痹。于是，他代表一种可以粗略称为智力以牺牲意志为代价而过度发展的类型；在德国，人们常把他当作警示大学教授的反面范例，因为这些教授显露出沉迷抽象思路、牺牲同现实接触的迹象。[7]

1. 歌德：《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1795年。2. 施莱格尔：《戏剧艺术与文学讲演录》第3卷，1809年。3. 柯勒律治：《莎士比亚讲演录》，1808年。4. 赫尔德：《论德国的特质与艺术》，1773年。5. 赫尔德：《〈阿德拉斯忒亚〉第三册中的莎士比亚论文》，1801年。6. 维舍尔：《批评的道路》，新辑第2册，1861年。7. 例如克斯特林：《莎士比亚与哈姆雷特》，《晨报》，1864年第25、26期。早在1816年，伯尔内已在《戏剧论稿》中巧妙阐发这个观念。他以如下文字结束一篇文章：“如果《哈姆雷特》出自一个德国人，我一点也不会惊讶。一个德国人只需要一手漂亮清晰的笔迹；他把自己抄下来，哈姆雷特就完成了。”

这种关于哈姆雷特迟疑的观点至少面临三项严重反驳：一项基于一般心理学考量，另外两项基于戏剧提供的客观证据。乍看之下，怀疑与

反思的增加确实似乎会削弱动机，因为它们撕去了人们围绕某些行为路线之价值所抱持的惯常幻想。例如在社会改革问题上，这一点很明显：一个人投入较小规模慈善事业的精力，会随着他对这个主题进行清晰思考的程度而减弱。但更仔细地考察会表明，这种削弱在性质上多于在数量上。怀疑主义通常导致动机简化，并减少真正有效的动机数量；它造成的是不再依附某些惯常动机，而非行动动力的普遍失效。每位临床心理学研究者都知道，这种精力的普遍衰弱无一例外地源自智力怀疑主义以外的原因，即异常无意识情结的运作。这里无须继续展开这条思路，因为如果我们随后将主张哈姆雷特的普遍意志缺失并不存在，那么讨论它的原因实属无关；因此，除非面对那些已经接受这一论点的人，这套论证无法令人信服。有人试图把哈姆雷特的普遍意志缺失归于不那么禀赋性的原因，例如父亲死亡与母亲通奸造成的哀痛；[1] 这同样无效，因为精神病理学已经清楚证明，这类哀痛本身完全不足以解释这种状态。

细读剧本还能获得毫无歧义的证据，证明当前假说并不充分。首先，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除了这里涉及的任务以外，哈姆雷特是一个能够采取极为果断行动的人。这种行动不但可以是冲动的，如杀死波洛涅斯，也可以是深思熟虑的，如安排吉尔登斯吞与罗森格兰兹之死。他对敌人乃至奥菲莉娅所表现的尖刻鄙视与嘲弄、对母亲的凌厉谴责，以及波洛涅斯死后毫无悔意，都不是温柔、顺从或软弱本性的征象。他很快便决定组织一场戏给叔父观看，就像他在必须完成那项令人不快的任务——同不合心意的奥菲莉娅决裂——时同样果断。他刺向帷幕后偷听者时、[2] 猛烈袭击海盗时、同雷欧提斯一起跳入墓穴

时、接受对方击剑挑战时，或者跟随父亲幽灵走上城垛时，都毫无迟疑的痕迹；他决心会见幽灵时，也丝毫不缺乏决断：

- “我要同它说话，哪怕地狱本身张开大口，命令我保持沉默。”

或者当贺拉斯拉住他时，他喊道：

- “放开我，先生们；凭上天起誓，谁敢阻拦我，我就把谁变成幽灵；我说，走开！”

1. 赫尔德最先提出这个说法，见前引书，1801年。2. 勒宁的论证令我完全信服：哈姆雷特实施这一行动时，心里并未以国王为目标（前引书，第242—244、362—363页）。

在所有这些场合中，我们都看不到人们经常归于他的那种怀疑的麻痹。相反，除了复仇这件事以外，他在道德勇气或身体勇气上从来没有任何失灵。其次，正如稍后将阐明的，哈姆雷特的态度从不是一个感到自己无法胜任任务之人的态度，而是一个出于某种原因无法迫使自己履行明确义务之人的态度。整个图景并非歌德所描绘的那样：一个温柔灵魂被一项庞大任务压垮；它描绘的是一个强者遭受某种神秘抑制的折磨。

早在1827年，赫尔墨斯[1]便抗议歌德的解释；此后，人们提出了许多只让哈姆雷特的气质缺陷扮演极次要角色的假说。这里讨论的第二种观点事实上走向相反的极端，把任务本身的困难视为任务未获执行的唯一原因。弗莱彻[2]最先暗示这种观点，克莱因[3]与韦尔德[4]则分别加以阐发。它主张，任务固有的外部困难如此巨大，足以阻止任何人，无论多么坚决。为此，必须用不同于通常理解的方式来设想这项

任务。克莱因——韦尔德在较小程度上也一样——很大程度上从黑格尔关于抽象正义的教导出发，主张哈姆雷特复仇的要义并非仅仅杀死凶手，而是在国民眼中裁定他有罪。于是论证如下：克劳狄斯的罪行性质如此可怕、如此违逆自然，若无大量证据支持，根本不会令人相信。如果哈姆雷特只是杀死叔父，随后在没有一丝支持性证据的情况下宣布自己这样做是为了报兄弟相残之仇，国民必然会指控他：不仅为了夺取王位而杀死叔父，还自私地试图给一个再也无法捍卫荣誉的死者留下恶名。这样便会使叔父被奉为圣人，复仇反遭挫败。换言之，阻止哈姆雷特的，与其说是行动本身的困难，不如说是行动必然造成的局面。

1. 赫尔墨斯：《论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及其评论者》，1827年。2. 弗莱彻：《威斯敏斯特评论》，1845年9月。3. 克莱因：《埃米尔·德弗里恩特的哈姆雷特》，《柏林时尚镜：雅致世界杂志》，1846年第23、24期。4. 韦尔德：《莎士比亚〈哈姆雷特〉讲演录》，1875年；E. 怀尔德1907年英译本题为《哈姆雷特之谜的核心》。

主要得益于韦尔德对这一观点的巧妙陈述，罗尔夫、[1] 科森、[2] 弗内斯、[3] 哈德森[4]与哈利韦尔—菲利普斯[5]等几位著名批评家都表示赞同。它在《哈姆雷特》研究文献本身中却未得到多少青睐，并遭多位有能力的批评家彻底驳倒，尤其是托尔曼、[6] 勒宁、[7] 赫布勒、[8] 里贝克、[9] 布拉德利、[10] 鲍姆加特[11]与布尔特豪普特。[12] 因此，我只需提及一两项可对它提出的反驳。可以看出，为了支持这项假说，人们在两个方面把任务说得比实际更困难：首先，假定它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单纯复仇，而是以多少带有法律性质的方式进行复杂审判；其次，夸大了外部障碍的重要性。如此歪曲复仇的意义完全没有

依据；无论在剧中任何段落，还是在莎士比亚其他使用这个词的地方，都找不到支持。[13] 哈姆雷特从未怀疑自己是被正当地指定来实施惩罚的工具；剧末完成复仇时，戏剧局面也得到正确解决，尽管国民甚至尚未获知——更不用说信服——他所报复的那桩谋杀。事情本质上决定了，不可能获得足以在法庭上给叔父定罪的证据；试图实现不可能之事不能形成悲剧局面，明显一边倒的斗争也不能激起观众兴趣。为了这项假说的需要，外部局面同样遭到歪曲。发生冲突时，人民会站在哪一边，克劳狄斯看得十分清楚；他甚至不敢因哈姆雷特杀死波洛涅斯而惩罚他（第四幕第三场）：

- “然而我们不能对他严施法律；狂乱的民众爱戴他，他们凭眼睛而非判断来喜爱。”

第四幕第七场又说：

- “另一个使我无法公开追究的动机，
  是普通民众对他的深厚爱戴；
  他们把他的一切过错浸入自己的爱里，
  就像能使木头化石的泉水一般，
  把他的镣铐化成恩宠；如此一来，我的箭
  对如此猛烈的风而言太过轻薄，
  只会倒飞回我的弓，
  而不能射中我的目标。”

1. 罗尔夫：《韦尔德英译本导言》，1907年。2. 科森：转引自罗尔夫，前引处。3. 弗内斯：《莎士比亚新异文版》，第3、4卷，1877年。4. 哈德森：《莎士比亚的生平、艺术与人物》，第2版，1882

年。5. 哈利韦尔—菲利普斯：《〈哈姆雷特〉悲剧备忘录》，1879年。6. 托尔曼：《关于〈哈姆雷特〉的观点及其他论文》，1904年。7. 勒宁：前引书，第110—113、220—224页。8. 赫布勒：《莎士比亚论文》，第2版，1874年，第258—278页。9. 里贝克：《哈姆雷特及其解释者》，1891年，第567页。10. 布拉德利：《莎士比亚悲剧》，1904年，“哈姆雷特”条。11. 鲍姆加特：《〈哈姆雷特〉悲剧及其批评》，1877年，第7—29页。12. 布尔特豪普特：《戏剧dramaturgy》，第4版，1891年，第2卷，第237页。13. 勒宁（前引书，第6章）细致研究了莎士比亚时代复仇的意义，以及其作品对复仇的整体呈现；他在这一点上的结论不容置疑。

波洛涅斯死后，雷欧提斯带领人民以不可阻挡之势要求复仇；若非国王使复仇者相信自己无辜，复仇本会迅速完成。这清楚证明，煽动人民反对克劳狄斯何其容易。这些人民——“虚假的丹麦狗”——对克劳狄斯的忠诚轻如羽毛，甚至欣然拥立对王位毫无权利的雷欧提斯为王；在指控根本不真实、而且看不出任何谋杀动机足以接近克劳狄斯杀兄的那两项强大动机时，他们没有一丝支持证据，就已经十分乐意相信自己的君主犯有谋杀罪。雷欧提斯能够成功，深受人民爱戴的哈姆雷特不太可能失败。我们难道不能想象，假如戏中站在宫廷面前的是雷欧提斯而非哈姆雷特，事情会怎样发展吗？预先得到警告的贵族们全神贯注地观察；有罪的君主因再也承受不住眼前景象而猛然起身；观众公开发出低语；复仇者作出不可抗拒的弹劾；他和忠诚的友人们立即执行死刑。事实上，整个雷欧提斯插曲仿佛被有意编入戏剧，以向世人展示：一个孝子究竟应当怎样对付杀父凶手，在这些特定情形中复仇是何等可能；并通过对照，照亮哈姆雷特那不光彩的动摇——他的荣誉曾被同一个奸诈恶棍双重伤害。

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哈姆雷特本人面对任务的态度；它证明，不能把悲剧解释为外部局面造成的困难。他从不表现得像一个面对直截了当任务、只须克服外部困难的人。如果真是这样，他无疑会从一开始便把事情托付给全心相信自己的贺拉斯和其他朋友，并同他们一起有计划地制定方案，克服这些障碍。但他从来没有认真尝试处理外部局面；事实上，贯穿全剧，他甚至没有以这种形式具体提到它，哪怕在意义重大的祈祷场景中——当时他拥有一切机会揭示自己不行动的理由。因此，我们只能得出结论：就外部局面而言，这项任务可以完成。

如果哈姆雷特能够行动，而任务也能够完成，那么他为何不执行？意识到上述假说并不充分的批评家，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备受逼迫。有些人受到克莱因说法的启发，认为任务并非人们通常所以为的那样，于是提出新奇解释。毛尔霍夫[1]主张，幽灵给哈姆雷特的命令不是杀死国王，而是终止母亲仍在过的堕落生活；哈姆雷特的问题，是怎样做到这一点而不玷污她的美名。迪特里希[2]则提出一个奇特观点：哈姆雷特的任务，是把从福丁布拉斯父亲那里不公夺走的土地归还福丁布拉斯。当论证走到这种困境，也难怪许多有能力的批评家退守如下结论：悲剧本质上无法解释，既不协调，也不连贯。拉普[3]于1846年最先坚持这一观点，此后吕梅林、[4] 贝内迪克斯、[5] 冯·弗里森[6]等许多作者加以发展。人们对这部戏在戏剧上的缺陷给出不同原因：道登[7]称莎士比亚有意插入了某个秘密；赖歇尔[8]则说，一个叫 Shakspere 的无教养演员毁损了一位不知名诗人 Shakespeare 写的戏，等等。

1. 毛尔霍夫：《论〈哈姆雷特〉》，1882年。2. 迪特里希：《哈姆雷特，天意的警官：一项莎士比亚研究》，1883年。3. 拉普：《莎士比亚戏剧译注》，第8卷，1846年。4. 吕梅林：《莎士比亚研

究》，1866年。5. 贝内迪克斯：《莎士比亚狂热》，1873年。6. 冯·弗里森：《论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书信》。7. 道登：《莎士比亚：其作品中的发展》，1875年。8. 赖歇尔：《莎士比亚文献》，1887年。

这一结论的许多拥护者安慰自己说，这部戏的力量与吸引力恰恰存在于这种晦暗中，而这种晦暗又是一般生活的特征。甚至格里尔帕策[1]也在它的不可穿透性中看到其巨大效力的原因；他补充说："它因此成为普遍事件的一幅真实图景，产生同这些事件一样的浩瀚感。"模糊与遮蔽也许是、也许不是一般生活的特征，但它们肯定不是一部成功戏剧的属性。任何支离破碎、毫无意义的戏剧，都不可能像《哈姆雷特》过去三百年持续做到的那样对观众产生影响。戏剧的潜在意义可能完全晦暗，但它确有一个意义，而且触及人心最切要的问题；这已由它吸引最多样观众时所取得的一贯成功从经验上证明。持相反看法，就是否认从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获得认可的一切戏剧艺术准则。《哈姆雷特》作为杰作，正随这些准则而立或而倒。

因此，我们不得不采取如下立场：哈姆雷特的动摇存在一个尚未得到探明的原因。如果原因既不在他普遍缺乏行动能力，也不在有关任务的过度困难，那么它必然存在于第三种可能，也就是任务的某个特殊特征中；这个特征令任务使他反感。哈姆雷特内心并不想执行这项任务，这个结论看起来如此明显，实在很难理解任何批判性读者怎么会避开它。[2] 等我们讨论他为何反感时，会提出剧中直接支持这一结论的一些证据；但首先必须提及围绕该主题表达过的一些看法。第一位清楚认识到哈姆雷特并非努力受挫、而是在一场内在冲突中挣扎的作者，是1839年的乌尔里奇。[3] 乌尔里奇假说的细节同克莱因一样源自

黑格尔的道德观，颇难追踪；其要义则是主张，哈姆雷特严重怀疑复仇在道德上的正当性。

1. 格里尔帕策：《文学史研究》，第3版，1880年。2. 如果有人怀疑这一结论，建议阅读勒宁令人信服的一章（第12章）：“哈姆雷特面对任务的行为”。3. 乌尔里奇：《莎士比亚的戏剧艺术：莎士比亚戏剧的历史与特征》，1839年。

他于是陷入一场斗争：一边是为父复仇的自然倾向，一边是高度发展的伦理与基督教观念；后者禁止他满足这种本能欲望。近年来，这项假说沿道德、伦理与宗教路线获得大量发展，其中以利鲍、[1] 梅齐耶尔、[2] 格特、[3] 鲍姆加特[4]和罗伯逊[5]最为充分。科勒[6]巧妙地把冲突转移到法理学领域，主张哈姆雷特超越了自己的时代，认识到法律惩罚优于私人复仇，因此成为站在进步前线的战士。这套特殊辩护已被勒宁[7]与富尔德[8]有力驳斥，也同一切历史考量相矛盾。最后，希珀[9]以及更近的格尔伯[10]提出，冲突纯属智力性质：哈姆雷特无法确信幽灵证词充分可靠。

1. 利鲍：《威廉·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研究》，年代未注明。2. 梅齐耶尔：《莎士比亚：作品与批评》，1860年。3. 格特：前引书。4. 鲍姆加特：前引书。5. 罗伯逊：《蒙田与莎士比亚》，1879年，第129页。6. 科勒：《法理学法庭前的莎士比亚》，1883年；《血亲复仇学说》，1885年；亦见《比较法学杂志》第5卷，第330页。7. 勒宁：《刑法学总论杂志》第5卷，第191页。8. 富尔德：《莎士比亚与血亲复仇》，《戏剧论稿与舞台评论》，1888年第44期。9. 希珀：《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哈姆雷特〉的美学阐

释》等，1862年。10. 格尔伯：《莎士比亚问题：〈哈姆雷特〉中的规划与统一》，1891年。

人们会向上述任何假说的拥护者提出一个明显问题：哈姆雷特为什么从未在独白中向我们指出他心中冲突的性质？正如稍后将看见的，他为自己的迟疑找过几个借口，却从未暗示自己怀疑这件事中的义务是什么。他始终完全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心中冲突围绕的问题，是他为什么无法迫使自己去做。如果有人曾问哈姆雷特，他杀死叔父是否正确，或者他是否明确打算这样做，没有人会认真怀疑他将立即作出怎样的回答。贯穿全剧，我们都看到他不可改变地认定某条行动路线具有必要性，并完全接受它是自己不可推卸的义务；事实上，仅仅暗示他在这一点上存疑，便会被他视作对其孝心的不实污蔑。乌尔里奇、鲍姆加特与科勒试图通过如下假定来克服这个困难：反对私人复仇的伦理异议从未清楚呈现在哈姆雷特心中；那是一种尚未完全显露的深层、未充分发展的感受。我同意，除此以外，无法在逻辑上克服困难；还要进一步说，当我们认识到哈姆雷特并未意识到自己反感任务的原因时，已经接近谜团核心。然而，要接受上面提出的任何反感原因，存在一个无法战胜的困难：这些原因的性质决定了，像哈姆雷特这样敏锐而善于内省的思想者必然会认出它们，并公开加以辩论，而不会像稍后将说的那样，用诸多虚假借口欺骗自己。勒宁[1]在如下句子中对此作了很好的表述：“如果这里涉及外部强加的复仇义务同内在道德或法律反向冲动之间的冲突，那么在哈姆雷特这样善于思考且习惯思考的人那里，这种不和及其原因必定已经进入反思领域。”

尽管有这个困难，一个正在接近的解决方案仍鼓励我们从该点更仔细地追踪论证。上述假说也许在某一阶段以前正确，随后只因缺乏特殊知识引导其继续前进而失败。因此，哈姆雷特的迟疑或许源于一场内

在冲突：一边是完成任务的必要性，另一边是某个使他反感任务的特殊原因；而他没有揭示这种反感原因，也许因为他没有意识到它的性质；可是这个原因，可能恰好未被任何假说拥护者考虑。换言之，论证的前两个阶段也许正确，第三个却不正确。下面将发展的就是这个观点；但在处理论证的第三阶段以前，必须先确立前两个阶段的可能性，即哈姆雷特的迟疑是由于某个使他反感任务的特殊原因，而他并不知道这种反感的性质。

首先可以考察这条思路面临的一项初步障碍；它建立在围绕心灵动力的一些常见偏见上。如果哈姆雷特没有意识到自身抑制的原因，人们也许会怀疑我们是否可能穿透它。鲍姆加特[2]如此表达这个悲观看法："阻碍哈姆雷特复仇的东西，对他本人而言是一个问题，因此也必然永远是我们所有人的问题。"

1. 勒宁：《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悲剧》，1893年，第78页。2. 鲍姆加特：前引书，第48页。

然而，对我们的研究而言幸运的是，精神分析研究已经无可置疑地证明：隐藏于主体本人之外的心灵倾向，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获得外部表达，从而向受过训练的观察者揭示其性质；因此，不能这样排除成功的可能。勒宁[1]还反驳说，诗人本人既未揭示这种隐蔽心灵倾向，也未给出任何提示。这项异议的前一部分当然正确，否则便不存在需要讨论的问题；但我们很快会看到，后一部分绝非如此。人们可以追问：诗人为什么没有更清楚地照亮我们试图发现的心灵倾向？答案看起来虽然奇怪，却同哈姆雷特本人的情形一样：他做不到，因为他没有意识到它的性质。稍后，我们会结合诗人与戏剧的关系处理这个问题。不过，如果戏剧的动机如此晦暗，它对观众产生的强大影响又该

归因于什么？正如科勒[2]所问："谁曾看过《哈姆雷特》，却感受不到撼动主人公灵魂的可怕冲突？"这只能因为，主人公的冲突在听众心中一场相似的内在冲突中找到回声；预先存在的这场冲突越激烈，戏剧效果就越强。[3] 同样，听众自己也不知道其心中冲突的内在原因，只体验到它的外部表现。因此，我们抵达一个表面悖论：主人公、诗人和观众都被源自某种冲突的感情深深撼动，却都不知道这场冲突的来源。

1. 勒宁：前引书，第78、79页。2. 科勒：《法理学法庭前的莎士比亚》，1883年，第195页。3. 几乎无须说明，这部戏从许多不同方面吸引观众。这里仅考察主要吸引力，即悲剧的核心冲突。

然而，这个结论显得悖谬这一事实，本身便是对有关人类心灵实际运作之流行观点的批评。在着手支持上一段提出的断言以前，必须先对当前盛行的一般动机与行为观作若干观察。临床心理学这门新科学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像这个问题上一样，同关于心灵运作的旧态度形成如此鲜明的对照。心理学著作通常含蓄、有时也明确地接受一种人类心灵观：把心灵视为各种过程的相互作用；这些过程大部分为主体所知，至少也可以通过仔细内省而接近。与此相反，临床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决定性地证明，比人们通常猜想多得多的过程，源自主体从未怀疑的地方。人相信自己是一种拥有自我意识的动物，知道推动或抑制自身行动的欲望，了解自己行为的一切动力；这是那种长期支配其哲学、神学、尤其是心理学的人类中心生命观的最后堡垒。换言之，人们很少抵抗照人自己的估价来理解人的倾向；我们假定，要弄清一个人为什么做某件事，最可靠的办法就是直接问他，并相信他会像处在类似情形的我们一样确信答案，必然为自己的行为提供一个看似合理的理由。然而，专门用来穿透晦暗心灵过程的客观方法，揭示出这条

直接内省道路上的极大障碍，也揭示出人类心灵的自欺能力——我们还没有发现它的边界。容我引用自己早先一篇文章中的话：[1]“我们开始不再把人看成他自称的那种顺滑、自我行动的主体，而是照他的真实面目来看他：一种仅仅模糊意识到塑造其思想与行动之各种影响的生物；他以一切可用手段盲目抵抗那些推动他走向更高、更完整意识的力量。”

1. 《日常生活中的合理化》，《异常心理学杂志》，1908年8—9月，第3卷，第168页。

下面这些考量证明，哈姆雷特正在遭受一场内在冲突，而其根本性质无法由他的内省接近。贯穿全剧，我们极其清楚地看见一个人：他明明看见义务摆在面前，却在每次机会出现时逃避，并因此承受最强烈的悔恨。可以借用詹姆斯·佩吉特爵士对癔症性瘫痪的著名描述：哈姆雷特的辩护者说他不能履行义务，批评者说他不愿履行，而真相是他不能去愿。更进一步说，意志力的缺陷被局限于杀死叔父这一个问题；这可以称作特异性意志缺失。现实生活中的这种特异性意志缺失，一经分析，无一例外地证明源于一种针对无法实施之行动的无意识排斥。换言之，每当一个人无法迫使自己去做一切意识考量都告诉他应当做的事情，那总是因为出于某种理由，他不想这样做；他不会向自己承认这个理由，即使有所意识，也只极其模糊。哈姆雷特的情形正是如此。他一次又一次激励自己，向自己指出明显的义务，以最残酷的自我责备鞭打自己，使自己陷入悔恨的痛苦，随后又一次落回不行动。他热切抓住每一个借口，让自己忙于义务执行以外的任何问题；这就像在较低层面上，一个学生面对厌恶的作业，会花时间整理书本、削铅笔，为任何小事坐立不安，只要它能充当推迟任务的借口。

一个极有意义的事实是：哈姆雷特为迟疑给出的理由，没有一个经得起哪怕片刻的严肃考察，而且时时改变。有时他假装自己太怯懦，不能实施行动，或者理性被“兽性的遗忘”麻痹；另一些时候，他怀疑幽灵是否诚实；再有一次，当机会以毫无遮蔽的形式呈现时，他认为时机不对——最好等国王做某件恶事时再杀他，等等。一个人在不同时刻为行为给出不同理由，我们便可以稳妥地推断，无论有意与否，他正在隐瞒真正的理由。韦茨[1]讨论伊阿古身上的类似问题时，富有洞见地指出：“没有什么比这些动机不断变化，更能证明伊阿古试图用来说服自己的动机何其虚假。”因此，我们可以放心抛开哈姆雷特提出的一切所谓动机，把它们视为他以自欺蒙蔽自己的、多少成功的尝试。勒宁[2]总结这些动机时并不算过分，他说：“它们全都彼此矛盾；无一不是虚假的借口。”哈姆雷特给出的解释越似是而非，就越容易满足自己，读者也越容易把它当成真实动机接受。这些所谓动机极好地展示了我在其他地方描述过的心理逃避与合理化机制。[3] 不过，无须逐一讨论它们；勒宁已以最大的敏锐作过详细讨论，并有力证明它们无一站得住脚。[4]

1. 韦茨：《比较文学史视角下的莎士比亚》，1890年，第1卷，第186页。2. 勒宁：前引书，第245页。3. 前引文，第161页。4. 尤其参见他对祈祷场景中哈姆雷特不行动借口的分析，前引书，第240—242页。

尽管如此，在自责时刻，哈姆雷特仍十分清楚地看见自己行为的抗拒，并重新努力采取行动。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悔恨爆发怎样由外部事件唤起；这些事件使他重新想起那个自己极想忘掉的东西。在这一点上，同其自身行为形成对照的事件格外有效，例如演员为赫卡柏的命运如此感动（第二幕第二场），或福丁布拉斯出征，“只要荣誉受到

威胁，便能从一根稻草中找到争端”（第四幕第四场）。在前一个场合，演员想到赫卡柏便以“骇人”方式倾泻感情，这刺痛了哈姆雷特；他以下面的文字控告自己，它们无疑足以彻底排除哈姆雷特对自身义务所在存有任何怀疑的看法。

“赫卡柏同他有什么关系，他同赫卡柏又有什么关系，
竟值得他为她流泪？如果他拥有
像我一样的激情动机和提示，他会怎样？
他会用泪水淹没舞台，
用骇人的言辞撕裂众人的耳朵，
令有罪者发疯、无辜者惊惧，
使无知者困惑，真正震撼
眼睛与耳朵的全部能力。
而我，
一个迟钝、污浊而麻木的恶棍，垂头丧气，
像做白日梦的约翰，对自己的事业无动于衷，[1]
什么也说不出；是的，甚至不能为一位国王说一句话，
他的所有物与无比宝贵的生命
遭到了该诅咒的毁灭。我是个懦夫吗？
谁骂我是恶棍？谁敲破我的脑壳？
谁拔下我的胡须，吹到我的脸上？
谁扭我的鼻子？谁当面说我撒谎，
把这句话从喉咙塞进肺腑？谁敢这样对我？
嗯！
天哪，我一定会忍受！因为我必定胆小如鸽，
缺少胆汁，不能让压迫尝到苦味；否则，我早已

用这个奴才的脏腑，把这一带所有的鸢都喂肥了：
嗜血淫荡的恶棍！
无悔、奸诈、好色、灭绝人性的恶棍！
啊，复仇！
唉，我真是头驴！这可真英勇，
我是一个亲爱父亲遭杀害的儿子，
天与地狱催促我复仇，
却必须像妓女一样用话语倾倒自己的心，
像真正的娼妇、
一个洗碗女工那样咒骂！”

幽灵第二次出现时，哈姆雷特喊出下面的话，再次证明他有罪的良心何等容易被激活：

- “您难道不是来斥责您迟钝的儿子吗？
  他在时光与激情中沉沦，
  任由您可怖命令要求的重大行动错过？
  啊，请说！”

幽灵立刻回答，证实了这层忧虑：

- “不要忘记：我这次来访，只为磨利你几乎已经钝掉的意图。”

1. 问题的核心何其完整地包含在这四个词里！

总之，哈姆雷特呈现的整个图景——深度抑郁、对世界和生命价值的绝望态度、对死亡的恐惧、[1] 对恶梦的反复提及、自我控诉、试图摆脱义务念头的绝望努力，以及为自身抗拒寻找借口的徒劳尝试——都

毫无歧义地指向一个受折磨的良心，指向某个使他逃避任务的隐蔽理由；他不敢或不能向自己承认它。因此，我们必须从这里重新拾起论证，寻找某种证据，把隐藏的动机带到白昼之下。

过去二十年中，弗洛伊德及其学派开展精神分析研究所积累的广泛经验，充分证明某些类型的心灵过程比另一些更易遭到“压抑”（verdrängt）。换言之，一个人更难向自己承认某些心灵倾向的存在。为了获得正确视角，最好简要考察不同心灵过程被“压抑”的相对频率。围绕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大胆作出如下概括：个人最可能压抑的过程，就是主要影响他的那个特定社会圈子最不赞同的过程。用生物学方式表述，这条定律就是：“群体无法接受的东西，也会变得令个体无法接受。”这里“群体”一词是指上述特定圈子，并不必然等同于整个共同体。正因如此，道德、社会、伦理或宗教影响几乎从不遭到“压抑”；因为个人最初正是从这个群体接受它们，它们从来不会同群体的命令发生冲突。这不过是说，一个人不会以自己所尊重的东西为耻；表面上的例外无须在这里解释。反过来也同样正确：个人所“压抑”的心灵倾向，就是其群体最难接受的倾向；因此，奇怪的是，与后来习得的心灵倾向相比，它们正是那些被区别为“自然”本能的东西。勒宁[2]似乎十分敏锐地把握了这一点。科勒曾评论说：“当一种感情推动我们行动或不行动时，它充满上百个理由——这些理由轻如肥皂泡，却因自我欺骗而在我们看来极其可敬、极具强制力，因为它们在我们自身感情的镜子中被无比放大。”勒宁评论这句话时写道：“但这并不像科勒等人所以为的那样，适用于理性赞同的道德感情对我们的推动（因为我们会向自己承认这些感情，它们无须借口）；它只适用于从我们的自然人中产生、其满足又遭理性反对的感情。”只须再补充一个明显推论：群体毫无疑问地从“自然”本能中挑选性本能，加以最

严厉的禁令，因此个人最常“压抑”的，也正是各种性心理倾向。这解释了一项临床经验：一例深层心灵冲突越激烈、越晦暗，充分分析以后就越确定能发现它以某个性问题为中心。当然，表面看来并非如此；借助各种心理防御机制，抑郁、怀疑以及冲突的其他表现会转移到更容易接受的主题上，例如永生问题、世界的未来、灵魂的拯救等等。

记住这些考量，让我们回到哈姆雷特。现在应当清楚，上面提到的冲突假说——认为哈姆雷特复仇的“自然”本能受到一种高度伦理的无意识疑虑所抑制——建立在对现实生活实际情形的无知上，因为这类疑虑事实上很容易由内省接近。哈姆雷特的自我研究很快便会使他意识到任何这类伦理疑虑；即便后来忽略它们，也几乎必然是借助一项合理化过程，使他欺骗自己、相信这些疑虑其实没有根据；无论如何，他仍会意识到它们的性质。因此，我们必须把这些假说倒转过来，并认识到：对他而言，复仇的正向努力才是道德与社会性的努力；而那种反对复仇、遭到压制的负向努力，则来自某个同他更为个人的“自然”本能相连的隐蔽来源。我们已经考察前一种努力；事实上，它显现在哈姆雷特每一次讨论此事的话语中。第二种努力由于自身性质更为晦暗，下面必须加以研究。

1. 蒂克（《戏剧论稿》第2卷，1826年）把哈姆雷特对死亡的怯懦恐惧，视为他迟疑执行复仇的一个主要原因。

1. 前引书，第245、246页。

最容易的做法，也许是更深入地探究哈姆雷特面对复仇对象克劳狄斯以及有待报复的罪行时所采取的确切态度。罪行有两项：克劳狄斯同

王后的乱伦，以及他杀害自己的兄弟。必须注意哈姆雷特面对这两项罪行时态度的根本差异，这一点极其重要。在理智上，他当然憎恶两者；但哪一项在他身上唤起更深厌恶，毫无疑问。父亲被杀在他身上唤起愤慨，并使他明确认识到自己显然有义务复仇；母亲有罪的行为却在他身上唤起最强烈的恐怖。弗尼瓦尔[1]谈到王后时恰当地说："她可耻的通奸与乱伦、她对高贵父亲之记忆的背叛，哈姆雷特在最深的灵魂中感受到了。与它们深入纹理的染色相比，克劳狄斯杀死他父亲——尽管他发出一切抗议——只是一层浅及皮肤的污迹。"现在，当我们试图界定哈姆雷特面对叔父的态度时，必须避免贸然假定它只是一种单纯憎恶，因为复杂性可能以如下方式产生：叔父不只是分别犯下每一项罪行，而是同时犯下两项罪行。这一区别极其重要，因为罪行的结合允许一个新因素进入；两者可能的相互关系生成这个因素，使结果不再只是简单相加。此外还须记住，罪行实施者是一名亲属，而且是极为近亲的亲属。罪行之间可能的相互关系，以及实施者就是受害家庭的一名真实成员，为它们对哈姆雷特心灵的混杂影响留下空间；这或许正是我们试图澄清之晦暗的原因。

我们必须先进一步追踪母亲的不端行为给哈姆雷特造成的影响。他甚至还不知道父亲遭到谋杀，便已陷入最深的抑郁；这显然正是因为母亲的行为。两者之间的联系，在第一幕第二场独白中毫无疑义。围绕这段独白，弗尼瓦尔[2]写道："必须坚持这一点：在父亲遭谋杀的任何真相向哈姆雷特揭示以前，在为那桩谋杀复仇的任何负担落到他身上以前，他已经把自杀视为一种值得欢迎的逃脱手段，借以逃离上帝这

个美丽世界；在他病态而软弱的想象中，母亲的淫欲以及对父亲记忆的羞辱，使这个世界变得可憎。”

1. 弗尼瓦尔：《“利奥波德”莎士比亚版导言》，第72页。2. 弗尼瓦尔：前引书，第70页。

“啊，但愿这太过坚实的肉体能够融化，
解冻，化作一滴露水；
或者永恒者不曾立下
反对自我杀戮的律法！上帝啊！上帝啊！
这个世界的一切用途，在我看来
何等厌倦、陈腐、平坦而无益！
呸！啊，呸！它是一座无人除草的花园，
任由结籽；自然中腐烂粗鄙之物
完全占据了它。竟会落到这一步！
他去世才两个月；不，还不到两个月：
那样卓越的一位国王；他同这个人相比，
就像许珀里翁之于萨堤尔；他如此爱我的母亲，
甚至不肯让天上的风
太粗暴地拂过她的脸。天地啊！
我非得记得吗？她曾依偎着他，
仿佛欲望随着它所吞食之物
反而不断增长；可不到一个月——
别让我再想——脆弱啊，你的名字是女人！——
短短一个月，她跟随我可怜父亲遗体时
穿的鞋还没有旧，
她像尼俄柏一样满脸泪水；可她，正是她——

啊，上帝！一头没有理性言语的野兽
都会哀悼得更久——竟嫁给我的叔父，
我父亲的兄弟，却同我父亲毫无相似，
就像我同赫拉克勒斯毫无相似：不到一个月；
最虚伪泪水的盐分
还未离开她红肿刺痛的眼睛，
她就结婚了。啊，最邪恶的速度，竟如此敏捷地
奔向乱伦的床榻！这不会、也不可能有好结果；
但碎裂吧，我的心；因为我必须闭口。”

只有当我们毫无疑问地接受关于深刻情感之成因的传统标准时，才能安心认为，这个表面上足以解释哈姆雷特厌倦生命的说法已经完整。哈姆雷特满足于这个解释这一事实本身，反倒唤起我们最严重的怀疑；因为正如稍后将说明的，这种情感的本性决定了，他不可能意识到它的真实原因。如果我们追问的不是“什么应当造成这种麻痹灵魂的哀痛与生命厌恶”，而是“实际上什么会造成它”，我们就必须越过这个解释，寻找更深的原因。在现实生活中，迅速再婚十分常见，却不会造成这里描绘的结果；当我们看见它产生这种结果时，只要有机会分析主体的心灵，就无一例外地会发现另一个更隐蔽的原因，说明事件为何产生如此不成比例的巨大效应。原因始终是：事件唤醒了已从主体意识中遭到“压抑”的心灵过程，使它们更加活跃。此前的心灵过程已经使他的心灵为灾难做好准备，而事件直接造成的过程同它们发生了联结。弗尼瓦尔谈到世界对哈姆雷特“病态的想象”变得可憎时，也许正是这个意思。进一步说，对那些投入大量时间研究这类状态的人而言，哈姆雷特在这里作出的自我描述，会被认作某种特殊心灵状态的一幅惊人准确的图景；人们常把它粗疏而错误地归到“神经衰弱”这

个名称之下。[1] 对这类状态的分析总会揭示一组被遗忘心灵过程的有效活动；由于其不可接受的性质，它们已从主体的意识记忆中遭到“压抑”。因此，如果母亲再婚的消息使哈姆雷特陷入这种异常状态，就必定因为这个消息唤醒了某个沉睡的记忆；它如此痛苦，以致不能进入意识。

1. 正如弗洛伊德指出的，哈姆雷特的心灵状态更准确地对应于某种癔症形式的特征。

出于某个他无法接受的深层理由，一想到父亲在母亲爱中所占的位置被别人取代，哈姆雷特便陷入痛苦。仿佛他对母亲的依恋使他如此嫉妒她的爱，以致即便同父亲分享它已很困难，更无法忍受再同另一个男人分享。这个想法虽然富有启发性，却面临三项反驳。第一，如果它本身已经完整陈述个案，哈姆雷特便会轻易意识到嫉妒；但我们已经得出结论，我们寻找的心灵过程对他是隐蔽的。第二，我们在其中看不见旧有、被遗忘记忆遭唤醒的证据。第三，克劳狄斯从哈姆雷特那里夺走的王后之爱并不比父亲从他那里夺走的更多；因为两兄弟在这一方面提出完全相同的要求，即作为受爱丈夫的要求。然而，最后一项反驳恰好把我们带到情境核心。倘若事实上，多年前的哈姆雷特甚至对不得不与父亲分享母亲的爱深感怨恨，把父亲视为竞争者，并暗暗希望他消失，以便独占母亲的爱而无人争夺，又会怎样？如果童年时代他确曾有过这类思想，那么孝心和其他教育影响显然会使它们逐渐遭到压制，一切痕迹均被抹去。父亲死亡使他早先的愿望得到真实实现，随后便会激活这些遭压制的记忆；它们会以抑郁与其他痛苦的形式，产生其童年冲突的一种晦暗余波。

我知道，那些不曾获得特殊机会穿透心灵活动隐晦侧面的莎士比亚批评家，会把自己对人类动机的看法建立在行动者本人提供的表面估价上——对他们而言，无论善恶，一切行为终究都源自意识——因此很可能把上面提出的建议仅仅视为又一项离奇怪诞的假说；而《哈姆雷特》文献中尤其充满这类假说。不过，为了那些可能有兴趣把握如下视角的人——从这个视角看，这个奇怪假说似乎颇有可能——我感到必须插入对两个通常未得到理解之问题的若干考量，即儿童的嫉妒感与儿童的死亡观念。

儿童嫉妒这个完整主题会激起如此强烈的偏见，以致即使众所周知的事实也会被忽略，或者得不到符合其真实意义的估量。斯坦利·霍尔[1]在其百科全书式论著中，对这一主题在青少年身上的重要性提出许多十分恰当的评论，却暗示这种激情在青春期以前相对无足轻重。他的一则评论清楚显示了嫉妒同通过死亡清除竞争者之愿望的密切关系，也显示了这些感情通常经历的压制过程："许多高尚乃至伟大人物承认，在为挚友之死与不幸深感哀痛之际，他们往往惊恐地发现一股隐秘的喜悦与满足，仿佛自己的领域变得更大或更好。"伯纳德·肖[2]让唐璜在地狱场景中说出类似思想，而且更为坦率："你也许记得，在尘世——当然，我们从未承认——任何熟人的死亡，甚至我们最喜爱之人的死亡，总混合着终于摆脱他们的一种满足。"儿童以其声名狼藉、常令父母心碎的自我中心，以尚未发展的社会本能，以及对死亡可怖意涵的无知，在无可比拟的程度上超越了成人的这种犬儒主义。儿童毫无理性地把对自身特权的各种侵犯、把阻碍其欲望立即满足的障碍解释为毫无意义的残酷；受挫的欲望越迫切，对这个残酷行为者的敌意就越明显。出于稍后将提到的原因，在这一方面最重要、也最常见的侵犯，是对儿童获得爱之欲望的侵犯。后来又有一个孩子出生

时，这种敌意经常显现；人们通常把它当作幸福事件所带来总体欢乐的额外笑料。当一个孩子听说医生给他带来另一个玩伴，便喊道“叫他再把它带走”，他的意思并不像人们通常所以为的那样，是讲个笑话逗大人开心；他在认真表达一种直觉：今后自己必须放弃在家庭圈子中此前无人质疑的至高地位，而这对他而言足够严重。

1. 斯坦利·霍尔：《青春期》，1908年，第1卷，第358页。2. 伯纳德·肖：《人与超人》，1903年，第94页。

同样存在大量误解的第二个问题，是儿童面对死亡主题的态度；人们通常假定，它必然同成人的态度一样。当儿童最初听说某人死亡时，他所理解的唯一意义是那个人不再在那里；[1] 而在许多情形中，他热切希望这一结果发生。只有逐渐地，这种现象更可怕的意涵才会进入他心中。因此，当儿童表达希望某个人——甚至近亲——死去的愿望时，如果我们从儿童的视角解释它，自己的感情便不会像实际上那样震惊。同样的评论也适用于成人那些亲近挚爱之人死去的常见梦；梦中表达的愿望大多早已被遗忘，而且不再直接运作。

在儿童的各种嫉妒中，我们这里关心的是男孩对父亲的嫉妒。儿童与父亲早期关系的确切形式，无论对两性而言通常都是极其重要的问题，并在儿童未来性格发展中起支配作用；荣格[2]最近一篇论文精彩阐发了这个主题。目前与我们相关的唯一一点，是父亲妨碍男孩享受母亲的爱时，男孩对父亲产生的怨恨。这种感情十分常见，是父子之间、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那场古老如世界之冲突的最深来源，也是无数诗人与作家最喜爱的主题。弗洛伊德下面这段话[3]清楚说明，这场冲突以及与之相伴的儿童摆脱父母权威，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都具有根本重要性：“正在成长的个人摆脱父母权威，是发展中最必要、同时

也是最痛苦的成就之一。它绝对必须得到完成；我们可以假定，每个正常人都已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完成。事实上，社会进步通常取决于两代人之间的这种对立。”

1. 参见弗洛伊德：《梦的解析》，1900年，第175页。2. 荣格：《父亲对个人命运的意义》，《精神分析与精神病理学研究年鉴》，1909年，第1卷上半册。3. 兰克《英雄诞生的神话》（1909年，第64页）所引私人通信。

当弗洛伊德处理儿童性本能最早表现这个主题时，他最先证明，上述冲突归根结底建立在性基础上。[1] 他表明，[2] 这种本能并不像人们通常所以为的那样，异于其他生物功能，在青春期突然以完整成熟的活动一跃而生；它像其他功能一样逐渐演变，只缓慢达到我们在成人身上认识的形式。换言之，儿童必须学习怎样爱，就像必须学习怎样奔跑；不过前一种功能的调节远比后一种复杂而精细，其发展也相应更加缓慢、过程更加错综。最早的性表现如此明显地未能适应人们通常视为该功能最终目标与对象的东西，而且同后来表现的相对精确相比又如此笼统、试探，以致其性性质通常根本得不到承认。这个主题虽然重要，却无法在这里继续追踪；但必须提到，这些最初的朦胧苏醒，经常由儿童同身边之人——因此首先就是父母——之间亲密的身体关系唤起。正如弗洛伊德所说：“母亲是男孩的第一个诱惑者。”早期性表现的出现时间与强度都极为多变；这部分取决于男孩的禀赋，部分取决于母亲。母亲施加的吸引若过于强烈，就可能对男孩后来的命运产生支配性影响。它同其他影响复杂互动，可能造成各种结果；这里只需提到一两种。如果被唤起的激情只受到很少“压抑”——母亲为寡妇时最常如此——男孩就可能终生异常依恋母亲，无法爱上其他

女人；这是终身不婚的一个常见原因。如果这种依恋较弱，他或许可以逐渐断奶、摆脱它；但常常发生的是……

1. 弗洛伊德：《梦的解析》，1900年，第176—180页。他最近在一项详细研究《一个五岁男孩的恐惧症分析》中生动阐释了这个主题，见《精神分析与精神病理学研究年鉴》，1909年，第1卷上半册。

1. 弗洛伊德：《性学三论》，1905年。

……断奶并不彻底，以致他只能爱上与母亲相似的女人；正如亚伯拉罕饶有意味地指出的，后一种情形经常导致亲属之间结婚。[1] 母亲的影响也可能表现为赋予他后来的性格一种格外温柔的女性侧面。[2] 当被唤起的感情遭到强烈“压抑”，并同羞耻、罪疚等联系起来，对它的记忆可能如此彻底地沉没，以致主体不仅无法重新唤醒它，甚至不能体验任何相似感情，也就是对异性的吸引。这可能表现为明显的厌女，或者在同其他因素结合时，表现为实际的同性恋，正如萨德格所表明的。[3]

对成功竞争者——也就是父亲——的态度，也会随被唤起的感情受“压抑”的程度而变化。如果压抑很轻，对父亲的自然怨恨后来可能多少公开显现；这种反叛十分常见，尽管它的原初来源无人识别。许多社会革命者反抗权威的原始推动力都来自这里，而且往往可以清楚追踪——例如雪莱。如果“压抑”更强烈，对父亲的敌意也会遭到隐藏；通常是通过发展出相反感情来实现，也就是对父亲的过度敬重与尊重，以及对其福祉的病态关切，从而完全遮蔽真实的潜在关系。俄狄浦斯传说——例如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对它的展开——如此清楚地呈现儿子

对父亲的态度，[4] 以致有关的这一组心灵过程通常被称为“俄狄浦斯情结”。

1. 亚伯拉罕：《近亲婚姻与神经症》，柏林精神病学与神经疾病学会，1908年11月8日；《神经学中央杂志》，1908年，第1150页。2. 哈姆雷特性格中的这一特征常受评论。尤其参见博登施泰特：《哈姆雷特》，《韦斯特曼插图月刊》，1865年；上文已经提到维宁关于哈姆雷特其实是女人的说法。众所周知，同一特征在莎士比亚本人身上也很突出，“温柔的威尔”这一称呼已足以唤起它。3. 萨德格：《一名同性恋者的精神分析片段》，《性中间阶段年鉴》，1908年，第9卷；《倒错的性感觉可以治愈吗？》，《性科学杂志》，1908年12月；《论倒错性感觉的病因》，《医学临床》，1909年第2期。4. 参见弗洛伊德：《梦的解析》，1900年，第181页。亚伯拉罕《梦与神话》（1909年）和兰克前引书对该主题的神话侧面作了有趣阐释。

现在，我们已经能够扩展并完成上面围绕《哈姆雷特》问题提出的说法。[1] 经过如此解释，故事大致如下：童年时代，哈姆雷特对母亲怀有最温暖的爱恋；一如既往，这种爱恋包含一些多少朦胧的情色成分。王后性格中的两项特征支持这项假定，即她显著的感官性，以及对儿子的热烈宠爱。前一项在剧中出现太多，无须具体引述，而且获得普遍承认；后一项同样明显。正如克劳狄斯所说（第四幕第七场第11行）：“王后，他的母亲，几乎靠看着他活着。”不过，哈姆雷特似乎多少成功地同母亲断奶，并爱上奥菲莉娅。他最初对奥菲莉娅的确切感情有些晦暗。我们可以假定，它至少部分由对未来新娘的正常爱情构成；但有迹象表明，即使在这里，他对母亲旧有吸引的影响仍在发挥作用。尽管一些追随歌德的作者[2]认为奥菲莉娅同王后有许多相似

特征，但两者之间的对照特征无疑更为突出。许多德国人把奥菲莉娅设想为感官放纵的荡妇，[3] 这些误解已被勒宁[4]等人充分驳斥；无论其中有何真相，仍须借助歌德恰当地称作“疯狂的天真”的状态，才能揭露任何此类力比多思想，这一事实本身便证明，她惯常的举止谦逊而贞洁。她天真的虔诚、顺从的隐忍与不加反思的单纯，同王后的性格形成鲜明对照；这似乎表明，哈姆雷特通过朝相反极端作出一种典型反应，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推动，选择了一个最不会使自己想起母亲的女人。还可以为另一种观点提出理由：哈姆雷特追求奥菲莉娅的部分动机，与其说是直接受到她的吸引，不如说是半意识地想用她同母亲较量；就像一个失望而恼怒的情人经常投入更愿接纳自己的竞争者怀中。在戏中戏场景中，母亲要他坐在身边，他回答：“不，好母亲，这里有更具吸引力的金属。”随后躺在奥菲莉娅脚边；这仿佛直接表明他的这种态度。除非记住，他以粗俗的亲昵举止交换暧昧笑话时，王后一直在仔细注视，否则这些行为几乎无法理解。仿佛哈姆雷特在无意识中向她表达如下思想：“你把自己交给那些比我更受你偏爱的男人。让我向你保证，我无须你的恩宠；事实上，我更喜欢另一类女人的恩宠。”

1. 这里同全文一样，我紧密追随弗洛伊德在前述脚注中给出的解释。他在那里指出早期解释的不充分，讨论哈姆雷特面对母亲、父亲与叔父的感情，并提到稍后将讨论的另外两个问题：哈姆雷特反对奥菲莉娅之反应的意义，以及本剧写于莎士比亚父亲刚刚去世以后这一事实。2. 歌德：《威廉·迈斯特》第4卷第14章：“她的整个存在漂浮在成熟、甜美的感官享乐中。”“她的幻想受到触动，安静的谦逊呼吸着爱的欲望；只要温柔的机遇女神摇动树木，果实便会立即落下。”3. 施托尔弗里希：《论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心理学探

究》，1859年，第131页；迪特里希：前引书，第129页；蒂克：《戏剧论稿》第2卷，第85页等。4. 勒宁：前引书，第13章“奥菲莉娅的性格与爱情”。

随后，父亲去世，母亲再婚。看见某个人完全像他本人曾经渴望的那样篡夺父亲在母亲爱中的位置，便把他长期遭到“压抑”、想要取代父亲的欲望刺激为无意识活动。更进一步说，这个人是同一家庭的成员，因此实际的篡夺同幻想中的篡夺一样具有乱伦性质。这些古老欲望在哈姆雷特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回荡于心中，再次奋力寻求表达；要重新“压抑”它们，必须耗费如此多的能量，以致他陷入自己生动描绘的可悲心灵状态。随后，幽灵宣布谋杀真相。哈姆雷特当时心中充满听到消息后的自然愤慨，回答道（第一幕第五场第29行）：

- “赶快让我知道，好让我插上
  像冥想或爱之思想一样迅疾的翅膀，
  扫荡而去，实施复仇。”

决定性的文字紧随而来，揭示罪犯是谁：一名听从淫欲命令实施行动的亲属。[1] 于是，哈姆雷特第二项有罪的愿望也由叔父实现了，也就是通过亲手行动、事实上通过谋杀，来满足第一项愿望——取代父亲。[2] 父亲死亡与母亲再婚这两个近期事件，在世人看来没有因果联系；但它们所代表的观念，多年来一直在哈姆雷特的无意识幻想中紧密相联。此刻，这些观念冲破一切“压抑”力量，猛然迫使自己进入意识的承认，并立即表达在他几乎反射性的惊呼中：“啊，我预言性的灵魂！我的叔父？”在会面的剩余时间里，哈姆雷特因内心冲突的作用而

震惊失神；从此以后，这场冲突再也没有停止，而他从未穿透其性质。

1. 这里并非主张淫欲构成克劳狄斯的全部动机；但它显然是一个强大动机，也是给哈姆雷特留下最深印象的动机。2. 儿童身上针对同一家庭竞争成员的这类杀人思想惊人地常见，尽管它们真正获得表达当然相对少见。数年前，我在《英国儿童疾病杂志》两篇题为《儿童杀人犯》的社论（1904年11月，第510页；1905年6月，第270页）中汇集过一系列此类案例；我提到同一家庭幼童之间持续发生嫉妒，并指出儿童不了解死亡意义可能造成的危险。

哈姆雷特心中旧有冲突开始苏醒时，最初的表现之一就是反对奥菲莉娅。这受到双重规定：首先是他反对一般女人的反应，它在针对奥菲莉娅的猛烈厌女爆发中达到顶点；[1] 其次是奥菲莉娅虚伪的拘谨——她追随父亲与兄长，在哈姆雷特自然的爱恋中看见邪恶；它以同哈姆雷特童年之爱完全相同的方式毒害了他的爱情。只有一次，他短暂摆脱自己爱情所浸透的污秽意涵，对奥菲莉娅采取较为健康的态度；那是在敞开的墓穴旁，他悔恨地向雷欧提斯爆发，因为后者竟胆敢声称自己对奥菲莉娅的感情能同她情人的感情相等。此前他对一般女人、尤其对奥菲莉娅的排斥如此强烈，正是其性感情遭受强力“压抑”的指标。朝向母亲的感情出口一直被促成“压抑”的力量牢牢筑坝封堵；现在，朝向奥菲莉娅的狭窄出口也被关闭，早期记忆的苏醒使原来方向中的欲望增强，维持“压抑”便耗尽他全部能量。

1. 第三幕第一场第149行：“我也听说过你们涂脂抹粉的事，听得够多了；上帝给你们一张脸，你们却给自己另做一张；你们跳跃、扭

> 摆、细声细气，给上帝的造物乱起名字，还把自己的放荡说成无知。罢了，我不再谈了；这事让我发疯。”

从上文可以看出，哈姆雷特面对叔父的态度远比人们通常所以为的复杂。他当然憎恨叔父，但这是一个作恶者对其成功同类所怀的嫉妒式憎恨。

无论多么憎恨叔父，他从不能像责备母亲时那样，怀着从血液中直接沸腾出来的热烈愤慨谴责他；因为他越猛烈地谴责叔父，就越强烈地刺激自己无意识且遭“压抑”的情结活动。于是，他陷入两难：一边是让自己对叔父的自然憎恶自由运作，而这会使他意识到自身可怕的愿望；另一边则是忽略明确义务强加给他的迫切复仇召唤。他要么在谴责叔父之恶时认识到自己的恶，要么为了继续“压抑”自己的恶而尽力忽略、宽恕乃至遗忘叔父的恶；无论祸福，他的道德命运都同叔父绑在一起。杀死叔父的义务召唤无法得到服从，因为它同其本性发出的召唤联系起来：杀死母亲的丈夫，无论第一任还是第二任；后一召唤受到强烈“压抑”，因而前一召唤必然也受到压抑。他说自己受到“天与地狱”的推动去复仇绝非偶然，尽管这个说法的真实意义当然完全逃过了他。

自然出口被堵塞以后，哈姆雷特被阻拦的感情便在其他方向获得部分宣泄。吉尔登斯吞与罗森格兰兹、尤其波洛涅斯造成烦扰时，哈姆雷特表现出的暴躁易怒与爆炸式发作，显然应当以这种方式解释；他对母亲那些灼热责备，部分也应如此理解。事实上，在同母亲会面接近

结尾时，对她不端行为的念头化作一种几乎身体性的厌恶；这种厌恶经常是强烈遭“压抑”性感情的表现。

- “任那个臃肿的国王再次诱你上床；让他放荡地掐你的脸颊，叫你小老鼠；让他用一双油腻的吻，或用该诅咒的手指抚弄你的后颈，使你把这一切事情全盘泄露。”

他对波洛涅斯的态度极有启发性。这里没有亲属纽带，也没有其他影响，因此他可以相对不受约束地纵容自己对这个夸夸其谈、满口格言的老糊涂的敌意。在这一语境中，他把波洛涅斯比作耶弗他[1]尤其切中要害。我们正是在这里看到他对说教长者的根本态度——这些长者用权力阻碍年轻人的幸福——而不是在他描绘父亲时那幅过度渲染、情节剧式的肖像中看见它：“真正集各种美德于一身的形象，所有神明仿佛都在他身上盖下印记，向世人保证这才是一个人。”

1. 莎士比亚怎样看待耶弗他对女儿的行为，可以从《亨利六世》下篇第五幕第一场的一处提及中得知。另参见华兹华斯：《论莎士比亚对〈圣经〉的知识与运用》，1864年，第67页。

讨论推动或约束哈姆雷特的动机时，我们有意贬低了同样发挥作用的次要动机，从而使那些占支配地位、更深且真正有效的动机获得更大凸显。正如我们已经看见的，它们源自哈姆雷特没有意识到的地方；我们可以把他所受之内在冲突概括为：遭“压抑”的心灵过程奋力进入意识。义务召唤会自动激活这些无意识过程，却同进一步“压抑”它们的必要性发生冲突；外部行动的需要越紧迫，“压抑”力量就必须付出越大努力。行动在刚刚开始时便遭到麻痹，于是形成一幅无缘由的抑制图景，无论哈姆雷特本人[1]还是剧本读者都无法解释。不过，这种

麻痹并非源自身体或道德上的怯懦，而是源自智力上的怯懦：不愿大胆探索自己的内心；在这一点上，哈姆雷特同其余人类一样。

最后，我们必须回到出发时的主题，即诗歌创造，并据此探究哈姆雷特的冲突同莎士比亚心灵内在运作之间的关系。本文主张，这场冲突是莎士比亚本人身上一场类似冲突的回声，[2] 就像在一切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如此。因此，追问莎士比亚在剧中的意识意图——无论道德还是其他意图——同面对大多数天才作品时一样完全不得要领。这部戏是他的感情自发找到的表达形式；他本人不可能追问那种感情的根本性质或来源。

1. 哈姆雷特的呼喊（第四幕第四场）完美描绘了这个局面：

• “*我不知道

• 为什么我还活着说‘这件事必须去做’，

• 既然我拥有理由、意志、力量和手段，

• 去完成它。*”

若有更深洞见，他本可把“意志”换成“虔诚愿望”；正如勒宁（前引书，第246页）指出的，这显然才是它的意思。奇怪的是，罗尔夫（前引书，第23页）恰恰引用这段话，支持韦尔德关于哈姆雷特受到外部局面困难抑制的假说。

1. 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身上描绘自己内在自我的观点十分流行。尤其参见德林：《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基本思想与内容阐释》，

1865年；赫尔曼：《传统莎士比亚传记的补充与订正》，1884年；泰纳：《英国文学史》；维舍尔：《新与旧》，1882年，第3册。

对戏剧外部环境的历史研究充分支持这一结论。众所周知，莎士比亚不仅从早期著作中取得故事骨架，还取得数量惊人的细节。[1] 他很可能读过十三世纪初萨克索·格拉玛提库斯讲述的原始萨迦，也读过贝尔福雷斯特出版的译本和改写本。[2] 在莎士比亚写作《哈姆雷特》以前，英格兰至少已有十二年流传一部同名戏剧；现代证据[3]已经清楚表明，它由托马斯·基德所作。故事那些源自爱尔兰与北欧的较粗糙版本，很可能在英格兰流传得更加广泛；哈姆雷特这个名字本身或其某种变体，在斯特拉特福地区十分常见。[4] 众所周知，莎士比亚1585年为自己的儿子取名哈姆内特，这是该名字的一个常见变体。因此，在真正形成戏剧以前，这部悲剧的情节必已存在于他心中多年。它极有可能在1601—1602年冬季成形，因为本剧于1602年7月26日登记，第一个盗版四开本则于1603年问世。因此，一个极有启发性的事实是：莎士比亚的父亲于1601年9月去世；这个事件完全可能对旧有“压抑”记忆产生与哈姆雷特父亲之死对哈姆雷特相同的唤醒作用，而他的母亲又活了约七年。本剧心灵冲突的主体性来源因此获得提示。许多迹象表明，莎士比亚父亲的性情强势而专断，极易激起反叛，尤其是在长子身上。

1. 莎士比亚无疑也从个人经验引入许多细节。例如，大量证据表明，塑造哈姆雷特这个人物时，他想到了一些同时代人，尤其是后来的彭布罗克勋爵威廉·赫伯特（德林：《哈姆雷特》，1898年，第35页）和罗伯特·埃塞克斯（艾萨克：《哈姆雷特的家庭》，《莎士比亚年鉴》第16卷，第274页）。剧中反复暗示奥菲莉娅可能非婚受孕的危险，这或许同时联系赫伯特与诗人本人：前者因使人怀上

私生子而入狱，后者则仓促结婚以避开同样污名。2. 贝尔福雷斯特：《悲剧故事集》第5卷，1564年。该译本从班德洛的意大利文译出。3. 参见弗利：《英国戏剧编年史》，1891年；萨拉赞：《托马斯·基德及其圈子》，1892年；科宾：《伊丽莎白时代的〈哈姆雷特〉》，1895年。4. 埃尔顿：《威廉·莎士比亚：家人与朋友》，1904年，第223页。

这里插入一段对原始哈姆雷特传说神话关系的简要说明，有两个理由：第一，为了观察莎士比亚对它作出的个人贡献；第二，因为了解这一点有助于确认并扩展上面给出的心理学解释。到本文目前为止，我们一直试图沿一条干燥的逻辑道路推动论证，表明弗洛伊德以前对谜团的一切解释都终结于死胡同。据我所见，无法逃避如下结论：哈姆雷特迟疑的原因，存在于某种无意识的任务反感来源中。不过，论证的下一步——为这种反感提供动机——公然建立在通常不受理解的考量上，尽管我已试图把论证同一些普遍接受的事实相联系，以尽量减轻困难。现在还存在另一个视角；从那里看来，上述艰苦论证本属多余，因为弗洛伊德的解释会直接显而易见。任何熟悉以精神分析研究为基础的现代神话与传说解释的人，第一次读完本剧时都会立即想到这种《哈姆雷特》问题的解释。之所以能够作出如此强烈的断言，是因为哈姆雷特的故事只是一大组传说的一种格外精心阐发的形式；得益于弗洛伊德及其合作者，这组传说的心理学意义现在已十分清楚。详细讨论哈姆雷特传说同这组传说其他成员的历史关系会占用太多篇幅，因此我这里只指出心理学上的相似。伊里切克[1]与莱斯曼[2]

提出大量证据，表明它的北欧与爱尔兰变体源自古代伊朗的凯霍斯劳传说；整组传说无疑极其古老，其中一些成员可以追溯数千年。[3]

1. 伊里切克：《伊朗的哈姆雷特》，《民俗学会杂志》，1900年，第10卷。2. 莱斯曼：《居鲁士萨迦在欧洲》，夏洛滕堡市立实科中学年度报告学术附刊，1906年。3. 阐述这组神话时，我尤其得益于奥托·兰克的优秀著作《英雄诞生的神话》（1909年），原始文献也可在那里找到。

这组传说所有成员的共同主题，是年轻英雄成功取代作为竞争者的父亲。在最简单的形式中，一名专横父亲预先得知自己将被取代，因此迫害英雄；英雄奇迹般逃过各种危险以后，往往在不知情中杀死父亲，为自己复仇。迫害主要采取企图在英雄刚出生以后便夺走其生命的形式：命令将其溺死、抛弃于寒冷与饥饿之中，或者以其他方式除掉。俄狄浦斯传说是这种简单形式的一个良好例子；主人公后来娶了母亲，暴露出潜在动机。这个情节也出现在该传说许多基督教变体中，例如加略人犹大与圣格列高利的故事。某些类型的传说（例如费里敦、珀尔修斯和忒勒福斯传说）让母子共同面对相同危险，也显示出英雄与母亲的亲密关系。有些类型以对父亲的敌意为支配主题，有些则以对母亲的爱为支配主题；但通常都能多少清楚地追踪到两者。

神话更复杂的变体主要由三个因素阐发出来：心理“压抑”增强所生成的更深扭曲；其他相关主题对主要主题造成的复杂化；以及创造者的装饰性幻想通过重复扩展故事。描述这三个过程时，很难将它们截然分开；但下面的例子会逐一展示。

第一个干扰因素，即更显著的“压抑”，通过弗洛伊德在正常梦、[1] 精神神经症症状等问题上描述的相同机制表现出来。神话形成中最有意思的机制是“分解”（Auseinanderlegung），它同正常梦特有的“凝缩”（Verdichtung）机制相反。在后一过程中，若干个人的属性融合起来，创造出一个人物，颇像合成照片的制作；在前一过程中，某个既定人物的不同属性则彼此分离，人们发明出若干个人物，每个人被赋予原来一组属性。这样，一个性格复杂的人被几个人取代；他们各自拥有神话较简单形式中结合在一个人身上的性格侧面。通常，这些不同个人在其他方面——例如年龄——彼此十分相似。专横父亲的人物一分为二，成为一个父亲和一个暴君，是这个过程的良好例子。原始人物的分解大多不彻底，因此所得的两个人物彼此关系密切，事实上通常属于同一家庭。企图摧毁英雄的暴君最常是外祖父，如居鲁士、吉尔伽美什、珀尔修斯、忒勒福斯等传说；或者是叔祖，如罗慕路斯与雷穆斯以及他们的希腊前身安菲翁与仄托斯的传说；较少是叔父，如哈姆雷特传说。分解更加彻底时，暴君与父亲不属同一家庭，尽管在社会关系上可能有关；例如亚伯拉罕的父亲他拉是暴君宁录的总司令。在这个子群中，暴君通常是陌生人，例如摩西与法老、费里敦与扎哈克、耶稣与希律等。在最后两个以及许多其他例子中，不仅母亲与儿子，父亲也遭暴君迫害；我们由此抵达一个更加复杂的变体，费里敦传说很好地代表了它：儿子敬爱父亲，并通过杀死两人的共同敌人为父亲复仇。因此，儿子作为父亲的复仇者、而非杀害父亲之人的图景，体现了最高程度的心理“压抑”；在这个阶段中，故事的真实意义被一种同现实生活中遮蔽许多家庭之“压抑”敌意与嫉妒完全相同的机制隐藏，即过度的关切、照料与尊重。孝顺的雷欧提斯为遭杀害的父亲波洛涅斯复仇，很可能也代表神话发展中的同一阶段。通过献身与复仇欲望如此伪装，对父亲遭压制的憎恨似乎已经得到充分隐藏；

莎士比亚改写的哈姆雷特传说，是强烈“压抑”使英雄态度进一步扭曲的唯一例子。不过在这个传说中，事情因如下因素变得更加复杂：对母亲的爱异乎寻常地突出，超过对父亲的憎恨；此外还出现其他因素，例如暴君同父亲及母亲的关系。

1. 参见亚伯拉罕：《梦与神话》，1908年。

父母身上上述两种属性——父母性与专横——不但可以分裂出来，生成独立人物，其他属性也可以如此。例如，父母的权力与权威可以投注到国王或其他显赫人物身上，同出身卑微的父亲形成对照。[1] 在当前传说中，我认为波洛涅斯这个人物很可能可以如此理解：他来自父母原型的“分解”，代表年轻人时常在长辈身上感到恼人的一组品质。衰老无能之人躲在忙乱浮夸的外表背后，发展出一种罕见能力：反复说些自以为老于世故、其实仅仅薄薄遮掩了对生活之深刻无知的格言套话，以此令听众厌烦；这个爱窥探的多管闲事者又照例以“好意”为自己的干涉开脱。只有那些顺从接受世人估价、相信单纯衰朽者较为优越的人，才会觉得这个人物可亲。

1. 这个重要主题由弗洛伊德与兰克作了充分讨论；我在这里没有讨论，因为它没有进入当前传说。亚伯拉罕（前引书，第40页）曾饶有意味地指出，它在偏执妄想发展中的意义。

第二个干扰因素来自父母与子女之间嫉妒和乱伦的主要主题，同其他类似的相关主题相互交织。我们在上面注意到，父亲属性最简单的分解形式，往往把专横角色交给外祖父。这绝非偶然，也不能完全用分解不彻底来说明。外祖父最常被选来扮演暴君还有一个更深原因；只须想起大量传说中，他此前曾百般阻挠女儿结婚，便很容易看见这一

点。他反对求婚者接近，设置各种表面上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与条件——恋人通常奇迹般完成它们——甚至把女儿锁在无法接近的地方，如吉尔伽美什、珀尔修斯、罗慕路斯、忒勒福斯等传说。根本动机在于：他不愿把女儿交给另一个男人，自己不想同她分离（父女情结）。当命令遭到违抗或规避时，他对女儿的爱变成怨毒，以永不满足的憎恨追逐她和她的后代。这里再一次使我们想起，只要睁眼面对事实，便可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到的事件。当神话中的外孙杀死母亲专横的父亲，为自己和母亲复仇时，仿佛他清楚认识到迫害的动机，因为他真正杀死的是一个企图占有并保留母亲之爱的人；于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再次回到父亲，并看见从英雄视角而言，父亲与外祖父的区别并不像初看时那般根本。因此我们发现，出于两个理由，原始父母人物分解成仁慈父亲与专横外祖父，并不是一种幅度很大的分解。

上述考量进一步照亮当前传说中的波洛涅斯形象。他面对奥菲莉娅与哈姆雷特关系时的态度，带有我们刚才提到的父女情结的许多典型特征；不过，借助合理化机制，这些特征在这里巧妙披上了通晓世故之忠告的外衣。于是，哈姆雷特对他的怨恨受到双重规定：首先，波洛涅斯借助“分解”机制，体现了一组令人厌恶的年长者属性；其次，他表现出同样令人反感的“占着茅坑不拉屎”式父亲态度——自己占有却不能享用的东西，也舍不得给别人。这样，波洛涅斯同时代表神话中父亲与外祖父的排斥性特征；因此我们毫不惊讶地发现，正如珀尔修斯意外杀死为了保持女儿达那厄贞洁而把她锁起来的外祖父阿克里西俄斯，哈姆雷特也“意外”杀死波洛涅斯；无论从戏剧还是神话视角，这项行动都正确解决了局面。这个行动被称为全剧转折点，确实名副其实；从此以后，悲剧无情地走向顶点，主人公与其对手双双毁灭。

构成父女情结的特征，也见于一个相似的兄妹情结。当前剧本同样显示这一点：雷欧提斯面对妹妹奥菲莉娅的态度，同父亲波洛涅斯完全无法区分。进一步说，哈姆雷特不仅强烈怨恨雷欧提斯公开表达对奥菲莉娅的献身之爱——在墓穴场景中——而且在剧末杀死了他，准确完成神话动机，正如先前杀死波洛涅斯。克劳狄斯与王后的乱伦也证明，兄妹情结参与了哈姆雷特传说的形成；因为从宗教角度而言，两人彼此所处的关系同兄妹完全一样。下面这些——诚然更具试探性——考量可以进一步支持该结论。前面谈到波洛涅斯身上的两个主要特征：作为儿子父亲的浮夸，以及作为女儿父亲的吝惜；这容许我们假定，他的家庭在某种意义上粗略复制了传说中的主要家庭。下一段会更详细提到主要人物的这种复制观念；当前思路随后也许会更清楚。依照这里采取的意义，雷欧提斯因此代表哈姆雷特的兄弟，奥菲莉娅则代表妹妹。如此一来，我们似乎可以追踪到更深的原始动机：既解释哈姆雷特厌女地离开奥菲莉娅，也解释他对雷欧提斯的嫉妒怨恨。不过，兄弟姐妹关系这个主题在哈姆雷特传说中只有次要意义，因此留待在它更突出的一些传说中讨论（例如居鲁士、迦尔纳等传说）。

第三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神话学家在术语上称作主要人物“复现”的过程。它发生的首要动机，似乎是提升这些人物的重要性，尤其是荣耀英雄：用一些色彩淡薄的复制品充作陪衬人物，装饰性地填满舞台；这些人的中性动作同主要人物的鲜明活动形成对照。这个因素有时很难同第一个因素区分，因为某一次人物增殖可能同时服务于分解与复现功能。一般而言，前一种功能更多通过创造一个与主要人物有亲属关系的新人物来实现，后一种则更多通过创造一个没有亲属关系的人物来实现；不过这条规则有许多例外。在当前传说中，克劳狄斯

似乎同时服务于两种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多传说中，通过创造兄弟而得到复现的并非父亲人物，而是外祖父人物。某些珀尔修斯传说版本如此，上面提到的罗慕路斯与安菲翁传说也如此；三者同哈姆雷特传说一样，创造国王的兄弟，同时服务于分解与复现功能。单纯复现过程的良好例子，见于摩西传说中法老女儿的女仆，以及居鲁士传说中的许多人物。[1]　　当前剧本中最纯粹的复现例子，也许是贺拉斯、马塞勒斯与贝尔纳多这些人物所呈现的哈姆雷特色彩淡薄的复制品。另一方面，雷欧提斯与小福丁布拉斯都是主要人物同时发生复现与分解的例子。雷欧提斯人物比福丁布拉斯更加复杂，因为他由三个而非两个成分构成：他显示兄妹情结的影响，其方式同这个情结在全剧中心人物身上呈现的“压抑”形式形成对照。哈姆雷特嫉妒雷欧提斯介入他与奥菲莉娅之间，还应同他怨恨吉尔登斯吞和罗森格兰兹多管闲事相比较。后两人因此只是神话中兄弟的复制品，也像他一样被英雄杀死；从他们身上还可以发现神话中常见的“双生子”动机的运作，不过无须在这里继续发展。雷欧提斯与福丁布拉斯都代表英雄的一个“分解”侧面，即为遭杀害或伤害的父亲复仇的侧面。

1. 兰克在前引书第84、85页极其清楚地指出这一点。

值得注意的是，两人在执行这项任务时都没有显露任何抑制，而且两人的故事都未提到母亲。另一方面，在哈姆雷特身上，对母亲的“压抑”之爱甚至比对父亲的“压抑”敌意更强，因此出现抑制；这是因为复仇对象正是出于赢得母亲之欲望而犯罪，这个事实刺激了更强的情结。

神话与传说究竟怎样产生，以及它们同儿童幻想有何关系，是一个重要主题；这里不会加以考察，[1]　因为我们对它的兴趣从属于莎士比亚

交给我们的《哈姆雷特》一剧这个主要主题。围绕哈姆雷特传说的比较神话学，也许已经说得足够多，足以表明其中存在各种乱伦幻想运作的丰富迹象。我们可以把这一部分前述考量概括如下：这个故事的主要主题，是对一个男孩爱母亲、并因此嫉妒和敌视父亲的高度阐发且经过扭曲的讲述；同它相关的主题——妹妹与兄长分别扮演主要主题中母亲与父亲的相同角色——也得到讲述，不过只占次要地位。

最后，鉴于一般心理学意义，还可以提到一个引起大量讨论的问题，即哈姆雷特所谓的"装疯"。莎士比亚以极精细微妙的方式表达哈姆雷特行为中获得这个名称的特征；若不在原始萨迦中研究它们，就不甚透明。在剧中，哈姆雷特的伪装主要采取精妙反讽的形式，使他能以间接且乔装的形式（indirekte Darstellung）表达蔑视与敌意。他同波洛涅斯的对话很好地展示了这种机制。剧中的反讽，是萨迦中更为隐蔽之表达方式的变形；在那里，英雄的听众通常无法理解他的意思。萨克索·格拉玛提库斯对此写道：[3]"他不愿被人认为凡事都倾向撒谎，希望人们把他视作同虚假无缘；因此，他把机巧与坦率如此混合，以致话语虽然不缺真相，却没有任何东西能标示真相、泄露他的敏锐究竟到了什么程度。"这里，哈姆雷特显然采取奇特行为，以推进自己的复仇计划；正如稍后将看见的，在萨迦中他曾全心献身于此。

1. 对此主题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弗洛伊德、亚伯拉罕、兰克与里克林的著作。2. 弗洛伊德教授曾在私人通信中友善地提醒我注意这一点。3. 转引自勒宁：前引书，第249页。

观察他的伪装在这里实际怎样运作，极有启发性，因为它为这个过程更深的心理学解释提供线索。他在这方面的行为有三个特征：第一，刚才提到的晦暗、乔装的言说方式；第二，懒散、惰性而毫无目的的

举止；第三，孩子气、有时几乎白痴般的愚行（Dummstellen）；骑驴倒坐进入宫殿很好地体现第三点。他这样行动的动机，是扮演一个无害傻子，就自己的复仇计划欺骗国王与宫廷，并在不受注意的情况下探知他们的计划与意图；他成功得极为出色。有人主张，即使在剧中，这种监视国王并解除其猜疑的动机也在运作；即使事实如此——而我们有充分理由怀疑[1]——它在萨迦中显然更加突出。现在，观察哈姆雷特在萨迦中模拟的愚蠢类型，我们无法不对它贯穿始终的儿童特征留下深刻印象。弗洛伊德指出，它极其准确地类似某些儿童有时采取的一类举止。这些儿童的动机也很相似：模拟天真，夸大儿童气乃至愚蠢，从而欺骗长辈，使他们认为自己"太小，无法理解"，甚至完全忽略自己的在场。儿童采取这种诡计，最常是为了借此观看、偷听各种按理不应接触的私事。几乎无须说明，这种好奇在大多数情形中关乎直接具有性性质的事情；幼童以这种方式探查夫妻拥抱，远比人们通常所以为的频繁。这个主题值得大加阐述，但它离本文主要主题太远，无法合理收入这里。

现在，注意莎士比亚的情节在哪些方面偏离原始萨迦，极有启发性。当然，我们这里关心的不是诗歌与文学呈现；它不仅使一个古老故事重获生命，还创造出一部全新的天才作品。主要变化共有两项。[2]

1. 围绕这一点，参见勒宁：前引处以及第387页。2. 其他较小之点尽管重要，却无法在此继续追踪。例如，莎士比亚接受贝尔福雷斯特对原始萨迦的改动，让王后在第一任丈夫生前便犯下乱伦。对追随上文论证的人而言，这一点的意义十分明显。

第一项变化如下：在萨迦中，克劳狄斯（在那里称作芬戈）公开杀害兄弟，罪行广为人知；他还利用谎言与伪证为之辩护，假称自己这样

做是为了从丈夫的威胁下拯救王后。[1] 他成功地把这种观点强加给整个国家；正如贝尔福雷斯特[2]所说："他的罪在人民中得到宽恕，被贵族视为正义——因此，所有廷臣非但没有把他当作杀亲[3]与乱伦的罪犯追究，反而为他喝彩，奉承他的好运。"莎士比亚把它改成只有哈姆雷特知道的秘密谋杀；无论有意与否，他这样做仿佛是为了尽量减少哈姆雷特任务的外部困难。因为，要唤起一个国家谴责一桩已经得到公开解释和普遍宽恕的罪行，显然比谴责一桩因有罪而遭隐藏的罪行更难。假如莎士比亚在这方面保留原始情节，克莱因—韦尔德假说便会有更多根据；不过须注意，即使在萨迦中，任务何等艰巨，哈姆雷特仍毫不迟疑地执行。莎士比亚的处理消除了唯一可以为不行动辩护的理由，因而使哈姆雷特的抗拒更加显眼。

1. 熟悉弗洛伊德著作的人不难辨认这个借口的施虐性来源（参见《小论文集》第二辑，1909年，第169页）。把偷听到的交媾解释为施加给母亲的暴力行为，经常会加剧对父亲的敌意。2. 转引自勒宁：前引书，第248页。3. 这里当然应当是"杀兄"（fratricide），不过旧法语偶尔用"杀亲"（parricide）表示杀害任何年长亲属。这个错误可能是一项在弗洛伊德意义上具有无意识动机的"笔误"（Verschreiben）。参见《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1907年，第6章。

莎士比亚改变故事、并由此彻底革新悲剧的第二项且最重要的方面，是他在哈姆雷特面对任务的态度中引入动摇与迟疑，随之造成行动麻痹。在所有早期版本中，哈姆雷特始终是一个迅速决定、迅速行动的人，并不像莎士比亚版本那样只在复仇任务以外的一切事情上如此。正如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认为自己本应做到的那样，他毫无疑虑或顾忌地直奔复仇，从未在直截了当的义务道路上退缩。在他那里，

义务与自然倾向携手并进；他发自内心地想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因此良心召唤与血液呼喊和谐地共同推动他。没有那种给莎士比亚笔下哈姆雷特造成灾难的深层冲突。仿佛莎士比亚读过早期故事，并意识到：如果自己被放在相似情形中，行动道路不会像人们所以为的那样显而易见；相反，他会被一场冲突撕裂，而由于无法解释其性质，这场冲突更加激烈。在这项变形中，莎士比亚完全倒转了悲剧情节：萨迦讲述一个一心一意的英雄克服外部困难与危险；剧本则移除这些障碍，把情节放进英雄灵魂的内在冲突所产生之后果的致命展开中。英雄的挣扎制造出起初并不存在的危险；由于他的失当尝试，这些危险日益显得不祥，直至最后闭合起来，把他卷入最终毁灭。不仅如此，他为了完成明显任务而勉强采取的每一项行动，仿佛都有些半意识地安排成挑衅命运：它唤起敌人的猜疑与敌意，从而挫败自身目标，并帮助造成他自己的毁灭。其灵魂中的冲突对他不可解决；他能迈出的唯一步伐，只会无情地把他一步步拉近毁灭。他像每一个强大无意识冲突的牺牲者一样，死亡意志从根本上强于生命意志；他的斗争在内心是一场漫长而绝望的反自杀之战，因为自杀是这个问题最不难忍受的解决方案。他无法摆脱过去的支配，只能走向死亡。莎士比亚如此生动地展示一个强者反抗命运却绝望无效的斗争，实现了希腊悲剧观念的真正精髓。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莎士比亚注入古老悲剧的新生命，来自其心灵最深、最隐蔽部分所产生的灵感。他把自己最深的思想投射到故事中，回应它特殊的召唤；从那以后，这种方式始终使每一位听过或读过悲剧的人惊叹不已。世界诗人最伟大的作品关乎从时间开端以来占据人类心灵的最深问题与最激烈冲突，恰如其分：青年与爱的冲动，反抗嫉妒的老年所施加的约束。

第15课 · 1959年3月18日

哈姆雷特（3）

分析的原则终究是：为了抵达目标，不可彼此推挤、匆忙行事。你们中也许有人认为——我想这样的人并不多——我们已经远离临床。完全不是！

我们正完全置身其中，因为问题在于定位欲望、人类欲望的意义；我们正在进行的这种定位方式……

而它从一开始便是分析思想的伟大主题之一

……无论如何都不会使我们偏离那项最为紧迫的要求。

围绕《哈姆雷特》，人们说过许多东西；上次我已提到这一点。我试图显示，围绕《哈姆雷特》累积的评论何其厚重。

这期间，我终于得到一份自己出于尽善尽美的欲望而一直哀叹缺失的材料，即欧内斯特·琼斯的《哈姆雷特与俄狄浦斯》。[注1] 我读过以后发现，归根结底，琼斯已经让自己的书跟上1909年以来的发展。他不再把勒宁[注2]作为值得推荐的参照，而改为多佛·威尔逊；[注3] 后者围绕《哈姆雷特》写过许多东西，而且写得极好。

> [注1] 欧内斯特·琼斯：《哈姆雷特与俄狄浦斯》（1949），伽利玛出版社，1967年。
>
> [注2] 理查德·勒宁：《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悲剧》（1893）。

[注3] 约翰·多佛·威尔逊：《〈哈姆雷特〉中发生了什么》，剑桥，1935年；法译本《你说哈姆雷特？》，Aubier Montaigne，1992年。

与此同时，因为我本人已经读过多佛·威尔逊一部分作品，我想大致已把其中要义交给你们。现在应当相对于这一切、相对于琼斯的推测稍稍后退一步。我必须说，他的推测极具洞见；可以说，整体上它的风格不同于分析家族围绕这个主题写下、添加的一切。

他提出一些十分准确的评论，而我恰好只是在这里重新拾起它们。尤其有一条只是常识：哈姆雷特并非真实人物；然而，我们竟围绕哈姆雷特的性格提出最深刻的问题，这也许值得我们比通常更认真地停下来思考。

一如既往，当我们身处一个一方面关乎自身探索、另一方面又关乎某个对象的领域时，必须沿两条道路前进。我们的道路把我们卷入某种建立在自身对象观念上的推测。很明显，有一些东西必须首先清理。

例如，我们在艺术作品、尤其戏剧作品中面对的是法语意义上的性格。所谓性格，就是某种我们假定作者完全掌握其全部厚度的东西；作者造出了一个人物、一种性格，据说会通过传递这种性格的特征来感动我们。只凭这个标示，我们便已经被带进一种假定现实，它位于艺术作品交给我们的东西之外。

我要说，《哈姆雷特》已经具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特性：它使我们感到，当面对艺术作品时，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把这种常见看法应用到任何地方；然而这套看法即便不必驳倒，至少也应当悬置。

事实上，在一切艺术中，我们都有两个可以牢牢抓住的点，如同绝对可靠的坐标。我先前说过，《哈姆雷特》是一面人人都以自己的方式

从中看见自己的镜子，无论读者还是观众；但仅仅这样说还不够。我们姑且不谈深不可测的观众。

无论如何，人们对它提出的批评性解释何其多样，这暗示其中有某种谜团；因为严格说来，围绕《哈姆雷特》提出并断言的一切彼此无法调和、相互矛盾。我想上次已经充分向你们显示这一点。

我曾说明，解释的多样性严格属于从一个反面走到另一个反面的秩序。我还稍稍指出《哈姆雷特》对演员可能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我们稍后也许还要返回、而且极有意义的领域。我说过，它是卓越的角色；与此同时，人们又说"某某的哈姆雷特、某某的哈姆雷特……"。也就是说，有多少具有某种个人力量的演员，就有多少个哈姆雷特。

但事情还要更远。甚至有人主张……

尤其是三百周年时的罗伯逊；当时围绕莎士比亚主题掀起某种热潮，

英国整个文学界以激情的推崇使这个主题重获生命，

这股热潮无疑多少支持了他

……一些人发出反对之声，说严格而言，《哈姆雷特》就是空无，根本站不住脚；《哈姆雷特》没有钥匙；莎士比亚只能尽力缝补一个主题，而走得相当远的语文学研究已经表明……

我们知道此前已有一部被归于基德的《哈姆雷特》，大概比1601年秋季早十二年上演；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当前这部《哈姆雷特》正是在那个秋季首次出现

……甚至有人这样说……

而我要说，琼斯一书第一章正以此结束

……甚至格里尔帕策也明确说过：他是一位奥地利剧作家，弗洛伊德有时会极为重视地参照他；他说，《哈姆雷特》之所以存在，原因恰恰在于它不可穿透。这个看法终究颇为奇怪！

这种看法竟能被提出……不能不说，它是一种严格反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因为从亚里士多德解释本身出发，人们把主人公相对于我们的ὅμοιός〔homoios：与……相似〕性质放在首位，以解释喜剧与悲剧的效果。

这一切竟能围绕《哈姆雷特》被提出，自有其价值。必须说，这里还有一整套彼此并不等价的意见，对我们能说什么呈现一系列细微差别；说《哈姆雷特》是一部失败之作，同其他说法并不是一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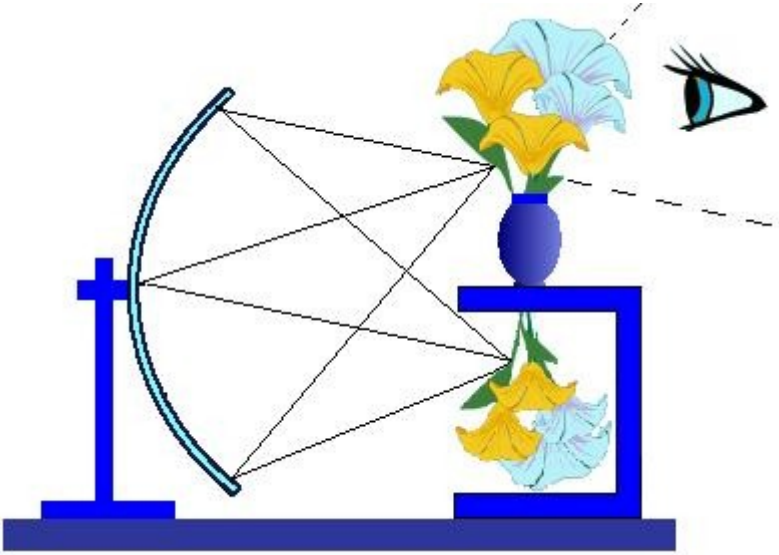
请你们记住，有一个人不是别人，正是 T. S. 艾略特……

在某个圈子里，他多少被视为最伟大的现代英国诗人

……他也认为——并且明确说过——莎士比亚没有达到自己的主人公。如果说哈姆雷特是一个不能胜任自身任务的人，那么莎士比亚也未能胜任对哈姆雷特角色的表述。

这些看法终究可以说颇成问题；我逐一列出它们，是为了把你们带向真正的问题。我认为，这里最正确的是最细腻的看法：在哈姆雷特同把握他的人——无论读者还是观众——的关系中，存在某种属于幻象秩序的东西。

这不同于说哈姆雷特只是一片“空无”。幻象不是空无。若想在舞台上产生一种幽灵般的效果，例如我的凹面小镜子所呈现的效果——实像突然出现，而且只能从某个角度、某个点看见——就需要一整套机械装置。



《哈姆雷特》是一种幻象、是对幻象的组织；它同人人面对空无而作梦并非同一秩序的幻象。作出这一区分终究十分重要。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一切都证实这里存在某种属于这一秩序的东西。这给了我们第一个可以牢牢抓住的把手。

例如，琼斯引用了一位名叫特伦奇的人[注4]——我们会看到他以什么措辞引用——后者写过大致如下的东西：

> [注4] 威尔布拉汉·菲茨约翰·特伦奇：《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新评论》（1913），第119页；另见琼斯《哈姆雷特与俄狄浦斯》，前引书，第50页。

“即使得到莎士比亚的帮助，我们仍感到理解哈姆雷特极其困难。也许，就连莎士比亚本人也觉得难以理解哈姆雷特……

我们看见这段文字很有意思；笔尖或思想在滑向这一点：

……哈姆雷特本人可能无法理解自己。”又说：“他比其他人更能读懂别人的心灵与动机……”

这句话结尾既不指我们自己，也不指莎士比亚，而是指哈姆雷特。你们知道，哈姆雷特始终同对话者、同那些前来审问他、给他设陷阱的人玩这种拆解游戏。

还有：“……他却完全无法读懂自己的动机。”原话就是这样。

我要提醒你们，紧接着，琼斯本人滑入了某种大致如此表达的东西；然而他开头恰恰作过一切保留，说我们不能任由自己像谈论真实人物那样谈论哈姆雷特，必须在别处寻找表述，必须到彼岸去寻找……这是精神分析解释中的传统立场，但我认为，其中包含某个错误、某种谬误；我首先想请你们注意它。琼斯提出上述评论，并在引文后忍不住写道：

- “在围绕这个问题的全部文献中，我不知道还有比这更真实的判断。”

在另一处，同一个琼斯会告诉我们，归根结底：

- “……诗人、主人公与观众都被一些感情深深撼动，而他们本人对此毫不知情。”

这里有某种东西，使我们亲手触及这个问题中某些用语的严格等价，也就是诗人与主人公同某种东西的等价……

只须停下来片刻便会看见

……他们真正存在于那里，仅仅凭借他们的话语。如果这里涉及传达被放在首项之人的无意识——即诗人与主人公的无意识——那么我们不能说，这种无意识传达可以用别的东西来设想；呈现它的无非是戏剧话语的表述。

我们不要谈主人公；说实话，他……

如果你们沿着我试图引你们走上的道路跟随我

……严格说来，只同一些词语相等同。尤其当我们开始感觉到：这个主人公在这里的最高戏剧价值，就在于“一种方式”。

这正是我要你们抓住的第二个把手；它同我们围绕主人公一致性所能说的一切不断溜走的那个侧面属于同一秩序。换言之，《哈姆雷特》在这里成为典范作品。一部作品触动我们的“方式”……

恰恰以最深的方式触动我们，即在无意识层面

……取决于作品的这种安排与构造。毫无疑问，它使我们恰恰在无意识层面受到吸引；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面前有某种东西，真实地支撑着一个无意识。

我的意思是，与人们所以为的相反，我们面对的并不是诗人的无意识，即使作品以某些方式证明它在场：

- 作品中一些未经谋划的痕迹；
- 某些口误要素；
- 他本人未察觉的一些象征性要素；

……主要令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这些。

在《哈姆雷特》中可以找到若干此类痕迹；正如上次告诉你们的，埃拉·夏普最终就在做这件事。也就是说，她试图从这里或那里摘出：哈姆雷特性格中有哪些东西能让我们察觉某种钩连，察觉隐喻怎样围绕女性主题或口腔主题发生固着。我向你们保证，相对于《哈姆雷特》提出的问题，这确实显得次要，几乎儿戏，尽管当然并非毫无趣味。在许多作品中，如果从这个角度寻找若干痕迹、寻找某种能告诉你作者情况的东西，你做的是对作者的传记研究，而不是分析作品本身的效力。

《哈姆雷特》对我们取得的首要效力，在于它具有与俄狄浦斯相等价的结构价值。某种东西因此让我们能在最深处关注纹理。让我们得以结构化某些问题的，显然不是这个或那个转瞬即逝的自白，而是整个悲剧本身的整体与表述；这才令我们感兴趣，也正是我正在强调的东西。

它凭借自身组织而具有价值，凭借它建立的多个叠合平面而具有价值；人类主体性的特有维度可以在这些平面中找到位置。因此……

如果你们愿意，为了把我的意思隐喻化：在这套机械装置中，或者在这些舞台侧架中，必须有若干彼此叠合的平面

……它们给出一个房间、一座厅堂、一方舞台的深度；在这片深度中，欲望的表述问题能以最充分的方式向我们提出。

所以，我要让自己被准确理解：我说，如果《哈姆雷特》——这就是根本之点——对我们具有特权性的效力，我是说，如果《哈姆雷特》确实是现代悲剧中最伟大、或最伟大之一的戏剧——另一边可以放上《浮士德》——这不只是因为那里有莎士比亚，无论我们认为他多么天才，也不只是因为他生命中的某个转折。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哈姆雷特》处在莎士比亚生命中某种东西发生的地点。围绕这点我们所能说的一切，也许只能概括成这样；因为我们知道的那件发生之事就是父亲死亡，仅仅满足于此，所得甚少。

我们还假定，这个事件周围的生活中必定发生过别的事情，因为他创作的转向、定向与转折确实十分明显。在此以前，只有一系列喜剧或历史剧；他把这两种体裁都推到美、完美与自如的最高程度。到那时为止，他几乎是一个拥有两项伟大专长的作者；他以一种炉火纯青、神采飞扬且幸运的方式驾驭它们，使自己跻身成功作家之列。

从《哈姆雷特》开始，天空改变了。我们触及某些超越一切界限的东西，它们同任何准则再无关系，不再属于同一秩序。《哈姆雷特》之后是《李尔王》以及许多其他作品，直至《暴风雨》。我们在那里感觉到完全不同的东西：一场以全然不同的层次展开的人类戏剧。归根结底，正是那个作为人类历史与人类戏剧之瑰宝的莎士比亚，为人开

启一个新维度。因此，当时确实发生了某种东西。但仅仅确定这一点，就足以认为它是原因吗?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然如此。不过仍要注意：《哈姆雷特》虽然最像一部谜样的戏剧，但任何造成问题的戏剧都不因此就是好戏；一部极坏的戏同样可以造成问题。而在一部坏戏中，无意识可能同样在场，有时甚至比好戏中的无意识更在场。

如果一部戏剧感动我们，并非因为它呈现了作者何等艰难的努力，也并非因为作者不知不觉地让什么流露出来；我再说一遍，是因为它提供了展开的诸维度，让严格说来潜藏在我们自身同自己欲望之关系中的东西，能够在其中占据为我们预备的位置。这一点在一部戏中以格外卓越的方式交给我们；它从某些方面最大程度地实现这些维度要求，实现这种平面的秩序与叠合，使那项必须在我们之中激起回响的东西获得位置。

这并不是因为莎士比亚当时被卷入一场个人戏剧。如果把事情推到极限，人们以为已经抓住这场个人戏剧，它却又溜走。甚至有人说，那就是《十四行诗》中的戏剧，是他同庇护人与情妇的关系……

你们知道，他同时遭到双重欺骗，一边是朋友，一边是情妇

甚至有人这样说……尽管当时的戏剧很可能发生在莎士比亚一生另一个较为平静的时期；围绕这个故事，我们没有任何确定性，只有《十四行诗》本身的证词，而它也经过格外精心的构造。

我认为，这里涉及的原因并不是这个。关键不在《哈姆雷特》背后存在我们有时能梦想的一切，关键在于构造。

毫无疑问，作者成功把这项构造推至如此完美的高度；《哈姆雷特》以一种如此独特、如此非凡的表述，有别于我们通过语文学发现的一切早期《哈姆雷特》。恰恰这一点应当成为我们反思的对象。

莎士比亚之所以能够做到这种程度，很可能源于一种深化；它既是作者技艺的深化，也是一个确实生活过之人的切身经验的深化。他的整个生活是幸福的；一切都表明，他的生活穿过了一切诱惑与一切激情。《哈姆雷特》背后存在莎士比亚的戏剧，这相对于构成作品的结构只是次要的；真正为《哈姆雷特》效果负责的是这个结构。

更何况，按照作者们的隐喻说法，哈姆雷特本人终究是这样一个人物：我们不了解他的深度，并不只是由于自己的无知。事实上，这个人物由某种为定位我们的无知而留下的空位构成——重要之处正在这里。得到定位的无知不同于某种纯粹否定的东西。归根结底，这种得到定位的无知无非就是无意识的这种呈现。它赋予哈姆雷特以效力和力量。

我想，我已经成功把这一点以尽可能丰富的细微差别传达给你们；我没有排除任何东西，也没有否认一部这样的戏所涉及的严格心理学维度。有人把这称作“应用精神分析”问题；但在我们所在的层面，恰恰完全相反，这里涉及的是“理论精神分析”。面对我们的分析如何切合一部艺术作品这个理论问题，一切临床问题才属于应用精神分析。

听众中有些人无疑还需要我朝某个方向多说一点：请他们向我提问！

如果《哈姆雷特》确实如我所说，是一项构造，是一个使欲望能够充分正确、严格地找到位置的结构，以致一切欲望——更准确地说，主体同欲望关系的一切问题——都能投射到那里，那么仿佛只须阅读它

就够了。我这样说，是在暗指那些可能向我追问演员功能的人。戏剧、“演出”的功能在哪里？阅读《哈姆雷特》与观看它得到演出，显然完全不是同一回事。

我也认为，对你们而言，这不会长久构成问题。在我试图向你们展开的视角中——它归根结底关乎无意识的功能……

我把无意识的功能界定为大他者的话语

……没有什么比观众同《哈姆雷特》的关系所交给我们的经验视角，更能说明它。

很清楚，无意识在那里得到呈现，其形式就是大他者的话语，而这是一套得到完美构造的话语。主人公仅凭这套话语在那里呈现；同样，诗人早已去世，归根结底留给我们的就是他的话语。但当然，演出增添的这个维度……

也就是那些将要扮演哈姆雷特的演员

……严格类似于我们在自己无意识中受到吸引的东西。

我告诉你们，构成我们同无意识之关系的，是我们的想象界——我是说，我们同自身身体的关系……

看来我竟忽略身体的存在，竟有一套无身体的分析理论；

至少，距离我在这里表述的东西稍远一些以后，人们从它发出的回响中竟发现了这一点！

……用一个词来说，“能指”的材料正是由我们提供……

这正是我教导的东西，也是我一直花时间告诉你们的东西

……我们用自己的肢体——想象界就是这个——构成这套无意识话语的字母表。当然，我们每个人以不同的关系构成它，因为当我们被攫入无意识时，使用的并非相同要素。

而“类比物”、即“演员”把自己的肢体与在场借给角色；他并非只是一具木偶，还带着自己确实真实的无意识，也就是其肢体同属于他自身之某段历史的关系。

人人都知道之所以有好演员与坏演员，我认为就在于演员的无意识是否多少切合把自己的木偶借出去这件事。他或者适合，或者不适合；这决定一个演员才华或天才的多寡，甚至决定他是否更适合某些角色——为什么不呢！

即使那些戏路最广的演员，终究也会把某些角色演得比另一些更好。换言之，演员当然在那里。一方面是某种同他的无意识确实可能存在最密切关系的东西，另一方面是他必须向我们呈现的东西；正是在二者切合的范围内，他为演出赋予某种无疑有所增益的锋芒。但它远非得到传达之物的根本，也就是戏剧演出的根本。

我认为，这会为我们打开一扇门，通向相当深远的演员心理学。当然，有一些一般性的切合规律；演员同展示可能性的关系，向演员特有的心理学提出一个问题，也就是某些心理质地同戏剧之关系的问题。几年前有人写过一篇题为《癔症与戏剧》的文章，对这个主题带来希望。我最近重新读过。我们也许有机会饶有兴趣地谈论它，即便未必完全赞同。

结束这段插话，让我们重新拾起论述线索。我试图让你们理解的《哈姆雷特》效果中，那项根本布局究竟围绕何种结构构成？

这种内在布局，就是欲望能够并且必须在其中占据位置的布局。

初看之下，我们会发现，分析层次中通常作为《哈姆雷特》之表述与理解而给出的东西，似乎沿着这个方向前进。难道我作出这一切引言，只是为了抵达完全经典乃至陈腐的主题吗？你们会看到，绝非如此。

不过，让我们先从通常交给我们的东西入手。不要以为它如此简单、如此单义；即使对作者本人而言，在思想发展中维持某种端直也是最困难的事情，因为它始终会发生某种逃逸与摆动。围绕我要告诉你们的东西，你们会看到几个例子。

在人人都同意的第一近似中，哈姆雷特是那个“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有一刻，他看见小福丁布拉斯的军队在舞台地平线上经过，便痛苦地停下脚步；这些人为了微不足道之物、为波兰一小块土地去完成一项伟大行动，要牺牲一切乃至生命，而他拥有行动所需的一切——“理由、意志、力量与手段”——却站在那里什么也不做，这个事实突然撞击了他。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始终只会说：这件事仍有待完成。”[注5]

> [注5] “I do not know why yet I live to say: ‘This thing’s to do,’ / Sith I have cause, and will, and strength, and means / To do it.”《哈姆雷特》第四幕第四场。

这里向每个人提出同一个问题：哈姆雷特为什么不行动？为什么这个will、这个欲望、这个意志，在他身上仿佛悬置起来，并且——如果你们愿意——与詹姆斯·佩吉特爵士围绕癔症者写下的话相合：

- “有人说他不愿。他自己说他不能。问题在于，他不能去愿。”[注6]

[注6] 参见琼斯：《哈姆雷特与俄狄浦斯》，前引书，第53页。

分析传统围绕这一点告诉我们什么？它说，这里的一切都建立在对母亲的欲望上；这个欲望遭到压抑，正是它造成问题。主人公无法走向命令他实施的行动，即向那个目前占有母亲对象的人复仇……

此人何其不正当地占有，因为他是罪犯！

……他之所以无法打击那个被指定承受其惩罚的人，是因为归根结底，他本人仿佛已经犯下那桩有待复仇的罪行。

据说，正因为背景中存在如下记忆：

- 童年时代对母亲的欲望；

- 杀死父亲的俄狄浦斯欲望；

……哈姆雷特才在某种意义上同目前的占有者成为共犯；在他眼中，这个占有者是一个 beatus possidens〔幸福的占有者〕。他同此人共犯，因此无法攻击这个占有者而不同时攻击自己。

但人们想说的是这个吗？还是说，他无法攻击这个占有者而不在自己身上唤醒古老欲望，也就是一个被体验为有罪的欲望？后一种机制终究更为切实可感。

可是归根结底，这一切难道不会让我们……

由于一幅在我们看来笼罩着某种不可触碰、非辩证性质的图式，我们被一种深不可测之物迷住

……说这一切归根结底也可以倒转过来吗？我是说，我们同样可以……

如果哈姆雷特立即扑向继父

……说他终究找到一个机会，通过在自身之外找到真正的罪犯来解除自己的罪疚。

终究——把事情直呼其名——一切反倒都推动他行动，朝同一方向前进；因为父亲从彼岸以幽灵形式返回，命令他实施这项惩罚行动，这一点毫无疑问。

超我的命令仿佛在那里实体化；发出命令的正是那位从坟墓彼岸返回的人，这赋予它全部神圣性质。作为受害者这个事实，又为他增添权威、伟大与诱惑：他确实遭到残暴剥夺，不但失去爱的对象，还失去权力、王位、生命本身、救赎与永恒幸福。这一切都在；此外，某种我们可以在此称作“哈姆雷特的自然欲望”之物，也会朝同一方向发挥作用。

如果这确实是他尚未能感受到的某种东西，如果他同这个母亲分离，如果至少可以说，他固着于母亲——这无疑是哈姆雷特角色中最确定、最明显的事情——那么这个我在此有意称为“自然”的欲望，也会如此。因为琼斯写作《哈姆雷特》论文时，仍必须向公众论证压抑与

审查这个维度；他围绕此事写下的所有篇章，都倾向于给这种审查一个社会起源。

> “终究很奇怪——他说，curiously enough——社会组织明显以最严厉方式审查的，竟是最自然的欲望。”[注7]

[注7] 欧内斯特·琼斯：《哈姆雷特之谜的解释》，前引文，第89页。琼斯写道：道德、社会、伦理或宗教影响几乎从不被“压抑”；反之，个人所压抑的心灵倾向是其群体最不能接受的，因此也就是那些被称为“自然”本能、同后来习得之倾向形成对照的东西。

说实话，这确实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压抑与审查维度真正从社会中产生，那么社会究竟为什么没有为了满足这些最自然的欲望而组织起来？这也许能把我们带得更远一点，即看见某种十分切实可感、但人们仿佛从未察觉的东西：生活、群体生活的必要性和社会学必要性，完全不足以穷尽地解释那种禁令；无意识维度正是从这种禁令中在人类身上产生。

它们如此不足，以致弗洛伊德必须发明一个原初神话——不要忘记，它是前社会的，因为正是它奠立社会——即《图腾与禁忌》，来解释压抑的原则本身。琼斯在当时作出的评论，奇怪而不幸地保留了无意识层面之禁令——确切说是审查、确切说是俄狄浦斯来源——的这种社会学起源，这是琼斯的一项错误。这个错误也许颇为有意，是一种护教式错误：一个想说服、想征服某一群体之心理社会学家的人的错误；它绝非不提出问题。

但让我们回到哈姆雷特。归根结底，我们看见他具有两种倾向：

- 一种命令性倾向，受到父亲的权威和他对父亲之爱的双重命令；
- 第二种倾向，则是想保护母亲、把她留给自己；

……两者都应当让他朝同一方向前进，杀死克劳狄斯。

因此，两件正向之物——奇怪的是——竟给出一个零结果。我很清楚，这确实会发生。我刚刚摔断腿时，发现过一个非常漂亮的例子：一条腿缩短，另一条腿也缩短，于是就不再有缩短！

这对我们是一项很好的练习，因为我们面对的正是属于这种秩序的东西。但事情是这样吗？不，我不这样认为。我更相信，我们进入了一套虚假的辩证法；我们满足于某种终究没有得到辩护的东西，即哈姆雷特在那里，总得对他作出解释。

不过，我们确实触及某种根本之物：存在一种关系，使这个行动变得困难，使任务令哈姆雷特反感，使他面对自身行动时确实带上一种问题性质；而这就是他的欲望。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其欲望的不纯性质发挥根本作用，但哈姆雷特本人对此不知情。可以说，正因为他的行动并非无利害，早有动机，哈姆雷特才无法完成自己的行动。我认为，粗略说来，我们确实可以这样说；但说实话，这几乎在精神分析研究以前便已能够达到。琼斯的参考书目之有趣，正在于它显示这一点。

早在弗洛伊德于1880或1890年代的著述中开始表述〔俄狄浦斯〕以前，一些作者便已经隐约看见它。不过，我认为我们可以在分析上给出更

准确的表述，走得比这个层面上分析论述最终归结的东西更远。为此，我们只须真正跟随戏剧文本，察觉下面发生的事情。

下面我要请你们注意，哈姆雷特所面对的东西……

哈姆雷特始终与之扭打的，是一个必须在剧中所在之处得到观察和考虑的欲望；它与他的欲望极为不同，离得很远

……这不是对母亲的欲望，而是母亲的欲望。问题真正只在这里。

枢纽点是他在戏中戏场景以后同母亲相遇；我们本应一起读完整个场景。他让人演出这部戏，借此捕捉国王的良心；此后，所有人对哈姆雷特本人的意图越来越焦虑，于是决定召见他，让他同母亲谈一谈。哈姆雷特本人也正想如此。他说，自己这次要把铁器插回伤口；他谈到刺向“母亲心脏的匕首”。[注8]

> [注8] 哈姆雷特：“I will speak daggers to her, but use none.〔我要用匕首般的话刺她，却不动真匕首。〕”第三幕第二场。

随后发生这场漫长的戏，它近似戏剧的一个顶峰。我上次告诉你们，阅读它几乎令人无法承受。哈姆雷特会悲怆地恳求母亲，让她意识到自己处于何种地步……

很遗憾，我不能读完整个场景；但请你们自己读，而且要像在学校里一样，手中拿着笔

……他向母亲说明：

- 这样的生活成何体统！

- 况且你终究已不是青春妙龄，这股冲动在你身上总该稍稍平息！

他用那种非凡语言告诉她的，正是这类事情。再也不可能以更有穿透力、更切合哈姆雷特如利箭般冲去告诉母亲之内容的方式听见这些东西；这些话旨在剖开她的心，而她也确实如此感受。也就是说，她本人对他说："你剖开了我的心……"[注9] 她按字面在压力下呻吟。

> [注9] 葛楚德："O Hamlet, thou hast cleft my heart in twain.〔啊，哈姆雷特，你把我的心劈成了两半。〕"第三幕第四场。

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哈姆雷特已经三十岁。这点可以讨论，但墓地场景中有一项提示；由此可以推断哈姆雷特略微不到三十岁，母亲则至少四十五岁。如果他略微不到三十岁，那么考虑到他记得可怜的约里克〔第五幕第一场〕——后者约三十年前去世，曾亲吻他的嘴唇——我们可以说他有三十岁。知道哈姆雷特不是一个年轻小伙子十分重要。

随后，他把父亲比作许珀里翁，那位"所有神明都在其身上盖下印记"的人。[注10]　　与父亲相比，另一个人则是某种废物、破衣烂衫之王，一团垃圾、一个野鸡、一个皮条客；而你竟同这个东西在污秽中翻滚！

> [注10] "……许珀里翁的鬈发；朱庇特本人的额头；一双如战神玛尔斯般威吓、发令的眼睛；一种如神使墨丘利般的姿态……"第三幕第四场。

问题只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把它表述出来。你们稍后会看见真正涉及什么；但无论如何，这里涉及的是母亲的欲望。哈姆雷特的恳求是一项这样的要求："重新走上这条路，克制自己；正如我上次告诉你们的，走上善良习俗的道路；先从不要再同我的叔父同床开始。"[注11]

> [注11]"啊，抛掉其中较坏的一半，同另一半过更纯洁的生活；晚安——但不要到我叔父的床上去。即使你没有美德，也假装拥有它。"第三幕第四场。

原话就是如此。随后他说，人人都知道食欲随进食而来；习惯这个恶魔把我们绑在最坏的事情上，却也能朝相反方向发挥作用：通过学习举止得更好，事情会越来越容易。我们看见什么？哈姆雷特明确以某种属于秩序——不只是法律，而且是尊严——的东西之名，提出一项要求；他以一种力量、活力乃至残酷来推进，至少可以说，它反而触发不适。

到了这里，对方按字面已喘息不止，以致有人追问，此时幽灵的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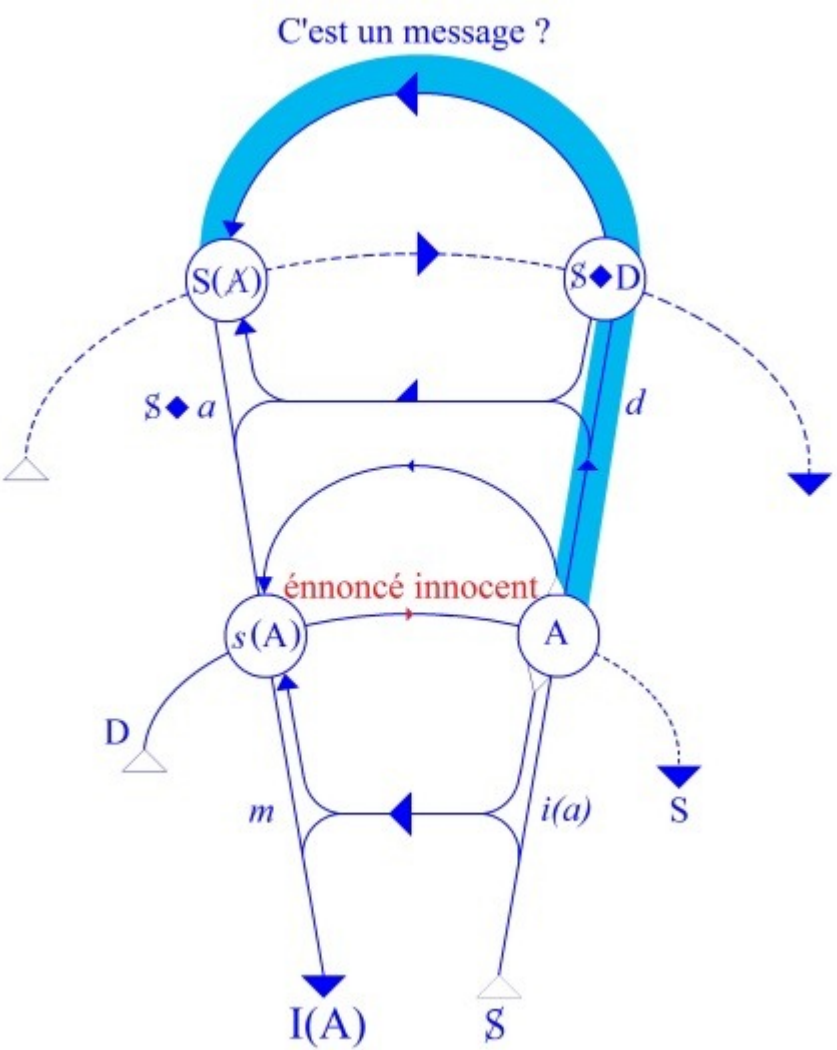
因为你们知道，幽灵在卧室场景中重新出现

……是否在对哈姆雷特说："冲啊，冲啊！上吧，继续！"但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提醒他遵守保护母亲的命令，防止某种不知怎样的攻击性泛滥；母亲本人曾在某一刻面对它而颤抖：

"你想杀我吗？你要走到什么地步？"〔What wilt thou do? Thou wilt not murder　me?〕大他者——如果主体的话语正是那套持续展开的话语，那么在超出同大他者的这个第一阶段、第一重关系以后，他必须在那套塑造并结构化他、而且已经得到结构化的话语中，重新找到自己真正想要什么。

因为这正是主体相对于所谓 will、即自身意志进行一切定位的第一阶段和根本阶段。我们分析家知道，他自己的意志首先就是那个最成问题的东西，即他真正欲求什么。因为很清楚，要求的必要性将主体切割、断裂；超出这些必要性以后，以天真性质重新找到欲望，正是我们不断面对的问题。

分析告诉我们，超出同大他者的这重关系以后，主体围绕自身所欲提出的追问，并不只是图式第二层这里画出的问号钩：


C'est un message ?
S(Ⱥ)
Ⱥ◆D
Ⱥ◆a
d
énnoncé innocent
s(A)
A
D
m
i(a)
S
I(A)
Ⱥ

而且主体还能借助某种东西在其中重新找到方向，也就是说，如同在第一层：

- 某处建立了一条能指链；它严格说来称作无意识，并已经为这一切提供能指支撑，使人能在其中重新找到方向；
- 其中铭写着一套代码，即主体同自身要求的关系；
- 一个层次已经建立；主体借此能察觉什么？

不是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察觉自己的要求是口腔的、肛门的或其他性质，因为问题不在这里；他察觉的是，自己作为主体处于某种特权关系中。正因如此，我用某种要求形式如此铭写超出大他者、主体在那里提出追问的这条线。它是一条意识线。

早在分析和分析家出现以前，人类就已经提出这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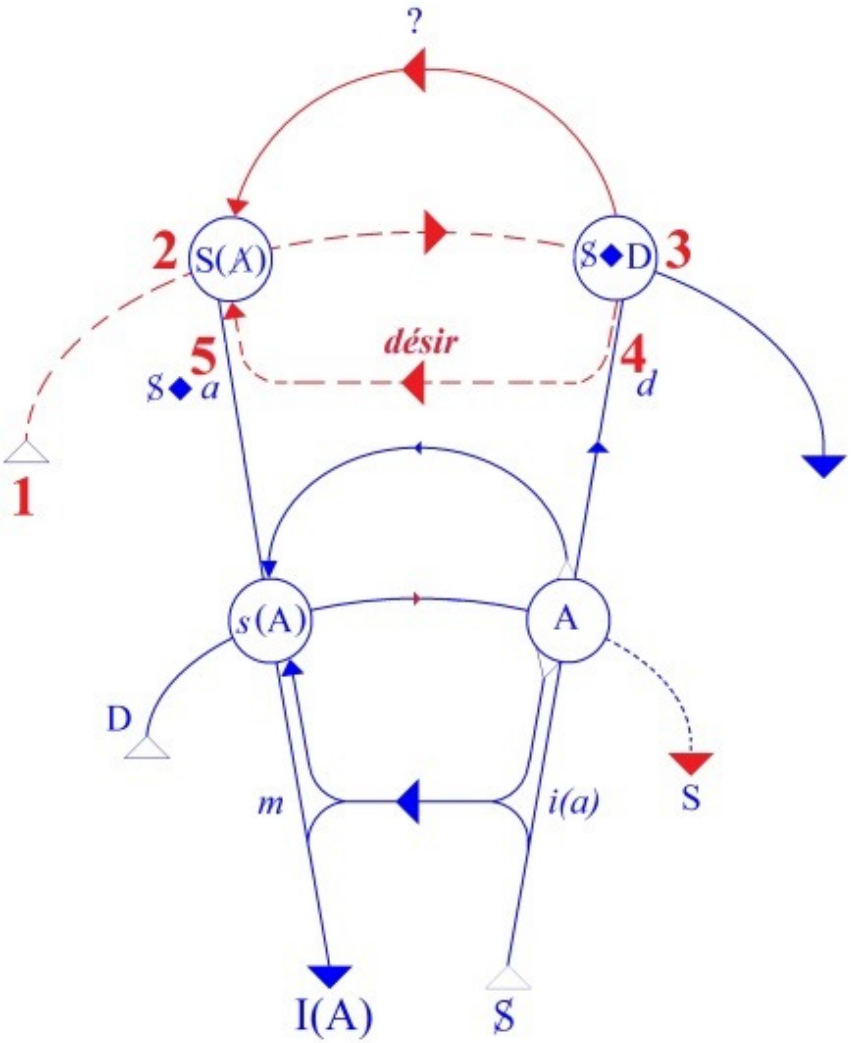
而且请相信，他们像我们这个时代、像弗洛伊德以来一样，始终不断地提出它

……即自己的真实意志究竟在哪里。因此，我们用实线画出这条线。它属于人格系统；目前你们可以把它称作意识或前意识，我暂不深入更多细节。但图式在这里向我们指出什么？

显然，欲望这个 X 将在这条线上的某处得到定位。这个欲望同某种必须位于返回线、同意向线相对之处的东西存在关系。正因如此，它同自我〔m〕与意象〔$i(a)$〕的关系同源。图式告诉我们，这个漂浮于某处、却始终位于大他者彼岸的欲望，受到某种调节；可以说，它有一个获得规定的固着高度。

由什么规定?

由某种如此画出的东西:



也就是一条从无意识代码〔$\not S \diamond D$〕返回想象层面之无意识讯息的道路。换言之，那条虚线的、无意识的回路从这里〔1〕开始，经过讯息 $S(A)$ 的层面〔2〕，到达同要求相对的无意识代码 $\not S \diamond D$ 的层面〔3〕，再返回欲望〔d〕〔4〕，并从那里走向幻想 $\not S \diamond a$〔5〕。换言之，根本上正是相对于这条线所调节的东西，即欲望的高度与位置；它沿着一条相对于无意识的返回道路前进……

因为如果你们注意图式怎样构成，就会看见这根线本身并不返回

……欲望在无意识层面的形成回路正沿这个方向产生。

围绕这一点，若只限于哈姆雷特面对母亲的场景，我们能够表述什么？根本上就是：再没有哪一刻比这里更完整，也更彻底地抹除主体；“人的欲望就是大他者的欲望”这个公式再没有哪一刻比这里更切实、更明显、更充分实现。换言之，问题在于：主体向大他者说话时，携带的不是自己的意志，而是他在此刻充当其支撑和代表的意志，即：

- 父亲的意志；
- 同样也是秩序的意志；
- 同样也是羞耻与得体的意志——我还会回到这些词，它们并不是为了漂亮才放在这里；我已经让羞耻这个恶魔介入，你们会看到它随后占据什么位置；

……正因为他面对母亲、超出母亲本人而持有这套话语，他才重新跌回这个大他者的严格层面，而自己只能在其面前弯腰。

可以说，这个场景的运动大致画出如下轨迹：主体的恳求超出大他者，试图在代码与法律层面重新抵达某种东西；随后它重新跌落……

不是朝某个有什么东西阻止他、让他同自身欲望相遇的点；他已不再有欲望，奥菲莉娅遭到拒斥；下次我们会看到奥菲莉娅在其中有什么功能

……如果要图式化，一切仿佛是这条返回道路纯粹而简单地从大他者的表述处返回；仿佛他只能从那里接收大他者的所指作为讯息，也就是母亲的回答：“我就是我，你对我无能为力；我是一个真正的生殖器型……

按《今日精神分析》第一卷的意义来说

……我不知道哀悼为何物。”

葬礼宴席第二天便用来举行婚宴；“节省，节省！”这是哈姆雷特的评论。对她而言，她只是一只张开的阴户。一个人离开，另一个便到来；事情正在这里。如果哈姆雷特的戏剧、哈姆雷特的表述是欲望的戏剧，那么正如我们贯穿这个场景所看见的，它就是这样一场戏剧……

为什么不这样说？奇怪的是，人们始终使用对象之类的词，但第一次真正遇见对象时，却没有认出它；从头到尾谈的只有这个

……即存在一个配得上的对象和一个配不上的对象：

- “夫人，请稍微干净一点；这个神与这团垃圾之间终究有所区别！”

问题正在这里，却从来没有人围绕《哈姆雷特》谈过对象关系。实在令人错愕。然而问题明明只在这里！

我刚才暗指关于真正的生殖器型或真正的生殖器之话语，是一套连贯话语；你们可以在那里读到，生殖器型的特征是轻易完成哀悼。这就写在《今日精神分析》第一卷中。它是对哈姆雷特辩证法的一篇精彩评论。

而我们无法不被这一点触动……

我说得稍快，因为必须让你们一瞥我趋向的那些地平线

……如果这里确实涉及哀悼问题，那么对象问题便借此进入，并同哀悼问题联系起来；这也许使我们能为《哀悼与忧郁》带来的东西再添一重表述。[注12]

> [注12]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哀悼与忧郁》（1916），收入《元心理学》，伽利玛“观念”丛书，1968年。

也就是说，如果哀悼发生……

人们告诉我们，这是由于丧失对象的内摄

……那么，要让对象被内摄，也许存在一个先决条件：它必须先作为对象构成。因此，作为对象的构成问题，也许并不纯粹而简单地联系于人们交给我们的那些伴随本能的发展观念与阶段。

不过，从一开始便有某种东西给我们一个迹象，表明我们已处在问题核心。这就是我上次课程结束时指出、而我们随后所有会面都将围绕

它展开的某种东西：可以说，哈姆雷特突然咬住马嚼、狂奔起来的关键点、决定性之点。

人们确实已经准确注意到：哈姆雷特拖延许久以后，突然虎性大发，投入一场条件荒谬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他本来必须杀死继父，别人却向他提议，为这个继父担保一场赌局；赌局要求他同某位先生用花剑决斗。毫无疑问，他至少知道，在事情发生的时刻，这位先生对他绝无多少善意；对方正是奥菲莉娅的兄长，而奥菲莉娅刚刚在一场哈姆雷特并非毫无责任的混乱中结束生命。无论如何，他知道这个人怨恨自己。哈姆雷特本人却十分喜爱这个人；他亲口如此告诉对方，我们还会回来。然而，他竟为了那个原则上应被自己杀死的人，同这个人交锋。

此时，他显露为一个真正的杀手，绝无先例；他甚至不让对方击中一次。这显然是一场真正的向前逃逸。哈姆雷特突然咬住马嚼的地点，就是我用那幅墓地图结束上次课程时指出的地方：人们在墓穴底部扭打，这终究是个奇怪场景，完全出自莎士比亚的创造，因为一切“早期《哈姆雷特》”中都没有痕迹。发生了什么？哈姆雷特为什么把自己塞进那里？

因为他无法忍受看见自己以外的另一个人表现、铺陈一种泛滥的哀悼？我告诉你们的每一个词都需要以阅读《哈姆雷特》来支撑，但这会花太久，我无法逐一进行。不过，没有一个词不受到文本中实质内容的支持。他亲口说：

“我无法忍受他围绕自己的哀悼如此炫耀。”[注13]

> [注13] 哈姆雷特：“But sure the bravery of his grief did put me / Into a towering passion.〔但他如此夸示自己的哀痛，确实激起我冲天的激情。〕”第五幕第二场，第78行。

事后，他为自己的暴烈道歉时这样解释。也就是说，面对雷欧提斯跳入墓穴拥抱妹妹，哈姆雷特紧随其后跳下去拥抱奥菲莉娅。必须说，人们会对墓穴内部发生的事情形成一种奇怪想象；上次我已经用自己的想象画面暗示这一点。

换言之，正是沿哀悼的道路，沿着在自我〔m〕与另一个人的意象〔$i(a)$〕之间同一自恋关系中得到承担的哀悼之路；另一个人突然向他呈现一个主体同位于画面深处之对象的激情关系……

$\mathcal{S}$ 在场，突然把一个支撑放到他面前；

由于对象的混淆与对象的混合，那个对象原本遭到他拒斥

……正是在某种东西突然从那里钩住他的范围内，这个层面才会突然得到恢复，使他在短暂片刻成为一个男人。

也就是某种使他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

无疑只有短暂片刻，但这一刻已足以让戏剧结束

……有能力战斗，也有能力杀人。

我想告诉你们的是……

当然不是说莎士比亚曾向自己说过这一切漂亮话

……而是说：他在戏剧的表述中某处设置了雷欧提斯这样一个奇特人物，使他在全剧关键顶点的时刻扮演一个范例与支撑的角色；哈姆雷特扑向他，陷入激情拥抱，并且按字面从那里变成另一个人出来……

那声伴随评论的呼喊如此符合我告诉你们的方向，必须读一读

……《哈姆雷特》中正是在那里产生他能够重新抓住自身欲望的时刻。

这证明我们正处于问题之经济学的核心。当然，归根结底，这几乎只有有限的意义，只是向我们表明全剧表述的一切道路都朝哪个点汇聚。我们的兴趣每时每刻都悬系在这些道路上；正是它们使我们参与哈姆雷特的戏剧。

当然，抵达这里之所以有意义，只因为墓地场景以前已有四幕。在这四幕中还发生过别的事情；现在我们将倒回去重新考察。最突出的是戏中戏场景的角色。这场演出是什么，意味着什么？莎士比亚为什么把它构想成不可或缺？

它有不止一个动机与借口；但我们将尝试看到它最深的借口。总之，我想今天已经充分指出，我们将沿何种经验与结构表述的方向提出《哈姆雷特》研究问题；也就是研究完成以后，我们可以从中为自己保留什么可用、可操作、可图式化的东西，以便定位欲望。

哪种欲望？我要告诉你们：神经症者的欲望。在它发生作用的每一个时刻，我都会向你们显示哈姆雷特的这个欲望。

- 有人说，这是一个癔症者的欲望。也许确实如此。
- 这是强迫症者的欲望，也可以这样说；事实上，他充满了精神衰弱性症状，甚至相当严重，但问题不在那里。

说实话，两者都是。他纯粹而简单地就是这个欲望的位置。哈姆雷特不是一个临床个案。

哈姆雷特——当然，提醒这一点再明显不过——不是真实存在者，而是一部戏剧；如果你们愿意，它像一座定位欲望的转盘，使我们能够重新找到欲望的一切特征，也就是朝如下方向对它进行定位与解释：癔症者的欲望，在梦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了什么；癔症者又被迫为自己构造这个欲望。正因如此，我会说，哈姆雷特问题更接近癔症者的欲望；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哈姆雷特的问题是重新找到自己欲望的位置。这很像癔症者有能力做的事情，即为自己创造一个未获满足的欲望。

但它确实也同样是强迫症者的欲望，因为强迫症者的问题在于，凭借一个不可能的欲望支撑自己。这并不完全相同。两者都是真的。你们会看到，我们会时而朝一边、时而朝另一边转动对哈姆雷特言语与行动的解释。你们必须最终把握的，是某种比这个或那个人的欲望、比你们用来标记一个癔症者或强迫症者的欲望更加根本的东西。

〔某人？〕谈到癔症者这个人物时说，人人都知道癔症者无法去爱。每当我读到这种东西，总想对作者说：“那么您呢，您有能力去爱

吗？”他说，癔症者生活在不真实之中。那么他呢？医生说话时总仿佛自己牢牢站在靴子里——爱情、欲望、意志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的靴子里。这终究是个十分奇怪的位置；而我们早就应当知道，这是一个危险的位置。正因这个位置，人们会采取某些转移立场，从而对自己面对的病人一无所解。事情恰恰属于这个秩序；正因如此，表述并定位欲望究竟放在哪里至关重要。

第16课 · 1959年4月8日

哈姆雷特（4）

把我的欲望交给我！这就是我告诉你们《哈姆雷特》对一切抓住它的人——批评家、演员或观众——具有的意义。我曾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哈姆雷特主题经过一场晦暗的阐发以后，抵达一种非凡且天才般严密的结构：它始于十二、十三世纪萨克索·格拉玛提库斯的叙述，随后进入贝尔福雷斯特的小说化版本，大概又经历基德的一份草稿，以及似乎出自莎士比亚本人的第一份草稿，最终成为我们现在拥有的形式。

依照我们在这里使用的方法，这个形式对我们而言以某种我称作结构的东西为特征。我正试图为你们提供一把钥匙，让你们能在我称作图式——也许还可以称作字式——的拓扑形式中可靠地找到方向。

让我们重新拾起哈姆雷特。我已经连续三次同你们谈论他，我想你们全都至少读过一遍。这场运动一方面简单，一方面又深深铭刻着一切迂回，因而使如此众多的人类思想能够寄居其中；让我们尝试重新把握哈姆雷特的这场运动。

如果它既如此简单又如此永无穷尽，原因并不难理解。哈姆雷特的戏剧就是同死亡相遇。其他人曾经强调……

我在先前几次进路中也曾提到

……埃尔西诺露台上的第一场具有惊人的凝定力与切中性。那一场关乎某种将要返回的东西，哨兵此前已看见一次：同幽灵、同这个来自下方的形态相遇；当时尚不知道它是什么、带来什么、意味着什么。

柯勒律治在那些十分漂亮、而且很容易从《莎士比亚讲演录》中找到的《哈姆雷特》笔记里说……

我重新谈到他，因为我也许曾给你们留下贬低他的印象；

我说柯勒律治归根结底只是在其中重新找到自己，仿佛因此贬低了他的论述

……他像在许多其他领域一样，是第一个探测《哈姆雷特》之深度的人。

围绕第一场，就连如此反对幽灵的休谟本人也相信了这个幽灵；莎士比亚的艺术克服他的抵抗，使他相信。

- “他用来反对幽灵的力量——柯勒律治说——如同参孙的力量；而参孙在这里被打倒了。”

这显然因为莎士比亚极其切近地接近了某种东西；那不是幽灵，而确实是这场相遇——不是同死者相遇，而是同死亡相遇。这归根结底是全剧的关键点。哈姆雷特迎向死亡；我们必须从那里出发，设想第一场已经向我们许诺什么。幽灵恰好在人们说它曾经出现的时刻出现：

> “The bell then beating one.〔钟声于是敲响一点。〕”〔第一幕第一场〕

这个“one〔一〕”会在剧末再次出现。经过曲折行进以后，哈姆雷特已经十分接近那个既要完成其行动、又要终结其命运的时刻；他仿佛闭着眼睛向前走，走向自己必须击中的人，并且最终在一个绝非随意的时刻对贺拉斯说：

“杀死一个人需要多久？只须说一声‘one〔一〕’。”〔And a man’s life is no more than to say “one”. 第五幕第二场〕

当然，为了走到那里，他绕了许多岔路；用人们的话说，他“逃学”。这让我可以借用原文中的一个词。贺拉斯……

他十分谦逊、十分和善，刚刚还向哈姆雷特提供帮助

……哈姆雷特对他说：“我在这里是个逃学者，truant scholar；我四处闲荡。”〔贺拉斯：A truant disposition, good my lord.〔一种逃学的性情，我的好殿下。〕 第一幕第二场〕

没有人相信他，但这确实始终令批评家印象深刻：这个哈姆雷特四处闲荡。他为什么不径直去做？我们在这里试图做的、试图深化的，归根结底就是理解为什么会如此。我们所走的并不是一条偏路；它不同于前人谈论时走过的道路，但这种差异也许在于，它把问题推得更远一点。前人的论述并未因此失去效力；他们感觉到的，正是弗洛伊德立即放到首位的东西。

这里涉及的行动是带来死亡；我们不知道，一个如此紧迫、归根结底又如此短暂便能执行的行动，为什么要求哈姆雷特花费这样久。人们首先告诉我们：带来死亡这个行动，在哈姆雷特那里遭遇欲望的障碍。这就是发现、理由与悖论，因为我曾向你们显示……

而这仍是《哈姆雷特》尚未解决、也是我们试图解决的谜团

……心灵似乎不得不停在如下东西面前：这里涉及的欲望……

因为这是弗洛伊德发现的欲望，是对母亲的欲望，

是它引发同母亲占有者竞争的欲望

……天哪，这个欲望本来应当与行动朝同一方向前进。

为了开始解读这可能意味着什么……

也就是《哈姆雷特》的神话功能，它使这个主题同俄狄浦斯主题处于同等地位

……最先向我们显现的，是我们从神话中读到的东西：这桩必须实施的谋杀、这桩正义的谋杀、这桩他想实施的谋杀，同他自己的死亡之间存在内在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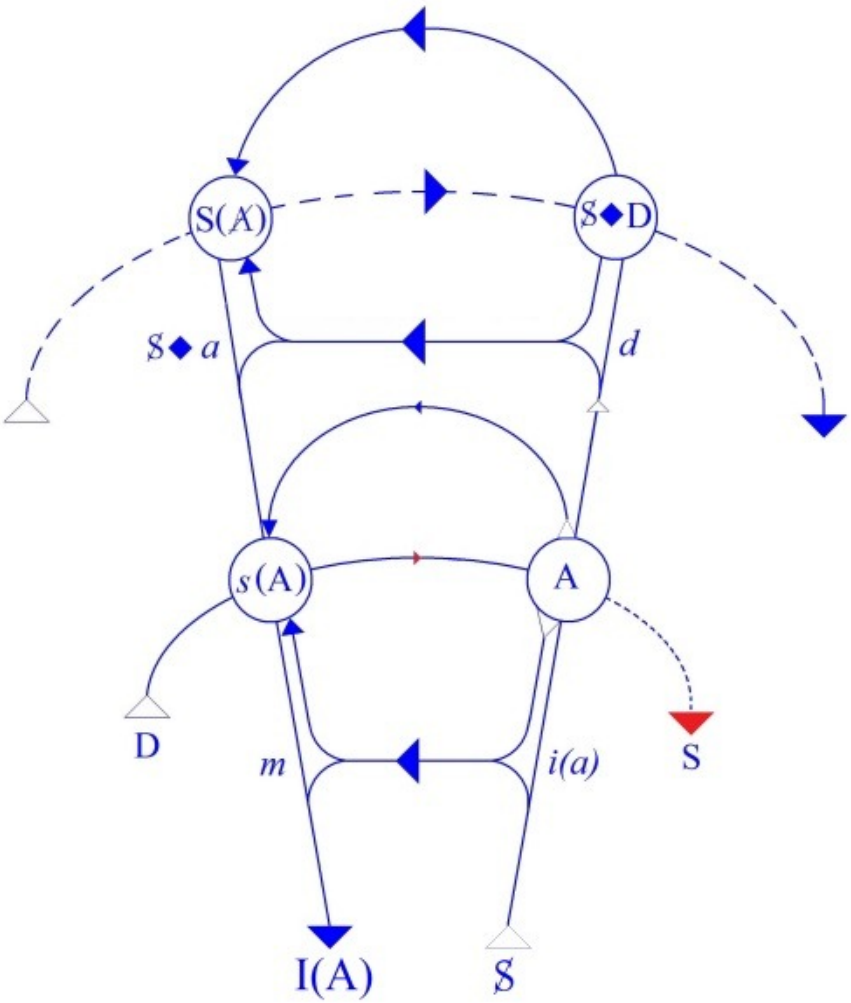
- 他在权利或秩序上没有冲突；正如我提醒你们的，一些作者曾暗示，这会涉及执行正义的根据。
- 在公共秩序、法律之手与私人任务之间，他没有任何含混。
- 对他而言，这桩谋杀就是全部法律，毫无疑问；这桩谋杀并不构成问题。

……还有他自己的死亡。只有当哈姆雷特本人已经遭受致命一击，在他接下这场死亡与迷失于死亡的时刻之间所剩的短暂间隔中，这桩谋杀才得到执行。

所以，我们必须从这里出发。我们可以赋予这场约会以全部意义。哈姆雷特的行动在一切约会的最终约会中投射自身，并在终点获得定位；它位于相对于如下主体的这个点：

- 我们试图在这里表述并界定的主体；
- 尚未面世的主体：在严格的哲学表述中，他的降临遭到延迟；
- 弗洛伊德教导我们如何构成的主体；
- 这个主体不同于西方哲学自知识论存在以来一直谈论的主体；他不是对象的普遍支撑、不是对象的底片，不是其无处不在的支撑；
- 这个主体言说，并且在同能指的复杂关系中得到结构化；我们正在这里尝试准确表述的正是这种关系。

再一次把它表现出来：



只要要求的意向与能指链第一次交叉的点是 A，而我们已把 A 定义为作为真理之场所的大他者。

我的意思是：它是话语通过占据位置而获得定位、并建立那个秩序的场所。每当主体表述某种东西、每当他言说时，这个秩序都会受到唤

起与召唤；他做出的事情有别于一切其他内在的捕获形式。在那些形式中，一个人相对于另一个人的关系，没有任何东西等同于话语始终建立的第三项要素，即大他者的场所；话语即便说谎，也在这个场所中铭写为真理。

这套面向大他者的话语、对大他者的参照，会继续延伸到彼岸：它从大他者那里重新得到接续，从而构成问题：

“我想要什么？”

更准确地说，向主体提出的问题已经具有否定形式：

“你想要什么？”

这个问题关乎……

超出这项异化于话语系统中的要求，而话语系统就在那里，安放在大他者的场所中

……主体继续自己的冲力，在那里追问自己作为主体是什么，并且归根结底必须在真理场所以外遭遇什么？语言本身——不，是极端隐喻——的天才……

它面对某些意味深长的场景，会倾向于如此构成表述

……用一个我们会顺带认出的名字称呼它：“真相时刻”。

因为不要忘记……

在整个哲学都致力于表述时间与存在如何相连的时代

……很容易察觉，时间……

就其构成本身而言：过去—现在—未来，即语法时态

……只能借助言说行动来定位。现在就是我正在说话的这个时刻，除此无他。在动物维度、即食欲维度中，我们严格无法设想时间性。

时间性的基础入门甚至要求语言结构。在大他者的彼岸，在这套不再面向大他者、而严格说来就是大他者的话语之中，无意识能指的这条折线将得到构成。主体带着自身问题进入这个大他者；他最终瞄准的是：

- 同自己相遇的时刻；
- 同自己的意愿相遇；
- 同某种东西相遇；我们最终会尝试表述它，却甚至还不能立即给出其要素。不过，这里有一些符号向我们表现它们，并在某种意义上充当你们的坐标，预示在那些可以称作问题之必要步伐与阶段的东西中，等待我们的层次结构。

不过请注意，如果哈姆雷特……

正如我告诉你们的，他既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首先，他不是强迫症者，因为他是一项诗歌创造。哈姆雷特没有神经症；哈姆雷特向我们展示神经症，而这同患有神经症完全是两回事

……如果哈姆雷特通过某些句子……

当我们在镜子的某种照明下，从《哈姆雷特》中观看自己时

……比任何东西都更接近强迫症者的结构，这首先因为欲望的功能……

因为这正是我们围绕《哈姆雷特》提出的问题

……向我们显现于某种揭示结构根本要素的东西中；它恰恰受到强迫性神经症最大程度的凸显：欲望的一个功能、在强迫症者那里居首要地位的功能，就是使那个想要相遇的时刻保持距离，等待它。

这里，我使用弗洛伊德在《抑制、症状与焦虑》中提供的术语："Erwartung〔期待〕"……

他明确把这个词同"abwarten"、即"挺起后背等待"区分开来

……"Erwartung"，即主动意义上的"等待它"，同时也是"让它等待"。这种围绕相遇时刻的游戏，从根本上支配强迫症者的关系。

毫无疑问，哈姆雷特从许多其他侧面也向我们展示这整套辩证法，展示这套同对象玩耍的展开结构；但眼下这个侧面最明显，浮在表面、撞击我们，赋予全剧以风格，也始终使它成为谜团。

现在，让我们尝试从其他要素中看看这部戏交给我们的坐标。

归根结底，相对于一幅根本纹理，哈姆雷特的位置有何不同？

是什么使它成为如此醒目、如此富有变奏性质的俄狄浦斯变奏？

因为俄狄浦斯本人终究没有如此反复推托；弗洛伊德曾在那则解释性短注中十分准确地指出这一点。当人们无计可施时，便诉诸这则短注，即：

- “天哪，一切都在堕落；我们现代人身处衰败时期，在完成好人、勇者和古人径直完成的事情以前，总要扭捏六百次！”

这不是解释；对衰败观念的参照必须令我们怀疑，我们可以从其他侧面处理它。如果现代人确实走到这一步，我想必定有一个理由——至少如果我们是精神分析家——而不能只说他们的神经不如先辈坚强。

不！我曾请你们注意的某种东西已经至关重要：俄狄浦斯本人无须在行动面前反复讨价还价三十六次；他甚至在想到以前便已行动，而且并不知情。俄狄浦斯神话的结构从根本上正由这一点构成。

很清楚、很明显，这里存在某种东西；我今年正是借此——并非偶然——把你们引入以字式为欲望问题之钥匙的这场启蒙。请记得那个关于快乐原则与现实的极简单之梦：死去的父亲出现；我在上方线条、即梦的陈述线条上为你们标出“他不知道”。言说主体服从能指，必然卷入随之而来的戏剧；沉浸其中的人拥有一种幸福的无知，而这种无知就在这里。我要顺带提醒你们，没有人向你们解释为什么。

因为如果沉睡在花园中的父亲，是由于有人把一种名叫“hebenon”的精致汁液——用雅里的话说——倒进耳中而受害，这件事似乎本应完全逃过他；没有任何东西告诉我们，他曾从睡眠中醒来观察伤害。覆盖身体的癣斑，只可能被发现尸体的人看见。

所以，这预设人在彼岸领域会获得极其精确的信息，知道自己怎样抵达那里；这确实可以作为一项原则假说，但也不应一开始就视为确定。说这一切，是为了强调最初启示的任意性；《哈姆雷特》整场巨大运动都围绕它展开：父亲揭示自己死亡的真相，这从根本上把该神话的一个坐标同俄狄浦斯神话中的情形区分开来。

某种东西、一道帷幕被揭开了；它恰恰压在无意识线条的表述上。我们自己也试图揭开这道帷幕；你们知道，它给我们造成了不少麻烦。

因为它显然必定拥有某种根本功能……

我要说，是为了言说主体的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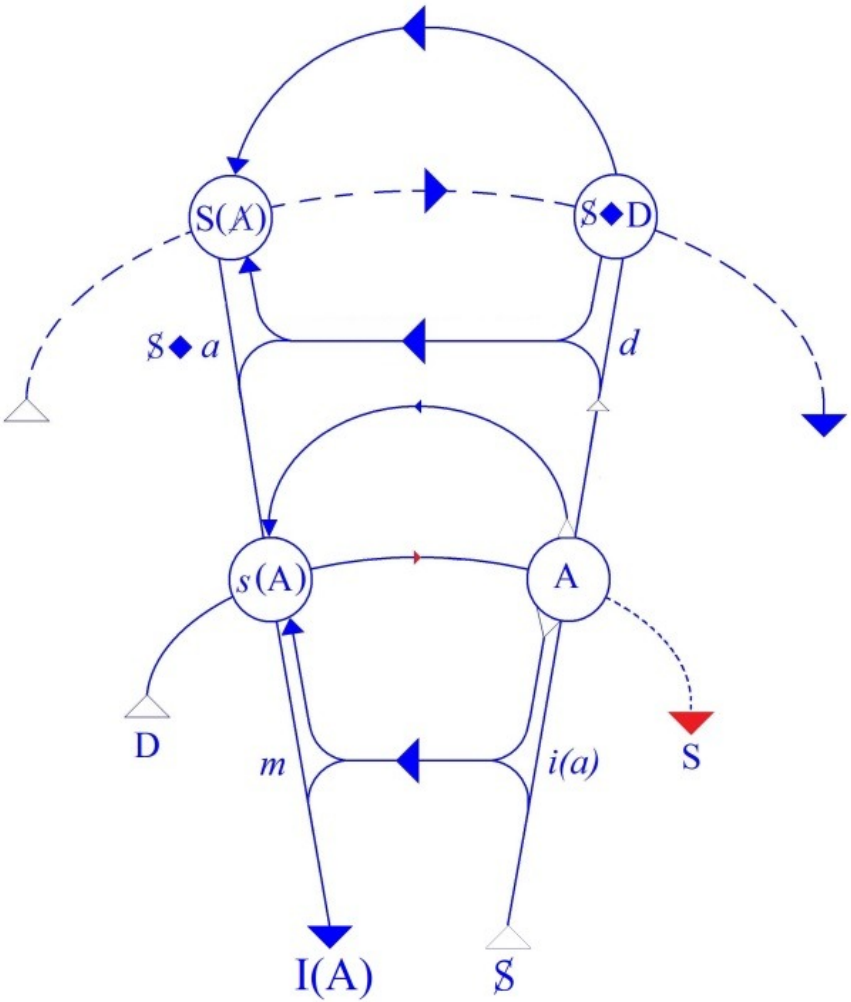
……否则，我们为了在无意识层面重新建立能指链连贯性而作出的介入，为什么会遭遇这一切困难，为什么会从主体那里招致这一切反对与拒绝？我们把它称作“阻抗”；它是整个分析史的枢轴。

这里，问题已经解决：父亲知道。因为父亲知道，哈姆雷特也知道。也就是说，他拥有答案。他拥有那个答案，而且只能存在一个答案。

这个答案不一定能以心理学用语说出；我的意思是，它不一定可以理解，更不一定能直击你的内脏，但仍然是一个宿命型答案。

让我们尝试看看这个答案是什么。归根结底，这个答案就是讯息在上方线条、无意识线条上得到构成之点的讯息。我已经提前为你们把这个答案象征化；这样做当然迫使我请求你们先信任我。不过，请别人先信任某个起初毫无意义的东西，反而更容易也更诚实。这不会令你

承担任何事情，除了也许去寻找它；而这终究让你保有亲自创造它的自由。



我已经开始用如下形式表述这个答案：被划杠的大他者之能指，$S(\mathcal{A})$；这使上方线条层面的答案有别于下方线条层面的答案。下方线

条的答案始终是大他者的所指，$s(A)$；它始终相对于在大他者层面展开的话语，而后者塑造我们本想表达之物的意义。

但在大他者层面，谁曾想表达这个？在简单话语层面，它得到意指；可在这套话语的彼岸〔$d \rightarrow \not S \diamond a$〕、在主体向自己提出问题的层面，它最终意味着："在这一切中，我变成了什么？"

答案正如我告诉你们的，是带划杠的大他者之能指：$S(A)$。有上千种方式可以开始向你们展开这个符号所包含的东西。

但既然今天我们身处《哈姆雷特》，便选择那条清楚、明显、悲怆而戏剧性的道路。《哈姆雷特》的价值正在这里：它使我们能够抵达 $S(A)$ 的意义。

哈姆雷特从父亲那里得知之物的意义清楚地摆在眼前：它是爱情遭到的无可挽回、绝对、深不可测的背叛。那是最纯粹的爱情，是这位国王的爱情。他当然可能像一切男人一样是个大无赖；但面对那个作为其妻子的存在者，他甚至会"把吹向她脸庞的风拂开"[注1]——至少哈姆雷特如此说。

> [注1] 哈姆雷特："That he might not beteem the winds of heaven / Visit her face too roughly.〔他甚至不愿天上的风太粗暴地拂过她的脸。〕"第一幕第二场。

曾在哈姆雷特眼中作为美、真与本质本身之见证的东西，如今显露出绝对虚假。答案就在这里：哈姆雷特的真理是一种没有希望的真理。整部《哈姆雷特》中都没有任何朝彼岸之物提升的痕迹，没有补偿，没有救赎。

我们已经得知，最初的相遇来自下方。弗洛伊德在无法使诸位上界神明弯腰时，选择搅动阿刻戎河；哈姆雷特最清楚地位于这种口头的、地狱般的关系中。[注2] 这当然只是一则十分简单、显而易见的评论；颇为奇怪的是，那些作者……

> [注2] “Flectere si nequeo Superos, Acheronta movebo〔如果我无法使上界诸神弯腰，我将撼动地狱。〕”出自维吉尔《埃涅阿斯纪》第七卷第312行，弗洛伊德将其置于《梦的解析》序言卷首。

不知出于何种顾忌：不能惊扰敏感的灵魂！

……围绕《哈姆雷特》几乎不曾凸显它。

归根结底，我只把它作为悲怆与可感秩序中的一级台阶交给你们，无论这多么痛苦。必定有某种东西，能让全部选择的理由与动机得到更根本的表述；因为终究，一切结论、一切裁决……

无论它采取所谓悲观主义秩序中何等激烈、根本的形式

……仍是某种用来向我们遮蔽真正问题的东西。

$S(A)$ 并不意味着：发生在 A 层面的一切毫无价值，即一切真理都是谬误。在战后那些娱乐时期，这种说法可以引人发笑；人们例如会制造一种“荒诞哲学”，主要供地下酒馆使用〔指阿尔贝·加缪〕。

让我们尝试表述某种更严肃、或者更轻盈的东西。带划杠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认为，现在正是说出它的时刻；当然，它会从一个十分特殊的角度显现，但我不认为这只是偶然。

$S(A)$ 的意思如下……

如果 A、大他者不是一个存在者，而是话语的场所……

……$S(A)$ 的意思就是：在这个话语的场所中……

能指的整个系统，即一门语言，以展开或〔包裹？〕的形式安放在那里

……缺少某种东西。

在那里缺失的，可能只是一个能指。大他者层面缺失的能指，赋予 $S(A)$ 最根本的价值；如果可以这样说，这就是精神分析的伟大秘密……

精神分析正是借此带来某种东西；分析经验向我们揭示，言说主体必然以某种方式得到结构化，他由此有别于历来的主体，有别于某种哲学演变所谈论的主体；从某个视角回望，这场演变很可能显得是一场妄想——富有成果，但回顾起来仍是一场妄想

……伟大的秘密就是：

“不存在大他者的大他者。”

换言之，对传统哲学的主体而言，这个主体无穷无尽地使自身主体化：如果“我思故我在”，那么“我在，因为我思我在”，以此类推；它没有任何理由停止。

真相是，分析教给我们的完全不同。人们已经察觉，我是否因思而存在并不那么确定；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我存在，因为我思我存在。这一点无疑如此。但分析教给我们：我并不是那个正在思考自己存在的

人，理由很简单——我一旦思我存在，便是在“大他者的场所”思考；我是另一个人，不同于那个思我存在的人。

而问题在于，我没有任何方式保证：这个大他者能凭其系统中所具有的东西，把我交给它的东西——它的存在和真理本质——重新还给我，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

正如我告诉你们的，不存在大他者的大他者。大他者中没有任何能指，可以在这个时刻为“我是什么”提供保证。换一种方式说，我刚才谈到的这种没有希望的真理、我们在无意识层面遭遇的真理，是一种没有形貌的真理，一种封闭的真理，一种可以朝任何方向折叠的真理。我们对此再清楚不过：这是一种没有真理的真理。

这正是外部接近我们工作的人面临的最大障碍；他们面对我们的解释……

因为他们没有同我们一起处于解释注定产生效果的道路上；这种效果只能以隐喻方式设想，因为解释始终在两条线之间运作并激起回响

……便无法理解分析性解释究竟涉及什么。

大他者无法支配的这个能指……

既然我们能谈论它，它当然终究在某处。

我为你们画这幅小字式，是为了不让你们迷失方向。我已经尽可能细心地画它，

当然不是为了增加你们的困惑。

……你们可以在任何出现划杠的地方认出它：那个隐藏的能指，大他者无法支配、而且恰恰关乎你们的能指。

正是你们这些可怜的笨蛋投入游戏的同一个东西；从出生以来，你们便被攫入 λόγος〔logos〕这件该死的事情中。也就是说，你们有一部分在其中遭到牺牲……

而且不是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纯粹而简单地、身体上、现实地遭到牺牲，

而是在象征上遭到牺牲；这绝非微不足道

……正是你们取得能指功能的那一部分。

正因如此，它只有一个，而不是三十六个；它恰恰就是我们称作阳具的神秘功能。在这里，它是生命有机体中、这种冲力或“生命冲力”中的某种东西。你们知道，我不认为应当到处滥用这个词；但一旦它得到准确界定、象征化，被放在其所在之处，尤其是放在它发挥作用、确实在无意识中被攫取的地方，它便取得意义。

阳具、生命的肿胀，这个神秘、普遍、更多属于雄性而非雌性的东西——但雌性本人仍可以成为它的象征——正是问题所在；而它……

因为在大他者中不可支配

……它虽然正是主体使之成为能指的生命本身，却没有在任何地方为大他者话语的意义提供保证。换言之，这个生命即便遭到全面牺牲，大他者也没有把它还给主体。

哈姆雷特正从这里出发，也就是从这个既定答案出发；因此，整个行程都可一扫而过，这项根本启示会把他带到最后的约会。为了抵达那里，现在让我们重新拾起《哈姆雷特》一剧中发生的事情。《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的作品，正如你们所知；因此，我们必须注意他增添了什么。

原来的行程已经相当漂亮，但我们必须相信，它提供了……

而且只要它提供出来，便足以被抓住

……一条足够漫长的路，让我们看见所谓的广阔天地，因此莎士比亚才走过它。上次我已经指出戏中戏场景、即"演员场景"提出的问题；我还会回来。

今天，我想引入一个根本要素。它之所以根本，是因为在确立两条线的功能以后，我们正在接近它：即位于间隔中的东西；如果可以这样说，它为主体构成他能在两条线之间维持的距离，让他在余生中在那里呼吸；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欲望。

不过我也已经告诉你们，这个欲望同现实大他者的某种东西相遇时，承受怎样的压力、废除与摧毁；这个大他者就是母亲的真实样子，她像许多其他母亲一样，是某种得到结构化的东西，是某种与其说是欲望，不如说是贪食乃至吞没的东西；它显然……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不过归根结底并不重要

……在莎士比亚生命的这个层面上，成为给予他的启示。

女人问题当然始终存在于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中；《哈姆雷特》以前已经有一些厉害女人。但深渊般、凶猛而悲伤到这种程度的女人，只从《哈姆雷特》开始出现。

《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

它是一部纯粹的奇迹，肯定没有得到足够凸显

……也许能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哈姆雷特当时想了什么。

我认为，《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的创造是戏剧作品中所能遇见的最崇高创造之一。

在《哈姆雷特》这里，在可以称作全剧顶峰的哈姆雷特与母亲之对话中，我上次已经告诉你们，这场面向母亲的恳求运动意味着什么；它大致是：

“不要摧毁世界的美与秩序，不要把许珀里翁本人……

他用这个名字指称父亲

……同最卑贱的存在者混为一谈。”〔第三幕第四场〕

……随后，这场恳求在某种欲望的宿命必要性面前跌落；他知道，这种欲望不支撑任何东西，也不挽留任何东西。关于莎士比亚在这一点上的思想，我可以给你们的引文极其丰富。这里只举我假期里在另一个完全不同语境中记下的一段。

这里涉及一个颇为多情、但也必须说颇为古怪的人，不过他是个好人。它出自《第十二夜》[注3]：主人公同一个女孩交谈；为了赢得他，女孩……

> [注3] 威廉·莎士比亚：《第十二夜》；Twelfth Night 指圣诞节后的第十二夜。

尽管从人们所谓公爵这个主人公身上，没有任何东西让人怀疑他的爱好对象是女人

……因为问题涉及他的激情，女孩便女扮男装接近他。她爱他，却以这种方式彰显自己的女孩身份，终究十分奇特。

我告诉你们这些细节并非无缘无故；它们会把我们带向我现在要引入的东西，即奥菲莉娅的创造。这个女人薇奥拉恰恰先于奥菲莉娅。《第十二夜》大约比《哈姆雷特》的酝酿早两年；这里准确展示了莎士比亚的女性创造发生怎样的变化。你们知道，这些人物是最迷人、最具吸引力、最摄人心魄，同时也是最令人不安的人物之一；正是她们，构成莎士比亚天才某一整个侧面真正不朽的诗意特征。

这个女孩—男孩或男孩—女孩，正是一类创造；某种东西在其中浮现、显露，会把我们带向接下来的论题与步伐，也就是对象在欲望中的角色。

我借这个机会向你们显示了我们围绕奥菲莉娅提出之问题所处的视角；下面是公爵……

他不知道面前这个人是女孩，更不知道她是一个爱他的女孩

……面对女孩令人陶醉的问题所作的回答。当他陷入绝望时，女孩对他说：

- “您怎能抱怨？如果有人在您身边渴求您的爱，而您丝毫不想爱她——事情正是如此，他正因此痛苦——您会怎样接待她？所以，您不该怨恨别人做了您自己无疑也会做的事。”[注4]

> [注4] 莎士比亚：《第十二夜》第二幕第四场。

这个身处盲目与谜团中的男人，此时向她发表了一番关于女性欲望与男性欲望差异的宏论：

- “没有女人能承受像占据我心灵的激情一般强烈的搏动。任何女人的心都承受不了这样多。她们缺乏这种悬置……”〔《第十二夜》第二幕第四场〕

他的整套展开确实把欲望根本化为这个距离、这种同作为对象本身而得到支撑之对象的特殊关系；它恰恰表达在我放到这条返回线上的符号中，即意愿的 X。

也就是 S 同 (a) 的关系。(a) 作为对象，可以说是游标，是主体中严格说来的欲望获得定位和安放的层面。为了引入奥菲莉娅这个人物，我想利用语文学与文本批评围绕其前身交给我们的东西。

我曾在某个不知名蠢货的笔下，看见一阵突然袭来的愉快心情；那一天，他……

并非格外匆忙，因为他早就应该知道

……发现贝尔福雷斯特那里有个人扮演奥菲莉娅的角色。在贝尔福雷斯特那里，人们同样为哈姆雷特的情形感到困扰：他确实显得发疯，可人们终究并未因此更放心，因为很清楚，这个疯子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而他想要的……

正是人们不知道的东西，是许多东西

……他想要什么，正是其他所有人的问题。

人们派给他一个风尘女子，准备把他引到森林一角、套取秘密，而另一个偷听者则能多了解一些。这个计策按照应有的方式失败了；我想是由于女孩的爱情。无论如何，那位批评家发现这种原型—奥菲莉娅十分高兴，以为由此找到了奥菲莉娅性格之含混的原因。

当然，我不会重新阅读奥菲莉娅的角色；但这个极其悲怆、撼动人心的人物——可以说是人类的伟大形象之一——正如你们知道的，以极其含混的特征呈现。迄今没有任何人能够断言：

- 说话的是不是天真本身；她以一种不知道羞耻为何物的纯洁之单纯，谈到或暗指自己最肉欲的冲动；
- 或者相反，她是不是一个什么活都愿意干的荡妇。

相关文本构成一场真正的诱鸟镜游戏；人们能从中找到一切，而说实话，最先找到的是一种巨大魅力，疯狂场景正是其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事情确实十分清楚。

一方面，哈姆雷特以一种极其罕见的残酷对待她；这令人不适，令人——正如人们所说——痛苦，也使她显得像一个受害者。另一方面，

我们清楚感觉到，她绝非、而且远非我曾提到的前拉斐尔派绘画所塑造的那种脱离身体或肉身的人物。她完全是另一种东西。

说实话，围绕女人的类型、本性、意义，归根结底围绕其风俗的偏见仍如此根深蒂固，以致人们竟会围绕奥菲莉娅提出这类问题，实在令人惊讶。奥菲莉娅似乎纯粹而简单地就是一切女孩所是的样子；至于她是否已经跨过失去贞操这个禁忌步骤，归根结底我们一无所知。无论如何，我认为这个问题并未围绕奥菲莉娅得到提出。

这里应当弄清的是：莎士比亚为什么引入这个人物？她仿佛代表一条曲线上的某个极点；这条线从他早期的女孩—男孩式女主人公出发，走向随后会重新找到自身公式、但转化为另一种性质的某种东西。

奥菲莉娅似乎是莎士比亚对女人这一类型之创造的顶峰；她恰好就是一枚准备绽放、却受到蚀食花蕾中心之昆虫威胁的蓓蕾。这个准备绽放的生命、承载一切生命的生命图景，也正是哈姆雷特为了拒绝她而赋予并安置她的方式：

- “你会成为罪人的母亲！”〔哈姆雷特：Why wouldst thou be a breeder of sinners?〔你为什么要繁育罪人？〕 第三幕第一场〕

这幅生命繁殖力的图景，归根结底以一切方式向我们说明我在课程中提到的等式：“少女 = 阳具”。我认为，它比任何其他创造都更能说明这一点；我们显然很容易认出来。

我不会把那些说实话只像一场奇特巧合的东西当成证据。我曾好奇奥菲莉娅这个名字源自何处，便在《希腊语词源词典》博伊萨克的一篇词条中看到一项希腊语参照。莎士比亚没有我们使用的词典；但那个

时代的作者常在辉煌无知的旁边写出如此惊人的东西，写出如此富有洞见、甚至重新找到最现代批评之构造的东西，因此我完全可以在此向你们提到这项内容；我把相关笔记忘在别处了。

如果我记得没错，荷马那里有 Ὀφηλιὸ〔ophelio〕，意为“使之变大”“使之膨胀”；Ὀφηλιὸ 用来表示“蜕变”“生命发酵”，大致可说是“让某种东西变化”或“变稠”。

更有意思的是——不能不提——在同一词条中，博伊萨克是一位相当严格筛查其能指链安排的作者，却认为必须明确参照 ὀμφαλός〔omphalos〕的动词形式，参照阳具。即便没有博伊萨克，奥菲莉娅与 ὀμφαλός 的混同也会向我们显现；它显现在结构中。

现在要引入的，并不是奥菲莉娅在哪一方面可以是阳具，而是……

如果像我们所说，她真正就是阳具

……莎士比亚怎样让她履行这项功能？重要之处正在这里。

莎士比亚把贝尔福雷斯特传说交给他的东西提升到一个新层面：在贝尔福雷斯特讲述的传说中，妓女是一枚诱饵，用来从哈姆雷特口中套出秘密。莎士比亚把它移置到真正问题所在的更高层面；下次我会向你们显示，奥菲莉娅在那里是为了追问秘密。这个秘密并非围绕哈姆雷特的人想迫使他承认的阴暗计划——他们并不很清楚他能做出什么——而是欲望的秘密。

在同奥菲莉娅这个对象的关系中……

这重关系在剧中由一系列我们将逐一停留的时刻切分

……某种东西得到表述，使我们以格外鲜活的方式把握主体——作为言说、也就是服从自身命运之约会的主体——同某种必须在分析中并通过分析取得另一种意义的东西之间的关系。

分析围绕这个意义旋转。分析接近这个如此盛行的“对象”术语时发生转折，并非偶然；这个术语无疑比它在弗洛伊德那里时更加坚持、更加在场，甚至有人说分析改变了方向：追求快乐的力比多已经成为追求对象的力比多。

我已经告诉你们，只要分析以一种偏离目标的方式表述并界定这个对象，它就在错误道路上；这种方式没有支撑如下公式所铭写的关系真正涉及的东西：$\$ \lozenge a$——被阉割、服从某种我下次将称作并教你们以“主体消隐”之名解读的东西的主体 $\$$。“主体消隐”有别于“对象分裂”概念；问题在于这个主体同作为对象本身之对象的关系。

欲望对象是什么？有一天……

我想就是今年第二次课程

……我向你们引用过某个人的话；我希望此后已经有人认出她。她说，如果我们知道吝啬鬼在失去钱匣时哀叹的究竟是什么，这会向我们透露许多关于人类欲望的东西。

说这话的是西蒙娜·韦伊。我们将尝试围绕这条贯穿悲剧、连接奥菲莉娅与哈姆雷特的线索，逼近这个问题。

（《哈姆雷特》第三幕第四场，第40—87行）

哈姆雷特　这样一种行为，
使羞耻的优雅和红晕变得模糊；
称美德为伪君子；从纯真爱情
美丽的额头摘下玫瑰，
在那里放上一块水疱；使婚姻誓言
像赌徒的誓言一样虚假。啊，这样一种行为，
从契约的身体中扯出
灵魂本身，把甜美的宗教变成
一串狂想的话语！上天的脸庞也烧得通红；
是的，这坚实而混合的世界，
带着悲伤面容，仿佛末日当前，
也因这一行为病入思想。

葛楚德　啊，究竟什么行为，
竟在篇目中如此大声咆哮、雷鸣？

哈姆雷特　看看这里这幅画像，再看看这一幅，
两兄弟的两份摹本。
看看怎样的优雅曾坐在这额头上：
许珀里翁的鬈发；朱庇特本人的额头；
一双如玛尔斯般威吓、发令的眼睛；
一种如神使墨丘利刚刚
降落在亲吻天空的山丘上的姿态：
真正集众美于一身的形貌，
每位神明仿佛都在其上盖下印记，
向世人保证这才是一个人。
这就是你的丈夫。现在看看接下来这个。

这里是你现在的丈夫，像一穗发霉的谷物，
败坏自己健全的兄弟。你有眼睛吗？
你怎能离开这座美丽山峰的草场，
却在荒泽上贪食？哈！你有眼睛吗？
你不能称它为爱情；因为到了你的年纪，
血液的盛夏已经驯服，已经谦卑，
会服从判断；而怎样的判断
会从这个走向这个？你无疑有感觉，
否则不可能有所行动；但这种感觉
无疑已经中风；因为疯狂也不会如此错误，
感觉即使如此沦为狂乱的奴隶，
也仍会保留一点选择能力，
用来分辨如此巨大的差异。究竟是什么魔鬼，
在蒙眼游戏中如此欺骗了你？
没有感受的眼睛，没有视觉的感受，
没有手或眼睛的耳朵，完全失去一切的嗅觉，
或者一种真正感觉的病弱残片，
都不至于如此呆滞。
啊，羞耻！你的红晕在哪里？反叛的地狱，
如果你竟能在一位妇人的骨头里作乱，
那么就让美德在燃烧的青春面前化作蜡，
融化在自身火焰中吧。不要再宣告羞耻，
当强迫的炽热发出冲锋命令；
既然冰霜本身也如此猛烈燃烧，
理性也为意志拉皮条。

第17课 · 1959年4月15日

哈姆雷特（5）

归根结底，我已经预告，今天要用诱饵作诱饵，谈谈奥菲莉娅这枚诱饵。我想我会信守诺言。这个对象、这个主题、这个人物，作为一个要素进入我们的论述；

我们已经连续四次会面追踪这个论述，即显示《哈姆雷特》是欲望的悲剧。

要显示它何以能严格获得这个名称，就必须看到：欲望本身、人类的欲望、我们在分析中面对的欲望——我们依照瞄准它的方式，有可能使它偏斜、甚至同其他用语混淆——只能相对于主体性中的固定坐标来设想和定位。弗洛伊德已经证明，这些坐标把主体与能指固定在彼此相隔的某个距离，使主体陷入对能指本身的某种依赖。

这意味着，我们无法从如下观念出发说明分析经验：例如把能指视作所谓“人际关系”的纯粹反映、纯粹产物。能指不只是工具，还是一套拓扑中原初而根本的构成要素；缺少它，全部现象都会被约简、压平，使我们分析家无法说明可以称作自身经验之前提的东西。

我沿这条道路出发，把《哈姆雷特》视作一个例子；它向我们揭示对这套拓扑坐标极其鲜活的戏剧感。我们把《哈姆雷特》非凡的捕获力量归因于此，因此才说：

- 如果《哈姆雷特》的悲剧在批评公众的偏好中占据首要角色；

- 如果它始终诱惑着接近它的人；

……那就源自某种东西，它表明诗人通过某种曲折，把对自身经验的一些洞见放进其中。

一切都表明这一点：《哈姆雷特》在莎士比亚作品中代表的那类转折，甚至诗人意义上——就这个词的技术意义而言——的经验怎样逐渐向他显出道路。正是由于某些迂回……

我们认为，可以依据自己的若干坐标、

依据字式中得到表述的坐标来解释这些迂回

……我们才能把握这项无疑极为根本的研究之效力。一场变故以一种方式钩连起来，使莎士比亚的戏区别于此前的剧本，区别于萨克索·格拉玛提库斯与贝尔福雷斯特的故事，也区别于那些我们只拥有零碎线索的剧本。

这个迂回就是奥菲莉娅这个人物。她当然从一开始便存在于故事中。我告诉过你们，奥菲莉娅就是陷阱——从哈姆雷特传说的源头开始——但哈姆雷特没有落入其中：首先因为有人警告他；其次因为诱饵本身、即萨克索·格拉玛提库斯笔下的奥菲莉娅并不配合。贝尔福雷斯特的文本告诉我们，她早已爱上哈姆雷特王子。

莎士比亚把这个奥菲莉娅变成完全不同的东西。在情节上，他也许只是深化了奥菲莉娅在传说中的这项功能与角色：她注定抓住、捕获并突袭哈姆雷特的秘密。但她也许成为莎士比亚交给我们的哈姆雷特戏剧中最内在的一个要素；哈姆雷特失去了通向自身欲望的道路。她在这段行进中是一个根本的表述要素，使哈姆雷特走向我上次称作“同致命命运相约的时刻”，完成一项他仿佛违背自身意愿而完成的行动。

今天，我们会更深入地看到哈姆雷特何其是这个主体层面的形象：可以说，命运以纯粹能指的用语得到表述，而主体仿佛只是一个甚至不属于自己的讯息之反面。我们沿这条道路迈出的第一步，是表述这部戏——欲望同大他者欲望之关系中的戏剧——何其受到这个大他者支配。这里的大他者以最不含混的方式就是母亲的欲望，也就是要求的原初主体。

我曾向你们表明，这个主体正是我们在分析中不断谈到的真正全能主体。它不是女人身上的〔……〕——后者具有这个维度，她就是其中所谓的全能、思想全能。这里涉及的是主体的全能，作为最初要求之主体的全能；我在最初几次进路中也告诉过你们，必须始终把这种全能参照到她。

在大他者欲望层面，某种东西向哈姆雷特王子呈现……

即向全剧的主要主体呈现

……如此呈现为一场悲剧、一场主体性的戏剧。哈姆雷特始终在那里，甚至可以说，远比其他任何戏剧更加显著。这场戏剧始终以双重方式呈现；其要素同时是主体间的与主体内的。因此，就主体本人、

哈姆雷特王子的视角而言，大他者的欲望、母亲的欲望根本上显现为一种……

- 在一个卓越对象、即父亲这个受到理想化与推崇的对象；
- 与一个遭贬低、可鄙的对象、即罪恶且通奸的兄弟克劳狄斯之间；

……不作选择的欲望。她之所以不选择，是因为某种作为本能性贪婪秩序的东西在那里呈现；它使我们最新术语中神圣不可侵犯的生殖器对象，在她那里无非是一个享乐对象，是对一项需要的真正直接满足。

这个维度至关重要；哈姆雷特向母亲发出的恳求，就在它与另一极之间摆动。我曾向你们展示那个场景：他面对母亲，向她发出禁欲的召唤；在那个时刻，他用最直白、最残酷的措辞，传达幽灵、即父亲托付给他的根本讯息。这道召唤突然失败并翻转：他把她送回克劳狄斯的床榻，送回那个必定会使她再次屈服的男人的爱抚。

在哈姆雷特恳求结尾的这场跌落与放弃中，我们找到一个用语、一种模型，使我们能设想：为什么他的欲望、他走向那项自己渴望完成之行动的冲力……

整个世界都成为一道活生生的责备，责备他始终配不上自己的意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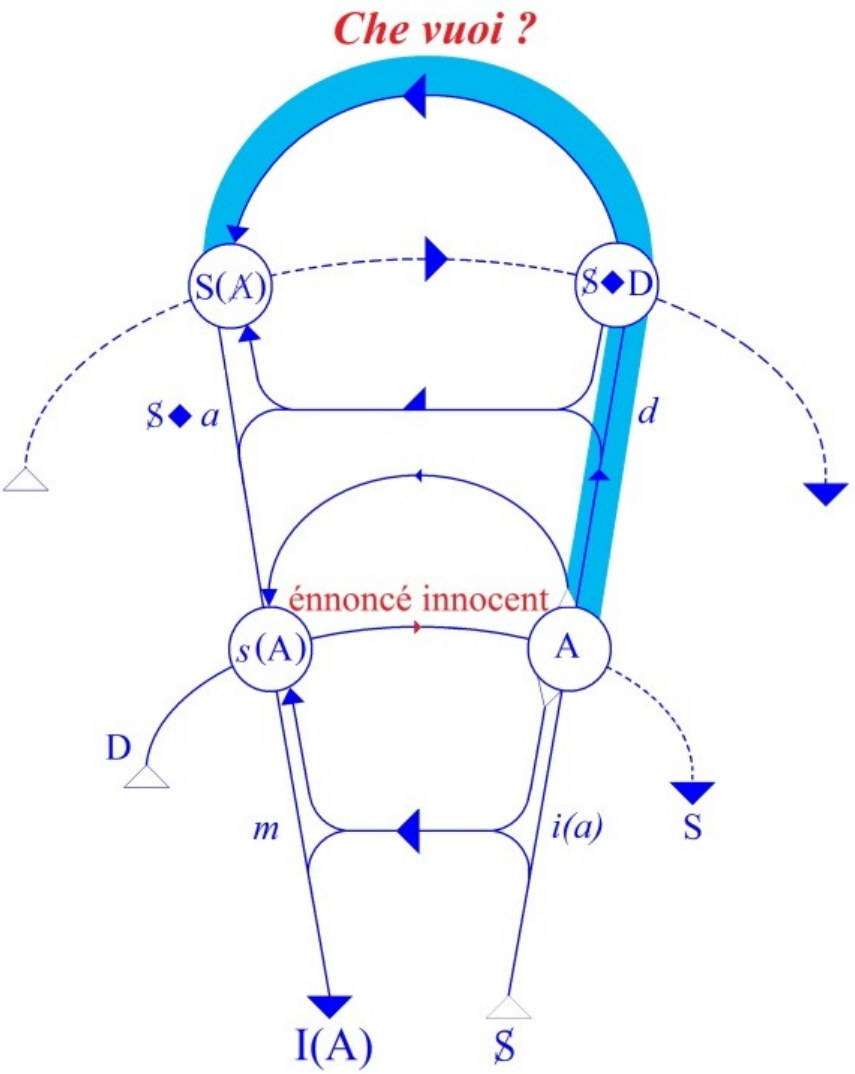
……会以同样方式重新跌落，就像他向母亲发出的恳求。

主体欲望对作为大他者之主体的欲望具有这种依赖；哈姆雷特戏剧的主要重音、甚至戏剧的重音本身就呈现在这里，可以称作它的恒常维度。

现在必须看到，为什么……

以更有条理的方式进入某个心理学细节；我必须说，若不把这个细节置于赋予《哈姆雷特》悲剧以意义的整体瞄准之下，它从根本上仍会谜样难解

……这一切怎样在哈姆雷特意愿的神经本身上激起回响，怎样在我图式中那个钩子、那个“Che vuoi?〔你想要什么？〕”的问号上激起回响；这是一种在大他者中构成、并在大他者中得到表述的主体性。


Che vuoi ?
S(Ⱥ)
Ⱥ◆D
Ⱥ◆a
d
énnoncé innocent
s(A)
A
D
S
m
i(a)
I(A)
Ⱥ

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东西之意义，即我们可以称作“想象性调节”的东西：

- 构成欲望支撑的东西；
- 在一个未规定、可变的点面前——它位于曲线起点这里，代表主体对自身根本意愿的承担——得到调节的东西；
- 这个东西相对于位于某处对面、甚至可以立即说位于无意识主体层面的某种东西得到调节；后者是主体问题所抵达的终点、止点与界限；
- 我们用 $\$$ 面对 a、即 $\$ \diamond a$ 来象征这个某种东西，并把它称作幻想；
- 在心灵经济学中，它代表某种你们熟悉的东西：当我们从某个阶段接近意识中实际存在的它时，它既含混，又是一个最终界限；这个界限构成一切人类激情的底层，只要激情带有我们称作倒错特征的一些特征。

作为欲望最终界限的幻想之谜，在于它总多少以一种颇为悖谬的形式呈现，甚至严格说来曾促使古人把它的维度排除为荒谬秩序。现代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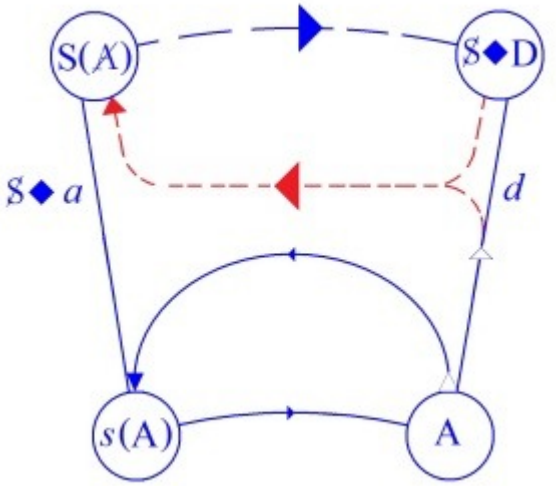
出的根本一步——精神分析构成其中最初的转折——就是尝试解释这个作为倒错的幻想，并设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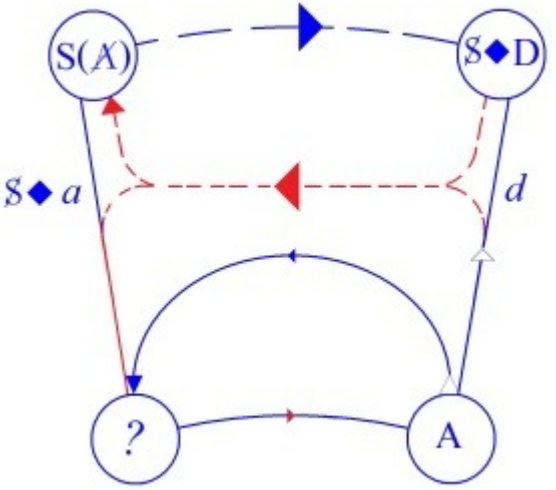
- 只有把它置于无意识经济的秩序中，才能对它有所设想；
- 如果它以最终界限和谜团的形式出现在止点，就可以依据一条无意识回路来理解；这条回路通过另一条能指链得到表述，它同主体支配的能指链深刻不同，也就是第一条线下方的这一条。

首先在要求层面，如果这个幻想介入——或者也可能不介入——那是由于某种东西〔$\$ \diamond a$〕通常不会沿这条道路〔$\$ \diamond a \rightarrow s(A)$〕抵达，不会返回讯息层面……

大他者的所指〔$s(A)$〕，也就是主体在人际交换与完整话语中获得的一切意义之模块和总和

……正是在这个幻想〔$\$ \diamond a$〕通过或不通过、从而抵达讯息〔$s(A)$〕的范围内，我们才处于正常情境或非典型情境。


S(A)
$◆D
$◆a
d
s(A)
A


S(A)
$◆D
$◆a
d
?
A

它不沿这条路通过、而保持无意识并与之分离，是正常的。同样重要的是，它会在某些阶段——这些阶段多少铭写在病理秩序中——跨过这条通道。我们会为这些跨越时刻、这些交流时刻命名；正如图式向你们显示，它们只能朝一个方向发生。我指出这个根本表述，因为我们之所以在这里，归根结底就是为了推进对这个在此称作字式的装置之操作。

现在，我们只看我所谓哈姆雷特欲望陷入惊慌的时刻，在莎士比亚悲剧中意味着什么、怎样运作；因为应当把它联系于这种想象性调节。

在这套定位中，奥菲莉娅位于字母 a 的层面；这个字母被铭写在幻想的象征化中。幻想是某种严格称作欲望之物的支撑和想象基底；欲望有别于要求，也有别于需要。

这个 a 对应于现代分析试图表述对象与对象关系时整场运动趋向的某种东西。这项研究中存在某种正确之处：普通的对象关系概念把对象角色表述为从根本上结构化世界把握方式的东西，而对象角色无疑确实具有决定性。

只是，按照目前大多数或多或少重视对象关系的论著最常给出的解释……

无论是离我们不远的一本书——我把它当作最漫画化的例子——还是费德恩等人较为精细的著作[注1]

> [注1] 莫里斯·布韦：《对象关系》，法国大学出版社，2006年；保罗·费德恩：《自我心理学与精神病》，法国大学出版社，1979年。

……错误与混淆都在于：这套对象本身的理论化，把对象称作前生殖器对象。生殖器对象同样明确地放在前生殖器对象的不同形式、肛门对象的不同形式等之中。这正是图式为你们具象化的东西：它把对象的辩证法当成要求的辩证法。

这种混淆可以解释，因为在两种情形中，主体同能指的关系都使他本人处于同一个时刻、同一种姿态：主体处于隐没位置。

在字式的这两个点上，无论涉及无意识层面的代码〔$\$ \diamond D$〕……

即主体同某一要求装置之间的一系列关系

……还是涉及在面对对象 (a) 时〔$\$ \diamond a$〕以某种特权方式构成主体的想象关系——这也是一种由他同能指之关系界定的姿态——两种情形中，主体都处于隐没位置。

他处在我上次开始用 fading〔消隐〕一词表述的位置。我出于各种语文学理由选择这个词，也因为它在我们使用通信设备时已经十分常见。Fading 恰好就是声音再现的通信设备中发生的现象：声音消失、塌落、隐去，又随着支撑本身、即传输中的某种变化重新出现。

所以，主体处于同一摆动时刻，正是这个时刻赋予……

我们当然会为目前只是一个隐喻的东西提供真实的支撑与坐标

……面对要求和对象时的消隐以特征；混淆因此可能发生。事实上，所谓对象关系始终是主体在这个特权时刻——所谓的主体消隐——同要求之能指的关系，而不是像人们所说的同“对象”的关系。只要要求

保持固定，我们便可以围绕对应于口腔型、肛门型及其他不同类型的能指方式与装置，表述某种确实具有一类临床对应的东西。

但混淆下面两者会造成巨大弊端：

- 同能指的关系；
- 同对象的关系。

因为这个对象不同；作为欲望对象，它拥有另一种意义。各种东西都要求我们不要误认……

即便我们像现行做法那样，赋予要求的能指以全部原始的决定性价值，把它们视作口腔能指、肛门能指，并考虑对象本身相对于主体可能采取的一切细分、一切定向或极化差异；

现行表述的对象关系仍误认了某种东西

……恰恰是同主体的这种关联；它以如下方式表达：主体受到划杠标记。

正因如此，即使我们在口腔期最原始阶段考察主体——梅兰妮·克莱因曾以更贴近、更严密、更准确的方式表述这个阶段——也会发现一些悖论。请注意，这些悖论就出现在梅兰妮·克莱因的文本中，无法铭写在如下纯粹而简单的表述中：主体同对应于某项需要的对象面对面，即这里所谓的乳头或乳房。

因为悖论显现在这里：从一开始，另一个神秘能指便出现在这重关系的地平线上。梅兰妮·克莱因极其清楚地凸显这一点。她在此只有一

项优点：毫不迟疑地向前猛冲，也就是认可自己在临床经验中发现的东西；缺少解释时，则满足于一些相当贫乏的解释。但她无疑证明，阳具作为阳具已经在那里，而且严格说来相对于主体具有毁灭性。

她从一开始便把它变成这个原初对象，同时是最好与最坏之物；偏执期与抑郁期的一切变迁都会围绕它旋转。当然，我在这里只是指出并提醒。

我还能围绕这个 $\mathcal{S}$ 作出进一步表述。令我们感兴趣的，并非 $\mathcal{S}$ 同要求面对面并建立关系，而是同这个我们今年将尝试更仔细逼近、由 a 表示的要素建立关系。

a 是根本对象，欲望本身的辩证法围绕它旋转；主体围绕它在一种想象的他异性中体验自己，并面对一个想象层面的他异性要素，正如我们已经多次表述和界定的。它是意象，也是情状。

欲望对象就是这个另一个；它完成一项功能，以双重坐标界定欲望：欲望瞄准的绝不是——完全不是！——作为需要之满足的对象本身，而是一个已经得到关系化的对象；我是说，被置于同主体的关系中，而主体在幻想中在场。这是一个现象学上的明证，我稍后会回来。

主体在幻想中在场。而对象的功能……

对象只有作为幻想的界限项，才是欲望对象

……我要说，对象占据了主体在象征上遭剥夺之物的位置。

对那些没有同我们一起走完此前全部道路的人，这也许显得有些抽象。为他们这样说吧：在幻想的表述中，对象占据主体遭剥夺之物的

位置。主体遭剥夺的是什么？对象在幻想中的功能，取自阳具；而欲望则以幻想为支撑得到构成。我认为，围绕我们严格应当称作欲望之物及其同幻想的关系，很难把我的意思推得更远。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也只要如下公式成立：幻想对象就是这种他异性，是意象和情状；另一个人借此……

……占据主体在象征上遭剥夺之物的位置；你们清楚看见，正是沿这个方向，这个想象对象仿佛处在一个把我们所谓的美德或存在维度凝聚到自身的位置；

它因此能成为人类欲望对象所构成的真正存在诱饵。

西蒙娜·韦伊正停在这个东西面前：她指出了人同欲望对象之间所能呈现给我们的最厚重、最不透明的关系，即吝啬鬼同钱匣的关系。在这个关系中，人类欲望对象的恋物性质仿佛以最明显的方式达到顶峰；它同样也是这一切对象的特征或侧面之一。

最近我恰好看到一个人，颇为可笑。他前来向我们解释意指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说若不从人际关系出发，就无法处理意指理论；这说得相当远！三分钟以后，我们得知：能指是一种工具，人借此把自己的私人思想传给同类……一个自称依据马克思的人，按字面如此告诉我们。据说，如果不把事情参照到人际关系这个基础，我们就有危险把语言领域涉及的东西恋物化！

我当然愿意承认，我们确实必然会遭遇某种极像恋物的东西；但我怀疑，这个所谓恋物的东西，不正是人类世界本身的一个维度，而且恰恰就是需要得到说明的维度吗?

如果把一切都放在人际关系的根源中，最终只能把人类对象的恋物化事实归回到某种不知怎样的人际误解，而后者本身又预设对意义的参照。刚才谈到的私人思想同样如此……

我是在一套发生学思想中思考

……它们确实足以令你们发笑，因为既然私人思想已经在那里，又何必继续寻找！

总之，令人颇为惊讶的是，一项自称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竟不以人类实践，而以某种被视作根本上原初的人类主体性来支撑这重关系。我认为，只须翻开《资本论》第一卷就会发现，马克思分析的第一步，严格说来就是围绕商品的恋物性质，在恰当的层面本身处理问题；虽然那里没有说出这个词，但它正处于能指层面。

能指关系、价值关系首先得到给出；全部主体性——有时包括恋物化的主体性——随后铭写在这套能指辩证法内部。这毫无疑问。这只是一段插话，是我把自己偶尔的愤慨以及浪费时间时感到的无聊所形成的回响，灌进你们耳中。

现在，让我们尝试使用 $\not{S}$ 面对 a 的这重关系〔$\not{S} \diamond a$〕，它对我们而言是欲望的幻想性支撑。我们必须清楚地表述它，因为 a、这个想象的另一个究竟意味着什么？

它意味着，某种比一个人更广阔的东西可以包含在其中：一整条链、一个完整场景。我无须再次谈论去年分析让·热内《阳台》时在这里提出的内容。要赋予我现在的意思以意义，只须参照我们可以称作弥散的妓院之物，因为它成为我们所谓神圣生殖器型的原因。

作为想象幻想中位于 a 层面的严格结构要素，重要之处一方面在于其不透明性质；它以最突出的形式使这个要素成为倒错欲望的一极。换言之，它使之成为倒错的结构要素，因此向我们表明：倒错的特征在于，幻想的全部重音都放在作为另一个人之严格想象性关联项的 a 一边，或者放在括号中；那里有 $(a+b+c\ldots)$，即依照一次遭遇、后果与残余汇集在那里的最精细对象之全部组合，倒错欲望中幻想的功能正是在这些东西中结晶。

不过，根本之处……

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现象学要素

……在于提醒你们：倒错欲望的幻想，无论外观多么陌生、多么古怪，欲望总以某种方式卷入其中。它卷入一种始终联系于悲怆、联系于存在之痛本身的关系：纯粹存在，或者作为性别项存在。施虐幻想之所以维持，显然正在如下范围内：幻想中承受伤害的东西，关乎主体，因为主体本人可能被交给这种伤害。

围绕这个维度，只能说一件事：令人惊讶的是，哪怕只有一刻，人们竟曾想通过把施虐倾向变成同原始攻击毫无关系的东西来规避它。我已经说得太多；之所以这样做，只为了清楚强调某种东西，我们现在必须借此表述倒错与神经症之间的真正对立。

所以，如果倒错确实是某种得到表述的东西……

而且你们会看到，它恰好同神经症处于同一层面

……某种可以解释、可以分析的东西……

因为在想象要素中，以一种根本上得到局部定位、如人们一向所以为的固定形式，存在主体同自身存在的根本关系

……神经症则通过把重音放在幻想另一项、即 S 层面来定位自身。

我已经告诉你们，这个幻想本身位于主体性追问之反射的极端、尖端与止点；主体试图在要求的彼岸、大他者的话语维度本身中重新抓住自己，并在那里重新找到自己因进入大他者话语而丧失的东西。

我曾告诉你们，最终问题不在真理层面，而在真相时刻。这确实根本地向我们显示并使我们能标明：神经症幻想同倒错幻想最深的差异在哪里。我已经说过，倒错幻想可以被召唤；它位于空间中，悬置着某种不知怎样的根本关系。严格说来，它并非无时间，而是处在时间之外。在神经症中，主体同时间的关系恰恰是某种人们谈得太少、却构成主体在幻想层面同对象关系之基础的东西。

在神经症中，对象承担一种必须到我所谓真相时刻中寻找的意义。对象始终处于前一刻或后一刻：

- 如果癔症的特征，是奠立一个未获满足的欲望；
- 那么强迫症的特征，就是一个不可能欲望的功能。

但在这两项以外，还存在某种东西，它同一个现象建立双重而反向的关系……

在一种和另一种情形中都是如此

……这个现象不断浮现、露头、显露，例如在强迫症者的拖延中。拖延建立在如下事实上：他总是太晚才预见。同样，对癔症者而言，他总是重复创伤中最初的东西，即某个“太早”，一种根本的未成熟。

正是在这里……

神经症行为最一般形式的基础在于：主体始终试图从对象中读出自己的时刻，即便可以说他正在学习读时间

……我们在这个点重新找到哈姆雷特。

你们会看到，为什么人们可以随各自心意把一切形式的神经症行为都赋予哈姆雷特，无论推得多远，直至性格神经症；这种赋予都能得到肯定。但同样合理的是，它有一个贯穿整个情节展开的理由；这个理由真正构成《哈姆雷特》结构的共同因素之一：

- 第一项、第一项因素，是对大他者欲望、即母亲欲望的依赖；
- 现在，请你们在阅读或重读《哈姆雷特》时找出第二项共同特征：哈姆雷特始终悬系于另一个人的时刻，直至最后。

你们还记得吗？我开始解读《哈姆雷特》文本时，曾在最初一个转折处请你们停下。那是戏中戏场景、演员场景以后：国王陷入慌乱，面对舞台上发生的事情，在所有人眼中明显暴露了自己的罪行，因为他无法承受眼前景象。

哈姆雷特得胜、欢欣，嘲弄这个如此暴露自己的人；在前往同母亲早已约好的会面途中——会面早在戏中戏场景以前便已约定……

而所有人都催促他的母亲尽快完成这场会面

……在前往这场会面——我已多次强调的伟大场景将在那里展开——的路上，他遇见继父克劳狄斯正在祈祷。克劳狄斯被刚才触及自己的东西撼动至根基，因为它向他展示了自身行动的面貌与场景。哈姆雷特站在叔父面前；即使在那个场景本身，一切也都表明，叔父不但毫无防卫准备，甚至没有看见悬在头顶的威胁。而哈姆雷特停下来，因为时刻未到。

这不是另一个人的时刻，不是另一个人必须在永恒者面前交账的时刻。这样一来，从一边看会太好，从另一边看又会太坏。这不足以为父亲复仇，因为祈祷也许是一项悔过举动，会为克劳狄斯打开救赎道路。

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哈姆雷特刚刚完成这场捕获国王良心的行动……

“The play’s the thing / Wherein I’ll catch the conscience of the king.〔戏剧就是那张罗网，我要用它捕捉国王的良心。〕”[注2]

> [注2] 勒图尔纳译作：“一部戏剧就是我捕捉国王良心的陷阱。”《哈姆雷特》第二幕第二场末尾。

……这正是他为自己规定的事情；但哈姆雷特停下了。他一刻也没有想到，现在正是自己的时刻。无论后来可能发生什么，这不是另一个人的时刻，因此他悬置自己的动作。同样，哈姆雷特所做的一切，从来只会在另一个人的时刻去做。

他接受一切。不过不要忘记：一开始，甚至在遇见幽灵、获知罪行真相以前，母亲仅仅再婚这件事便已使他厌恶不已，而他只想着一件事：动身去维滕贝格。

最近有人用这个例子来评论一种正在当代习俗中确立起来的实践风格。他指出，哈姆雷特是下面这句话最好的例子："及时发给护照，可以避免许多悲剧。"倘若有人及时给他去维滕贝格的护照，悲剧便不会发生。

- 他是在父母的时刻留下来的。
- 他是在其他人的时刻悬置自己的罪行。
- 他是在继父的时刻启程前往英格兰。
- 他也是在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的时刻，被引向一种显然十分轻巧的行动：借助一套完成得相当漂亮的调包手法，把他们送去迎接死亡。这份轻巧令弗洛伊德赞叹不已。
- 而这场悲剧也同样是在奥菲莉娅的时刻、在她自杀的时刻，才走向
- 终点。就在那一刻，哈姆雷特似乎刚刚看出：杀死一个人并不困难，只消"说出 one 的工夫"，甚至来不及"哎哟一声"。

然而，人们刚刚向他提出的事情，丝毫不像一个杀死克劳狄斯的机会。人们向他提议举行一场精致的比武，所有细节都经过精确计时、周密准备，而赌注则是——借用收藏家的说法——一系列全都具有贵重物品、收藏品性质的对象。

应当重新细读文本，其中甚至还有种种讲究；我们已经进入收藏的领域。

赌注包括剑、剑穗以及一些只有作为奢侈品才有价值的东西。它们将成为一场比武的彩头；在这场比武中，哈姆雷特实际上受到挑战，而人们以承认他处于某种劣势为条件，向他发起挑战。

这是一套复杂的仪式，一场比武；我们当然知道，这是他注定落入的陷阱，由他的继父和他的朋友莱尔提斯共同策划。但不要忘记，对他而言，接受它无非又是一次逃学，也就是说："我们要痛痛快快玩一场。"

不过，他内心还是感到一丝警告。有什么东西触动了他。此刻，英雄的预感辩证法短暂地为戏剧定下了自己的调子。

但从根本上说，这依然是在"另一个人的时刻"；而且事情变得远为夸张，因为他是为了替另一个人维持赌局——

被押上的并不是他的财物；赌局有利于他的继父，而他本人则作为继父一方的代表出场——

于是，他进入了这场原则上彬彬有礼的较量，同一位被认为剑术比他高强的对手交锋。人们指望对手的优势激起他的竞争心和荣誉感，并精心算定，借这两种情感必能让他落入圈套。

他就这样一头冲进陷阱。我会说，此刻唯一的新东西，只是他冲进去时的那股力量与勇气。直到最后的终点，直到最后的时刻，直到那个决定性得将成为他自身时刻的时刻——

也就是说，他在击中敌人以前，自己先受了致命伤——

悲剧始终是在“另一个人的时刻”延续自己的链条，并最终完成。若要把握这里的问题，这是一副绝对根本的框架。

正是在这一点上，哈姆雷特这个人物及其戏剧的回响，构成了现代英雄问题本身的形而上回响，因为他同自身命运的关系中确实发生了某种变化。我已经对你们说过，哈姆雷特与俄狄浦斯的区别在于：哈姆雷特知道。这一点首先解释了我们刚才指出的那些表面特征——如今论述已抵达这个核心点。

例如，哈姆雷特的疯狂。古代悲剧中确有发疯的悲剧英雄；但据我所知——我说的是悲剧，而非传奇文本——没有一个英雄会把装疯本身当作行动。

能不能说，哈姆雷特的全部疯狂都归结为装疯？这是我们现在要提出的问题。不过，他装疯，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是较弱的一方。我此刻指出这一点——你们看，它无论多么表面，我仍要指出来——并不是因为它能把我们沿当前方向带得更远，而只是因为它属于次要层面。

然而，就下面这一点而言，它并不次要——

如果我们想理解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意欲做什么，就必须思考这一点——

因为这正是原始传说的根本特征，也是萨克索·格拉玛提库斯和贝尔福雷作品中已有的特征。莎士比亚选择了这样一位英雄：为了沿着把他引向行动终点的道路前进，他不得不装疯。这是一个真正属于现代

的维度。知道的人处在如此危险的位置，以至于他作为这样一个人，注定会如此彻底地走向失败与牺牲；因而他的道路必须是——如帕斯卡在某处所说——“同其他人一起发疯”。[注3]

> [注3] 帕斯卡：“人必然疯狂到如此地步：若不疯狂，反倒会以另一种疯狂的方式成为疯狂。”

这种装疯的方式，是我不妨称作现代英雄之政治的一项教诲、一个维度。如果我们认为，莎士比亚着手创作《哈姆雷特》的悲剧时所抓住的正是这一点，那么它便不容忽视。前代作者提供给他的，根本上就是这一点。问题也只在这里：这个疯子心里究竟打着什么主意？莎士比亚是在这个框架内部选择题材的，这是绝对根本的一点。

现在，我们来到了奥菲莉娅必须承担自己角色的位置。倘若这部戏的结构确实包含我刚才向你们展开的一切，那么归根结底，奥菲莉娅这个人物有什么必要？我要重提某些人对我的指责：他们说，我只以某种胆怯的方式提出这一点；但我并不认为自己表现出了格外的胆怯。

我不想鼓励你们去搞精神分析文本中俯拾皆是的那类胡说八道；我只是惊讶，居然还没有人说奥菲莉娅就是ὀμφαλός〔omphalos，脐点〕。[注4]因为只要翻开埃拉·夏普的《未完成的哈姆雷特论文》，你们便会看到同样粗大、同样骇人，甚至更加非同小可的说法。她生前未能写完这些论文，也许令人遗憾；但把它们出版，或许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可是，奥菲莉娅显然是根本性的。她正对应于这一点，并且千秋万代都同哈姆雷特的形象联结在一起。

> [注4] Omphalos，字面义为“肚脐”，亦指世界的中心；参见德尔斐的脐石。

我只是想——

由于时间已晚，今天不可能讲完奥菲莉娅——

把整部戏中发生的事情逐拍标示给你们。起初，我们听说奥菲莉娅是哈姆雷特悲伤状态的原因。这就是波洛涅斯的精神分析智慧：

- “他很悲伤，那是因为他不幸福；他不幸福，那是因为我的女儿。你们不认识她吗？她可是百花中的精粹，而我这个做父亲的，自然绝不会容忍这种事情！”

随后，她出现在一份使她成为极为引人注目之人的材料中，也就是一则临床观察：她有幸成为哈姆雷特遇见幽灵以后所见的第一个人。换句话说，他刚刚离开那场无论如何都极具震撼力的相遇，便遇见了奥菲莉娅。我认为，他对待奥菲莉娅的方式值得转述：

- “殿下，我正在闺房里缝纫，哈姆雷特殿下忽然走到我面前；他的上衣完全敞开，头上没有戴帽子，长袜沾满污泥，也没有袜带，垂落在脚跟；脸色像衬衫一样苍白，两膝彼此碰撞；他的神情悲惨得仿佛刚从地狱里释放出来，要诉说那里的恐怖……

  他抓住我的手腕，紧紧握住，随后退到一臂之遥；另一只手这样放在眉上，凝神端详我的脸，仿佛想把它画下来。他就这样站了很久；最后，他轻轻摇动我的手臂，又从上到下三次点头，发出一声如此悲惨、如此深沉的叹息，仿佛这声叹息撼动了他的整个存在，终结了他的生命。然后他放开我，仍越过肩头盯着我；他仿佛不用眼睛也能找到出去的路，一直走出门外，直到最后仍把目光固定在我身上。”（第二幕第一场，第87—100行）

波洛涅斯立刻叫道：“这是爱情！”

我认为，这番观察、这番审视，这种同对象拉开距离、仿佛要进行某种如今已变得困难的认同的做法，以及面对那个迄今一直是最高升华对象的东西时出现的这份摇摆，为我们给出了第一个时刻——不妨称之为“estrangement〔疏离〕”。[注5]我们无法再多说什么。不过我认为，我们把此刻发生的事情明确指认为病理性的，并不算把解释强加于文本：哈姆雷特的仪容显出严重紊乱，而这种时刻近似于各种主体性解组突然闯入的时期。

> [注5] Estrangement：在古法语中意为“异化”；在英语中意为“破裂、分离、不和”。

这里发生的事情，是幻想中的某物开始摇摆，从而让幻想的各个组成部分显现出来；它使这些部分显现，并让它们被纳入某种东西之中。这种东西在上述症状里表现为所谓的人格解体体验；正是通过它，主体与对象之间的想象性界限发生改变，并在严格意义上转入所谓奇幻的秩序。

确切地说，正是在幻想的想象性结构中，某个东西前来同在消息层面更容易抵达的东西汇合、沟通；后者位于更下方，也就是另一个人的形象所在的那个点——因为另一个人的这个形象，就是我自己的自我。

正是在这一领域，费德恩这样的作者极为精细地标示出一些必然的相关关系：一边是自身身体的感觉，另一边则是某种危机、某种断裂、某种对特定层级上的对象本身的侵袭之中所出现的陌异感。

也许我在这里多少有些勉强，目的是引起你们的兴趣；我的意思是，要向你们表明，这一点如何关联于我们临床中的某些特选体验。我们无疑还会回到这里。

无论如何，你们要记住：若不参照这副病理学图式、这场戏剧，就不可能准确定位弗洛伊德首次在分析层面以Unheimliche〔诡异〕之名提出的东西。它并不像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与无意识的各种闯入都有关；它关联于幻想中发生的这种失衡：幻想越过最初为它划定的界限，发生分解，并重新找到那个使它同另一个人的形象相接之处。事实上，这里只是轻轻点到而已。

随后，在哈姆雷特的情形中，我们看到奥菲莉娅作为爱的对象被彻底消解。

“I did love you once.〔我的确曾经爱过你。〕”（第三幕第一场）哈姆雷特这样说道。

此后，他同奥菲莉娅的关系转入残酷攻击与极度尖刻讥讽的风格，这使这些场景成为全部古典文学中最为奇异的场景之一。即便我们在某些极端剧作中见过人们拨动这根弦，像哈姆雷特与奥菲莉娅之间发生的场景这样，真正占据《哈姆雷特》悲剧舞台的核心和中央位置，仍绝非寻常。

这正是这种态度的特征；我们在其中找到了我方才所谓幻想关系失衡的痕迹，因为这份关系倒向了对象的倒错一侧。这是这种关系的一项特征。另一项特征则是：这里涉及的对象不再像先前那样被当作一个女人对待。在他眼中，她成了孩子的承载者、所有罪孽的承载者，成了被指定去生育罪人的人，随后又被指定为应当屈服于一切诽谤的

人。她成了一种生命的纯粹而简单的支撑，而这种生命在其本质上受到了哈姆雷特的判决。

总之，此刻发生的是对象的毁灭或丧失，而对象又被重新整合进其自恋框架。可以说，对主体而言，它显现在外部。按照我刚才使用的公式，它所等价的东西、它所占据的位置，以及只有当主体在字面意义上牺牲自己、不再是它本身、以全部存在拒斥它时才能给予主体的东西，正是而且只能是阳具。

奥菲莉娅此刻如何就是阳具？就在这里：主体把阳具外在化为生命的能指性符号，并且正是作为这样的符号而拒斥它。这就是对象关系的第二个时刻。

时间已经不早，我不太愿意把所有坐标都一并交给你们；我还会回来讨论它。当你们一旦看见以后，就会发现这里确实涉及公式 $S \diamond \varphi$（φ：阳具）以拒斥形式发生的一种转变；证明这一点的，远不只是奥菲莉娅这个名字的词源。首先，因为这里所涉及的只是同一件事，即生育力。

- “受孕是一种祝福……〔Conception is a blessing...〕”哈姆雷特对波洛涅斯说道，

……“但请当心你的女儿。〔but not as your daughter may conceive. Friend, look to't.〕”（第二幕第二场）

他同奥菲莉娅的全部对话，确实只把女人设想为这种生命勃起的承载者，而问题在于诅咒它、使它枯竭。在当时，nunnery〔修道院〕也完

全可以指妓院；语义用法表明了这一点（第三幕第一场，第121—141行）。

另一方面，哈姆雷特在戏中戏场景中对待奥菲莉娅的态度，也标明了阳具与对象之间的这份关系。

在那里，因为他面对着母亲，而且明确地正是由于他面对着母亲，他对她说道：

“这里有一种金属，比您更能吸引我。”（第三幕第二场）随后，他明确询问奥菲莉娅：“小姐，我可以躺在您的膝上吗？〔Lady, shall I lie in your lap?〕”（第三幕第二场），并把头置于她的两腿之间。

欲望对象的阳具性关系在这一层面也标示得十分清楚。此外——既然图像传统对此如此大做文章——还应指出：在奥菲莉娅溺水时身旁的花草中，文本明确提到一种“dead men’s fingers〔死人的手指〕”，而民间用一个更加粗俗的名字称呼它。

这里所说的植物是雄红门兰〔orchis mascula〕。它与曼德拉草有某种关系，因而也同阳具要素发生关联。我曾在《新英语词典》中查找这一点，却大失所望：尽管该名称作为 finger 一词的一项用例被收录，其中却丝毫没有提到莎士比亚借这个称呼所暗示的东西。

现在来到第三个时刻；我已经多次把你们带到这里，而今天也将再一次在这里同你们分别——也就是墓园场景的时刻。这里要把握的，是作为对象 a 的某种重新整合而出现的东西，同哈姆雷特终于能够闭合环路、终于能够冲向自身命运的可能性之间那份具有价值意义的联结。

这个第三个时刻完全是额外添加的，却又绝对关键，因为整个墓园场景都是为使它发生而设置的。莎士比亚在别处找不到这件事：墓穴底部那场我已经强调过的狂暴搏斗。

这里以某种尖锐方式标示出了对象的功能：对象唯有以哀悼与死亡为代价，才能在此被重新赢回。我想，下次终于可以在这一点上结束讨论。

第18课 · 1959年4月22日

哈姆雷特（6）我们已经说过，哈姆雷特无法承受约定的时刻。

对他而言，约定的时刻总是来得太早，因此他一再把它推迟。

这项拖延因素，无论如何都不能——

尽管某些作者在一批文献中试图这样做，而随着这项研究推进，我也越来越深入地研读了这些文献——

被排除出去。拖延仍是《哈姆雷特》悲剧的一个根本维度。

相反，当他行动时，却总是仓促而行。他只在某个机会突然仿佛自行出现时才采取行动：某种来自事件本身、超出他的决心与决定的召唤，仿佛为他打开一道含混的缝隙。对我们分析家而言，正是这种缝隙把一种我们称为逃逸的视角引入行动的完成维度。最清楚不过的例子，就是他扑向挂毯后面那个正在动弹的东西，杀死波洛涅斯的时刻。

在其他时刻，他的做法也近乎神秘——

我甚至会说，他仿佛处在第二状态：夜间，他在暴风雨中的船上醒来——

他去查验吉尔登斯吞与罗森格兰兹携带的信函，拆开封印；又近乎自动地以一封信替换另一封信，用自己的戒指重新盖上王室印章；随后

更遇上被海盗劫持这个惊人的机会，借此甩掉两名看守，让他们毫不知情地走向自己的死刑。

这里呈现出一种真正的现象学——既然必须如实称呼它。我们很清楚它那种易于辨认、几乎为我们的经验所熟悉的调子；就神经症者同生活的关系而言，它同样为我们的观念所熟悉。上次，我试图让你们越过这些显而易见的特征，感受到贯穿整部戏的那项结构参照：哈姆雷特始终处在大他者的时刻。

当然，这只是一片幻景，因为大他者的时刻——

这也是我在把最终回答称作被划杠的大他者之能指时向你们解释过的事情：

我曾说，不存在大他者的大他者。能指本身之中，并不存在一个能够保证由能指所建立的真理维度的担保者。

实际上只有他自己的时刻；而且也只有唯一一个时刻：他丧失的时刻。

《哈姆雷特》的整场悲剧，就是向我们展示哈姆雷特不可阻挡地走向这个时刻的历程。那么，究竟是什么规定了他的命运，又是什么赋予它如此高度的问题性价值？

因为同自己丧失时刻的这场约会，并不只是每个人类命运都具有意义的共同命数。哈姆雷特的宿命带着一项特殊标记；若非如此，它对我们便不会具有这份卓越价值。我们现在就抵达了这里；上一次论述结束时，我们也正停在这里。

哈姆雷特缺少什么？莎士比亚为我们写成的《哈姆雷特》这场悲剧，其构思在何种程度上允许我们阐明并定位这项缺失，从而越过那些我们一贯满足于接受的近似说法？而恰恰由于我们满足于它们的近似性，它们不只令我们的语言含混，也令我们面对患者时的行为与建议——必须这样说——同样含混。

不过，我们还是从这里涉及的那种近似说法开始。

可以说，哈姆雷特每时每刻所缺少的——

用一种便于交流的语言，也就是日常语言来说——

就是在自己的行动中确定某个目标、某个对象的那种能力；而这种确定总包含通常所谓的某种任意性。

我们已经看到哈姆雷特是怎样一个人，甚至已经开始探究其中的原因；用市井妇人的说法，他就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莎士比亚让他说出的那番话，以某种方式把这个最初维度呈现了出来。而且，它是在一个颇具意义的转折点上呈现的：也就是他从自己的悲剧中短暂隐没的转折点。我的意思是，在那个短暂时段里，他不在场；他沿海上走了一个环路，刚一离港便极快返回。他奉国王之命前往英格兰，依旧服从命令。

途中，他遇上了福丁布拉斯的军队。福丁布拉斯一直处于悲剧背景中，从开篇便被提及，最后又来到舞台上收拾残局、收殓死者、整理灾场。我们的哈姆雷特这样谈论福丁布拉斯：他看到这些英勇军队以

一个多少有些无聊的战争借口，前去征服波兰的几英亩土地，不禁受到震动，并借这个机会反躬自省。

- “最微小的机会都在控告我，鞭策我沉睡的复仇！一个人倘若最大的幸福、全部时间的用途，不过是吃饭和睡觉，那他算什么？不过是一头畜生。把理性之眼置于我们心中的那一位……”

英语原文是：

- “Sure he that made us with such large discourse, / Looking before and after, gave us not / That capability and godlike reason / To fust in us unused.”

译者把它转写为：“……理性——

那就是宏大的话语、根本的话语，也就是我在这里所谓的具体话语——

使我们能够瞻前顾后，并赋予我们这种能力——在这里，‘理性’一词回到了它的位置——那一位肯定不会赐给我们这份神圣才能，只让它因无所使用而在体内腐烂。*

- 究竟是——哈姆雷特说，野兽般的遗忘，bestial oblivion……

这是他在悲剧中的存在维度里一个关键词——

……还是懦弱的顾虑，craven scruple，把结果考虑得过分精细——这种思想若一分为四，只有四分之一是智慧，四分之三却是怯懦——我活到现在，却还在说‘这件事必须去做’，‘This thing’s to do’，我真不知

道为什么；明明我有理由、有意志、有力量、有手段去完成它，Sith I have cause, and will, and strength, and means, / To do't。明明我有理据、有原因、有意志、有力量和手段去做它。像世界一样巨大的范例都在敦促我：这些庞大而耗费惊人的军队，由一个温柔纤弱的王子率领；他的精神受到神圣野心的鼓动，蔑视不可见的结局，把脆弱而终有一死的自身暴露给命运、危险与死亡的全部挑战，even for an egg-shell，哪怕只为一只空蛋壳。

真正伟大，当然不是没有重大理由便轻举妄动，而是在荣誉攸关时，哪怕为一根稻草也能找到重大的争端。Rightly to be great is not to stir without great argument, / but greatly to find quarrel in a straw / When honour's at the stake。那我又算什么？父亲被杀，母亲受辱，这两项刺激既触动我的理性，也触动我的血性，我却任一切沉睡；而我羞愧地看见两万多人即将死去，他们为了荣耀的幻影，走向坟墓如同走向床榻，为一小块根本容不下这么多人交战、甚至不足以充当坟墓掩埋死者的土地而战，Which is not tomb enough and continent / to hide the slain? 从今以后，我的思想若不染血，便一文不值。O, from this time forth, / My thoughts be bloody, or be nothing worth."（第四幕第四场，第32—66行）

这就是哈姆雷特对我所谓"人类行动的对象"所作的沉思；这个对象在这里为我们所驻足分析的一切特殊规定敞开了大门。

我们可以把它称作奉献性：为高尚事业、为荣誉流血。荣誉也被表述为：受到自己诺言的约束。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作赠予。作为分析家，我们确实无法不遇见这些具体规定，也无法不被它们的分量攫住，无

论那是血肉的分量还是承诺的分量。我试图在这里向你们表明的，并不只是这一切的共同形式、最小公分母。

当我把公式 $\$ \diamond a$ 写在主体向大他者提出、而大他者转向主体时被称作“你要什么？”的那个问题末端时，这里不只涉及一种可以被称作形式主义的位置或阐明方式。

这个问题就是“Che　vuoi?〔你要什么？〕”；主体在其中寻找自己的最后一句话，而这项寻找没有任何机会——

- 除非探索无意识链；因为无意识链贯穿上方能指链的回路。但若非在我们所谓的分析情境这一特殊条件下，它实际上并不向任何探究开放；

- 除非获得无意识链的帮助，因为分析家和弗洛伊德经验已经发现了这条链。

我们面对的是这样一种东西：在一条想象性短路中，在欲望回路〔d〕同它对面的东西——即幻想〔$\$ \diamond a$〕及幻想结构——之间的中途关系里，某个东西能够同它相配……

它的一般结构，就是我所表达的东西——

……也就是主体同能指的一种特定关系；它由下面两项来表达：

- $\$$：主体不可还原地受到能指影响，并承受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

- 主体同一种本质上属于想象性的情势——a——处在特定关系中；a 不是欲望的对象，而是欲望中的对象。

我们要逼近的，正是欲望中的对象这项功能。由于《哈姆雷特》的悲剧让我们能够以典范方式逼近并阐明它，我们才如此执着而饶有兴趣地考察莎士比亚作品的结构。

让我们靠得更近一些。$\$ \diamond a$ 本身意味着：

- 主体被剥夺了某个属于自身的东西，而这个东西取得了表示主体异化本身的能指价值；（这个东西就是阳具）
- 因而，主体被剥夺了同自身生命相连的某个东西，因为它取得了把主体系于能指的那种价值；
- 正是当主体处于这个位置时，一个特定对象才成为欲望对象。

成为欲望对象，同成为任何需要的对象，有着根本差异。

作为对象本身、作为欲望中的对象，对象之所以能在时间中存续，是因为它前来占据那个因主体本性而始终受到遮蔽之物的位置。主体同能指的关系押上了他对自身的这份牺牲、这“一磅肉”；正因为某个东西前来占据它的位置，这个东西才成为欲望中的对象。

这件事如此深刻地令人费解，是因为它从根本上是一种同隐蔽之物、同被遮藏之物的关系。正因为如此，正因为——

如果你们允许我使用一句曾出现在我的笔记里、此刻又回到脑中的公式；但不要把它当作教义公式，至多把它视作一个形象——

人类生命可以被定义为一项计算，而它的零是无理数。

这个公式只是一则数学隐喻，而这里必须从数学意义理解无理数。我并不是在暗指某种深不可测的情感性事物，而是在说一种显现在数学本身内部、其等价形式被称为虚数的东西，也就是 $\sqrt{-1}$。

因为有一种东西无法对应于任何可以直观表象的东西，却又必须保留其完整功能。我所说的，正是对象同主体之生命支撑中这一隐蔽要素的关系；当这项要素取得能指功能时，它本身便不能成为主体性。正因为如此，这个结构同样处在我们与 $\sqrt{-1}$ 的那种关系中；而从同样是数学的意义来看，$\sqrt{-1}$ 本身无法对应于任何实数。

……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只有绕行对象同 $\mathcal{S}$ 的一系列可能关系，才能把握对象的真正功能；也就是说，在 a 的价值抵达最大值的那个精确点，$\mathcal{S}$ 只能被遮蔽。若说《哈姆雷特》的悲剧让我们完整走完对象功能的这条环路，未免言过其实；但可以肯定的是，它让我们走得远远超过此前任何路径所能抵达之处。

我们从结尾开始，从相遇点、约定的时刻、那个行动开始。你们最终必须看到：终结行动——他终于把自身生命的全部分量作为行动完成的代价押上去的行动——值得被称为一种他既发动又承受的行动。

这项行动周围确实弥漫着某种围猎终场的气息。在他完成动作的时刻，他也成了狄安娜猎场上那头被逼入绝境的牡鹿。阴谋正在他周围收紧；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意识到，克劳狄斯和莱尔提斯策划这场阴谋时带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犬儒态度与恶意，不论两人各有什么理由。那个像狼蛛般的人物——前来向他提议这场暗藏阴谋之比武的可笑廷臣——大概也牵涉其中。

结构十分清楚：人们向他提出的比武，把他置于另一个人的代表选手位置。我已经强调过这一点。他是叔父兼继父克劳狄斯那项赌约、那场赌局的一方代表。

这

里发生着一件我上次已经强调过的事情：赌注是一批对象（a），而它们在这里以全部光彩呈现自己的特征。也就是说，同所有对象、所有赌注一样，它们首先在人的欲望世界中带有一种宗教传统借典范图像教我们称作 vanitas〔虚空静物〕的性质，仿佛一幅细针织就的挂毯。所有贵重物品都堆积在那里，被放到天平上同死亡相衡。



克劳狄斯用六匹巴巴里马同莱尔提斯打赌，另一边则押上六把细剑和法国匕首，也就是决斗者的一整套装备，连同所有附属配件——我想，也就是悬挂它们的剑带和剑鞘（第五幕第二场，第141行）。其中尤其有三把配有文本所谓的“carriages”。Carriage 是一个极为讲究的词，用来表示悬挂剑的一种环扣；这是收藏家的术语，同时又可指火炮的炮架。因此，哈姆雷特同前来向他报告比武条件的人之间，围绕这个词展开了一整段对话。

在相当长的一段对话里，一切安排都在你们眼前炫示这些对象的品质、数量与整套陈列，进而把全部重音落在这场考验上。我已经向你们说过，这场向哈姆雷特提出的比武带有悖谬乃至荒诞的性质。可哈姆雷特似乎再次伸颈就戮，仿佛他身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抵抗某种根本的听任摆布状态。他的回答在这里极具意义。

- “先生，只要陛下不介意，我会待在这间大厅里；这是我消遣的时刻。把花剑拿来吧，只要那位绅士愿意，而国王又坚持自己的决定，我若能让他赢，便让他赢；若不能，我得到的只有短暂的羞耻和挨到的几剑。”（第五幕第二场，第164—168行）

因此，终结行动向我们展示了幻想的结构本身：就在他终于抵达决心顶点的时刻——一如既往，更准确说是在他即将下定决心之际——他竟然把自己逐字逐句地租给另一个人，而且是无偿地、以最无来由的方式租给对方；这个人恰恰是他的敌人，是他必须击倒的人。他把这种服务同世上的事物放在天平两端：首先是那些他最不关心的东西。也就是说，此时这些收藏品根本不是他的主要关切，可他却要努力替另一个人赢得它们。

当然，在下方那一层，还有某种东西是其他人认为可以诱住他的；他自然也并非全然同它无关。虽说这并不像旁人设想的那样，但仍处在旁人给他安排的同一层面：也就是说，他在意荣誉——

即处在黑格尔所谓“纯粹威望斗争”的层面——

他在这场同一位自己也很钦佩的对手交锋中，在意荣誉。

我们不能不暂时停下来，看一看莎士比亚在这里置入并推到前景的这项关联多么准确。你们会在其中认出我们论述与对话中一个由来已久的东西，即镜像阶段。

在这一层面上，莱尔提斯是他的相似者，这一点在文本中得到明确阐明。它以间接方式得到阐明，也就是说，被置于一段戏仿之中。当那个名叫奥斯里克的愚钝廷臣前来提议决斗，开始在他眼前炫示对手何等卓越、他将向何等人物证明自己的本领时，哈姆雷特如此作答。

他打断对方，而且说得比对方更加夸张：

- “Sir, his definement suffers no perdition in you.〔先生，您对他的描绘毫无缺失；因为据我所知，若要逐项拆分他的美德、列成清单，必会超过记忆所能承担的算术，却仍无法卸下他的全副装备，他张开的风帆竟有如此惊人的速度。〕”（第五幕第二场，第110行）

他继续发表这篇极尽华饰、曲折繁复的话语，仿佛在戏仿对话者的风格，并以这样一句话作结：

- “I take him to be a soul of great article.〔我认为他的灵魂价值非凡；他身上灌注了如此罕见、如此珍贵的品质，以至于若要如实说出

他，他的同类只能是他的镜子；除非成为他自己的影子，此外还有谁能够勾勒他的肖像？〕”（第五幕第二场，第113—117行）

总之，在谈论莱尔提斯的优点时，文本把另一个人的形象〔$i(a)$〕——那个只能彻底吸收凝视者的东西——极尽贡戈拉式地膨胀并呈现出来；这里的 concetto〔奇巧构思〕在此刻具有全部价值。

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你们将看到，哈姆雷特在决斗前正是以这种态度接近莱尔提斯。他就站在这个立场上接近对方；因此，剧作家恰恰在这场想象性吸收的顶点——它被明确阐明为一种镜像关系、一种镜面反应——同时安置了攻击性公开显现的那个点，这便更具意义。

最受钦佩的人，也正是与之战斗的人。成为自我理想的人，也就是——按照黑格尔关于共存不可能性的公式——必须杀死的人。哈姆雷特只在一个我们可以称作无利害的层面、比武的层面上这样做。他以一种可以称为形式的、甚至虚构的方式投入其中；然而，他实际上却在毫不知情之中进入了一场最严肃的游戏。这是什么意思？

这意味着，他并没有带着自己的阳具进入其中。这意味着，在这项攻击性关系中呈现给他的东西是一枚诱饵、一片幻景；他将在非出于己愿的情况下丧命；他将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恰恰在这个时刻同时迎向：

- 自己行动的完成，
- 以及几乎与它同时发生的自身死亡。

他没有带着自己的阳具进入其中，这是表达我们正在寻找之物的一种方式，也就是：缺失在哪里？主体哈姆雷特在戏剧中的位置有什么特殊之处？不过他终究还是进入了，因为花剑上的钝头只存在于他的诱饵之中。

事实上，至少有一把剑没有装上钝头；在分发剑支以前，它就已被仔细做上记号，指定交给莱尔提斯。那是真正的尖刃，而且还是一枚envenomed〔淬毒〕的尖刃。

引人注目的是，编剧情节时的漫不经心在这里同我们所谓剧作家的惊人直觉汇合。我是说，剧作者并没有费多少工夫向我们解释，这把淬毒武器究竟怎样会在扭打中——

天知道是怎样！这想必是舞台表演的一项难题——

从一名对手手中转到另一名对手手中。

你们知道，莱尔提斯先用剑尖刺中哈姆雷特，使他无可救治并注定死亡；随后，两人陷入某种纠缠扭打。片刻之间，同一枚剑尖竟到了哈姆雷特手中。没有人费心解释这起令人惊异的现场事故。

其实，谁也无须为此费半点力气，因为问题恰恰就在这里：文本要展示的是，死亡的工具——

在这个场合，也是戏剧中最受遮蔽的工具；哈姆雷特只能从另一个人那里接到它——

这种致人死亡的工具，处在这里能够物质呈现的东西以外。

我们不能不被文本中逐字出现的一件事震动。显然，我正在告诉你们的是：在这场比武的排演以外——

在同那个作为他的相似者、却更为俊美的人，那个他能够爱上的另一个自己进行的竞争以外——

上演的是哈姆雷特欲望得以完成的戏剧；在它以外，阳具就在场。

归根结底，正是在同另一个人的这场相遇中，哈姆雷特终于将同致命的能指认同。十分奇怪的是，这一点就在文本中：分发花剑时，人们谈到了花剑，也就是 foils：

- “国王：Give them the foils, young Osric.〔年轻的奥斯里克，把花剑交给他们。〕Cousin Hamlet, you know the wager?〔侄儿哈姆雷特，你知道赌约吗？〕”

在更前面，哈姆雷特说：“Give us the foils.〔把花剑交给我们。〕”就在这两处谈到花剑的语句之间，哈姆雷特玩了一个双关：

- “I’ll be your foil, Laerte. In mine ignorance / Your skill shall, like a star i’th’darkest night, / Stick fiery off indeed.”

人们只能勉强把它译成法语：“莱尔提斯，在您的剑旁，我的花剑只能算一朵小花。”

在这个语境中，foil 意为花剑。但这里的 foil 不可能取这个意思；它另有一个完全可以确定、在当时也有充分文献依据且使用相当频繁的意义。Foil 同古法语中表示“叶片”的 feuille 是同一个词；在讲究的用法中，它表示承托某件贵重物品的薄片，也就是“衬托珍宝的底托”。

它在这里用来表示：

- “我同您交锋时，只会成为衬底，让您如暗夜星辰般的光彩更加耀眼。”

而且，这正是决斗开始时规定的条件：哈姆雷特根本没有获胜的机会；十二剑中，对方只比他多中三剑，就算他赢得足够漂亮。赌局按九比十二计算，也就是说，哈姆雷特得到让分。我会说，在这个关于 foil 的双关里，我们有充分理由读出隐藏在文字游戏底下的东西。我的意思是，哈姆雷特的一项功能，就是不断地玩文字游戏、说俏皮话、使用双关语，不断利用歧义。

这个双关并非偶然。当他说“我将成为您的衬底”时，他使用的正是同当时赌局核心——分发剑支——构成双关的那个词。而哈姆雷特的这个文字游戏最终包含了主体同致命阳具的认同，因为阳具就在这里呈现。他对莱尔提斯说：我会成为衬托你、让你的功绩闪耀的底托。但片刻后真正到来的，恰恰是莱尔提斯的剑：这把剑先给哈姆雷特本人造成致命伤，却又是同一把后来落到他手中，让他完成自己的路程，同时杀死对手和使命的最终对象——也就是必须立刻死在他手中的国王。

这项语言参照、这场能指游戏肯定不是偶然。把它纳入分析完全正当，因为它在文本中确实并非一个意外；它是哈姆雷特呈现自身的一个维度。这一肌理贯穿莎士比亚的整部文本，单凭这一点便值得另作一番展开。

你们会看到，其中起着根本作用的是各种被称为小丑、宫廷弄臣的人物。严格说来，正因为他们能够畅所欲言，才可以揭露那些被礼节禁

止直言触及的最隐蔽动机和人物性格。这不只是一种犬儒态度，也不只是程度不一的侮辱性话语游戏；它根本上借助歧义、隐喻、文字游戏，借助对 concetti〔奇巧构思〕的某种运用、华饰的说话方式，以及我在这里强调其根本功能的各种能指替代。这一切赋予莎士比亚全部戏剧一种绝对独特的风格和色彩，并且从根本上创造了它的心理维度。

哈姆雷特这个人物比其他人物更令人焦虑，但这一点不应遮蔽下面的事实：《哈姆雷特》的悲剧从某个方面说，严格照字面看，就是一场把这个疯子、这个小丑、这个文字制造者推到零位的悲剧。有人已经指出，倘若由于某种理由从莎士比亚的剧作中抽掉哈姆雷特的这个维度，整部戏的五分之四以上都会消失。

哈姆雷特的张力就在这种持续不断的歧义中得以实现；事情表面那层可以说戴着面具的性质，以某种方式向我们遮蔽了这项歧义。我的意思是，暴君、篡位者克劳狄斯同杀人者哈姆雷特之间上演的事情，是对哈姆雷特意图的揭穿，也就是要查明他为何装疯。

但我们不能忘记他以何种方式装疯：正是这种方式赋予他的话语一种近乎躁狂的面貌，使他飞快抓住种种念头和歧义的机会，抓住机会在对手眼前让某种意义的闪电短暂发亮。

剧中有些段落里，对方甚至开始自行构造乃至编造解释。这些话并不以不协调之物打动他们，而是凭借特殊切中要害的转折显得奇异。整部戏的精神本身，就存在于这种游戏之中：它不只是掩饰的游戏，也是才智的游戏，是在能指层面、意义维度中展开的游戏。

哈姆雷特的所有话语以及周围人的反应，都被置于这种含混配置内部，成为一个问题；观众和听众自身也会在其中不断迷失、不断发问。《哈姆雷特》之所以取得其效力，必须在这里定位其基础与平面。我此刻重提这一点，只是为了向你们说明：赋予最后这个关于 foil 的微小双关以全部分量，既不任意，也不过度。

于是，终结行动得以建立的星座便有了如下特征：哈姆雷特同一个在这里仿佛是他的相似者或更俊美的双身者展开决斗。我们已经强调过这个要素；它可以说位于图式的下层，即 $i(a)$。对哈姆雷特而言，它短暂地获得重新塑形；哈姆雷特——

对他来说，任何男人或女人都不再是什么，不过是一道空洞腐朽的影子——

在这里找到了一个与自己旗鼓相当的对手。

不妨直说：这个被“重新塑形”的相似者，至少让他能在对方面前短暂维持一项人类赌注——他自己也是一个男人。然而，这次重新塑形只是一项后果，不是出发点。我是说，它是情境中显现之物的后果，也就是主体面对作为欲望对象的小他者时的位置，以及阳具的内在临场；在这里，唯有主体本身消失，阳具才能以其形式功能显现。那么，是什么使主体本人在把阳具拿到手中、亲自成为杀人者以前便先行倒下？

我们再次回到那处交叉点。我已经谈过这个如此奇特的交叉点，也已标出它在《哈姆雷特》中的根本性质：

- 即墓园中发生的事情；
- 即某种本应引起我们一位同事兴趣的东西，因为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曾出色地同时处理过嫉妒与哀悼。[注1]

> [注1] 丹尼尔·拉加什：《病理性哀悼》，载《精神分析》第2期“临床文集”，法国大学出版社，1956年，第45—74页。

这里涉及这场悲剧最醒目的要点之一：对哀悼的嫉妒。请你们回到结束墓园一幕的那个场景；在这番阐述过程中，我已经三次把你们带回那里。

其中有一点具有绝对鲜明的特征：在妹妹的葬礼上，哈姆雷特无法承受莱尔提斯的表演与炫示；他明确说出了莱尔提斯的态度中令他无法忍受的东西。对方这场哀悼的炫示，使他被扯出自身，受到震荡，连根基都被撼动，以至于完全无法容忍。这是第一次竞争，而且远比后来的竞争真实：哈姆雷特后来带着全套礼节、手持钝头花剑走向决斗；但在这里，他跳进刚刚放下奥菲莉娅尸体的墓穴，直接扑向莱尔提斯的咽喉，对他说：

“让我看看你能做些什么。你会哭吗？会打吗？会绝食吗？……我都会。你跑到这里哀号，又跳进她的墓穴向我示威吗？把你同她一起活埋吧，我也会这样做。倘若你要谈山，那就把几百万英亩的土地堆到我们身上，直到墓丘顶端被烈火天区烤焦，让奥萨山相比之下只像一

粒疣！倘若你咆哮，我也会放声怒吼。”[注2]（第五幕第一场，第263—272行）

> [注2] 英文原文：“’Swounds, show me what thou’t do. Woo’t weep? woo’t fight? woo’t fast? woo’t tear thyself? Woo’t drink up eisel? eat a crocodile? I’ll do’t. Dost thou come here to whine? To outface me with leaping in her grave? Be buried quick with her, and so will I. And if thou prate of mountains, let them throw millions of acres on us, till our ground, singeing his pate against the burning zone, make Ossa like a wart! Nay, an thou’lt mouth, I’ll rant as well as thou.”

所有人都为之震惊，纷纷上前，把这对正在彼此扼喉的敌对兄弟分开。哈姆雷特还对对手说道：

- “可是先生，您为什么这样对待我？我一直爱着您。算了。无论赫拉克勒斯怎样竭尽全力，猫还是会喵喵叫，狗总会等到自己的那一天。”（第五幕第一场，第276行）

这也是一则谚语式说法；你们中有些人也许能在此作出某些联系，它在这里似乎取得了全部价值，但我无法停下来讨论。关键在于，随后哈姆雷特同霍拉旭交谈时，会这样解释：“我无法忍受看见他那样展示自己的哀悼。”（第五幕第二场，第78—79行）

我们由此被带到一项将向我们开启整片问题场域的核心。我们以 $\$ \diamond a$ 的形式提出了欲望中对象的构成；它同哀悼有什么关系？让我们先观察呈现出来的东西，从它最明显、或许也显得离我们寻找的核心最远的特征入手。哈姆雷特对待奥菲莉娅的方式，远不只是卑劣和残酷。我已经强调，他以攻击不断贬低她、以羞辱不断强加于她；而这个人突然变成了对自身欲望之拒斥本身的象征。

我们不能不被另一件事震动；它再一次以不同形式、不同特征为我们补全了哈姆雷特的结构：这个对象突然重新为他取得其临场与价值。他宣告：

- “我爱奥菲莉娅；即便三万六千个兄弟把他们所有的爱加在一起，也抵不上我的总和。你愿意为她做什么？”（第五幕第一场，第257行）

他就是这样开始向莱尔提斯挑战的。仿佛正是由于欲望对象已经成为不可能的对象，它才重新成为他的欲望对象。我们再一次似乎来到一个熟悉的转折处，即强迫症者欲望的一项特征。但不要太快停留在这些过于显眼的表象上。

强迫症者的特征，与其说在于他的欲望对象不可能——

因为依据欲望基础本身的结构，

欲望对象中总带有这种不可能性的调子——

他的特征——

因而并不在于欲望对象不可能；若只凭这一特征，

强迫症不过是人类欲望某一面向格外显眼的一种形式——

而在于强迫症者把重音落在同这项不可能性的相遇上。

换句话说，他设法让自己的欲望对象取得表示这项不可能性的根本能指价值。这是我们已经可以用来接近这种形式的一项特征。但另有一种更深的东西在召唤我们。我们的理论、我们的传统以及弗洛伊德的

公式已经教会我们用对象关系来表述哀悼。从某个角度看，有一项事实不能不令我们震动：正是弗洛伊德——

自从有心理学家、有从事思考的心理学家以来，第一次——

赋予哀悼的对象以价值。

哀悼的对象正是在某种认同关系中——

弗洛伊德试图对它作出更细致的界定，并称之为主体同对象的并入关系——

取得其效力；哀悼的各种表现也围绕它聚拢并组织起来。那么，我们能否尝试用自己在这里已经学会运用的词汇，更细致地重新阐明哀悼中的这种认同究竟是什么？哀悼具有什么功能？

沿这条道路前进，我们将会看到——

而且只是凭借我们在这项探索中使用的象征装置——

哀悼功能显现出一些我认为崭新、对你们也极富启发性的后果。我的意思是，它们将为你们开启一些有效而丰饶的视野，而你们无法通过其他道路抵达那里。认同是什么这个问题，必须依据我多年来在你们面前推进的范畴得到澄清，即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

这种把丧失的对象并入自身究竟是什么？哀悼工作由什么构成？围绕弗洛伊德借哀悼与忧郁开辟的这条道路，所有推测都停了下来，因为问题没有得到恰当阐明，人们始终停留在一片含混之中。让我们先紧守哀悼体验中最初、最明显的几个面向。主体沉入痛苦的眩晕，并同

某个东西处在特定关系中；墓园场景中发生的事情以最鲜明的方式展示了这份关系——

莱尔提斯跳进墓穴，失去自我地拥抱那个其消失导致了这份痛苦的对象——

就在这个拥抱的时刻，这份关系以最明显的方式暂时赋予对象一种存在；对象越不再对应于任何仍然存在的东西，这种存在反而越绝对。

换句话说，一场丧失、一场真正的丧失——一种人无法容忍、并在他身上引起哀悼的丧失——会在实在中造成一个洞。而这个实在中的洞，正因这项功能而处于一种同我在你们面前以 Verwerfung〔拒斥〕之名推进的关系恰好相反的关系中。

正如“从象征界遭到拒斥之物，会在实在界重新出现”——这些公式必须严格照字面理解——同样，一场 Verwerfung，也就是某个东西在实在界中的丧失之洞：

- 它向人类经验呈现了真正不可容忍的维度；
- 它不是对自身死亡的经验——没有人拥有这种经验——而是对另一个人之死亡的经验，而且这个人对我们具有根本意义；这便是实在中的一个洞。

由此，这个实在中的洞——

依据我在 Verwerfung〔拒斥〕中阐明的同一项对应关系——

提供出一个位置，恰好让下面的东西投射于其上：

- 那个缺失的能指；
- 那个对大他者结构本身具有根本意义的能指；
- 那个其缺席使大他者无力向你给出回答的能指；
- 那个你只能用自己的血肉来偿付的能指；
- 那个根本上就是面纱下的阳具的能指。

正因为这个能指在那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同时它又不可能找到这个位置，因为这个能指无法在大他者层面得到阐明——

所以，正如在精神病中那样——

也正是在这里，哀悼同精神病相近——

一切构成哀悼现象的图像都前来占据这个位置，纷纷滋长——

其中处在最前景的现象，并不表现某一种特殊的疯狂，而是表现人类共同体作为共同体最根本的集体疯狂之一；

这也就是《哈姆雷特》的悲剧从一开始便置于最前景的东西——

即 ghost〔幽灵〕，那个能够突袭每个人灵魂的形象。

倘若在死者那一边、在刚刚消失的人那里，某种被称作仪式的事情没有完成，幽灵便会出现。

这些仪式最终为了什么？丧葬仪式是什么？我们借以满足所谓对死者之记忆的仪式，若不是从地狱直至天堂的整套象征游戏全面而庞大的介入，又会是什么？

我真希望有时间通过一项民族学调查，为你们开几次关于丧葬仪式的研讨课。我记得多年前，我曾花费相当多时间研读一本堪称绝佳例证的书。它来自一个同我们的文明相距颇远的文明，因而这项功能的轮廓以格外鲜明的方式突显出来；正因为如此，它对我们取得了典范价值。这就是中国的圣典之一——《礼经》。丧葬仪式的宏观宇宙性质——

也就是说，除了能指的总体以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用能指填满实在中的这个洞——

在λὸγος〔logos，言辞〕层面完成的工作——

我这样说，是为了不说它处在群体或共同体层面；当然，群体和共同体只是在经过文化组织的意义上，才成为这项工作的支撑——

哀悼工作首先表现为：围绕哪怕最微小的一场哀悼，调动整个能指系统，从而对已经发生的紊乱作出一种满足；这场紊乱之所以产生，是因为面对某个东西在存在中造成的洞，所有能指要素都不足以应对。

这也向我们解释了为何全部民间信仰都在两件事之间建立最紧密的联系：一边是给予死者的这种满足中有所遗漏、省略或遭到拒绝；另一

边则是在能指仪式留下的空位上，幽灵与阴魂开始攫取人、介入并运转起来的种种现象。

《哈姆雷特》悲剧的一个新维度由此向我们显现。我一开始就向你们说过：这是一场地下世界的悲剧；幽灵从一项无法偿清的冒犯中升起。

从这个视角看，奥菲莉娅中性地出现，不过是献给这项原初冒犯的一名牺牲者。波洛涅斯被杀；哈姆雷特拖着他的尸体的一只脚，以可笑的方式把尸体拉走。他突然彻底挣脱一切约束，取笑所有追问尸体下落的人，兴致勃勃地抛出一连串品味极差的谜语，并最终在这句话上抵达顶点：

> “Hide fox, and all after.〔狐狸藏起来了，大家快追！〕”（第四幕第二场，第29行）

这显然指一种捉迷藏游戏，意思是：“狐狸藏好了，快去追它！”波洛涅斯被杀，以及随后那场隐藏尸体、全然无视周围所有人感受与忧虑的惊人场景，仍只是在嘲弄这里真正涉及的东西，即一场未获满足的哀悼。

你们看，我今天仍无法向你们交代最后一句话；但这里已经给出一个视角，也就是公式 $\$ \diamond a$、幻想同某种看似与之相距甚远之物的关系——后者即对象关系，而哀悼使我们能够照亮它。

下一次，我们将继续考察它的细节，再次绕行《哈姆雷特》的各种转折，因为这部戏让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握实在界、想象界和象征界在这里紧密相连的经济学。

在这个过程中，你们的许多先入之见也许会半途抛锚，甚至——我热切希望——被撞得粉碎。不过，我想你们已经做好准备，因为我们正在评论一部从不吝惜尸体的悲剧；同哈姆雷特沿途留下的——

种种损毁相比——

这类纯属观念的损伤只会显得微不足道。总而言之，即便我带你们走过的道路也许颇为艰难，你们也可以用这句哈姆雷特式公式安慰自己：

> “不打破几个‘九’〔neufs，谐音　œufs，鸡蛋〕，就做不成‘哈姆雷特’！”

（第四幕第四场，第32—66行）

［究竟是野兽般的遗忘，还是某种懦弱的顾虑，把事情的结果想得过分精细——这种思想若一分为四，只有一份智慧，却总有三份怯懦——我不知道自己为何还活着，只会说“这件事必须去做”；明明我有理由、有意志、有力量、有手段完成它。像大地一样巨大的范例都在敦促我。看这支规模如此庞大、耗费如此惊人的军队，由一位温柔纤弱的王子率领；他的精神被神圣野心鼓起，向不可见的结局做出鬼脸，把终有一死而又没有保障的生命暴露给命运、死亡与危险敢于发起的一切挑战，哪怕只为一只蛋壳。真正伟大，并不是没有重大理由便轻举妄动，而是在荣誉攸关时，哪怕为一根稻草也能找到重大的争端。那我又是什么情形？父亲被杀，母亲受辱，理性与血性都受到激发，我却任一切沉睡；与此同时，我羞愧地看见两万人即将死去，他们为了幻想与虚名诡计，走向坟墓如同走向床榻，为一块人数根本无

法展开争斗、甚至不足以作为坟墓容纳并掩埋死者的土地而战。从今以后，我的思想若不染血，便一文不值！]

勒图尔纳译文：

[哈姆雷特："一切情势何以都起来反对我，唤醒我沉睡的复仇！倘若一个人的最高福祉以及他时间市场的全部价值只归结为吃饭与睡觉，人是什么？一头畜生，仅此而已。创造我们的那一位赋予我们辽阔的理性，使我们能够看见过去和未来；他肯定不是为了让这种智慧与神圣能力在我们体内闲置无用，才把它们赐给我们。如今，究竟是由于同野兽一样愚钝的遗忘，还是由于害怕把事情钻研得过深的谨慎顾虑——而这种顾虑中若有四分之一智慧，便有四分之三怯懦——我不知道自己为何仍然活着，只会不断说：'我有这件事要做'，明明我有动机、有意志、有力量、有手段完成它。整个宇宙都是范例！大地上遍布敦促我的范例：请看这支人数众多、规模惊人、耗费巨大的军队，由一位年轻纤弱的王子率领；他的灵魂受到神圣野心的刺激，勇敢面对不可见的结局，把一个终有一死而又没有保障的生命暴露给一切偶然——

死亡以及最可怕的危险——只为一把泥土。真正伟大，并不是从来不在缺少重大动机时行动；而是在荣誉攸关时，能够高贵地从一粒微尘中找到争斗的理由。那么，我为何仍一动不动地留在这里？我的父亲遭到谋杀，母亲蒙受玷污；这些刺棒都在催逼我的勇气与理性，我又为何任它们全都陷入懦弱的沉睡？与此同时，我羞愧地看见两万人即将死去，他们为了一场幻梦、为了空洞的名声，走向坟墓如同走向床榻；他们为一个其众人根本无法判断其缘由的计划而战，为一片甚至

不足以成为巨大坟墓、无法掩埋死者的土地而战！啊！从今以后，就让我的思想染上鲜血，否则便归于虚无。”]

第19课 · 1959年4月29日

哈姆雷特（7）如果《哈姆雷特》的悲剧是欲望的悲剧，那么现在该注意到——

这就是我上次发言结束时把你们带到的地方，当时课程即将结束——

那种总要到最后才会被人注意到的东西，也就是最显而易见的东西。事实上，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作者哪怕只停下来作出下面这项观察——

不过，一旦把它说出来，就很难再忽视——

《哈姆雷特》从头到尾谈论的只有哀悼。

哈姆雷特最初的评论，针对的是那桩丑闻、母亲那场过早的婚姻。而母亲本人出于焦虑——

她的焦虑在于想知道什么正折磨着她深爱的儿子——

也亲口称它为“我们过早的婚姻”：

- “I doubt it is no other but the main, his father’s death and our o’er-hasty marriage.”

［依我看，主要原因不外乎他父亲的死和我们过于仓促的婚姻。（第二幕第二场，第56行）］

我无须提醒你们哈姆雷特说过的那句话：葬礼筵席的剩菜被拿来供应婚礼筵席——“节俭！节俭！Thrift, thrift, Horatio!”（第一幕第二场，第180行）。这个词提醒我们，在探索对象世界时——

也就是在现代社会的这种阐明方式中——

我们区分所谓“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以及围绕它们产生的全部概念；但也许有某种东西是这种分析所不了解的——

我指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因为它主宰着我们时代的思想——

那就是仪式价值。我们每时每刻都在经验中触及它们的力量与广度；即便如此，把它们单独提取出来并明确阐明为根本性的，或许仍有裨益。

我在前一次课程中——实际上是1959年4月22日——已经提到仪式在哀悼中的这项功能。仪式作为中介，把我们引向哀悼在某处开启的裂隙；更确切地说，它让哀悼同一处绝对根本的裂隙——重大的象征性裂隙、象征性缺失，也就是那个 X 点——重合，并把它置于这处裂隙的中心。弗洛伊德在某处提及“梦的脐点”时，也许召唤的恰恰就是这项缺失的心理对应物。

谈到哀悼问题，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哈姆雷特》中受到质询的所有重大哀悼，都一再出现同一件事——仪式受到缩减，或在秘密中举行。出于政治原因，波洛涅斯被秘密而匆促地埋葬，没有任何仪式。

你们也记得奥菲莉娅葬礼周围上演的一切，以及那场争论：她很可能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而死，是故意让自己溺水——

至少民众这样认为——

但她仍被埋进圣地、基督教墓地，仍被给予了一部分基督教仪式；掘墓人对此毫不怀疑。

倘若她的身份没有如此高贵，人们会以另一种方式处置她；神父明确说，事情本该如此，因为他并不赞同向她授予这些丧葬荣誉。人们原本会把她扔进未祝圣的土地，在她身上堆满诅咒与黑暗的陶片和废物。神父只同意举行同样遭到缩减的仪式。

这一切在墓园场景末尾受到强烈强调。我们不能不把这些要素计算在内，尤其是在另有许多材料可以补充它们的情况下。

父亲的幽魂带着一项无法偿清的怨情。他说自己遭到突袭，蒙受了一项永恒的冒犯；他被突袭时——这也构成悲剧意义最深的奥秘之一——“正处于罪孽盛开的时刻……〔Cut off even in the blossoms of my sin...〕”（第一幕第五场，第76行）。他死前来不及完成那种本可以让自己做好准备、在末日审判前出庭的事情。

我们在这里拥有一系列痕迹——英语所谓的 clues〔线索〕。这些要素的排列过于整齐，汇聚方式也太具有非凡意义，我们不能不在这里停下——

不能不像上次已经开始做的那样追问——

欲望的戏剧同围绕哀悼及其要求展开的一切，究竟有何关系。

今天，我想停留在这一点上，试着深入探究它在何种意义上为我们引入一个问题：

- 这个问题涉及对象；
- 而且涉及我们在分析中以各种形式处理的对象。

我们从欲望对象的意义处理它。在对象与欲望之间，似乎还存在一种简单关系，仿佛两者只是一次约会、一次简单的相约；但事情也许并非如此。我们谈论主体在哀悼中与之认同、据说可以被重新整合进主体自我的对象时，又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处理对象问题。这究竟是什么？

这里是否存在两个阶段，却没有在分析中得到阐明，也没有彼此协调？是否有某个东西要求我们更加深入地探究这个问题？

当然，我刚才谈到《哈姆雷特》中的哀悼，但这不能遮蔽：

- 这场哀悼的底层——无论在《哈姆雷特》还是《俄狄浦斯》中——都是一桩罪行；
- 在某种程度上，所有这些哀悼都如瀑布般接连发生，构成引发戏剧之罪行的后果、余波与继发结果。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说《哈姆雷特》是一场俄狄浦斯式戏剧，并得以在悲剧谱系中把它同《俄狄浦斯》相提并论，置于同一功能层面。这使弗洛伊德以及追随他的弟子循迹发现了《哈姆雷特》对我们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这也应当成为我们讨论这个主题的一次机会——

- 因为《哈姆雷特》在分析传统中居于一场起源沉思的中心；
- 因为我们习惯于在俄狄浦斯的罪行中认出主体同我们在这里所谓大他者——即铭写法则的场所——之关系的最根本经纬——

所以我们必须回顾，迄今为止，我们如何阐明主体同所谓原初罪行的这些关系，其中有哪些根本术语。

显然，我们必须作出区分——

不要像往常一样，把事情留在一片混乱与含混之中；

那并不便于我们思考这个主题上必须说出的东西——

我们面对的是两个层次。首先是弗洛伊德神话，它理应这样命名——

图腾建构组织出了严格意义上可以称作神话的东西。

我已经在其他场合触及这个问题：我们甚至也许可以说，弗洛伊德的建构是我们的历史时代中产生的、有完整形式的神话的唯一例子——

这则神话以某种方式向我们指出一种原始、根本而必然的联结，使我们只有在某种更原初之物的基础上，才能设想法则的秩序。这个更原初之物以什么形式呈现？

这就是弗洛伊德俄狄浦斯神话的意义。十分显然，这项罪行——对父亲的原初谋杀——

对弗洛伊德来说，它必须不断重新出现，构成所有分析议题之起源问题的地平线与终止横杠。请注意：他总会重新发现它；任何问题在抵达这个最后终点以前，对他而言都不算穷尽——

无论弗洛伊德把对父亲的原初谋杀置于原始群落之初，还是犹太传统之初，它都显然带有一种神话要求的性质。

另一个层面，是这项东西在一场具有塑造作用的戏剧中展开并取得化身的层面。原始法则同原始罪行的关系是一回事；俄狄浦斯这位悲剧英雄身上发生的事情则是另一回事——而当我们重演俄狄浦斯戏剧时，在自身存在的某个点上，我们每个人也都潜在地是这位英雄。俄狄浦斯杀死父亲、同母亲交合，并以某种方式在悲剧层面、在某种涤罪之浴中重新实现法则的新生。

我们可以在这里看见《俄狄浦斯》悲剧与《哈姆雷特》悲剧之间的不对称。

俄狄浦斯严格符合我刚才给出的定义，即对神话的仪式性重演。

俄狄浦斯完全无辜、毫不知情；他在一场仿佛就是自己生命的梦中行动——

《人生如梦》[注1]——

> [注1] 参见禅宗关于“浮世”的观念，也参见雅克·瓦莱·德巴罗（1599—1673）的诗《人生如梦》；全文附于本课末尾。

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他完成了从罪行通向秩序恢复、再通向由自己承担之惩罚的各个关口的更新；最终，他以被阉割的形象出现在我们

面前。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把这个要素计算在内；如果停留在原初谋杀的发生层面，它恰恰仍被遮蔽。

这最终就是指向并具有关键意义之物的含义：这种惩罚、这种制裁、这种阉割，仿佛把某个结果锁在其中。严格说来，这个结果就是人的性欲的人化；而在我们的经验中，我们也习惯把欲望发展中的一切事故放进这把钥匙里来转动。

正是在这里，注意到《哈姆雷特》戏剧与《俄狄浦斯》戏剧之间的不对称并非无关紧要。若逐一追踪到所有细节，几乎会显得过分炫目。不过，我们仍可指出：

- 在《俄狄浦斯》中，罪行发生于英雄所属的那一代；
- 在《哈姆雷特》中，它早已发生在上一代；
- 在《俄狄浦斯》中，罪行发生时英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并以某种方式受到命运引导；
- 在《哈姆雷特》中，罪行经过蓄意实施，甚至借助背叛。它让受害者——父亲——措手不及；受害者当时处于某种睡眠，而且是真正的睡眠。这场睡眠中有某种东西没有得到完全整合。

可以说，俄狄浦斯上演了我们每个人都会在梦中重演的戏剧；但在这里——我们的参照能派上用场——英雄遭到突袭时，他所思索之物的整个谱系都同这项突袭完全无关。他自己指出：“我在罪孽盛开的时刻遭到突袭。”[注2]一击从他意料不到的点袭来，构成实在的真正闯入、

命运之线的真正断裂。莎士比亚的文本告诉我们，他死在一张花床上；而演员场景甚至在先行的哑剧中，把这张花床复现在舞台上。

> [注2] 英文原文："Thus was I, sleeping, by a brother's hand / Of life, of crown, of queen, at once dispatch'd; / Cut off even in the blossoms of my sin, / Unhousel'd, disappointed, unanel'd, / No reckoning made, but sent to my account / With all my imperfections on my head."勒图尔纳译意："我就这样在睡梦中被兄弟之手同时夺去生命、王冠与妻子，在罪孽炽盛时被带离人世；没有获得上天恩典，没有宗教的临终帮助，没有丧钟祈祷，未曾向最高审判者交账，便带着满头累积的过错被送到他面前。"

这里无疑存在某种奥秘。从一开始，我也已向你们指出它同另一项奇特事实形成的对照：罪行中这种对主体最为陌异的闯入，竟被一个事实以最悖谬的方式补偿并反衬——这里的主体知道。我的意思是，哈姆雷特从父亲那里获知了消息，而父亲知道发生了什么；这同样是绝不微小的谜题。

与《俄狄浦斯》不同，《哈姆雷特》的戏剧并不是从这些问题开始：

- 发生了什么？
- 罪行在哪里？
- 罪犯是谁？

它从对罪行的揭发开始——罪行已经在主体耳中得到揭露——并从这项启示出发展开。

我们也会在这里同时看见某种东西的全部含混与反差。它可以用我们书写无意识信息的形式来书写，即被划杠的大他者之能指 $S(\mathcal{A})$。在可以说属于俄狄浦斯的正常形式中，$S(\mathcal{A})$ 获得一个化身，即大他者、父

亲；人们期待并呼唤由他来施加来自大他者场所的制裁，充当真理的真理：

- 因为他应当是法则的作者；
- 然而，他永远也只是承受法则的人；
- 他同任何其他人一样，无法担保法则；
- 他同样必须承受横杠；
- 当他是实在父亲时，这道横杠使他成为一个被阉割的父亲。

《哈姆雷特》结尾处的位置——更确切地说，是其开端的位置，因为这条信息开启了《哈姆雷特》的戏剧——尽管可以用同样方式加以象征，却完全不同。

在这里，我们同样看见大他者以最具能指性的形式被证实为一个被划杠的大他者 $\mathcal{A}$。

他不只从生者表面被抹去，也被剥夺了自己应得的偿付。他随罪行进入地狱领域；换句话说，他背负着一笔未能偿还、无法偿清的债，正如他自己所说。这就是他向儿子作出的启示中最为可怕、最令人焦虑的意义。

俄狄浦斯付清了代价；英雄命运在他身上承担了已经完成并得到偿付的债。哈姆雷特的父亲永恒哀叹的，却是自己在这条线上被打断、遭到突袭、被折断，从此再也无法为它负责。

你们看，随着探究推进，它把我们带往的核心，就是偿付、惩罚、阉割以及同阳具能指的关系——因为我们已经开始沿这个方向阐明它。

于是，在弗洛伊德本人向我们指出的东西之间出现了一种含混——

也许带有一点“世纪末”的味道——

也就是说，某种东西使我们注定只能以一种仿佛已经走样的形式经历俄狄浦斯；《哈姆雷特》中无疑也回响着它的声音。

《哈姆雷特》第一幕末尾最先发出的呼喊之一，就是：

- “The time is out of joint. O cursed spite / That ever I was born to set it right!〔时代脱了榫。啊，可诅咒的……〕”——我找不到比“怨恨”更合适的词来翻译 spite——“怨恨。”（第一幕第五场，第188行）

“Spite”遍布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而“怨恨”对我们来说已经取得了主观意义。

理解伊丽莎白时代作品的第一步，应当是让某些词重新获得绕自身榫头转动的能力。也就是说，应当把怨恨置于客观怨情与主观怨情之间的某处，置于某种我们似乎已经失去参照的东西之中；它恰恰发生在秩序层面，处在客观与主观两端之间。

“O cursed spite”既是令他怨愤的东西，也是时代对他造成不公之处——

我们已经不会再阐明这些位于主体亲历核心的词语——

也是他能够指认为世界之不公的一切。你们也许顺带会在这里认出“美丽灵魂”的误入歧途；尽管我们付出了种种努力，却仍然远未从中脱身，而莎士比亚的词汇越过了它。

我方才如此轻快地提到《十四行诗》，并不是没有原因。因此：

- “啊，可诅咒的怨恨，我竟生来就要把它重新扶正。〔O cursed spite / That ever I was born to set it right!〕”（第一幕第五场，第188行）

因此，《哈姆雷特》可以向我们展示俄狄浦斯的一种衰败形式；这项看法在这里既得到证明，也获得深化。［参见《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μὴ φῦναι（mè phunai，不要出生）。］这是一种完整的Untergang〔消退、沉落〕；它同我现在想短暂引起你们注意的东西形成歧义，也就是弗洛伊德所说每个人生命中都会发生的那种Untergang。1924年，他用这个标题描述了它，并亲自把注意力引向俄狄浦斯最终的谜题：谜题不只在于主体曾想要、曾欲望杀死父亲并强暴母亲，而在于这一切竟处于无意识中。

也就是说，这一切如何进入无意识，又如何在其中存在，以至于主体在自己生命中一个重要时期——潜伏期——

人的整个客观世界在此建立其各个建构点——

竟完全不再理会它。

主体不再理会它，彻底到了这样的程度：你们十分清楚，至少在弗洛伊德最初的学说阐述中，他承认在理想情形下，这种不再理会会幸运地成为永久状态。

我请你们参阅那篇并不长的文本；它收在《弗洛伊德全集》第十三卷。[注3]弗洛伊德告诉我们什么？

> [注3]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俄狄浦斯情结的消退》，载《性生活》，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69年，第117页。

让我们先从他的话出发，再来看它如何能够为我们的磨坊引水。弗洛伊德说，俄狄浦斯情结进入自己的 Untergang，进入沉降与消退；而这场消退之所以构成主体后来全部发展的决定性转折，源于下面几项：

- 因为，他说，俄狄浦斯情结已经从三角位置的两个面向得到经历和体验；
- 因为作为父亲的对手，主体在这个具体点面对一种威胁，而它正是阉割；换句话说，只要他想取代父亲，便会遭到阉割；
- 因为倘若他占据母亲的位置——弗洛伊德逐字这样说——他同样会失去阳具；俄狄浦斯抵达完成与成熟之点，也就是充分发现女人已经被阉割这一事实的时刻。

主体恰恰被困在这个没有留下任何出口的封闭二选一中。它发生在一种关系的层面；我们稍后将试着更深入地探究那个名为阳具、并构成情势关键的东西。此时，整个情势形成俄狄浦斯的根本戏剧。我会说，俄狄浦斯在主体身上恰恰标示了接合点与转折点，使主体从索求层面过渡到欲望层面。

正是因为这个“东西”——

我把如何限定它的问题暂时悬置；我们将看到，对我们而言它必须是什么——

我没有说“对象”。我说“东西”，意思是它属于实在、尚未得到象征化，却以某种方式潜在地处于存在之中。总而言之，我们可以把它称作一个意义弥散的能指。

弗洛伊德把阳具呈现为俄狄浦斯 Untergang、即俄狄浦斯沉降与消退的关键。而且我们看到，弗洛伊德的阐明把某些东西聚集在一起，并未把女孩置于一个——我不是说不对称，而是——并没有那么不对称的位置。

- 正是因为主体在同这个东西的关系中，对获得满足感到厌倦和心灰意冷——这是弗洛伊德文本中的说法；
- 正是因为男孩放弃了达到相应高度——在女孩那里，这一点得到更明确的阐明——因为在这一层面上不可能期待任何满足；
- 总而言之，正是由于某种人们知道此刻并不会得到明确涌现的东西，由于主体必须为阳具进行哀悼，俄狄浦斯才进入消退。

事情如此明显地围绕一场哀悼显现出来，我们不能不尝试建立联系，从而看到：正是在这里，这个消退时刻后来的功能、它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才得到澄清。不要忘记，这项作用不只是——

对我们来说也不可能只是——

俄狄浦斯中那些受到程度不一且不完全压抑的碎片与残屑，会在青春期以神经症症状的形式重新出现；它还在于——

我们始终同样承认、而且属于分析家共同经验的事情——

主体经济学中某个东西依赖于此；如今它不再只属于无意识经济学，也属于主体的想象性经济学，而它的名称正是主体在生殖器层面上的正常化。

换句话说，除非俄狄浦斯得到尽可能充分的完成，生殖器成熟就不会顺利成功；因为俄狄浦斯无论在男人还是女人身上，都会留下阉割情结这道烙印作为后果。

也许正是在这里——

把它同弗洛伊德著作中给予我们的哀悼机制加以联系和综合——

我们才能看到，正是这一点将照亮主体为何会经历这种哀悼。它无疑是一种特殊的哀悼，因为阳具无疑不是一个同其他对象一样的对象。

不过，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停一下。毕竟，如果我问你们："我们可能为之哀悼的对象，其效力与边界由什么界定？"这个问题迄今同样未曾得到阐明。我们很清楚，在一切可能成为哀悼对象的对象之中，阳具并不与其他对象相同。它像在所有地方一样，必定拥有自己格外特殊的位置；但我们恰恰必须把这个位置精确确定下来。如同许多精确定位的情形一样，这里是在某个背景上确定某物的位置；而当我们以背景为参照精确确定它时，背景的位置本身也通过回溯作用变得精确。

我们在这里进入了全新的领域。

那么，让我们尝试前进，因为这正是对《哈姆雷特》的分析最终将为我们发挥的作用：它提醒我们，我正在你们面前用一系列同心触点不断耕作、不断加重的问题。我以不同回响让你们听见它，并希望使它越来越精确；它就是我所谓对象在欲望中的位置。关于这场对阳具的哀悼，弗洛伊德告诉了我们什么？

他说，同它相连、构成其根本动力之一并赋予它价值的东西——因为我们正在寻找的正是这一点——是主体的一项自恋性要求。于是，主体无论如何都看见自己遭到阉割或被剥夺这个东西、阳具的关键时刻，同这项要求之间的关系便建立起来。弗洛伊德在这里一如既往地毫不谨慎地把它引入；我的意思是，他像往常一样猛然撞击我们——谢天谢地！——他一辈子都这样做，因为若非如此，他永远无法完成自己仍需在这片领域中勾画的一切。他告诉我们：这是一项自恋性要求。

面对俄狄浦斯要求的最终结局，可以说，主体宁愿放弃作为主体的自身整个这一部分——此后它将永远遭到禁止——也就是上方图式中那条得到标点的能指链。整件事无非就是爱之关系的根本事件：它曾在亲子辩证法中向他呈现，以及他能够如何进入其中。

弗洛伊德告诉我们，他将听任这一切沉没，原因在于某种同阳具有关的东西——

阳具本身从一开始便以如此令人费解、却又在全部经验中如此清楚的方式被引入这里——

也就是主体同这一项之间的一种自恋关系。

对我们而言，用我们的词汇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我们的词汇能否带来澄清，甚至更为明晰地回应弗洛伊德——我刚刚说过——不得不搁在一旁的要求？因为他必须直接切入主题最鲜活、最锋利的部分，无暇长久停留在前提上。通常，任何行动，尤其任何真正的行动——也就是我们在这里谈论、至少本应谈论的行动——都正是以这种方式奠基。

那么，若翻译进我们的话语和参照中，“自恋性的”就意味着同想象界的某种关系。这里的“自恋性的”向我们解释：确切地说，在哀悼中，由于这场哀悼里没有任何东西得到满足——

而且这里不可能有任何东西带来满足，因为作为阳具丧失而被体验的东西，正是主体同大他者场所中发生的一切之全部关系走完环路的结局；大他者场所也就是象征关系的组织场域，主体对爱的要求曾在那里开始表达——

主体走到了终点，而他在这件事中的丧失是根本性的。

此时发生的，正是我已指出同精神病机制具有亲缘关系的东西，因为主体只能以自己的想象性肌理，而且唯独以这层肌理来回应。弗洛伊德以隐蔽形式向我们呈现主体同这个情势的自恋联结；这使我们此刻能够把主体同他体内某个东西认同起来。这个东西在想象性层面表现这项缺失本身；可以说，它把后来用来重新塑造主体对自身生殖器功能位置之承担的一切模具，在主体内部化为虚无或暂时封存。

但我们这样说，是否仍然过快越过了真正的问题？它是否会让人相信——就像人们通常相信的那样——同生殖器对象的关系是一种正项对负项的关系？你们将会看到，完全不是这样。正因如此，我们的记号

更为恰当，因为它们能够阐明问题真正会以何种方式呈现。事实上，这里涉及一种必须按下列形式加以标记的东西；此前，当我们区分阉割、受挫与剥夺的功能时，它曾让我们接近某个已经触及的东西。

施动者	缺失	对象
	阉割：象征性债务	想象性
象征性母亲	受挫：想象性损害	实在的
	剥夺：实在的洞	象征性

如果你们还记得，当时我写道：

- 阉割是一项象征性行动；
- 受挫是一个想象性项；
- 剥夺则是一个实在项。

我也给出了它们同对象关系的标记。我告诉你们，阉割关联于想象性的阳具对象；本质上属于想象的受挫总是关联于一种实在的财物和实在项；而实在的剥夺则关联于一个象征项。我当时补充说：实在中不存在任何相位或裂缝。任何缺失都是“其位置上的缺失”，而其位置上的缺失就是象征性缺失。

这里有一栏属于这些行动的施动者，另一端则是它们的对象项。当时我只在一个点触及施动者一栏，即受挫的施动者——母亲。我向你们表明：母亲本身是爱的索求之场所，最初在临场与缺席的双重登记中被象征化；正因如此，她处在为这项辩证法提供发生学起点的位置。

作为实在母亲，她把主体在实在中被剥夺的东西——例如乳房——转变成自己爱之象征。

我的论述当时停在这里。你们可以看到，另外两种关系中对应于施动者项的格子仍然空着。确实，直到现在，而且只有现在，我们才能在这里填入相应内容。“施动者”这个项就其位置而言关联于主体；当时我们还无法清楚阐明这个主体的不同层次。现在我们已经能够这样做，并可以在我们安置母亲实际场所的层面写入一个项：由母亲所致的一切都在那里取得价值。这个项就是大他者的 A，因为索求正是在那里得到阐明。

施动者	缺失	对象
实在父亲	**阉割：** 象征性债务	想象性阳具
象征性母亲	**受挫：** 想象性损害	实在乳房
想象性父亲	**剥夺：** 实在的洞	象征性阳具

在阉割层面，我们有一个作为实在的主体，但形式是我们后来学会加以阐明和发现的形式，即作为说话主体、作为具体主体，也就是受到言说符号标记的主体。

当然！你们会立刻在那里看见它。在我看来，一段时间以来，哲学家正试图阐明人类行动的独特本性。任何人都不可能接近人类行动这个主题，却不发现一种东西出了问题：人们幻想存在某种绝对开端，把它当作能够定位施动者概念的最终项；而这项幻想并不成立。

古往今来，人们试图以关于自由同时也是必然性的种种思辨，向我们引入这个出了问题的东西。这就是哲学家能够阐明某物的最后终点：

除了让自己以某种方式进入神圣意志的正轨以外，并不存在其他真正的行动。

我们则认为，至少可以凭借自身阐明的特殊品质，在这里带来属于完全不同登记的东西。我们说，作为实在的主体同言说具有一种特殊关系；这份关系在主体身上制约一场隐没、一项根本缺失，而这项缺失在同阉割的关系中，于象征层面把主体本身结构化。

这里并不存在什么金锭、芝麻开门或能够为我们开启一切的东西；但它的确开始阐明某种从未被说出的东西，也许值得明确强调。

那么，在剥夺层面将会显现什么，也就是主体受到象征性阉割以后变成了什么？不过，主体是在自己作为说话主体的位置上受到象征性阉割，而不是在其存在层面；正是这个存在必须为某个东西举行哀悼，并把它作为牺牲、作为燔祭，献给自己充当缺失能指的功能。

一旦我们用哀悼来提出问题，事情便清楚得多，也更容易得到标记。在哀悼的意义上，我们可以在一个平面上写出它：在这个平面上，主体同引导自己的生物性图像认同；这些图像为他的 behavior〔行为〕预先开出沟槽，借贪食和交配的所有道路吸引他。某个东西恰恰在这个想象性平面上被攫住、被标记并遭到扣除，从而使主体本身成为某种在实在中真正受到剥夺的东西。

我们的观照与认识无法把这种剥夺辨认或定位在实在中的任何地方，因为实在本身被定义为始终充满。我们在这里以另一种形式、不同重音，重新遇见所谓“存在主义”思想的一项评论——无论这个称呼是否恰当：活着的人类主体向实在引入某种他们所谓的“虚无化”，但我们会用另一个名称来称呼它。因为哲学家拿来欢度星期日、甚至装点他

们“生命的星期日”的这种“虚无化”，并不足以满足我们（参见1958年12月10日注22）。

现代辩证法魔术以更为诡巧的方式使用它，也不能令我们满意。我们把它称作 $-\varphi$，也就是弗洛伊德指出的人同 λόγος〔logos，言辞〕之关系在其身上留下的根本标记——阉割；它在这里确实是在想象性层面得到承担。

你们随后将会看到 $-\varphi$ 这个记号有何用途。它将帮助我们界定这里涉及的东西，也就是幻想公式中出现的欲望之对象（a）；我们必须把它相对于分析中惯常使用的范畴、章节标题与登记加以定位。

欲望的对象（a）——我们将要界定并表述它；正如我们已经做过的那样，现在还要再次重复——就是支撑主体同其所不是之物的关系的对象。至此，我们大致走到传统哲学与存在主义哲学用现存主体的否定性或虚无化所表述的地方——尽管还是略微多走了一步；但我们还要补充：它支撑主体同其所不是之物的关系，因为主体不是阳具。

这个对象把主体支撑在他于某些情境中被引向占据的特殊位置，也就是严格说来他不是阳具的位置。我们试图这样界定对象（a）——

因为现在已经有必要正确界定对象；至少，我们必须从一个自己认为正确的对象定义出发进行这项实验——

以便尝试观察：我们迄今在经验中或对或错地开始阐明为对象的东西，究竟如何得到组织，又如何同时发生分化。

当然，我们将会提出这个问题：这个作为 a 的对象，我们是否正借它来界定生殖器对象？若是如此，所有前生殖器对象便都不是对象……我现在不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说，一旦我们开始这样提出问题，它便必然出现。

显然，答案不会十分简单。眼下已经显现的一项好处，是至少让我们看见此前所谓阳具阶段——我在这里严格遵循传统接受的经验——与生殖器阶段之间形成的区分、偏折与切分平面。

这里涉及的是阳具阶段同对象形成及成熟的关系；过去几年里，人们完全找不到这份关系。只有相对于那个始终被遮蔽、只在各种 phanies〔闪现〕中如闪电般短暂显现的位置——也就是拥有或不拥有的位置，亦即它在对象层面的反映——我们才会遇见并看出这里所说事物的根本位置。但主体在剥夺层面的根本位置、作为欲望主体本身的位置，就是不成为阳具，就是主体自己可以说成为一个负性对象。你们看见我走到了多远。

因此，主体在阉割、受挫与剥夺三个项的层面上，以三种形式显现。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们称作三种异化形式；但也许我们已经借助分化，为异化一词提供了明显不同的阐明。我的意思是，如果主体在阉割层面显现为能指的短暂中断：

- 这不同于主体在大他者层面显现为服从所有人的法则；
- 也不同于主体必须在欲望中定位自身；此时，其消失形式相较于另外两种显现出独特的原创性，恰恰要求我们进一步加以阐明。

这确实就是我们的经验中发生的事情，也是《哈姆雷特》悲剧的展开把我们牵引向的方向。

可怜的哈姆雷特必须重新扶正的那个“腐烂之物”[注4]，同他面对阳具的位置具有最紧密的关系。我们在整部戏里都能感受到这一项；每当哈姆雷特接近自己行动的灼热点时，它都会显现在他的紊乱中，无处不在。今天，我只能向你们指出几处让我们能够循迹追踪它的要点。

> [注4] 马塞勒斯：“丹麦国中有某种东西腐烂了。〔Something is rotten in the state of Denmark.〕”（第一幕第四场，第90行）

哈姆雷特谈论父亲的方式十分奇怪。他把死去的父亲理想化并加以颂扬；大致说来，他根本找不到声音来表达自己能说些什么。他真的语塞哽咽，最终只吐出一句话；这句话显现为英语所谓 pregnant〔含义丰厚〕的特殊能指形式之一，也就是它的意义超出了字面意义。

他说，除了父亲像其他任何人一样是 a man〔一个人〕以外，自己找不到别的话可说。[注5]他意指的显然正好相反；这是我要谈论之物的第一项标示与痕迹。还有许多其他说法。哈姆雷特对克劳狄斯的拒斥、贬低与蔑视，完全带着否认的面貌。

> [注5] 哈姆雷特：“He was a man, take him for all in all. I shall not look upon his like again.〔纵观全部，他是一个真正的人；我再也见不到与他相似的人。〕”（第一幕第二场，第187行）

也就是说，他对克劳狄斯倾泻一连串侮辱，尤其当着母亲的面，并以这句话抵达顶点：“一个由碎片和补丁拼成的国王！”[注6]一个由残片胡乱缀合成的国王。它不能不向我们表明，这里也有某种问题；我们当然也不能不把它同一项事实联系起来：相较于俄狄浦斯悲剧，《哈

姆雷特》悲剧最引人注目之处，就在于父亲被杀以后，阳具仍然在那里。

> [注6] 哈姆雷特："A king of shreds and patches!〔一个由碎片和补丁拼成的国王！〕"（第三幕第四场，第103行）

它确实在那里，而承担其化身的恰恰是克劳狄斯。克劳狄斯的实在阳具始终是问题所在。哈姆雷特归根结底没有其他事情可以责怪母亲，只能责怪她在父亲刚死后便让自己被它填满；而他带着泄气的手势和话语，把母亲重新推回这个致命且命定的对象——它在这里是真真切切的实在对象，似乎也是整场戏剧围绕旋转的唯一点。

换句话说，对这个女人而言——

她在剧中显得并不是一个本性上同其他女人十分不同的女人——

鉴于她在其他地方显出的所有人类情感，必然有某种极为强烈的东西把她系在伴侣身上。而这似乎正是哈姆雷特行动围绕旋转并犹豫的那个点；可以说，他惊愕的"天才"在某种完全出乎意料的东西前颤抖：相对于我们对俄狄浦斯位置的分析，阳具处在一个完全异位的位置。真真切切的实在阳具就在那里，而问题正在于击中它。哈姆雷特却总是停下来。当他发现克劳狄斯正在祈祷时，他说："现在我本可以正好杀死他。"[注7]

> [注7] 哈姆雷特："Now might I do it pat, now he is praying; And now I'll do't.〔现在正好可以下手，他正在祈祷；现在我就动手。〕"（第三幕第三场，第73行）

面对必须击中的对象，他如此漂浮不定；究竟该击中什么，也带有一层不确定性。这正是使哈姆雷特的手臂每时每刻发生偏转的动力，也就是弗洛伊德在《俄狄浦斯情结的消退》中谈到的那项自恋联结。人

不可能击中阳具，因为即使阳具真真切切地在那里，它仍是一道影子。

请你们依据这句话思考各种极为奇怪而悖谬的事情，尤其是我们当时曾为之不安的这一件：归根结底，为何十分显然地没有人去刺杀希特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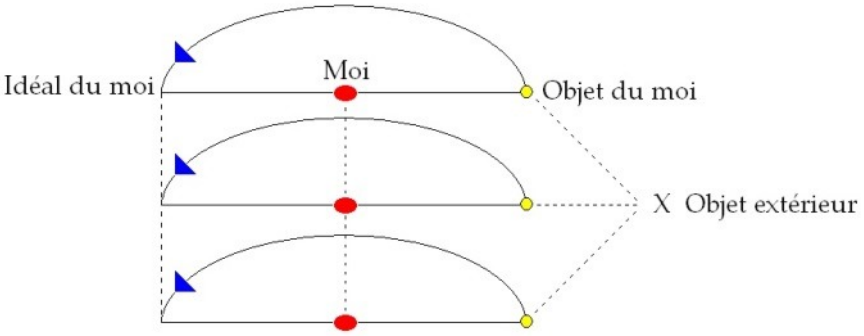


Schéma de Freud

弗洛伊德曾向我们展示一种对象的功能：群众通过同地平线上的一个对象、一个 X 对象、一个不同于其他对象的对象认同，获得某种同质化。希特勒如此出色地表现了这种对象；这难道不能让我们重新接上此刻正在讨论的东西吗？

这里涉及的，是权力之能指本身极其令人费解的显现。俄狄浦斯——

当这项东西以一种格外醒目的方式在实在中呈现，例如《哈姆雷特》中罪犯兼篡位者公然盘踞王位的情形——

使哈姆雷特的手臂发生偏转，并不是因为他害怕这个自己蔑视的人物，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必须击中的，并不是眼前这个东西。这件

事的真实程度，可以从两分钟以后发生的事情看出：他来到母亲的房间，开始狠狠撼动她的内脏；一听见挂毯后面有响动，便看也不看地扑过去。

我记不得是哪位机敏的作者指出：他不可能以为那里的人是克劳狄斯，因为他刚刚在隔壁房间同克劳狄斯分开。然而，当他剖开并刺死不幸的波洛涅斯以后，却说道：

- “可怜的老傻瓜，我原以为自己碰上了更高贵的人。”[注8]

> [注8] 哈姆雷特：“I took thee for thy better.〔我原以为你是比你更高贵的人。〕”（第三幕第四场，第32行）

所有人都认为他原本想杀国王；但面对国王本人——我指克劳狄斯，那个真正的国王兼篡位者——他最终停了下来，因为他想得到一个更好的时机，也就是让克劳狄斯同样在罪孽盛开的时刻被杀。他方才呈现的样子并不是那个东西，并不是对的那个。

这里涉及的恰恰是阳具；正因如此，直到哈姆雷特彻底牺牲自己全部的自恋依恋——而且同样并非出于己愿——以前，他永远不可能击中它。也就是说，直到他受了致命伤并知道自己将死的时刻，他才终于能够完成击中克劳狄斯的行动。这件事既奇特又明显，令人震动；我会说，它被铭写在哈姆雷特风格中种种细微的谜语里。

波洛涅斯对他来说不过是一头 calf〔小牛〕，仿佛被他作为一头重要的祭牲献给父亲的亡灵——因为杀死波洛涅斯并没有怎样触动他。他把波洛涅斯塞在楼梯下的某个角落，众人到处追问究竟发生了什么；此时，他抛出几句这类小小的玩笑，总能让对手困惑不已。

所有人都在怀疑——这正是事情的底层——他说的是否就是他想说的，因为他的话总能准确挠到每个人的痒处。可如果他真是这个意思，就必须知道得如此之多，以至于没有人能够相信，如此等等。从主体坦白这一现象的角度看，这个位置应当令我们相当熟悉。他说出下面这些迄今始终令作者费解的话：

- “The body is with the king...〔身体同国王在一起……〕”——请注意，他这里没有使用 corpse〔尸体〕，而是说 body〔身体〕——“but the king is not with the body.〔但国王并不同身体在一起。〕”（第四幕第二场，第25行）

只要请你们把“国王”一词换成“阳具”，便会看见这里恰恰谈的是什么：身体被卷入这场阳具事件——卷入得何其之深！——而阳具本身却不被任何东西约束，总是从你们的指缝间溜走。他随即说道：

- “The King is a thing.〔国王是一个东西。〕”[注9]

> [注9] 哈姆雷特：“The body is with the King, but the King is not with the body. The King is a thing...〔身体同国王在一起，但国王并不同身体在一起。国王是一个东西……〕”吉尔登斯吞：“A thing, my lord?〔一个东西，殿下？〕”哈姆雷特：“Of nothing. Bring me to him. Hide fox, and all after.〔一个虚无的东西。带我去见他。狐狸藏起来了，大家快追！〕”（第四幕第二场，第25行）

“一个东西？”这些人像每次听到他惯常的格言时一样，完全目瞪口呆、昏头昏脑地问：“A thing, my lord?〔一个东西，殿下？〕”

- 哈姆雷特：“Of nothing.〔一个虚无的东西。〕”

于是，所有人都从《诗篇》作者某句引文中找到安慰；据说那里确实把人称作“Thing of naught〔虚无之物〕”。但我认为，与其如此，不如回到莎士比亚的文本本身。

仔细阅读《十四行诗》以后，在我看来，莎士比亚本人以一种独特方式展现了欲望中一个极端而奇异的点。

他在某首大胆得令人难以想象的十四行诗里——

我很惊讶人们谈到这里时竟还能说它含混——

对自己的爱之对象说话。众所周知，对方同他性别相同，似乎是一位极富魅力的年轻人，很可能就是埃塞克斯伯爵。他说，对方身上具备一切能够满足爱情的外观，因为他在所有方面都像一个女人；只是自然——天知道为什么！——偏偏给他添上一个小小的东西。不幸的是，莎士比亚本人用不上这个小东西，并十分遗憾它不得不成为女人们的欢愉。他告诉对方：

- “那就算了，只要你的爱留给我，让这件东西成为她们的欢乐。”[注10]

[注10]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20首末行：“And for a woman wert thou first created;（你最初是作为女人被创造的；）Till Nature, as she wrought thee, fell a-doting,（直到自然在塑造你时忽然痴情；）And by addition me of thee defeated,（她用一次增添使我失去了你；）By adding one thing to my purpose nothing.（添上一个对我的目的毫无用处的东西。）But since she prick'd thee out for women's pleasure,（既然她把你点选给女人取乐；）Mine be thy love and thy love's use their treasure.（愿你的爱属于我，而爱的使用成为她们的珍宝。）”

这里严格使用了 thing〔东西〕与 nothing〔虚无〕两个词，毫无疑问，它们属于莎士比亚的日常词汇。当然，这种日常词汇在此只是次要问题。重要的是，如果继续前进，我们能否穿入莎士比亚自身的创造性位置。我认为，在性层面上，这个位置无疑可以称作“性倒置的”；但在爱之层面，它也许并没有那么倒错。

如果我们沿《十四行诗》的道路进入，就能更精细地确定主体同欲望对象的这项辩证法中可能显现的东西，并继续深入我所谓的那些时刻：对象通过某条道路——主要道路就是哀悼——消失，以小步逐渐隐没，从而暂时——

这种暂时只能在一瞬间的闪电中存续——

让主体身上与之对应之物的真正本性显现，也就是我所谓的“阳具的显现”、“阳具显现〔phallophanies〕”。

相关知识卡 Phallophanie：大他者作为阳具的显现

今天，我就在这里同你们分别。

雅克·瓦莱·德巴罗（1599—1673）

《人生如梦》

尘世万物尽是虚妄的表象，
人称智慧者也受命运引航；
人们同样费力地升起又下降，
却从未找到恒定不移的地方。

清醒与沉睡之间何其相像；
深谙爱之术者，你大错一场：
把睡眠称作死亡的肖像，
其实生命与睡眠更加相仿。

床上做梦，家中仍在梦想；
徒然期待，无故恐慌；
从一种欲求转向另一种欲望；

辛苦劳作，却没有果实可享。
凡人啊，我该说出生命是什么吗？
它不过是一场比一夜稍长的梦乡。

第20课 · 1959年5月13日

我们正在谈论欲望。在这次大约两周的中断期间，我试着重新把握我们今年走过的道路中心；如同所有道路一样，它有时迫使我们进行漫长绕行。在努力重新抓住论述起源与目标的同时，我想自己也试着为你们再次校准焦点；这无非是在注意力不断推进时又一次集中精神的方式。

总之，抵达目前这个点，我们要尝试阐明自己的约定之处在哪里：

- 它不只是这期研讨班的约会；
- 也不只是我们作为分析家日常工作的约会；
- 它更是分析家的功能同分析之意义的约会。

如果分析只是一项历史上诸多治疗事业之一，基础或强或弱，成功或多或少，那么这种运动竟能持续至今，就不能不令人惊讶。从来没有任何理论化或精神矫形术能够延续超过半个世纪。

我们当然不能感受不到：赋予分析持久性，使它在任何人归根结底都无意否认的医疗功能与用途以外占据一席之地的，是分析以完全崭新、严肃而真实的方式触及了人。它的贡献是崭新的，效力是严肃的；但又由什么证实它的真实性？肯定不是那些时常可疑、有时十分脆弱的结果。

我认为，这个现象最鲜明的特征，是人们感到这里存在某种我曾称作弗洛伊德之物的东西，而且这是第一次有人谈论它。

我还会再向前一步，说围绕它涌现的惊人赘言，每天都在提供证言；这种赘言既是我们所说的“物”之真实性的见证，也是它最确凿的显现。如果从整体上考察分析作品，最引人注目的是作者们所作的这番努力——

而它归根结底总会滑向——

试图从自己的活动中把握一项原则。

但人们在阐明这项原则时，在整个分析历程中从未把它呈现为封闭、闭合、完成且令人满意的东西。这场永不停息的运动、辩证滑移，构成分析研究的运动与生命；它见证了这项研究所系之问题的特殊性。

相形之下，我们研究中的一切笨拙、混乱和原则上的不确定，以及实践带来的所有歧义——

我的意思是，我们总会在前方乃至实践本身内部重新遇见恰恰构成其原则、却原本想避免的东西：暗示、劝诱、建构，甚至秘仪诱导——

分析运动中的所有这些矛盾，只会更加清楚地突显弗洛伊德之物的特殊性。

今年，我们以假设形式考察这个东西——

得到此前研究那一整套同心运动的支撑——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欲望。然而，我们阐明这条公式的同时，也看见一种矛盾：我们的全部努力似乎都朝着让欲望失去其价值与原初重音的方向运作；而我们仍不能确切触到，甚至不能让经验向我们表明，我们面对的确实是带着原初重音的欲望。

欲望并不是一种可以被还原并正常化、能够按照某种有机预成的要求运作的东西；这种预成仿佛预先把我们引入一条已画好的道路与路径，而我们只需把欲望放回其中。

自从弗洛伊德开创分析阐述以来，欲望便以下列特征呈现：

- 英语 lust 既可以表示贪求，也可以表示淫欲；lust principle 中正是这个词。

- 而你们知道，在德语中，它保留着“快乐”与“欲望”的全部歧义。

某种东西首先作为紊乱向经验呈现，扰乱对象的知觉；这种东西——

如同诗人和道德家们的诅咒所说——

向我们展示对象，同时也贬低、搅乱并卑下它，至少会撼动它；有时甚至走到解消知觉对象之人、也就是主体本身的程度。

这项重音无疑被明确写入弗洛伊德立场的原则。弗洛伊德把 Lust 置于前景，并以同过去关于欲望原则的一切阐述根本不同的方式加以表述。在弗洛伊德那里，Lust 的起源与源泉同现实原则相对立。欲望的原初经验与现实建构相反并彼此对抗，这项重音始终得到保留。

欲望的特征得到更精确的规定：它以自身寻找的盲目性为标记并受到强调；它作为人的折磨呈现，确实由一项寻找中的矛盾构成。因为在此以前——

对所有试图阐明人在其寻找中所走道路之意义的人而言——

人们始终从原则上把这一切表述为人“寻找自己的善”。

几个世纪以来，贯穿全部哲学与道德思想，快乐原则从来都是一切人的道德理论提出自身时的原初定义起点；任何这类理论都把自己断言为享乐主义的。也就是说，人从根本上寻找自己的善，无论自己是否知道；欲望的错误及其偏离经验，只会由于某种意外才被推到前景。第一次，在一套关于人的理论中，快乐从原则上被阐明为根本矛盾的，并取得不同重音；因为在弗洛伊德那里，快乐这个词在其能指本身中，受到 the lust、Lust、贪求、欲望呈现时那项特殊重音的感染。

因此，欲望并不在某种“同世界歌声的预成和谐”中组织和调配自身，而关于人类发展的和谐、乐观观念也许会这样假定。分析经验教给我们的，是事情沿另一个方向发展。正如你们知道、也如我们在这里已经陈述的那样，它向我们展示某种东西；这一点将把我们引入一条经验道路，但随着道路本身展开，我们也将在其中失去这个原初时刻的重音与断言。

也就是说，欲望的历史组织成一套在无意义中展开的话语——这就是无意识。其中的移置与凝缩无疑正是话语中的移置与凝缩，即转喻与隐喻：

- 但这些隐喻不同于通常的隐喻，并不产生任何意义；
- 这些移置也不承载任何存在，主体无法在其中认出某种正在移位的东西。

分析经验围绕对无意识话语的探索而展开；因此，它围绕一种根本维度发展，我们可以称其为话语的历时性。我们研究的本质、试图重新把握欲望究竟是什么的那个位置，则在于努力把欲望定位在共时性中。

每当我们接近自身经验时，总会听见某种东西；正是它把我们引到这里。我们不能不看见和把握——

无论我们阅读分析最原初经验的报告与教科书，也就是弗洛伊德的《梦的解释》，还是参照任何一次会谈或一系列解释——

一切解释实践都具有无限转指的特征。它从来只向我们呈现得到阐明的欲望形式，却从原则上预设某种要求这一机制的东西：愿望不断转向另一个愿望，主体的运动铭写在其中，同时也显示主体同自身愿望的距离。

正因如此，参照结构——也就是语言学参照本身——似乎可以被合理地表述为一种希望；它提醒我们：除非在象征形成的一旁——

而且从原则上、原初地处在一切被称作话语的言说实践一旁——

必然存在一种共时性、一种作为共时系统的语言结构，否则就不可能存在象征形成。

我们正是在这里寻找欲望的功能。我们如今称作“人”的这个 X，在作为 λόγος〔logos，言辞〕的主体、在能指中构成为主体的意义上，同能指处在一种关系中；欲望在这项共时关系中位于何处？

我想，分析研究在不了解这种结构组织时所走入的方向，会让你们感受到这次重新探讨为何具有原初的必要性。

事实上，刚才我阐明弗洛伊德经验从起源和原则上在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之间建立的对立功能时，你们同时不能不看到：理论此刻恰恰试图用这样一套术语阐明自身，而我刚刚说过，欲望在那里并不发生调配。

然而，作者们渴望以某种方式思考和感受欲望，却又把它调配进某种“同世界歌声的和谐”。他们竭力从经验同某种成熟的汇合中推导出至少应当期望为完整发展的东西。

与此同时，倘若作者真能用这些术语阐明分析理论，也就是在主体对经验的本体论适应中找到任何令人满意的经典形式，就显然意味着他们已经亲手切断了同自身经验的一切联系。

悖论如下：人们越是朝着这项要求前进——而且通过各种错误前进——

必须说，是具有揭示作用的错误；它们恰恰揭示，我们应当尝试用另一种方式阐明事情——

越沿这个方向深入经验，就越会抵达如下这类悖论。我举一个例子。

我要从最优秀的作者之一、也就是最关心恰当阐明我们经验以及全部材料的作者之一那里取例。他还努力清点我们的术语、使用的观念和概念；我指爱德华·格洛弗。他的著作对任何想要尝试下面这件事的人都极其有用——

首先在分析中，知道这一点比在任何其他领域都更加绝对必要——

弄清自己做过什么，同时了解他在著作中纳入的丰富经验。

我从你们必须阅读的许多论文中选取一篇：1933年10月《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四部分刊载的《倒错形成同现实感发展之关系》。[注1]这篇论文有许多值得讨论的重要内容，哪怕只看作者为了正确操作自己要展示的东西而在开头提供的术语，尤其是：

> [注1] Edward Glover, "The Relation of Perversion-Forma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Reality-Sens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1933, vol. 14, no. 4, pp. 486 – 504；法译载 Ornicar? 第43期，Navarin出版社，1987—1988年，第17—37页。

- "现实感就是这样一种能力：我们在考察现实检验时，从中推断出它的存在。"有时候让事情得到明确表述，确实大有裨益。

- 第二，"对任何已经过了青春期的主体而言，有效的现实检验就是同那些允许本能获得满足的对象保持精神接触的能力；这里也包括经过改变、残留下来的幼儿驱力。"

- 第三，"客观性就是正确确定本能驱力同本能对象之关系的能力，无论这股冲动的目标是什么，也无论它们能否得到满足。"

这些原则性材料十分重要，无疑会使你们注意到：至少这里的客观性一词，已不再具有通常赋予它的性质。

它的性质会使我们想到，弗洛伊德研究的原初维度确实没有完全丧失，因为某种东西能够打乱过去一直显得构成我们世界观所必需的范畴与秩序。因此，我们更不能不被这样一个起点所带来的探究震动。在当前情形下，这项探究要研究广义上的倒错关系对“现实感”意味着什么。

我告诉你们，这篇论文的精神把倒错形成设想为主体应对裂口、应对“啪地垮掉”之物、应对那些无法在连贯现实中为他得到言说之物的手段。作者十分明确地把倒错阐明为“主体用来拯救自己、确保这个现实持续存在的手段”。这当然又是一项独到看法。我略过由这种阐明方式导致的倒错功能某种无所不在的性质。

因为作者还尝试追踪这些形式的时间插入点。我的意思是，例如把它放进一套先后顺序系统：较原始处是精神病性障碍，其后是神经症性障碍；居间位置则是格洛弗体系中的药物成瘾，因为他从时间顺序来看，把它视为精神病与神经症之间的中间阶段。这些位置也就是各种病症在历史发生和发展中追溯自身起源的依附点与有效点。我们无法在这里详细批评这项并非无可非议的看法；每当人们试图对可分析的病症作出纯粹而简单的发生学定位时，都会遇到同类问题。

不过，我想从这一切中抽出一个段落，向你们表明：任何尝试若从一种原则出发，把我们在欲望层面、欲望原则层面面对的功能，还原为适应现实的先行或预备阶段、一个尚未成形的阶段，或还原为同现实本身之关系的最初形式，就会被带到何等悖谬的地步。

格洛弗在这里和其他地方都从同一个原则出发展开思想：相对于现实感，对倒错形成加以分类。我只用下面一段向你们说明这意味着什么。你们也会在其他无数叙述中认出它，但它在这里以一种形象化、文学性、悖谬而真正富有表现力的形式出现，因而格外有趣。你们会在其中认出格洛弗思想中真正可以称作克莱因时期的东西。

这个时期与其说是他认为自己必须在理论层面同梅兰妮·克莱因斗争的时期，不如说是他的思想在许多点上同克莱因体系有许多共同之处的时期。他说，它发生在主体所谓的偏执阶段抵达一种自己称作"口腔—肛门"的"现实系统"之时；儿童据说会在那个时期生活于这套系统中。

他这样描述它："外部世界仿佛由一间肉铺、一座在炮火轰击下的公共lavatory〔厕所〕——换句话说，小便池或更加复杂的设施——以及一间验尸房、一座停尸间组合而成。"["the external world has represented a combination of a butcher's shop, a public lavatory under shell-fire, and a post mortem room"（第492页）。]

他解释说，处在其论述枢纽与中心的那种特殊出路，把这个显然极度动荡、灾难性的世界转变成"一间令人安心而着迷的药店；不过仍有一个保留条件：存放毒药的柜子没有上锁，钥匙就插在上面。"[注2]["And the drug addict converts this into a more reassuring and fascinating chemist's shop, in which, however, the poison cupboard is left unlocked"（第492页）。]

[注2] 参见 Ornicar? 前引文，第23页。

这幅描述十分漂亮而生动，却也足以让我们想到：如果小小人儿进入现实时的亲历真的如此深沉、沉浸而隐晦，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把它设想成一间肉铺、一座遭到炮击的公共厕所和一间冷藏室，那么理解“接近现实”这件事仍存在某种困难。

这当然涉及某种东西。它乍看令人震动，并不是我们拒绝其原则的理由；但与此同时，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这种表述是否准确。显然，它无法同小小人儿发展的规则形式重合——若人们把这种发展看作以主体适应现实的各种方式为特征。

这种表述至少必然包含对双重现实的阐明：

- 一种现实可以铭写行为主义经验；
- 在另一种现实中，我们不得不监视主体行为中的喷发；换句话说，从一开始便要重新确立某个意味着另一维度之自主性与原创性的东西。它并不是原始现实，而是从一开始便处于主体亲历彼岸的东西。

也许，我要为自己如此长久地强调一项矛盾而道歉——

因为它一经阐明，终究变得如此明显——

但我们同样不能不看到：它在某些表述中受到遮蔽，这意味着什么。事实上，我们最终会使“现实”这个词承载严重歧义。如果现实被认为具有某种东西，使我们能够把它同一条平行于本能发展的道路协调起来——而这正是最普遍接受的看法——我们便会抵达奇异悖论；它们也不会不在实践中产生回响。

倘若欲望在这里，就必须以它的原初形式来谈论分析经验中涉及的进化与问题，而不是使用欲望的遮蔽形式，即本能。如果这个欲望被铭写在一种同质秩序中，可以完全用现实加以阐明和承担，并且同属一个现实秩序，那么我们确实可以理解分析日常经验的各种表述中包含的这项悖论：如此定位的欲望，仿佛只有经过自身成熟，才允许世界在客观性中完成。这大致构成某种分析的信条。

我只想在这里追问，它在具体意义上究竟意味着什么。

对我们这些活人而言，世界是什么？现实又是什么？例如，在哈特曼式精神分析中，它充分重视自我组织所包含的结构要素；自我已经适应在既定现实中有效行动，而这个世界眼下大致等同于我们宇宙中至少一片重要领域。

这意味着，这个世界最典型、最完整的形式——

我也想允许自己使用一些形象，让你们感受到我们正在谈论什么——

也就是成人现实。为便于理解，我们不妨把它等同于“一个美国律师的世界”！在我看来，就同我们必须约定称作某种意义上的现实之关系而言，“美国律师的世界”是目前能够界定的最精致、最发达的世界。

也就是说，这个世界的整个谱系毫无缺漏：它从某种同根本暴力的基本关系出发；这项暴力受到标记并始终在场，使我们可以说现实没有在任何地方遭到省略；它一直延伸到程序的种种精巧安排，使这个世界可以容纳各种悖论与新奇事物，而这些东西根本上由同法则的一种关系来界定——法则正是由各种必经弯路构成，以便最完美地实现对自身的违反。这就是现实的世界。

这个世界同所谓成熟欲望有什么关系？所谓成熟，是我们理解为生殖器成熟的成熟；它究竟是什么？当然，这个问题可以用多种方式解决；其中一种来自经验，也就是考察“美国律师”的性行为。

迄今没有任何东西证实，在一个所有活动都得到牢牢掌握、完成得如此完美的世界与同小他者关系的完美和谐之间，存在确切关系或相关性——后者意味着在所谓爱情和谐的层面取得成功。没有任何证据，而几乎也无人会想到要为此辩护。当然，这只是从整体上用例证方式表明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在于，这一层面对“对象”一词维持着混淆：一边是我们刚刚阐明并试图定位的现实；另一边则是主体同对象的关系，而它以潜在方式包含认识。在欲望成熟同时也包含对象成熟的观念中，所涉及的对象完全不同于我们能够有效定位在那里的对象。客观定位让我们能够描述现实关系。

我们很早便认识这里涉及的对象，尽管它在这里完全受到掩盖与遮蔽：它就是所谓“认识对象”。这个对象是漫长的历代探索所追求的目标、方向与终点；今天，它处在我们所谓科学已经取得的成果背后。但长期以来，这项探索必须穿过一条扎根之路，也就是主体同世界的一种特定关系。我在哲学层面上说“扎根”；我们不能否认，科学最初正是在这片土地上才得以在某一时刻出发。

而现在，科学恰恰同这项关系区分开来——

如同一个已经独立、却曾长期由它哺育的孩子——

这项沉思关系以“认识论”之名给我们留下痕迹。它在这一秩序中尽可能接近了一个终点，即这样一种对象—主体关系思想：其中“认识”包含深刻认同，包含一种本性相合的关系；通过这项关系，对对象的一切把握都会显现某种原则性的和谐。

不过不要忘记，这只是一项特殊经验的产物；在历史上，它可以被划分为若干支系。我们只需回想并阐明属于自己的那条支系，也就是希腊哲学。这番断言与圈定所谓对象的努力，包含一种原则性态度；若认为成果既已获得，今天就可以把这项态度省略掉，仿佛它的原则位置对后果无足轻重，那便大错特错。

我们分析家当然能够提出，在这番认识努力中究竟隐含着怎样的欲望位置。我们在这里和其他地方都只会重新发现某种未曾逃过宗教经验注意的东西；宗教经验由于能够为自己指出其他目标，已经把这种欲望单独辨认出来，称作“求知欲”：cupido sciendi。

我们可以用某种驱力的形式，为它找到更加根本的基础，例如窥视欲乃至口腔并入这类矛盾驱力。这不过是我们增添的一笔。但有一件事可以确定：认识的全部发展以及它所携带的对象功能的隐含观念，是一项选择的产物。历代对哲学位置的一切建立和入门，都无一例外地被承认为一种对某物的牺牲。

主体进入所谓无利害的研究秩序；毕竟其成果——客观性——从来只被界定为从无利害视角抵达某种现实。正是在至少从原则上排除某种欲望形式的视角中，我们重新引入的对象概念得到构成：

- 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 因为当我们重新引入它、当我们假定自己的全部欲望探究可以拥有一个相应对象——作为潜在的、隐伏的、要重新找到并最终取得的对象，自然也就是我们在欲望视角中探索的对象——时，这个概念已经隐含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中。

因此，混淆发生在两者之间：

- 一边是对象概念在历代哲学研究中的发展成果，即满足认识欲望的对象；
- 另一边则是我们可以期待的一切欲望的对象。

正是这种混淆让我们如此轻易地设定：特定对象构成同特定驱力成熟之间存在对应关系。

我正在反对这一点，尝试为你们提供另一种阐明；我主张它更符合我们的经验，使你们每时每刻都能把握欲望同偶尔被称作其对象之物之间的真正接合。这就是我试图向你们引入的欲望与其对象关系的共时性阐明。它是迄今向你们阐明的所谓对象关系之真正形式。象征公式 $\$ \diamond a$ 使你们能够为我所谓的幻想——我在这里称它为根本幻想——赋形。只有在共时视角中，它才有意义；这个视角为必须支撑欲望的东西提供最小结构。在这个最小结构中有两个项；两者彼此之间的关系

构成幻想本身。它之所以复杂，是因为主体正是在同幻想的第三项关系中把自己构成为欲望。

今天，我们从幻想的第三项视角出发，让主体的承担经过 a；考虑到欲望存在于 $\$ \diamond a$ 的对峙关系中，这同让它经过 $\$$ 一样正当。你们已经听我把事情阐明得足够深入；因此，当我提出对象（a）首先被界定为主体在自身消隐时给予自己的支撑时，我想你们不会感到惊讶、迷惑或意外。

让我们在这里停一下。先说一句近似的话，让它能够对你们发生意义：可以说，“主体在对自己作为主体的确定性中消隐”。然后，我再改用另一个说法——

这个说法太难诉诸直觉，所以我起初不敢直接带给你们——

但它才是准确术语：主体“在对自己的主体指称中消隐”。因为这里涉及的全部问题，都建立在我已经向你们说过的事情上：主体在大他者那里拥有这个欲望。

正因为在大他者那里、在作为大他者话语的无意识中，有某个东西为主体所缺失——

我们很快会回到这里；只要有必要，我们就会一再返回，直至最后——

正因为主体同作为言说场所的大他者之关系所建立的结构本身，使某个东西在大他者层面缺失；而这项缺失原本应当允许主体在那里同自己正在说出的话语之主体认同。因此：

- 当这套话语是无意识话语时，主体本身作为主体在其中消失；
- 主体为了这项指称，会使用某种从自身那里取来并让自己付出代价的东西——所牺牲的不是在言说中构成的主体，而是真真切切活着的实在主体；也就是某种单凭自身完全不是主体的东西；
- 主体为把自己定位为有所消隐之人，付出必要代价，从而被引入欲望每次出现时始终在场的维度，即不得不偿付阉割的代价。

也就是说，某种主体在一项想象性关系中能够把握的实在之物，被提升到纯粹而简单的能指功能。这就是阉割本身的最终也是最深层含义。每当欲望本身清楚显现时，阉割便牵涉其中；这个事实：

- 是弗洛伊德主义的根本发现；
- 是在此以前未被认识的事情；
- 使我们获得了各种历史见解与视野；人们赋予它们种种不同的神话翻译，随后又试图用发展术语把这些神话加以还原。

这个维度的丰饶性毋庸置疑。但它不应免除我们在另一个不同于历时性的维度、也就是共时维度中，寻找这里牵涉的根本关系。这里牵涉的关系如下：主体亲自偿付——我尽量用形象来说明，因此使用的词并不总是最严密——从而必须补足主体同能指之间的关系；在这项关系中，主体无法指称自己，无法把自己命名为主体。主体通过某种东

西介入；我们可以在语言中某些符号的功能里找到它的类似物，语言学家尤其把这类符号区分为 shifter symbols〔转换符号〕。我已经提到人称代词：在词汇系统中，它的象征性概念使“我”成为指称说话者的东西。同样，在无意识层面——a 不是一个符号，而是主体的实在要素——对象（a）前来支撑这样一个共时时刻：主体在恰恰属于欲望的层级上指称自己时发生消隐。

我知道，把阐述推进到这个层面所需的精神体操会让你们多么疲惫。为了让你们稍稍放松，我只会借具体经验中的某些术语来作说明。我说过，a 是阉割的效果；我没有说它是阉割的对象。阉割的对象被我们称作阳具。阳具是什么？

必须承认，在我们的经验中，当它出现在分析人为制造的阳具显现中时——正如我上次所说，分析也正是在这里被证明为一种绝对独特而原创的经验——我们过去从未在任何治疗性或非治疗性的炼金术中看见过它。在耶罗尼米斯·博斯那里，我们看见成堆的东西、各种被拆散的肢体；也看见琼斯先生后来认为必须找到其原型的 flatus〔屁气〕……你们知道，那绝非一股没有气味的 flatus。这一切都在极其直白的图像上铺陈开来；但你们可以注意到，阳具并不常见！

相关知识卡 Phallophanie：大他者作为阳具的显现

我们却看见它。我们看见它，也同时发现，要指出它确切地在这里或那里并不容易。我只想在这方面援引一个例子，即我们关于同性恋的经验。只有当人们开始分析同性恋者以后，这项经验才得到界定。最初，人们并不分析他们。弗洛伊德教授在《性学三论》中说，男性同性恋——当时他还无法再向前一步——表现为一项自恋性要求：对象绝不能缺少主体视为根本的那个属性。后来，我们开始分析同性恋

者。请你们参阅伯姆大约从1929年至1933年及以后逐渐组织起来的工作；他是最早的一批分析家之一。我指出这一点，是因为它极具典范意义。况且，我谈到……那些论文的重要性时，也曾列出同性恋研究的参考书目。

分析的发展向我们表明，同性恋远非一种原初本能要求；我的意思是，它不能被等同于本能纯粹而简单的固着或偏离。在第二阶段，我们会发现：无论阳具怎样介入同性恋机制，它都远非对象身上的阳具。这里涉及的阳具也许被人过快地等同于父亲的阳具，因为这个阳具被置于女人的阴道之中。正因为它在那里并在那里受到畏惧，主体才被推向极端，直至同性恋。

因此，这个阳具的效力、功能和位置都同我们起初看到的完全不同。事情还没有结束。我们可以说，正当自己为“终于揪住这只兔子的耳朵”而高兴时，却在继续分析同性恋者以后发现，归根结底——

我在这里更特别地参照伯姆的工作；

它们格外具有说明力，也得到非常丰富的经验确认——

在后来关于同性恋的分析性结构化中，我们遇到的形象以一种附属物的形式呈现——

起初，我们认为这是属于尚未受到阉割的女人的附属物——

但当我们更加紧密地考察细节时，它却显现为这个器官内部的外翻与外置。

我们曾在梦中遇见这项幻想；我为你们进行了长篇分析，又在你们面前久久重新讨论它。那就是倒翻兜帽的梦：一个附属物由某种仿佛是内部之外在化的东西构成。从某种探究视角看，这被证明是这里所说的同性恋者最终面对的想象性终点——

而伯姆分析过不止一位这样的同性恋者——

当问题在于向他展示自身欲望的日常辩证法时，他便会面对这个终点。

这意味着什么？无非是阳具在这里以一种根本形式呈现，因为：

- 这个东西要把主体想象性内部的东西展示在外部；
- 最终，我们几乎不必惊讶于某种汇合：一边是这里在想象界中处于外置、拔出姿势，仿佛已经脱落却尚未从身体内部真正脱离之物的想象性功能；另一边则是最自然地能够被提升到符号功能、却不因此脱离其根本嵌入的东西——而正是这项嵌入让它被体验为对自我形象完整性的威胁。

给出这项视野以后，我不想把你们留在这里，因为它还不能让你们把握 a 作为一般对象的意义与功能。我已经对你们说过，幻想中的对象——

也就是主体作为欲望、因而临近这项阉割关系时，幻想采取的最完整形式——

对象就是为这一位置提供支撑的东西。我想在这里向你们展示它能够在怎样的共时性中得到阐明。我强调共时性，因为话语的必然性难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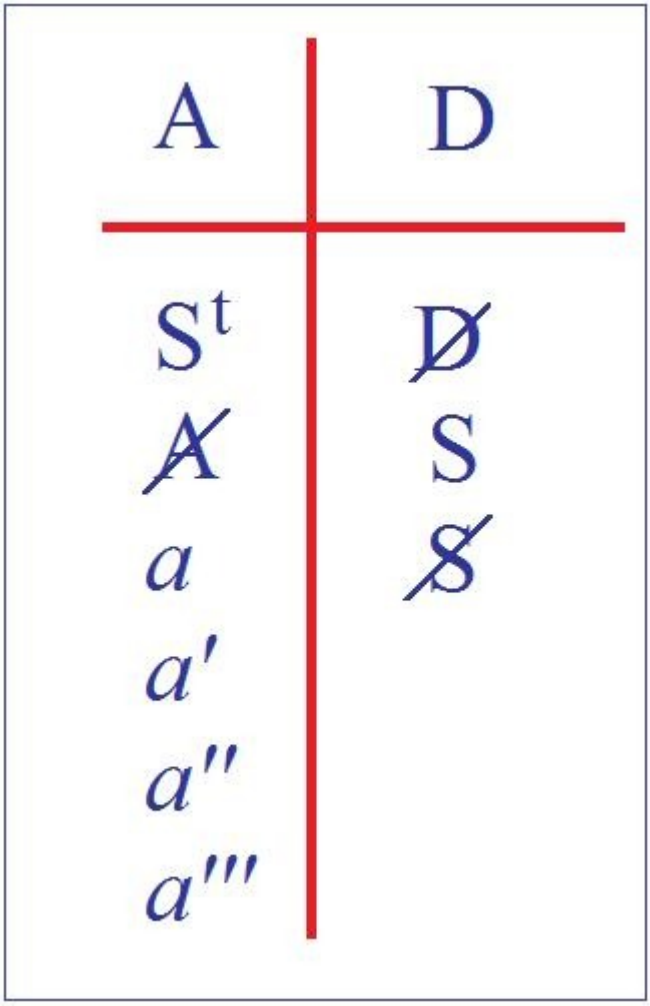
会给你们一条历时性公式，也就是说，你们可能把我将要提出的东西同某种发生过程混为一谈。

然而，这里完全不涉及发生过程。我现在要在黑板上写下字母之间的关系；它使我们能够在主体面对即将到来的阉割时，把这项获得与对象同主体的关系定位到应有位置。我暂且把它称作这个位置的赎金关系，因为必须加重我所说的支撑关系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项共时关系如何生成？过程如下。如果从最原初的主体位置——索求的位置——出发，

就像我们在图式层面看到的那样——

索求是可以在行为中显现的例证，让我们从本质上把握主体进入能指时如何构成自身；这项关系会借极其简单的除法算法建立起来。



它根本上由这道竖杠构成；横杠只是在当前情形中附加上去，并非关键，因为它可以在每个层次重复。

可以说，主体最原初的关系把大他者的关系——

作为言说场所的大他者——

引入索求，从而建立一项辩证法；它的余项〔剩余〕会为我们带来对象（a）的位置。我已经对你们说过，主体的需要从根本上借能指性的二选一得到阐明——

而在我们关心的这个过程出发点——

正是主体需要的这种原初阐明，建立了后来将会结构化主体同自身之全部关系的东西，也就是欲望。

大他者在这里是一个实在的人物，却在索求中受到询问；他能够把这项索求——无论它是什么——转化到另一项价值，也就是爱的索求本身，因为它纯粹而简单地参照临场—缺席这个二选一。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当诗人表达爱之关系时，我竟逐字重新发现带有连字符的“临场—缺席”一词；这不能不让我感到惊讶、触动，甚至激动。

因此，当大他者是一个实在人物时，主体以如下方式得到构成：大他者使索求本身充满意指；由于大他者，主体的索求变成了不同于其名义所求之物——某项需要的满足——的东西。

只有对另一个主体而言，才会有主体——这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一项原则：

- 正因为大他者从一开始就被设定为面对索求时可以参加或不参加某种游戏的人；
- 正因为大他者已经像悲剧中的一个项那样，被建立为主体。

从这一刻开始，把主体、把个体引入能指，便取得使之主体化的功能。正因为大他者本身是一个主体，主体才在此刻被建立，并能够把自己建构为主体；同大他者的一种新关系也随之形成：主体必须在大他者那里让自己被承认为主体，不再作为索求，不再作为爱，而是作为主体。

不要以为我正把哲学沉思的所有维度归给某种不知名的幼虫。问题不在这里；但它也并非以隐蔽形式存在。这里涉及一种十分具体而实在的形式：大他者在实在中的每种功能和运作都在回应主体索求；而这种回应必须在哪里找到担保？无论这项行为是什么，它的真理在哪里？

它正是处于真理概念与主体间性之具体底层的东西，也赋予英语 truth 一词完整意义。这个词不仅用来表达首字母大写的真理，也表达我们所谓——

在一套语言系统对语言进行的拆解中——

“对言说的信赖”。换句话说，也就是人能够在何种意义上信赖大他者。当我告诉你们“不存在大他者的大他者”时，说的就是这件事。它意味着什么？无非是：不存在任何能指，可以担保一系列能指显现的具体后续。

正是在这里，一个项被引入：面对主体索求的压力，某种东西在大他者层面显现为担保者；而这项东西首先且原初地实现为一项缺失，主体必须相对于它定位自身。请注意，这项缺失产生于作为言说场所的大他者层面，而不是作为实在的大他者层面。

然而，大他者一侧没有任何实在之物能够补足它，除非通过一串永远无法穷尽、而我暂时置于边缘的加项，即作为小他者的 a 或 a'。在主体的整个存在过程中，它会通过给予或拒绝向主体显现，却始终只能位于能指层面这项根本缺失的边缘。在历史中，主体会受到自己同大他者——此处是母性大他者——之全部经验的牵动；但这一切都无法穷尽存在于能指本身层面的缺失。主体为了在大他者层面把自己构成为主体，必须在这个层面定位自身。正是在这里，由于主体自身也受到大他者真理层面这种失灵、这种无担保的标记，他必须建立：

- 我们方才已经试图以其发生形式加以接近的那个东西；
- 那个就是 a 的东西；
- 那个受制于表达主体最终张力之条件的东西——它是全部索求的剩余、余项与边缘，任何索求都不能把它穷尽；
- 那个注定要表现一项缺失，并以主体的实在张力表现它的东西。

可以说，这就是对象在欲望中之功能的硬核。主体如果不阉割自己，换句话说，不失去自己生命中最根本的东西，就无法在欲望中定位自身；对象则作为这一事实的赎金而来。最具典范性的欲望形式之一也围绕这里定位；西蒙娜·薇依的话已经这样向你们提出它：

- “如果我们知道守财奴把什么锁在钱箱里，就会对欲望了解很多。”（参见注25）

当然，守财奴把对象（a）、自己的欲望对象锁进某件东西、某个封闭空间里，恰恰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生命——请注意，这是一个根本维

度。你们将会看到，正因如此，这个对象成为一个遭到僵化的对象。钱箱里的东西被置于生命循环以外，从中遭到扣除，作为虚无的影子被保存起来；因此，它才成为守财奴的对象。公式“想保全自己生命的人，反会失去它”也在这里得到确认。[注3]不过，不能因此草率地说，愿意失去生命的人会直接这样重新找回它。主体会在哪里重新找到它？我们随后将尝试考察。

> [注3] 参见尤维纳利斯《讽刺诗》第八首，第83—84行：“et propter vitam vivendi perdere causas”（为了生命，反而失去活着的理由）。

今天走过的道路至少带来一项绝不微小的收获：它让我们看见，主体为了重新找到生命而踏上的道路，无论如何都会向他呈现自己同意失去的东西，即阳具。如果他曾在某个时刻为它举行哀悼——我们已经指出，这是一个必要阶段——便只能把它看作并瞄准为一个隐藏对象。

作为晦暗、幽深之项，并参与它最终所化约的某种虚无，对象（a）意味着：主体正是在这片虚无以外，寻找自己最初失去之生命的影子。欲望运作的这一轮廓向我们表明：从发生学视角看，要重新找到的丧失对象，并不只等同于原初印记的原始对象。

欲望的本性本身便是在这项辩证法中构成对象；我们下次将继续讨论这一点。

第21课 · 1959年5月20日

今天，我们从上次停下的地方继续。那里涉及一种运算；我曾把它为你们形式化为索求中的主体性除法。我们将重新讨论它，因为它会引导我们考察幻想公式；幻想支撑着一项根本的枢纽关系，而今年我正试图在分析运作中为你们推进这项关系。

如果你们还记得，上次我写下了以下字母：把索求施加、提出到大他者场所，作为最初的理想阶段。

这当然是一项重构，但没有什么比它更加具体、更加实在；因为儿童的索求一开始得到阐明，这个过程便随之生成——至少我们声称要表明它如何生成——而无意识效果中所表达的话语分裂〔Spaltung〕将从这里形成。

如果你们还记得，上次我们——

紧接着主体在最初一次阐明索求的行动中取得的这个初始位置——

提到了由此产生的必然对应项：实在大他者被置于能够全能地回应这项索求的位置。

我已经对你们说过，这是我们曾经提及的一个阶段；要理解同大他者、同母亲的最初关系如何奠基，它至关重要，因为母亲在大他者那里给出全能的最初形式。

不过，我也已经说过，我们将通过考察索求层面发生的事情，继续追踪从这项索求出发产生的逻辑生成过程。

因此，我前些天用下列形式表达的内容，把大他者作为实在主体引入——

我已经记不清自己在黑板上写下的是这种形式还是另一种形式——

索求在这里取得另一种效力，成为爱的索求；作为满足某项需要的索求，它在这个层面被一道符号、一条横杠覆盖，而这道横杠从根本上改变了它的效力。

我当时是否使用这些字母并不重要——而我确实用了这些字母——因为这一点恰恰能够生成主体实在经验的整个色谱：这些经验将铭写进一系列带来满足或受挫的回应中；它们对于主体历史在其中铭写某种调制，显然十分重要。但这并不是我们眼下进行的共时分析、形式分析所追踪的东西。

正是由于——

在把小他者设定为回应索求的实在小他者之后的阶段——

主体把他作为主体来询问——

也就是说，主体自己作为主体向自己显现，因为对小他者而言，他是一个主体——

在这项第一阶段的关系中，主体相对于说话主体构成自身，并在一种根本策略中定位自己；这项策略随语言维度的出现而建立，而且只会从语言维度开始。

由于小他者在语言中得到结构化，他便成为某种策略中的可能主体；主体本人则相对于这项策略，把自己构成为在小他者那里得到承认的主体，构成为一个主体眼中的主体。除了作为一个主体眼中的主体之外，不会有其他主体。另一方面，最初的主体只有作为说话主体、作为言说主体，才能这样建立自身。

因此，正因为大他者本身受到语言必然性的标记——

大他者不再被建立为实在小他者，而成为大他者，成为言说阐明的场所——

主体本身的第一个可能位置才由此出现：主体能够把握自己作为主体；由于小他者把他思考为主体，他便在小他者那里把握自己作为主体。

你们看，正如我上次提醒过你们，没有什么比这更加具体。它不是哲学沉思的一个阶段，而是在信任关系中建立的某种原初之物。

- 我能在何种程度上、直到什么地步信赖小他者？
- 小他者的行为中有哪些东西值得信赖？
- 对于他已经许诺的东西，我可以期待怎样的后续？

儿童同小他者的关系中，最原初的冲突之一——

从我们关心的视角看，它无疑是最原初的冲突——

就围绕这里展开。我们看见，儿童历史原则的建立及其基础本身都围绕它旋转；而它也在其命运的最深层重复，支配其行为的无意识调制。它位于纯粹而简单的受挫或满足以外。你们知道，正因为主体能够把自己建立在某个小他者之上，我们才会在分析中、甚至日常分析经验中，发现患者——无论是否患神经症——无意识调制中最为根本的东西。

因此，面对作为言说主体、从根本上阐明言说的小他者，主体本人相对于他把自己构成为说话主体。他不是原始的认识主体，不是哲学家的主体，而是把自己设定为被小他者观看、能够以共同策略之名回应小他者的主体；他能够解释小他者阐明的一切，辨认其最深意图、善意或恶意。

从 Ess-entiellement〔本质上〕说——如果你们允许我玩这个双关——在这个层面，S 真正被设定的方式不只如下：

- 它是作为字母写下的 S；
- 它在这个层面也是弗洛伊德主体地形学公式中的 Es，即本我。

本我〔Ça〕采取疑问形式；如果你们在这里放上问号，$S?$ 也会被读作法语的“est-ce?〔是吗？ / 这是什么？〕”。

在这一层面，主体对自身能够表述的还只有这些。面对大他者回应他的阐明，主体处于萌生状态；但这份回应越出了他在索求中已经表述的东西。

主体在这一层面悬系于 S；而到了下一阶段——

也就是当他迈出一步，想要越过言说把握自己，因而作为言说主体被某种使他从根本上同自身分裂之物标记——

正是在被划杠的主体 $\not{S}$ 这一层面，他能够、必须并打算找到回答。

然而，他并未找到回答，因为他在大他者的这个层面遇见了那个凹陷、那个空无。我曾把它阐明为“不存在大他者的大他者”：没有任何可能的能指可以保证后续能指的真实性；在这方面，一切根本上取决于大他者的善意；能指层面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保证或证实能指链与能指性言说。

正是在这里，主体作出某种行动：

- 他从别处取来某个东西；
- 让它从别处到来；
- 让它从想象界登记到来；
- 让它从自身投入同小他者之想象性关系的那个部分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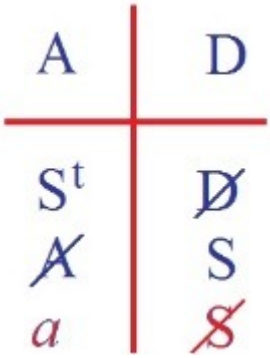
到来的正是 a。它在 $S(?)$ 的询问所朝向、所安置的位置涌现；这个询问涉及主体真正是什么、真正想要什么。我们称作 a 的东西就在这里涌现。a 是对象，当然也是欲望对象；但并不是因为这个欲望对象同欲望直接适配，而是因为它进入一个我们称作“幻想”的复合体，即幻想本身。

也就是说，当主体面对大他者层面本应从他的位置作出回应的能指之匮乏而消隐时，对象成为他从中找到支撑的东西。因此，在这一层面，运算是除法。主体试图在朝向大他者的索求中重构自己、证实自己、同自己重新汇合；但运算停了下来。

正因为这里主体试图抵达的商——

因为他必须作为言说主体把握、重构并证实自己——

始终悬置；在大他者层面，主体面对这个余数的出现，并用它来补足、付出赎金，替代大他者层面对他作出回应的能指之匮乏。



$\not{S} \diamond a$

正因为这个商与这个余数在这里彼此面对，并且可以说相互支撑，幻想才无非是这个 $\not{S}$ 同 a 的永恒对峙——

$\not{S}$ 标示主体的消隐时刻：主体在大他者那里找不到任何东西，能够以稳妥确定的方式担保并证实自己，使他能够在大他者话语层面定位和命名自己，也就是作为无意识主体定位和命名自己——

正是为了回应这个时刻，想象性要素 a 作为缺失能指的替代物涌现——

我们在它最一般的形式中称之为 a，因为它是幻想结构的相关项——

它支撑 $\$$ 本身，因为主体正在尝试把自己标示为无意识话语的主体。

在我看来，这里本不需要再说更多。不过我还是会多说几句，提醒你们它在弗洛伊德话语中意味着什么。例如："Wo Es war, soll Ich werden〔本我所在之处，我应当生成〕。"

这句话十分精确。这里的 Ich 不是 das Ich，不是自我，而是一个 Ich，即作为句子主体使用的 Ich。"本我曾在之处，本我说话之处"——也就是前一刻还存在某种无意识欲望的地方——我必须在那里指称自己；我必须在那里"成为"这个"我"。它是分析的目的、终点与最终项，在它命名、形成并阐明自身以前如此——假定它真会这样做。因为在弗洛伊德公式中，"soll Ich werden"这个"我应当生成"，本身就是一种生成与应当的主体，一项向你们提出的任务。

弗洛伊德在同一句话中用一个漂亮比喻说，我们必须重新征服主体存在的这片失地，如同荷兰从须德海手中重新取得供和平征服的土地。[注1]分析的"伟大工程"必须从无意识领域中赢回这片土地；这里谈的正是这件事。

> [注1]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人格的不同机构》，载《精神分析新论》；参见该讲末句。

不过，在此完成以前，"本我曾在之处"，究竟是什么为我们标示出这个"我"必须来到光明中的位置？

为我们指出它的是一个标记——什么的标记？恰恰就是这里涉及的东西：欲望；欲望是无意识中所涉之事的功能与最终项。在这里，欲望由 $\$ \diamond a$ 两项的对立与共存支撑。这里的 $\$$ 是主体：他恰恰在这道界限上丧失自身，而无意识也从这里开始。

这意味着，这里并非纯粹而简单地剥夺某种名为“意识”的东西；而是另一个维度开始了。在那里，主体不再可能知道，不再有 consciencia〔意识 / 良知〕。

在这里，一切自我命名的可能性都告终止。然而，这个停止点也同样是标记；它带来的标记构成根本功能——不论此刻在主体面前作为令他着迷的对象得到支撑之物呈现何种表象。这个对象也在主体即将遭到纯粹取消、其存在即将短暂中断之前挽留他。这正是我们所谓幻想的结构。

今天，我们将停留在这里，考察幻想公式具有怎样的一般应用范围。上次我们已经说过，要从它的共时功能来把握它，也就是考察它在主体对自身的参照中所占的位置：当主体处在无意识层面之所是时——我不会说他询问自己是什么——当他归根结底被“自己是什么”这个问题承载时，情形如何；这正是神经症的定义。

我们先停留在对象（a）的形式属性上——

也就是分析经验使我们能够辨认的属性——

因为对象（a）介入幻想结构。

我们说，主体处在欲望时刻所瞄准之物的结构角色——那种失效命名——的边缘。

而且可以说，他在这里以最大程度、在一个顶点上承受 λόγος〔logos，言辞〕的毒性，因为他遭遇了自身卷入 λόγος 所产生之异化效果的最高点。

人被卷入这套赋予 λόγος 根本特征的基本组合机制，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其他人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的意思是，人为何是 λόγος 在世界中发挥作用所必需的，这意味着什么。[注2]但我们在这里必须考察的是，它给人带来怎样的结果，以及人如何面对并支撑它。

> [注2] 参见海德格尔《论人道主义书信》：“人不是存在者的主人。人是存在的牧人……”

我们首先可能想到的公式是：人必须实在地支撑它，以自己的实在、以自己作为实在来支撑它，也就是用那个始终对他最为神秘的东西来支撑。

在这里绕行一下并非多余；让我们尝试把握——

你们中有些人也早已对此提出疑问——

当我们在这里使用实在一词，并把它同象征界和想象界对立时，这个词最终究竟意味着什么。

必须说，如果精神分析、如果弗洛伊德经验恰好在我们的时代到来，那么有一点肯定并非无关紧要：我们如今最为艰难、遭遇最大阻力才开始领会的东西，可以被我称作“认识论危机”或认识本身的危机。

这就是我上次已经试图引起你们注意的要点：科学的历险意味着什么——

它如何被创造，又如何嫁接并接通这项漫长文化——

这项文化曾采取一个如此偏斜、因而也可称为片面的位置：人退守到面对世界的某些位置上。最初，这些位置属于观照；正如我提醒过你们，它们并不意味着欲望的位置，而意味着对欲望某种形式的选择与选取——我说的是求知欲、认识欲。

当然，我们可以把它明确描述为一种纪律、苦修与选择。我们知道由此产生的，是科学，是我们的现代科学；可以说，科学凭借它对世界不同寻常的掌控而区别于其他东西，而这项掌控从某个角度看，使我们谈论现实时感到安心。

我们知道，自己并非无法把握实在；但究竟把握了什么？这是认识的把握吗？

我在这里只能至少向你们指出这个问题。

事情是否看起来如下——

初次接近并把握这个过程的结果时，我们会发现：在今天这个点上，尤其在物理科学的发展中——我们的象征链对某种名为经验、即建构的经验之物的掌控，在那里把成功推到最远——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少感到自己抵达了某种东西。

在萌生之初的哲学理想中，哲学把这种东西设为哲学家和智者努力的终点与奖赏：参与存在、认识存在并与存在认同。希腊视角、亚里士多德视角把它表示为认识的终点，即主体借思想同自己观照的对象认同——

尽管当时还没有“主体”这个名称——

也就是思考者、追求认识者同观照对象的认同。

抵达现代科学终点时，我们同什么认同？我甚至不认为存在任何一门科学能够例外：

- 无论是我们已经取得最完美、最深入成果的科学；
- 还是科学刚刚尝试勾画轮廓、迈出第一步的领域，例如一种名为行为主义的心理学。

因此可以肯定，在要认识什么这个问题上，我们最终会失望。

甚至当我们身处仍在牙牙学语的科学形式——

它仿效丢勒《忧郁》中的那个小人物、小天使，在伟大的忧郁身旁开始画出最初几个圆圈——



当我们开始建立一门自称科学的心理学时，也从原则上规定自己只做简单的行为主义，也就是满足于观看；尤其是从起点就拒绝一切包含

承担和认同眼前对象的目标。越过方法本身，这首先意味着我们拒绝相信，自己最终能够抵达古代认识理想中的东西。

这里无疑有某种真正具有典范意义、足以使我们沉思的东西。另一方面，当一种心理学出现时，发生了什么——

当然，如果我们不把它设定和阐明为科学，相对于迄今由科学贡献所界定的方法，它仍是一个悖谬的东西——

弗洛伊德心理学告诉我们：主体的实在不能被设想为认识的相关项。

把实在定位为实在、定位为某种牵涉主体之物的第一步，并不相对于认识主体展开；因为主体身上阐明的某个东西，越出了他可能的认识，却已经是主体，而且更是这样的主体：他通过自己是一条已阐明之链的主体而辨认自身。

从一开始就有某种属于话语秩序的东西；它必然由某个支撑来支撑，而用“存在”一词限定这个支撑并非滥用——

只要我们给予“存在”一词最小定义——

如果“存在”一词有所指，它就是铭写在象征界中的实在；也就是卷入这条链的实在。弗洛伊德告诉我们，这条链具有连贯性，并越过一切可供认识游戏把握的动机，支配主体的行为。

这个东西完全理应被称作属于“存在”的秩序，因为它已经把自身设定为在象征界中得到阐明的实在，是已经在象征界中取得位置的实在；而它是在认识主体以外取得这个位置。

我会说，正是在这个时刻——我方才打开的括号也将在这里闭合——也就是：

- 当某种东西在我们的认识经验中，从“认识之树”已经长成的东西里逃脱；
- 当这棵树上名为科学的枝条被证实并向我们显现为某种辜负了认识希望的东西。

另一方面，如果可以说，科学走得也许远远超过认识可能期待的任何结果，那么也正是在这个时刻——

在主体性经验中，在通过倾诉、通过分析信任而建立的经验中——

弗洛伊德向我们指出这条链。事物在其中的阐明方式，同任何其他象征链、同我们所知的话语具有同质结构；然而，主体无法像在观照中那样接近它，无法在它那里安歇，把它当作从中认出自身的对象。恰恰相反，主体从根本上在那里误认自身。

只要主体试图接近这条链，试图在那里命名和定位自己，他恰恰便无法找到自己。他只在间隔与切口中存在。每当他想把握自己时，永远只能身处一个间隔；正因如此，他将尝试借以支撑自己的幻想之想象性对象，才具有如今这个结构。现在，我就要向你们展示它。

关于 $\$ \diamond a$ 这项形式化，还有许多事情需要证明；但我想向你们展示 a 由什么构成。我说过，主体在询问的终点以切口和间隔的形式遇见自身。而 a 在全部一般性中，也根本以切口形式向我们展示自己的形式。

我只在这里汇集一些你们已经知道的共同特征，它们涉及这个对象的不同形式。对在座的分析家而言，我可以迅速带过，随后如有必要再进入细节、重新评论。

如果幻想中的对象必须具有切口形式，我们会在哪里认出它？坦率说，就结果层面而言，我想你们已经走到我前面——至少我愿意这样希望。

当 $\$$ 在询问自己作为 $\$$ 的那个点，只能从一系列我们在这里称作 a、即幻想中对象的项那里找到支撑时，我们可以初步给出三个例子。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完全穷尽了一切，但已近乎如此。

我说它并未完全穷尽，是因为从所谓结果、即已经构成的 a 层面处理事情，并不是十分正当的步骤。我的意思是，从这里开始，只是让你们从一块已经熟悉的土地出发，使道路容易一些。等我们不得不沿更严格的结构道路抵达这个项时，你们会看到这不是最严密的路径；那条道路从被划杠的主体出发，因为正是主体举起并引发对象这个项。

不过，我们仍从对象开始，因为你们最容易从这里辨认方向。

迄今为止，分析经验已经定位并确实辨认出三类对象：

- 第一类是我们通常——无论是否恰当——称作前生殖器对象的东西。

- 第二类对象卷入所谓阉割情结；你们知道，它最一般的形式就是阳具。

- 第三类……这也许是唯一会令你们惊讶、感到新鲜的术语。但说实话，我想你们中那些较为仔细研究过我论述精神病之文章的人，终究不会从根本上感到迷惑。第三类对象在主体失灵、消隐之点同样精确地履行这个功能；它不多不少，正是通常所谓的妄想。也正因为如此，弗洛伊德早在最初理解这些问题时，便能写道："他们像爱自己一样爱自己的妄想。Sie lieben also den Wahn wie sich selbst."[注3]

> [注3]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手稿H》，载《精神分析的诞生》，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56年。

我们将重新考察这三种对象形式；它们的形式让我们得以把握某种东西，使它们能够履行这项功能，成为主体从自身实体中取出、用来支撑面前那个无意识链层面能指之洞、能指之缺席的能指。

作为前生殖器对象，a 意味着什么？

动物经验只要在图像中结构化，我们难道不应在这里唤起某个术语？不止一种唯物主义思考借它概括一个有机体——

无论这个有机体多么人类——

在物质交换层面究竟如何运作。

准确说——这条公式并非由我发明——这个动物无论多么人类，归根结底不过——

是一条拥有两个开口的管道：一个供东西进入，另一个供东西出去。所谓“前生殖器”对象也正是由此构成，因为它在幻想中前来履行自身的能指功能。

主体以之为食的东西会在某个时刻从他身上切离；有时甚至——

这是位置的反转，即“口腔—施虐”阶段——

主体亲自把它切断，或至少努力借撕咬将它切开。

因此，一方面它是作为断奶对象的对象，严格来说即切割对象；另一方面，在管道另一端，主体排出的东西从他身上切离——

而且他所接受的一切训练，都是关于清洁的仪式与形式——

他由此学会：自己排出的东西，是自己把它从自身切离。

分析的共同经验把所谓口腔与肛门阶段的下列东西，设为对象的根本形式——

- 乳头［1］：主体可以含在口腔开口中的乳房部分，也是同他分离的东西；
- 以及排泄物［2］：它也会在另一个时刻成为主体同对象之关系最具意义的形式。

它们得到攫取和选择，恰恰因为它们格外具有典范性，能够在形式中显现切口结构。在主体本身作为能指中的主体、作为由切口结构化的主体得到定位的层面，它们会扮演支撑角色。

这也解释了为何在众多对象中，这些对象会得到选择，而且比其他对象更受偏爱。因为人们不能不注意到：

- 如果问题只是主体把自己的某项生命功能色情化；
- 那么，为什么没有一个比其他阶段更原始、而且似乎更根本的阶段？它同一种营养视角下同样具有生命意义的功能相连，不亚于从口腔开始、在肠道开口的排泄中结束的功能——那就是呼吸。

是的，但呼吸在任何地方都不包含这项切口要素：呼吸不会被切离；若它真被切断，就免不了引发一场戏剧。除了例外情形，没有任何东西会铭写在呼吸的切断中。呼吸是一种节律；呼吸是搏动，是生命的交替。它无法在想象性层面准确象征这里涉及的东西，即间隔与切口。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任何经过呼吸开口的东西都不能被标点，因为声音恰恰从同一个开口发出，而声音的发出能够被切断、被标点。也正因如此，我们很快会在第三类 a——即我们所谓主体的妄想——层面重新遇见声音。

正因为这项发出没有得到标点，因为它只是 πνεῦμα〔pneuma，气息〕、flatus〔气流〕，一件事才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请你们在这里参阅琼斯的研究——

从无意识视角看，它在最根本的点上并未被单独辨认为呼吸秩序中的东西。

相反，正因为切口形式受到强加——而这项形式被带回我们在无意识中拥有之经验的最深层，这正是琼斯看见它的功劳——气息被带回肛门气流；后者——

以悖谬方式，并借分析发现带给我们的这种令人不快的惊奇——

在最深处象征这样一件事：每当无意识层面由阳具象征主体时，所涉及的正是它。

来到第二个层面［$-\varphi$］；当然，这只是一种讲述技巧，因为既没有第一层，也没有第二层。在我们此刻移动的这个点上，所有 a 都具有同一功能。它们具有同一功能；问题只是它们为何采取这种或另一种形式。在我们以共时性描述的形式中，试图提取的是它们共有的特征与性质。

在阉割情结层面，我们发现它采取另一种形式，即残割。确实，如果涉及切口，那么主体从自身分离某一部分、能够残割自己，就是必要而充分的条件。

归根结底，分析作者已经注意到，这件事乍看甚至并不包含多少新东西；他们在讨论残割时提醒我们——

因为残割在人通向自身现实的一切形式和表现中，
在对他作为完整之人的圆满进行祝圣时，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

我们从历史、民族志以及对所有入会程序的观察中知道——

人借助其中的各种烙印形式，

试图界定自己如何进入自身实现的更高层次——

我们知道残割本身的这项功能；我无须在这里向你们重述其全部目录与谱系。

我在这里只需要提醒你们一个必要而充分的要点，让你们借此机会亲自触到：它仍然是另一种可以被我们称作“切口”的东西，而且确确实实如此，因为它建立了通向能指功能的过渡；残割留下的，是一枚标记。

因此，作为群体中的一个特殊个体，经历残割的主体此后便在身上携带一枚能指标记；它把主体从最初状态中拔出，带往并使他认同于一种不同而更高的“存在能力”。这就是一切入会穿越经验的意义；我们在阉割情结本身的层面重新发现其意指。

顺带提醒你们，这同样没有穷尽问题。我同你们一起尝试接近阉割情结层面的所涉之物已经有一段时间；你们必定注意到，阳具功能周围始终存在种种歧义。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只看到它从某个方面受到标记并被提升到能指功能的结果，那么阉割形式仍未完全包含在外部可见的结果中，也就是那些最终造成某种变形或包皮环切的仪式结果中。

阳具上携带的标记，并不等于阉割情结给阳具带来的那种拔除与特殊的否定化功能。我们还不能在讲述的这个层面把握它；我想下次还会回到这里，因为我们必须解释某个东西——

我今天只先向你们指出——

这就是我们如今重新处理并再次清点这些问题时出现的难题。

也就是说，弗洛伊德为何一开始就能作出这项惊人举动：把阉割情结同某种仔细考察后发现并没有那么紧密相连的东西联系起来，即一种支配、残酷、暴虐的功能，一位绝对父亲的形象。这当然是一则神话。而如同弗洛伊德带来的一切——这是一个极其惊人的事实——这则神话站得住。我们将尝试解释原因。

不过，入会仪式会通过各种形式的烙印和残割得到标记与铭写。我们今天从它们的根本功能出发处理它们，也就是：

- 它们扮演 a 的角色；
- 经历仪式的主体自己把它们指向本性的改变。

在主体身上，原始社会中作为入会前各阶段特征的自由，曾让自然欲望处于一种无差别游戏中；入会仪式则改变这些欲望的意义，并从此赋予它们一种功能：

- 主体的存在在那里认同并被指称为存在；可以说，他从此成为拥有完整资格的“男人”或“女人”；
- 残割在这里用来规定欲望的方向，使它恰恰取得标记功能：某种已经实现、却只有在象征彼岸才能得到阐明和表达的东西；而这个彼岸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存在，即主体身上一种存在的实现。

我们可以借此作几项旁侧评论，并注意到：如果某种东西能够承受入会仪式的攻击与能指标记，那么所有能够作为附属物提供自身的东西都可能承担它，这当然并非偶然。你们也知道，阳具附属物并不是在

这类仪式中唯一得到使用的东西。但毫无疑问，主体在一切自我参照中能够建立的关系——也就是我们可以设想其亲历把握最为醒目的勃起膨胀关系——首先指向阳具：它以特殊方式呈现自身，既可供切割，而且这种切割比任何其他对象都更加令人恐惧而危险。

正是在这里，自恋功能作为主体同自身的想象性关系，必须被视为一种支撑点；具有意指作用的对象形成就铭写在它的中心。在这里，我们也许能够看见自己关于镜像阶段中一切事件的经验，何以如此重要——

也就是主体能够相对于自己在小他者那里拥有的、位于自身以外的形象，铭写并定位自身张力与自身勃起——

这使我们能够看出，哲学心理学传统此前对自我功能的把握中，某些路径为何具有正当性。

我在这里指的是梅纳·德·比朗关于努力感之作用的精细分析：

- 努力感作为“推力”，主体同时从两侧把握它；
- 主体既是推力的作者，也是遏制推力之物的作者；
- 主体在自身内部把这股来自自身的推力体验为推力本身。

把它同勃起膨胀经验并置，我们便清楚看见，在同一个经验层面上，某种东西可以如何定位并开始发挥作用——

主体借它感受自身，却始终无法把握自身，

因为严格说来，这里不存在可能的标记或可能的切口——

我认为应当定位它同另一种东西的联结，因为后者在同一经验层面取得象征性与症状性价值；它就是我们试图在经验中分析的、如此悖谬的疲劳经验。

由于没有任何东西允许用能指切口给努力留下印记，努力便无法以任何方式服务于主体。反过来，你们知道，神经症者的疲劳在色情经验层面具有幻景和无法对象化的性质：

- 这种悖谬疲劳同我们能够在事实层面记录的任何肌肉疲劳都没有关系；
- 这种疲劳是一种回应，是某种我愿称作“能指化”之努力的反面、后果与痕迹。

我们也许可以在这里找到某种东西——我认为顺带指出它十分重要。在勃起膨胀、主体本身的推力层面，它以最一般形式给出边界；在这道边界上，能指标记中可能的祝圣开始消隐。

我们来到小对象 a 能够在这里充当对象的第三种形式。

我希望不要有人误解；但眼下时间显然不足，无法逐一强调我将要分离出来的所有细节。

除去我请你们仔细重读的文章以外，最有利于向你们展示这里涉及什么、我怎样理解它的材料——

就是我写的《论任何可能的精神病治疗的先决问题》；请特别重读我如何阐明施雷伯的妄想，因为它使我们能够把阐述推进得如此深入、如此精细——

它让我们得以把握声音在妄想本身中的功能。

我认为：

- 只有当我们尝试观察妄想中的声音如何特别回应这个 a 的形式要求；

- 只有当声音能够被提升到切口与间隔本身的能指功能时，我们才能理解这种声音的现象学特征。

主体产生声音；我还会进一步说，只要声音功能使主体的分量、主体在话语中的实在分量介入，我们就必须在超我机构的形成中引入这项功能。粗重的声音必须作为某种表现一个显现为实在的大他者机构的东西进入分析。

妄想者的声音涉及的是同一种声音吗？妄想者的声音，就是科克托试图以《人声》为题分离其戏剧功能的东西吗？我们只要回到自己可能拥有的这类经验就够了；科克托以极其准确的判断与敏锐嗅觉，在电话这种隔离形式中向我们展示了声音的纯粹影响。

声音本身越过电话中承载的话语，向我们传达了什么？当然没必要变换角度，为你们制作一只关于各种声音经验的小万花筒。

你们只需回想：当自己向任何商家请求一项服务或其他东西时，电话另一端会出现某种声音。它足以向你们表明，对方何等冷漠、缺少善意，又多么坚定地试图避开你们索求中的临场与个人性质；这种声音已经足以让你们知道，自己不必从受到询问的人那里期待任何东西。我们可以把这类声音称作“领班之声〔voix de contremaître〕”。语言天

才创造的这个词何其精妙：它并不是说领班“反对主人〔contre le maître〕”，而是说他确实是主人的反面。

某些声音有时会向你们呈现虚荣、不存在和官僚空洞；当我们谈到声音以 a 层面所需的功能介入时，指的是这种声音吗？绝对不是！

在这里，声音确实以纯粹阐明的形式呈现。这也构成妄想者向我们传达之物的悖论：当我们询问他时，他必须传达的关于声音本性的东西，总以如此奇特的方式逃脱；然而，对他而言，没有什么比声音本身的一致性与存在更加确定。当然，恰恰因为声音被还原为最锋利的形式、那个主体只能把它作为强加于己之物来接收的纯粹点，才会如此。

因此，当我们分析施雷伯总统的妄想时，我曾强调这项切口特征。它被突显得如此清楚：施雷伯听见的声音恰好都是句子的开端——“Sie sollen werden, etc.〔您应当成为，等等……〕”——而且恰好是一些词，是那些中断、彼此推挤的意指性词语；它们遭到切断以后，留下对意义的呼唤涌现出来。

主体确实在其中受到牵涉；但严格说来，正是因为他本人消失、倒下并整个吞没进只以整体方式瞄准他的这项意义，才会如此。今天同你们分别时，我会用“它牵涉他”这句话概括自己试图为你们理解和把握的东西。

我承认，这堂课也许是我向你们讲过的最困难的课程之一。我希望你们下次会得到补偿；届时，我们将沿不那么干燥的道路前进。

不过，今天我要求你们围绕“受到牵涉”这个概念坚持下来。主体：

- 处在间隔中；
- 是无意识话语间隔中的东西；
- 严格说，是那个在无意识链中得到表达之存在的转喻。

如果主体感到自己格外受到这些声音、这些没头没尾的妄想句子牵涉，原因同我今天列举的其他一切对象形式相同：正是在切口与间隔层面，他被吸引并固定下来，用来支撑那个时刻——严格说来，他在此把自己作为存在、作为无意识的存在加以瞄准并询问。

这正是我们在这里提出问题的核心。不过，我终究不想结束——

至少为了那些第一次来到这里的人——

而不让他们感受到：相对于这些天以来接连展开的论述，我今天这一个小环节的分析究竟具有何种效力。

因为问题恰恰在于，我们必须如何对待幻想。我已经向你们展示了它最根本、最简单的形式；我们知道，主体无意识欲望的特选对象正由它们构成。但是，幻想是会移动的；如果你去撩拨它，不能以为它会这样轻易丢下一条肢体。从来没有哪项受到恰当攻击的幻想，不以重复自身幻想形式作出反应。我们也知道，幻想能够达到何种复杂形式；它恰恰会以所谓“倒错”形式坚持、维持并复杂化自身结构，日益精细地尝试履行自己的功能。

人们所谓解释幻想，是否意味着纯粹而简单地把主体带回一个符合我们尺度的当下，也就是我们作为科学人、或作为自以为一切终究都能用认识术语化约之人所能界定的现实当下？

分析技术的整个方向似乎正在倾向这种做法：把主体还原为现实的功能。我上次已经提醒过你们这种现实；对某些分析家来说，它仿佛只能被阐明为我所谓的“美国律师的世界”。

毫无疑问，这项事业也许并未超出某种劝诱手段的能力范围。但幻想占据的位置难道不要求我们看见，另有一个维度必须把所谓主体的真正要求计算在内吗？

它恰恰不是现实的维度，不是还原到共同世界，而是存在的维度。主体在自身内部携带某种东西——天啊——也许像哈姆雷特的信息一样难以承受；它也许必须被交付给致命命运，但对我们分析家而言，它也并不是可以置之不理的东西——

只要我们分析家能够在欲望经验中找到的不只是一场简单意外，不只是某种十分烦人、却归根结底只需等待它自行过去、等待衰老来临，主体便会自然重新找到“和平与智慧之路”的东西——

这个欲望向我们分析家指出了另一种东西。

它向我们指出的这项另一种东西：

- 我们应当如何同它一起操作？
- 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 归根结底，我们的义务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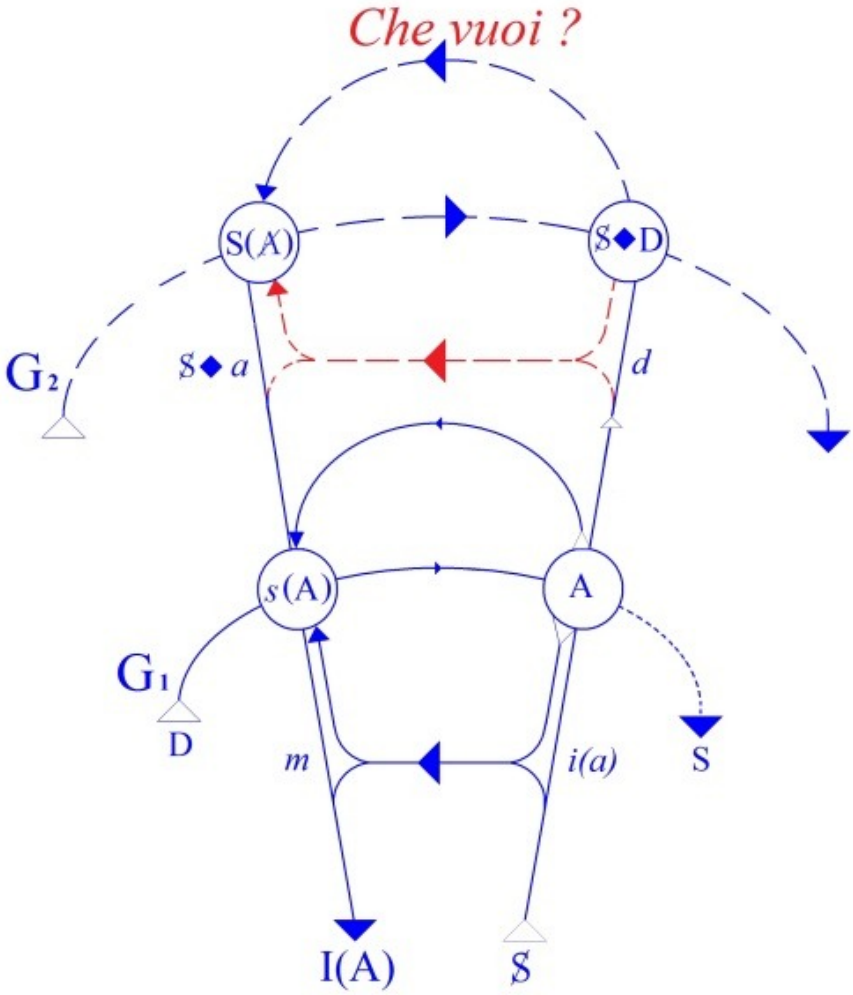
当我谈论欲望的解释时，提出的正是这个问题。

第22课 · 1959年5月27日

哈姆雷特（8）

今天，我们将继续研究幻想功能的位置：它如何在主体——主体受到言说效果的标记——同上次试图界定的对象（a）之关系中得到象征。

你们知道，幻想的这项功能位于某种关系的层面；我们曾尝试把它写入所谓的图。



归根结底，它十分简单，因为各项可以归结为四个点；可以说，它们位于两条能指链同一条环路［$S \rightarrow I(A)$］的交叉处，而这条环路就是主体意图的环路。

这些交叉决定了我们称作如下名称的四个点：

- 右侧的编码点，即这里的 A 与 $\not S \diamond D$；
- 另外两个信息点，即 $S(\not A)$ 与 $s(A)$；这取决于能指链效果相对于意义的回溯性质。

于是，这就是我们学会填入下列意义的四个点：

- ［A 与 $s(A)$］是主体意图同具体事实——即语言存在这项事实——相遇并获得定位的场所。
- 这里，我们今天必须回到的另外两个符号［$S(\not A)$ 与 $\not S \diamond D$］，就是面对索求 D 的被划杠主体 $\not S$［$\not S \diamond D$］，以及被划杠大他者的能指 $S(\not A)$。

这两条能指链——你们知道，这一点很早以前已经得到澄清——分别表示：下方链条［G_1］是主体的具体话语链；作为具体话语，它可以说能够被意识接近。分析教给我们的，是只要它能够被意识接近，也许——而且肯定——正因为我们从幻象出发，才会断言它对意识完全透明。

几年来，我一直在你们面前坚持——

从所有能够向你们提示这种透明效果中含有幻象成分的角度出发；我借你们也许还记得的种种寓言，尝试表明一种极限情形：一幅镜中图像越过主体的一切存续而保持效力；即使一切生命遭到摧毁、主体性虚无已经实现，仍有某种机制持续运作。我试图以此向你们描绘一种可能性：某种绝对镜像性的东西能够脱离任何主体支撑而存续——

这并不是为了享受这种游戏本身，而是基于一个事实：像能指链这样结构化的装置，可以被设想为越过其支撑物的一切主体性而持续存在。

意识在话语中给予我们“这是我”的感觉；从分析视角看，它是某种东西——

这个视角不断使我们亲手触及主体系统性的误认——

而我们的经验恰恰教我们把它参照到一种关系。意识首先在一个相似者的形象中得到经历和感受；因此，它更像是用意识的外观覆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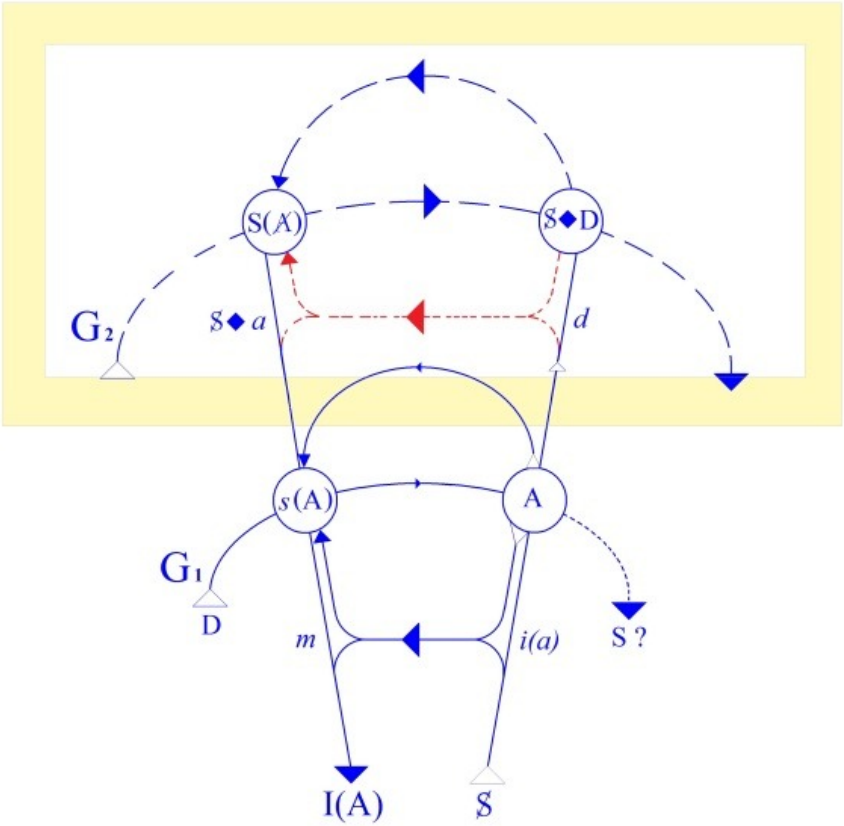
- 主体同原初而朴素的能指链、同无邪的索求以及具体话语之关系所包含的东西；具体话语口口相传地延续，组织着历史本身中的话语；

- 在同这套共同且普遍的具体话语——它包罗人类群体一切实在的社会活动——距离或近或远之处实际发生的事情中，从一项阐明弹向另一项阐明的东西。

另一条能指链［G_2］由分析经验正面给予我们，作为意识无法接近的链。你们很清楚，既然我们已经怀疑第一条链同意识的这项参照，那么更不用说，单凭“意识无法接近”这个特征，也会使我们追问这种不可接近究竟意味着什么。

因此，我们必须考察——我还会回到这里——并准确说明自己的意思。我们是否应当认为，这条作为意识无法接近之物的链，也是像能

指链那样构成的？我很快会回到这个问题；眼下先按照它向我们呈现的样子把它放在这里。



这里，呈现这条链［G_2］的虚线意味着主体没有把它阐明为话语。主体实际阐明的是另一种东西。他在能指链层面的阐明，位于意图环路［$S \rightarrow I(A)$］层面。由于主体在意义的异化中、在言说游戏中把自己定位为行动者，他把自己阐明为什么？十分确切地说，是谜，是问题。

在人类主体发展的具体经验中，儿童阐明的某个时刻向我们提供了这一点。最初索求连同它已包含的全部后果出现以后，儿童会尝试确认眼前之物，在意义所开创的秩序中确认事情。于是，他会说“什么？”，也会说“为什么？”

这明确参照话语：它表现为最初索求意图的延续，把索求带到话语作为话语的第二层意图。话语开始询问自身，相对于自身、相对于事物在话语中的位置询问事物；它不再是感叹、呼喊或需要的哭声，而已经是命名。

这表现了主体的第二层意图。我让这项第二层意图从 A 场所出发，是因为主体完全处于意义的异化、言说阐明本身的异化之中；我上次称作带问号的主体问题 $S?$，正是在那里、在这个层面得到提出。

我并不是沉迷于歧义游戏；但它确实同我们推进的层面、同此刻阐明的位置一致。

在这项询问中——在由言说建立的场所、在话语内部的询问中——主体必须尝试把自己定位为言说主体，并再次追问：

- 是吗？〔Est-ce?〕
- 什么？
- 为什么？
- 是谁在说话？
- 话语在哪里说？

能指链层面得到阐明的东西，无法在这个 $S(?)$——也就是主体一旦在言说中建立便构成他的这个问题——的层面得到阐明；无意识事实正在于此。

我只想在这里提醒——

有些人也许会担心这项建构过于任意：我把无意识链相对于主体询问的关系，等同于索求的最初话语同从需要中涌现之意图的关系——

请记住：如果能指、如果无意识有所指，这项意义便具有能指链本身之功能的全部特征。

我很清楚，作出这番简短提醒时，必须为大多数听众提到他们早已听我讲过的能指链。我在别处发表的故事——白圆盘与黑圆盘的寓言——曾说明这条链；其中有三个项，它展示了主体间关系中的结构性东西。[注1]

> [注1]　雅克・拉康：《逻辑时间与对预期确定性的断言》，载《文集》，巴黎，瑟伊出版社，1966年，第197页。

在这个故事中，一个区分性符号使主体能够相对于一对白色或黑色圆盘，辨认并区分自己同其他主体的关系。不记得故事的人，只需参阅我就主体借一系列摆动定位自身所写的那篇文章。

相对于什么定位？相对于对小他者的探寻；这项探寻取决于其他人从主体身上看见什么，也取决于使他们作出结论性决定的东西。主体借此断定自己确实是白色或黑色，并准备宣告寓言被构造出来要他宣告的结论。

你们难道没有在这里准确认出自己熟悉的驱力结构吗？也就是相对认同的事实，以及否认、拒绝阐明和防御的可能性；它们同驱力的关系，就像同一事物的反面同正面一样一致。最终，某种东西成为主体在特定条件和情境中的标记与选择；事实上，他总是选择同一种重复能力。我们会根据不同主体，把它称作受虐倾向、失败倾向、遭压抑之物的回返，或原始链的根本召回。

这一切都是同一件事：一种制裁类型在主体身上的重复，而它的形式远远越过内容特征。从根本上说，无意识总是作为无限重复的阐明向我们呈现；因此，我们有理由在图式中用这条虚线定位它。为什么把它画成虚线？

我们已经说过：

- 因为主体无法接近它；更确切地说：
- 因为主体无法在那里命名自己，无法把自己定位为这项制裁的支撑；
- 因为他无法在那里指称自己；
- 因为他最终将承受某种标记与烙印，而这项东西对他来说不只含混，严格说来更一直无法接近，直到分析经验所给出的那个终点。

主体的任何“我”都无法在这个层面得到阐明；经验却作为“它从外部到来”呈现。它能够到来已经意义重大；主体可以把它读成“本我说话〔Ça parle〕”。

这里存在一段距离；尽管弗洛伊德的命令向我们指出目标，却并不保证主体能够以任何方式抵达终点。那么，在我们这里称作编码点的层面——我们用 $\not S$ 同索求 D 的对峙，即 $\not S \diamond D$ 来象征它——它具有怎样的效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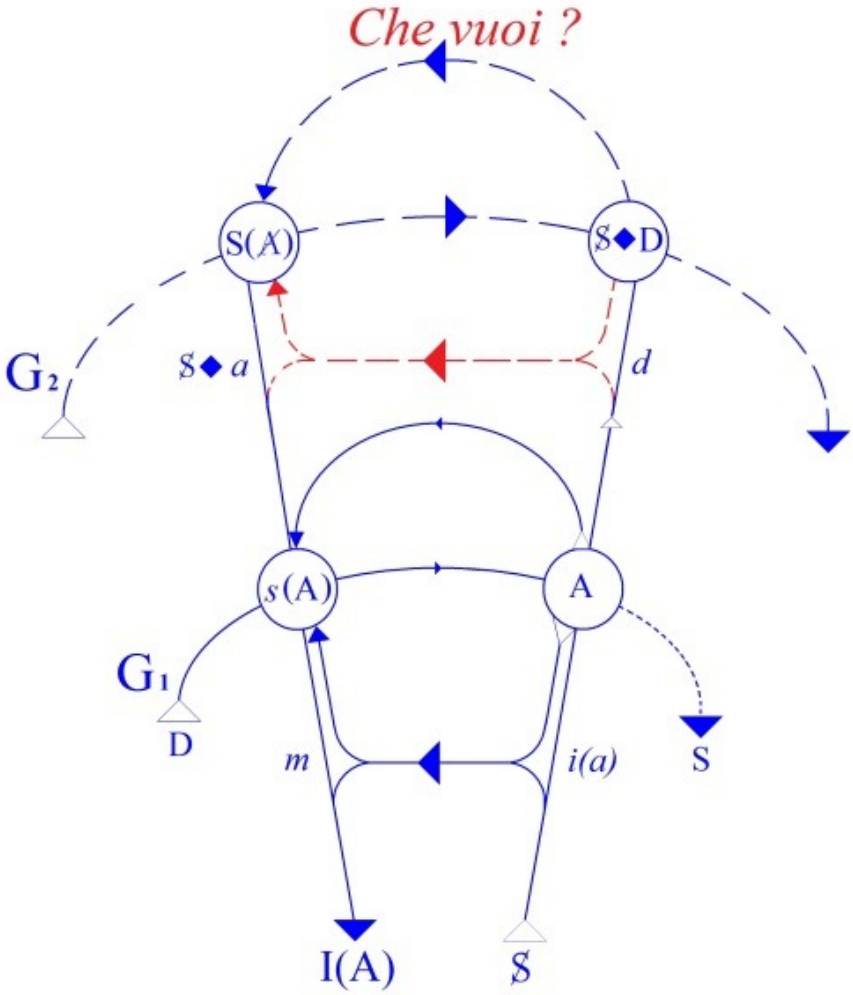
恰恰是这一点：除了我们所谓的编码点以外别无其他；而且只有当分析开始解读上方链条的连贯性时，这个点才会被带动。主体 $\not S$ 作为无意识主体——

也就是在具体话语以外构成的主体；主体观看、阅读和听见——我说的是回溯性地——因此我们可以把他设想为无意识阐明的支撑——

遇见什么？在主体询问自身的言说链中，他遇见索求。索求在这个层面扮演什么角色？

在这个层面——这就是 $\not S$ 与 D 之间的 $\diamond$ 符号［$\not S \diamond D$］的含义——索求受到自身严格象征性形式的影响。索求越过它为满足需要所要求的东西，把自己设定为爱的索求或临场的索求；我们已经说过，索求借此把它所指向的大他者建立为能够临场或缺席的人。正因为索求履行这项隐喻功能，正因为索求——无论属于口腔还是肛门——成为同大他者之关系的象征，它才在这里履行编码功能，使主体被构成为处于我们语言中所谓口腔或肛门阶段的人。

不过，这也可以称作信息的对应；也就是说，借助这套编码，主体能够向彼岸最先抓住能指链的那个问题作出什么回应，又能收到什么作为信息。



它在这里同样以虚线呈现，并来自大他者：这就是“Che vuoi?”“你要什么？”的问题。主体越过大他者，以 $S(\mathbb{A})$ 的形式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回答则在图式中由作为 $s(A)$ 的大他者意指来象征。我们在这个层面赋

予大他者的这项意指一种最一般的意义；具体主体的历险与主体性历史都将流入其中。

最一般的形式如下：

- 大他者中一无所有；
- 在能指阐明的这个层面，没有任何意指能够自足；
- 意指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担保真理；
- 除了大他者的善意以外，没有其他真理担保；而善意始终以问题形式向主体呈现。

这是否意味着，主体在问题末端仍全然信赖言说王国为他唤起的东西？我们恰恰在这里抵达幻想。

上次，我已经向你们表明，幻想作为我们抵达意识岸边时遭遇的具体阻挡点，如何为主体扮演想象性支撑的角色；恰恰就在这个点上，主体找不到任何能把自己阐明为其无意识话语之主体的东西。我们今天回到这里，必须更加仔细地询问这个现象究竟是什么。

我提醒你们上次关于对象的说法：对象仿佛在这里扮演同下层镜像小他者的形象 $i(a)$相对于自我所扮演的相同幻景角色。

因此，面对主体为了抵达无意识链层面而将定位自身的那个点，我在这里安置幻想本身：$\$ \diamond a$。幻想中的这种对象关系把我们引向什么？引向一种切口现象学，引向能够在想象性层面支撑这项切口关系的对象；主体在这个层面必须借这项关系支撑自己。

我们已经在三个对象层面看见，对象如何作为这项切口关系的想象性支撑：

- 前生殖器对象；
- 阉割性残割；
- 以及幻听之声本身。更准确地说，它与其是一道获得化身的声音，不如说是中断的话语，是从内心独白中切离、在内心独白文本中遭到切断的声音。

今天，让我们回到这里所表达的意义，看看是否还有更多东西可说。因为相对于我上次已经引入的某种东西——即从实在视角、认识视角来看——这里究竟涉及什么？

我们在这里处于什么层面？毕竟，我们被引到一个 $S?$ 的层面。这个 $S?$ 只是一种能够被任何意义填满的歧义吗？还是我们应当停留在它作为动词“存在”变位形式的语言归属上？[注2]

> [注2] 拉康在 $S?$、法语 Est-ce?（是吗？）与德语 Es（本我 / 它）之间制造双关。

上次已经给出了一些回答。问题确实在于：当主体不只相对于话语、也相对于某些现实来参照自身时，我们在主体问题上处于哪个层面。

我要说：如果某种可以被我们连贯地称作现实的东西呈现并得到阐明——

我指我们在分析话语中援引的现实——

我会把它的场域放在图式中具体话语下方的场域。具体话语包罗并闭合它，是一种知识储备；我们可以把这项知识扩展到一切能够为人说话之物的范围。我的意思不是说，主体每一刻都必须辨认出自己已经在现实和历史中纳入话语的东西；但例如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呈现为异化的一切，都可以在这里得到连贯的把握和阐明。

我还会进一步说：不要忘记切口——

第一类幻想对象、即前生殖器对象已经向我们指出这一点——

我暗指哪些能够在这里支撑幻想的对象？无非是一些实在对象；它们同主体的生命驱力具有紧密关系，并且同主体分离。

十分明显的是，实在并非紧密连续体；实在当然由切口构成，其切口不亚于、甚至远远超过语言切口。很早以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注3]——便向我们谈论过好哲学家。在我看来，这同样意味着：

> [注3] 实际上说这话的是苏格拉底，见柏拉图《斐德若》265e。

- “普遍地拥有知识的人，可以同好厨师相比：他知道怎样把刀落在关节恰当的切分点上，知道怎样穿入而不伤害它们。”

因此，实在的切口同语言的切口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满足了哲学传统一贯安置自身的地方：仿佛只需用一套切分系统覆盖另一套切分系统。

我说弗洛伊德问题适时到来，是因为科学如今已经走完的道路使我们能够表述：科学历险中存在某种东西，远远越过这种认同，越过用任意话语的切口去覆盖自然切口。

科学努力的根本内容，是清空科学阐明中的一切神话植入。我们很快会看到，这项努力把我们带到今天这个点；无须渲染更多戏剧性，我认为“物质的解体”已经足以描述它。

这会使我们想到，不能只把这场历险视为纯粹而简单的认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自己置于实在层面——

或者你们愿意的话，暂且把它称作我在这里以全部必要反讽称作的东西——尽管我绝无意愿这样命名它——“宏大整体”——

从这个视角看，科学及其历险并不是实在向自身反射自己的切口，而是创造某种新东西的要素；这项新事物正在不断增殖。作为人，我们当然无法否认自己在这里所起的中介功能与施动者功能；而这种增殖也迫使我们追问，其显现的后果是否已经多少越过了我们。总而言之：人在这场游戏中由自己付出代价。

我们也许无须在这里继续深入。我故意把这番话说得简短而克制，但我想其中戏剧性而切合当下的重音不会逃过你们。我要表达的是：科学历险所提出的问题，不同于此前一切阐述，甚至不同于科学的这种极端后果，也不同于铭写在整个历史中的所有人类戏剧性后果。

在这里的情形中，个别主体同一类切口处在关系中；这项切口由一个事实构成：相对于某套意识话语，主体并不在那里，并不知道自己是什么。

问题正在这里：主体的实在如何进入切口；主体在切口层面的来临，如何关联于某种不得不被称作实在、却没有得到任何东西象征的东西。

你们也许会觉得下列指称过于夸张——

在我们方才称作这种存在之纯粹显现的层面——

我们把主体同这里可以称作“其主体之纯粹存在”的关系之特选点，指认为幻想欲望借以取得指称主体之功能的那个点。
[$S(A) \rightarrow \$ \diamond a \rightarrow I(A)$]

正因如此，我曾在另一个时刻把幻想所履行的这项功能界定为存在的转喻，并在这个层面把欲望本身同它认同。

要清楚理解：在这个层面，我们能否把以这种方式得到标示的东西称作人，问题依然完全开放。因为除了已经被象征为人的东西以外，我们还能把什么称作“人”？而且，每次谈到人时，这个词都已装载了所有可以说属于历史的承认。

在这个层面，“人文主义”一词通常什么也没有指称。但主体之中当然存在某种实在之物；这种实在既必要也充分，足以在经验本身中保证我们常常并不恰当地称作深度或彼岸的维度。正因为如此，存在无法同它所承担的任何角色——借用今天通行的词——认同。因此，可以说，这种存在的尊严在一项关系中得到界定；它绝不只是主体被“切开”——如果我可以这样说，并让这个词携带尤其属于阉割的全部背景与参照。

如果你们能够从其他经验出发，在这里放入的不是“有罪者〔coupable〕”——请允许我玩这个双关——而是“切口〔coupure〕”本身，也就是最终向我们呈现为象征界本身最后一项结构特征的东西；那么我只想顺带指出：我们在这里发现的，正是我已经教你们去寻找

弗洛伊德所谓死亡本能的方向，也是这项死亡本能能够同存在汇合之处。

这个点上也许会出现一些困难，我想尝试为它们填入内容。最新一期《精神分析季刊》有一篇相当有趣——但也没有过分有趣——的论文，作者是库尔特·艾斯勒，题为《艺术作品解释中细节的连接》（《精神分析季刊》，1959年第28卷）。

我将尝试参照一部艺术作品乃至一般艺术作品，来说明这里涉及的东西。库尔特·艾斯勒用一项评论开始论述，最后也以它作结；必须说，依你把它视为混乱还是仅仅没有解释，可以用不同方式限定它。下面大致就是他的阐明。他认为，谈到一位作品在奥地利圈子以外完全不为人知的作者时，“细节”一词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这是一位演员兼作者——

我之所以参照他，是因为很快就会回到《哈姆雷特》——

这位演员兼作者是一位不为人知的小莎士比亚。

这位莎士比亚生活在上个世纪的维也纳。艾斯勒围绕他写了一篇漂亮的小故事，完全是所谓应用精神分析的典型。

也就是说，他再次从这个人物的一生中找出若干悖谬的信号要素，用来引入永远不会得到解决的问题：费迪南德·赖蒙德先生在写成某部杰作五年前，是否尤其受到某人之死的影响？对方是他的某种典范，而这项典范又被承担得如此彻底，以至于父亲认同、母亲认同、性认同，乃至你们想要的一切认同问题都被提了出来！

这个问题本身让我们相当无动于衷。它是这类无偿研究的例子，总以保持说服价值的重复价值不断更新。但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艾斯勒想在自己大致所谓的 relevant〔相关〕细节功能中建立一项区分；我们可以把它称作不合拍、切中要害的细节。

事实上，赖蒙德先生一部写得相当不错的剧作中，有个东西仿佛汤里突然冒出的头发，完全没有任何情节要求它出现；库尔特·艾斯勒的耳朵因此竖了起来。他顺藤摸瓜，最终找到若干具有明显兴趣的生平事实。

因此，这里涉及 irrelevant〔不相关〕细节的引导价值。艾斯勒由此在临床中发生的事情同所谓应用精神分析、即通常对艺术作品进行的分析之间作出一种对立。

他两次重复某个说法——

如果有时间，我必须把原文读给你们，才能让你们感受到它相当晦涩的性质——

他大意说：症状与这个不合适的细节扮演着几乎相同的角色；差别只在于，分析从一个给定症状出发，而症状对主体而言根本上是 irrelevant〔无关〕要素；我们通过解释不断推进，直到解决症状。

另一种情况下，细节把我们引入问题。也就是说，在一篇文本中——

他甚至还没有走到明确表述“文本”这个概念的地步——

我们把握到某个原先并非作品特别要求、却显得不协调的东西，于是被引向某种最终可以把我们带到作者人格的东西。

如果仔细考察，这里并不完全是一种对比关系；你们只要略加思考，就会看到——

即使存在对比，也同样显然存在平行——

总体而言，这项评论显然应当把他引向一个结论：象征界中的不协调——

此处至少是在书面作品中，属于象征界本身的不协调——

履行着一种功能性角色，完全可以同实在症状认同——至少从推进的角度看如此，如果这种推进被视为关于主体的认识推进。

无论如何，这项并置确实十分有趣。只是，此刻我们会面对一个问题：在艺术作品中，难道只有排字错误才会对我们产生意义吗？

而且为什么？因为显然，艺术作品中所谓的排字错误——

你们很清楚，我指的是某种以不连续形式向我们呈现的东西——

可以把我们引向某些有用认识，成为一种线索；借它，我们会在重大照明中发现作者过去生活中某件事故的无意识效力——

这也正是这篇论文中实际发生的事情——

但这件事是否至少会把我们引向下面这个结论：艺术作品的维度从此必须得到照亮？

事实上，单凭这项事实，我们便可以提出——

随后我们将远远越过它——

从今以后，对我们来说，艺术作品绝不能再被断言为对现实的转置或升华——你们愿意怎么称呼都可以：

- 它不涉及尽可能广泛地进行模仿的东西；
- 也不涉及在 μίμησις〔mimēsis，摹仿〕秩序中尽可能广泛地进行游戏的东西。

这同样适用于一般情形：艺术作品总会进行深刻重塑。这并不会质疑那个我认为对我们而言早已过时的观点；但我并不打算把你们的注意力引向这里。眼下，我们对艺术作品的讨论将限于一种作品类型：书面艺术作品。

艺术作品远不是某种以任何方式转化——

无论你们把这种转化说得多么广泛——

现实的东西；它把切口来临这项事实引入自身结构，因为主体的实在那里显现：主体越过自己说出的东西，是无意识主体。

主体同切口来临的这项关系对他有所禁止，因为这恰恰就是他的无意识；但主体并非无法作为拥有幻想经验的人同它发生关系。也就是说，他受到所谓欲望关系的驱动；并且——

只凭这项经验的参照，而且因为它同作品紧密交织——

某种东西成为可能，使作品能够表达这个维度：主体的实在。我们方才把它称作存在越过一切可能的主体性实现而来临。

一部艺术作品——无论成功还是失败——的力量与形式，就在于它牵涉这个维度。如果可以借图式拓扑让你们感受到它，我会把它称作横向维度：它不平行于人的象征化在实在中创造、被称作现实的场域，而是横向穿过它。因为人同切口最内在的关系越过一切自然切口；他的存在本身拥有这项根本切口：他在那里，并且必须在切口来临这个事实本身中定位自己。艺术作品涉及的正是这一点。

我们最近处理、而且在这方面问题最突出的作品尤其如此，即《哈姆雷特》。《哈姆雷特》中也存在各种各样 irrelevant〔不相关〕的东西。我甚至会说，我们正是借它们推进，只是方式完全令人费解。

我们每时每刻都只能追问：这种 irrelevance〔不相关性〕意味着什么？

有一件事很清楚：我们永远不能排除莎士比亚有意如此。库尔特·艾斯勒能够在费迪南德·赖蒙德的作品中——无论是否正确，这不重要——发现突然提到一段此前无人谈过的五年时间十分奇怪——

正是这个 irrelevant〔不相关〕细节把他引上一条特定研究道路——

但显然，我们处理《哈姆雷特》中发生的事情时完全没有采用同一种方法；因为至少可以肯定，这套由“不相关性”织成的肌理，绝不可能由我们纯粹而简单地归结为莎士比亚在这里听任自己的天才引导。

我们感觉他本人参与其中。即便他除了显现自己最深处的无意识以外没有其他参与，这些“不相关性”的构造也向我们表明：他抵达的地

方，根本上正展开于我们方才区分的重大断言中。也就是说，主体在最深层作为说话主体的这种关系，正因为它使主体同切口本身的关系来到光明中。

《哈姆雷特》的构造向我们展示的正是这一点，因为我们看见，剧中发生的一切从根本上都取决于主体同真理的一种关系。

不同于我们今年探索所始于的“死去父亲之梦”——死去的父亲显现在悲痛欲绝的儿子面前——这里的父亲知道自己已经死去，并把这件事告知儿子。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之情节和阐明同萨克索·格拉玛提库斯故事中的《哈姆雷特》有一项区别：恰恰是只有他们两人知道。在萨克索的故事中，谋杀公开发生；哈姆雷特装疯是为了掩饰意图，人人都知道罪行已经发生。而在这里，只有他们两人知道，其中一个还是幽灵。幽灵是什么？无非是只有艺术作品才能酝酿出来的这项悖论之表象；莎士比亚将在这里使它对我们变得完全可信。

其他人已经展示过幽灵来到前景所履行的功能。

幽灵的功能从《哈姆雷特》开篇便强行确立。那么，这个幽灵说了什么？他说出十分奇怪的话。我很惊讶，没有任何人哪怕尝试处理——我不是说对幽灵作精神分析——或至少针对幽灵所说之话提出疑问。无论如何，他说的东西毫无疑问。

他说：背叛是绝对的。没有什么比我同这个女人的忠贞关系更伟大、更完满；也没有什么比我所遭受的背叛更加彻底。

因此，一切把自己设定和断言为善意、忠诚与誓愿的东西，对哈姆雷特而言，不只被设定为可以撤销，更逐字地遭到撤销。这项绝对取消

发生在能指链层面，完全不同于缺少某种担保之物。这里得到担保的是非真理；可以说，这是谎言的一种启示——值得继续追踪。它体现了哈姆雷特的精神，体现他听到父亲启示后陷入的那种惊愕。莎士比亚的文本以极其醒目的方式翻译了这件事：别人问他得知什么时，他不愿说出——理由当然充分！

但他用一种十分特殊的方式表达它。用法语可以说：

- “整个丹麦王国里，没有一个混账恶棍不是卑鄙无耻的家伙。〔There’s never a villain dwelling in all Denmark... But he’s an arrant knave.〕”（第一幕第五场，第124行）

也就是说，他以同义反复的方式表达自己。

不过，让我们把这些放在一旁；它们只是细节与轶事，问题另在别处。问题是：我们在哪里受到欺骗？人们普遍认为，死者不会撒谎。为什么？

也许出于同一个理由，我们的整个科学至今仍保留着这项公设。爱因斯坦曾明确强调——

在哲学秩序中，他偶尔也会说些并非如此肤浅的话——

他说：“善良的老上帝当然机巧，但他是诚实的。”

一个父亲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自己由于极其卑劣的罪行而正遭受地狱火焰的一切折磨；我们还能对他说同样的话吗？

这里终究存在某种不能不使我们警觉的东西，存在某种不协调——

- 如果我们沿《哈姆雷特》追踪这种永恒诅咒的效果，追踪真理被永远判定为逃避他的效果；

- 如果我们设想哈姆雷特从此被禁闭在父亲的断言中；

那么，我们自己难道不能在某种程度上追问：至少从功能上说，相对于整场戏剧的生成与展开，这番话语意味着什么？

这里可以说出许多事情，包括哈姆雷特的父亲所说的下面这句话——法译为：

- “即使淫邪披着天堂的形状前来诱惑，美德也绝不会动摇。同样，纵欲与恶德即使躺在光耀天使的床上，也很快会厌弃这张天国卧榻，奔向秽物。”[注4]

> [注4] 英文原文：“But virtue, as it never will be moved, / Though lewdness court it in a shape of heaven, / So lust, though to a radiant angel linked, / Will sate itself in a celestial bed / And prey on garbage.”（第一幕第五场，第53—57行）勒图尔纳译意：“美德绝不会在纵欲披着天国形状前来诱惑时屈服；同样，纵欲即使同一位美貌耀眼的天使结合，也会玷污天国卧榻，以耻辱为食。”

况且，这是一处糟糕的翻译；应当说：“同样，恶德即使同一位光耀天使结合。”

这里说的是哪一位“光耀天使”？如果是一位“光耀天使”把恶德引入这段堕落的爱之关系，而全部罪责却由另一方承担，那么——在这里比任何地方都更应追问——那位前来永远见证自己遭受冒犯的人，难道完

全没有参与其中？当然，这是一把永远无法转动的钥匙，是一个永远不能揭开的秘密。

但这里是否有某种东西让我们循迹找到应当用来理解它的词？没错，这里同其他地方一样，答案就是幻想。

这个谜永远无法解决；即使我们有理由把莎士比亚同时代人的头脑设想得再原始，这个选择仍何其奇怪：一小瓶毒药被倒入身为父亲的幽灵耳中，也就是老哈姆雷特的耳中。不要忘记，因为父子两人都名叫哈姆雷特。

分析家很少冒险处理这件事。确实有人指出，也许应当从中辨认某个象征要素。

不过，至少有某种东西可以依据我们的方法，从它形成的块、造成的洞以及构成的未被穿透之谜来定位。无须再强调这项启示乃至其后果的悖论——我已经这样做过。关键在于，我们拥有的不只是一种同情节极其贴合的幻想结构：如果剧中确有人经由耳朵中毒，那个人就是哈姆雷特；而在这里发挥毒药功能的，正是父亲的话语。

由此，莎士比亚的意图变得稍微清楚：他首先向我们展示的，是欲望同这项启示的关系。整整两个月，哈姆雷特都在这项启示的打击下生活。他将怎样逐渐重新取得肢体的使用？恰恰通过一部艺术作品。演员及时到来，使他可以让艺术作品成为“检验国王良心的试金石”，文本这样说。

可以肯定的是，他将通过这场考验重新进入行动；而这项行动必然从最初后果展开。也就是说，这个人物自从听到父亲启示后，只愿自身彻底消解：

- “啊，过于坚实的肉身，为何你不能融化、不能蒸发、不能消解！”（第一幕第二场，第129—130行）

到了戏剧末尾，我们却看见他被一种具有准确名称的陶醉攫住，即 artifex〔艺术创造者〕的陶醉。他因成功制造最糟糕的效果而欣喜若狂，无人能够约束；霍拉旭几乎不得不扯住他的衣襟，才能控制这份过度奔放。

他问霍拉旭：

- “我现在难道不能加入哪个剧团，作为演员拿一整份薪酬吗？”（第三幕第二场，第263行）

霍拉旭回答：“半份。”他知道该怎样看待此事。确实，这场事件远没有让哈姆雷特重新赢回一切；成为 artifex 并不意味着已经找到自己的角色。不过，只要知道他是 artifex，便能明白，他一旦找到第一个角色就会承担它。他将执行最终受到命令去做的事情；以后我会把相关段落的原文读给你们。

正如老鼠吞下一种毒药以后——

你们知道，老鼠从不远离这类事件，在《哈姆雷特》中尤其如此——

毒药使它产生最终致死的口渴，因为这份口渴会让那种致命毒药在它体内彻底溶开；同样，最初灌入哈姆雷特的毒也会如此展开。

另有一件事给我刚才所说的内容增添了全部重音。一位名叫……的作者对一件所有观众早该注意到的事情感到惊讶：在戏中戏以前的场面中，也就是哈姆雷特在克劳狄斯面前重演其罪行的那一幕之前，克劳狄斯竟如此无动于衷。

前面有一段哑剧式序幕。在喜剧中的王后对喜剧中的国王发表那篇关于忠诚与爱情的漫长宣言以前，人们就已经看见在果园与花园的同一背景中，把毒药倒进耳朵的动作；它几乎就发生在克劳狄斯眼前，而他却一声不吭。

有人把一生都耗在这个问题上。……先生说过一件事：幽灵在撒谎——愿上帝饶恕，我可没有这样说！而……先生写下长篇著作，解释显然有罪的克劳狄斯为何没有从表演的场景中认出自己。他搭建了各种细密而合乎逻辑的解释，声称克劳狄斯没有认出自己，是因为当时看向别处。舞台说明里并没有这项提示；而且，这个问题终究也许不值得耗费一生。

我们难道不能提出：克劳狄斯当然参与了某种事情。他自己承认，并向苍天高声宣告；那是一桩晦暗事件，不只让老哈姆雷特的婚姻平衡倾覆，还颠覆了更多东西：

- 包括他的生命本身；
- 而且，“他的罪行恶臭冲天。”（第三幕第三场，第36行）确实是真的。

一切都表明，在某个时刻，他真的在最深处受到刺痛。当哈姆雷特对他说出什么时，他跳了起来？哈姆雷特说：

- “现在要登场的是琉西阿纳斯；他会毒死国王，他是国王的侄子。”（第三幕第二场，第231行）

我们开始理解，一段时间以来，克劳狄斯已经感觉到某种东西，空气里弥漫着硫磺气味。况且，他曾问道：

- “这里面没有冒犯吧？”

- “丝毫没有。”哈姆雷特回答。

克劳狄斯此刻感到，事情稍微越界了。事实上，情况仍然完全含混。从这一刻开始，整个宫廷都觉得哈姆雷特格外令人无法忍受，因此丑闻蔓延开来；人人都站在国王一边。对宫廷而言，这恰恰是因为他们没有在那里认出克劳狄斯的罪行。

因为直到最后，没有人知道、也从未有人得知——

除了哈姆雷特和他的知己——

克劳狄斯究竟如何杀害老哈姆雷特。

因此，幻想的功能显然不同于侦探小说所谓的“作案手段”。如果我们想到——正如我认为已经向你们展示的——莎士比亚比任何人都走得更远，以至于他的作品就是“作品”本身；我们能够在其中看见一幅所有可能人际关系的地图，而名为欲望的烙印构成其触点，指称不可还

原的存在，那么这件事就会清楚得多。正是因此，我们才能奇迹般地发现这种对应关系。

难道不绝对令人惊叹吗？一个人的全部作品交叉起来处处呈现出这种对应统一性；他无疑也是沿这种摆动方向走得最远的人之一；而他本人无疑经历过一场历险，《十四行诗》描述了它，使我们能够准确交叉核对欲望的根本位置。我以后还会回来讨论。

这位令人惊异的人穿越了伊丽莎白时代英格兰的生活，绝非悄无声息；他留下大约四十部剧作，以及至少还给我们留下某些痕迹——我的意思是，一些证言。

不过，请读一本写得很好的著作；它大致汇总了截至今天关于莎士比亚的一切研究。其中有件事极其惊人：除了他肯定存在过这个事实以外，关于他、他的关系、周围的一切、爱情和友谊，我们真正什么也说不出来。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没有留下痕迹地消失。对我们分析家而言，这位作者呈现为历史上最根本、永远隐没、解消并消失的谜。

第23课 · 1959年6月3日

我将继续尝试为你们阐明：当我们在主体身上面对无意识时，什么应当调节我们的分析行动。我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为了把你们带向我希望抵达的表述，我也并不允许自己采取一切手段。

有时，我之所以绕行，是因为感到必须让你们切身感受到这里涉及的步骤。但我未必总能成功地让你们不失去道路的方向。尽管如此，我仍请你们跟随我、信任我。

为了从上次停下的地方重新出发，我将更简单地阐明自己曾经——

当然并非毫无谨慎，也并非没有努力避免歧义——

通过把“存在”这个项置于前景而表述的东西。

为了像敲锤子一样推进，我要求把一些如此庞大的术语恢复并重新整合进我们的日常概念；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只敢带着一种敬畏的颤抖触碰它们。即使这项公式对你们而言似乎颇为冒险，我仍这样要求。

我指存在与一。不妨说——当然，它们的使用必须亲自证明其连贯性——我所谓的“存在”，也就是上次在它涌现的某一层面上甚至被我称作“纯粹存在”的东西，对应于我们用来定位自己的术语，尤其是实在界与象征界。

这里的“存在”十分简单，就是：

- 我们不是唯心主义者；
- 用哲学书籍的说法，我们认为存在先于思想；而为了在分析工作中定位自己，我们恰恰少不了这一点。

很遗憾，我不得不为你们搅动哲学的天空；但必须说，我只是受迫才这样做，毕竟也只是因为找不到更好的操作方式。因此，我们会说：存在严格来说就是实在，因为它在象征层面显现；但要清楚，关键正是象征层面。

至少对我们而言，无须在别处考察这件看似十分简单的事情。当我们说“它是这个”时，会增添某种东西；这句话瞄准实在，而且只在实在于象征界中得到肯定、拒绝或否认的意义上如此。请务必理解，这个“存在”不在其他任何地方，而只在间隔与切口中，在严格说来它成为最缺少意指性的能指之处——也就是切口。

切口把存在呈现在象征界中，而存在同切口是同一件事。我们谈到“纯粹存在”——

我会说得更加直截了当，因为上次我提出的一些公式似乎显得迂回，甚至令某些人感到混乱；我很乐意承认这一点——

这里所说的“纯粹存在”，就是我方才给出一般定义的同一个存在。因为在无意识之名下，象征界、一条能指链依照一条请允许我提出的公式而存续：每个主体都是一。

这里必须请你们宽容并跟随我。这只是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提出“一”时不如提出“存在”谨慎。请先相信，在向你们说话以前，我已经注意到自己现在要提出的“一”并非单义概念；哲学词典会告诉你们，这个词不止一种用法。也就是说，作为总体的“一”，并非在所有用法中都同作为数的 1 混为一谈；后者预设数列的延续与从中显现的秩序。

事实上，从一切表象来看，这个作为数的“一”似乎晚于数本身的建立。若要作出正确推导……至少经验路径对此毫无疑问：英国心理学试图说明数如何从经验上进入我们的经验；我在这里参照这类最“贴地”的论证，并非毫无原因。

我已经提醒过你们，如果不从人会计数并把自己计算在内这个事实出发，就不可能结构化人的经验——我指最常见的情感经验。我会简短地说，因为要继续前进，我必须假定你们经过一段思考，已经掌握我以前说过的东西：欲望同人必须在能指中阐明自身时发生的事情紧密相连。

作为存在，他显现在间隔中。也许稍后我们会尝试阐明一个概念；我将故意以比刚才引入的“一”更加含混的方式来阐明它，因为我认为，人们还没有尝试在它的歧义本身中准确阐明它。这个概念就是“非一〔pas　Un〕”。今天，我们将重新处理并考察作为“非一”而显现于此的 $\not{S}$。

不过，让我们回到经验层面，也就是欲望层面。如果欲望为主体在无法指称自己而不消隐之点充当标记，那么我们会说，在欲望层面，主体“把自己计算在内”。

“他把自己计算在内〔il se compte〕”——

我要先让你们注意语言中的歧义游戏，也就是我们总容易忘记自己在经验中面对什么。这里是我们患者的经验；我们竟敢承担他们，所以我也把问题带回你们自己。

在欲望中，我们一边计算自己，一边以现款〔comptant〕结算。

主体正是在这里"算数 / 以现款结算〔comptant〕"；不是在计算〔comput〕中，而是在据说他必须面对最终把他构成为他自己之物的地方。现在确实该提醒分析家：在我们面对的问题中，没有什么比欲望更能构成主体临场的最终项。

从这里开始，现款经过重塑，进入各种交易，在不同的信用等价物中蒸发；这当然构成一整套问题。但总有一个必须支付现款的时刻。人们前来找我们，通常正是因为这里出了问题：无论涉及性欲望，还是最完整也最简单意义上的行动，到了支付现款的时刻便无法运作。

对象问题在这里出现。显然，如果对象很简单，主体不仅不会难以用现款面对自己的感情，而且——如果允许我玩这个双关——他会更常对对象感到满意〔content〕，而不是只能对它知足〔s'en contente〕；两者完全不同！

这显然同一项事实有关——

我们也应提醒自己，因为它是经验的原则——

在欲望层面，能够满足欲望的对象至少不容易接近；甚至可以说，出于我们现在将尝试深入探究的结构原因，它并不容易遇见。我们似乎

推进得不快，但那是因为问题很难，尽管我再次强调，它就是我们的日常经验。

如果欲望对象是最成熟、最成人的对象——

我们偶尔会在那种名为颂扬“生殖器欲望”的流涎陶醉中这样说——

那么，我们就不会不断发现其中规律性地引入一项分裂；也不会在向这个十分顺从、多少有些成问题的主题说话时，被迫阐明构成对象的两个层面：

- 对象作为爱之对象、所谓温情对象，或者我们把自己的唯一性赠予的小他者；
- 同一个小他者又被视为欲望的工具。

显然，小他者的爱会解决一切；但单凭这项评论就能看出，我们也许恰恰越出了这幅图样的边界。因为归根结底，实现这件事所依赖的不是我们的意向，而是小他者的温情：他必须付出一定程度的自我偏心作为代价，才能最准确地满足在欲望层面被我们推为对象的东西。

最终看来，我们不过以多少经过掩饰的方式重现宗教经验引入的古老区分。

也就是具体或激情意义上——人们也说“肉欲”意义上——的爱情温情，同仁爱之爱之间的区分。如果事情真是如此，为什么不把患者转介给牧师？他们讲道肯定比我们高明。

而且，我们并非没有收到警告：这种语言很难被容忍。有时，患者比我们更早预见我们的语言会滑向哪里，并告诉我们：

- “如果我们只是要向他们宣讲这些美丽的道德原则，他们完全可以去别处寻找；但奇怪的是，这些东西早已让他们烦得够呛，所以不想再听一遍。”

我在这里作了一个十分轻易的讽刺，但它并不只是讽刺。

我还会更进一步说：归根结底，只有宗教教义中存在欲望理论的雏形；而我所谓欲望理论，是指我们可以在其中辨认——直截了当地说——我现在打算用来为你们阐明欲望的那些数字。宗教阐述中，欲望本身得到处理，并非偶然——

它当然处于受到保护的角落，入口有所保留，不会向普通人和一般信众敞开；这些角落被称作神秘主义——

欲望确实在那里得到铭写。

欲望的满足本身同整套神圣组织相连；对所谓普通人来说，这套组织以奥秘形式呈现——对其他人来说大概也一样，我无须逐一命名。我们必须看见，对信徒而言，“道成肉身”或“救赎”这类足够震动人的术语，能够表现出怎样的感性阶梯。

我还会再向前一步：最深的一项教义名为“三位一体”。如果我们发现，所谓正常欲望若未经某种引入特定主体三元组的经验，就不可能正确进入，也不可能抵达平衡，那么若以为它同我们始终面对的数字 3 毫无关系，便大错特错。

既然事情以极其简单的形式摆在那里，为什么不直说？就我而言，我并不排斥这类参照；它们同我们对原始、“图腾式”或其他仪式作出的程度不一且含混的理解一样令我满意，因为我们从后者那里找到的最佳内容，并不十分不同于这些结构要素。

当然，我们试图从一种并不穷尽一切、却也不从奥秘角度出发的方式处理它；正因如此，我认为沿这条道路前进十分有益。但这样一来，我再次强调，借此机会重提某些可以说属于道德乃至社会视野的问题，并非多余。

也就是明确阐明当代经验中已经十分清楚的一点：如果所有人没有得到满足，任何个人都不可能得到满足。这一原则处于某项运动的起点；这项运动——

即便我们不像其他人那样强有力地投入其中——

仍从四面八方逼迫我们，而且肯定已逼近到足以打乱我们的许多便利。

不过，我们仍须提醒自己：这里所谓的满足也许值得追问。它是否纯粹而简单地等于需要的满足？

连我谈到的那些人——

不妨把他们放到铭写在马克思主义视角中的运动名下；
这项运动的原则无非就是我刚才表述的：“只有所有人都得到满足，每个人才会得到满足。”——

也不敢声称它只是需要的满足。因为这项运动及其革命的最终目标，恰恰是使这“所有人”抵达一种无疑遥远、并被设定为革命以后才会到来的自由。

但我们还能赋予这种自由什么内容？无非就是每个人自由支配自身欲望。因此，在这个视角中，欲望的满足仍是一个革命以后的问题；我们每天都能看到这一点！

这并不能解决任何事情。我们无法把自己面对的欲望推迟到一个革命以后的阶段。而且每个人都知道，我并不是在贬低某种生活方式，无论它位于一条特定界线——即“铁幕”——的这一边还是另一边。欲望问题始终处于权力者关切的前景；我的意思是，人们总得找到某种社会的和集体的方式去 manage〔管理〕它。在这道“幕”的这一边，事情并不比另一边更容易。问题始终在于缓和某种不适，也就是弗洛伊德所谓的文明及其不满。除欲望的不适以外，不存在其他“文明的不适”。

为了给我要说的事情钉上最后一颗钉子，我会请每个人追问——

不是作为分析家；分析家太容易把自己想成他人欲望的管理者——尽管在这里比别处稍少一些——

而是在自身存在核心追问：“实现自己的欲望”对你们每个人意味着什么？它终究确实存在！

终究确有一些事情得到完成。它们略微向右偏，又略微向左偏，歪曲、混乱，多少有些糟糕透顶；但到了某个时刻，我们仍能把一些事情归拢在这句话之下：“这件事朝着实现我的欲望的方向前进。”

不过，如果我要求你们阐明“实现自己的欲望”是什么意思，我敢打赌，你们不会轻易说清。然而，如果允许我——

我会把它同今天已经冒险提出的宗教参照交叉起来——

援引我方才参照的、如今仍在我们眼前鲜活存在的基督教所创造的那项惊人黑色幽默——它被称作“末日审判”。

我向你们提出这个问题：

- “末日审判”难道不是一个最适合我们投射某项问题的场所吗？
- 到了“末日审判”那一天，我们能够就这个主题说些什么？在唯一一次生命中，为了实现自己的欲望，我们做过的事情，会不会同另一个问题一样沉重？后者既不以任何方式反驳前者，也不以任何方式同它平衡；它只是问我们是否——

做过或没有做过所谓的“善”。

不过，让我们回到欲望公式与欲望结构。我们要考察的不再只是两年前我试图阐明的对象功能，也不只是我已经尝试向你们展示的主体功能——主体必须命名自身时在欲望的关键点上发生消隐——而是把两者相连的相关关系。对象恰恰具有指称主体无法命名自己之点的功能；我会说，端庄是它的王者形式，而它在症状中被兑换成羞耻与厌恶。

在进入这项阐明以前，请再给我一点时间，容我指出自己不得不在这里留下作为标记的东西。出于课程安排，我当时未能像希望的那样展开它；它就是喜剧。喜剧同空谈者可能相信的相反，是我们通过舞台

机制通向的最深之物，因为舞台使人能够对自己在世界中的情势作光谱式分解。喜剧位于这种端庄以外。

悲剧以“英雄之名”和英雄的完全认同告终：哈姆雷特就是哈姆雷特，他就是这个名字。而正因为他的父亲也早已名叫哈姆雷特，一切最终都在那里得到解决：哈姆雷特在自身欲望中被彻底取消。我想，关于哈姆雷特，现在已经说得够多。

但喜剧是一只极其奇特的捕欲器；因此，每当欲望陷阱开始运作，我们便身处喜剧。欲望出现在无人预料之处：可笑的父亲、伪善的信徒、落入通奸企图的道德之人，这些就是喜剧的材料。当然，还必须有一个要素：欲望不肯承认自己；它先受掩盖，继而被揭穿，遭到嘲笑，有时受到惩罚，但那只是形式。因为在真正的喜剧中，惩罚甚至擦不到欲望那乌鸦般的翅尖；欲望完全原封不动地溜走：

- 达尔杜弗在差役把手放到他肩上以后，仍然同先前一模一样。
- 阿尔诺尔夫“哎哟！”一声，[注1]也就是说，他仍然是阿尔诺尔夫；没有任何理由使他不再同另一位阿涅丝重来一次。

> [注1] 参见莫里哀《太太学堂》。

- 阿巴贡也没有被莫里哀喜剧那个多少有些拼凑的结局治愈。

喜剧中的欲望遭到揭穿，却没有被驳倒。我在这里只给你们一项提示。

现在，我想把你们引向一项将帮助我定位我们如何对待欲望的材料；在分析中，经验已经教我们看见欲望，而——

正如我们的一位伟大诗人所说，尽管他更是一位伟大的画家——

我们能够抓住欲望的尾巴[注2]，也就是在幻想中抓住它。

> [注2] 巴勃罗·毕加索：《抓住欲望的尾巴》（1945），伽利玛出版社，1995年。

因此，主体在欲望时，并不知道自己相对于无意识阐明处在何处；也就是相对于那道由他无意识地重复的符号与标点，处在何处。这个主体本身在哪里？他处在自己欲望的那个点吗？这就是我今天阐明的核心：

- 他不在自己欲望的那个点；
- 他处于幻想中的某处。

今天我要阐明的正是这一点，因为我们在解释中的全部行动都取决于它。我以前曾在这里提到一份发表于比利时某种小型简报的观察，[注3]内容涉及治疗期间出现的“临时倒错”。这件事被不恰当地贴上恐惧症某种形式的标签，尽管它十分明确；作者自己的询问也无疑指向这一点。必须说，这篇文本十分珍贵：作者是一位主持这项治疗的女分析家；她在文中提出的询问极其认真，使材料非常可用。倘若她本人得到更好的指导，完全具备看得更清楚、走得更远的一切素质。

> [注3] Ruth Lebovici：《精神分析治疗过程中的临时倒错》，载比利时精神分析家协会《活动简报》第25期，1956年，第1—17页，布鲁塞尔Froissart街118号。

这项观察显然表明，分析家以某些原则——此处是现实原则——为名，把主体欲望当作必须在他身上重新放回正确位置的那个点，任意操弄。主体——无疑并非偶然——开始幻想，自己的痊愈将同他与分析家上床同时发生。如此锋利、如此赤裸的东西来到分析经验前景，

当然绝非偶然。它是治疗总体方向以及某种作者本人已经清楚看见之关键点的后果。

关键就在必须解释一项幻想，并决定是否认同幻想中的某个要素的时刻。幸运而又精彩的是，这个要素当时不是一个披甲男人——我不会这样说——而是一副在主体身后前行的盔甲；盔甲装备着一件很容易辨认的东西：一支装着 Fly-Tox 杀虫剂的喷射器。它可以说是阳具装置作为毁灭者最滑稽也最鲜明的表象。

作者事后对此极为窘迫。许多事情确实都取决于这里；她也预感到，后来“人为倒错”的整个引爆过程，都系在这一点上。

一切都取决于这项内容被用现实术语解释，被当作阳具母亲的实在经验；而没有被解释为主体身上的另一件事。只要人们愿意从某种视角处理观察，后者便十分清楚：主体在这里唤起父亲必要而缺失的形象本身，因为稳定自身欲望要求这个形象。

而且，这个缺失人物随即以一套组装体形式出现，再令人满意不过：某个东西呈现主体的活生生形象——主体借盔甲上的一系列切口和铰接重新构成，因为它们是关节，而且本身是纯粹关节。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十分具体地重新构想本来需要的介入类型。也许，所谓“痊愈”原本能够以小得多的代价实现，不必绕道一场无疑在实在中上演的临时倒错。这项材料无可置疑地使我们亲手触到：在某种实践中，参照现实如何意味着治疗的倒退。

现在，我要准确说明自己希望你们在 $\mathcal{S}$ 与 a 的这些关系中感受到什么。

首先给你们一个只是模型的模型，即“fort-da〔走了—在这〕”。我无须另外评论它：这是主体进入象征界的一个理论上最初的时刻；这项进入存在于一对能指的交替中，并同某个小对象相连。可以是一只球，也可以是一小截绳子，或床边一段磨散的线头；只要它牢固，能够被抛开又拉回来。

这就是这里涉及的要素；其中表达的东西恰好处于 S 出现以前，即 S 相对于临场或缺席的小他者询问自身的时刻。

因此，主体在这里进入象征界。这项进入从一开始唤起温尼科特出于一种完全以最初受挫经验为轴的思想，而认为一切人类发展之可能发生所必需的术语——“过渡性对象”。“fort-da”的小球就是过渡性对象。

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能够认为这场游戏被提升到欲望功能？从它成为幻想的时刻开始。也就是说，主体不再进入游戏，而是在游戏中预先安置自己，短接这场游戏，整个被纳入幻想。我的意思是，他在自身消失中把握自己。当然，他永远不会毫不费力地把握自己；但我所谓作为欲望支撑的幻想要求主体在幻想中得到表现，而且处于这个消失时刻。

请注意，我没有在这里说出任何异乎寻常的东西。我只是阐明一个角度、一道闪光、一个琼斯曾停下的时刻：他尝试赋予阉割情结具体意义，并出于个人理解的要求没有继续前进，因为对他而言，事情正是以这种方式具有现象学可感性。

人们不惜一切代价想要理解时，终究会被理解的界限拦住！我试图让你们稍微越过它，告诉你们：停止试图理解，反而可以再向前走一点。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不是现象学家。

琼斯把“阉割情结”等同于对欲望消失的恐惧。这正是我以不同形式告诉你们的东西。主体既然害怕欲望消失，这就必定意味着某件事：他在某处欲望自己处于欲望中；请务必注意，这就是神经症者之欲望的结构。正因如此，我不会从神经症者开始，因为它很容易被你们看成简单的加倍：我欲望自己正在欲望，又欲望自己作为欲望者被欲望，等等。

事情完全不是这样；所以，重新逐字拼读倒错幻想十分有用。如果今天无法走得更远，我会选取一种最容易接近的幻想；它也同我方才在那份观察中提到的东西关系密切，即暴露者以及窥视者的幻想。你们将会看到，我们也许不该满足于通常描述这项结构的方式。

人们习惯告诉我们：“这种倒错幻想、这种窥视驱力非常简单、十分可爱。”当然，人喜欢看，也喜欢被看；用保罗·艾吕雅在某处的话说，这是“迷人的生命驱力”。总之，驱力在一种事物中自得其乐；艾吕雅的诗用“给予观看〔Donner à voir〕”这条公式漂亮地表达了它，也就是形式把自己献给小他者的显现。

总之，请注意：单是说出这一点已经绝非微不足道。事情不再显得如此简单。这意味着某种主体性——昨晚我们恰好就在这个层面讨论动物生命中可以存在怎样的隐含主体性。

如果不给“给予”一词赋予赠予的全部德性，几乎就无法设想这种“给予观看”本身；形式必须同自身的丰饶建立某种无疑天真且未觉醒的参照。动物在迷人展示、尤其性展示中投入的奢华，已经向我们提供十分具体的标示。我不会再次让三刺鱼在你们面前摆动；我想自己已经谈得足够久，所以你们能理解我现在所说的内容。

这只是说，在某种行为的曲线中，无论我们把它设想得多么出于本能，也可能包含一种小小的回返运动，同时也是言说曲线中已有的预先运动。我的意思是，自然层面上能够发现的驱力炫示之丰盛，包含某种时间投射。

我在这里只能从旁提醒昨天参加科学会议的人，并敦促那位就此发言的人注意：恰恰在这种时间预先性中，应当把动物在某些情形下无疑拥有的期待，同使我们能够把期待落空阐明为受骗的东西区分并加以调制。在有人说服我之前，我会认为这里的媒介由一项许诺构成。动物是否向自己许诺某项行为会成功——我们究竟能够说它受骗，还是只能说期待落空，整个问题就在这里。

现在，回到我们的暴露者。他是否以任何方式被写入“被展示之物”的这项辩证法，哪怕这个“被展示之物”同小他者的道路相连？

谈到暴露者同小他者的关系，我至少可以在这里提醒你们——

为了让自己容易理解，我会用一些磕磕绊绊的说法；

它们当然不是最好也不是最有文采的术语——

小他者在自己同谋性的欲望中受到眼前事件的冲击——天知道，小他者有时确实是同谋——而眼前发生的是什么？它作为一场断裂发生。

请注意，这场断裂并非任意断裂。它必须以这种方式充当欲望陷阱，这一点至关重要。它不会被我们暂且称作“大多数人”的人察觉，却会由它所指向的人察觉，恰恰因为其他人没有察觉。每个人都知道，除非加入额外的精巧设计，真正的暴露者不会在私密空间行动。为了让事情构成暴露并产生快乐，它恰恰必须发生在公共场所。

面对这项结构，我们却粗手粗脚地走来，告诉他：“我的小朋友，你之所以隔得这么远展示自己，是因为害怕接近对象。靠近点，靠近点！”我倒要问，这个玩笑是什么意思！你们以为暴露者不做爱吗？临床材料完全相反。他们有时能成为妻子的好丈夫；只是这里所涉的欲望位于别处，当然要求其他条件。我们应当停留在这些条件上。

很清楚，这种显现、这种同小他者发生的特选交流之所以满足某种欲望，是因为它把存在与实在的某种显现置于特定关系中，而实在牵涉象征框架本身。

公共场所之所以必要，也正在于必须确保身处象征框架。也就是说——

我提醒那些责怪暴露者不敢接近对象、向某种不知名恐惧退让的人——

我恰恰把最大限度的危险设为满足其欲望的条件。人们又会毫不在意矛盾地转向另一端，说他们寻找的正是这种危险。

这并非不可能。不过，在走到那么远以前，让我们先观察结构。在这里充当对象的人，也就是受到牵涉的一人、多人或那些小女孩——

顺带让善良灵魂为她们洒下一滴眼泪——

有时，“小女孩们”——尤其人数不止一个时——会在这个过程中玩得十分开心。这甚至可以成为暴露者快乐的一部分，是一种变体。因此，小他者的欲望作为根本要素在场：它受到突袭，在端庄以外受到牵涉，有时成为同谋。所有变体都可能出现。

另一边有什么？那里存在某种我已经向你们指出其结构、方才也再次充分标示的东西。你们会说，那里当然有他展示的东西。但我要告诉你们：

- 他展示的东西在这种情形中相当多变；
- 他展示的东西或多或少光彩照人；
- 但他展示的东西是一项赘余，它与其说揭示问题，不如说遮蔽问题。

不要把他展示的东西——作为其欲望勃起的见证——同欲望装置混为一谈。装置根本由我已经强调的东西构成：从未被察觉之中被察觉；我曾十分直白地称它为一条开开合合的裤子。总而言之，就是我们可以称作欲望中的裂缝的东西。

这才是关键。无论勃起被假定为多么成功，它都无法补足情境结构中的根本要素，即这道裂缝本身。主体也正是在这里指称自己。我们必须保留这一点，才能看到问题所在，以及很可能要填补的是什么。

以后我们还会回来，因为我想用窥视者的相关现象学验证这一点。我想现在可以推进得更快；但走得过快总会使我们略过真正的问题。因此，我仍以同样谨慎的方式接近它；因为窥视驱力中最为根本却遭到省略的东西，同样是从裂缝开始。

对窥视者而言，这道裂缝是绝对不可或缺的结构要素。被察觉与未被察觉的关系虽然在这里以不同方式分布，却同样鲜明。我还要进入细节。窥视性满足依靠对象，也就是小他者；关键在于，被观看之物受

到事件牵涉，这属于幻想的一部分。当然，被观看者常常完全不知道自己正被观看。

不妨把对象称作女性的，因为这项寻找朝向这个方向，似乎并非毫无原因。女性对象当然不知道自己正被观看；但窥视者满足中——也就是支撑其欲望的东西中——有一项内容：即使对象可以说天真地配合，某种东西仍在对象身上配合这种景观功能，向它敞开，并潜在参与这项冒犯私密的维度。只有当她的某些动作让人怀疑她能够以某种方式把自己献给观看时，窥视者的享乐才抵达准确而真正的层面。

我会说，受突袭的人越是在动作中显现为把自己献给“空气中不可见的访客”，就越能被色情化。我在这里唤起他们并非偶然；这些访客名叫“基督教的天使”，阿纳托尔·法朗士竟大胆地把他们卷入这场事件。请阅读《天使的反叛》，[注4]你们至少会在那里看见，欲望辩证法同一种无法把握却总能设想之眼的潜在性之间，有着十分准确的联系。

> [注4] 阿纳托尔·法朗士：《天使的反叛》，Adamant Media Corporation，2001年版。

文本还参照了卡巴尼斯伯爵一书中男人同风精、水精举行神秘婚礼的故事；在阿纳托尔·法朗士这些目标十分集中的作品里，它们绝非无缘无故出现。因此，受造物同自身处于秘密关系的这项活动、她的动作泄露出一个自己不愿承认却始终在场的见证者时，窥视者的快乐达到顶峰。

你们难道没有看到，在这两种情形中，主体把自己化约为裂缝本身的装置？这套装置占据其位置，也确实表明主体被化约到自己可怜的功

能。但这里涉及的正是主体：他在幻想中就是裂缝。这道裂缝同经验中最无法在象征上承受之物——也就是在女性性器位置回应它的形式——具有何种关系，是另一个问题；我们暂时把它留给以后。

现在，让我们重新统观整体，从《年轻的命运女神》那句著名的诗性隐喻“我看见自己观看自己”出发。[注5]显然，这场完美闭合、彻底自足的梦，不在任何欲望中实现，只有诗性处女超人的欲望例外。窥视者与暴露者正是通过取代“我看见自己观看自己”而进入情境。这个情境是什么？恰恰是小他者看不见“我看见自己……”的情境，是小他者无意识享乐的情境。

> [注5] 保罗·瓦莱里《年轻的命运女神》：“……在我柔软的束缚中，悬系于自己的血，我看见自己蜿蜒地观看自己，并从一道目光到另一道目光，把我深邃的森林镀成金色……”

小他者在这里仿佛被砍掉了第三部分：他不知道自己潜在地会被观看，也不知道眼前之物为何撼动自己；也就是说，他不知道暴露者向他呈现的异常对象代表什么。这个对象之所以会对小他者产生效果，只因它确实是其欲望对象；但小他者在那个时刻并未认出它。

于是形成双重无知的分配。作为小他者的一方没有在这个层面实现暴露者或自我观看者心中假定已实现的东西——即欲望的可能显现。反过来，暴露者或自我观看者也没有在自身欲望中实现切口功能：切口在一套隐秘自动机制中取消他，把他压进一个自己完全不认识其自发性的时刻；然而，这份自发性恰恰指称在那里被说出的东西，它处在顶点，虽在场并悬置，却仍被认识。他本人只知道这套羞耻动物般的迂回把戏，一套使自己暴露于拳脚之下的把戏。

然而，这道裂缝无论以百叶窗、望远镜还是其他屏幕的形式呈现，都是使他进入小他者欲望的东西。这道裂缝是一项更深奥秘的象征性裂缝；我们必须澄清这项奥秘，即它在无意识某个层面的所在。借此，我们能够把倒错者定位为同某种东西处于特定关系中；这个东西正是欲望本身的结构。因为他所瞄准的，是小他者的欲望本身，而这份欲望重现了他自己的结构。

对于主体在幻想中的位置问题，倒错式解决方案恰恰是：瞄准小他者的欲望，并相信在那里看见一个对象。

时间已经不早，我就停在这里。

这同样是一道切口；它只是有任意的缺点，因为我来不及向你们展示，这个解决方案相对于神经症解决方案有何原创性。

你们只需知道，把两者并置的意义正在这里：从倒错者的这个根本幻想出发，向你们展示神经症主体在其自身幻想中所扮演的功能。

幸运的是，我方才已经指出它。我告诉你们：他欲望自己正在欲望。

那么，究竟是为了什么——某种他无法欲望的东西——他竟必须如此强烈地欲望！

人人都知道，这里卷入了某种严格说来就是阳具的东西。毕竟，迄今你们已经看见，我在这套经济学中暂时保留了阳具——这个过去的好老阳具——的介入。

我曾两次向你们表明，它同父亲隐喻相连，并前来给予主体一个所指：一次是在去年重新讨论俄狄浦斯情结时，另一次是在我的精神病文章中。

不过，除非我先为你们提出构成幻想的结构要素，否则就不可能把阳具重新引入这里的辩证法。今天分别以前，我还要请你们作最后一番努力，从今以后接受这项要素的象征方式。

我的意思是，幻想中的 $\$$ 面对并对立于这个 a。你们已经清楚理解，今天我向你们展示的 a 比最初作为入门给出的三种形式复杂得多，因为在我提供的情形中，a 是大他者的欲望——

你们由此看到，一切切口形式都得到标示，

其中恰恰包括那些反映主体切口的形式——

请接受下面这个概念：我甚至愿意冒着可笑的风险，参照虚数的记号 $\sqrt{-1}$。我曾把你们留在主体消隐中的“非一”边缘。下一次，我会从这个“非一”、甚至“仿佛不是一”重新开始，因为正是它为我们打开通向主体唯一性的入口。我要求你们这样标记它，恰恰是为了不让你们从中看见否定最一般、因而也最混乱的形式。

否定之所以如此难以谈论，是因为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不过，今年开篇时，我已经向你们指出拒斥与不一致之间差异的开口。眼下，我以闭合、封闭的象征形式——而且正因如此具有决定性——向你们指出否定的另一种形式。它把主体置于另一种数量级中。

第24课 · 1959年6月10日

上次谈话中，我展开了幻想的结构：它是我们所谓主体欲望的支撑。只要我们能够在一个足够完整的结构中把握幻想，它此后就可以充当一种枢纽，让我们把种种结构中不得不与它联系起来的东西都归拢到这里；也就是说，主体的欲望同某种东西的关系——长久以来，我一直向你们指出，这个东西不仅是主体欲望的参照，而且从分析的视角看就是它的本质，即大他者的欲望。

今天，我会像先前预告的那样，尝试为你们定位欲望在各种所谓疾病分类学的结构——或者说经验的结构——中的位置；居于首位的是神经症结构。

上次我选取的是倒错幻想，借此让你们指出其中——

- 在作为某种主体位置的支撑和标志的幻想中，什么对应于主体的功能，什么又对应于对象的功能；
- 同样，在主体把自己规定为欲望的那个点上，作为出发点与支撑的至少是小他者的形象。

还有一种更为复杂、名叫幻想的结构；上次我颇为反常地不得不——

选取一种格外具有示范性的特殊形式，

——并非没有深刻理由——也就是暴露者与窥视者的形式——

……向你们说明：同人们太常见的说法恰恰相反，它们并非两个以某种方式彼此对等的位置，仿佛思想一经匆促便会把它表述为：一个展示，一个观看，二者相互补足。

我已经告诉过你们，这两个位置反而严格平行。在两种情况下，主体在幻想中都由我们所谓的裂缝、豁口来标示；在实在界中，这个东西既是洞，又是闪现：窥视者从百叶窗后窥探，暴露者把屏障拉开一线之时——

- 主体在行动中的位置就在这里被标示出来；
- 他无非就是人们所谈论的那一瞬对象的闪现；主体通过这道豁口在某个把他定位为敞开者的东西中体验并感知到它的开启。向什么敞开？

向一个不同于他自己的欲望敞开——他自己的欲望则被那一闪中瞥见的东西深深触及、撼动和击中：

- 那是小他者越过羞耻以后所受的震动；
- 那是小他者的敞开和潜在的等待：她感觉不到自己正被观看，却被感知为把自己呈现给观看。

这就是两种情况下这个对象位置的特征。它处在一种如此根本的结构中，因为归根到底，分析经验在它最初沿着神经症位置的成因和生成性烙印所发现的道路上，已从起点处辨认出这种结构——具体说来，就是被瞥见的场景，即所谓的原场景。

原场景也属于这种结构；也就是说，它无疑通过这项结构的一次翻转而参与其中，使得——

- 主体看见某个东西敞开，也就是突然被瞥见的那道豁口；
- 某种东西显然在其创伤价值上同大他者的欲望有关；这种欲望被隐约看见、被如此感知，却一直作为一个谜样的核心留在那里，直到后来主体才能在事后把那个体验过的时刻重新整合进一条链中。这条链未必正确，但无论如何，它会成为一整套无意识调制的生成之链，并在神经症发生时围绕这个核心组织起来。

请你们在这个幻想结构上停留片刻。我已经强调过，赋予它价值的显然是一个悬置的时刻。它的价值正在于此：这是一个停顿的时刻。

这个具有标志价值的停顿时刻，对应着一个行动时刻：主体无法以某种方式 X 建立自身——

这恰恰就是我们在这里所指的欲望，也就是我们试图在欲望功能中分离出来的东西——

……除非主体严格说来失去这个位置的意义；事情正在于此：幻想对他而言是不透明的。

我们能够标明他在幻想中的位置，他自己或许也能隐约看到；但这个位置的意义——也就是他为何在那里、他的存在为何在那里显露——主体却无法说出。

关键点就在这里：消隐〔aphanisis，ἀφάνισις〕。这个词无疑用得很贴切，对我们也颇有助益；但它不同于琼斯在解释阉割情结时赋予它的

功能，其形式是谜样的。我们在幻想中看到，消隐——至少在“消失”一词，也就是我仍称作 fading 的地方——并不是欲望的消隐；在欲望的尖端发生的是主体的消隐。主体——

- 若要处在自己的位置上，若要在无意识链中“它说话”的地方把自己表述为“我”——
- 便只能以从主体位置上消失者的身份在那里标示自己。〔$\mathcal{S}$〕

由此出发，我们会看到问题将涉及什么——

因为我们已经界定了这个极点、这个主体之存在以最高密度寓居其中的想象之点；

这些不过是为了让你们的心智攀住一个隐喻而采用的形象——

……从我们看到并界定这个主体之存在的想象之点那一刻起——

因为主体正是那个有待在无意识中被表述、被命名的东西——

……它最终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被命名，而只能由某种自身显现为切口、裂缝、幻想中的切口结构的东西加以标示。

正是围绕这个想象之点——

如果我们能够依据从它出发的东西表述其结构，那么这种做法在一切领域都是正当的——

……我们将尝试定位不同主体形式中实际发生的事情。这些形式完全不必彼此同质，也不必是处在一边的人可以从另一边理解的形式。

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再清楚不过：对一种精神病的理解会如何欺骗我们。比如说，只要能够尝试在结构中重构和表述，我们就必须提防去“理解”；而这恰恰是我们在这里试图做的事情。

那么，就从这里、从这个主体在消失时刻所处的结构出发——

我再向你们重复一次：你们可以在弗洛伊德谈到“梦的肚脐”时找到这个概念的痕迹；那是一切联想汇聚而后消失的点，在那里，它们再也无法同任何东西连接，只能连向他所谓的 unerkannt〔未被认识者〕。问题正是这个——

……相对于此，主体看见自己面前敞开什么？无非又是一道豁口；在极限处，它会造成欲望向另一个欲望无限转递。

正如我们在窥视者与暴露者的幻想中看到的那样，主体发现自己依赖于大他者的欲望，被交付给大他者欲望的摆布。这是具体的，我们在经验中可以找到它。并不是因为我们未把它表述出来，它就不常见或不容易把握。

两年前，我曾长时间向你们谈论小汉斯的神经症，所涉及的正是这一点。在成长的某一时刻，小汉斯面对的东西远远超出围绕新来的小妹妹所发生的竞争——尽管那也是一个危急时刻；它也远比他身上刚刚萌发的性成熟更为严重，后者使他能够勃起，甚至能够达到性高潮——这一点在专家那里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危机的开启，严格说来既不在“心理间”层面，也不在一种新倾向的整合层面。当时我已经把这一点强调、清楚地表述出来，甚至反复敲打

过。危机之所以开启，是因为当时情势的一次闭合使他事实上格外直接地面对母亲的欲望本身，而他在这个欲望面前无所凭借。

弗洛伊德在 1917 年的《无意识》一文中所谓的 Hilflosigkeit，就是这种无所凭借的位置；它比一切都更原初。相对于它，焦虑已经是一种组织化的开端，因为焦虑已经是一种等待——即便不知道在等什么，即便无法立即把它表述出来；无论如何，弗洛伊德告诉我们，它首先是 Erwartung〔等待、预期〕。但在此之前还有这个：Hilflosigkeit，即无助。面对什么而无助？

它只能被界定和集中为：面对大他者的欲望。主体的欲望必须在大他者的欲望面前定位自身，而后者却切实地把它吸进去，使它无所凭借；一种根本结构正是在主体欲望同大他者欲望之间的这场戏剧中构成的——不仅是神经症的根本结构，也是分析所界定的一切其他结构的根本结构。

我们从神经症开始；我们已经从倒错出发走得足够远，以便让你们隐约看到，倒错也同这里相关。

不过还是要强调：我们只是在幻想的这个瞬时环节中才把倒错引入；因为倒错中的付诸行动——而且只在倒错中——揭示了幻想。

至于神经症，我们目前必须紧贴它同我在你们面前阐明的这个结构之间的关系。在小汉斯的病例中，我瞄准的是神经症的这个富有生成力的时刻，因为这里涉及一种恐惧症，也就是神经症最简单的形式。在这里，我们能够切身把握这个解决方案的特征；我已借小汉斯的病例向你们详尽阐明过：那个对象、那个恐惧症对象开始发挥作用，因为它是一个可作一切用途的能指。

它在那里占据主体欲望与大他者欲望之间的位置，承担某种保护或防御功能。就此而言，弗洛伊德的表述毫无歧义：对恐惧症对象的恐惧是为了保护主体免受什么？——弗洛伊德写得很清楚——免受他自身欲望的迫近。

更仔细地考察，我们便会看到问题所在：这是他自身的欲望，因为面对小汉斯从大他者——在这里是母亲——那里看到的那个绝对依赖的标志，他的欲望手无寸铁。母亲会把他带到天涯海角，甚至带得更远；她会把他带得那么远、那么频繁，以至于——

- 她自己消失、隐去；
- 此刻，在他看来，她不再仅仅是那个能够回应他一切要求的人。

她还带着一个额外的谜呈现在他面前：她自己向一种欠缺敞开；此时，小汉斯开始看见这个欠缺的意义——她同阳具处在某种关系中，然而这个阳具她并没有。

小汉斯的戏剧就在母亲的存在之欠缺层面展开；他只能通过唤起恐惧症的这个能指来解决它。我曾向你们说明，这个能指具有多价功能：它是一种万能钥匙，一把可作一切用途的钥匙。此刻，它帮助小汉斯保护自己免受所有经验丰富的分析家都明确察觉到的东西：一种焦虑的涌现，它比恐惧症中那种被连接起来、被固定下来的恐惧更加可怕。

只要这个时刻是欲望的关系，是某种将在幻想结构〔$\$ \lozenge a$〕中、在 $\$$ 与 a 的对立中给予这个 $\$$ 如下东西的时刻——

- 某种减轻它所承担的部分、支撑它在场的东西；
- 某种主体可以攀附的东西——

……那么，症状终将在这个点上产生——

这是神经症最深层次上的症状，也就是说，它以最普遍的方式关涉主体的位置——

……这正是这里值得加以表述的东西。

如果你们愿意，我们按下面的顺序进行：

- 首先把它表述出来；
- 然后再来追问：如果这个幻想结构如此不可避免，某个停驻在它的丧失之点、停驻在幻想结构所标示的消失之点边缘的东西，某个在幻想漩涡入口处维持自身的东西，究竟如何可能？

因为它显然是可能的。神经症者能够进入幻想；他在满足其欲望的某些特选时刻进入幻想。但我们都知道，这不过是对幻想的一种功能性使用。另一方面，他同整个世界的关系，尤其是他同小他者、同实在的小他者的关系——我们现在来到了这里——深深带有什么印记？人们一直说：一种被压抑的驱力。我们正试图更好、更严密，也更具临床明证地阐明的，就是这种被压抑的驱力之关系。

我们只须看看这如何可能，同时指出它如何呈现。你们若愿意，就让我们以强迫症者与癔症者为例，把二者放在一起考察，因为在若干特征上，我们会看到它们相互照亮。只要幻想对象通向大他者的欲望，问题就在于不要靠近它；为此显然有多种解决办法。

我们已经看到一种同恐惧症对象被提升为禁制对象相关的解决办法。禁制什么？归根到底，是禁制一种享乐；这种享乐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在主体面前开启欲望本身的深渊。还有其他解决办法，我已经在鲁瓦约蒙报告中以两种图式化形式向你们指出。主体能够在大他者的欲望面前支撑自己的欲望；他以两种方式来支撑它：

- 把它维持为未满足的欲望，这是癔症者的情形。

我提醒你们“美丽的女屠夫”这个例子；这个结构在其中显得如此清楚。在这个梦的联想中，癔症者的操作形式以一种近乎坦白的方式显现出来。美丽的女屠夫想吃鱼子酱，却不愿让丈夫给她买，因为这个欲望必须保持未满足。这个结构在一个小小的策略中被形象化了，而这种策略恰好构成这些主体日常生活的经纬与文本；但事实上，它的意义要深远得多。这个小故事意指癔症者赋予自己的功能：障碍就是她，是她自己不愿意。

相关知识卡 “美丽女屠夫”之梦：愿望不满足与愿望满足

也就是说，在幻想中主体同对象的这项关系里，她前来占据先前留给恐惧症能指的同一个第三位置，只是方式不同。障碍就是她；实际上，赌注也是她。她的享乐正在于阻止欲望在她自己编排的情势中达成。因为这正是癔症主体在自己编排的情势中的一项根本功能：她的功能是阻止欲望走到终点，从而让自己始终作为赌注留在那里。

她占据了我们可以用英语称作“a puppet”的位置，也就是类似“人体模型”的东西。Puppet 的含义更宽、更一般，是“一个假象”〔仿制品、木偶〕。

至于癔症者，有一种情势如此频繁地受到观察，只要掌握那把钥匙，就能在病例观察中清楚辨认出来：她的位置处在如下二者之间——

- 一个作为她之分身的影子；
- 一个女人；这个女人隐秘地构成她的欲望得以定位和嵌入的那个确切之点，因为她必须看不见它。

……癔症者在具体情境中把自己建立并呈现为整台机器的发条：正是她把这两者悬置起来，使它们彼此相对地被定位为一类木偶；而她自己必须在这项一分为二的关系——也就是 $\$ \lozenge a$ 的关系——中维持自身。尽管如此，癔症者本人仍在游戏之中，最终作为赌注而在场。

强迫症者的位置不同。强迫症者同癔症者的差别在于，他始终置身游戏之外。你们会观察到，他的真正欲望——

当你们在临床中面对能够如此界定的主体时，请信任这些公式——

……强迫症者从不真正出现在某种可以称作“他的欲望”的东西成为赌注的那个位置。表面上，他冒险下注的地方，恰恰不是他所在的地方。

主体——这个 $\$$——在接近欲望之点上的消失本身，被他用作自己的武器和藏身处；可以说，他已经学会利用这一点，让自己身处别处。你们要仔细观察：他当然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因为除了迄今留给癔症者那种瞬时、关系性结构的位置以外，并没有别的位置——

……除非他把这项关系在时间中展开，使之时间化，不断把自己对这项真实欲望关系的投入推迟到明天。

强迫症者总把投入其真正欲望的时刻留到明天。这并不意味着，在那个期限到来以前，他什么都不投入。远非如此！他会证明自己。不仅如此，他甚至会把这些证明、把自己所做的一切，当作获取功德的手段。相对于大他者在他的欲望问题上所作的裁决，获取功德。

这些事情——你们确实会看到——每时每刻都在自行供认，即使强迫症者没有把这个机制如此辨认出来。但重要的是，你们必须能够认出它并加以指明。毕竟，把这个机制压扁在它拖曳而来的结果之下，确实是一件恼人的事情；那些结果就是一切主体间关系，而唯有相对于这项关系，或者相对于我在这里尝试向你们表述的这些根本关系，它们才可以被理解为经过编排的。

归根到底，这意味着什么？我的意思是，在追问它如何可能之前，我们在这个神经症位置上看见什么初露端倪？显然，我们至少看见这一点：主体发出求救，以便支撑自己的欲望，在大他者欲望在场并与之正面相对时支撑它，从而把自己构成为欲望者。

这就是我上次向你们指出的东西：他唯一不知道的是，当他把自己构成为欲望者时，他的行动深深带有一个潜藏其后的东西的印记，也就是欲望这道斜坡所构成的危险。

因此，当他把自己构成为欲望者时，他没有察觉——

- 他在构成自己的欲望时，正在防御某种东西；
- 他的欲望本身就是一种防御，而且不可能是别的东西。

此外，要让这一切得以维持，显然在每一种情形中，他都要召来某个相对于大他者的欲望而处于第三位置的东西帮助自己：他可以把自己安置在那里，从而让 $\$$ 在 (a) 面前那种既受吸引又趋于消隐的关系成为可以承受的〔$\$ \diamondsuit a$〕。

我们在主体同小他者、同实在的小他者的关系中，已经充分看到某种让主体能够象征化之物所扮演的角色。因为这里所涉及的无非是象征化他的处境：在行动中维持某个东西，使他能够把自己辨认为主体、作为主体得到满足；然而到头来，他又惊讶地发现，这个得到维持的主体竟成为种种扭曲而悖谬的态度的猎物。只要他对自己的处境产生哪怕最微弱的反思性视野，这些态度便会向他本人标示：他是一个受症状摆布的神经症者。

这里介入了一个要素；分析经验已经教会我们把它安置在能指功能的一个关键点上，它叫作阳具。阳具之所以处在我刚刚标出的关键位置，显然是因为它是一个能指；这个能指同某个在弗洛伊德那里拥有名称、而且弗洛伊德丝毫没有掩饰其在无意识经济中所处位置的东西相连，那就是法则。

从这个角度看，任何试图把阳具还原为某个可以同另一性别中相应的功能性事物彼此平衡、彼此组合的东西，都只能在误认阳具本身的价

值化何以至关重要的条件下进行。当然，从主体相互关系的角度说，这类尝试具有某种所谓的发生学价值。

阳具并不纯粹只是一个器官。当它是器官时，它是一种享乐的工具；在这个层次上，它没有被整合进欲望的机制，因为欲望的机制位于另一个层次。要理解欲望机制是什么，就必须从另一侧来界定它；也就是说，要在文化关系已经建立以后，并从原初谋杀的神话出发——或者不从它出发——来界定。

在一切要求中，欲望的区别在于：它是服从法则的要求。这听起来几乎是在重复常识，但弗洛伊德为我们作出下列区分时，所涉及的毕竟正是这一点：

- 回应所谓物种保存或个体保存之需要的要求；
- 以及处在另一个层面上的要求。

因此，如果有人告诉我们，第二类要求同第一类要求的区别在于它们可以被延宕……但说到底，性欲望在人身上的效应、在人身上付诸行动的过程即使可以延宕，其方式也显然颇为含混。它可以延宕？为什么在人身上可以比在动物身上更为延宕——毕竟，动物的性欲望并不怎么容忍拖延？

这无疑是由于某种发生上的灵活性。但同时，而且根本上——

因为在分析中，如果不在这个层面上表述，就没有任何东西得到表述——

……那是因为，奠定法则的原初交换秩序正是建立在性欲望本身之上；通过这项法则，作为数的数进入人类心理间关系的活态之中。那就是所谓的联盟与亲属关系法则；我们由此看到如下东西显现：从根本上说，阳具就是作为这个欲望之对象的主体，而这个对象服从我们所谓的生育法则。

同样，每当阳具以或多或少公开、也或多或少具有入门仪式色彩的方式被引入时，它都会向参与入门的人揭示出来。如果说，父亲作为主体所谓“使他降生的人”，他的功能无非是我在这里所谓生育法则的能指——

因为这项法则调节欲望，并把欲望系结于一项法则——

……那么，欲望的全部辩证法实际上正从阳具的这个根本意指开始：欲望在主体丧失自身之点表达其存在，并横插在一条道路上——主体在文化中调节欲望相互作用的根本关系所规定的交换法则里，沿着这条道路被功能化为阳具。只要主体存在，他从某一时刻起便不再存在；他发生存在之欠缺，再也无法把握自己。

这个东西同主体的阳具功能相遇——

同他在与实在的小他者的实在关系中、在实际血脉传承中所具有的阳具功能相遇——

……正是在这里，产生了我们分析埃拉·夏普患者之梦时最终停留的那个平衡点。

我之所以在这个层面接上围绕《哈姆雷特》的整段漫长离题，是因为这个主体在梦中以最纯粹的形式向我们呈现了“To be or not…〔存在还是不……〕”这项抉择；我已经屡次提到它。

也就是说，这个把自己规定为“无人〔personne〕”的主体……

这个主体正接近自己的欲望，指尖才刚刚触到它；他必须在成为无人和被女人那吞噬性的欲望完全攫取、吸收之间作出选择。紧接着，他便被勒令“存在还是不存在”：让第二部分的“to be”显露出来——它同第一部分中的意义不同——也就是欲望原初结构中的“不存在”——

……他发现自己面对一种二择：要存在，也就是成为阳具，他必须为大他者成为阳具，成为带有标记的阳具。为了作为主体成为他所能成为的东西，他被交付给“没有它”的威胁。

请允许我使用一个叫作 V〔vel〕的逻辑符号；它用来标示“或者……或者……”的区分。主体看见如下选择在自己面前敞开：

- “不是它”：不是阳具；
- 或者，如果他是它，便“没有它”：也就是为小他者成为阳具，成为主体间辩证法中的阳具。

问题就在这里。在这场游戏中，神经症者把欲望的迫近与整合体验为丧失的威胁。$\not S$ 在欲望的根本结构中用来标示自己的“非一〔pas Un〕”，转化为——

- 一个“多出来的一”或“某个多余之物”；
- 或者“某个缺少之物”——

……也就是男人的阉割威胁，或女人所体验到的阳具缺失。

因此可以说，在对神经症者位置进行分析性的去神秘化以后，结构中似乎仍会留下某个东西——

至少弗洛伊德以自己的经验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

……它作为一个残余呈现，使主体无论如何都停留在一个不恰当的位置上：男人处于阳具遭遇危险的位置，女人处于阳具缺失的位置。不过，这或许也是因为——

- 在起初为解决神经症问题而采取的角度中，那个横切的维度遭到了忽略；在这个维度中，主体的欲望同其存在本身的显现有关，同他自己作为切口之可能作者有关；
- 换言之，分析家的目标在于还原欲望的神经症位置，而不在于把欲望本身的位置从神经症者特有的这套辩证法的黏滞中释放出来。

怎样才能再次回到这些点上，让你们更充分地感受到它们的连接？当然，我已经把这套表述推进到它最纯粹的锋刃上。可以肯定，这同时拖带着主体历史中的全部轶事，也拖带着他过去的其他结构性要素。

我的意思是，我们曾在恰当时刻揭示并突显出来的东西，也就是同自恋戏剧、同主体和自身形象的关系本身相关的东西。当然，主体最终正是在这里嵌入——

弗洛伊德当年已经以自己的术语多次强调过——

……对失去阳具的恐惧，以及阳具欠缺的感觉。换言之，自我也被牵涉其中。

不过，在这个层面上要注意：如果自我介入，如果它能够介入这个位置——主体必须在一套复杂辩证法中维持自身，并担心自己在同小他者的关系中失去特权——那么，自恋性的他者形象关系之所以介入，肯定不是因为某种我们可以称作自我软弱的东西。毕竟，在我们观察到这种软弱的一切情形中，看到的反而是情势的散乱，甚至是情势的阻塞。

我在这里仅须提到一件你们都熟悉的事情；我想，它已经在期刊上译出，也就是梅兰妮·克莱因那个著名的儿童病例。这个儿童作为这样的主体，确实已经进入欲望同能指的关系；可是相对于小他者，相对于在想象层面上、在姿势、交流和活生生的层面上同小他者建立关系的可能性，他却处在完全悬置的状态——梅兰妮·克莱因正是这样描述他的。

我们并不了解这个病例的一切；说到底，我们也不能说梅兰妮·克莱因做了别的什么，她只是向我们呈现了一个引人瞩目的病例。这个病例证明：这个不会说话的孩子已经对梅兰妮·克莱因的言语干预如此开放、如此敏感，以至于对我们而言——在我们试图于此展开的这个语域里——他的行为确实极为鲜明。从他同梅兰妮·克莱因最初接触

的时刻起，世界中唯一对他开放、能够触动他并显露出来的结构，便是那些自身带有同能指链之关系的一切特征的结构。

梅兰妮·克莱因向我们指出：

- 那是玩具火车的一小串车厢，也就是由若干彼此钩连的要素构成的东西；

- 那是一扇打开或关上的门。换言之，当我尝试向你们说明某种控制论图式在我们操作符号时的可能用法，它就是制约能指本身的“是或否”交替的最简单形式：“一扇门必须打开或者关上。”

儿童的全部行为就局限在这些东西周围。然而，只要以某些终究构成句子、因而具有根本言语性质的话触及这一点，梅兰妮·克莱因最初几次干预便从儿童那里取得了什么？

在我看来，他的第一个反应就其示范性而言几乎令人惊叹：他走过去，把自己安置在两扇门之间——原文明确如此写道——也就是卫生间的内门与外门之间，置身一个漆黑的空间。令人惊讶的是，梅兰妮·克莱因——

她从某些方面如此出色地看见了内摄与排出这类结构要素，也就是相对于某个主体而言，外部世界同可以称为内部黑暗之物之间的界限——

……竟没有看到这个中间地带的意义；它不多不少，正是我们如此区分出来的欲望所在之地。

也就是说，这个地带既非外部，也非内部；在这个主体那里，它虽经过表述和建构，却极其狭窄。我们可以把它称作——

因为在某些原始村落的结构中，我们也能发现位于两者之间的这类清空地带——

……无人区〔no man's land〕：它处在村落与处女地之间；小主体的欲望正是在这里抛锚停滞。

我们在这里看到自我可能介入；当然，恰恰在这个自我并非软弱而是强大的全部范围内，主体的抵抗才会像我始终一再重复的那样组织起来。主体的抵抗正是神经症建构本身的连贯形式，也就是他为了作为欲望而存续所形成的组织方式：

- 不成为这个欲望的位置；
- 躲避大他者的欲望本身；
- 让一道距离、一个托词横插在他作为欲望的最深层显现与大他者的欲望之间；他分别在这道距离、这个托词中把自己构成为恐惧症者、癔症者、强迫症者。

我必须再次回到弗洛伊德向我们展开的一个幻想例子。作过这番绕行以后再回到它，并非徒劳。那就是“一个孩子挨打”的幻想。我们可以在这里把握一些时间阶段；它们使我们得以重新找到今天尝试阐明的结构关系。

我们面对什么？强迫症者的幻想。女孩与男孩都借这个幻想获得什么？——获得手淫享乐。它同欲望的关系十分清楚。这种享乐具有什么功能？

它在这里所具有的功能，同每一种需要满足在某种“彼岸”的关系中所具有的功能一样；对人而言，这个彼岸由语言的表述所规定。也就是说，手淫享乐在这里并非欲望的解决办法，而是对欲望的碾压；正如婴儿在哺乳的满足中碾压了对母亲提出的爱之要求。历史见证几乎也给这一点签了名。

我的意思是，我们当时曾提到享乐主义视角不足以界定人的欲望本身。说到底，不要忘记它的一个悖谬要点所具有的示范性；这个要点显然被留在历史上那些以智者面貌出现者的生活阴影中。这些智者遵循一种最终被规定为哲学的训练；出于一些终究有效的理由——因为它们具有方法性——这项训练要选择并规定一种面对欲望的姿态，而这种姿态从一开始同样在于排除欲望、使欲望失效。

严格说来，一切享乐主义视角都分享这种排除立场。我要在这里提醒你们的悖谬例子证明了这一点，也就是犬儒学派的立场；对他们而言，事情以完全明确的方式表明——

如果我没记错，传统借克律西波斯之口把这个见证传给了我们[注1]

——

[注1]　参见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http://remacle.org/bloodwolf/philosophes/laerce/7chrysippe.htm。

……也就是说，犬儒学派的第欧根尼公然宣示——甚至在公共场所如此行事，把它当作示范性行动而不是暴露行为——性欲望问题的解决办法可谓“人人伸手可及”；他通过手淫，出色地把这一点演示出来。

因此，强迫症者的幻想当然同享乐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它甚至可能成为享乐的一项条件——

……可是，弗洛伊德向我们证明，它的结构具有我所谓的标志价值；因为这个幻想所指出的，无非是主体历史中的一个特征，是某个铭写在其历时性中的东西。

也就是说，弗洛伊德的文本告诉我们，主体在一段因而已被遗忘的过去中，曾看见一个竞争者——

无论同性还是异性，都不重要——

……遭受所爱之人——在这里是父亲——的虐待，并在这个原初场景中找到了幸福。幻想时刻究竟凭什么可以说延续了这个享有特权的幸福时刻？

弗洛伊德向我们标明的中间阶段正是在这里取得了证明价值。弗洛伊德告诉我们，这个阶段处在一个只能被重构的时间中；这一点揭示出：在弗洛伊德那里，我们只发现某些严格说来本身不可抵达的无意识时刻之见证。在这个具体病例中，他究竟对还是错，眼下不在讨论之列。

况且他并没有错；但重要的是，他把这个中间阶段标示为某种只能被重构的东西。这个中间阶段位于历史记忆与幻想时刻之间：历史记忆

把主体标示在他的某个胜利时刻；这种历史记忆充其量只是被压抑，因而可以重见天日。幻想时刻在其中扮演标志的角色，可以说把这个时刻永久化；它把这个时刻变成某个截然不同的东西——也就是主体的欲望——的附着点。

这一切只有相对于一个中间时刻才会发生；我在这里要把它称作——

尽管这个点只能得到重构——

……严格说来是隐喻性的。因为在这个中间时刻、这个弗洛伊德告诉我们对理解幻想如何运作至关重要的第二阶段中，所涉及的究竟是什么？

所涉及的是：那个受到所爱对象——父亲——愤怒并遭其惩罚的小他者，也就是作为牺牲品的竞争兄弟，被主体本人所替代。也就是说，在第二阶段中，受到惩罚的是他自己。我们在这里直面这个隐喻、这项转移所包含的赤裸谜团。主体在其中寻找什么？让自己接着走过曾经强加给小他者的屈辱之门——这竟是他延续自己胜利的途径，何其奇怪！

我们在这里面对的，难道不是最终铭写进分析辩证法、名叫受虐狂的谜吗？弗洛伊德也没有掩饰它。说到底，我们在这里看到一种纯粹形式的结合呈现出来：主体身上的某个东西在一种隐蔽、潜伏、无意识的不幸处境中，延续了原初处境的幸福。

这个假设性的第二阶段所涉及的，归根到底是一种摆动、一种矛盾情感；更准确地说，是权威人物——在这里是父亲——的行动所包含的承认之歧义。主体在那里取得的享乐，是他从自己历史中的一个偶发

事件滑向某种结构时所趋向的东西；在这个结构中，他将作为存在本身显现。

事情是这样的：决定性的享乐步骤，在于主体异化自己，也就是在这里取代小他者而成为受害者；它最终抵达幻想时刻，在那里，他与其说是自己，不如说更是那个无人称的“有人〔on〕”。一方面，就异化意味着贬抑而言，他成了异化的工具；在一边，他处在“有人打〔on bɑt〕”之中。因此，我才在某种程度上告诉过你们：他径直成了阳具工具，因为它在这里就是取消他自身的工具。他面对什么？

面对“一个孩子挨打”：一个没有面孔的孩子；他不再是原初那个具体的孩子，也不再是第二阶段中他自己曾经成为的那个孩子；他甚至没有任何特定的性别规定。弗洛伊德所谈到的一系列取样幻想证明了这一点。他面对的是某种可以称作对象萃取物的东西。尽管如此，我们正是在幻想的这项关系中看到，此时某个为主体构成享乐特权时刻的东西初露端倪。我们会说，神经症者——

下一次我们会看到，可以用某种十分特殊的东西同他对置；

那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倒错，因为在我们作为结构探察的东西中，倒错在这里发挥枢轴点的作用；

我们可以同神经症者对置的是某个十分特殊、迄今似乎尚未找到共同因素的东西，也就是同性恋——

……但今天仍只谈神经症者。他最常见、最根本的结构归根到底在于：如果他欲望自己是欲望着的，那么欲望什么？

归根到底，无非是某种让他得以在欲望的岌岌可危中维持欲望本身的东西。他不知道整套幻景都是为此而造；也就是说，他的症状本身正是他找到享乐的场所，尽管这些症状自身如此不能令他满足。

所以，主体在这里把自己呈现为——我不会说一种“纯粹存在”——

我曾从这里出发，向你们指出主体这种特殊显现同实在的关系意味着什么——

……而是一种“为了……的存在〔être pour〕”。

神经症者位置的全部歧义就在这里：正是这项转喻使他的全部“为了存在〔pour être〕”，都寓居在这个“为了……的存在〔être pour〕”之中。

第25课 · 1959年6月17日

有一种东西颇具启发性；我不会说甚至错误也如此，而要说尤其错误如此——或者你们愿意的话，尤其是迷误如此。你们经常看到我把分析理论中显露出来的犹疑、乃至死路拿来使用，因为它们本身便揭示了我们所面对之现实的一种结构。

就此而言，有些不算太久以前的研究显然包含着某种对我们来说有趣、醒目而且意味深长的东西；比如我将援引的研究发表于 1956 年《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 37 卷七月至十月号。

我想，那是我们几位巴黎同行写的一篇文章；我不点出他们的姓名，因为这里所针对的并非他们个人的立场。[注1]文章尝试厘清倒错的意义。极其奇怪的是，它的结论非常保守，真正得出的只有如下这项明确表述的结论：

> [注1] S. Nacht、R. Diatkine 与 J. Favreau：《倒错关系中的自我》，第十九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日内瓦，1955 年 7 月 24—28 日；载《法国精神分析评论》，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56 年第 1—2 期，第 457—478 页：http://gallica.bnf.fr/ark:/12148/bpt6k5445916k.image.langEN。

- “因此，性倒错中不存在任何特定的无意识内容，因为同样的发现也可以在神经症与精神病病例中得到辨认。”

这里有一种相当惊人的东西，整篇文章都在说明它，却很难说说明得绝对令人信服。甚至无须拉开很大距离，我们便会发现：整篇文章始终维持着“倒错幻想”与“倒错”之间的混淆。因为有些有意识与无意识的幻想彼此重合，因为幻想在神经症与倒错中显现得仿佛彼此重合，作

者便以惊人的轻松得出结论：从无意识的角度看，神经症与倒错之间没有根本差异！

在这里，一些未加防备便提出来的思考，颇为自由地偏离了分析传统，并以某种价值与原则重估的面貌出现，实在令人惊讶。到头来，唯一停留的结论是：倒错把一种归根到底不正常的关系色情化了。因此，问题不是同对象的关系，而是一种关系本身被赋予价值、被规定为色情性的。但凡稍具理智地重新审视、重读，这种说法都不可能显得比“催眠德性〔vertu　dormitive〕”的原因高明多少。[注2]它既然对应于对象，当然会被色情化——这一点毫无疑问！

> [注2] 参见莫里哀《无病呻吟》中“鸦片的催眠德性”这一说法；它讽刺用结果本身解释结果的循环论证。

事实上，继上次所接近的问题之后，我们今天恰恰被引向幻想与倒错之间的这项关系。上次，我们开始指出幻想同神经症关系中最一般的项。

先简单说一点历史。在分析中发生的事情——

这里有必要予以提醒；而且我会说，随着我们的进展得到照亮，

这件事可以得到更严格的接近和把握——

……根本上是这样的：弗洛伊德表述无意识的功能以后没过多久——

尤其是在癔症、神经症和梦的问题上——

……便不得不设定无意识中存在着他所谓的“多形倒错倾向”，即“polymorph perverse Anlage”〔《性学三论》，1905〕。

人们从这里出发，并在一段时间内停留于此——当然，现在早已越过了它。人们似乎没有成功表述的是：所谓“多形倒错倾向”概念无非意味着，弗洛伊德发现了无意识幻想的结构。无意识幻想的结构近似于这样一种关系模式：它在倒错中充分展开、公开铺陈并得到演示。无意识中的“多形倒错倾向”概念便由此最初得到设定。

归根到底，我们可以这样说：这是因为无意识幻想的形式覆盖了什么？覆盖了倒错的一部分，覆盖了某种在倒错中以下述面貌呈现给我们的东西；我们可以尝试把它表述出来：某个占据想象场域的东西，也就是欲望——构成倒错者之欲望的欲望。

倒错者归根到底把这个东西搬上舞台；从临床上公开显露的面貌看，这个东西对我们而言——

依据我们所知道的东西，依据我们在这些幻想同主体历史之间建立的联系，

也就是我们能够把它们接到这段历史上的地方——

……归根到底，倒错者的幻想呈现为：

- 某种可以称为段落的东西；我的意思是电影里所谓的一段镜头，即从戏剧展开中切割出来的一段；

- 某种以“rush”之名出现的东西——我不确定这个术语是否准确：它是在预告片中呈现于银幕的几帧闪亮画面，目的在于勾起我们的胃口，让我们下周回来观看它所预告的那部电影。

这些画面之所以诱人，实际上正是因为它们脱离了链条，同主题发生了断裂。倒错者的幻想所涉及的就是这类东西；只要分析教会了我们如何看待它，我们便知道这一点。

事实上，把它重新放回它的语境，放回主体过去的戏剧性延续中以后，它便可以在不同程度上、甚至以某些修改、润饰和逆向变形为代价，重新取得自己的位置和意义。

同样，倒错者的幻想同其欲望具有这项关系，并非没有理由。我的意思是：在我们自己的表述中，我们已经把欲望相对于主体的价值和位置放在突出位置上；也就是那个可命名者的彼岸、主体的彼岸，欲望正位于其中。

我在这里作一项回顾性的顺带说明：这解释了幻想得到坦白时披上的特殊质地，无论它是否属于倒错者。也就是某种不得不点出其尖端的难堪；主体常常因此长期不肯交出幻想。这是它可笑的一面；而只有我们已经瞥见欲望的特殊位置同喜剧的场域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它才可以得到解释和理解。这里只是一次提醒。

在提醒了幻想尤其对于倒错者所处的位置及其功能以后，下面的问题也立即随之提出：

- 它们的真实本性是什么？
- 这种本性是否在某种意义上是根本的、自然的？
- 倒错幻想的这种本性是否是一个终极项？
- 还是我们必须在其中看到另外一些东西——它们像神经症症状一样复杂、经过精密加工，而且归根到底同样富有意指性？

正因如此，一整套围绕倒错问题展开的论述才会形成，并从根本上参与了所谓“对象关系”的建构。在这套建构中，同对象的关系必须以发展和发生的方式得到界定：它调节主体发展的各个阶段和时期；这些阶段不只是主体之爱欲的“时刻形态”，不只是主体的性阶段、性感带阶段，而是每个阶段所界定的同世界发生关系的模式。从这里出发，才产生了——

无论亚伯拉罕、费伦齐还是其他人——我无须在这里提醒你们哪些人开创了它——

……这些所谓“对应阶段”的表格；所谓对应阶段包括——

- 一方面的“倾向储库”；
- 另一方面的“自我的力比多形式”。

在这套体系中，这种力比多形式、这种自我结构似乎回应并规定了一种特殊的现实关系类型。[注3]

> [注3]　参见卡尔·亚伯拉罕：《对象爱的开端与发展》，《力比多发展史纲要》第二部分，载《全集》第 2 卷，巴黎，Payot，1965 年（2000 年再版，第 211—226 页）。

你们知道，这类建构一方面带来了怎样的清晰、乃至丰富，另一方面又提出了怎样的问题。只须参考哪怕最不起眼的研究——

至少是那些真正尝试围绕某个具体病例、某种具体形式加以表述的研究——

……并重新寻找那些始终多少有些理论化的对应关系，便会发现：问题有时在自身的展开中提示出某种它所欠缺的衡量维度。

所以，我提醒你们，问题就在于这个东西——

也就是“探寻整个对象关系”这一说法——

……我们所说、我所指的正是它。比如，当人们把“部分对象”同“完整对象”彼此对立时，它便以一种经过加工、但在我们看来并不恰当的形式出现。

在更近期的建构中，比如著名的“同对象的距离”概念——它支配着我已在这里屡次提到的某些研究和技术规则——有一位法国作者〔M. Bouvet〕尤其试图使这个概念对强迫性神经症的关系起决定作用。

仿佛下面这一点并不明显、甚至更加明显似的：只要试图阐明某些倒错位置，比如恋物癖的位置，这个“距离”概念便会发挥决定性作用；在恋物癖中，同对象的距离由恋物癖的现象学本身表现得更加显著。

显然还有许多其他形式可以沿这个方向得到表述。我们在这里首先必须提出的真理是：这个“距离”概念确实如此根本，以至于它也许根本无法从欲望本身中消除；我的意思是，它对维持、支撑乃至保全欲望的维度而言都是必要的。

事实上，只须思考：如果某种东西最终可以回应一种没有距离的对象关系神话，我们便很难看出严格说来欲望如何还能得到维持。这里有一种严格说来具有神话形式的东西，也就是某种和谐一致。

我会说，和谐一致有两张面孔、两种幻景、两重外观——

- 一边可以说是“动物性的”；
- 另一边也同样可以说是“神秘主义的”，不是吗？

……这种同对象的和谐一致，是某种残留在分析建构内部的东西，同经验材料完全不符。

此外，分析技术为了修正、矫正强迫症者这种所谓“同对象保持不当距离”而提出的办法，人人都再清楚不过地知道，就是要在分析关系中此时此地〔hic et nunc〕克服它；而其途径，是同分析家形成一种理想的、乃至理想化的认同。此时，分析家本人不被视为对象，而被当作一种令人满意的对象关系之原型！

只要这种理想在分析中得到实现，我们便必须回头考察它确切对应于什么。我已经触及过这个问题，但稍后我们也许必须以不同方式定位并表述它。

事实上，在另一些语境、另一些团体中，同样沿着这条道路，人们以严密得多、认真得多的方式处理了这些问题。正如我已经在这里向你们指出的，我首先要列出爱德华·格洛弗的阐述。我提醒你们那篇已经援引过的文章：1933 年 10 月《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 14 卷所载《倒错形成同现实感发展的关系》〔参见 5 月 13 日课程〕。

格洛弗持续关切的是如下方向：

- 对主体同这个世界、同周围现实的关系作出发生学建构；
- 同时，通过对成人的分析性重构以及对儿童行为的直接把握，尽可能紧密地追踪一段发展过程；而这种把握处在一种由分析更新过的视角中。格洛弗正是由此尝试把倒错安置在一条链上的某个位置。

可以说，他已经建立了一条包含分析所面对之各种心理异常的插入日期的链，并由此排列出一个系列。像往常一样，这个次序并非无可批评；但不作更多纠缠，它首先由精神病性障碍、尤其是偏执型障碍的原始、原初性质构成；其后依次出现以渐进次序得到表述和定位的各种神经症形式。我指的是从前往后，从起源走向较晚阶段；它从强迫性神经症开始，因而正好处在同偏执形式的边界上。

正因为他曾在那里安置——

在两者之间的某处；见此前发表于 1932 年 7 月《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 13 卷第 3 部分、第 298—328 页的文章，主题是 drug-addictions，即《论药物成瘾的病因》；换言之，就是我们所谓的毒瘾——

……他才会认为自己已经相当精确地定位了偏执形式与神经症之间的关系，并尝试在那里确定：倒错可能具有什么功能，处于哪个阶段、哪个时期，对应主体同实在发生关系的哪种模式。

因为偏执形式同十分原始的投射与内摄机制相连，他此时——不妨直说——完全在同一个平面上工作，并且明确赞同梅兰妮·克莱因；这也是他明白表述过的立场。你们知道，他后来曾以激烈方式成为她的反对者。

正是在这个平面上，他接受了克莱因的建构；也正因为存在一种对象关系模式——

它被视为原始模式，而且是偏执型这个阶段十分特有的模式——

……他才会以此定位、建构、表述并理解 drug-addiction，即毒瘾的功能。

我在几次课以前曾向你们读过一段文字，所涉及的就是这一点。在那里，格洛弗以极其鲜明的隐喻和颇具启发性的方式，毫不犹豫地把儿童的原始世界比作某种兼有如下特征的地方：

- “一座屠宰场、一间正遭轰炸的公共厕所与一处停尸房的混合体”〔第 23 页〕。

随后出现的一家“药房”以其对象储备——有些有益，有些有害——把这个生命初启时的原始景观转化为一种较为温和的组织〔参见 1959 年 5 月 13 日课程〕。

所以，这一点得到十分清楚的表述，也颇具启发性，因为它向我们标明了探寻幻想功能的方向：幻想作为结构性的组织者而运作，组织主体对现实的发现与建构。就这一点而言，格洛弗同梅兰妮·克莱因夫人之间确实没有差别。

梅兰妮·克莱因夫人恰恰向我们表述了这一点：儿童归根到底逐一征服各种对象，因为——

这一点见《符号形成与自我》一文[注4]——

> [注4] 梅兰妮·克莱因：《符号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1930），载《精神分析论文集》，巴黎，Payot，1968 年，第 263—278 页。

……随着儿童把握那些离自身需要越来越远的对象，它们也承载起同其用途相关的焦虑；因为儿童在起初的每一次受挫之后，都以攻击性、施虐性的根本关系同周围环境相处。

主体把兴趣转向比较温和的对象，而后者又会承载同一种焦虑；儿童世界的扩展正是以此得到构想。请观察这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我们必须在一种归根到底可以称作反恐惧症式的机制中寻找答案。也就是说，对象首先而且原初地具有反恐惧症对象的功能；可以说，恐惧症对象则被移置到别处。正是通过对象世界在反恐惧症式辩证法中的逐步扩展，现实才得到征服。

这是否符合临床，是一个并不直接处在我们此刻目标范围内的问题。我认为，从直接的临床角度看，许多事情可能同它相反。这里把一种确实会干预现实征服的机制单面化、局部化了；但严格说来，这种机制并不构成现实征服本身。

不过，我们这里的目的并非批评梅兰妮·克莱因的理论，因为我们让它进入视野和讨论，是着眼于完全不同的目标，着眼于某种名叫欲望的功能。正是在这里，后果立刻显现出来：格洛弗最终抵达一个悖论；这个悖论显然对他比对我们更具启发性，因为我们似乎没有理由对此感到惊讶。

他最终碰到的是：如果他试图相对于自己的辩证法、相对于他尝试建构、重组并重新整合进自我规则发展观念的这套机制，具体定位各种倒错——这种自我发展又被设想为同力比多的变化平行——那么，主体的命运和结构最终便可以完全用个人征服现实的经验来书写。问题全在这里。

比如，我向你们提出的恐惧症理论，同你们在某些近期法国作者那里看到的理论之间存在如下差别——

后者试图从儿童经验的结构形式中说明恐惧症的发生；比如说，从儿童如何处理自己同周围人的关系、如何从明亮走向黑暗来说明。这是一种纯粹经验性的发生论：以一项恐惧经验为起点，从中产生并推导出恐惧症的可能性——

……这种立场同我教给你们的立场之间的典型差别在于：若不承认能指功能本身的作用与要求，就不可能对恐惧症作出任何恰当推导。这项能指功能预设了一个独有维度；它既不是主体同周围环境的关系，

也不是主体同任何现实的关系，唯一涉及的是语言本身的现实与维度。因为主体必须在话语中把自己定位为主体，并在其中显现为存在；这是另一回事。

即使像格洛弗这样敏锐的人在评估恐惧症时，也有某种十分惊人的东西。他尝试解释一种恐惧症的发生和稳定化，并宣称：

- “一个儿童生活在伦敦街头时患有老虎恐惧症，显然比他生活在印度丛林中时患有同一种恐惧症更有利。”〔第 21 页〕

我们不妨反问他：问题实际上并不处在这个语域中。说到底，甚至可以把他的命题倒转过来，说在印度丛林中患有老虎恐惧症反而似乎更有利于儿童对实际环境作出适应。

反过来说，患有老虎恐惧症却十分碍事。我们知道它有哪些相关表现：一个儿童、乃至一个发展得更成熟的主体一旦受恐惧症支配，其行为必定受到极大阻碍，而且这种行为同实在毫无关系。

事实上，有个东西以如下措辞向格洛弗提出问题：他发现，现实的形形色色的扭曲最大程度地在倒错中得到实现；而他在一种发生学视角中定位倒错的唯一办法，就是把它切碎，插入发展的一切假定或预设阶段。也就是说，他必须既承认存在十分古老的倒错——

它们同偏执期、乃至抑郁期多少处于同一时期——

……又承认存在另一些处在非常晚近的发展阶段的倒错；那些阶段不仅是阳具期，严格说来甚至是俄狄浦斯期乃至生殖器期。

基于下面的理由，这在他看来并不构成反驳：他最终为倒错给出如下定义——归根到底，对他来说，倒错是……的一种形式——

从他出发的视角来看，他不可能得出别的结论——

……是“reality testing”，也就是“现实检验”的一种形式。

按照格洛弗的说法，正因为“现实检验”中的某个东西没有成功、发生了失败，倒错才会以一种把握实在本身的特殊方式，前来覆盖这个“hole”、这个“洞”。此处的实在是一种心理实在，既是被投射出去、又被内摄进来的实在。

因此，严格说来，倒错发挥的是维持并保存一个在整体上受到威胁之现实的功能。你们可以说，倒错既像织物破损以后得到的织补，也像拱顶的拱心石；它接替某个松脱之处、某个跛行而危险的时刻，因为后者会危及主体整个现实的平衡。

简言之，爱德华·格洛弗毫不含糊地只把倒错设想为一种面对假定的精神病威胁而实现的拯救形式。这是一种视角。某些观察也许确实会展示某些仿佛可以说明它的东西，但许多要素都要求我们远离这个视角。

此外还有一点：把倒错说成具有这种经济作用的东西，似乎完全是悖谬的——

许多要素同这种经济作用相矛盾——

……因为无论在临床还是分析经验中，至少乍看之下，真正令我们震动的绝不是倒错者整座构造的岌岌可危！

为了在这里指出某个东西，我不会在离开克莱因辩证法以前，不先说明它如何接上并开启我们所提出的问题。

事实上，如果我们探究克莱因辩证法中所涉及的东西，就会看到她区分了两个阶段：首先是偏执期，随后是抑郁期。你们知道，后一阶段相对于前者的特征在于：主体把自己的主要、占主导地位的对象——母亲——作为一个整体同它发生关系。

在此之前，他面对的是彼此分离的要素；随后出现好对象与坏对象的分裂，以及这项分裂在投射与内摄阶段为他建立的一切。偏执屏障正是这样形成特征的。最后，从我们自己的视角看，可以说什么？我的意思是，让我们从自己阐明它的视角出发，尝试理解这项被置于主体生命开端、完全具有奠基性质的过程究竟涉及什么。梅兰妮·克莱因向我们表明，最初把握对象之现实的基础，归根到底在于：对象首先超出了它可能是好是坏、有益还是令人受挫这个事实——它具有意指作用。

因为，如果对立本身是严格的，那么这种概念与区分——

我会说，它没有细微差别、没有过渡，也丝毫没有看到同一个对象——即母亲——可以随时而好、随时而坏——

……就意味着幼小主体这里并没有经验，也没有经验可能包含的一切过渡性习惯；这里只有截然对立，只有对象本身转入能指对立的功能。这是整个克莱因辩证法的基础；人们在我看来太少注意到：无论它多么有根据，它都处在完全相反的一端、相反的边缘、相反的一极。它同我们经验所突出的另一个要素正好相反；后者是活生生交流

的重要性，而这种交流在成长起点上同样根本，并在母亲照料的维度中得到表达和显现。

这里有某种属于另一语域的东西；它同前者同时发生，却不能彼此混淆。梅兰妮·克莱因带给我们的是某种原始代数；可以说，它确实完全接上了我们在这里以“能指功能”之名尝试突显的东西。得到她描述的，正是这项能指功能本身的最初、原始形式——无论对错——

无论它当时实际上已经在场，还是仅仅属于“Rück-Phantasie”，即一种“向后回溯的幻想”——

……这就是梅兰妮·克莱因描述给我们的东西，我们只须把它记录下来。

那么，偏执期与后续阶段之间这个界限阶段会取得什么价值？在偏执期的排列中，好对象作为好对象被主体内在化——她说 internalised——而坏对象则受到排斥。接着发生什么？从作为整体的主体这个概念介入的时刻起，所发生的事情应如何描述？这项概念是主体把自己视作具有内部与外部的必要条件。

因为毕竟只有从这里出发，内在化与外在化、内摄与投射的过程才有可能显现并得到界定；而对梅兰妮·克莱因来说，这些过程会对这种原始生命体的结构化起决定作用。借助我们自己的坐标，可以看出问题所在：这个东西把她自己所谓的对象原初分裂为好与坏的关系，重新安置到主体之内部与外部的另一语域中。

我认为，无须过度扭曲克莱因的视角，我们便可以把这个东西同所谓镜像阶段的时刻联系起来。正因为小他者的形象把小他者本身的统一

形式给予主体，某个地方才能建立内部与外部的区分；而好对象与坏对象将相对于这项区分重新归类：

- 好对象必须进入内部；
- 坏对象必须留在外部。

那么，经验强加给我们的东西，便在这里以最清楚的方式得到界定；我们也可以在自己的话语中这样说：真正按照主体之存在来组织对象世界的话语，从一开始就超出了主体在自恋检验——所谓镜像阶段检验——中辨认自己的那个话语；也就是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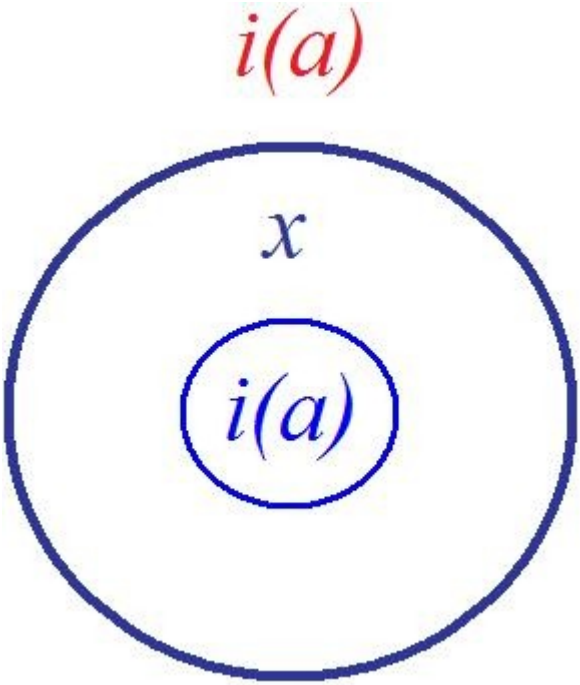
- 他在其中把自己辨认为掌控和唯一的自我；
- 他因而在其中辨认出从一个形象到小他者的自恋认同关系；
- 他在其中把自己辨认为一个自我的掌控。

某个在首次认同中界定他的东西——

也就是这里在同母亲的首次认同层面得到表达的东西；

其对象是对母亲之标记的首次认同——

……正因为这个东西为主体保留了一种同化价值，而且超出他能够放进自己内部的东西；这个内部由他最初的掌控与气派经验所界定，因为他就是小他者的“i”〔$i(a)$〕，就是那个年轻同伴的典型而理想的“i”；我们最清楚地看到，他正同这个同伴展开自己的掌控经验。



……正因为两项经验彼此并不重合——我并不是说全部发展经验都依此得到编排——我们为了理解梅兰妮·克莱因所描述的东西，便必须承认这一点。那么，界定这项差异的那个 x 场域是什么？在其中，$i(a)$ 既属于主体，同时又不属于主体。

那就是这样一个对象：从梅兰妮·克莱因提出的前提出发，人们似乎并不惊讶于它的悖谬；她称之为内部坏对象。

在克莱因辩证法中，内部坏对象一开始就以最鲜明的方式向我们呈现为一个成问题的对象。也就是说，如果从所谓的外部来看，在那里主体并非主体，而我们必须把他当作一个实在的存在，那么就可以追问：主体据说认同的这个坏对象，归根到底，主体是它还是不是它？

反过来，如果从内部来看，从主体首次行使掌控——站稳自己、肯定自己、把持自己——的视角来看，我们便必须追问：这个从此开始发挥绝对决定性作用的坏对象，主体拥有它还是不拥有它？所提出的问题是：他有它，还是没有它？

因为，如果我们已经把好对象与坏对象界定为决定如下结构化过程的东西——

- 主体内化好对象，使它们原初地成为自身的一部分；
- 并把坏对象排斥为非我之物、其余的一切；那么，内化坏对象的悖论便会来到前景。

最初对象的这个〔地带？〕意味着什么？主体把它内化，既使它成为自身所有，又因它潜在地是坏的而以某种方式予以否认。显然，禁制此后所发挥的功能，恰恰具有划定界线的价值；坏对象由此不再相对于主体之存在，以某种永久谜团、致焦虑谜团的面貌出现。

禁制恰恰把这条根本界线引入坏对象这个成问题的功能内部。这便构成它的禁制功能：如果主体是这个坏对象，他就没有它。只要他认同并是它，便被禁止拥有它。法语中动词 avoir〔有〕的虚拟式 ait 与动词 être〔是〕的直陈式 est 谐音，正可在这里利用。换言之：

- 只要他是它，他便没有它；
- 只要他有它，他便不是它。

换言之，可以说，主体在坏对象的层面体验到自身掌控的奴役。

真正的主人——

人人都知道，他超出一切面孔，处在语言中的某处，尽管他甚至不可能处在语言中的任何一处——

……把使用坏对象本身的有限权利委托给主体；也就是说，把使用一个并非相对于要求而定位、一个不可能被要求的对象的权利委托给他。我们材料的全部意义实际上正从这里开始。

在此之前，请允许我指出：在梅兰妮·克莱因呈现给我们的具体病例中，有件事情读来格外鲜明。那个受到如此奇特抑制的孩子显然正处在这条死路、处在这个不可要求者的场域中；她在《符号形成同自我发展之关系》一文中向我们呈现的正是他〔同上文〕。

难道不清楚吗？她一开始同这个孩子说话，便立即获得了某种结晶成一项要求的东西，而且是一项惊慌的要求："Nurse coming?""保姆会来吗？"

紧接着——

随着儿童允许自己重新接触那些在经验开始时显得同他格外分离的对象——

……她又把某个东西标示为一项十分惊人而且决定性的事实。

因为你们记得，儿童用自己的剪刀展开一种剪切、扯下的小操作——

他远非笨手笨脚，因为门把手之类的各种东西他都会使用——

……可是他从来不会握剪刀。此刻，他握住了它，尝试剪下一小块煤，而且成功了。它来自一个同样并非毫无意义的东西：人们终于让他玩起一列火车，而这是其中的一个车厢，具体说就是一节 tender〔煤水车〕……

我甚至无意在这里展开围绕这个 tender 可以制造的奇特词语游戏：

英语 tender 还有“温柔”之意；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不是法国寓意地理中的“温柔之图〔carte du Tendre〕”，而是“煤水车之图〔carte du tender〕”！

……事实上，儿童正是在这一小块中把自己分离出来，界定并定位自身；这是他能够从能指链上分离下来的一件东西。

正是在这项残余、这一小撮微尘、这个刚刚成形的对象中——它在这里仅以一小片、一丁点的形式出现——儿童忽然产生了惊慌般的同情。他在梅兰妮·克莱因胸前看到同一种东西以削铅笔的碎屑形式出现时，第一次在这个小他者面前受到触动，叫道：“可怜的克莱因太太！”〔第 272 页〕

所以，欲望不是要求。这个在每个时刻都经过体验、并把我们带回原初条件的首要直觉，不应当让注意力停下来。一个主体前来找我们。为什么？他要求什么？原则上，是满足与安适。只不过，并非一切满足都会给他带来安适，远非如此！

我们怎样回应他？把主体的历史——也像分析史、技术史一样——朝着某个必须回应这项满足要求的东西组织起来。走哪条路？就是这条路：尝试通过把主体的欲望还原为他的需要，回应主体的满足要求。

然而，这里难道没有一个悖论吗？另一方面，我们的全部经验可以说都维持在一个对主体和对我们同样显而易见的维度中。对我们而言如此，因为我们已经阐明的一切都将归结为我接下来要说的东西。对主体而言也如此，因为归根到底，他前来找我们时已经十分清楚地知道它。

有人刚刚告诉我，某人正在撰写一篇关于分析之社会意义的重要论文；[注5]这让我想到，其中会有极其丰富而且经过充分追踪的经验材料。我敢于期待——因为我相信，分析在整个共同体中的社会表象远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扭曲——它最清楚地突显出来的，会是一个坦率地处在基础位置的东西，处在主体亲自出现在我们面前时便已牵涉之物的根本原则上。那是什么？

> [注5]　塞尔日·莫斯科维奇：《精神分析、其形象与公众》，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61 年；第 3 版，2004 年。

那就是：在他的要求所给出的材料中，包含着他不信任自己欲望这一点。主体前来找我们时的共同因素正是：他不信任自己的欲望。尽管借助我们的种种人为手段，他随后可能跟着我们，把这个欲望牵连到需要上，甚至在爱的崇高道路上将之升华；但在起点上，欲望的特征仍是：有某个东西本身不可能被要求，问题正围绕它提出；而这严格说来就是欲望的场域与维度。

你们知道，为了引入欲望的这项区分、这套辩证法，我在一个十分确切的时间——距今两年半——做过什么。我从什么出发？从弗洛伊德关于女人之俄狄浦斯情结所说的话出发。我刚刚阐明的东西，难道不能从下述事实中读出来吗？在分析经验、无意识经验的层面，我们难

道不应当单独提出这一点：女人起初要求什么？弗洛伊德说，她又是通过什么进入俄狄浦斯情结的？

她不是要求取得满足，而是要求拥有她本来没有的东西。你们知道，所涉及的是阳具。一切试图把女人欲望的成熟辩证法还原为某种自然过程的问题，正是从这里喷涌而出。

事实是，无论我们能不能完成这种还原，都必须处理一项经验事实：小女孩在成长的某个时刻——

说到底，它是原初过程还是次级过程，对我们并不重要；它是一项突显出来而且不可还原的过程——

……她要求拥有的东西，也就是阳具，是在弗洛伊德突出的这个成长关键时刻，要求在假如她是男人便应当拥有它的位置上拥有它。问题确实就是这个，毫无歧义。

事情展开的整个过程都意味着：事实上，即使她终于能够拥有它——

因为相对于男人而言，女人处在一个十分有利的位置上——

……这个阳具——它是一个能指，我强调，一个能指——她可以实在地拥有它。这甚至构成了她的优势，也使她的情感问题相对于男人的问题较为简单。

但我们不能被这种相对简单蒙蔽。因为她能够实在拥有的这个阳具，起初曾作为一个能指进入她的辩证法和发展；因此在她经验的某个层面，她将始终少有它。我仍保留同一个存在完美结合的极限可能：在拥抱中，所爱之存在同其器官彻底融为一体。

然而，构成我们经验检验的东西，以及我们在性秩序中面对的困难，恰恰在于这个理想时刻——

这个在某种意义上富有诗意、乃至具有启示录色彩的完美性结合——

……只处在极限上。事实上，在通常的经验检验中，即使女人实现了自己的女性性，她所面对的也始终是作为分离之物的阳具对象。

正因为她把它作为这样的对象、在这个语域中面对，她的行动和影响才可能被男人感知为具有阉割性。当然，这一切直到分析以前都对她保持无意识。下面这一点也同样无意识：她没有的这个阳具，她在象征上就是它，因为她是小他者欲望的对象。但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她都不知道。女人的这个特殊位置只在她对此无意识的意义上才有效；这意味着，它只对小他者、对伴侣有效。

不过，她同阳具的关系最终归结为一个十分奇特的公式：悖谬的是，在无意识中，她既是它，同时又拥有它。这是同话语之关系最奇特的效应之一：在其幻想世界的理想女人这个位置上，她在无意识中既是它，也——在最佳情况下——拥有它；只不过她并不知道，除非通过自己的欲望得知。

她的欲望由此产生如下结果——你们会在我后面的展开中看到：可以说，她的跨主体公式、她的无意识公式同倒错者的公式存在一种奇特的相似性。

如果我们对女人无意识经济的全部发现，都存在于阳具同一切可以同她分离之对象的象征等价中——

其中首先包括最为自然地同她分离的对象，也就是她的“婴儿产物”——

……如果她发现自己要把它安置在一系列阳具等价物中——

我在这里不过是复述分析学说本身的检验——

……我们便会面对如下情况：对她而言，自然对象再自然不过地最终实现了欲望对象的这项功能，因为这些对象都是可以同人分离的对象。

我认为，这解释了女人中倒错为何频率较低。女人被铭写在文化语境中——她不可能处在别处——她的自然满足可以说自然而然地在分离本身的辩证法中、在欲望的能指性对象之辩证法中找到位置。

不止一位分析作者十分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而且他们的说法无疑会比我刚刚所说的显得具体得多：女人中的倒错少于男人，是因为她们通常在同孩子的关系中满足自己的倒错激情。正因如此——不是“您的女儿哑了”，而是——正因如此，有些孩子才需要我们作为分析家加以照料。你们看，我们重新落回了一些最基本的真理；不过，沿一条正确而清楚的道路回到它们，并非毫无用处。

我也要借机指出某个东西，至少为在场的男性稍稍缓和一下他们面对异性伴侣关系中某种奇特性质时可能产生的惊讶乃至不耐烦。我指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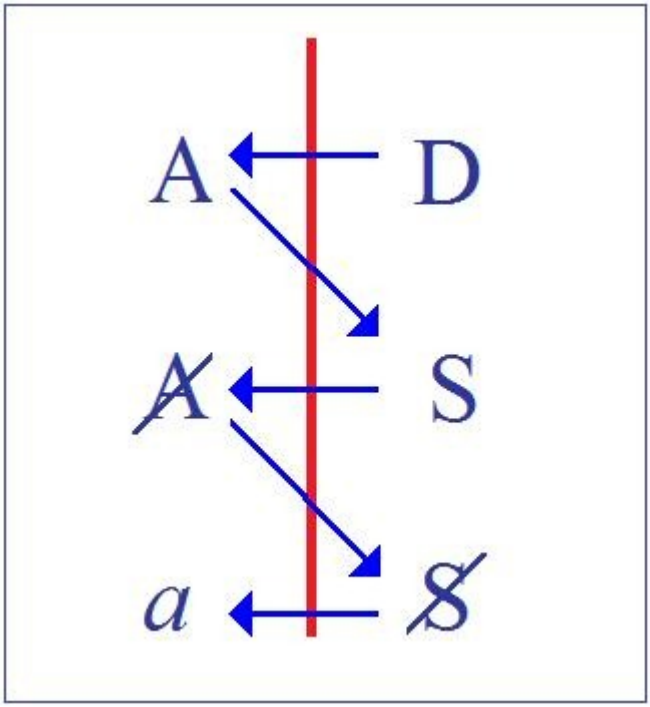
常所谓的嫉妒。像往常一样，分析家带来了多少光明，当然也就带来了多少晦暗：

- 深受弗洛伊德欣赏的内斯特罗伊说：“没有一项进步能有我们想象的一半那么大。”

嫉妒问题、尤其是女人的嫉妒问题，在分析中被淹没在男人嫉妒这个十分不同的形式之下。

女人的嫉妒以突出的维度、清楚分明的维度标记着两种性别各自的爱之风格；我认为，只有把它放在最根本的点上，才真正能够恰当地定位。

如果你们还记得我那张关于要求与主体同小他者关系的小图：主体询问这项关系；可以说，他在其中以能指性的贬落击中小他者，随后自己也以贬落者的面貌出现在某种东西面前。这个东西归根到底是这项分割的残余，是某种不可还原、不可要求之物，也恰恰就是欲望对象。



只要主体把自己变成爱的对象——在这里是女人——她便在这项残余中清楚看见自己身上最根本的东西，因此才如此重视欲望的显现。因为经验最终极其清楚地表明：爱与欲望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我们终究必须把话说明白：人可以非常爱一个存在，却欲望另一个存在。

恰恰因为女人占据这个特殊位置，并且十分清楚欲望的价值——也就是说，越过爱的一切升华，欲望同存在发生关系：

- 即使采取最狭窄、最受局限、最具恋物色彩，而且说到底最愚蠢的形式；

- 甚至采取一种极限形式：在幻想中，主体以盲目者的面貌出现，切实地只剩下一个支撑和一个符号，也就是同小他者关系中这个能指性残余的符号——

……女人归根到底仍会把它当作终极证明，证明人所指向的确实是她。无论一个人以可以想象的一切温柔与奉献来爱她，只要这个男人欲望另一个女人，她便会知道：即使男人所爱的只是那个女人的鞋、裙摆或脸上的脂粉，向存在致敬的仍然是这一边。

有时有必要提醒一些基本真理；所以，我想你们会原谅我在这段离题中采用的语调可能稍稍过了头。现在，让我们看看事情走向何方，也就是相对于这个对象地带——歧义正是在其中建立起来。

那么，阳具本身具有什么功能？我刚刚针对内部坏对象所说的话，已经不能不使你们看到，这项功能在这里以一种奇特方式初露端倪。可以说，我所谓的父亲隐喻以阳具的形式在此建立了一项分离；它恰好覆盖了我曾向你们提出的禁制的一般形式——正如我们理应预料到的那样。也就是：

- 或者主体不是它；

- 或者主体没有它。

这意味着，如果主体是它——是阳具——

下面这个形式立即说明了这一点：他是母亲欲望的对象——

……那么，他就没有它！也就是说，他无权使用它；所谓乱伦禁忌法则的根本价值正在这里。另一方面，如果他拥有它——也就是说，他完成了父亲认同——那么有一件事可以肯定：这个阳具，他不是它！

这就是在我所谓最根本的象征层面上，引入俄狄浦斯维度的意义。围绕它展开的一切论述，始终都会回到这个“或者……或者……”；它在“不可能被要求的对象”层面引入一种秩序。

那么，神经症者具有怎样的特征？当然，神经症者会利用这项交替。正因为他充分处在俄狄浦斯层面，处在俄狄浦斯本身的能指结构化层面，他才会加以利用；其方式可以称作转喻性的，甚至可以称作——

因为这里的“他不是它”相对于“她没有它”首先出现——

……一种退行性转喻。

我的意思是，神经症者以这样一种转喻形式使用根本二择：对他来说，“没有它”是他以掩蔽方式肯定自己“是它”的形式；我指的是阳具。

他“没有”阳具，以便隐秘地、无意识地“是它”；他为了“不拥有它”而“是它”。这就是我想自己在上次谈话结尾留下的那个有些谜样的“为了存在〔pour être〕”。拥有它的是另一个人，而他自己则无意识地“是它”。请仔细观察：神经症的基础正在于，主体在作为欲望者的功能中采用一个替代者。

以强迫症者为例，看看他那些复杂行动最终发生什么：享乐的不是他。同样，对癔症者而言，被享用的也不是她。

这里所涉及的想象性替代，恰恰是主体在我教你们定位他的那个层面上的替代，也就是 $\$$ 的替代：相对于这里所涉的欲望，他以自己的自我本身取代这个主体 $\$$。正因为他以自己的自我取代主体，他才会把要求引入欲望问题。

因为有某个人——不是他自己，而是他的形象——在欲望辩证法中取代了他，所以归根到底，正如经验不断让我们切身看到的，他只能要求替代品。神经症者经验的特征、以及浮现在他自己感受中的东西，就是他无论要求什么，都是为了另一样东西而要求。

这幕场景还有后续：你们看，想象界正是在我所谓"神经症者的退行性转喻"中发挥这种作用；而它又带来一项后果，因为这个领域里的运动无法停下。主体在自己的欲望层面被替代，因而只能要求替代品，同时以为自己要求的是所欲望之物。

经验还进一步表明，恰恰因为这里所涉的形式——也就是作为"反照之反照"、作为小他者形式的自我——他也会取代那个他代之提出要求的人。因为再清楚不过的是：这个分离出来的自我，在神经症者那里最容易前来占据这个分离对象的位置；而我已经向你们指出，分离对象就是欲望对象的原初形式。

同人们所说的相反，神经症者的利他主义从不间断。在他寻求的满足中，最常见的道路莫过于所谓"献身于满足"：尽其所能满足小他者的一切要求，尽管他十分清楚，这些要求在他自己那里构成欲望的永久

失败。换言之，就是在对小他者的奉献中蒙蔽自己，看不见自己的不满足。

我认为，若离开我在这里尝试向你们阐明的视角，这些事情便无法理解。归根到底，对神经症者而言，公式 $\not{S} \lozenge a$ 转化为某个表示其无意识存在认同的东西——如果你们愿意，请暂时保留地、概括地这样说。正因为如此，我们将给予它一个同“被划杠的主体”$\not{S}$ 相同类型的符号，即“被划杠的阳具”。也就是说，在一个对象面前——

这是欲望对象最一般的形式；它无非是主体在其中定位并重新找到自己的这个小他者：



$\lozenge i(a)$。

现在，我们必须转向倒错。

好吧，已经很晚了！所以，我把这段论述的后续留到下一次。如果我无法让它推进得更快，请不要从中看到别的原因；这只是因为我们所必须推进的道路十分困难。

第26课 · 1959年6月24日

我们所面对的困难并非始于昨日。整个道德主义传统都曾围绕它思索，也就是堕落的欲望。我无须从岁月深处重新唤起智者或伪智者的苦涩之声，让他们诉说人的欲望何等令人失望。

这个问题在分析中取得了明确形式。首先，最初的分析经验向我们揭示了驱力的部分性质；对象关系预设了复杂性和盘根错节，安排这些部分驱力要冒难以置信的风险，而同对象的结合则依赖这些安排。

部分驱力的组合，确实向我们展示了通达对象从根本上何等成问题。总而言之，只有使一项理论显得同我们起初可以设想的本能概念截然相反，它才会向我们展示这件事。无论我们让本能概念的目的论假设保持多么大的弹性，无论它究竟是什么，一切本能理论仍然可以说都是以对象为中心的理论。

也就是说，生命体内部的过程使一个对象逐步固定在某个场域中，随后由某种行为加以捕获；这项过程本身以场域逐步集中的形式呈现。

分析向我们展示的过程与辩证法则完全不同。人反而通过这些部分驱力的叠加与组合前进，最终设想一个令人满足的对象如何到来——

也就是对应男性性与女性性两极的对象——

……而代价是综合种种可以互换、不断变化的驱力；为了获得这种成功，组合方式也极其多样。

因此，你们也许会认为，我们用 $\$ \lozenge a$ 来界定欲望——它在用于解释和展示说话主体之欲望位置的图式或图表中位于这里——归根到底不过是一种十分简单的记法：欲望要求主体同对象发生关系；a 是对象，大写 S 是主体，仅此而已。

这项记法唯一别出心裁之处，不过是那道小小的横杠；它提醒我们，在欲望临场化的顶点，主体本身受到言语的标记。说到底，它也无非提醒我们：驱力是碎片化的。

必须清楚地注意，这项记法的意义并不限于此。它标示的不是主体同对象的关系，而是幻想；幻想把这个主体支撑为欲望者，也就是支撑在其话语彼岸涉及实在的那个点上。

这项记法意味着，在幻想中，主体作为无意识话语的主体而在场。他之所以在那里，是因为幻想中的切口功能代表了他；这种功能就是他独有而根本的功能——一段话语中的切口。那并非任意话语，而是一段逃离他的言说，也就是无意识的话语。

这一点至关重要。只要沿着这条线索前进，你们必定会为它所突显的一些维度震动；每当涉及倒错幻想时，这些维度总是被遗漏。我前几天已经向你们指出，必须以怎样的谨慎接近我们所谓的倒错幻想。

倒错幻想不是倒错。最大的错误，是想象我们能够理解倒错——

我们所有人无一例外；也就是说，因为我们在边缘上都多少有些神经症——

……仅仅因为我们能够进入这些倒错幻想。我们对倒错幻想的理解性通达，并不会因此给出倒错的结构，尽管它在某种意义上召唤我们去重构这种结构。

如果你们允许我在今天的论述中稍稍放开一些，也就是跳出去小游一番，我要向你们提起一本打着当代印记、名叫《洛丽塔》的书。

我并不比要求你们阅读其他一系列作品更强求你们读这本书；那些作品仿佛标示出一种兴趣星丛，恰好围绕欲望的动力形成。从所谓理论层面看，有些作品比《洛丽塔》写得更好；但《洛丽塔》毕竟是一部相当具有示范性的作品。

凡是翻开它的人，都不会对一个 $i(a)$ 所承担的功能感到晦暗。事情显然更加没有歧义，因为颇为奇怪的是，作者把自己置于同他所谓"弗洛伊德式江湖骗术"明确对立的位置上，却仍在好几个地方以自己完全没有察觉的方式，为小他者形象〔$i(a)$〕的这项象征功能提供了最清楚的见证。其中包括主人公在决定性地接近她以前不久所做的梦：她以一个浑身长毛、兼具两性特征的怪物形象显现。不过，重要的不在这里。

这部作品结构中的重要之处是：它具有主体同欲望关系的一切特征，也就是严格说来神经症幻想的一切特征；理由很简单，第一卷与第二卷之间的对照把它鲜明地展现出来：

- 只要欲望仍受到沉思，它便璀璨夺目；它如此占据了主体生命中大约三十年的时间；
- 可一旦陷入胶着的现实，它便惊人地堕落——甚至没有办法抵达伴侣。这构成第二卷，也构成这一对男女穿越美丽美国的悲惨旅程。

重要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示范性的是：单凭建构上的连贯，倒错者便严格说来自行交出，在一个小他者身上显现。这个小他者——

- 不只是主体的分身；
- 而是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
- 他在那里切实以迫害者的面貌显现；
- 他出现在整场冒险的边缘，仿佛——而且这正是书中最坦白地承认的东西——主体这里所涉及的欲望只能活在另一个人身上，活在它切实不可穿透而且完全不为人知的地方。
- 情节中一度取代主人公的那个人物；
- 严格说来真正身为倒错者的那个人物；
- 真正能够通达对象的那个人物——

我们只在他倒在主人公的枪弹之下、发出最后呻吟时，才得到理解这个人物的钥匙。

主要人物的这种负片——

对象关系实际上就安置在这个人物身上——

……具有某种格外鲜明的示范性，可以充当图式，帮助我们理解：我们只能以外推为代价实现对倒错结构的把握。

神经症中的欲望结构与倒错中的欲望结构性质完全不同；而且，这两种结构彼此对立。

在这些欲望的倒错位置中，最根本的一种——分析理论既把它置于发展的最原初点，又把它置于最极端退行的终点——就是受虐狂。我们在这里难道不能借幻想所提供的明证再次提醒并切身展示：当我们匆忙投入分析，以塌缩的公式表述眼前之物的性质时，究竟忽略了多少层面？

我在这里选取受虐狂，因为它将充当我们接近倒错的一极。

人人都知道，人们倾向于——

- 把受虐狂的种种形式还原为一种关系；归根到底，这种关系会以主体同自己生命的某种完全根本的关系呈现；
- 并依据弗洛伊德在这个问题上提出的一些有效而珍贵的指示，使它同“死亡本能”汇合；某种同本能组织相反的东西，会通过死亡本能直接在驱力层面、在被视作有机的冲力层面显现出来。

这里无疑存在某种在极限上提供瞄准点和视角的东西；为了提出某些问题，盯住它当然并非无关紧要。

简言之，我们难道没有看到——

正如图式上标示这项关系的字母在这里对它的定位：

根本欲望的位置处在主体同话语之关系的一项分割中——

……在所谓受虐狂的幻想内部，有个东西鲜明显现出来，而人们不应忽略它？

分析家一方面把受虐狂当作一种最根本本能的出口，另一方面却无疑一致发现：受虐享乐的根本部分不可能越过虐待的某个界限。

我认为，只要突显某些具体特征，它们至少能为我们照亮一种媒介，使我们在那里辨认出主体同某种严格说来属于大他者话语之物的根本关系。

难道必须亲耳听过一个受虐者的秘密倾诉吗？

难道必须读过哪怕一篇献给受虐狂的众多文章——

其中有好有坏，近期又出版了一些——

……才会辨认出受虐享乐的一个根本维度？它同主体体验并享用的一种特殊被动性相连：主体设想自己的命运在头顶上方被决定；周围若干人就在那里，当着他的面讨论为他准备的一切命运，却切实无视他的存在，丝毫不把他算进去。

这难道不是最为显著、最容易察觉的特征与维度之一吗？主体本人也坚持把它当作受虐关系的构成部分之一。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把握、看见并切身触及：正是在主体作为主体的构成中——

- 因为这项构成内在于话语；
- 因为一种可能性被推向极端：这段话语本身——

——在这里于幻想中得到揭示并充分展开——把作为主体的他视作虚无——

……我们才找到最初的一级台阶之一。

“台阶”——天哪！——还是相当重要的，因为若干症状性表现正是在它之上、从它出发发展出来。这一级“台阶”让我们能够在地平线上看到如下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

- 被视为最根本机构之一的死亡本能；
- 以及话语中那个提供支撑的东西；没有这项支撑，我们便无法在任何地方通达死亡本能。这是非存在的支撑，而非存在是每一项象征化在根部所包含的原初、构成性维度之一。

因为在整整一年——我们献给《超越快乐原则》的那一年——中，我们已经阐明了象征化所特有的这项功能：它从根本上建立在切口上。无论原初张力之流是什么，切口都把它纳入一系列二择，从而引入所谓根本机器。在主体的精神分裂症之原则上，我们恰恰重新找到这台

脱离并释放出来的机器；主体在那里认同于这台机器同生命之流的失谐，认同于这项失谐本身。

就此而言，我顺带提醒你们：你们在这里以一种既根本又完全可以把握的示范方式，切身触及拒斥〔Verwerfung〕功能最突出的形式之一。切口既构成话语，同时又不可挽回地外在于它所构成的话语；正因如此，可以说，主体在认同于切口时是被拒斥的〔verworfen〕。他正是由此把握并感知到自己是实在的。

我在这里只是向你们指出“我思故我在”的另一种形式——

我认为它从根本上并无不同，但其表述与深化方式显然完全不同——

……我的意思是：正因为主体参与这段话语——

相比笛卡尔的维度，这里只多出一点：

这段话语逃离主体，而且他一分为二却并不自知——

……正因为他是这段话语的切口，他才以最高程度成为一个“我在”。在这个现实中——主体真正把握自己的最后现实——“我在”具有一项奇特性质：能够在话语中的某处作出切割、加上标点。

他的根本存在便寓于这项性质中；作为主体，他由此感知到，这是他从根本上带入世界的唯一实在侵入。然而，它又把他排除在其他一切活生生的关系之外，以至于必须经过我们分析家所知道的全部绕行，“我”才能把他重新整合进去。

上次，我们简短谈过神经症者身上如何发生这些事情。我们说，对神经症者而言，问题要经过父亲隐喻，经过一个安然享用对象之人的虚构——无论此人是否真实存在。代价是什么？某种倒错性的东西。

因为我们已经说过，这项隐喻是一项转喻的面具：在父亲作为法则主体、作为安然占有享乐者的这项隐喻背后，隐藏着阉割的转喻。仔细看去，你们会发现：儿子的阉割在这里无非是父亲阉割的后续与等价物；弗洛伊德的原始父亲神话背后的一切神话，以及原始的父亲神话本身，都充分指出这一点：

- 克洛诺斯阉割朱庇特；
- 朱庇特在登上天国王位以前阉割克洛诺斯。

这里所涉及的转喻归根到底在于：游戏中始终只有一个阳具。而神经症结构所要做的，恰恰是不让人看见这一点。

神经症者只能以大他者之名成为阳具。所以，有另一个人拥有阳具，神经症者的存在依赖这个人。神经症者没有人人都知道所谓的“阉割情结”；可是，如果根本没有任何人拥有阳具，他当然就更谈不上拥有它。

神经症者的欲望——

如果你们允许我用这个稍作概括的公式，来表达我想让你们在此感受到的东西——

……完全悬系于能指善意的神话保证，正如弗洛伊德著作的整个展开所指出的那样。主体必须攀附于这项保证，才能不在眩晕中生活。这让我们抵达神经症者欲望的公式。

人人都知道，弗洛伊德主义对这种欲望所作的解剖，同我们所处某个时代的特征之间存在紧密的历史关系。至于这个时代最终会抵达、还是会绊倒在哪种由形形色色先知隐约预言的人类形式上，我们无从得知。

不过，有件事是肯定的：只要我们不犹豫于把它表述出来，便能在经验中切身感到——若以浓缩方式来说，神经症者的欲望就是没有上帝时诞生的东西。不要让我说自己没有说过的话！比如说，有上帝时情况会更简单！

问题在于：正是在至高保证者被悬置的层面——神经症者把这项悬置隐藏在自己身上——神经症者的欲望得到定位、停下并悬置起来。神经症者的这项欲望，只在他一切行为的地平线上才成为欲望。因为——请允许我把一个帮助你们辨认行为风格的公式告诉你们——我们会说，相对于他借以定位自己的这项欲望，神经症者始终处在自身的地平线上，为它的到来作准备。神经症者——

如果你们允许我采用一个自己认为仿照日常经验中种种事情的说法——

……总在忙着收拾行李，或者作良心省察——这是一回事——或者安排自己的迷宫——还是一回事。他把行李收拢起来，又落下几件，或者把它们寄存起来；但这些行李始终是为一场他永远不会踏上的旅行而准备的。

如果我们愿意看见这里存在一个彻头彻尾的对照，就必须绝对认真地考虑这一点；无论那种懒惰思想说什么，它只像蜗牛一样沿着现象爬行，从未想过把任何一种视角汇拢起来……我们必须用倒错欲望的结构同它对置。当然，倒错者身上同样涉及一道豁口；问题也只能是主体在切口中抹除自身存在，因为这正是根本关系。需要知道的是：倒错者如何体验并支撑这个切口。

那么，分析家多年来所做的工作——

他们同倒错患者的经验，使他们能够阐明一些有时彼此矛盾、衔接不良，却足以提示其面对何种困难的理论——

……是某种我们可以用来记录事实的东西。

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种材料来谈论；这种材料本身泄露出某些结构性要求，也正是我们在这里尝试表述的要求。所以，在这项建立欲望真实功能的尝试中，我们甚至可以纳入那些通过相关行为接近问题的人——也就是精神分析家——最终形成的谨慎妄想，乃至组织得相当完整的妄想。我要举一个例子。

权衡之下，我认为直到目前，没有人比吉莱斯皮先生更好地谈论倒错；他本人既十分低调，又充满幽默感。我建议会读英语的人阅读下面的文章；他们会获益匪浅：

- 吉莱斯皮最初以恋物癖为题接近这个问题的研究，也就是 1940 年 10 月发表于《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的《恋物癖研究的一项贡献》；
- 随后是他献给《性倒错分析》的札记，载 1952 年第 33 卷第 4 部分；
- 最后是他发表于 1956 年七月至十月号——第 37 卷第 4、5 部分——的《性倒错的一般理论》。[注1]

> [注1] William H. Gillespie：《恋物癖研究的一项贡献》，《国际精神分析杂志》，1940 年第 21 卷，第 401—415 页；《性倒错分析札记》，同刊，1952 年第 33 卷，第 397—402 页；《性倒错的一般理论》，同刊，1956 年第 37 卷，第 396—403 页。

你们会从中看到：这位作者归根到底相当自由，能够充分权衡人们尝试接近问题的不同道路；问题自然远比一种简略视角所能想象的复杂——按照那种视角，倒错无非是驱力露出真面目。可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像人们已经说过的那样，倒错可以被归结为某种最终倾向于把它同神经症变得同质的接近方式。

我直奔需要表达的东西；从现在开始，它会成为我们从不同角度询问倒错的坐标。分裂〔splitting〕概念在其中至关重要，它已经展示出某种值得我们喝彩的东西——

但不要以为我会立即扑上去——

……仿佛它恰好覆盖了主体认同于话语之裂缝或切口的功能；而我正教你们在这个位置辨认幻想的主体成分。

其实，这种辨认所包含的匆促早已出现过，并使某位研究倒错的作者产生一种对自身略感难为情的洞见。为此作证，我只须援引吉莱斯皮先生在第二篇文章中提到的第三个病例。那是一个恋物癖者的病例；我为你们简要勾勒一下。

他是一位三十岁的恋物癖者；分析以后，他的幻想明确显示为：自己被母亲的牙齿劈成两半。可以说，母亲那侵入性的船首在这里由她被咬过的乳房代表，也由他刚刚侵入的裂缝代表；这道裂缝忽然变成一个像浑身长毛的大猩猩一样的生物。

简言之，整件事回到一场分解—重组。吉莱斯皮先生所谓的阉割焦虑，被联系到一系列展开上；其中既介入母亲的原初要求或原初悔恨，又介入一种克莱因式构想——它并未得到证明，只是在分析结束时由分析家最终假定出来，也就是认同于裂缝。

不妨说，在文章末尾，吉莱斯皮先生写下了这种半被接受、仍带询问和质疑的洞见或直觉。在我看来，它确实极有意义，因为它标明：一个人在仔细追踪——也就是沿时间展开——只有分析才能给予我们的说明以后，被带到怎样的极点；这个说明关乎倒错结构最深处的东西：

- “当时材料的构形引导我们围绕同这个分裂自我〔split ego〕相连的幻想展开思索……”

如果我们接受 refendu 这个人们颇愿用来谈论 splitting 的术语，它就是“被重新劈开的”自我；弗洛伊德可以说正是以这个问题结束了自己的著述。

因为我想你们知道，弗洛伊德关于《防御过程中的自我分裂》的未竟文章，[注2]可以说写着写着笔从他手中掉了下来，所以文章没有完成；它在他去世以后才被发现。

> [注2]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防御过程中的自我分裂》（1938），载《结果、观念与问题》第 2 卷，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85 年，第 283—286 页：http://pagesperso-orange.fr/espace.freud/topos/psycha/psysem/clivage.htm。

这项自我分裂引导吉莱斯皮先生围绕同自我分裂和对象分裂相连的幻想展开思索。如果采用这个术语，两处都可以使用同一个词，也就是“split ego〔分裂自我〕”与“split object〔分裂对象〕”。

- “女性生殖器——吉莱斯皮在这里自问——难道不是卓越的分裂对象〔split object par excellence〕吗？一个自我、一个分裂自我的幻想，难道不能源于对那个呈裂缝形态的生殖器、即分裂的女性生殖器〔split female genital〕的认同吗？”他又说：“我注意到，当我们谈论自我分裂以及相应的对象时，我们指的是自己推定为现象之基础的心理机制。”

我的意思是，我们是在做科学，是在科学概念中移动。

- “……而幻想属于不同的话语层面”——吉莱斯皮先生向自己提出的这套询问颇有意思——“尽管如此，幻想——我们的幻想不亚于患者的幻想——在我们如何把这些基础过程概念化时，必然始终发挥某种作用。因此，在我们看来，幻想自己像外阴被劈开一样裂成两

> 块，可能十分恰当地对应于对象分裂，以及内摄分裂对象并导致自我分裂的心理机制。这样的幻想当然隐含着：外阴作为分裂对象，曾经是完整的；而分裂〔splitting〕是父亲或主体本人发动施虐攻击的结果。”

很清楚，即使像吉莱斯皮先生这样谨慎而克制的心智，也不能不为这里的某种东西所震动：他亲自在此把一种思想推向极端，以某种方式把后来可以用来解释主体人格结构本身的东西，还原为一种完全原初的认同图式。因为贯穿这篇文章的东西——而且可以援引的不只这个病例——就是我们在同倒错者的转移中如此明显感受到、并会发生分解的东西，也就是那些有时会被日常称作真正人格分裂的 splitting。

可以说，把倒错者的人格分裂直接贴到幻想原初器官的两片瓣膜上，确实会令人莞尔，乃至令人困惑。

但说实话，我们实际发现的——

这里必须在一切层面上、在倒错者人格形成的极其不同的形式下把握这一点——

……是我们已经指出过的某个东西。例如，我们在一篇文章中已经谈到它，[注3]那篇文章处理的是德莱教授出色研究的安德烈·纪德病例。[注4]

[注3] 雅克·拉康：《纪德的青年时代，或文字与欲望》，载《批评》第 131 期，1958 年 4 月；亦载《文集》，第 739 页。

[注4] Jean Delay：《安德烈·纪德的青年时代》（1956），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92 年。

这个东西也以两个认同侧翼的对立形式呈现。其中一边更具体地同自身的自恋形象 $i(a)$ 相连；在这位著名患者身上，它发挥调节作用，而一部作品以千百种形式向我们吐露了他的秘密——

我们无疑必须考虑这部作品的维度，

因为它为主体的平衡增添了某种东西——

……不过，我不准备借这个题目充分展开刚刚指出的东西。毕竟，这个年度临近结束；为了以后继续，我们必须先向前抛出一些小小的引线，标明这些洞见使我们能够接近什么。

这里格外突出的，是我在标题中首先写下的关系：恰恰是这个图式所表述的东西，即欲望与文字之间的关系。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严格说来，我们必须沿这个方向探寻：把欲望重新转换为一种在符号中表达的生产。符号不是人们以为的超现实；恰恰相反，它从根本上由符号自身的破碎、由它分解为能指性部分而构成。我说，我们必须在欲望死路重新转换进这种能指物质性的过程中定位升华本身——如果我们想给“升华”这个术语以恰当意义的话。

我们的安德烈·纪德无疑值得被放进向我们提出同性恋问题的范畴。我们看到什么？

我们看到同一个分裂对象的双重关系，因为它反映了小安德烈·纪德最初那个不讨人喜欢、甚至像一位作家所说的“失宠〔disgracié〕”男孩。[注5]在同一个自恋对象的这种隐秘关系中，阳具属性的在场至关重要。

> [注5] 这是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对纪德的评论，由 Jean Delay 转引。

纪德是同性恋者。可是，如果我们不把这个公式、把他本人作过见证的东西放到对面，如果可以说，你们不知道“一个乌拉宁主义者的爱”是什么，就完全无法把目光集中在主体的性异常上——这部著作的贡献正在于证明了这一点。

这里所涉及的是他对妻子的爱，也就是这种高度理想化的爱。我在那篇文章中毫不费力地汇集德莱著作以极大心力指出的材料，也就是纪德爱妻的这段感情如何经由完整的发生过程，接到他同母亲的关系上。这里不仅是我们所知道的实在母亲，而且是包含着一种结构的母亲；现在必须辨明这项结构的真实本性。我立刻指出，在这个结构中，坏对象的在场——更进一步说，坏对象的拓扑——至关重要。

我不能停下来作一段漫长展开，逐步、逐点重新梳理安德烈·纪德的整个历史；他的作品已经在不同阶段用心把它揭示出来：

- “不过，为了说明一个孩子的本能可以迷失到何种程度，我想更确切地指出自己的两个享乐主题。其中一个来自……格里布耶这个迷人的故事。有一天下着大雨，他跳进水里；不是像那些坏哥哥试图让人相信的那样，为了躲雨，而是为了躲开嘲笑他的哥哥们。他在河中努力游了一会儿，随后放弃了；一旦放弃，身体便浮起来。他感到自己变得很小、很轻、很奇怪，成了植物；叶子从他全身长出。很快，河水便把一根纤细的橡树枝送上岸，而我们的朋友格里布耶已经变成这根树枝。——荒唐！……”

作家让谈话对象这样叫道。

- “……而我之所以讲它，恰恰正因为它荒唐；我说的是真话，不是什么能给我带来荣誉的事情。诺昂的老祖母当时无疑根本没想过自

己写下了某种使人堕落的东西；但我可以作证：《阿芙洛狄忒》中的任何一页，都不曾像格里布耶变成植物这场变形搅乱任何学童一样，搅乱当年那个一无所知的小小的我。”

为了回到这里，我要补上他给出的另一个幻想例子；这个幻想曾引发他最初的享乐，而我们不能误认其维度：

- “德·塞居尔夫人的一出愚蠢小戏《朱斯蒂娜小姐的晚餐》中，也有这样一段：仆人们趁主人不在家大吃大喝；他们翻遍所有橱柜，吃得不亦乐乎。随后，朱斯蒂娜弯下腰，从橱柜里取出一摞盘子；马车夫悄悄走来，在她腰上拧了一把。朱斯蒂娜怕痒，手一松；哗啦！所有餐具都摔碎了。这场破坏令我陶醉。”[注6]

> [注6] 安德烈·纪德：《如果种子不死》，巴黎，伽利玛出版社，Folio 丛书，1972 年。

如果你们还需要更多东西，才能把握第二个幻想同某个完全原初之物的关系——我们必须在主体同切口的关系中表述它——那么是否还要让我举出……

这在这类主体面前完全常见——

……比如说，手淫启蒙中的一个根本幻想，也是围绕更确切地涉及幻想中想象之物的口头揭示而形成的幻想：也就是把性启蒙本身当作已经存在的幻想主题。

主体的第一个幻想揭示了他同某种分离出来并逐渐开花之物的关系；它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使一百项分析观察所证明的东西临场化。这个主题如今已经完全得到接受并十分常见：主体认同于阳具，

因为阳具从对母亲内部对象的幻想化中涌现出来。这是一种经常遇到的结构；眼下没有任何分析家会难以把它作为这样的结构接受并辨认出来。

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里看到——这项认同在幻想中得到如此显现；它在幻想中被当作某个东西的支撑，而这个东西为主体代表其最初色情生活中的一次……经验。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是更确切地知道：这里涉及哪一种认同。

我们已经说过，神经症者的转喻从根本上由这一点构成：在极限上，他之所以是它——

也就是在他的症状那不断退隐的视角中终将抵达的某个点上——

……只是因为他没有阳具；而这正是绝不能揭露的东西。

也就是说，随着分析推进，我们会在他身上遇到不断增强的阉割焦虑。在倒错中，则存在某种可以称作证明过程的翻转的东西。

神经症者必须证明的是其欲望的存续，而它在倒错中变成了证明的基础。你们可以把它看作分析对所谓“归谬推理”的某种恢复名誉。

对倒错者而言，一项结合发生了，把如下二者合并为一个项——

它引入同小他者的一种十分特殊的认同所允许的那道轻微开口——

……把“他是它”与“他有它”合并为一个项。为此，只须让这里的“他有它”变成“她有它”，也就是原初认同的对象拥有它。他会在原初认同的

对象身上拥有阳具；这个对象在一种情形中转化为恋物，在另一种情形中转化为偶像。

在这些同性之爱中，我们拥有从恋物形式到纪德所展示的偶像崇拜形式的全部跨度。可以说，这项联结建立在自然支撑上。

我们会说，倒错呈现为对切口的一种自然模拟。吉莱斯皮的直觉在这里正像一个标志：

- 主体没有的东西，他在对象中拥有；
- 主体不是的东西，他的理想对象是。

简言之，某种自然关系被当作主体裂缝的材料；这项裂缝正是倒错与神经症都必须加以象征化的东西。倒错者是作为母亲内部对象的阳具，又在自己的欲望对象中拥有它。这大致就是我们在男同性恋者身上看到的东西。

至于女同性恋者……请记得弗洛伊德所表述、而我们曾在这里同朵拉病例比较分析的病例。当弗洛伊德的年轻患者转向同性恋式理想化时，发生了什么？她确实是阳具。但如何是它？同样是作为母亲的内部对象！

这一点在危机顶峰表现得十分清楚：她越过铁路护栏纵身跳下；弗洛伊德在这个 niederkommen〔落下；分娩〕中辨认出某种对母亲属性的认同。他把它说了出来。她在这项向偶像作出至高赠予的努力——也就是自杀——中，使自己成为这个存在。

她为何作为对象坠落？为了把爱之对象给予她，给予她自己没有的东西；为了把她推向理想化的顶点，给予她这个受崇拜的阳具。对这个成为她所爱对象的特殊人物而言，同性之爱正认同于它。

如果我们尝试把这一点落实到每个病例上，如果在每个病例中都努力询问，就会重新找到我主张的这个结构。你们不仅可以始终在倒错中找到它，尤其也能在同性恋这种形式中找到；有人反驳说它具有极强的多形性——这个反驳当然切中要害。尤其考虑到我们对"同性恋"一词的用法，经验确实向我们展示了何其多样的形式！

但说到底，把某个可以构成如下东西之中心的东西安置在倒错层面，难道不会同样有益吗——

即使承认还存在形形色色的外围形式，处在倒错与精神病、毒瘾或我们疾病分类场域中的某种其他形式之间——

……也就是同性恋的中心？我们可以把它同上次尝试表述的神经症者"欲望着欲望"所依托之点相比较；这个点就是同小他者形象的关系。整个替代游戏由此得到建立，而神经症者从来无须证明这里所涉及的东西，也就是他是阳具；其公式正是 $\Phi \lozenge i(a)$。我们会说，这里有某种原初认同 I 同自恋性、镜像性认同 $i(a)$ 的关系。

正因为某个东西已经存在，一项分裂已经得到勾勒——

它处在主体的认同性、象征性进入——即同母亲的原初关系——与最初几次拒斥〔Verwerfungen〕之间——

……正因为它同主体对自身镜像形式的第二次想象性认同、也就是 $i(a)$ 相接，主体才会利用它象征化我们借吉莱斯皮之名所谓的裂缝，也就是主体介入其幻想关系的地方。

在这里，阳具是根本的能指性要素，因为它从母亲那里涌现为其欲望的象征：

- 这项大他者的欲望令神经症者惊恐；
- 他感到自己在其中冒着一切风险；

……它正是倒错者的全部建构将围绕其组织起来的中心。

即便如此，经验仍向我们表明，在倒错者的病例中，大他者的这项欲望也位于最深处，最难抵达。这恰恰造成了我们得以进行的这类分析的深度与困难：

- 最初的入口由儿童经验这条道路提供；
- 还有同最初的对象认同特别相关的建构与思索。

显然，即使纪德愿意把自己交出来——也要由他承担代价——也没有什么能保证这项工作可以推进得足够远。纪德没有把自己交给分析探察。

不过，一项只在所谓升华维度中展开的分析无论归根到底多么表浅，我们在这个点上仍得到了一些奇特指示。据我所知，没有人给予一个小特征应有的重视；它作为一种行为奇点显现，几乎以其症状性重音为这里所涉之物签名，也就是母亲人物的彼岸——或者更准确地说，

是她的内部、她的心脏本身。因为原初认同的这个核心可以在倒错主体自身的结构深处重新找到。

如果说，在神经症者那里，欲望处于他一切长期铺陈、切实没完没了的要求的地平线上，那么可以说，倒错者的欲望处在他一切要求的核心。如果我们沿其展开去读，它无疑系结在种种美学要求周围；但最能令人震动的，仍是这些要求依次围绕其出现的各项主题如何变化调制。

你们会发现，作品最初几行显现的就是主体同一幅碎片化视野的关系；一只万花筒占据了全卷最初六七页。你们怎会不由此被带到碎片化经验的最远处？还不止如此：在某个时刻，他获得并亲自表述了一项观念、一种知觉；他说，无疑有现实，也有梦，但还有“第二现实”。

再往后——

这正是我要抵达的地方；它是最微小的线索，

但人人都知道，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正是这类线索——

……他向我们讲述所谓“门板木节的故事”。在于泽斯某处的一扇门上，因为一块木节被取走，木头里留下了一个洞。洞的深处有什么？

- 有人告诉他：“是一颗小弹珠；您父亲在您这个年纪时把它塞了进去。”[注7]

> [注7]　安德烈·纪德，同上：“‘您想知道那是什么吗？’萝丝摆餐具时问我；那时我正专心把小指伸进洞里，想接触那个对象。‘那是您父亲在您这个年纪时塞进去的一颗弹珠，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能把它取出来。’”

他又告诉那些“性格”爱好者一件令其赞叹的事情：从那次假期开始，他花整整一年留长小指指甲，好让它在下次相遇时长得足够长，能够从木洞中把那颗小弹珠取出来。他确实成功了；但随后留在手里的只是一个灰扑扑的对象，他羞于向任何人展示。因此——我想他是这样说的——他把它放回原处，剪掉小指甲，对谁也没有吐露秘密——除了我们，也就是终将使这个故事不朽的后人。

我认为，很难找到更好的引子，让我们把握一种被抛入辉煌……中的观念；这里的一切都显示出某种执着，并向我们呈现倒错主体同内部对象之关系的形态：这个对象位于某个东西的核心。作为这样的对象，它同欲望之想象性维度——在这里是原初秩序中母亲的欲望——发生关系；正是这个维度发挥决定性的、居于中心的象征化作用，使我们可以认为：在欲望层面，倒错者认同于阳具的想象形式。

下一次，也就是我们今年关于欲望的最后一课，将以此为主题。

第27课 · 1959年7月1日

我们来到本年度的终点；我冒着自己的风险，也同样冒着你们的风险，把这一年献给了欲望及其解释的问题。你们确实已经看到，我始终停留在欲望于分析经验经济中所处的位置这个问题上，一步也没有离开；因为我认为，任何具体欲望的一切解释都必须从这里出发。这个位置并不容易圈定。

所以，今天我只想用几句结语向你们指出一些大项和基本方位；相对于它们，我希望自己已经让你们在今年感受到：必须赋予欲望功能本身以精确规定，这件事何其重要。

你们知道，只要对现代分析研究稍有经验，尤其是读过哪怕一份分析病例观察，就会看到一项恒常特征——

我指的是任何一份人们乐于在我们所处的分析时代交流的病例观察；

这个时代大约在二十年前便已开始——

……相对于旧文献中的典型神经症，这些病例被称作“神经症性性格”，或者神经症的边缘病例。

我们在接近主体的方式中遇到什么？近期我读了不少这类病例，想借此弄清楚：分析思考面对经验所带来的根本进展，究竟走到了哪里。大体上可以说，当前的情况以惊人的恒定性表明：无论分析在我们此刻所处的阶段从哪一边取得口号，它都受对象关系支配，并向对象关系汇聚。

在这个名目下同克莱因经验相连的东西，说到底更像一项症状，而不太像一个扩散中心；我的意思是，它是一个特别深入研究相关一切的地带。不过，从根本上说，其他任何一个组织分析思想并安排研究的中心，也没有离它多么遥远。

因为对象关系最终支配了我们对分析进程的全部设想。这是在眼前机会中呈现给我们的最引人注目的观察之一。然而，在一份为了说明某种结构而报告的具体病例观察中——我们的疾病分类对象场域便位于那里——分析仿佛会沿一条可以称作"道德化规范塑造"的路线进行一段时间。

我不是说分析家的干预会直接沿这个方向发生——它因病例而异——而是说，分析家本人在这个视角中取得坐标。他表述主体相对于周围环境、相对于对象的位置特征时，始终会评估受分析主体如何把握对象；并以某种假定的正常模式——即正常接近小他者本身的方式——来衡量这种对象把握的缺陷。

归根到底，我们会看到，分析家的心智主要停留在大他者这个维度的种种退化上：主体每时每刻都误认、遗忘并贬落大他者，使之失去作为自主、独立主体，作为纯粹大他者和绝对大他者的自身条件。仅此而已！这是一种不比别种坐标更坏的坐标；它主要抓住的是：在一切完整生活中，应当承认小他者的自主性与立体性。

然而，真正惊人的倒不太是这一点——

尽管它包含全部文化预设，是对一套可以称作价值体系的隐含归附；

这套体系即便隐而不显，仍然确实在场——

……真正惊人的是，可以说，某个转折突然加速发生。分析同主体经过长期工作，阐明他在情感上把握小他者的不足以后，我们通常会看到——

无论这直接反映了具体分析中某个我不知道的转折，还是仅仅因为分析家急于概括自己眼中经验的最终项——

……病例观察中整套根本具有道德化色彩的表述忽然像是跌落到一个较低楼层，并在一系列极其原始的认同中找到最终参照。无论怎样命名，这些认同总会多少接近好对象与坏对象的观念；它们或者是内部的、被内摄的，或者是外部的、被外在化和投射的。

对这些原初认同经验的援引总有某种克莱因式倾向。在另一些场合，分析家突显被认为造成固着的最终动力，从而把这项倾向掩盖起来——

此时，人们用更古老的术语、用本能参照来命名它们；例如，认为口腔施虐深刻改变了俄狄浦斯关系——

……主体又用它来解释俄狄浦斯戏剧中的这个意外、这项俄狄浦斯认同；但归根到底，所援引的始终是同一类东西。

也就是那些被我们用来归结主体戏剧全部发展的终极认同，无论是在神经症中，还是甚至在倒错中。

也就是那些使主体性概念本身留在深刻歧义中的认同。

主体在其中主要表现为对某个他可以或多或少视作自身之物的认同。治疗则表现为在一次以现实参照为原则的经验中，重新安排这些认

同：主体归根到底必须接受或拒绝自身的哪些东西。由此一来，事情显得极其冒险，因为到头来，这个现实参照无非是某一种现实。

分析家最终假定的现实，这一次又以更加隐含、更加掩蔽的形式返回；它可能相当棘手，尤其可能包含一种理想规范性——严格说来就是分析家的理想。它充当最终尺度，要求主体把自己的结论归附于它；而主体的结论是一项认同结论：

“归根到底，我就是自己在内心辨认为良好与善的东西；我渴望遵循一种理想规范。无论它多么隐蔽、多么含蓄，终究就是我经过如此多绕行以后，认出曾被指给自己的那套规范。”

在这项关系中，分析行动、互动通过一种微妙的暗示行动——它比另一种暗示更微妙，但归根到底并无不同——得到分析。我在今年向你们持续展开的论述中，努力指出的是：这项经验——

它通过一种从弗洛伊德原初指示开始的逐步滑移，形成了这样的组织——

……如何以越来越掩蔽的方式把一个问题藏在自身之中。我认为，如果缺少这个根本问题，就不可能正确评估我们的分析行动；它就是欲望的位置。

我们所表述的欲望，会把某个概念重新带回我们的关注前景——

它的方式并不含糊，而是真正具有决定性——

……也就是我们所面对之物作为一种主体性的概念。欲望究竟是不是主体性？这个问题并没有等待分析才被提出。它一直都在那里，从所谓道德经验的起源开始便已存在。欲望既是主体性——

它位于我们主体性的核心，是最根本地身为主体的东西——

……同时又是某种相反的东西；它像一种抵抗、一个悖论、一枚遭排斥的核心、一枚可以反驳的核心那样同主体性对立。

正是从这里出发——我已经屡次坚持这一点——整个伦理经验沿着一条最终抵达斯宾诺莎如下谜样公式的道路发展：

- “欲望——cupiditas——就是人的本质……”〔《伦理学》第四部分结尾〕

它之所以谜样，是因为这个公式留下了一项开放问题：它所界定的究竟是我们所欲望的，还是可欲望的；二者是否重合，仍然悬而未决。即使在分析中，被欲望者与可欲望者之间的距离也完全敞开。分析经验正是从这里建立并展开。

欲望不再只是在行动层面被放逐和排斥，也不再只是我们的受奴役原则——迄今为止它一直如此。人们开始询问欲望，把它视作我们内部一整套行动和行为的钥匙或动力；这些行动与行为被理解为代表着我们真理最深的部分。

这里是最高点，是经验每时每刻都倾向于从中重新下降的顶点。这是否意味着，正如人们长久以来所相信的那样，这里所涉的欲望仅仅诉

诸生命的喷涌？显然绝非如此；因为从我们第一次逐字拼读经验开始，便会看到：越是深入这种欲望，它便越少同这种纯粹冲力重合。

它分解开来，脱离原有的连接，呈现得同和谐关系越来越远。在分析经验构成的退行性回溯中，没有任何一个欲望如此向我们显现；不仅如此，它还表现为一种成问题的、散乱的、多形的、彼此矛盾的要素；总之，远离一切具有方向的契合。

所以，我们必须参照这种欲望经验；必须把它不断深化，直到能够给出某个帮助我们确定其意义的东西，避免自己偏离其中绝对原创、绝对不可还原的部分。在此以前，我们不能离开它。

当然，分析经验的整个表述方式——我已经说过——都倾向于向我们遮蔽这种欲望意义。在转移经验中清理通向对象的道路，以某种方式向我们展示了所涉之物的负片。如果我们把转移经验界定为一种通过退行取得的重复经验，而退行本身又依赖一次受挫，那么这项界定会把受挫同要求的根本关系搁置一旁。然而，在分析中根本没有别的受挫。

只有这种表述各项术语的方式，才能让我们看到：要求之所以退行，是因为经过展开、以分析中的面貌出现的要求仍未得到回应。可是，分析已经通过一条迂回道路开始作出回应，把受分析者引向对象！由此产生种种不可思议的观念；我已屡次批评的一个例子，就是自己谈过的这种“距离调节”。

这种对象距离调节或许在法国语境中扮演着更大的角色；可以说，它本身已经充分表明：分析一旦狭隘地以对象关系为中心，便会沿某条道路走进何种自相矛盾的死路。

因为任何关系——

无论是什么关系，无论我们必须以何种方式假定它的正常形态——

……无论人们怎样说，似乎都预设保持某种距离。说实话，我们可以在这里认出：人们短路式地应用了某些关于镜像阶段关系和自恋关系本身的考察，而且实际上把它们倒过来使用了。这些考察曾为一些把“分析行动”参照置于首位的作者提供理论行李；当时，他们还无法在更广泛的参照中定位其位置。

事实上，分析经验的任何一种参照，只要最终依托于所谓分析经验的现实，把它当作尺度和标尺，用来衡量必须在转移关系中还原的东西——

……只要同时把一种如下程度的自我扭曲，安置在这种分析还原行动的补充位置上——

- 或多或少得到推进；
- 或多或少经过分析；
- 或多或少受到批评——

……并参照这种自我扭曲来理解距离概念，参照这个自我中仍可能同把分析还原成一种“现实”结盟的部分——

……凡是以这些术语组织起来的东西，都只是在恢复医生与患者的分离，而整个古典疾病分类学便建立在这项分离之上。这本身绝不构成反驳；但它也恢复了分析前心理治疗那种主体治疗的无效性。可以

说，这类治疗把患者经验中的问题交给医生判断这项全能规范，使医患关系服从如下主体结构：患者当然是同类，却是一个陷入错误的同类；这会带来一切距离——恰恰是距离！——以及无法还原的误认。

分析建立的是一种主体间结构；它同前一种结构截然不同，因为无论作为患者的主体距离我们的规范多么遥远——

甚至抵达精神病与疯狂的边界——

……我们都不会把他假定为那个因慈善纽带、因对我们自身形象的尊重而同我们相连的同类。

这无疑是一种具有自身基础的关系，因为它——

- 确实构成一项进步；
- 曾经构成一项进步；
- 而且是我们对待精神病患者之方式的一项历史进步。

但分析建立的决定性步骤究竟是什么？是否在于：从根本性质上、在我们同他的关系中，把他视作一个说话主体？也就是说，无论他处在什么位置，都同我们完全一样被卷入同……之关系的后果与风险中。单这一点便足以彻底改变我们同分析中这个被动主体的关系；因为从这里开始，欲望便位于某种晦暗、根本冲力本身的感受彼岸。

因为，如果我们考察这种冲力、驱力、呼喊，便会发现：这项冲力之所以对我们有效，之所以存在并得到界定，弗洛伊德之所以表述它，只因为它被纳入一种性质特殊的时间序列，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能指

链。能指链对我们作为冲力和驱力所面对的一切产生如下性质与影响：它从根本上把冲力同一切将之界定并定位为生命性的东西断开，使它同一切保证其活生生连贯性的东西从根本上可以分离。

正如弗洛伊德理论从一开始便阐明的，能指链使冲力可以同其源泉本身、同其对象、乃至所谓的倾向相分离。冲力甚至同它自身相分离，因为它恰恰可以在这项倾向本身的反向形式中得到辨认。它最初、原初地可以分解；归根到底，已经分解成一项能指性分解。欲望并不是这个序列。

欲望是主体相对于这个序列的定位；主体在其中把自身反映在大他者欲望的维度里。让我们举一个例子，采用分析经验以最原始形式呈现给我们的东西：主体同家庭星丛中新来者的关系。

我们在这个场合所谓的“攻击”并非攻击，而是一项死亡愿望。也就是说，无论我们假定它多么无意识，它都表述成某个东西：“让他死！”只有在表述的语域中、也就是在能指存在的地方，才能设想这项愿望。

正因为针对竞争同类的攻击、或者说竞争同类所发出的攻击，以一些无论我们假定多么原始的能指术语得到表述，小小的同类才会展开攻击：咬他们、推他们，甚至把他们赶出能够取得食物的范围。

原始竞争之所以转入无意识，同某种无论被我们假定多么粗陋、仍得到表述的东西相关；它的性质同口头表述“让他死！”并没有根本差别。正因如此，这句“让他死！”才能始终潜伏在“他真漂亮！”或“我爱他”的下方；后一种话语叠加在前一种话语之上。

我们作为欲望而面对的东西，正位于这两段话语的间隔中。你们若愿意，克莱因辩证法所谓的坏对象也构成于这个间隔中；我们看到，被排斥的驱力与被内摄的对象如何能够在同一项歧义中汇聚。

不过，问题在于这项关系如何在间隔中形成结构：这个想象性功能悬挂并依附于两条话语链——被压抑之链与公开、显现之链。我们在这里首先被要求准确指出：必须在表述中提起什么，才能知道欲望位于哪个层面。

在某些场合，你们或许曾想过、甚至暗示过：我在这里给出了欲望的一种阳具中心论构想。当然，阳具在其中发挥着绝对根本的作用；但如果不把它放在我们尝试引入的本体论坐标内部，又怎能真正理解阳具的这项功能？又该怎样设想梅兰妮·克莱因夫人对阳具的使用？

我的意思是，在儿童经验最初、最古老的层面。当儿童陷入成长中的某种困难——有时会非常严重——时，在第一个转折处，梅兰妮·克莱因夫人便会解释儿童摆弄的一件小玩具；他正要让玩具碰到游戏中另一项使经验得以建立的要素，而她会告诉他：“这是爸爸的阴茎。”

事实上，任何人——至少任何从外部接触这项经验的人——都不能不为这项干预完全直率的大胆稍感错愕。更令人惊讶的是，它归根到底竟然奏效！我的意思是，主体在某些情形下当然可能抗拒；但若有抗拒，梅兰妮·克莱因本人丝毫不怀疑：这里确实有某个东西正在发挥作用，而且完全没有理由对将来理解它感到绝望。

而且天知道，她有时何等容许自己——

有人向我讲过一些经验；它们全都从外部看去，却得到十分忠实的转述——

……坚持下去！

很清楚，阳具符号在这个极早时期进入游戏，仿佛主体一直只等着它。梅兰妮·克莱因夫人有时会为这个阳具辩护，说它不过是一个更易操作、更方便的乳头模型；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项奇特的窃取论点。

在我们自己的语域与词汇中，仍能保留下来并为这种干预辩护的东西，只能用下面的术语来表达：显而易见，主体之所以接受这个对象——

在大多数情形中，他只有对这个对象最为间接的经验——

……只因为它是能指；而这个阳具的影响之所以最清楚地得到辩护，也正因为它是能指。

主体是否在这个年龄就把它当作能指，问题也许仍不可辨明。但可以肯定，梅兰妮·克莱因之所以采用这个对象——无论她是否自知——是因为没有比它更好的能指，可以表示欲望作为大他者欲望之欲望。

如果阳具意指某个东西——

我的意思是，它在能指位置上意指的东西——恰恰就是大他者欲望之欲望。正因如此，它会在对象层面取得特权位置。

不过，我认为，我们根本不会像某些人的说法那样停留在这种“阳具中心论立场”上——

那些人只停留在我所阐明之物的表面——

……这反而使我们能够看到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真正的问题是：从一开始，我们在欲望问题上所面对的对象——

- 远非任何程度上的预成对象；
- 远非本能满足的对象；
- 远非在某种我不知道的生命预成中，注定把主体作为其本能补足物而加以满足的对象——

……欲望对象同下述东西绝无区别：它是欲望之欲望的能指。

作为这样的对象——你们若愿意，就是图表中的对象 a——就是大他者的欲望本身；如果这个词有意义，可以说，它抵达了一个无意识主体的认识。当然，相对于这个主体，它因而处在一个自相矛盾的位置：无意识主体的认识。

这并非不可思议，而是一个开放问题。它意味着，如果这个对象抵达无意识主体的某个部分，它是作为承认主体的愿望而抵达，是作为主体之承认的能指而抵达。这句话的意思正在这里：欲望除了其承认的能指以外，没有别的对象。

所以，我们必须到人类经验向我们标示并指出对象作为欲望对象之特征最为悖谬的形式那里寻找。我指的是我们通常所谓的“恋物”。在通常构成人际交换对象的一切东西中，它总以或多或少隐含的方式存在；只是这些交换的规则性或规范化特征无疑把它掩盖起来。

人们已经谈过商品的恋物面向；说到底，这里并非只有同音这个事实。所谓“同音”，是说“恋物”一词的不同用法确实共享某种意义；但对我们而言，必须在欲望对象问题上保持于前景的重音是：首先而且首要地界定它的，是它取自能指材料。

“前夜，我看见魔鬼……

保罗-让·图莱在某处这样写道：

……在他的皮囊下面……

他的两只……伸了出来……”

结尾是：

“你看，它们并非全都会坠落，

知识之树的果实！”[注1]

[注1] Paul-Jean Toulet：《逆韵诗》，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99 年。拉康插入的“他的两只……伸了出来”并不见于原诗：http://www.florilege.free.fr/toulet/les_contrerimes.html#50。

那么，愿它们这次对我们来说也不会全都坠落；愿我们看见：重要的并不那么是幻景呈给欲望的那些隐藏果实，恰恰是那层皮囊。

恋物的特征在于：它是皮囊、边缘、饰边、花边，是遮蔽之物；它的全部作用恰恰在于，没有什么比它更被指定来承担这里所涉之物的能指功能，也就是大他者的欲望。

也就是说，儿童最初在同要求主体的关系中面对的是：后者在要求之外是什么，是他无法解读的母亲欲望本身；他至多只能透过一个能指，以最为潜在的方式加以解读。无论我们分析家在自己的话语中怎么做，都会把这个能指归到同一个公度、归到能指游戏的中心点上；在这里，这个中心点就是阳具。因为阳具无非是欲望之欲望的能指。欲望除了其承认的能指以外，没有别的对象。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使我们能够设想发生了什么；当我们发现在欲望层面的主体—对象关系中，主体已经转到另一边时，我们自己也受到蒙骗。

主体已经转到 (a) 的层面，因为最终，他本人也不再是什么别的东西，只是这项承认的能指，只是欲望之欲望的能指。

但重要的恰恰是维持这项交换赖以发生的对立，也就是 a 对面的 $\not S$ 组合：$\not S \lozenge a$——

这个主体无疑是想象性的，却是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如此：他是断连的纯粹主体，是言说切口的纯粹主体；切口则是言语借以建立的根本节拍——

……我说，这个主体同一个能指的组合。这个能指是什么？

它无非是主体所面对之存在的能指，因为这个存在本身受到能指的标记。也就是说，a、欲望对象，就其性质而言是一项残余、一件剩余物。它是说话主体作为这样的主体，在一切可能要求面前同存在相遇以后留下的残余。对象正是由此接上实在并参与其中。我说的是实在，而不是现实；因为现实由人类象征活动以或多或少敏锐的方式套在实在脖子上的一切笼头构成，象征活动借此把实在变成经验的对象。

请注意：经验对象的特性，恰恰是像拉帕利斯先生会说的那样，把对象中逃离经验的一切留在某一边。正因如此，同人们所相信的相反，“经验”、所谓的经验是一把双刃剑。比如，你们若盯住经验来解决一项历史情势，犯错和酿成严重错误的概率同相反结果一样大。理由十分简单：按照定义，当你们盯住经验时，恰恰会因此误认情势中的新要素。

只要这里所涉的对象接上实在，它便通过下述方式参与其中：实在恰恰作为抵抗要求之物、作为我所谓的不可通融者而呈现。欲望对象就是不可通融者本身；如果它接上实在——

我们分析施雷伯时，我曾提到这个实在——

……那么，它最出色地体现这个不可通融者的，便是实在的如下形式：它总是回到同一个位置。正因如此，颇为奇特的是，我们在星辰那里看到了它的原型。

否则应当怎样解释：在文化经验起源处，人们为什么会对一种同任何生命攸关之事都最没有关系的对象——也就是星星——产生这种兴趣？文化，以及主体本身在欲望领域的位置——

因为这种欲望从根本上建立并创设于象征结构本身——

……其解释在于：在全部现实中，星辰是最纯粹地属于实在的东西。

但有一个条件：孤独的牧人——最先开始观察星辰的人——面对它唯一的兴趣，就是把它辨认为始终回到同一个位置；而他必须相对于某种东西来辨认它，也就是相对于他借以从根本上把它建立为对象的东西：一条无论被你们假定多么原始的裂缝，使他能够在星辰回到同一位置时辨认它。

所以，我们抵达了这里：必须设定，欲望对象从根本上应当被界定为能指，是某项关系的能指；这项关系自身又以某种方式无限回响。如果欲望是大他者欲望之欲望，它便向大他者欲望本身究竟是什么这个谜敞开。

大他者的欲望本身，从根本上在主体同言语的关系中得到表述和结构化，也就是在主体身上一切具有生命根基之物的断连中得到结构化。这项欲望是我们在分析中所面对的整个经济的中心点和枢轴点。

如果不展示它的功能，我们必然只能在真正以现实之名得到象征化的东西——即现存的社会语境现实——中寻找坐标。于是，我们仿佛误认了另一个维度，尽管它已经作为绝对根本之物被引入我们的经验，并尤其由弗洛伊德主义重新整合进人类经验。

我曾屡次依托一些事实；任何试图参照这种如此“简单”的现实、分析会谈当前的现实而压扁转移经验的干预，最终在分析中造成的后果，正是在这里取得意义。

仿佛这个现实不是人为设置本身！也就是如下条件：主体的一切表现正应以最为正常的方式在其中产生——理由很清楚，因为我们期待的正是这一点。我们无疑必须重新处理主体带来的一切，但绝不能把它还原为任何直接现实。

正因如此，我曾以不同形式屡次强调一种共同特征：每当分析家的干预以过度坚持、甚至过于粗暴的方式，声称要在分析现实中一段被视作典型的对象关系之重新现实化里证明某个东西时，这项特征便会恒常出现。许多病例观察都为此作证，但必须说，分析家似乎并不总能辨认出它。

无论如何，让我们仍以先前在这里批评过的东西为限：我曾经援引《比利时精神分析家协会活动简报》中的著名病例观察，[注2]现在再次援引它，因为我在格洛弗的一篇文章中发现了一项醒目的交叉印证；在那篇文章中，他本人已经尝试相对于主体的现实系统来设定倒错的功能。

> [注2] Ruth Lebovici：《精神分析治疗过程中的临时倒错》，载比利时精神分析家协会《活动简报》第 25 期，第 1—17 页，布鲁塞尔 Froissart 街 118 号；另参见 1959 年 6 月 3 日课程注释。

下面这一点不能不令人震动。女分析家——我针对第一份病例观察，因为作者就是她——面对主体的幻想，也就是主体同她上床的幻想，逐字这样回答他：

- “你在拿一件自己明知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情吓唬自己。”

分析干预便以这种风格出现；它在这里标记了某种没有必要从分析家个人动机角度加以定性的东西。

毫无疑问，这些动机在她看来有某种对分析家的正当理由。这位分析家接受过另一个人的督导；我在今天的论述中已经提到过此人，具体是在距离主题上〔布韦〕。

很清楚，无论这样一项惊慌式干预对分析而言意味着什么，人们都会试图用正确把握“现实”——即在场对象之间的关系——来为它辩护。

可以肯定，这项关系具有决定性；恰恰就在这种干预以后，《病例报告》所讨论的东西被触发了，也就是主体的这项排斥、这种突然覆盖上去的粗暴增生——

从诊断角度看，这个主体也许没有得到很好的界定；在我们看来，他显然更接近偏执性幻觉的初步形态，而非作者所说的恐惧症——

……事实上，这个主体前来时完全受一种羞耻感萦绕：他为自己长得太高而羞耻。这里还有一整套近似人格解体的主题；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

可以肯定，这是一个新生构造。

此外，观察本身——并非我们这样说——要展示的，就是这个主体投身于所谓的“临时倒错”：他冲向某个地理地点；在那里，他发现条件格外适合从一道裂缝窥视电影院里正在满足排尿需要的人，尤其是女人。

这个要素此前在症状学中从未占有任何位置。它在我们看来之所以有趣，只因为在 1933 年 10 月《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 14 卷第 4 部分第

494 页所载《倒错形成同现实感发展的关系》中，也就是格洛弗讨论倒错功能的文章中，面对一个同前述患者十分相近的主体——

格洛弗把他更多地诊断为偏执型，而我们反过来相当愿意把他联系到恐惧症——

……格洛弗由于无疑相似的干预，实现并产生了一次同样的临时、偶发性倒错爆发的场景化。这两个病例之间没有根本差别。

例如，我在《精神分析中言语的功能与语言的场域》一文中强调过欧内斯特·克里斯的一次干预。[注3]患者有一种“自己会剽窃”的恐惧症式畏惧，而克里斯向他解释：他根本没有剽窃。于是，患者冲到外面，点了一盘新鲜脑髓；分析家为此大为欣喜，把它看作患者对其干预作出的真正有意义的反应。但我们可以说，这件事以较为缓和的形式代表了主体自身维度的反应和重构：每当干预尝试把这个维度还原、塌缩、压进所谓客观材料——也就是同分析家偏见相一致的材料——的简单还原中时，这项反应就会发生。

> [注3] 雅克·拉康：《精神分析中言语的功能与语言的场域》，1953 年罗马报告，载《文集》，第 237—322 页，关于克里斯的评论见第 296 页；另见《对让·伊波利特评论的回应》，《文集》第 393 页，其中评述了克里斯 1951 年发表于《精神分析季刊》第 20 卷第 15—30 页的《自我心理学与精神分析治疗中的解释》。

相关知识卡 克里斯的“新鲜脑子”病例：剽窃与行动化

如果你们允许我在结尾引入我们分析家必须在这项欲望关系中占据的位置，那么可以肯定：除非我们对自己相对于社会规范的功能形成某种连贯构想，否则便无法前进。

至于这些社会规范，如果有一种经验必须教会我们——

- 它们何等成问题；
- 它们何等需要受到询问；
- 它们的规定何等位于其适应功能以外的地方——

……那么，这种经验似乎正是分析家的经验。

在我们这种逻辑主体的经验中，如果我们发现了一个始终潜伏却又始终在场的维度——它支撑在一切主体间关系之下，并同由此在社会结构中结晶的一切处在互动和交换关系中——就必须大致抵达下面这项构想。

我们会把它称作“某种—文化”——我并不坚持这个词，甚至很少坚持——我用它来指主体同 logos 之关系的某些历史。这个机构在漫长历史中无疑可能始终受到掩蔽；但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很难看不出——

这正是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于这个时代的原因——

……它相对于某种社会惰性代表着怎样的豁口与距离。

文化中某个东西进入社会时的关系，我们暂且可以用一种熵关系很好地表达：某种从文化进入社会的东西会产生出来，而且始终包含某种解聚功能。

在社会中以文化面貌呈现的东西——

换言之，只要它以不同方式进入若干同样潜伏的稳定条件；

那些条件可以称作群体内部的交换条件——

……是建立一场运动、一套辩证法的某个东西；它让同一道豁口始终敞开，而我们正尝试在其中定位欲望的功能。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作为倒错而产生的东西界定为：主体在认同层面所承受之物，在逻辑主体层面上的反映和抗议。因为认同就是这样一种关系：它安排并建立使不同功能在社会中稳定下来的规范。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不把一切近似倒错的结构，同弗洛伊德在某处——具体说在《神经症与精神病》一文中——作出的如下表述联系起来：

- “面对当时作为冲突和张力呈现给自我的东西，自我有可能避免同任何一方决裂；只要它放弃对自身统一性的一切要求，甚至让自己发生分裂与分离，它便可以做到这一点。正是这样……”

弗洛伊德在这里提出了他那些洞见之一；同我们在分析中面对的普通文献相比，正是这类洞见总使他的文本显得格外明亮：

> “……正是这样，我们才能看出倒错——就倒错使我们避免压抑而言——同人类一切 Inkonsequenzen、Verschrobenheiten und Narrheiten〔不连贯、乖僻与愚行〕之间的亲缘关系。”[注4]

[注4]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神经症与精神病》，载《神经症、精神病与倒错》，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73 年，第 283 页。

他极其清楚地瞄准了社会语境中以“悖论”“不连贯”“混乱形式”与“疯狂形式”呈现的一切。Narr　就是最普通、最日常的社会生活文本中的疯子。

因此可以说，一条循环回路在如下各项之间建立起来：我们所谓的从众主义或社会顺应形式，以及所谓的文化活动——

> “文化活动”这个说法在这里变得十分出色，足以界定文化中一切在社会里被兑换并发生异化的东西——

……还有逻辑主体层面的倒错，因为倒错通过一系列渐变，代表着一切在顺应化中出现的抗议；这项抗议处在严格说来的欲望维度中，而欲望是主体同自身存在的关系。最后一项就是著名的“升华”，也许我们明年会开始谈论它。

因为说实话，升华正是最极端的概念，也最能为我试图在你们面前推进的一切提供根据；这是弗洛伊德带来的概念。

它究竟是什么？升华可能是什么？如果我们跟随弗洛伊德，把它界定为“一种已经去性化的性活动”，它又可能是什么？

我们甚至应如何设想它？因为这里涉及的既不再是源泉，也不再是倾向的方向或对象，而是此时所谓受到牵涉的能量本身的性质。我想，你们只须阅读格洛弗在《国际精神分析杂志》发表的文章；他在那里带着自己特有的批判关切，尝试接近“升华”概念。

如果不能把它界定为欲望借以浇铸成形的形式本身，这个概念又是什么！因为人们向你们指出的，恰恰是它能够排空性驱力本身；或者更

准确地说，驱力概念根本不等同于性关系的实体，它就是这种形式本身：能指的游戏。从根本上说，它可以被还原为这场纯粹的能指游戏。我们也正可以由此界定“升华”。

正是通过这个东西——正如我曾在某处写过的——欲望与文字才可以彼此等价；因为我们在倒错这样一个悖谬之点上看到——

也就是以最一般的形式说，人在自身存在中抵抗一切规范化的东西——

……产生了这段话语、这种看似空转的建构，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升华”。就其本性和产物而言，它不同于后来赋予它的社会价值化。

我所谈的格洛弗文章尤其出色地突出了：把社会价值概念贴到“升华”一词上会遇到哪些困难。升华本身位于逻辑主体层面；严格说来的创造性工作——在 λόγος〔logos〕秩序中的创造工作——正是在这里展开、建立并得到创设。

所谓文化活动由此或多或少地嵌入社会、在社会层面或多或少找到位置；它们带来全部影响和风险，甚至包括改造乃至炸裂先前建立的从众形式。这四个项构成一条闭合回路；至少暂且借它，我们可以指出某种应当把欲望问题保留在自身层面、保留在其赋予动力之层面的东西。

我们在这里来到同一个问题，也就是去年鲁瓦约蒙大会结束时我留给你们的问题。[注5]主体的这项欲望，作为欲望之欲望，向切口、向纯粹存在敞开；后者在这里以欠缺的形式显现。归根到底，这项对大他者欲望的欲望会在分析中同哪一种欲望对峙，如果不是分析家的欲

望？正因如此，我们才如此有必要把关于欲望功能的这个维度始终保持在眼前。

> [注5] 雅克・拉康：《治疗的方向及其权力的原则》，载《文集》，第 585 页。

分析并非简单地重构过去。分析也不是还原为预先形成的规范。

- 分析不是一部 ἔπος〔史诗〕。
- 分析不是一套 ἦθος〔习性 / 伦理〕。

如果要把它比作某个东西，那就是这样一篇叙事：叙事本身就是它所讲述的那次相遇发生的场所。

分析的问题恰恰在这里：主体必须遇见的欲望是大他者的欲望，是我们的欲望；主体所假定我们要求他做的事情中，这项欲望实在太过在场。它却处于这样一个悖谬情境：对我们而言，主体的欲望就是这项大他者的欲望；而我们必须把它引向的不是我们的欲望，而是另一个人的欲望。我们使主体的欲望为了我们以外的另一个人而成熟；我们处在一个悖谬的位置，既是牵线人，也是助产者，是主持欲望降临的人。

这个位置如何能够维持？显然，只有维持整个分析规则赖以成立的人为设置，才能维持它。但这项人为设置的最终动力是什么？是否有某个东西能让我们把握：分析通向切口的这道开口会在何处发生？缺少切口，我们便无法思考欲望的处境。

像往常一样，它无疑同时是最平凡的真理和最隐蔽的真理。分析中最根本的东西——

在这个情境中，我们把自己作为一切要求的支撑交出来，

却不回应任何一项要求——

……我们临场的动力是否仅仅位于这种不回应中？而它远非一种绝对的不回应。

每次会谈结束时都会重新发生某个东西，而且它内在于整个情境本身；我们难道不应给予它根本位置吗？我们的欲望必须限于这片空无，限于我们留给欲望、使它能够在那里定位自己的这个位置，也就是切口。

切口无疑是干预和分析解释最有效的方式。正因如此，我们最应坚持的一点就是：如果把这项切口机械化，把它局限在预先制造的固定时间上，那么我们真正放置切口的地方完全在别处。切口不仅是我们干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也是我们最应努力操作的方法之一。但这项切口中有某个东西；它正是我们已经学会以如下形式辨认的同一个东西：潜伏在一切要求关系中的阳具对象，作为欲望的能指。

我想——

为了结束我们今年的课程，也为了以某种预备课的形式，

不知怎样提醒一下明年课程将从何处开始——

……用一句话作结。我把它作为谜语留给你们；到时候会看到，你们解读换音双关〔contrepèterie〕的本领，是否比我在一大群访客身上实验所见的更好。

大约在 1951—1952 年，诗人德西雷·维亚尔多在布鲁塞尔一份名叫《方托马斯》的杂志中，提出了这道封闭的小谜语。[注6]我们来看看，听众席会不会立刻有人喊出谜底：

> [注6] 德西雷·维亚尔多（Désiré Viardot，马塞尔·阿弗雷纳的笔名）：《Ripopées》，Phantômas 出版社，1956 年。原句为复数："Les femmes ont dans la peau un grain de fantaisie"；通过换音，谜底成为："Les femmes ont dans la fente un grain de poésie"（女人的裂缝里有一粒诗意）。

- "女人的肌肤里有一粒幻想……〔La femme a dans la peau un grain de fantaisie...〕"

这"一粒幻想"，归根到底无疑就是调制并塑造主体同自己向其提出要求之人——无论是谁——的关系的东西。毫无疑问，我们在地平线上找到那个包含一切的主体、普遍母亲，并不是无关紧要的；我们有时也可能把主体同总体的这项关系误认为分析原型向你们交出的东西。但问题完全在别处。

问题在于开口，在于豁口；每一次言语的切口都把某种根本全新的东西引入这道豁口。

在这里，我们需要从中期待这"一粒幻想"或"一粒诗意"的，不只是女人，也是分析本身。

保罗-让·图莱，《逆韵诗》（第 50 首）

前夜，我看见魔鬼；

可在他的皮囊下面，

很难断定，究竟该说“她”，还是“他”。

裂口下，他的胸脯仿佛——

因欲望而颤抖：

宛如即将落入手中的——

一只美丽的鸟儿，虚弱昏厥。

又如蓝色布利达向口渴之人献上甜苹果；或细雨低垂时，青苔下露出的橙子。

“啊！”撒旦说道，寂静在他的声音中颤抖，“你看，知识之树的果实，并非都会坠落。”